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康熙大帝

第四卷

 **eBOOK**
网络资源 中国版

一访吏治皇子自赴绑恤民情县令巧断案

康熙四十四年的夏天，干旱无雨，酷热难挡。就拿安徽省桐城县来说吧，接连二十多天，别说下雨了，天上连块云彩都难得看见。火辣辣的太阳晒得天如蒸笼，地似煎锅，不到中午，人们都热得喘不过气了。大树下，门洞里，到处躺满了纳凉的人。说是乘凉，其实个个都是一身出不完的臭汗。您别说，在这炎夏难熬的天气里，桐城县还真有一块清凉宝地。这地方在桐城西门外，临近宫道，背靠小溪，十几棵大柳树，围着一片瓜园。园子的主人，是位种瓜能手。他培育的西瓜，个个又大又圆，又脆又甜，吃一块，消暑去热，凉甜解渴。这不，瓜园四周的柳树下，坐了好多的人，在这儿乘凉吃瓜，闲聊嗑儿。别看那时是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可常言说，盛夏无君子。来这里的人，别管是宫绅大户，贩夫走卒，或者是读书士子，公子哥儿，全都打着赤膊，哧哧溜溜地啃瓜，什么礼仪、规矩、斯文、体面，全都不顾了。

在这群人中，有两个岁数差不多的年轻人，并排坐在一棵大树下。他们都是外乡人，没有参加那东扯葫芦西扯瓢的闲聊。一个在埋头吃瓜，一个却在东张西望。过了一会儿，吃瓜的青年突然向身旁这位发话了：

“喂，老兄，你怎么不买瓜吃，是身上没带银子吗？来来来，吃我的。”

那位连忙答话：“哎呀呀，不敢当。小弟在这儿歇歇凉，等个朋友。谢谢您。”

“咳——客气什么，给，拿去吃吧。”说着递过一块瓜来。

那人接过瓜来，没有吃，却反问道：“请问老哥贵姓、台甫，听您口音好像是北京人吧？”

吃瓜这位和善地一笑说：“哦，算你说对了。我姓尹，单名一个祥字，出来做点小买卖，碰上这大热天，走都走不成了。唉，真是……”

“哦，原来是尹公子，失敬了。小的姓张，在家排行老五，没大名，小名张五哥。恕小的直言，我看你不像个跑买卖的。”

尹祥一愣：“你怎么看出来的？”

“瞧您这手，细皮嫩肉；再瞧您的脸，犹红似白。别看您一身普通人的打扮，可手里拿的这把檀香木扇，就不是一般买卖人用得起的。”

“好啊，五哥，真有你的！不瞒您说，小弟自幼娇生惯养，靠着祖宗开的商号过舒服的日子。这次出门，是家父有意让我历练一下。眼下虽不愁吃穿，但比起那些盐商来、可差远了。五哥没听刚才那人说，他们才是富得流油呢！”

“尹大哥，你这话不对。盐商算什么？从这桐城往北二百多里，有个富户叫刘八女。你打听打听，他有多少家产，那才叫富呢！别看天这么热，刘八爷屋子里兴许就放着几十盆冰，还有七八个小丫头给他打着扇子。唉，人比人气死人哪！”

两人正说着呢，不防旁边一个胖子接上茬儿了：“什么、什么？刘八爷，刘九爷也不行！盐商是好惹的吗？咱们桐城先前的钱大老爷，每天跟着盐商魏老九吃酒，狗颠尾巴似的。如今，戴名世写了本什么书，书里骂了当今万岁爷。咱桐城的名儒大家方苞方老爷因为给这书写了序，也被锁拿进京了。钱大老爷吃了挂落，被摘了印。新任的县令施大老爷一到任，就先在五福楼设宴请了盐商。哎，听说京里派了两位皇子来桐城，也请盐商老爷们吃酒呢！嘿，皇阿哥请客，那是什么气派，他刘八女有这面子吗？”

尹祥听这人吹得没边没沿，心中不觉好笑。其实这个尹祥是叫胤祥，不过可不是姓尹，而是姓爱新觉罗。他乃当今康熙皇上的第十三个儿子，上卷书中说过的，蒙古格格阿秀生的皇子，全名叫爱新觉罗·胤祥，新近封了贝子。这次奉旨随着四阿哥胤禛一道，来安徽视察河情的。兄弟二人请没请盐商他心里当然有数了。可是这个新来的县令施世纶，听说是位清官，他怎么会去巴结盐商呢？

就在这时，忽然耳边传来一阵吵吵嚷嚷的声音。胤祥抬头一看，只见一乘二人抬小轿飞快地来到瓜园，轿中走出一个四十多岁的人来，满脸横肉，眼光阴毒。刚才那位吹牛的胖子一见，连忙上前打千请安：“哟，魏九爷，您老吉祥！”胤祥明白了。哦，原来这位就是鼎鼎大名的盐商魏老九啊！那魏老九并不理睬胖子的巴结，对在场众人扫视一遍，突然指着张五哥大叫一声：“把这个私盐贩子给我拿下！”随着魏老九来的打手，猛扑上前，就要拉张五哥，不想五哥是练过功夫的，这一拉，居然没有拉动。又有四五个人上来，才勉强把张五哥拧了起来，从他身旁拿出了一口袋盐来。在场众人正在发愣，胤祥却突然站了出来：“别忙，这一袋盐里，有我的一半。要拿他，把我也一块拿了吧？”

这一下，连盐商魏老九也愣了。碰上吃官司的事，别人跑还来不及呢，这小子怎么自投罗网来了？张五哥更是惊异：“尹大哥，你，你这是何必呢？”胤祥微微一笑：“五哥，你别担心，小弟自有道理。”魏老九把脸一沉：“好吧，给我一块儿拿了，送到县衙去！”

魏老九带着从人，押着张五哥和胤祥来到县衙时，二门里的大槐树下已经绑着两个人了。这俩人一见多了个不认识的人，忙问：“五哥，这，这人不是咱一块的，他怎么也被押来了？”五哥还没答话，胤祥倒先开口了：“弟兄们，别问了，这叫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嘛。小弟我生就的这个脾气，就爱凑热闹。你们不要管了。”

就在这时，堂鼓“咚咚咚”三声，新任县令施大老爷升堂了。八个衙役手执半截黑半截红的水火大棍，“噢”地一声高呼，整整齐齐地拥了出来，在大堂两边雁翅般的排成两行。随着，一位五十来岁的官员，干巴精瘦，身穿五蟒四爪官袍，头戴素金顶大帽，慢条斯理地迈着方步走上堂来，在正中端然坐下。县衙的刑名师爷递上一张状子。县太爷是个近视眼，看样子度数还不低。他右手接过状纸，左手拿了一个镜片，贴着眼看了好大一会儿才说出一句话来：“传原告魏老九。”

刑名师爷连忙退下，对魏老九说：“九爷，大老爷请您呢。哎，这位施老爷风骨很硬，您要多加小心啊！”

魏老九满脸不在乎地瞥了师爷一眼，一撩袍子上了大堂：

“老公祖在上，晚眷生魏仁拜见了！”一边说，一边略一拱手，大大咧咧地站在了一边。堂上的施世纶微微一笑说：“哦？原来你是陕西人，怎么我听着口音不像啊？”

胤祥在下边听得好笑。他知道，施世纶原来是知府，贬了职来这儿当县令的。“老公祖”是对知府的尊称，县令可就当不起了。魏老九称他“老公祖”，分明是故意奉承巴结。施世纶竟泰然受之，不予反驳。哼，这个“清官”也不怎么的。他这儿正想呢，魏老九说话了：

“回大人，我是内黄人。”

“嗯——什么，你是内黄人，本县在内黄没有亲戚呀？你这‘晚眷生’

三字又从何说起呢？”

一句话，把魏老九问了个大红脸，吭吭哧哧不知如何回答。施世纶又发话了：“本县知道，你不学无术，用错了称呼，尚可原谅。可你不过是个盐商，就算是贩官盐的吧，又有什么了不起的，怎么见了本县，只是一揖，难道连见官的规矩都不懂了吗？”

这一问，不但魏老九无言以对，堂下的衙役、师爷也都傻眼了。往常，不光是他们和这盐商魏老九内外勾结。狼狈为奸，历任县令没有不巴结魏老九的。没想到碰上了这位施老爷，这么不给面子，一上来就让魏老九碰了钉子。魏老九正没法张口呢，施世纶可等不及了：“怎么不回话，嗯！”

魏老九只好又是一揖：“回老公祖……”

施世纶“啪”的把公案一拍：“你少来这一套！什么老公祖，本县不要你拍马屁！”

“是是是，老父台容禀，历来的规矩就是这样，我在延庆府时……”

魏老九还没说完，堂上又是一声断喝：“这儿是桐城县，不是延庆府！他们吃了你的贿赂，自然厚待你了。可是本县买米做饭，买盐炒菜，两袖清风，无私无欲。你算什么东西，竟然和本县抗礼！——来人啊！”

衙役们见县太爷发了火，早吓得出神了，此刻听见一声招呼，连忙答应一声：“在！”

“把这个藐视朝廷法制，不懂规矩的家伙拖下去，重责二十鞭子！”

“扎！”

衙役们答应一声，拥到魏老九面前。魏老九在桐城作威作福多少年，还没吃过亏呢。他脸上横肉一颤，眼睛一瞪，把几个衙役给吓住了，平日里，吃惯了魏老九的，现在谁敢下手啊？

这边正在犹豫，施世纶可火了。“啪”的一声，扔下火签来：“怎么还不动手？拉下去，打四十鞭子！”

好嘛，本来要打二十鞭子，转眼功夫，翻了一番。衙役们不敢怠慢了，魏老九也不敢耍横了，再耽误一会儿，说不定还要打八十呢！衙役们一拥而上，拉扯着魏老九来到堂下，扒下裤子，这一顿好打呀，直打得魏老九一个劲儿的尖叫：

“哎呀，别打了，饶了我吧，好县太爷，好令尹，好明府，好父母官，小的再也不敢了……”

胤祥在下面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好好好，打得真好。这魏老九也算聪明，一会功夫，把对县太爷的尊称竟然叫了个遍。嗯，这施世纶，行，不糊涂！

打完了，衙役们又把魏老九拖上堂来。施世纶指着院子里被绑的几个人说：“魏老九，你怎么知道他们是贩私盐的？”

魏老九被打得半死不活，他少气无力地说，“回大人话，他们每次贩盐来桐城，都住在小人开的店里，因此小人认得。”说着又指着张五哥说：“这人是他们的头儿。”

施世纶把张五哥叫上堂来：“你叫什么名字，魏老九说的你听见了吗？他说的是不是实话？你们到底有几个人？”

“回大老爷的话，小的叫张五哥。兄弟六人都是贩私盐的，不过是为了换点钱，养家糊口。我们没有本钱，更没有势力，每次每人只背五十来斤。”张五哥一边回答，一边指着胤祥说，“这位兄弟不是我们的人，也不是贩私

盐的，请大老爷放了他吧。”

施世纶奇怪地看了胤祥一眼。嗯？这人年轻英俊、风流倜傥，虽然穿戴普通，可是气宇轩昂，与张五哥等人的气质大不相同。嗤——他是干什么的呢？便又问另外两人：“张五哥说的是实话吗？”

两人齐声回答：“回大老爷，这人确实不是我们一伙的。”

“哦，你们是六个人，怎么只抓住了你们三个呢？”

张五哥赶紧说：“回大老爷，今儿个头晌，魏老九领了人去抓我们，大伙一哄跑散了。只有一人外出没回来，小人等怕他被逮住，所以在城外等他。另外俩人，已经跑掉了。”

“哦，原来如此。那么，现在你们还能跑吗？”

“这……”县大爷这活问得没头没脑，仨人都不知如何回答才对，全愣住了。

“本县说的，你们没听明白。你们既然被逮住了，当然是跑不了的。可是，要真的能跑，就把盐背起来，跑几圈，让本县看看。”

仨人更迷糊了。这，这是怎么回事呢？可是县大爷发了话，不跑也不行啊，便背起地上放着的盐口袋，在院子里跑了起来。

施世纶一边轻摇扇子，一边哈哈大笑。“哈……好好好，跑啊，快跑啊！”这一下，仨人心里透亮。噢——这位县太爷是巧放人呢，此时不走，还待何时！他们互相递了个眼色，飞也似地冲出了县衙大门。

魏老九这个气呀。好啊，原告挨了打，被告倒被他放走了！他冷冷一笑，趴在地上磕了个头说：“施大人如此断案，千古少见，小的今天开了眼了，回去，小的禀告任三公子，必定在上头为您多说好话。大人荣升晋级还在后头哪！”

“哈哈……你说的是任伯安的那个儿子吧？多承你关照。不过任伯安只能在京城横行，这桐城他恐怕还管不着。老爷我知道，这儿的私盐贩子多得很，无法无天的人也多得很。不过却不是张五哥他们这样的穷苦人，贩的，也不只是三五十斤只能糊口的小盐。你愿上哪位公子那儿告状，悉听尊便，老爷我随时奉陪！退堂。”

胤祥见施世纶甩手走了，这才来到魏老九身旁，拍着他的肩头说：“喂，老魏，你今儿这买卖，赔了夫人又折兵，干的可不值啊？”

魏老九把眼一瞪：“去去去，小毛孩子，懂个啥？哼，老子不能白栽了。府里的太尊，还在桐城抄方苞的家，今晚，有他施世纶的好戏看！”

二净面王威慑何藩台两兄弟惊富刘家庄

胤祥兴冲冲地回到驿馆，见四阿哥还没回来，便冲了个凉，躺在竹椅上发懒。他迷迷糊糊地刚要睡着，忽听院子里一阵响动，接着门帘一挑，四阿哥胤禛进来了。胤禛二十七八岁，留着两撇八字胡须，穿戴整齐，白净的面孔上，两颗黑得深不见底的瞳仁，给人一种深沉稳重的感觉。胤祥比他小九岁，生母阿秀在陈潢死后，发誓出家，住到了皇姑屯。打那以后，这位十三阿哥就成了没娘的孩子，免不了时不时的受其他阿哥的欺负。每当这时，总是四哥出来保护他。所以，他从小就跟这位四阿哥特别亲近要好。在四哥面前，胤祥总像个大孩子。此刻，胤祥见四哥浑身上下袍褂整齐，不觉扑哧一下笑了：“四哥，您回来了。我说这大热天，你又不是娘儿们，脱件衣服怕什么？何必这么捂着呢？着了热，也是病啊。”

胤禛微微一笑答应道：“哦——我习惯了。自幼嬷嬷和老师都这么教我，要有皇子的尊严，要时时处处想到皇子的身份。所以，就是在我的寝宫里，我也从来是衣帽整齐，不打赤膊的。瞧你，穿这一身粗布的短裤、短褂，又上街瞧热闹去了？好吧，你先歇着，我还得去见见这里的藩台何亦非呢。待会咱哥俩再好好聊聊。”

天已经擦黑了。十三阿哥胤祥见四阿哥忙着，自己在房里呆不住，干脆把竹椅搬到天井院里，脱了光脚丫子在墙根下纳凉。驿馆里的驿丞，连忙给他拿来西瓜、冰块。此时就见上房门口，一位二品大员报名进见：“臣何亦非叩见四爷，恭请贝勒金安。”

“嗯，进来吧。请坐。”

这位何藩台管着安徽全省的民政、财政，还兼管河工，为人机灵得很。两位阿哥奉皇上之命来安徽视察，既是钦差大臣，又是龙子凤孙，他哪敢怠慢呢。于是，进来后便把地方情形，河工槽运的事，一一向四阿哥详细禀报了一遍，足足说了一顿饭的功夫。哪知胤禛听完了，却冷冰冰地说：“何亦非，你就用这些空话来搪塞我吗？我问你，河工需要的银子从哪儿出啊？”

“哦哦哦，回四爷的话。河工工程浩大，所需要的银两，实非我安徽一省之力能够应付。四爷，您管着户部，拔根汗毛就能调来七八十万……”

没等他说完，胤禛已发怒了：“什么，要我从户部拨款？死了你这个心吧。告诉你，爷在这儿几天，什么都查清了。安徽最富的是盐商，为富不仁的是盐商，坑国害民的还是盐商。昨儿我就告诉你了。要钱，就从他们身上打主意。叫他们拿出一百四十万两银子来，用到河工上。他们也该出点血了。”

何亦非一边擦着脑门儿上的汗，一边回答：“四爷，您老的令旨，卑职不敢不从。可是，您老明鉴，盐，是朝廷有明令官卖的。这些盐商都有后台，根子很硬，他们根本不买下官的账。昨日下午官奉四爷的令旨去向他们募捐，结果一百名盐商才交了三万两银子。还有，施世纶来桐城上任，要修书院，也让盐商捐输。可他们，唉！才挤脓包似的交了一百四十两，这……下官不是不肯出力，实在是难办哪！”

四爷胤禛火了：“噢？竟有这等事！这些盐商也太不识抬举。既然如此，

四爷我教给你一手绝的，以你藩司衙门的名义出牌子，堵住漕运。过路要路钱、过桥要桥钱，非叫这帮王八蛋把一百四十万两银子凑出来不可。余下不够的，你写个折子给我，我替你在皇上面前说话。”

何亦非被四爷这话惊呆了：“这……”

四爷却胸有成竹：“怕什么，不修好河工，万一决了堤、漫了水，桥也没有了，路也没有了，他们怎么运盐？”

何亦非还是不敢奉命：“四爷，不是下官怕事，这样办，闹不好要出乱子的。求四爷赐给下官几个字，也好为奴才壮壮胆。”

“哦，这好办。”胤禛走到书案前，提起笔来，写了一张条子，递给何亦非，“喏，拿去吧。告诉你，我四爷是有名的冷面王，眼睛里揉不得半点沙子。我替你出面、做主，要是今年秋汛再决了口子，你也用不着请旨谢罪，学学前头河督于成龙的样子，自己带上木枷到北京见我。听见了吗？”

何亦非冷汗、热汗一齐流下，连忙磕头回答：“扎，奴才记下了。”

“嗯，下去办差去吧。”

十三阿哥胤祥看见何亦非躬身出了上房，忙叫了一声：“老何，你过来。”

何亦非听见十三阿哥叫他，连忙赔笑走了过来。他知道，这两位阿哥虽然脾气性格不同，但都受到康熙皇上的喜爱和重用。特别是这位十三爷，康熙更是疼爱。何亦非不敢轻慢，紧走两步，打千请安：“十三爷，您在这儿纳凉啊，奴才给您请安了。”

十三爷不屑地一挥手：“拉倒吧，少跟爷来这一套。我问你，施世纶今儿个问的那几个私盐贩子的事儿，你们打算怎么办哪？”

何亦非毕恭毕敬地答道：“回十三爷，今儿施县令放了的那几个私盐贩子，并没能跑掉，又被任三公子逮住了。下官还没来得及问，等问过了再行发落。”

十三阿哥胤祥心中一惊：好家伙，这些盐商可真不得了。县令放走的人，他们竟然还敢私下里再抓起来，照样送官治罪。想到这儿，他冷笑一声说：“何亦非，我告诉你，施世纶断过的案，你们谁都不能再管，更不准翻案。实话对你说，施世纶是你十三爷我的门下，也是四爷的学生。你掂量掂量吧！”

一听这话，何亦非为难了：“是是是。施世纶是个清宫，奴才知道，并不想难为他。可是刚才四爷交待过了，河工的一百多万两银子，得向盐商们去要。他们抓几个私盐贩子，小事一桩。如果连这点面子都不给他们，恐怕……”

四阿哥胤禛早听见他们谈话了，特别是听到十三弟胡诌八扯地说什么施世纶是他的门下，又是自己的学生，觉得有些好笑。心说，我什么时候有这么个学生？便走过来打断了何亦非的话：“何亦非，我看你这个藩台当的窝囊，也当的昏聩。你知道吗，十三爷也是钦差。怎么，我们哥俩的面子还保不下几个百姓，这点小事你也做不了主吗？”

见四哥出来帮忙，十三阿哥胤祥更得意了，他笑嘻嘻地说：“老何呀老何，听见四爷的话了吗？施世纶和我们哥俩有关系，他放了的人，你再捉回来，不是扫了我和四爷的面子吗？盐商们若是不服、闹事，你们的水火大棍是干什么用的。去吧，去吧，回家脱了这身狗皮，洗个澡，凉快凉快。好好想想，掂量一下哪头轻，哪头重。照我的吩咐办，出了事，到北京去找四爷，

或是找我十三爷都行。快滚吧！”

何亦非诺诺连声地走了。四阿哥这才笑着对胤祥说：“十三弟，这施世纶是靖海侯施琅的儿子，你什么时候收他做了门下，他又在哪里拜我当老师的？”

“哈……四哥呀，你不知道。小弟我的威望不足，镇不住人，才借你的煞气吓唬何亦非的。”说着，便把今天在县衙里看施世纶断案的事，向四哥学了一遍。直说得四阿哥也开怀大笑：“好好好，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施琅当年率兵征服台湾的时候，连大学士李光地的账都不买，还差点杀了福建将军赖塔。他养的这个儿子，又是这么古怪。唉！盐政是朝廷的一大弊端啊。其实平民百姓肩挑背扛的卖上几十斤盐，又有何妨呢？坏就坏在这些大盐商手里。施世纶这样处置还是对的。”四阿哥胤祯说着说着，陷入了沉思。胤祥知道四哥脾气，他是个冷人儿，平时就爱默默地想心事，说话不多，但句句中肯。十三爷也不说话了。

康熙皇上一共有二十多个儿子，老二是死了的皇后赫舍里氏所生，所以立了太子。大阿哥当然不服，其他阿哥也心怀不满，便各自结党。在这些皇子中，只有老三、老四和老十三，是被公认的“太子党”的人物。其中，最有震慑力量的，就是这个四阿哥胤祯。他办事稳重、严厉，又厌恶奉承。朝中大臣们，不敢得罪他，可也不敢巴结他，便送他一个外号“冷面王”，对他是敬鬼神而远之。此刻，胤祥见四哥又在想心事，不由问道：“四哥，你今儿个一天都在河工上吗？”

四阿哥猛地醒过神来：“啊？哦——上午去河工上看了看，下午去了方苞家。唉！这个方苞，生是跟着戴名世吃了大亏。戴名世写了一本书叫《南山集》，其中一篇“咏黑牡丹”的诗中有两句话：‘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你看，这不明明是低毁我大清的叛反之言吗？所以，父皇一怒之下，将戴名世逮进京去杀了头。方苞是海内闻名的学者，可他不该为这部书写了序，结果，也牵连进去，实在是可惜呀。今儿下午我去他家，见已被查封抄家了。家里一百多口人，全给锁在一间屋里。这大热天，怎么受得了，已经热死了好几口人了。幸亏带人来抄家的是我们下的年羹尧将军。我告诉他，不准虐待方家眷属。佛以慈悲为怀，不能伤害无辜啊！”

胤祥知道，这位四哥虔诚信佛，面虽冷而心善。便笑着说：“四哥，那咱们回去在父皇面前保奏一下方苞如何？”

“哎——事情不那么简单。方苞是知名学者，海内人望，又一向刚正不阿，不依附小人、权贵，这才得罪了盐商任三公子。这个任三公子的父亲任伯安，在京城里很有点路子，一下子就捅到了老八那里。我们如果也插手，恐怕不大妥当……”

胤祯说的“老八”，就是康熙的第八个儿子胤禩。这个人不但相貌生得英俊，而且温文尔雅，风流倜傥，待人和善，处处讨好，在朝野上下，最有人缘。他是太子党的死敌，也是阿哥党的首领。太子胤初，生性懦弱、多疑。康熙虽然疼爱他，却又对他不满意。这些年，康熙皇上有意要历练太子和几位皇阿哥的本事，很多重大事情都交给他去办。有一次因调兵饷的事儿，太子办得拖拖拉拉，皇上斥责了太子几句。可是这位太子爷却心中不服，拿大臣们出气，硬是当众责打了平郡王纳尔苏十鞭子。太子与亲王，虽有君臣名分，可是当众责打，不给亲王留一点面子，也太过分了。为此，康熙皇上很不高兴。这个太子啊，说不定哪天会犯什么大错。假如一旦失去皇上宠爱被

废了，那太子党的三阿哥、四阿哥和十三阿哥，都会受到牵连，后果不堪设想。现在，四阿哥胤禛说起“老八”的事，十三阿哥知道，“保方苞”既然与八哥连上了，这事就非同小可。八哥是阿哥党的头儿。别看嘴里不明说，但心里却在想着与太子争夺皇位呢。如果让八哥抓住把柄，借机打倒了太子党，那局面可就不好收拾了。

胤禛见弟弟不言声了，这才意识到刚才自己把话说重了。连忙安慰他：“十三弟，你还小，不要想那么多。父皇年事虽高，但龙体康健。我们兄弟之间的明争暗斗，他老人家看得比咱哥俩清楚。反正天塌下来，有个大的顶着呢。你怕什么，安心办咱们的差吧。”

三天之后，四阿哥、十三阿哥兄弟俩，结束了在桐城的公务，启程回京。因为天气炎热，也因为他俩都不愿铺张、麻烦，所以不摆钦差大员和皇子的执事旗号，轻车简从，微服而行。两人扮成进京应试的举子模样，只带了四王爷府中的管家高福儿，躲过炎热的中午，早起、晚行，向京城逶迤进发。

这天，正往前走呢，抬头一看，但见前边黑压压的一片树林，林中房屋鳞次栉比，十分气派。他们心想，这里必定是个人烟辐辏的大镇子，便打马上前，想早点住店，洗一洗身上的尘土和汗水。可是，进得镇子上一看，满不是那回事儿。偌大的镇上，不但没有客店，连个卖东西的小店都没有。高福儿先到镇子里跑了一圈，回来禀报说，原来，两年前这里确实是个十分热闹的大镇子，可后来全镇都被刘八女买下做了庄院。高福儿请示说：“请二位爷示下，咱们是不是到前边再找个镇子投宿？”

胤祥一听“刘八女”这个名字，马上想起来了，那天和张五哥在瓜园里说的不就是这个富户刘八女吗？真想不到，他竟会有这么大的财势，能把一个镇子全买下来做了庄院，便有心想想看看、访访。他不等四哥开口便说：“唉，我是累得不想走了，你们上前面打尖去吧。这里既然是豪门富户，想必乐善好施，就求他们租间房子，凑合一夜吧。四哥，您说呢？”

“哦，我也累了，就按十三弟说的办。高福儿，明早上，你雇两乘凉轿来这里接我和十三爷。好了，你们走吧。”

高福儿觉得，把二位皇子单独留在这儿，似乎不大妥当，想劝一劝，可是又不敢。他知道他们四爷的脾气，从来说一不二，也从来是只说一遍。他哪敢找着碰钉子啊，只好带着从人们往前赶路去了。

天渐渐黑了，兄弟二人牵着马在镇里慢慢走着。只见这座庄院，青堂瓦舍，绿树成荫。街上，修着一溜青砖白粉的院墙，门旁，站着精武雄壮的家丁。那份庄严、威武之气，真是富比王侯。俩人正走着，忽然碰上三个巡街的家丁，其中一个上前问道：

“二位从何而来，天将晚了，到本府有什么贵干呢？”

胤祥忙上前答话：“啊，我们是进京赶考的举子，错过了宿头，想借贵庄一方宝地，暂住一夜，不知可好？”

那庄丁冷冰冰地回了一句：“对不起，我们这儿没有客房，也不留宿客人。前边十五里有个镇子，那里有店铺。二位请便吧。”

胤祥没有生气，却笑着说：“哎，出门一时难嘛。我二人来到这里，人困马乏，请各位行个方便。如果你们不能做主，带我们去见见刘庄主如何？”

“什么，想见我们刘庄主？嘿——说得轻巧。告诉你，我们几个是他老人家奴才的奴才的奴才，离见庄主啊，还隔着五六层管事的呢，少啰嗦，快

走吧！”

胤祥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好家伙，真比王侯之家气派还大呢！他正要说话，就听那三个巡街差役中有个老人说：“哎，我说头儿，咱们这庄院大着呢，别说是两位读书公子，就是来个三五百人也住得下。依我看，咱们把他俩安置在东小院那间空房里凑合一夜算了。天这么晚了，这二位文弱书生，要是出点什么事，也伤了阴德不是。”

胤祥见有人帮助说情，忙从身上摸出一块十两重的大银锭来：“多谢各位关照，些许银两，不成敬意，请行个方便吧。”

那被称做“头儿”的差役，见了银子，眉开眼笑，连忙伸手接过，回头说：“哎哟哟，叫二位破费了。老王头，你领他们去安置吧，小心点，别让人瞧见了。”

胤禛兄弟跟着“老王头”拐弯抹角地向东走去。路上，十三阿哥胤祥忍不住问道：

“哎，老伯，你家主人这么财大气粗的，为什么取个名字叫刘八女呢？他哪儿来的这么多钱？”

“哦，他们家代代单传。刘八爷上头七个姐姐，只有他一个男孩。老辈的怕养不活，才取了这个名字。刘八爷娶了个夫人，是京城里任爷的妹子，听说，那份陪嫁海了！后来，我们刘八爷又和任老爷合伙做生意，赚的那个钱，像流水似的往家里灌。唉，人家命好啊！”

胤禛和胤祥一听这话全愣住了。这个任伯安，他一个小小的京官，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神通呢？

三俏阿兰无端受凌辱莽皇子仗义责刁奴

却说四阿哥胤禛和十三阿哥胤祥两位皇子，随着刘八爷的庄丁老王头来到庄园东边，路过一座小院的时候，忽听里面传来一个女子的怒骂声：“姓胡的，你不要欺人太甚！姑奶奶我在这里洗澡，你左一趟、右一趟地来这儿转悠，安的什么心？告诉你，姑奶奶我卖唱不卖身，你再不规矩，小心姑奶奶我报复你。”胤禛和胤祥听这女子骂得泼辣，呆呆地停住了脚步，却不防，一盆洗澡水从院墙里面泼了出来，把胤祥从头到脚浇得像落汤鸡一样。他正要发火，院门“咣”地开了，冲出一位披头散发的青年女子来。那女子一见这情景愣住了，连忙赔礼说：“哎呀，小女子认错人了，得罪了公子，万望不要见罪。”

胤祥定睛一看，面前站着的竟是一位貌如天仙的绝代佳人，一肚子的气倒无处发泄了。便长叹一声：“唉，瞧你，亏是夏天，要是大冬天的，这一盆水泼到身上，还不把我给冻死吗？”

老王头心里明白，这个小院里关的女子，全是按任伯安的吩咐采买来的歌女。刘八爷对她们管得很严。老王头怕在这儿站久了出事，连忙出来和稀泥：“算了，算了，不知者不为罪。二位公子看在小老儿的面子上，饶了这姑娘吧。”一边说，一边拉，把胤禛和胤祥给拉走了。那女子也回转身去，关上了院门。

再往前走不远，就是一座独立的小屋。老王头开了门，让俩人住进去，点上灯火，安置了床铺，又出去拿来了一些干粮、咸菜，说：“二位公子，小的不敢惊动厨房师傅，酒菜是没有的了。二位将就用点，早安歇了吧。明早你们也不用等我，趁早上路就是了。”

胤禛从怀里掏出一把金瓜子来：“老伯，这个给您，聊表我兄弟二人的谢意。”老王头千恩万谢地走了。胤祥从随身携带的包袱中取出一套干衣服，到外边池塘里洗了澡换上。等他回来时，见四哥已经低头垂目，坐在蒲席上入定了。他知道四哥脾气，没去打搅，径自躺在另一张草席上。平常，他夜夜都睡得安稳，可今天不知怎么回事儿却睡不着了。他躺在那里，辗转反侧，想着自己的心事：

在康熙的二十多个儿子中，这位十三阿哥胤祥是最特殊的一位。自从他的亲娘阿秀出了家，他就成了没人疼却有人踩的孩子。按清代祖制，皇子一落地，便有八个保姆、八个奶母，还有做针线的六人，浆洗的六人，管灯

火的六人，管锅灶的六人，一共是四十个人侍候。惟独这位十三阿哥，却只有十八个人。皇子入学，每人每月八两银子学费，他呢，也只有五两。别说其他兄弟了，就连教阿哥上课的老师也不待见他。太子胤初对他虽然还算宽厚，却并不同他交心。八哥胤禩对谁都笑模笑样、十分亲切，惟独在这个十三弟面前，冷面冷色，冷言冷语。九哥和十哥更不用说了，一个阴沉，一个粗俗，动不动就骂他是“野种”。胤祥也隐隐约约地听到过母亲阿秀的往事，知道她原是蒙古土谢图汗王的公主。进宫之前和一个书生陈潢有过些瓜葛。但父皇都能容忍，阿哥们却为何容不下他呢？如果不是父皇和四哥的保护，他胤祥恐怕早就被几个阿哥整死了。所以胤祥从小就憋了一口气，读兵书，练武功，幻想着有朝一日驰骋疆场，立下赫赫战功，堵一堵阿哥们的嘴。

想着，想着，那位泼他一身洗澡水的姑娘的影子，突然出现在胤祥面前。这位姑娘与他素昧平生，到现在还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可倒像与他有什么缘分一样，一想到她，胤祥就有些心猿意马。他睡不着了，便索性坐了起来，见四哥还在打坐，便笑着说：“四哥，出门在外，何必那么认真，一定要坐够几个时辰吗？”

胤禩睁开眼睛：“哦，十三弟，你还没睡呀？我哪里是在打坐，是在想心事啊。昨天看了邸报，上面说，皇上已决心要清理户部的亏空。我想着，没准儿这差事就要落在我头上，难办哪！”

“咳，原来四哥是为这事儿发愁。这有什么难办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不怕欠债的无赖，就怕要账的英雄。只要父皇把差事交给你，我去帮忙。谁敢说不还，贬他、杀他，还不由着咱哥俩定。”

四阿哥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说：“十三弟，你说得太轻巧了。这里边的弯弯绕多着呢。拖欠国库银子的人，有名有姓，好抓，也好问。可是，他们背后都有靠山，一个不谨慎，不定碰伤了谁呢。”

俩人正在说话，忽听西边小院里人声嘈杂，一个粗野的汉子怪声怪气地叫道：“来人，把阿兰给爷拖出来！哼，爷赏你面子你不要，却和那个小白脸勾勾搭搭。今晚，爷就给你个样子看看！”

俩人听这话就明白了。噢，那位泼水的姑娘原来叫阿兰，准是又被欺负上了。胤祥是个火爆性子，立时就要过去打抱不平。胤禩喝了一声：“十三弟，不可莽撞！”这一声不大，可是老十三立刻站住了，他生来谁都不服，只听父皇和四哥的话。此刻，他人虽没动，耳朵可支棱着呢。他听出来了，西边院里那个粗嗓门儿的汉子，正是姑娘刚才骂的那个“老胡”。这老胡，现在正想尽办法折腾阿兰姑娘，又是让她唱下流的淫曲小调，又是让她认错服软。阿兰姑娘的哭声越来越大，老胡的气焰也越来越嚣张。胤禩本来不想多事，此刻也忍不住了，他向十三弟吩咐一声：“十三弟，备马。你去教训他一下，完了事儿我们马上就走。”

胤祥巴不得这一声呢。他三下五去二地备好了马，又“刷”地脱下上衣，手提马鞭，冲向西院，“咚”地一脚踹开了院门。

院里已经闹得一团糟了。阿兰已被打得昏迷过去，几个歌女跪在地下向那个老胡求情。那老胡喝得醉醺醺的，一见胤祥闯了进来，便大喊一声：“哪儿来的野小子，敢来这儿撒野，与我拿下了！”他手下打手一拥上前，便要捉拿胤祥。

这老胡没想到他认错人儿了，胤祥能是好拿的吗？他自幼在皇宫练武，经过高手侍卫们的点拨，哪把这几个杀才看在眼里。只见他手中马鞭挥舞，

脚下步法灵动，远的鞭打，近的掌击，眨眼间，十几个打手都被打得东倒西歪。胤祥冷笑一声，鞭梢一圈，套住了那个老胡的脖子，只一勒，这个粗莽胖大的汉子便应声倒地。胤祥上前一步踏住了他的胸脯，朗声说道：

“告诉你们，老子不是江洋大盗，乃是当今皇上的十三阿哥。这个阿兰，十三爷我买定了。你们好生侍候着，给我送到京城去，伤了一根汗毛，小心你们的脑袋！哼，别说是你们，就是任伯安那小子，十三爷也敢要他的命！”说完，抽出鞭子，在那老胡身上狠狠地抽了十几下，然后仰天大笑，出门上马，与四哥胤禔一块儿走了。

被夏夜的凉风一吹，哥俩都觉得十分痛快。胤禔突然说：“十三弟，这一趟你办了两件大胆的事儿。一个是你硬要冒充私盐贩子，上了桐城县大堂。幸亏碰上了施世纶这个清官，如果是糊涂县令，不分三七二十一地先把你打上四十大板，可怎么交代？今晚你又痛责了刘八女庄上的人，如果不是你武艺高超，吃了亏，让我回去怎么向父皇交差呀？”

“哈哈哈哈哈，”老十三纵声大笑，“四哥你大多虑了。我老十三就爱找痛快。我心中有数，吃不了亏。再说，我干的是抑恶扬善、扶危济贫的事儿，就是父皇知道了，也不会怪罪的。”

兄弟二人一路说笑一路走，半个月之后回到了京城。一打听，皇上因为天热，不在皇宫，住在西郊的畅春园内避暑。俩人打马来到了畅春园的时候，天色已晚，料想皇上已经休息。他们不敢贸然打扰，可也不敢回家。因为朝廷有规矩，凡是奉旨外出的王公、大臣和各级官员，回京后，一定要先叩见皇上交旨，然后才能回家。俩人只好暂歇在运河岸边的接官厅里，这儿离畅春园不远，等着明天一早见驾述职。吃过晚饭，洗漱完了，哥俩漫步来到运河边，却见四爷府里的管家高福儿气喘吁吁地跑来禀报：

“禀四爷、十三爷，八爷来瞧二位爷了，现在接官厅等着呢。还有府上的大爷、二爷也来请安。请二位爷回去。”

高福儿说的八爷，正是康熙的第八个儿子胤禩。他说的大爷、二爷，却是四阿哥胤禔的两个儿子弘时和弘历。胤禔和胤祥听说他们来了，连忙转身回来。就见接官厅前站着一位二十四五岁的青年，身穿四爪蟒袍，石青补服，金龙朝冠上，颤巍巍地缀着一枝金花，腰间丝绦上饰着两颗东珠，雍容华贵，气宇不凡，面白如月，慈眉善目，于精明干练之中带着沉稳和老成。这位就是朝野上下人人称赞的八哥胤禩。他在兄弟们中间一向礼数周到。他的府邸也就在运河边上，所以，一听说四哥和十三弟回京，便急忙看望来了。

胤禔和胤祥快步上前，兄弟问见礼问好之后，四阿哥的两个儿子，九岁的弘时，六岁的弘历也连忙上前给父亲请安。胤禔却黑着脸训斥他们：“见过你们八叔和十三叔了吗？怎么连个安也不请，一点规矩也不懂？”

胤祥知道四哥的家规严，连忙笑着上前护住了两个侄儿：“四哥，算了。小孩子家先给父亲请安也是正理嘛，你何必管那么严呢。来，弘时，弘历，让十三叔亲亲你们。”说着，一手一个抱住了两个孩子，胤禔却严厉地申饬道：“放开你十三叔，一边玩去，我们还有话要说呢。”

俩孩子也知道父亲家教严，不敢违拗，打了个千儿退下去了。

老八胤禩笑着问道，“四哥，你们这次到桐城，见到方苞了吗？”

胤禔心中一惊，啊，老八追得可真紧啊：“哦，见了、见了。我原以为方苞这位大名人一定是个风流倜傥的才子，谁知一见，却是个糟老头子，唉，大失所望！听说，他不日就要被押解进京，八弟想见他还不容易吗？”

“哎——四哥取笑了，我见他干什么？不过，听说他是个古文大家、一代名儒，虽然牵涉进戴名世的案子里，却不是主犯。况且，他们这些名士，爱互相吹捧，为人写个序也是常情，里边的文章他也不一定看过，所以我想出面保他一下。四哥您见高识远，小弟想向您讨个主意。”

老四却不想马上表明自己的真实态度：“哎呀呀，不敢当，我哪能称得起见高识远呢？再说，这些前明遗老，也太不识抬举。父皇为收抚他们费了多少心机，可他们却总是不忘前明，这次犯罪，也是活该！”

“四哥说得有理。不过，见死不救也不大好。四哥既然不愿伸手，八弟我可要斗胆试一试，向父皇递个保本了。哎，十三弟，听说你这次外出有了艳遇，可是真的？”

胤祥心中一惊，好家伙，八哥的耳报神可真快呀：“八哥，什么艳遇啊，不过是惩办了任伯安的一个小爪牙老胡。听说，这批歌女是九哥买的。完了，小弟少不得要去向九哥赔罪喽。”

老八大包大揽地说：“咳！慢说这事说不定是有人打着九弟的名义在下边胡闹，就是你九哥让办的，十三弟也只管放心。八哥我包你满意，把那个女子给你送到府上。哈哈哈哈……好了，好了，我的府邸虽然近在咫尺，可是你们二位还没见过皇上，不敢请你们到府里。四哥，十三弟，老八我告辞了。等二位见过皇上以后，我再为你们设宴洗尘。”

满人祖居中华北方凉爽之地，最害怕中原的炎热。所以，当平定西域之后，国库充盈，康熙便在承德修建了避暑山庄，又在京西修建了畅春园。这几年，康熙年纪渐渐老了，每到夏天便觉得头晕，所以，总是住在畅春园里。四阿哥胤禛和十三阿哥胤祥回京的第二天，起了个大早，骑快马到畅春园见驾。大门口的侍卫，是当年康熙收服的水贼刘铁成，见二位阿哥来了，忙上前见礼。通报之后，御前侍卫德楞泰出来宣旨：“皇上有旨，传胤禛、胤祥至澹宁居进见。”兄弟俩跪着接了圣旨。德楞泰这才换了笑脸，向二位皇子叩见请安。胤禛笑着问道：“德军门，我们哥俩才出去两个月，这里的规矩好像有些变了。”

“回四爷的话，这是万岁爷给奴才们订的规矩。二十个御前一等侍卫，都有固定的位置。刘铁成在大门口，奴才是在万岁身边，鄂伦岱是在二门，谁也不准乱。”

“哦，原来如此。”胤禛心中怦然一动，父皇的关防加强了，难道朝中出了什么事儿吗？

澹宁居在园子深处，周围全是金碧辉煌的宫殿，惟独这里却是朴素典雅，青瓦灰砖，掩映在松竹之间，倒显得沉稳庄严，落落大方。几十名太监站在廊下，鸦雀无声。胤禛和胤祥“啪、啪”打下了马蹄袖，在廊沿下磕头报名：“儿臣胤禛、胤祥恭请父皇金安。”过了好大一会儿，才听康熙在里面冷冷地说了一句：“进来吧。”

二人一听，话音不善，战战兢兢地趋步而入，刚要行礼，康熙一摆手止住了：“你们俩先跪到一边去。这会儿，朕正和大臣议事，等一会儿有话问你们。”

胤祥跪在地上偷眼向康熙瞟了一眼：父皇比他们出京时似乎瘦了一点，不过看来精神很好，双目炯炯有神，颊下胡须梳理得十分整齐，只是，好像正在生气，脸色铁青，毫无笑意。几位上书房大臣张廷玉、马齐、佟国维等人，倒比两位皇阿哥有面子，都坐在木凳子上向康熙回事。

康熙沉吟着说话了：“朕看，这个施世纶还是要保下来的。这是个能干的人，不过有点急功近利。当宁波知府时，他要求火耗归公，弄得下属连师爷都请不起，被贬为知县后，仍然是秉性难移。他和于成龙一样，遇上官司，一是向着穷人，二是向着读书人。却不知读书人和穷人有时也不一定占理。”

十三阿哥胤祥听到这里忍不住开口说：“启奏父皇，施世纶是个好官，也非常能干。儿臣亲眼见过他审案……”

他的话刚说了一半，就被康熙厉声打断了：“住口！这是你随便插嘴说话的地方吗？哼，你们这一对难兄难弟，可真会办事啊，人还没回来，告你们的状子就已经到了京城，拿去瞧瞧吧！”康熙说着，从御案上拿起一叠奏章，“啪”的一下扔了下来。

四老皇上纳谏清国库不肖子冒雨戏宫娥

四阿哥胤禛和十三阿哥胤祥回京面圣，在畅春园澹宁居见驾。康熙正在和大臣们议事；老十三心直口快，刚插了一句嘴，就遭到了皇上的申饬，随着扔下一叠奏折来：“拿去看看你们干的好事！”

胤禛和胤祥捧起奏折一看：哦，原来是安徽各地官员呈进来的。头一篇就是安徽巡抚上的折子，状告藩台何亦非，依仗阿哥权势，敲诈民财，紊乱盐政。下边还有十几篇，也都是这档子事。说由于勒令盐商出钱治河，引起盐商不满罢市。水盗也乘机大乱，抢劫盐船。安庆、庐州、颍州、徽州、宁国、池州等地治安不宁，请旨弹压。这些折子，明里是弹奏何亦非，可字里行间却是在含沙射影，指斥四阿哥、十三阿哥不懂盐政、横加干涉，以致激起民变。十三阿哥胤祥看了，气得脸色涨红。他正要开口申辩，却被四哥拉住了。胤禛平静地奏道：“皇上容儿臣稟奏：既然盐商作乱，请皇上下令让儿臣率兵前往平叛。儿臣担保，用不了半个月，就能收到功效。”

康熙冷冷地问：“嗯，什么？半个月，你真能担保吗？”

“儿臣敢担保。父皇明鉴，这不关何亦非的事儿，全是儿臣的主意。盐商们闹得太不像话，不管不行了。”

康熙勃然大怒：“好啊，你的肩膀可真够宽的，居然在朕的面前说这样的大话！朕叫你们去视察河工，谁让你们过问盐政来着？好好的一个安徽，被你们搅得四处冒火，八下生烟。哼，都是太子把你们惯坏了。”

十三阿哥见父皇发了脾气，连忙磕头奏道：“请皇阿玛息怒。此事不怪四哥，都是儿臣惹出来的。请父皇让儿臣带兵前去弹压。”

康熙一听这话更火了：“你不要胡搅。哼，你不过是老四的影子罢了。河工上也不过缺一二百万两银子，难道户部就拿出来，非要你们去逼迫盐商不行吗？”

胤禛连忙磕头：“回万岁，秋汛将至，河防不牢，儿臣是怕出事，才出此下策，让河工上就地向盐商筹款的。户部的事儿，儿臣略知一二，恐怕银

子不好筹措……”

康熙又是一阵冷笑打断了胤禛的话：“嘿嘿嘿嘿，你行啊，你比朕还略知一二呢。告诉你，户部昨儿才上过折子，现存库银五千多万两呢，你知道吗？好了，好了，你不要再说了，下去先见见太子，回家再好好想想。朕明天有旨意给你们。”

胤禛、胤祥挨了一顿训斥，心中委屈万分，可是见父皇在盛怒之中，又不敢辩解，只好含着眼泪，磕头告辞。

待他们退下之后，康熙感慨万端地对几个上书房大臣说：“你们瞧瞧朕的这几个儿子，太子懦弱无能，老十三呢又是个傻大胆，老四办事虽然稳重，但却刻薄寡恩。唉，朕想让他们早点管事，参与政务，历练一下，想不到事事处处都还得朕来操心，这不，一出去就捅了乱子。”

张廷玉一边思索着康熙的话，一边小心翼翼地奏道：“万岁，依臣愚见，安徽省的这些奏折，不可不信，但也不可全信。”

康熙一惊，忙问：“噢，是吗？你说说看。”

“回皇上。这次四爷和十三爷奉旨巡视河务，当然要涉及银子的事儿，也自然会牵涉到地方官吏的贪赃受贿和盐商们钻国家空子的事儿。四爷他们处置一下并不为过。那些盐商们怎肯乖乖地出血、拿钱，闹些乱子也在情理之中。不过，依臣看，这些奏折却未免夸大其词了。如果真的是安徽全省皆乱，那么，兵部为什么没有收到告急文书？万岁在安徽放了几位有密折专奏大权的臣子，他们又为什么不向皇上如实奏报呢？”

康熙被说动了：“哦——嗯，你说得有道理。可是，户部国库里明明有银子，老四他们为什么还要向地方官和盐商们要钱呢？”

张廷玉一向稳重。他知道此事关系重大，牵扯着众多皇亲国戚和大臣，所以不想过早表态：“回皇上，户部银账不符，臣早有耳闻，恐怕要查一查。”

最近刚补到上书房的马齐，听到这里忍不住说话了：“万岁，关于户部银账不符的事，臣也听说了。前几天去查了一下，竟是骇人听闻……”

康熙吃惊地问：“什么，什么？你说下去。”

“是。户部报称尚有库银五千万两，可是臣查的结果，几乎全是借条。实际库存银子不足一千万两……”

“啊，竟有这事！”康熙不由得发出一声惊叫。他只觉得两眼发黑，耳朵轰鸣，霎时间心跳加快，脸色苍白，一阵头晕，颓然坐在龙位上。国库银子竟被借光了，假如一旦国家有了内忧外患，将何以应付？！过了好大一会儿，他才强自镇定下来，喃喃地说道：“好好好，好一个太子，朕把治国理财的事儿交给他办，他竟然管成了这个模样，而且还瞒着朕……”

佟国维是上书房大臣中唯一反对太子、向着阿哥党的人。他接过话头说：“皇上，岂止户部如此。如今吏治败坏，贪贿成风，已经到了不可等闲视之的地步了。人们常说，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其实，十五万、二十万都不止。他们花了钱买个官，当了官就捞钱，捞了钱再去买更大的官，往复不止，滚雪球似的。科场也是如此，秀才六百两，举人一千二百两。进士多少，奴才不知道，可能也是明码标价，童叟无欺。奴才看，是要根治一下了。”

马齐接口说：“皇上，佟国维说的全是实情。四爷拟了个条陈，奴才看了呈给太子，这一两天可能进呈御览。四爷说，治贪治乱，应用严刑。当今京官之中，像明珠的儿子揆叙，还有余国柱、徐乾学他们，都是出了名的贪

官，应该查清查实。凡贪污受贿千两以上者，该杀的杀，该刚的刚，狠下心来治他一批，让他们知道国法不可违犯，奴才以为，四爷说的办法可以一试。”

佟国维一听，四爷要处置的都是八阿哥的人，急了。他正要说话，却被康熙拦住了：

“四阿哥有治世之才，可惜他不识大体。治乱世才用重典呢，如今天下太平，怎么能乱杀乱罚呢，要宽容，要给人改错的机会。吏治是要刷新，贪贿也不能容忍，但这是一篇很难作，也很难作好的大文章，莽撞从事，是要闹乱子的。廷玉，你有什么想法？”

张廷玉早想好了。听皇上问话，他谨慎地说：“回皇上，臣以为四爷的本意还是好的，是为了刹住这股贪贿受贿、侵吞公款的风气。但万岁爷的旨意，更是见高识远，可以使国家不致动乱、长治久安。臣以为，整饬吏治之事，不可操之过急，也不可没有行动，臣请皇上下旨，从户部官员借用库银之事下手，先把国库银两追回来。否则，国家一旦有事，就捉襟见肘了。臣斗胆请旨前往户部清理积欠，请万岁恩准。”

康熙站起身来，在屋里来回走着。他心里很清楚，户部的银子外借，恐怕不止是京官，还会牵连到一些皇亲。张廷玉虽然是上书房大臣，有些事也不方便处理。这是个硬钉子，得让皇子们去碰。想到此他说：

“廷玉，你忠心耿耿，朕心甚感欣慰。这事儿你不要插手了，朕这里离不开你，还是让太子和阿哥们去历练一下吧，李德全——”

“奴才在。”太监总管李德全应声而至，跪在康熙面前。

“你速去韵松轩传旨，着太子、四阿哥和十三阿哥，即刻着手清理户部亏欠银子的事。让他们计议一个方略出来，明天一早递牌子来见朕。”

“扎！”

“慢。传旨户部尚书梁清标，恩准他年老致休。”

“扎！”

张廷玉心中一沉。他刚才请旨去户部，并不是要邀功。户部的事儿，他心里一清二楚，涉及到好几位皇子呢。这次，皇上要四阿哥和十三阿哥去办，恐怕又要给太子惹麻烦了。

转眼间，李德全回来了：“启奏万岁爷，四爷和十三爷领旨，明早进园子叩见万岁。”

“怎么，你没见太子吗！”

“回万岁，太子出去了。奴才……奴才也不知太子去什么地方了。四爷和十三爷说，他们在韵松轩等太子回来，代转圣意、让奴才先回来了。”

康熙的心里闪过一丝不快，这个太子，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他无力地说：“嗯，朕累了，你们都跪安吧。”

也难怪康熙心里不痛快，太子胤初此时正在海子边上悠悠闲闲地钓鱼呢！他的母亲，是已故的皇后赫舍里氏。赫舍里氏是康熙初年辅政大臣索尼的孙女，原来上书房大臣索额图的侄女。她与康熙自幼青梅竹马，入宫之后，又贤德端庄，治宫严谨。那年，假朱三太子叛乱，赫舍里氏因护驾受惊，难产而死，生下的就是这个胤初。康熙顾念皇后的情谊，改变满人不立太子的祖制，在皇后咽气之前，破格立胤初为太子，而且从那时开始，一直对他十分钟爱。虽然老八、老九、老十他们已经自成一党，处处挤对这位太子，可有父皇的维护，太子稳坐东宫，又怕什么呢？

胤初自打出了娘胎，就被立为太子，如今已经当了三十三年了。可是，

父皇龙体康健，他再急，也还得当太子。那年，索额图曾试图谋反，囚禁康熙，扶太子登基，可是被精明的康熙发觉了。索额图被终身监禁，太子虽然没受处分，康熙却从此对他有了几分戒心。这两年康熙让太子管事，以便得到些历练，可他哪能坐得住啊！今天，他看了几份奏章，就觉得头昏眼花，便溜出来，到海子边上钓鱼散心。不巧，晴得好好的天，却突然阴上来了。太监何柱儿连忙提醒他：

“太子爷，天阴了，看样子马上会有大雨，请回宫吧。”

“去去去，别烦人，哪儿就下了。”眼看鱼要上钩，太子不痛快了。可何柱儿却不敢不劝：“太子爷，夏天的雨，说下就下。爷要是挨了淋，奴才就担待不起了。”

“那，你去给爷拿件油衣来。”

何柱儿刚走，这雨可就下来了。太子只好扔掉钓竿，跑到附近一个假山石洞里去避雨。不想刚一进洞，却踩在一个人的脚上。那人“哎哟”一声骂道：“哪个不长眼的，要死了！”

太子一听，哦，是个女人，刚窜上来的火又下去了：“嘿嘿，骂得好！是我没长眼，是我要死了。”

那个骂人的是个宫女，此刻见来的是太子，早吓慌了，连忙跪下磕头：“奴婢郑春华错骂了太子爷，请爷治罪。”

治罪？太子喜欢还来不及呢：“没事儿，没事儿，不知者不为错嘛。抬起头来，让我看看。”

郑春华羞涩地抬起头来。只见她满面红晕，恰似三春桃花；眼波流动，暗含千娇百媚。看年纪不过十八九岁，身材修长，亭亭玉立，令人不醉自痴。太子一下子呆住了。他越看越爱，越爱越馋，禁不住扑上前去，伸手把郑春华揽在怀里。郑春华推又不敢推，从又不敢从，急急地说：“太子爷，您饶了奴婢吧。奴婢不敢……这里也不是地方啊……”

俩人推推揉揉，在地上滚成了一团。就在这时，洞外传来何柱儿的喊声：“太子爷，太子爷，您老在哪儿呀？哎——刚才还在这儿呢，莫不是到这洞里躲雨了。”

听话音何柱儿就要进洞了，太子只好放开了郑春华，走出洞来。一场好事被这奴才冲散了，他心中怒火上窜：“你鬼嚎什么？”一边说，一边“啪”、“啪”就是两个耳光打了过去。何柱儿挨了打可不敢叫屈：“嘿嘿嘿嘿，太子爷，不是奴才莽撞，刚才回去拿油衣时，四爷告诉奴才说，万岁爷传了旨意，四爷和十三爷都在等着太子爷呢。哟，太子爷，您这是怎么了，衣服上怎么弄了这么多泥？快回去换换吧。唉，都怪奴才侍候得不周到，委屈爷了，爷打得好，打得值……”

他还在啰啰嗦嗦地说，太子可忍不住了：“混蛋！你絮叨些啥？还不快走！”

“扎！”

怀着一肚子不痛快，太子胤礽回到了韵松轩，先进里面磨磨蹭蹭地换了衣服，出来跪下，听了四阿哥口传的圣旨，这才站起身来，接受二位兄弟的拜见，然后慢吞吞地说：

“清理户部积欠，这可是个棘手的差事啊，要得罪不少人的。前年，皇上曾有意让老十四去查，老八和老九跑到皇上面前替他说情，假借古北口军营急需整顿为理由，把十四弟调开了。你们仔细想想，要是不想管这档子闲

事，我明天见皇上也替你们开脱一下。”

老十三胤祥怎么也想不到太子会说出这样松软的话来：“太子，你顾念兄弟，我感激不尽。可国家不是八哥的，他可以不操心，不管事，太子您不能不管哪！小弟虽然不才，却不敢给太子丢脸。有太子和四哥坐镇，小弟我先去蹚蹚这个浑水。”

老四胤禛也说：“十三弟说得对，我们哥俩要不给太子争气露脸，留下这烂摊子，将来太子可不好收拾呀！”

太子这才明白过来：“哦，对对对。二位兄弟说得好，这事是非管不行。这样吧，我马上叫吏部下八百里加急文书，把施世纶调来。老四，你推荐到毓庆宫办事的朱天保和陈嘉猷都很精明，也派给十三弟做助手。这样，也便于我们之间的联络。你们看，行吗？”

老十三胤祥胸无城府，性情直爽，听了太子这话，觉得有了后台，又有了帮手，高兴得不得了。可胤禛却知道，朱天保和陈嘉猷这两人，因见太子经常和侍卫、太监们聚会，吃酒玩乐，有失太子体统，曾经多次劝谏太子。太子对他俩很不满意，这次是借机把他俩开销出来了。事儿办好了，他太子脸上有光，可以洗脱“无魄力”的丑名；办砸了，是老四推荐的人不得力，他又可以推脱责任。唉，真拿这个太子没办法！可是，自己没有争夺皇位之心，保太子就是保皇上，不忠心保他又保谁呢？

老四这儿正想心思，却听太子突然问道：“哎，老四，听说昨天晚上老八看你们了？”

胤禛被问得一愣，嗯，太子的消息怎么这样快？哦——看来，他表面上懒懒散散，暗地里可没闲着呀：“哦，是。八弟昨晚见过我们了。”

“嗯。是不是为保方苞的事儿？”太子又追问一句。“八弟倒是说这事儿了。不过，我没答应他。”太子正颜正色地说：“哎，这你就不对了。我告诉你，戴名世的案子虽然已经结了，可是皇阿玛有点后悔，觉得处理重了，想对方苞从轻发落，八弟这个人一贯以慈悲佛的面目出现，处处装好人。四弟，我看，你也上本替方苞说说情吧，要不然，好事儿都让老八抢走了。”

四阿哥听太子这么说，心里有点不服：“太子，说老八处处装好人，这话我信，可说他是什么慈悲佛，我可听不进去。小弟虔信佛教，对佛经我比他有研究。他要是真心向佛，就不会请那个牛鼻子老道张德明去看相了。”

太子一听这话吃了一惊：“什么，什么，张德明，张德明是谁？”

五清积欠官员互攀扯查根源党争露端倪

太子胤礽听说老八胤禩请老道士张德明看相，感到奇怪，忙问：“什么，张德明？张德明是谁？”

胤禩不屑地一笑说：“哼，一个江湖骗子罢了。我们兄弟贵为皇子，万岁和太子之下，谁敢和我们比富贵，有什么解不开的事情要看相？我看，老八是有野心！”

胤禩这话果然打动了太子的心。他一天到晚最怕的就是其他阿哥和他争这太子的位置。大阿哥城府极深，看不透心里想的是什么，可他绝不是个省油灯；三阿哥呢，表面上是太子党，好像只知埋头写书、编书，但却处处在皇上面前讨好，看来也有野心；老八、老九、老十和老十四是一党，又是老八领着头，他们这一党最难对付；只有老四、老十三两个兄弟对他这太子忠心耿耿。可今天这事，太子又不想让两个兄弟看出自己的心事，便强装出一副笑脸说：

“四弟，你不必操这些心。人家都说你是冷面王，心里容不下人，你也得注意收敛些。咱们是皇子，要有包容四海之量嘛。好了，天不早了，二位兄弟在我这儿吃过饭再回去吧。”

话不投机，老四、老十三哪敢扰太子的饭呢？便告辞回去了。

太子镇定了一下心思，拿起书案上的奏章来。最上边的一份是内务府送来的，说要把宫中几位年轻的女官晋封为贵人，侍候皇上。在长长的名单中排在第一个的就是郑春华。一见这个名字，太子马上想到刚才在山洞中和郑春华的事儿，要不是何柱儿这狗奴才撞见，好事儿就成了。如今，郑春华要选送给父王了，这，这可如何是好呢？

清理户部亏空银子的圣旨一下，十三阿哥胤祥就带着太子宫里的朱天保、陈嘉猷二人，走马上任了。原来的户部尚书梁清标已经奉旨告老还乡，

新任的户部侍郎施世纶还在来京的路上。胤祥当仁不让，暂时署理户部事务。他把户部官员们召集起来，宣读了圣旨之后，又订了几条规矩：即日起，所有官员、差役，必须在卯时正刻签到，不得迟误；中午不准回家，一律在衙门里头吃饭；夜间值宿人员一律在签押房守候。胤祥本人呢，也搬到户部尚书的书房住下。所有外省来的公事、文案、奏折、条陈等等，要随到随呈给胤祥本人审阅，不许过夜。

户部的大小官员，谁不知道胤祥的脾气啊，这位十三爷，堂堂一身正气，凛凛两肋风骨，谁的头他都敢剃。这几道严令一下，平日拖拖拉拉。涣散疲沓的户部，霎时变了模样。一个个规规矩矩、服服帖帖，从外表看，真像个京官衙门的样子了。

经过十来天的摸底儿，胤祥心中有数了，便请太子和四哥胤禔来户部训示、监督，开始清理国库的积欠。

太子胤初和四阿哥胤禔，见十三弟办事利索，进展很快，便高高兴兴地双双来到户部。胤祥带领户部官员见礼之后，安排太子和四阿哥坐定，便开口说话了：

“众位，今日太子和四爷在上，我奉皇命差遣来清理户部的库银。各位都是饱学之士，我说什么也都是班门弄斧。所以，大道理我不讲了。但有一句话非说不可，那就是古语说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皇万岁，宵旰勤政，历尽千辛万苦。才换来了这太平盛世。有道是大树底下好乘凉。可是，有些人连这点起码的道理都不懂。这个砍树枝，那个刨树根，这样下去，大树一倒，你们上哪儿凉快去！我来户部这些天里，也听了不少闲言碎语。有人说我霸道，有人骂我贪利。要我说呢，既然有人放着王道不遵从，就得来点霸道；既然有人要侵吞国库银子，我就不能不看重利害。户部素称‘水部’，主管着天下钱粮财赋，应该是一潭清水。可是，我查了一下，除侍郎王鸿绪一人之外，其他的人都多多少少地借了库银，哼，这一潭水不仅浑了，而且已经成了臭水！所以要清，就要从户部清起。这既是皇上的旨意，也是你们自作自受。朱天保，你把欠债的人名、数目，当着太子、四爷和大伙儿的面念一遍。”

“扎！”朱天保答应一声，拿起文案上的一本账册，朗声念道：

“户部侍郎吴佳谟，欠银一万四千零五十两；员外郎苟祖范，欠银四千二百两；员外郎尤明堂，欠一万八千两；主事尹水中，欠八千五百两……”朱天保一口气念下去，末了报了个总数：“户部职官合计欠银七十二万九千四百五十八两三钱！”

嗨，有整有零！在场的人，谁也没想到有这么多的人借银，借出去的又是这么大的数目，更没想到，这位十三爷会当众来这一手，都惊得面面相觑，手足无措。

胤祥胸有成竹。神色自若地又开口了：“诸位，刚才念的可都听清了？有数目不符的，可以当堂提出来。但是，欠债必须清还！”他口风一转，突然严厉起来，“吴佳谟，现在你是户部最大的官，要清，就得从你开始。说说看，你欠的一万多两银子，什么时候还呢？”

吴佳谟在户部里资格最老，资历最长。前天，听到梁清标卸任的消息，他还做着好梦，想着这“尚书”的职位轮也该轮上他了。却没想到十三爷接管户部之后，第一棍子就打到他的头上。这下可好，升官是没指望了，掏腰包赔钱倒是现成的。他心里不服，张口就是怨言：

“回十三爷的话。银子下官一定清还。不过，请十三爷宽限几天，等我发散了家里的差役、轿夫、佣人，再去城外找个破茅庵安置了家眷，然后，变卖房屋、家产，再清理欠银如何？”

四阿哥胤禛一直满有兴趣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心中暗暗称赞十三弟的精明能干。此刻，听吴佳谟这么一说，他坐不住了。这不明明是撒刁耍赖吗？如果不镇住这个老官僚、老滑头，往下，这么多欠了银子的官员，岂不都要照此办理？嗯——得给十三弟撑腰了。于是便说：

“我说吴佳谟，你发的什么牢骚？十三爷让你带头，是成全你的体面。你的家底四爷我清楚，拿出一万多两银子就至于倾家荡产了？不说别的，光是你在红果园的那处宅院，出两万两你卖不卖？”

吴佳谟敢给胤禛耍刁，可不敢得罪四爷：

“四爷您教训得对。不过，下官十年寒窗苦读，二十载在朝为官，像这样苦苦逼债的事儿还从未见过。四爷说这是成全体面，下官却想不通……”

胤禛勃然大怒：“想不通，下去再想想！常言说，无债一身轻，还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你身为户部侍郎，应该明白，你自己不清，怎么清户部，户部不清，又怎能清天下？十三爷让你先清，就是让你做个轻松干净的人，这难道不是成全你的体面吗？啊？！”

胤禛见四哥为他做主，胆子更大了。他一不气。二不恼，笑嘻嘻地说：“四哥，大道理我给他们讲过，您不用为他担心。吴佳谟，你卖房子卖地我管不着，我只问你一句话，你什么时候还账？”

软磨不成，吴佳谟横下一条心要硬抗了：“回十三爷，我没钱。”

胤禛冷冷一笑：“那好，好得很。来人！”

四个侍卫应声而出。他们都是四爷府里的人，是胤禛精挑细选来帮助十三爷办差的。十三爷吩咐说：

“你们四个，跟着陈嘉猷大人，再去顺天府叫上几个人，一齐去吴佳谟家里清查。给他留下一处宅子，其余的全部查封，登记造册，交官发卖。记住，不许莽撞，不得无礼。听清楚了吗？”

“扎！”

五个人答应一声走了。吴佳谟想不到，十三爷竟然如此绝情，可是后悔也来不及了，只好呆若木鸡地坐在那里。其余的官员，大眼瞪小眼，也都被镇住了。

胤禛站起身来，手摇折扇，消消停停地在大厅里走来走去，一边走，一边慢声细语地说：“十三爷我今天是奉旨办事，太子和四爷也在这儿坐着。我给你们透个底：皇上仁慈为怀，知道你们做京官的都很清苦，花销也大，所以除了俸禄照发之外，外省官员给你们送点礼物、孝敬，都一概不究，也不会把你们整得出不了门，过不去日子。可是，有人要想依仗职权、侵吞国库、收贿受贿、赖账不还，那，我十三爷就对他不客气！说吧，你们打算怎么办？”

胤禛敲山震虎，当众发落了一个吴佳谟，其余的欠账官吏谁还敢再乍翘啊！纷纷出来说话。有人说要卖宅子，有人说要卖当铺，有人请求在秋粮下来之后卖田地。个个虽然像挤脓包似的哭穷叫苦，可没人再敢说“不还”两字了。只有那个欠了一万八千两银子的尤明堂，却铁青着脸，端坐不语。胤禛来到他身边笑咪咪地问：“老尤，你打算怎么办呢？”

尤明堂话中有话地说：“回十三爷，要是咬紧牙关过日子，这账好还。”

当初要是不借，也不至于穷死。”

十三爷一愣：“嗨，这话新鲜。你既然知道这个道理，为什么还要借呢？王鸿绪没借，不也过来了吗？”

尤明堂冷冷一笑：“哼，十三爷明鉴。您查一查，王鸿绪放了一任学差，光是贪脏受贿捞了多少银子？唉，我们没那福分，摊不上美差，不借钱又有什么办法呢？”

一石投湖，涟漪四起。尤明堂突然把话题转到王鸿绪贪脏的案子上，户部欠债的官员好像捞到了一把救命稻草，都纷纷说话：抱怨京官清苦的，懊悔没捞到美差的，讽刺挖苦王鸿绪的，吵吵嚷嚷，闹成一团。王鸿绪可坐不住了，他冲着尤明堂大声说：

“尤明堂，你不要血口喷人！你说我办学差贪污受贿，有什么证据！拿出来，我服罪，拿不出来，这事儿咱俩没完。我是办过学差，也收了门生孝敬的银子，可加起来也不过一百多两。这个数目，就是孔老夫子也认为是应当的。这几年我在部里掌管河工和漕运的银两，可以说是滴水不沾，两袖清风，账目都经十三爷查过了。我也借过库银，不过，在皇上下旨以后，马上就全部归还了。现在你们不还银子，还要找我的茬儿。不是糊涂，便是别有用心。十三爷，请您为下官做主。”

听了这话，胤祥沉着地一笑。他心里很清楚，尤明堂是想把水搅浑，便严厉地说：“咱们今儿个只说追还欠款的事儿。至于贪脏枉法、收受贿赂，自有清查的时候。多行不义必自毙。凡是不按朝廷规矩办事的，不管是谁，也逃不脱法网。王鸿绪有没有贪脏，以后再查，今日不议。至于他也借过库银，既然还了，就不再追究。其他的人也照此办理。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

尤明堂还是步步进逼：“十三爷说得对。王鸿绪的欠债是还了，不过那不是他聪明，是他有后台。如果我有皇阿哥撑腰，能替我还账，我也不愁了。”

王鸿绪忽地跳了起来：“尤明堂，你把话说清楚，哪位阿哥帮我还账了？”

尤明堂诡秘地一笑：“嘿嘿嘿嘿，王大人你急什么呢？这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还用得着我当众点明吗？唉！这世道，老实人没法活。既然你不认账，咱们也就不说吧。我欠了钱，也没有阿哥心疼，那我就自己还吧。”尤明堂一边说着，一边从怀里掏出一张一万八千两的银票来，双手呈给胤祥。

胤祥接过银票倒愣住了：“尤明堂，你这是怎么回事儿，你不用钱，为什么还要借国库银子？”

“十三爷，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嘛，借了白借，不借白不借。如今，十三爷要清，我不得不说一句，十爷还欠着十万两呢，他自己的不清，还替别人还账。这件事，十三爷您管不管呢？”

在场的官员们谁也没想到，尤明堂又拉扯上了皇子阿哥，霎时间，又是一阵喊喊喳喳的议论。胤祥一看，好嘛，清来清去，清到自己兄弟头上了。他只觉得一阵心火上冒，“啪”的一拍桌子说道：

“别吵了！我十三爷生就的天不怕、地不怕的脾气。今日一不做，二不休，不管是户部官员，还是皇亲国戚，谁欠都得还！”

这话一出口，下边又是一阵骚动。王鸿绪听尤明堂咬出了十阿哥，他更坐不住了。如果十三爷顺着这条线追下去，反太子的阿哥党就会全线崩溃。哼，十爷待我恩义深厚，我不能让尤明堂的诡计得逞。想到这儿，王鸿绪冲

着太子开口了：“太子爷在上，臣有一事不明，想请太子训示。是在这儿说呢，还是换个地方私下里谈？”

一直端坐不语的太子，碎不及防地被王鸿绪一问，有点回不过神来：“啊？问我吗？我，我没有见不得人的事儿，你就在这儿说吧。”

王鸿绪一听这话，立即追问道：“既然太子吩咐，奴才就斗胆直言了，请太子示下，爷欠的四十二万两银子，准备什么时候归还呢？”

太子陡然一惊：“啊？！我？我什么时候欠了银子？”

王鸿绪阴沉地一笑：“哦，太子爷，您是贵人多忘事，您老想想，是不是为了买庄园，还是买花园什么用过的？这件事儿，在太子手里值不得一提，也用不着太子爷亲自过问。不过，奴才这儿记着这笔账呢。是疏庆宫的太监何柱儿，拿着太子的手谕来户部借的。太子想想，有这回事儿没有。莫不成是何柱儿从中捣鬼了吗？”

四爷胤禛听了这话，不由得心中怦怦乱跳。哎呀，王鸿绪这话说得厉害呀！表面上看，滴水不露，没有一点冒犯太子的地方，可仔细一品，句句都安着钉子。太子要认了账，那么，他身为太子，欠账不还，还怎么让官员们去还债；太子要不认账，放着何柱儿这个太监就是活证据，太子就要承担纵容家奴，违犯国法的罪。不管落到哪头上，太子奉了圣旨，坐镇清理户部这差都不好办了。他要是一倒架儿，叫我和十三弟如何是好呢？

老四这儿正想着呢，太子可沉不住气了。哦——他想起来了。三年前，他去通州玩儿，看见那里有座周家花园，建得很有气魄。他动了心，便派何柱儿到户部支了四十二万两银子买了下来，又请了能工巧匠，赔进了五六万两银子，着意地修整了一番，把那里变成了“太子行宫”。在这座行宫里，养着一帮子美女、歌伎，供他玩乐。他想得很简单，自己身为太子，用几个钱有什么了不起的？天长日久，就把这事丢在脑后了。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今天被这个王鸿绪当面揭出。他是又恨、又急、又羞、又怕。万一皇上知道了他私造行宫的事儿，那可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了。但在众目睽睽之下，户部有证有据，他不认账也不行啊！思忖了好大一会儿，他才吭吭哧哧地说：

“哦——我想起来了，是有这么一档子事儿。这好办，我欠债，我来还，四十二万一两也不会少。好了，老四，老十三，你们在这儿继续办差，我还要去畅春园给皇上请安呢。”说完，站起身来，拂袖而去。

六施世纶直言谏圣君康熙帝挥泪责太子

胤祥坐镇户部，清理国库积欠。没想到，清来清去，却清到了太子头上。看着太子愤然离去的背影，胤祥心中一阵焦躁：唉，太子啊，太子，你身为国家储君，上不为君父分忧，下不给群臣做榜样，却干出这样的事来。你叫我怎么向父皇交代呢？

四阿哥胤禛到底比胤祥老练。他也生太子的气，可是他没有忘记，眼前还有几十个户部官员在看着他们哥俩呢！今天，虽然牵连了太子，可是大旗不能倒，只要稍微一松口，就会前功尽弃，清理积欠库银的大事，将功亏一篑。想到这儿，他把脸一沉说道：“各位，听见了吗？太子从我做起，已经答应如数归还欠银了。你们怎么办，都掂量一下。是学吴佳谟呢，还是照尤明堂那样立刻还清。刚才十三爷说过了，不管是太子、阿哥、还是户部官员，谁欠债谁还钱，一个也脱不掉。这是皇上的圣旨。四爷我和十三爷是奉旨办差，无论对谁都不能留情面。你们也别心存侥幸，听清楚了吗？”

见这位“冷面王”出来说话，又听他说得这么决绝，谁还敢违抗啊。胤禛的话刚一落音儿，下边就齐声答道：“回四爷，听清楚了。”

“嗯，那就好，你们都下去吧！”

“扎。”

户部官员们走了，胤祥却还气乎乎地站在那里。他真想不通，太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父皇百年以后，他就拥有天下了。金碧辉煌的宫殿，锦

绣铺地的御花园，前呼后拥的太监、宫女，粉黛上千、嫔妃如云的后宫，你要什么就有什么，为什么这么急不可待地去侵吞国库银子，贪一时之欢乐，干自毁长城的蠢事呢？

胤祯端着一杯凉茶走了过来，拍着胤祥的肩头说：“十三弟，你也乏了，大热的天儿，何必生闲气呢！来，喝口茶，消消气儿，咱哥俩出去透透风。”

胤祥感激地看了四哥一眼，接过茶来，一饮而尽。哥儿俩出了户部衙门，漫步来到西河沿儿。凉风一吹，胤祥的心平静了许多，说道：“四哥，这次来户部办差，是你掌舵，我划桨，干的是为太子挣面子的事。如果太子不糊涂，他就该懂这个理儿，痛痛快快地把四十二万两银子交出来。要不然……”

“哎，十三弟，别老垂头丧气的。太子的事你别发愁，四哥我去跟他说。咱们这差事是难办，可是既然父皇交代下来，无论如何咱们不能办砸了。当年，明朝的永乐皇帝，起兵篡位攻打南京。船走到半路没风了，永乐想回兵。可他手下有个人说，只管向前走就有风，一辈子不走，一辈子没风。永乐听了这话，终于登上了宝座。不然的话，明史就要重写了。眼下，我们的‘船’还在江心，不管有风没风，我们只能向前，不能后退呀！”

四阿哥胤祯办事，一向是说干就干，从不拖拉。太子拖欠国库银两四十二万，这可不是件小事，必须立即与太子讲明利害。可是，太子住的毓庆宫在大内里边，现在天色已晚，外臣不奉旨意是不准入内奏事的。胤祯只好写了请帖，把太子请到他的四贝勒府。兄弟、君臣促膝谈心，直到深夜。其实，事情是明摆着的，太子也并不糊涂。国库亏空如此，太子又带头欠债，他不还钱，其他十几位欠债的皇子阿哥谁肯出血？皇子们不还，又怎么去追交官员们的欠款？这么一来，清理积欠的事儿就非得泡汤不可。要是差事办砸了，老皇上康熙一动怒，还是得拿太子问罪。所以，不用胤祯多费口舌，太子胤初便痛痛快快地答应卖了通州花园还账。兄弟俩谈完了正事，天色已交三更，胤祯便安置太子在正房休息。可是太子却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了。他倒不是为了通州花园行宫，也不是心疼那四十二万两银子，他是心里生气。别人看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国家储君，好不威风。可他也有苦处啊。上边有皇上，下边有群臣。在皇上面前，他是臣；在百官面前，他又是君。既是君又是臣；既不像君，又不像臣。出一点儿错，上边父皇要严厉训斥。下边，八爷的阿哥党群起而攻之，活像是钻进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今儿个，王鸿绪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硬是跟自己过不去，还不是仗着老八的势力吗？这个王鸿绪还懂一点儿君臣之礼吗？唉，自己这太子当的徒有虚名，太窝囊，太不值得了！

辗转反侧之间，天已交四更了。胤祯已经过来请安。太子不得不匆匆起床，草草梳洗，对胤祯说：“四弟，你头晌就去户部，把咱俩昨晚议的事告诉十三弟。我决意带头还债，叫十三弟手腕子硬一点儿。不管是哪位阿哥，也不管是几品的官员，只要欠了债，都得还钱，一个也不要饶过，看户部那些个王八蛋还有什么可说的。”说完，带着从人骑马赶往畅春园去了。一路上，他快马加鞭，风驰电掣，不敢稍加停顿。因为太子知道康熙皇上一向是早起惯了的，对皇子们的要求也非常严厉。从他们上学开始，都必须四更上课，不准迟误。此刻天将五鼓，父皇恐怕早起来了，去晚一步，少不了又是一顿训斥。

太子所料果然不错。他来到畅春园塘宁居的时候，康熙皇上早就开始

问政了。大院里肃穆寂静，几个太监有的在熄灭廊沿下的灯烛，有的在洒扫院落。太子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轻手轻脚地躬身进殿，见父皇康熙盘着腿坐在炕上，神情严肃，张廷玉、佟国维和马齐三位官员正在奏事。太子不敢打扰，默默地行礼叩见之后，退下来站在一边。

康熙皇上听完那位官员奏报，转过脸来对三位上书房大臣说：“嗯，你们都听清楚了吧？据施世纶所奏，下边竟出了这等事情，实在是开国以来闻所未闻。朝廷救济安徽凤阳的十万石粮食，只有两万石分给百姓，其余八万石全被各级官吏侵吞了。吏治败坏如此，贪风横行无阻，这成何体统。长此下去，百姓可怎么活呀！”

太子在一边听着，这才知道，原来下边跪的是新选的户部侍郎施世纶。不过他低头跪着，看不清面目。见父皇动了气，太子也不敢多嘴。却听佟国维说：“皇上不必为此生气劳神。施世纶刚才所奏，只是凤阳一地的见闻，何至于到处皆是如此呢？奴才今儿个就发文，要安徽巡抚好好地查一查，该办的办他几个。”

马齐接过话茬儿说：“据施世纶所言，确实令人触目惊心。不但万岁为之焦虑，奴才也深感不安。下边也太没王法了。依奴才之见，应停发赈济粮食。贪风如此，简直成了无底洞。有多少粮食也填不满这个坑。”

张廷玉一向是谨慎的。听马齐这样说，他不得不表态了：“不不不，马齐的活似有偏激。安徽今年灾情严重，朝廷不赈济一点儿恐怕要激出民变的。”

跪在地下的施世纶听到这里忍不住了。他叩了个头奏道：“万岁，奴才愿请旨前往凤阳。三年之内，如不把凤阳治理得夜不闭户，道不拾遗，请万岁治奴才欺君之罪。”

康熙沉思了一下说：“嗯。你们说得有道理。朕看赈济一下灾民还是应该的。凤阳这地方民风刁悍，不赈济救灾，万一出了乱子，还得派兵平定，花钱用粮就更多了。施世纶请旨去安徽，忠心可嘉，可是朕却不能准你。朕要让你干一件更重要的差使，你就留在京城里掌管户部吧。现在十三阿哥在那儿，太子和四阿哥坐镇，办好了户部清理亏欠的事儿，比治理好几个凤阳都强得多。朕就看你的了。”

一听这话，施世纶连连叩头说：“万岁，奴才只是治理一郡一地之才，户部至关重要，非臣能力所及。臣不敢接此重任，恐怕万一办砸了，有失主上知人之明。”

康熙一挥手说：“哎，这是什么话？朕知道你是刚正廉明之臣，才破格委你以重任。朕心里很清楚，这件事难办。但惟其难办，才得用你这样铁面无私的净臣。你只管放开手跟着十三阿哥去办，一切由朕为你们做主。你别害怕，小人们害不了你。”

施世纶又磕了个头说：“主上对奴才如此信托，奴才万死不足报答皇恩。但此事事关重大，奴才实在不敢奉诏。”

康熙感到有些奇怪，不解地说：“嗯？怎么，都说你施世纶胆子大，敢于藐视权贵，从不阿谀奉承，也从不屈服于小人。今天为什么一再推脱呢？”

“回圣上，不是臣一味推脱，实在是力不从心。”

“你是怕欠债的官员太多，清不过来还是怕得罪人？”

施世纶急切地说：“回万岁问话，不是欠债的人太多，而是欠债的人太大。比如，不少皇阿哥，还有太子爷都欠有国债。奴才官微职卑，哪有那么

大的胆子呢？”

站在一边的太子胤初听施世纶这么一说，头“嗡”的一下差点没晕过去。好嘛，昨儿在户部，王鸿绪当众揭了他的短，今儿在万岁面前，施世纶又告了一状，上上下下一点儿面子都不给留了。莫不是看到皇上不待见我，他们就纷纷落井下石，都来挤对我、作践我？可是太子也不糊涂，他知道心里再有气儿也不能在这儿发作。他连忙扑通一下跪倒在地，胆怯地说：“父皇在上，儿臣不肖，三年前在通州买了一处花园，一时手头紧，借了户部的银子。儿臣已答应清还，求父皇治罪。”

太子这一请罪，施世纶可架不住了。刚才太子进来的时候，他正跪着向康熙奏事呢，知道进来了个人，但不知是谁。一是他不敢抬头看，二是他从未见过太子，三呢，他根本就没想到太子就在跟前，所以，不但没请安，反倒告了太子一状。这会儿，太子一说话他后悔也来不及了。连忙伏在地上重重磕头说道：“圣上，奴才出言不逊，冒犯了太子。请圣上和太子治臣不恭之罪。”

“哈哈……”康熙开怀大笑：“请什么罪呀？君臣父子之间就应该这样直言不讳，有什么就大胆说出来，这很好嘛。胤初，昨天户部的事朕已经知道了。今天施世纶又提到这件事，你该好好想想，同是一档子事，说的人却不同。有善有恶，有向着你的，也有想扳倒你的，用心不一样啊！你也是个聪明人，心里要有主意，不能怪罪施世纶。就是朕也有办错事的时候，臣子们犯颜批鳞，朕也从来没怪罪过。你知道郭是的事儿吗？他当面指责朕是暴君。朕不但原谅了他，还给他连升三级呢。”

胤初连忙磕了个头说：“皇阿玛教训得对，儿臣记下了。施公心怀忠义，儿臣岂敢怪罪他。”

康熙微笑着点了点头说：“嗯，这就好。你们都起来吧。户部的事是难办，可是再难也得办好。国库有账无银，一旦国家有事可怎么得了！清理贪贿、刷新吏治，就得从这里撕开一个口子。如果连这点儿事都办不成，全国整饬吏治、改革弊政还从何谈起呢？你们只管放心大胆地去干，万事有朕做主呢。朕看刑部的事也该清了，冤狱不少，积弊更多。等清完户部，再清刑部吧。施世纶，太子已经知错改错了，阿哥们谅也不敢抗旨不遵。你就到户部报到办差去吧！”

这一下施世纶放心了，忙答应一声：“臣遵旨。”

康熙扫视了一眼在场的人说：“好了，你们都跪安吧。”

众大臣一齐跪下：“扎。”

太子晕晕乎乎地跟着众人出了澹宁居。他没料到这一场泼天大祸就这么轻描淡写地被皇上放过了。他这儿正暗自庆幸呢，不防太监邢年赶了出来，说道：“太子爷请留步。万岁有旨，还有话要对太子说呢。”

胤初心中咯噔一下：坏了！这一回去，少不了一顿训斥。他战战兢兢地重新来到康熙面前跪下说：“皇阿玛宣儿臣回来，不知有何训示？”

康熙黑着脸，没好气地说：“哼！有何训示？你自己干的好事，还用朕说吗？你身为太子，却不想上进，置国家、社稷于不顾，把朕的教训弃之一旁。你，你，你把朕的脸都丢尽了！朕万万想不到，刷新吏治，惩治贪赃，第一个碰上的就是你这个不肖的儿子！你想想，这些年朕是怎么疼你、爱你、保你、护你的。明珠要害你，朕将他抄家罢官；索额图要陷你于不义，朕圈禁了他；你无端责打纳苏尔亲王，朕顾全你的脸面，苦口婆心地替你安抚臣

工。可是你又是怎么做的？朕听说你在背后发牢骚，说什么‘当了快四十年太子，千古绝少’。这话是什么意思？你，你想盼朕早点死吗？你三十好几了，难道还要朕扶着你走路吗？！”

康熙这一阵劈雷闪电般的发作，可把太子给吓坏了。他躲无可躲，闪无可闪，父皇暴怒之下想辩白又不敢，只是一个劲儿地磕头。战战兢兢地说：“请皇阿玛息怒。皇阿玛多年恩养、谆谆教诲，儿臣时刻铭记在心，不敢稍有怠慢。若说儿臣生性懦弱、办事不力，儿臣不敢不认。但若说儿臣对父皇心怀二志，有不轨之举，儿臣断不敢这样做。皇天在上，求皇阿玛圣鉴……”说到这里，他鼻子一酸，竟放声哭了起来。

康熙见太子如此，也不觉动了怜子之情。他缓和了一下口气说：“你不要害怕。朕刚才在盛怒之中，说话也许有过激之处，未必句句都准。你是读过史书的，隋文帝一世英明，可江山却断送在儿子炀帝手里。朕千辛万苦保存你这点骨血不容易啊。要知道创业不易，守业更难哪！你这样不争气，怎么能不叫朕伤心呢？”康熙说着动了真情，不觉老泪纵横，哭出声来。

胤礽见此情景更是惭愧，抽咽着说：“求皇阿玛保重龙体，儿臣知道错了，一定改过。”

康熙擦了擦眼泪说：“唉，在朕的二十多个皇子里朕最疼爱的是你。因为你不但是太子，还是皇后的亲生儿子。你的母亲有功于社稷，有恩于朕。朕看在你生母的面子上，总是对你格外施恩。只要你立得正、站得稳，哪个大臣、皇阿哥想加害你，朕必定严加惩处，或杀或贬，决不手软。可是你要是自己胡作非为，获罪于天，又叫朕如何保全你呢？下去好好想想，该怎么办你自己拿主意吧！”

七乱宫闱太子淫母妃宴仲秋康熙祭上苍

要说胤礽是个“扶不起的刘阿斗”，似乎也并不为过。您别看刚才他在康熙面前，又是痛哭流涕地忏悔，又是铁嘴钢牙地发誓，可是一出了康熙住的澹宁居，他就变卦了。这个畅春园是康熙住的夏天避暑的地方。这些年，康熙有意地让太子常在身旁，帮助处理一些军国大事、奏章条陈，代皇上接见大臣和外国藩王什么的，为的是让他得到学习、历练的机会，将来好掌国理政。所以，在畅春园里，特意划出一块地盘来，供太子居住。这地方叫韵松轩。房屋宽敞，清凉爽人，也照样有太监、宫女们侍候着。可这位太子爷却并不想住在这儿，因为这里距离皇上太近了，皇上想见他，他就得召之即来，皇上要不想见他呢，他就得挥之即去。事事处处都在老皇上的眼皮子底下，受着监督，为一点小事，也常常遭到皇上的申斥。这种状态，使太子胤礽觉得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很不自由，也很压抑。按常理，这次他犯了大错，刚被皇上雷霆暴雨地训了一顿，应该老老实实地呆在皇上身边，或者闭

门思过，或者干几样见好的事，以博得父皇的欢心。可是，胤礽不这样想。他觉得父皇正在气头上，找茬儿还来不及呢，如果待在老人家跟前，那还不得天天挨训吗？不，不能住在这儿了，还是回紫禁城好。那里有太子专用的毓庆宫。在太子宫里，自己至高无上，说一不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只要把太监宫女们管住，只要消息不透露出去，皇上就管不着。这么一想，他主意拿定了。好吧，既然父皇不待见自己，那就躲得远远的吧。于是，他也不向父皇禀报，就出了畅春园，飞身上马，直奔京城而去。

毓庆宫的太监头儿何柱儿，见太子回来了，连忙上前请安：“奴才何柱儿，迎接太子爷，问太子爷金安。哎，我说太子爷，您老气色不好啊，是不是身上不舒服？”

太子烦躁地一挥手：“去去去，少给爷来这套。我问你，今儿有人来过吗？”

“哎，回太子爷。头晌，凌普和陶奇来请安，见太子爷不在，又回去了。”

何柱儿说的这个凌普，是太子胤礽的奶哥，现在在承德带兵。陶奇呢，是顺天府的同知，凌普的好朋友。前些日子，凌普带着陶奇来过。太子答应提升陶奇做直隶省监察御史。今儿他俩为啥来，是明摆着的。太子也并不在意，接着问：“王师傅来了吗？”

“回太子爷，王师傅一早就来了，还在书房里候着爷呢。”

这位王师傅，是康熙指定的太子的老师。他叫王掞，是位干板直正的老夫子。太子最怕听他絮叨：“嗯，好，让他等着吧。还有人来吗？”

“嗯，太医院的御医贺孟頫来过。”一听贺太医来访，太子的兴致来了：“啊，贺太医说了些什么？”

“回太子。他，他没说什么，只留下了些药，说是太子让他配的。”

太子一听这事儿，更来劲儿了。咱们前边说过，太子贪酒好色，为此，他专门吩咐贺太医为他配制了春药。贺孟頫拿出了祖传秘方，应下了这差事，便从一个普通御医，一下子被升为医正。现在，药配好了，太子能不高兴吗：“快，何柱儿，拿药来，让爷瞧瞧。”

何柱儿把药拿来了。嗨，清一色的大黑丸，足有一百多颗。太子越看越高兴，正要说话，师傅王掞却打里面走出来了。太子心中一惊，连忙把药揣在怀里，上前见礼：“师傅，您老大安。”王掞五十多岁，头发已经有些苍白，满脸皱纹。大热的天，这老人却是袍褂、礼服、官靴、朝珠齐齐整整，一点儿也不马虎。与太子见过礼，张口就说：“太子，这里是紫禁城，皇家威仪所在，瞧您袍子上的扣没系，朝冠也戴偏了。知道的呢，是下头奴才没侍候好，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太子爷不懂礼节。这可不好，皇上又特别注重这事，请太子爷穿戴整齐了。还有，晚上如果凌普他们再来，请太子不要和他们一起吃酒，有失身份，外人瞧见也不好。哦，刚才尤明堂来找过老臣。老臣今儿个要给爷开讲隋朝史呢，请太子到书房去吧。”

太子哪听得进去这份啰嗦啊。可是，康熙有严令，不许顶撞慢待了老师，所以只好说：“师傅，今天皇上交办得差事多，咱们的课，明天再讲吧。请师傅回去休息，我告辞了。”说完，不等王掞再说，转身去了。把王掞气得胡子直往上翘，却又无计可施。

何柱儿见太子一走，马上颠儿颠儿地跟了过来。太子头也不回地径自往御花园走去，进了园门，就见两个宫装女子，正在一处花荫旁下棋。他连忙凑上前去。啊！这不正是那天在假山洞里避雨，好事不成却日思夜想的郑

春华吗？算起来，距离上次在假山洞里邂逅相遇，又被何柱儿冲散了好事，才不过一个来月，可是太子为了这女子，不知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了。今日乍然相见，哪还走得动啊，便凑上前去搭话。郑春华一见太子来到，大吃一惊，怎么了，她如今身份不同啊！一个月前，她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宫女，太子要和她亲热，她没有理由拒绝。可现在，她已经是皇上亲自册封的贵人，虽是下等嫔妃，可论起辈来，也是太子的母妃了。她怎敢招惹太子，又怎敢得罪太子呢？见太子亲亲热热，满面堆笑的来到跟前，慌得郑春华连忙站起身来行礼：“太子爷吉祥……”

太子嬉皮笑脸地拦住郑春华：“哎，咱们是老熟人了，还拘什么礼呢？你就住在这里吗？”

郑春华羞红了脸，小声回答：“回太子，我原来住在景仁宫，今儿个头晌晋见纳兰贵妃时，贵妃把园子里这座殿指给了我，我这是带着宫女来看看房子，准备明儿个搬过来。”

太子心中一动，嗯，机会来了：“哦，原来如此。何柱儿！”

“奴才在！”

“爷累了，要在这儿歇一会儿，和郑主儿说说话。你和这宫女去抬点热水来伺候着。”

“扎！”

眼见得何柱儿带着宫女走了，太子可就不规矩了。他乜斜着眼死死盯着郑春华：“春华，一晃个把月了，我想你啊！来，坐在我跟前，咱俩该亲热一会儿了。”

郑春华心中一阵怦怦乱跳。太子是君，不能违抗，可是自己身为贵人，又怎能与太子胡来呢！于是她壮着胆子说：“太子爷……请不要这样。奴婢已被皇上封为贵人，今生今世与太子无缘了。太子爷对奴婢的恩德，奴婢不敢忘记……咱们……咱们等到来生再相聚吧……”

太子不等她说完就一把将郑春华拉了过来，揽在怀里，淫笑着说：“宝贝儿，俗话说春宵一度，黄金万两。来世一百多年，谁能等得及啊……”一边说，一边就动了手。郑春华无力地反抗着说：“太子爷，您千万别这样。如今咱们名分有别。奴婢生死事小，坏了太子名声事大。万一皇上知道了，这可是杀头的罪呀……”

太子刚刚服下大医贺孟頰的春药，欲火上升，哪还听得进这话。他不由分说，把郑春华抱起来，向附近的偏殿走去……

何柱儿和那宫女抬着水回来的时候，太子和郑春华还在兴奋之中。何柱儿是个精细人，哪敢闯进去呀，拉着那宫女在殿外东拉西扯地闲聊。过了好大一会儿，太子和郑春华一块出来了。见他俩站在外边，太子脸一沉吩咐道：“何柱儿，回去取一百两银子赏给这个宫女。你的赏银爷另外给你。但假若你们俩捕风捉影，在外头说三道四，小心爷扒下你们全家人的皮，听见了吗？”

两个奴才哪有听不明白的话，便一齐磕头谢赏：“奴才谢太子赏赐，请太子放心。”

转眼之间，秋风渐起，金谷登场，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就要到了。这几个月康熙的心情十分愉快。收缴秋赋的事在全国进展顺利，国库又充盈了起来。胤祥等在户部的差事也办得不错。太子带头还债，还真起了作用，众阿哥和官员们都纷纷效法。只有十阿哥澈俄在硬顶着，说是没钱，只还了一

少部分，其余的要等卖了东西再还。虽然小不顺利，但已无碍大局了。

按惯例，秋后要处决一批在押的死囚。康熙皇上觉得这等大事在畅春园办不大合适，而且天也凉了，便排起銮驾回到了紫禁城。

皇上有皇上的事，太监有太监的事。眼看中秋将到，康熙心情又好，大家伙儿能不巴结吗？内务府一声令下，六宫上下可就忙活开了。宫里宫外到处张灯结彩，御膳房里蒸出了一笼笼的大馒头和寿桃，宫女们忙着扎兔儿爷，两千多人足足折腾了十几天。康熙高兴，下旨给礼部，大赦天下。又命各地官员，在节日时，给五十岁以上的老人送月饼和加饭酒，以示圣恩。一时间全国上下一片颂赞之声。

八月十五一早，康熙皇上按往年的惯例，到供奉祖先牌位的钦安殿拈香叩拜，完了又回到乾清宫接受百官朝贺，听那年年如此、千篇一律的颂词。这些老套的规矩康熙经了几十回了，年轻时觉得很新鲜，很有皇家的威严和气势。如今，他已经是年逾花甲的老人，对这一套早厌恶了。可是皇家规矩如此，也不能改呀，耐着性子听完这些歌功颂德、祝愿天下太平的陈词滥调，他已是昏昏欲睡了。

晚膳之后，李德全带着养心殿七十多名苏拉太监和宫女进来向康熙贺节，在门口忽忽拉拉跪了一大片。这李德全自从那年被郭琇打了一顿板子之后，老实规矩多了，真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再不敢风毛乍翘了。他走上前来打千请安说：“奴才李德全等向主子爷恭贺中秋来了。今儿是个好日子，万里晴空，月儿爷刚起来就滴溜溜的圆，真叫人喜欢。太子、阿哥和各宫贵主儿都去了御花园，等着和主子爷团圆呢！奴才请旨，主子爷是不是换件衣服该起驾了。”

康熙微笑着点了点头。李德全连忙走上前来，一边给康熙穿衣服，一边又说：“刚才侍卫鄂伦岱叫奴才请旨，说有的阿哥想把皇孙也带进来，不知万岁爷准不准。”

康熙想了想说：“算了，不用他们进来了，一百多个皇孙、外孙，加上他们的公主、郡主、格格、奶母、丫头、老婆子，少说也有上千人。都进来，是让朕赏月呢，还是听他们瞎吵吵？”李德全一听这活没敢再吱声。心想，皇家规矩是不同老百姓。若是在寻常百姓家，过团圆节人再多也得叫齐了。不过，康熙爷的子孙也太多了，全开进来御花园还不得挤满了。他心中想着，手可没停，侍候康熙穿戴整齐，便向外高喊一声：“銮舆侍候，万岁爷启驾了……”

今晚，是康熙皇上大会六宫的盛宴，宫里有头有脸的全来了。身份高贵的，在园内等候；身份稍低的，只能在园外跪接。静鞭三声，圣驾来临，园内园外一片“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康熙满面笑容地下了銮舆，漫步走进御花园，但见园内彩绸结篷，五色迷乱，宫灯装点，火树银花，说不尽的富贵庄严，豪华奢侈。东边，以皇贵妃纽祜禄氏为首，依次站着几十位贵妃、贵人、答应、常在，按照品级服色垂手而立。还没有出嫁的二十一位公主站在纽祜禄氏的身后；西边，以太子胤礽为首，下边按长幼顺序站着二十多位皇子，大的已近四十岁，小的尚在幼龄。太子见康熙进了园子，便率先跪下，说道：“儿臣胤礽率领诸位皇兄、皇弟及后宫母妃叩见皇上万岁！”

康熙笑嘻嘻地用手虚扶了一下：“都起来吧，今天朕设的是家宴，这些礼节全都免了。往年仲秋，朕总是赐宴款待大臣们。他们虽沾了君恩，却失去了和家人团聚的机会。所以，今年干脆给他们放了假。他们合家团贺，咱

们也合家团贺，大家各得其乐，岂不更好？”

康熙一边说着，一边健步登上月台。放眼四望，但见明月高悬，风清气爽，不由得一阵激动。他在台边银盆里洗了手；静望一轮浩月，举手施礼，默默祝愿：“苍天在上，臣爱新觉罗·玄烨敬告上天：臣一生为民操劳，深知事功易，成功难，成功易，终功难，善于始者必慎于终。自古无完人，玄烨愿自减阳寿，以成无暇之璧，伏乞上苍保佑。” 祷告完了，又是深深一揖，这才转过身来说：“来来来，都入席吧。今晚大家要开怀饮酒，共贺佳节。七岁以下皇子随母亲入座，你们要照料好了，不要让孩子们吃得太多。”

说是合家团聚，共度佳节，说是畅怀吃酒，不拘礼节，可是皇上在上面坐着，谁敢放肆啊。御花园里摆了三十多桌酒席，康熙的御坐旁边，还特意为侍卫们摆了两桌。可是人虽多，却都规规矩矩，鸦雀无声。康熙看出来，有他在，众人是没法畅怀的，便有意缓和气氛，对坐在身边的太子说：“这次，你的差使办得不错，虽然是老十三在户部，可是有你和老四督阵，办得有模有样，不像以往那样疲沓、松软，朕心里很高兴。” 澈初难得受到父皇的称赞，心中一阵激动，连忙站起来躬身说道：“儿臣有何德何能敢受皇阿玛如此夸赞。此次办差上赖父皇主持，下仗四弟、十三弟辛苦，才得以建功。”

康熙听太子这话说得规矩，十分高兴，说道：“哦，你不必太谦虚了。朕一向是有功奖功，有错罚错的。来人，传旨御膳房，抬一桌酒席送到毓庆宫赏给太子妃。”

皇上赐宴太子妃，这可是天大的荣耀，太子胤初连忙出席离座，叩头谢恩，就在这时，十阿哥胤禛我一摇三晃地走进了御花园。

八闹御宴胤禛我要刁蛮究往事皇上吐真言

八月十五，康熙在御花园设宴大会六宫，全家团聚。可是老十胤禛我却姗姗来迟，他大大咧咧地向皇上行了礼，就坐在一边吃酒去了。这个老十，性情粗鲁莽撞，什么事都敢干，什么话都敢说。可是就因为他是皇子中惟的一个粗汉子，康熙对他非但不怪，反倒有点特殊的喜爱。今儿个他虽然来晚了，脸上却没有一点儿惭愧之色。康熙偏着脸瞧着这个放荡不羁的十阿哥，笑着问道：“胤禛我，你怎么来晚了？”

胤禛我放下酒杯起身回答：“回皇阿玛的话。儿臣家里遭了强盗，在来宫的路上又看见街上到处都摆着地摊，摊上卖的全是几个阿哥家里的东西。

儿臣觉得希罕，仔细看了一阵，所以来晚了。”

康熙听了有些莫名其妙，忙问：“什么，你家遭了强盗，别的阿哥为什么要卖东西呢？”

老十话中有话地说：“父皇不知，他们也都是让强盗给逼的。”

没等康熙说话，老十三胤祥可坐不住了。他“噌”地一下站了起来，气乎乎地走到胤禛我面前说：“十哥，请你把话说清楚。清平世界，朗朗乾坤，谁敢上你府上抢劫，谁又敢威逼众位阿哥？！”

老十哪把胤祥看在眼里啊，他正想找茬儿呢，便阴阳怪气地说：“嘿嘿，真是做贼心虚呀，怎么，十三弟不信吗？你现在就上我府里去瞧瞧，那里已经是家徒四壁了。你那几位嫂子正在家里哭呢！哼；同样是皇子，有人在这儿陪着父皇吃酒赏月，快乐逍遥，有的却被逼得走投无路，变卖家产。还说我来晚了，我能来就算有孝心了。”

太子胤初听老十越说越不像话，就要出面制止。老四胤禛也怕十三弟性情耿直吃了亏，想站出来劝解。可是他俩一瞧皇上那变得严厉而阴沉的脸色，都吓了一跳，坐下没敢动。

十三阿哥胤祥怎么能忍下这口气呢？他气冲冲地说：“好啊！十阿哥，今天咱们当着父皇的面把话说清楚。别人欠债还钱，你为什么不还？我老十三奉旨办差，哪一点儿做得不对？”老十也火儿了，“什么，什么？你还要和我说清楚，呸！你配吗？一个淫妇生下的贱种，也敢和我说这种话。”胤禛我说着，“啪”的一掌，扇在胤祥的脸上。胤祥勃然大怒，抡起胳膊，也照样回敬胤禛我一个漏风巴掌。俩人谁也不服谁，干脆抱在一起在地下滚了起来，打得难解难分。众阿哥纷纷走上前来，有的真拉，有的假劝，有的干脆站在一边看热闹。侍卫、太监们见两位皇子竟然大闹宴席、出手打架，扎撒着手不敢上前。嫔妃、宫人和年幼的阿哥们更是吓得齐哭乱叫，闹成了一团。康熙皇上这回可真生气了。好好的一顿节日家宴，竟让这两个混蛋儿子给搅了，他能不发火吗？只见他“啪”的将桌子一拍，怒声喝道：“都不许管，退到一边，让他们俩打！打呀，使劲儿打呀，往死里打！”

众人见皇上震怒，都不言声地退到旁边。他们都知道康熙的脾气，从来是治家严谨，对皇亲比对大臣严，对皇子比对皇亲严；皇子们谁不怕这位老皇帝呀！正在打着的哥儿俩也不敢打了，从地上爬起来，一边拍着身上的泥土，一边恶狠狠地盯着对方。突然，胤祥紧走两步，扑通一下跪在康熙身边泣声说道：“父皇，儿臣不想活了，活着也是没意思。儿臣只求父皇说一句话，儿臣的生母是不是贱婢淫妇，儿臣我，我是不是野种？知道了这些，儿臣我死而无憾！”

康熙脸色铁青，却说不出话来。阿秀的事儿能是一句话说清的吗？过了好大一会儿他才说：“老十三，你起来，朕今日郑重宣告，你的母亲是蒙古土谢图汗王的公主。她出身高贵，一生正派，深得朕的信任和喜爱。只因她命交华盖，多灾多难，才自愿舍身向佛，出家为尼的。从今之后，谁再糟践你的母亲，就是对朕的大不敬，朕决不饶他。老十，你滚过来！”

十阿哥胤禛我慢吞吞地来到康熙面前跪下，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康熙怒声道：“今儿个，你是诚心要气朕，还是有什么用意？说！”

胤禛我早就揣摸透康熙的脾气了。你越是熊，他越生气，你越硬，他越喜欢你。听康熙问话他把脖子一梗，顶上了：“回皇阿玛的话，儿臣不孝，惹父皇生气，可儿臣是被人逼急了才这样做的。大家一样是皇子，为什么有

人当债主，有人当债户。外边的官员已经被逼死了十三个，儿臣不愿当这第十四个，这才忍不住说话的。皇阿玛圣明，历朝历代哪有这么不近人情的，哪有这样兄弟相逼的，哪有把皇亲国戚逼得破产还债的？老十三仗着太子的势力这样胡作非为，父皇就是杀了我我也不服！”

外宫中有人因还不起债怕朝廷处分，上吊自杀的确有其人，康熙也早就知道了。可他没想到，为还债，自己的儿子们也在变卖家产，这种情形使他觉得一阵心疼。可是转念又一想，清理国库是改革弊政、整饬吏治的大事，好不容易做到现在这模样，只要自己稍一松口，只要是在儿子身上开一条生路，就得前功尽弃，再想重头做起也不可能了。所以，康熙只有狠下心来堵住这个缺口。想到这儿他说：“好啊胤禛我，说得好，说得真好！你知不知道清理国库积欠是朕的旨意，朕的决策？你把清理积欠看做是强盗行为，这不是公然辱骂朕吗？嗯！你生在皇家，吃着朝廷的俸禄，养尊处优，却不好好读书上进。为什么别的皇子不借钱，你偏要借钱？为什么别人能还，你就不能还？今天朕率六宫和众皇子合家团聚，共庆中秋，你姗姗来迟已经是不恭了，还要无理耍赖，欺凌皇弟，辱骂朕躬。你你你，你心目中还有朕这个父皇吗，还有大清社稷、祖宗的家法吗？朕再说一句，清理国库积欠是朕的旨意，太子、老四和老十三干得好，干得对。谁敢不服，谁敢违抗，朕决不轻饶！来人。”

太监李德全，侍卫德楞泰等人应声而出：“奴才在。”

“把胤禛我这个不懂规矩的混账东西押到宗人府，重打十棍，拘押三天。”

“扎！”

李德全向两名小太监递了个眼神，两人走上前来，架起跪在地上的十阿哥胤禛我说了声：“十爷，请吧！”

一场好好的家宴，就这样不欢而散了。

为了十阿哥胤禛我的事儿，皇上康熙气得一夜没有睡好。次日清晨起来，只觉得头昏脑涨，心绪不宁。总管太监李德全见皇上起身了，连忙进来请安。康熙问他：“李德全，你去见过胤禛我了吗？他说了些什么？”

“回万岁爷，奴才一早就去看十爷了。奴才去的时候，太医正在给他敷棒疮药。十爷哭得很伤心，也懊悔得不行。十爷说，昨晚他不该犯混，搅了老爷子的御宴，要是把万岁爷气出病来，他这做儿子的，就是千刀万剐也不能赎罪了。十爷让奴才劝劝主子，瞧着主子爷高兴呢，给他递个话，请万岁爷准他进宫给主子爷赔罪、请安。”

康熙心如明镜，冷笑一声说：“罢了。我不希罕他给朕雨后送伞，献这份假殷勤。嗯……今天早上有人请见吗？”

“回主子，魏东亭大人进京了，在西华门外递牌子请见主子呢！”

一听说魏东亭来了，康熙立刻转忧为喜，一迭连声地吩咐：“啊？虎臣来了！快，快传他进来。”

“扎！”

老侍卫魏东亭颤颤巍巍地走进来了。他如今已是年近古稀又体弱多病，当年在皇上跟前当一等待卫时那拔山扛鼎，慷慨悲歌的豪迈气魄早已荡然无存了。进了养心殿，魏东亭伏地叩首：“老奴才魏东亭恭请主子金安。”

康熙见魏东亭皓首白髯、老态龙钟的样子，不觉一阵心疼。连忙说：“快，起来，起来。赐座，看茶。虎臣哪，你这个老货，这么多日子也不来看朕，是不是又病了？叫朕好想念哪！去年听说你得了疟疾，朕赐给你的金

鸡纳霜丸你用了吗？要不要再赐一些？”

魏东亭激动得老泪纵横：“回主子的话。主子赐的药奴才用了，十分见效，还没用完呢，奴才珍藏着等再犯病的时候用。唉，这药是海外进贡的，皇上得之不易，贵重得很哪，奴才不敢把它糟践了。奴才快七十岁了，还指望托主子的福，多活几年呢！”

康熙动情地说：“哎，你这话说得糊涂。你是朕的奶哥，又是从朕登基开始就在朕身边的侍卫，朕待你和别人怎能一样呢？唉，时光真快，一转眼四十五年了。当年的辅政大臣，上书房大臣们，死的死了，坏事的，贬官圈禁了。总之，结局好的少，坏的多。如今，就剩下了你、穆子煦和武丹几个老侍卫了。你们得善自珍重，多活几年，为朕保个好名声。”

“主子爷说得何尝不是呢！前些日子听说熊赐履也作古了，主子身边的老人儿越来越少了。不过，‘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该是下一代出力的时候了。奴才这次进京叩见万岁，是想在主子面前讨个老面子，为方苞求个情。这方苞是个有名的才干，虽说搅到戴名世的案子里了，可是方苞一死，桐城派的文坛便会一蹶不振，未免可惜了的。”

康熙思忖了一会儿，宽容地说：“哦——这事难得你惦记着。四阿哥和八阿哥也都替方苞说情。朕已经把方苞赦免了。嗯——你到底是朕的老臣，知道在太平盛世要珍惜人才的道理。杀人可不是闹着玩的，头砍下来可就再安不上去了。像这样的事，上书房理应拿出条陈来。可是他们一个个装聋作哑，故意不吭声，非要朕亲自过问、亲自处置。唉，朕也老了，精力不济了，事情不分巨细事事操心，可怎么得了哇。”

康熙这话说得非常体己，非常和善。魏东亭只觉得一股暖流涌上心头，皇上待他确实不同别人哪！他正要答话，却见康熙挥手斥退了太监，小声说：“东亭，朕要问你一件事。当年，朕第一次南巡时，杨起隆在南京架起了红衣大炮，想要炸死朕。这件案子是你和穆子煦办的。当时，听说太子和四阿哥胤禛赏给你们俩一些礼物。赏的什么，为什么要赏？你要对朕说实话。”

康熙突然提出这件事来，话说得平平和平，既没有责问的语气，更没有怪罪的意思，可是魏东亭却吓出了一身冷汗。他做梦也想不到事情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康熙会突然提出这件事，他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看过本书第三卷的人大概都还记得，那年康熙南巡，派穆子煦到江南和魏东亭一起秘密安排。他们俩在清查假朱三太子杨起隆的案件时，涉及到江南总督葛礼。查抄葛礼府第的时候，又发现了葛礼和索额图之间来往密信。就在这时，魏东亭、穆子煦同时收到了以太子和四阿哥名义送的礼物：一柄如意和一件卧龙袋。他们俩闹不准这里面有什么内幕，只将杨起隆正法，却放过了葛礼和索额图，也瞒下了这件事。后来，葛礼被四爷的门下年羹尧杀死，索额图也遭到了圈禁。魏东亭以为这件事神不知鬼不觉，永远也不会败露了。今天，在猝不及防之下，皇上突然问起来，魏东亭认也好，不认也罢，都是欺君之罪，都是杀头灭族之罪呀！饶是魏东亭一向胆大心细，饶是他一向深得康熙的绝对信任，事到临头，他也不知如何回答了。

就在魏东亭这一愣神之间，精明过人的康熙已经从魏东亭那变貌变色、手足无措的举止中看出，这件事是千真万确不容置疑了。便说：“虎臣，你不要怕，此事朕早就知道了，只是想让你证实一下太子当时陷得有多深。你大概没想过，事情已经出了，捂是捂不住的，捂到最后倒霉的只能是你自己。”

魏东亭在皇上身边侍候了多年，康熙的脾气。性情他还能不知道吗？

事情到了这一步，如果他再有半句假话，立刻就会招来泼天大祸！所以他不敢隐瞒了，赶紧跪下说道：“回主子，今天若不是万岁亲口问奴才，奴才粉身碎骨也不敢暴露此事。当年太子和四爷确实是赏给奴才一柄如意，赏了穆子煦一个卧龙袋。为什么要赏奴才也不知道，只模模糊糊地觉得葛礼的案子涉及索额图，也就连着太子，所以奴才等只得匆匆结案。二十多年了，这件事成了奴才剜不掉、也放不下的一块心病。依奴才愚见，当年太子十一岁，四爷才七岁，绝不会自己干这样的大事，恐怕是索额图假冒太子和四爷的名义干的。主子圣明，自能看出其中的缘故。不过，不管怎么说奴才都有欺君之罪，请主子降旨处死。”说完趴在地上叩头出血，泪流不止。

康熙听了，没有立刻说话。他站起身来，在殿内走来走去。魏东亭知道，皇上正在紧张地思考之中。他不敢抬头，更不敢说话。过了好大一会儿，才听康熙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唉！这就对了，这就对了。东亭啊，你起来吧。事情已过去二十多年了，朕还治你们什么罪呢？你说得有道理，索额图确实是个主谋，太子也向朕说清了这件事。他说，他当时并不懂得索额图的真实用意，这和你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太子当时毕竟还小嘛。可是他们瞒着朕办这样的事儿，朕是不能容忍的！虎臣哪，你应该知道，自古以来皇家骨肉是最难成全的。李世民千古英主，也免不了兄弟残杀。赵匡胤开宋朝一代江山，临死时烛光斧影死了个不明不白。朕不能不防，不能不小心哪！太子和皇阿哥还有你们这些近侍大臣，只要不是心怀叵测、暗算朕躬，其他什么事儿朕都能包容。你对朕忠心耿耿，朕心里是清楚的。今天不过随便问问，你不要多心疑惧，好好地颐养天年吧！”

魏东亭一边听一边品味着康熙的话。皇上虽然不想再追究这二十多年前的旧账了，可是对太子还是不放心哪！如今，皇上春秋已高，太子和阿哥间的争斗，已经愈演愈烈。这件事上，他魏东亭又怎敢说话呢？只好伏地磕头，规规矩矩地答应一声：“扎。奴才明白。”

九八阿哥算命窥皇位施世纶升官谈忧情

康熙皇帝在一怒之下命人责打了十阿哥胤祹我。别看上上下下都装得挺像那么回事，打的打了，挨的挨了，胤祹我呼天抢地号啕大哭，又是叫苦、叫疼，又是后悔认罪，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儿。行刑的宗人府太监全是老八的门下。不用老八交代，也不用花一个子儿，把厚厚的鸡毛垫子往屁股上一盖，棍子再打出点头儿，在地上的方砖上一弹，根本就打不到身上。所以，老皇上康熙的气儿还没消呢，十阿哥胤祹我可就活跃起来了。他要办的第一

件事就是请那位江湖道士张德明给八哥算命。这件事，胤禛我撺掇八哥好多次了，老八都没答应。为什么呢？他处事十分谨慎，他知道这事的深浅。自己身为皇子，富贵已极，除了算算将来能不能当皇上，别的还有什么可算的？现在父皇健在，太子早就立了，你再去算自己能不能当皇上，是要篡位谋反怎么着？这事儿如果被父皇知道可不是闹着玩的。可是，老八心里也清楚，太子懦弱无能，待人刻薄寡恩，父皇对他并不十分满意。而自己呢，却善于笼络大臣，邀买人心，在朝中很有人缘。说不定哪天太子一倒霉，这储君还真有我的份儿呢！都说这位牛鼻子老道张德明的卦很准，让他给算一下有没有位登九五的福分，心里有个底儿，也好见机行事嘛。老八胤禛有了这个念头，老十再烧上一把底火儿，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为了不走露风声，这事儿老八办得十分机密。今天晚上，他把张德明请到八爷府里为他看相算命，除了老九、老十之外，就是门下的户部官员王鸿绪、明珠的儿子揆叙，还有那个把张德明带进京来的任伯安，其余的一概不请。

这个张德明牛皮吹得很大，自称是明朝永乐年间的人，已经三百来岁了。说他自幼披发入山学道，深得道教的精髓，简直是无所不能，无所不会，看相、算命，小菜一碟儿。天黑之后，由王鸿绪陪同，张德明迈着方步，来到了八爷胤禛的府上。家人通报之后，管家把这位张神仙领到了八爷的书房。

张德明手摇折扇儿，走进房来，对在座的阿哥、大臣们随随便便地作了一揖，便大大咧咧、旁若无人地坐下了：“唉，贫道一念之差，下武当步入凡尘，不料却惹出了这么多的麻烦，今天这里请，明天那里邀，不得一刻安宁。今日在座的都是贵人，请高抬贵手放我一马。”

众人见这张德明一进门儿就吹，正不知该如何回答呢，房外传来了一阵杂沓的脚步声。王鸿绪说：“张神仙，想必是八爷来了。”话音没落，一群家奴已经走了进来。一色的青衣小帽，一样的布袜布鞋，年纪都在二十六七岁之间，脸盘、模样、个头、作派不差分毫，进来之后，不行礼、不说话，都齐刷刷地站在中间。揆叙连忙起身，快步走到张德明面前，深深一躬说：“仙长，八爷就在这群人里头呢，请仙长过来见礼。”

啊？！这不是在试探张德明吗？嗯，还是八爷精明，要想从这十几个一模一样的人里认出从没见过面的八爷来，可得有点真本事。诧异的、好奇的、等着看笑话的、端坐不动若无其事的，什么样的表情都有，眼睛都盯着张德明，看这位号称“神仙”的老道怎么处置。

张德明开始时也是一愣，啊？！怎么这位八爷一上来就是这一手！但他毕竟是久闯江湖的人，见多识广，只是不屑地冷冷一笑说：“哦，今儿个王鸿绪去请贫道，说是八爷要见我。贫道素闻八爷心地宽广，喜纳天下豪杰之士。岂知今日一来却大失所望，原来八爷有意慢客。哼，贫道出家之人，一不贪恋富贵，二不希图做官，任你是王公贵介，我有何求哉？既然八爷如此，休怪贫道放肆。告辞了！”说完，“啪”的把折扇一合，站起身来就要走。

老九胤禔唐见张德明拿腔作势，心中不痛快，手一抬把张德明给拦住了：“慢！八爷并未下令送客，你怎么能走呢？常言说，侯门深似海，你想走恐怕不那么容易吧？是不是认不出八爷来，怕丢了你张神仙的面子，才故意要走的呀？”

张德明纵声大笑：“哈哈……九爷，贫道幼年冲犯了岁星，所以舍弃千金之家，披发入山，访明师于武当，窥道教之精妙，如今已三百年矣！上

通天宫，下达人情，贫道无所不晓。慢说八爷今日杂处于仆人之中，就是在叫花子堆里，贫道也一样能认得出来。贵人自有贵相，八爷更非一般贵人，他所到之处紫光白气护顶，岂同凡人。”说到这儿，老道士走上前去，一把将八阿哥胤禩从仆人群中拉了出来，不无得意地说：“请问各位，这可是八爷？如果贫道认错了，请九爷、十爷剝掉我的眼珠子。”说完放开了手，向八爷深施一礼说：“贫道冒犯了八爷，还望多多恕罪。告辞了！”一边说，一边转身向外走去。

八阿哥胤禩见老道露了这一手，不禁暗自佩服。他走上前去，拦住了张德明说：“仙长请留步。胤禩适才所为有点儿孟浪了。可是前些年，大阿哥上了江湖术士的当，差点儿出了大事儿，因此，我不得不出此下策，还望仙长不要怪罪。来来来，请坐下吃茶，咱们好好叙谈叙谈。”

“哎，八爷言重了。您身为贵人，占着星位呢，我岂敢怪罪于您。贫道执意要走，乃是怕言语之间泄露了天机，违犯了天条，恐怕难逃天罚呀！”

好嘛，这牛鼻子老道一招得手又吹上了。可是这会儿，众人都被他镇住了，谁敢不恭敬肃然呢？王鸿绪是领张德明来的，见冷了场忙出来说话：

“仙长，学生有一事请教。这一群仆人，外貌相似，装扮一致，年龄嘛，也不相上下。仙长说，八爷头上有紫光白气笼罩，何以我等看不出来呢？”

张德明微微一笑说：“王大人，恕贫道直言。您虽是京官，也深受八爷器重，可你毕竟是肉眼凡胎呀！在座的人，都有命气。这十几位仆人虽然与八爷穿戴一样，头上却是污浊黑沉之气。九爷、十爷呢，天皇贵胃，头上紫气流光。全屋的人，只有你王大人和八爷头上是白气。”

王鸿绪吓了一跳：“什么，什么，我和八爷一样头上有白气？”

“哈哈……有，真有。不过你和八爷差远了。你头上的白气是文曲星的太白之气，只配当个读书士子罢了。八爷的气，白气融于紫光之中，郁郁不绝，如丝如缕，流光溢彩，令人目眩。与九爷、十爷从皇宫中带出来的紫气大不相同。嗯——这就怪了，怪，真怪呀！”

老八胤禩听到这里，不觉心中怦然一动。他挥手屏退了仆役、家丁、丫头，向张德明沉稳地一笑问道：“请教先生，我和九弟、十弟同是皇子，何以不同呢？”

张德明莫测高深地一笑说：“古人云，龙生九种，种种有别。既然有别，命气当然就不相同了。贫道断言，八爷若能封王，您头上的命气就是天子之气！”

一言既出，四座惊愕。揆叙小心翼翼地说：“仙长，请慎言。这话如果传了出去，可是要祸灭九族的啊！”

张德明不屑地冷冷一笑说：“嘿嘿嘿……贫道三百岁了，哪还有什么九族呢？我刚才说得很清楚，八爷若有缘封王，就有天子之分。请问，王上加白是个什么字？”

八阿哥胤禩坐不住了。命里能当皇上，他能不激动吗？可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这老道张口说出来，万一隔墙有耳，那可了不得呀！想到这儿，他“咄”的把桌子一拍，怒声喝道：“住口！今日我兄弟几位将你这老道请来，无非是闲话消遣而已。你竟敢信口雌黄，出此狂言？如今圣明天子在位，皇太子辅佐朝政，父慈子孝，君严臣恭；太子贤德仁厚，天下皆知，你难道要离间皇室吗？哼，别以为你自称神仙，我有皇上御赐的三尺龙泉，不信砍不下你的脑袋！”

这样的话，这样的场面，张德明见得多了。他站起身来，心平气和地说：“好好好，八爷说得好。我不是神仙，只不过一普通道士罢了，我的脑袋当然是能砍掉的。今天贫道浪言无忌，不过是和八爷有点缘分。”张德明说着，走到屋外，借了侍卫的一柄剑来，递给九阿哥说：“九爷，请将贫道的这把扇子砍断。”

老九迷迷糊糊地接过剑来，怔怔地看着张德明。张德明连声催促着：“哎，九爷，你怕什么，不就是一把扇子吗？砍哪！”

老九对着张德明手中的折扇，轻轻将剑一挥，那扇子立时断成了两截。众人看了十分纳闷儿，这，这是干什么呢？

张德明神秘地一笑说：“八爷，您的扇子在袖子里装着呢，请取出来吧。”

八阿哥疑惑不解地取出了扇子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啊？！怎么这柄扇子也断了？！他还没有醒过神儿来，张德明已经泰然自若地坐在椅子上了：“哈哈哈哈哈……八爷，看来我老道这颗脑袋，您一时半刻还砍不了啊！”

老十还从没见过这希罕呢。他笑着走上前来说：“哎，我说张神仙，你这脾气倒和十爷我对上了。刚才八哥不过是给你开个玩笑，试试你的胆子，你可别当真啊。”

老九也上来凑热闹说：“好好好，十弟说得好。今儿咱哥儿们玩儿得痛快，老张给咱送的这可是佳音啊！真是美不可言！”

老八胤禩像喝醉了酒似的，颓然坐在椅子上。这消息太突然、太让人不敢相信了。他不安地说：“九弟、十弟，你，你们要慎言、慎行。要知道，一失足成千古恨哪！”

张德明却不理睬八爷，只顾兴奋地说：“好，九爷说得真好。既然今晚是游戏，那我老道就对九爷说的两个字，试拆一下，供大家一笑。先说这个‘佳’字。乃一人执圭之象；再说‘美’字，美拆开了是八王大。天意，真是天意呀！八爷，您也不必为老道我的一番戏言而忧心忡忡。我没叫你去谋逆夺官，更没挑唆你去夺嫡自立，不过略示天象，让你随遇而安，静观待变而已。假如你自个儿信心不足、疑神疑鬼的，恐怕就要多一层磨难了。”

八阿哥不言声了。他内心十分激动，表面上却镇静自若。他城府极深，不像老九那样说话没有一点遮拦，更不像老十那样狂妄、粗莽。他心中一直在琢磨着张德明的预言，也一直在想着如何才能实现这个预言。但他不说话，谁又能猜到他心里去呢？等大伙乱哄哄地吵过之后，他才安详地开口了：“诸位，今晚之事不过游戏而已，不要当真，更不要说出去。张先生，京西白云观缺一位道长，明儿个我奏明皇上，请你去主持这天下第一观吧。”

十阿哥因欠债不还，被皇上打了棍子，又囚禁了三天。最后，还是老八替他还了银子才算过了关。消息传出，举国震惊。皇上这回可是来真格的了，皇子尚且不饶，官员们哪敢抗旨不遵啊。十三阿哥胤祥和施世纶他们见皇上雷厉风行，胆气更壮了，索性放开手脚地干了起来。无论京官、外官，凡是欠了国库银子的，不管成千上万也好，十两八钱也罢，一律限期清还。这一下可热闹了，上自阿哥、下至官员，没有不骂施世纶的，可也没人敢违抗的。到了康熙四十八年春天，有三千八百万两银子回归国库。康熙高兴了，下旨提升施世纶为户部尚书。这天。圣旨一下，施世纶就赶往十三爷府去见胤祥。正巧四爷胤禛也在这儿。胤祥刚开府赐第不久，没有家眷，身边只有一个通房大丫头，还是前年三阿哥送的。这个丫头，聪明伶俐，侍候十三阿

哥也十分周到。因为她眉心正中有一颗紫色的痣子，胤祥给她取名叫紫姑。施世纶这两三年在户部办差，十三爷府他是常来常往，紫姑也不避嫌，请安之后便献上茶来。胤祥笑着说：

“老施啊，我正要去给你贺喜呢，你这位新任户部尚书倒先来了。”

“十三爷，您取笑了。有什么可贺的？不瞒十三爷，我把棺材都预备下了。自古以来，凡是改革吏治的都没有好下场。唉，刻薄尚书不好当啊！”刚说到这儿，四爷胤禛拦住了施世纶的话头说：“不好当归不好当，小人咬，咱们不怕。好了，不说这些了。今天是你荣升之喜，四爷我送你一样东西。”胤禛说着，拿出了一副水晶磨成的近视眼镜来：“喏，这个给你，看字，瞧人什么的，比举着你那个玻璃片儿省劲点儿。”

施世纶接过来一戴，果然周围一片清晰、光亮。连忙起身施礼说：“谢四爷赏，谢四爷惦记着下官。”

胤禛摆摆手说：“哎，谢什么，这点儿小玩意儿算得了什么。老施呀。你今天来有什么事儿吧？”

施世纶欠身回答：“回四爷，太子传下令旨，说追交欠款的事，既然已经做到这样，该见好就收了。太子想把陈嘉猷和朱天保要回毓庆宫去。奴才想，如今外官里头还有一千多万两银子没追回来，这事儿不能半途而废呀。朱天保和陈嘉猷都很得力，是不是请二位爷跟太子说一下，让朱、陈二人再晚些时回去。如今外边风言风语还是不少的。”

四爷有些吃惊地问：“啊，都说了些什么？”

“回四爷，一是说阿哥们的。大家都奇怪，八爷除了自己还债之外，还替九爷、十爷、十四爷垫付了欠款，总数是一百多万两。他也是阿哥，哪来的这么多钱？二嘛，外官们欠债的只剩下二三十人了，可是又都在观望着，不说还也不说不还，说什么‘傻子过年，看隔壁’。奴才不懂，他们是在看什么呢？”

老十三胤祥聪明，早想到这一层了，他接过话茬儿说：“老施，你别说，我知道他们是在看谁了。四哥，你说呢？”

胤禛深深地皱着眉头说：“嗯，对对对，他们是在看魏东亭！”

十儒太子避祸推责任勇胤祥御前受皇封

施世纶升了户部尚书，来见四阿哥和十三阿哥，说起外官中还有二三十人欠账不还的事。胤禛和胤祥马上明白了，他们之所以不还钱都是在看着魏东亭、武丹和穆子煦这三个功高位显的老臣。

胤禛深深地皱着眉头说：“魏东亭既是皇上的奶哥，又是老侍卫，封了侯爵，掌管四省海关。可是魏东亭这人我知道，他办事一向谨慎小心，从不肯做一点苟且之事，所以，深得皇上的信任。他欠的钱数目确实不小。不过，那不是他自己用的，那是皇上几次南巡住在他家里时花的。现在要魏东亭来还，他如何还得起？可这话魏东亭自己又怎么说得出口？话又说回来了，魏东亭要是不还账，外官们的欠债，又如何去清？唉，事情追到这一步，是有点儿难办了。”

施世纶一听这话，傻了。好嘛，清来清去，清到皇上那儿去了。别人都好说，皇上的头是好剃的吗？谁敢向他要债呢？

就在这时，太子胤礽来了。他看见施世纶也在这儿，满肚子的不高兴。心想：哼，刚升官，就跑到十三爷府上来了，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太子吗？心里这么想，当着两位弟弟的面儿，也不好发作，只是沉着脸问：“施世纶，听说你不让陈嘉猷和朱天保俩人回太子宫，为什么？”

施世纶拿眼一瞟，哟！太子脸色不善。连忙起身说道：“回太子的话，臣不敢违抗太子的令旨。只是原先太子爷说过，清理欠款的事，要一清到底，不能半途而废。如今，还有几十名外官没清，是不是……”

太子没容他把话说完就打断了他：“别说了。我昨儿不是告诉你了，要见好就收，如今，五千万的亏空已经要回了三四千万，稳住这点儿库存就算不错了。剩余没还欠款的人都有难处，逼得紧了，要出事的，你懂吗？朱天保他们本来就是毓庆宫的人，跟着你们折腾了三年了，也该回去了。”

胤禛知道，光凭施世纶是不敢和太子硬顶的，便出来打圆场：“太子，清理国库积欠好比是推车上山，眼看快到坡顶了，一松劲儿就会滑到山下去，现在可不能釜底抽薪哪！”

太子见老四出了面，只好缓和了一下口气说：“唉，老四啊，你怎么也糊涂了呢？我刚从养心殿来，父皇让我看了魏东亭的折子，说他家里只剩下百十两银子了，求皇上宽限。听说外官中因还不起债已经死了三十六人。如果咱们把魏东亭、穆子煦他们几位老侍卫逼死一两个，你怎么交待呢？”

胤禛心里一沉：“那父皇是怎么说的？”

“嗨！他老人家倒也没说，只是脸色阴沉得可怕，我也没敢往下问。算了，你们按我的话办吧，见好就收。”

胤禛沉思了一下说：“哟——不，太子，不能这样做。现在稀里糊涂地了结了账目，那还了钱的人必定觉着吃了亏，不是重新借钱，就是使劲儿刮地皮，要不了几年，还得把国库倒腾空了。”太子有点不高兴了：“瞧你说的，他刮地皮，我就清吏治，杀了他们！”

胤祥在一旁听得早不耐烦了，接口说：“太子，话不能这样说。追还积欠尚且半途而废，难道清理吏治就那么好办吗？”

“那，那，那你们说怎么办？”

胤祥把脖子一挺说：“好办，按皇上原来的旨意，一清到底。实在还不了的，像魏东亭这样的，皇上会替他们说话的，用不着我们操心。”

太子一听这话就火儿了：“好好好，老十三，真有你的。那好吧，就按

你说的办，朱天保、陈嘉猷我不要了。不过，咱们把话说到头里，干好了，是你们的功劳；干不好，你们也别攀扯我，这总行了吧。哼！我早说过，这差事不该接，你们就是不听。好，我再说一遍，从今往后，这事儿我不管了。”太子说完，站起身来，拂袖而去。

他一走，可把胤禛、胤祥和施世纶给难住了。清理国库积欠的差事办到最吃力、最关键的时刻，太子突然甩手不管了。胤祥满肚子的不痛快，气乎乎地说：“四哥，你瞧，太子怎么能这样做呢，撂下这两句话就撒手不管了？”

四阿哥胤禛没有说话。对太子，他是太了解了。这个人一贯瞻前顾后，想吃羊肉又怕膻，心里一点主意没有，最容易动摇。事办好了，他有功；办砸了，他又不肯为下边担责任。可是眼下当着施世纶的面，这些话他又不能说出来。思忖了好大一会儿才慢吞吞地说：

“十三弟，你不要责怪太子，也不要再拉扯他了，他也有难处啊。这样吧，你和老施只管放心大胆地去做，出了事我顶着。”

胤祥心中一阵感动。唉，瞧四哥！要是让四哥当太子该多好啊！可是这话他也不敢说，只是笑了笑说：“四哥，哪能让你担责任呢，户部里的事，我是正儿八经的钦差。从今儿起老施只管按我的意思去办差。四哥你也回避着点儿，不要啥事都过问，我老十三光棍一条，什么都不怕。咱们得防着点儿，不能让人家给一勺烩了。”

施世纶在一旁听这哥儿俩说得凄惨，心中早已冰凉了。看来，户部的事办不出什么结果来，再坐下去有什么意思呢？于是站起身来说：“四爷。十三爷，下官告辞了。”

胤祥见施世纶要走，却突然端起了架子，大声说：“施世纶，你立刻回户部，以我钦差大臣十三爷的名义，明发部谕，提调各省布政使以上欠了账的大臣，让他们必须在一个月内到京听训。我要向他们当面讨债。哎，你还发什么愣？还不按我的意思办差去！”

“嗯？啊，扎！”

胤禛见施世纶出去了，才回过头来对胤祥说：“十三弟，刚才老施在这儿，我不便驳你，你的话不对呀。这么多的豺狼虎豹在咬我们，你一个人能顶得住吗？”

老十三满不在乎地说：“四哥，你别说了，顶得住要顶，顶不住也要顶。现在形势变了，太子大概在皇上那里闻到了什么味儿，他就要舍车马保将帅了。何必让人家一窝端了呢？反正我是个破罐子，随便他们怎么作践。你和我不同，要是也搭进去，可就太亏了。”

胤祥这话说得十分诚恳，十分仗义。胤禛听了很受感动，深情地说：“十三弟，也许我们把事儿看得太严重了。魏东亭、穆子煦他们深受皇上信任，到了关键时刻，皇上会替他们把钱垫出来的。可怕的不是他们俩，倒是太子。他这样釜底抽薪，那帮恨我们的人还不得把咱哥儿俩吃了。所以，你刚才说的，我只能心领不能实受，咱哥俩儿不能分开呀！”

“四哥，你不要挂念我。我从小就受人作践，可是，我哪一次服软了？你和我不同，皇阿玛看重你。说句心里话，万一出了事儿，大不了把我圈禁了。可是，要把你也牵连进去，谁来疼我这没娘的孩子呢？”胤祥说到痛心之处，不由得泪流满面。

胤禛连忙上前劝解：“十三弟，瞧你！老大不小的了，怎么像小孩子一

佯，哭什么呢？车到山前自有路，咱们走着瞧吧。哎，刚才你说你是光棍一条，四哥我可动心了。十三弟，你跟我说实话，有意中人了么？要是有就告诉我，我替你在父皇面前说去。”

胤祥抹了一把眼泪破涕为笑：“四哥，还真叫你说着了。小弟我，我确实看上了一位姑娘。不过，她出身微贱，说出来，怕四哥笑话。”

“哦？是不是刚才来敬茶的那个丫头？”

“不是。她叫紫姑，我已经把她收房了。我说的是另外一个，我想把她娶过来做福晋的。”

四爷笑着说：“好啊。家庭贫寒倒没什么，是旗人还是汉人？”

“回四哥，她，她家是汉人。”

四爷脱口而出：“那可不行。满汉不通婚，何况你是皇子呢？”

“看看，我不说，四哥非要我说，我就知道说了你也不答应。哎，对了！四哥，这姑娘你也认识呀！”

胤祯有些奇怪：“什么，我也认识？谁，我怎么想不出呢？”

“咳！四哥，你忘了？就是，就是咱从桐城回来时，在那个刘八女的庄上泼了我一身洗澡水，后来又被我救了的那个阿兰啊！现在，她被带到京城来了，就住在谪仙楼。八哥还没收她们进府呢，要说现在正是时候。四哥，你就给小弟帮帮这个忙吧。”

这下胤祯可犯难了，他思忖了一会儿才说：“十三弟，不是我不肯帮忙，这事太难了，阿兰她已被老八收进戏班子，老人怎么想，阿兰变没变心，都很难说。何况阿兰是汉人，你要把她娶来做正房福晋，就违犯了祖宗家法，皇上那里也不好张口啊！”

胤祥听四哥这么一说，一腔火气冲了上来：“哼，办这事我也不是头一个。当年也有一个阿哥奉旨出京办差，谁知中了暑，流落在一家黑店里，幸亏被一个风尘女子救了。两人情投意合，私订终身，那女子也是汉人。事情败露出来，这位触犯了祖宗家法的阿哥被赦免了，可那女子却被绑在木桩上，活活地烧死了。那位阿哥经过这场变故，几乎疯了，好过来之后，却变成了一副铁石心肠……”

胤祥的话还没说完，胤祯已经控制不住自己了。他抡起巴掌，啪地一下打在胤祥的脸上，气乎乎地说：“你，你，你想刺我的心吗？”

胤祯为什么突然发这么大的火儿呢？原来，胤祥说的这件往事，正是四阿哥胤祯当年的一段经历。事情虽然已经过去十年了，可是每当胤祯想起来，就好像那熊熊的火焰在烧着自己的心，耳边又似乎听见那姑娘呼救的喊声。今天，胤祥当面揭出这件事来，真比拿刀子割他还难受，他能不动怒发火儿吗？胤祥挨了打却没有生气，他扑通一下跪在四哥面前说：

“四哥，小弟我急不择言，说到四哥的疼处，请四哥责罚。可是四哥，你愿意我也和你一样受这样的煎熬吗？”

胤祯刚才一时冲动打了胤祥，心中又懊悔又难过。他满含热泪将十三弟搀扶起来：“起来，十三弟，四哥不好，把你打疼了吧？唉，这事难办哪。这样吧，我先想个办法给阿兰抬了旗籍，咱们再商量下一步。如今，朝廷上下都瞅着咱哥俩呢，有人恨不得咱们今天就死，所以，这事不能办得太莽撞了啊！”

二十天之后，各省欠债的官员奉调陆续来京了。他们一进京城，就忙着拜阿哥、找门子、托人情、说好话，观望风声，打听消息。没有一个是打

算还钱的，都瞅着魏东亭、穆子煦和武丹这三大户呢！四月二十三，江南巡抚衙门八百里加急奏报进京，说魏东亭病情沉重，危在旦夕，不能奉诏。第二天，又接到江南巡抚的急报，穆子煦急病发作，已经身亡。

这两条消息传来，京城里立刻乱成了一团。谁不知道魏东亭、穆子煦俩人在康熙心中的分量啊。哼，为讨债，把这两位老侍卫给逼到这种地步，皇上能不发火吗？户部的王鸿绪，还有揆叙他们一伙，便乘机发难，串连京官们交章弹劾施世纶，说他违背天意民情，威逼大臣致死，下面官员不得不搜刮民财以清国债——这是逼良为娼。王鸿绪他们虽然不敢直接弹奏太子，也不敢说四爷。十三爷的不是，但事情明摆着，只要轰倒了施世纶，太子和这两位皇阿哥就没戏唱了。

胤祥接到这两份急报，心里也有点惊慌。但想想自己没做错什么，与其让别人扳倒，不如横下一条心来，破釜沉舟，一干到底。于是向施世纶交代了一下，便赶往大内去见太子。

太子一见胤祥就劈头盖脸地训斥上了：“看看，看看，怎么样？老十三哪，我怎么说你都不听。现在可好，闹出人命来了，你怎么向父皇交代呀？刚才我去了养心殿，父皇正和上书房大臣们商议给穆子煦拟谥号呢。唉！你可真会捅乱子。好了好了，你先回去吧，把户部官员叫齐了，过了午时听我的训示。”

听了太子的话，胤祥只觉得头昏耳鸣，却无言以对。他晕晕乎乎地出了毓庆宫，被冷风一吹，清醒了一些。心想，既然如此，干脆见皇上去，是杀是刚先闹个明白再说。他刚到乾清宫前的天街上，就碰上了四阿哥。胤祯见了胤祥，连忙问：“十三弟，去见父皇吗？我告诉你，不要害怕，也不要气馁。生老病死人之常情嘛，有什么了不得的，你千万别往自己身上揽。我刚从养心殿出来，武丹现在正陪皇上说话呢，他已经答应还账了。哎，对了，给你这个。”胤祯说着从身上掏出一张纸来。胤祥接过来一看，是一张由正黄旗旗主亲自签发的抬籍空白文书，已经加盖了内务府的大印。胤祥突然想起了阿兰的事，知道四哥已把替阿兰抬籍的事办好了。心中一阵感激。但在这里却不便多说，只深深一躬，便向养心殿走去。

康熙见十三阿哥进来行礼，并没有停止和武丹的谈话，只是淡淡地一挥手说：“哦，你来得正好，且站到一边去。武丹哪，虎臣病得那个样子，你路过南京时，为什么不去看看他呢？一想起虎臣的病，朕心里是一阵阵的恐惧呀！你瞧，穆子煦说走就走了，让朕心疼啊！”

听见这话。武丹激动得涕泪交流：“回主子爷，奴才疏忽了，再说藩司衙门催着奴才立刻进京，奴才也不敢在南京停留。”

康熙没有作声，他沉着脸想了好大一会儿，才突然笑着问胤祥：“哎，老十三，你是清理亏空的大总管，这事儿，你看该怎么办呢？”

胤祥胸有成竹，直言回奏：“回皇阿玛，依儿臣愚见，账，恐怕还是要还的。魏东亭、穆子煦和武丹三位老臣德高望重，深得圣眷。但惟其如此，更应为百官群臣做个榜样，带个好头，以成全皇上至明之心。如果他们实在力不从心，也应订出还债的日期，以杜绝小人之口。将来皇上若想宽容他们，那恩自上出，群臣也不会说什么。儿臣这点小见识，求父皇圣裁。”

康熙开怀大笑“哈哈……这是你的见识呢，还是老四的见识呢？张廷玉、马齐，你们听见了吧，这和刚才老四说的，不是同出一辙吗？”

马齐连忙躬身回答：“回圣上，四阿哥和十三阿哥说得都是正理。不过，

眼下百官沸腾，交章弹劾施世纶，这局面也真难应付。奴才以为，追还欠债的事可否暂缓进行。”

胤祥一听这话急了，忙说：“不不不，父皇，此事万万不可暂缓，缓办等于停办。一停则前功尽弃，整个局面就会翻一个过。儿臣知道，百官之中，有人恨不得食儿之肉，寝儿之皮。但为父皇社稷，为大清江山，儿臣也顾不得许多了。事成之后，一切罪责，儿臣愿全部承担，与太子和四阿哥、施世纶无关，更不敢累及皇阿玛。请皇阿玛圣鉴。”

康熙听了这话，心中十分舒畅。好，这才叫敢做、敢为、敢说、敢当呢！他突然想起，早上太子来请安时，一说到这件事，太子推推诿诿、欲言又止的那副软弱样子，心中不禁生出一股厌恶之情。他指着胤祥对大臣们说：“好好好，说得好。嗯，《水浒传》里有个拼命三郎石秀。朕看，胤祥可称得起是位拼命十三郎。既然你拿定了主意，要舍身取义地办好这件事儿，那，你就大胆地办吧，不要顾虑。太子那里，朕为你说话。至于魏东亭等人的欠债，该催你就只管催，朕不会让你小子作难的。武丹难得进京，朕替他告个假，今儿后晌他就不去户部听你的训了。朕要和武丹随便走走，说说话。怎么样，你就让我们这老主老仆的畅谈一次，行吗？”

皇上一向待皇子们十分严厉，很少当面夸奖。可是，今天他老人家却把话说得这么亲切，这么随和。胤祥像吃了蜜糖似的，心里那分美呀就别提了。连忙一个头磕下去，响亮地答应一声：“扎！儿臣遵旨。”

十一说假话大堂现丑态寄痴情青楼碰钉子

胤祥怀着异常兴奋的心情回到户部，午时没到，就把各省进京官员给叫来了：“众位俱是国家柱石，人中俊杰，在外边带兵驻防，确实辛苦了。俗话说，响鼓不用重锤。刚才，我在皇上那里，见到了武老将军，他已当面答应，所欠银两，今秋全部清还。还有魏东亭那笔账，武老将军也代他作了保。请大家说说看，你们的账，打算什么时候还呢？”

胤祥的话刚落音，下边就吵吵开了：

“哼，十三爷说得轻巧。魏东亭和武丹的家底谁不清楚啊，今年秋后还得了吧，再过三个秋，他们也还不起，胡弄谁呀？”于是，这个叫苦，那个喊穷，有的赌咒发誓，有的哭天抹泪。都说别提还账了，自打进了京城，连一顿饱饭都没吃过，为啥？腰里没钱哪！好家伙，这堂上坐的仿佛不是封疆大吏、朝廷官员，而是一群衣食无着的叫花子！

胤祥心里雪亮。他不动声色地把施世纶叫到跟前，在他的耳边如此这般地小声吩咐了几句。

施世纶一愣：“十三爷，这，这合适吗？”

“少啰嗦，照我的话办。”

施世纶下去了，胤祥笑着对大家说：“好了，好了。别吵吵了，有话慢慢说嘛。凡是真的揭不开锅的，从今晚起，搬到我十三爷府上去住，我养活。不过，我十三爷虽然年轻，下边的事也不是一点儿不知。凭良心说，你们谁是只靠俸禄过日子的？地方官有四季不断的例行供奉银子，还都给你们送到家里；军晌能吃空额；遇有盗贼、捕案什么的，朝廷还有补贴；下头的军官，也少不了要孝敬你们。可是，你们倒向我哭起穷来了。莫不是真以为十三爷是好哄的吗？好了，不说这些了。还债的事儿，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楚。请大家坐下，咱们好好商量商量，总会有办法的。来人，给各位大人看茶。”

胤祥这儿神情自若地说了一大套，还真把来的这些兵老爷们给镇住了。也就是这么大功夫，下边把“茶”准备好了。只见一群户部差役，端着托盘、盖碗，给每一位官员面前都敬献了一杯热气腾腾的香茶。皇阿哥、钦差大人赏茶，谁敢不喝呀？再说，在这儿吵了半天，也真渴了。于是大伙端起杯来，咕咕咚咚，全都喝了下去。

胤祥端坐堂上，笑眯眯地往下边看，只见他们喝过茶之后，一个个皱眉苦脸，龇牙咧嘴，全变了模样了，心中不由得一阵暗笑。

他这儿笑哪，下边可受不了了。哎！这茶里放了什么药了吗？哟！肚子里怎么翻上翻下的不舒服啊？有那么几位喝得多、喝得快的人，先就忍不住了，“哇”的一声，吐了出来。这个人一吐，更多的人憋不住了。怎么，那茶里确实是放了呕吐的药。大伙都喝了，谁也跑不掉。“呕”、“哇”这个吐哇！好端端的一个户部，霎时间，酒味、菜味、臭味、酸味，呛得人喘不过气来。

胤祥神情冷峻地站起身来，背着手在大堂上走了一圈，突然停住了脚步厉声说道：“刚才大家不是哭穷叫苦吗，不是说连吃饭钱都没有吗？现在，吐出来一看，鸡鸭鱼肉，山珍海味俱全！你们还有何话说？也许我十三爷看

不清，谁吐出来的是青菜、萝卜，请站出来说话，我十三爷代你奏明皇上，免还国债！”

众官员这才醒过神儿来。好嘛，带了几十年的兵，打了无数次的仗，今儿个，竟中了这小子的诡计，闹了个当众出丑。可是，地下的东西，是自己吐出来的，那里又确实没有青菜、萝卜，再说什么揭不开锅了、饿肚子了的话，又怎么开口呢？

正在大伙心神不定，不知如何是好的关头，一声传呼：“太子爷驾到！”太子胤初带着随从，已经大步流星地来到了大堂。

太子一进门，就觉得房子里味儿不正，还没等他说话呢，有人就上前诉苦了：“太子爷，我们是欠了国债，可是，我们也是大清的官员，有罪当罚，不能这样作践我们哪！这样做，我们还有脸见人吗？”

太子听了这哭诉，再看看狼藉遍地的呕吐物，似乎明白了什么，又似乎是更糊涂了：

“什么，什么，你说什么？谁作践你们了，起来，好好说。”

十三阿哥胤祥看到这场面，忍不住笑了：“太子，请别问他们，这事儿是我办的。他们一个个哭穷叫苦，说是连饭都吃不上了。我让人在茶水里放了点药，让他们吐出来，也好泻泻火……”

胤祥话没说完，太子已是勃然大怒了。他早就看出来，这追还积欠的事儿，没有好结果，想趁早拔腿，免得招惹事非。今儿个他来户部，就是为了贯彻“缓讨债”的宗旨的。却不料，晚来了一步，胤祥把事儿闹得更大了。所以不等胤祥把话说完，他怒斥一声：“胡闹！胤祥你怎么能这样做？简直是昏聩至极！——众位大人，我十三弟少年孟浪，虑事不周，今天得罪了各位。谅他奉旨办事也有难处，各位看我的薄面，不要计较了。各位所欠国库的银子，是一定要还的，因为这是圣旨。不过，你们也都有难言之隐。这样吧，今天我和大家约定，咱们以十年为期，全部清还，大家以为如何呀？”这些欠账的官员磨磨蹭蹭推托耍赖，无非是要个三五年的宽限期，谁知太子一张口就许了十年。太子此话一出，全场欢腾。欠债的官员们齐声高呼：“太子圣明，太子恩德，有太子为我们做主，奴才等肝脑涂地，也要为太子分忧。”

胤祥听了这个气呀！好嘛，皇阿玛圣谕刚下，我和四哥、施世纶一大帮人忙活了这几年，让你太子一句话全给吹掉了。他们自己才要宽限五年，你倒好，一下子许了个十年为期，这不等于不还吗？好人你太子全落了，骂名倒留给我和四哥了。好好好，我老十三不管了！想到这儿，胤祥把袍袖“啪”的一甩，大步向外走去，却被太子叫住了：“胤祥，你给我回来！”

众官员个个都是人精，一看这架势，谁还在这儿找钉子碰啊。太子既然许诺了十年还债，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匆匆地叩头行礼，全都退出去了。太子胤初转过身来要训斥胤祥，可是一看，胤祥气得浑身颤抖，拉出架子要叫真儿。太子心里清楚，十三弟是个二百五的脾气，这差事又是奉了父皇之命的，把这个小老弟逼急了，他上父皇那儿告上一状就麻烦了。话没出口，语气先变了：

“唉，十三弟呀十三弟，你怎么这样莽撞呢？看吧，到不了明天，这事儿就会轰动京师。那些个御史们鸡蛋里还要挑骨头呢。你这一闹，不等于把带把儿的烧饼给人家了吗？”

“哼！我不怕，愿怎么说，怎么闹是他们的事。我痛心的是办砸了父皇交办的差事。太子你瞧着吧，不出半年，国库还得叫这帮人给掏空了。到那

时，看你怎么填这个坑，又怎么向父皇交代。”

“哎——何至于那么严重呢？你呀，都让你四哥把你宠坏了。”

“太子，今儿个是我老十三一人的主意，该罚该打我顶着，不干四哥的事儿。你是太子，这大清的江山将来是你的，该怎么办好。你就看着办吧！”说完，把太子一人扔在这儿，转身走了。

胤祥怀着满腔悲愤，晕晕乎乎地走出户部大堂，向施世纶等户部官员交代了一句：“封印、封库，所有账目，都誊写清楚，造册子进呈御览。即日起，有什么事到我府上去问。我十三爷做事是从不反悔的。”说完，出门上马，飞驰而去。

他本来是要面见父皇，说一说心中的郁闷的，可来到西华门外一打听，皇上自上午和武丹一起出宫，至今尚未归来。哦——上午父皇出去至今未归，那就是说，太子并没有见到皇上。这么说，刚才太子在户部那一通发作，并非出自皇上的主意，而是太子自作主张了！好哇，这样的大事，太子一不请旨，二不和四阿哥和他老十三商量，一下子往后推了十年，造成这前紧后松的局面。皇上要雷厉风行，一清到底，而太子却故意放松，把罪责全推在他老十三和施世纶身上。自己躲了清静，买了人心，还说是为了“将来江山稳定”。唉？这算什么道理呢？闹到如今这个局面，父皇不在，太子又把话说出去了，我干，是违了太子令旨；不干，自己落了骂名，连累了施世纶等正直无私的大臣，还辜负了父皇的谆谆嘱托。父皇当着大臣的面，亲口称我为“拼命十三郎”，可我，能跟太子拼命吗？四哥那里，我已有言在先，不能牵涉他了，要保住他。如今，满肚子的冤屈又向谁去诉说呢？

胤祥越想越气，越想越伤心。忽然，他想起了四哥给他的那张空白的抬籍文书，既然公事办不成了，何不乘此机会去见阿兰，了却心头的这件夙愿呢？于是他催马扬鞭，来到了阿兰学艺卖唱的谪仙楼。

这谪仙楼，是八阿哥胤禩出钱办的一家青楼妓院，由任伯安经管。如今，九爷让任伯安从江南采买的几十个妙龄女子，正在这里接受调教，准备进呈八爷。青楼妓馆的王八头子们，个个都是猴精、贼奸。坑蒙拐骗、见风使舵，他们什么不会呀，一见胤祥来到面前，连忙上前献殷勤：

“哟，这不是十三爷吗？刚才给您请安了。快，您老请进，刚才叫人来给十三爷唱曲、解闷。”

胤祥一边漫步向里走，一边问道：“哦，这不是八爷的戏班吗，怎么还接客呀？如果八爷他知道了，你们还想要命吗？”

王八头子满脸堆笑地答道：“嘿……回十三爷，今儿个，咱们总管任爷来，才破了一回例。任爷还吩咐下来，说十三爷瞧上了咱们这儿的兰姑娘，叫小的们小心候着十三爷呢。爷请坐在这儿稍等，奴才这就去叫阿兰姑娘。”

胤祥满腹疑虑地坐了下来。不一会，那个王八头子果然带着阿兰进来了。几年不见，这阿兰越发出落得水灵，刀裁鬓角，刘海蓬松，眉目如画，步履轻盈，她手抱琵琶，款款地走上前来见礼：“奴婢阿兰，请十三爷吉安。”

胤祥一听就明白了，嗯，这阿兰果然聪明，“请安”本来是叫“吉祥”的，可是，她却回避了十三爷名字里的“祥”字，称“吉安”。胤祥日夜思念阿兰，如今见了面，听阿兰第一句话就说得这么得体、懂事，不由得一阵高兴：

“哎，免礼、免礼。其实，你就是道个‘吉祥’也没有什么。吉祥的自然吉祥，不该吉祥的，也没处求去。阿兰哪，自那日刘八女庄上一别，十三

爷着实惦记着你呢！怎么，你的气色不好，是累了吗？来来来，坐到爷身边来，让爷好好看看你。告诉你，爷今儿个不是来听你唱曲的，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要告诉你……”

阿兰警觉地向外瞟了一眼，又急急忙忙地打断了胤祥的话头：“十三爷，你老想听曲也好，不想听也好，奴婢既然来了，是要唱给爷听的……”

“哈……好好好，爷就喜欢你这泼辣性子。别说唱曲儿，你就是再泼爷一身洗澡水，我也不怪你。”

阿兰在桌旁坐下，琴弦轻挑，歌喉宛转地唱了起来，可是一曲未终，却突然伏在桌上，低声饮泣，哭个不停。

胤祥大吃一惊，急忙上前问话：“阿兰，你这是怎么了，莫不是病了不成？或是受了什么惊吓。我告诉你，今儿个爷给你带来抬籍文书。你看，只要在上面填上你的姓名，你就是旗下的大姑奶奶了。”

一个汉人的卖唱女子，突然之间，被抬了旗籍，入了满族，而且有希望被十三爷带回去，安享荣华，谁能不高兴呢？胤祥觉得，这个消息一告诉阿兰，她一定会喜欢得跳起来的。可不料，阿兰突然抬起头来，正颜正色地说：“十三爷，请您放尊重点儿。奴婢身为贱籍，没这个福分。您是贵人，也不必做这等有失身份的事情。您想听曲儿，不管奴婢有病没病，都会来侍候您，要说别的奴婢不敢奉命。”

胤祥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什么，什么，阿兰，你和爷开的什么玩笑？”

“哼，玩笑？奴婢有那个胆子和十三爷开玩笑吗？奴婢进八爷戏班之前，已经许配了人家。当初，任爷买我的时候，说好了五年为期，到期放我回去。十三爷身为皇子，也不能夺人之妻吧？”

胤祥听了这话，简直如五雷轰顶。他正不知如何回答，门帘一挑走进一个人来。此人，五十岁上下，圆胖脸上带着假仁假义的微笑，扭着肥胖的身子走上前来，打躬请安：“奴才任伯安，恭请十三爷金安。”

胤祥一愣，哦？这就是鼎鼎大名的任伯安吗？看这人相貌一般，气度平常，只不过是京官衙门的普通书办，为什么有那么大的神通，六部衙门大堂上，他说一不二；王孙公子府邸里，他直出直进？胤祥知道此人神秘莫测，不想多说废话，便开口问道：

“哦，你就是任伯安，久闻大名。这位阿兰姑娘，十三爷我看上了，想要给她赎身。你说说，要多少银子啊？”

任伯安满面带笑地说：“哟，十三爷，瞧您老把话说到哪儿去了？爷是贵人，小的巴结还巴结不上呢，哪敢向您老要什么赎身银子啊。人，爷只管领走，八爷那里，小人自会去说。”

胤祥不吃这一套：“不，任伯安，你在京城里也是混得开的光棍，十三爷的脾气，你不会不知道。爷从来不沾别人的便宜，别人也别想帮我的光。咱们今天是公买公卖，你报个数吧。”

任伯安连忙又打个千儿：“哎哟，爷说到这份上。任伯安就是有十个脑袋，也不敢再驳您的面子啊。实话回禀爷，这阿兰姑娘卖身银二十两，加上这几年的教习费，梳妆费，伙食费，爷赏给一百两，咱们就算两清了。”

胤祥还没来及答活呢，阿兰却突然站起身来，怒声说道：“姓任的，你说得好轻巧啊！姑奶奶我是头插草标卖给你的人吗？是你想卖就卖的人吗？哼，当初的文契还在我手里呢。告诉你，我们乐户有乐户的规矩，卖艺不卖

身。十三爷想听曲儿，什么时候来，我都侍候；要说别的，你们休想。再唱上两年戏，我还要回家完婚呢！”

任伯安把脸一沉：“放肆！反了你。告诉你，任爷说的话你不听也得听。别说这里是京师，就是在苏州、杭州，儿百家乐户，哪一个敢不听任爷的吩咐？！”

任伯安一翻脸，胤祥看出来。刚才喜眉笑脸，谦恭卑顺的任伯安，一发了脾气，竟然是这么歹毒、阴险，圆胖的脸上，透着阵阵杀气，令人见了不寒而栗！可那位阿兰却并不害怕：“哼，你任爷势力再大，我阿兰就不买账。姑奶奶说不卖就不卖，你敢把姑奶奶怎么样？！”

听到这里胤祥也火了：“好好好，爷今天长见识了。人常说，乐户歌女最难交往，最没有真心，我不信这话。今天，我才看清了你阿兰的心。算我十三爷从前瞎了眼，白为你操心。原来，你这么不识抬举，给脸不要脸！”胤祥说完，站起身来，怒气冲冲地下了楼。他的身后，传来了一声清脆的耳光和阿兰的哭声。

十二念旧情微服出禁城宰白鸭刑弊惊帝心

不管是户部发生的大事也好，还是胤祥在阿兰那里碰了钉子的私事也好，康熙皇上都不知道。这会儿，他正和武丹一块散心解闷呢！在众多的老侍卫中，武丹是仅剩下的一个身体健壮的人了。他本来是关东的马贼，由于魏东亭的引荐，在康熙初年进宫当了侍卫。原来没有正名，只有个外号叫“鞑驴子”。当年，假朱三太子杨起隆在京城谋反时，为了保护皇上和皇后，鞑驴子在皇宫内奉皇后懿旨开了杀戒，也立下了功劳。皇后亲口赐他名字叫“武丹”。他对皇上的忠心，他的大胆，他的武艺，他的威望，除魏东亭之外，没人能比了，所以皇上派他做了广东提督。在魏东亭病重，穆子煦去世之后，武丹在康熙心目中的位置大大提高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多少次的磨难曲折，在他们君臣、主仆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感情。见到武丹来京，康熙当然高兴。他们都老了，老人自有老人们的话题。于是，用过早膳，康熙便带着武丹出宫闲逛，想再回味一下当年微服私访的乐趣。

可是，刚出宫门，康熙回头一看，上书房大臣马齐和佟国维也换了便衣，从后边赶来了。康熙拉了武丹一下，悄悄他说：“武丹，不好了，让这两个奴才盯上咱们的梢了。唉，如今朕是越来越不自由了。咱们上哪儿去呢？哎，对了，老八前些时候向朕推荐了一个老道士，叫什么张德明的，听说很有点花里胡哨的本事，朕委他做了白云观的观主。今个，咱们去白云观玩玩如何？一来，是旧地重游，二来嘛，也瞧瞧这个张德明是个何等人物。”

康熙说着的时候，马齐和佟国维已经赶上来了。一听皇上要去白云观，他们俩急了。白云观远在京郊，皇上年事已高，他们俩是文弱书生，武丹老迈，侍卫们又不在跟前，万一有个差错，谁能担待？马齐急忙上前拦阻：

“主子，白云观路途遥远，步行去呢，怕主子太累，骑马坐轿又太招惹，是不是就在城里随便走走算了。要不，咱们去正阳门那里转一转。主子散散心，回来，歇了中觉，太子那边的奏事匣子也就该送进来了。”

武丹听了，也说：“马大人说得对。不过，正阳门那里今天要处决犯人，怕坏了主子的兴致。”

康熙却不以为然地冲武丹说：“哦？你这个马贼头子，一辈子杀了多少人呢？没罪的你还杀过不少呢，今天杀有罪的，你倒害怕了。走，咱们就去看杀人去！”

正阳门一带，与康熙初年相比，大不相同了。这里，早已是人烟稠密，商贩云集的闹市。康熙等人，一路说说笑笑，走走看看；倒也心旷神怡。突然，前边拥过一群人来，全身挂孝，打着灵幡，抬着棺材。马齐诧异地说：“哎，这帮送殡的人，怎么没人哭呢？”

康熙笑了：“马齐呀，你真是个书呆子。这伙人，是给今儿个要处决的

人犯邱运生收尸的。现在人还没杀，他们哪儿敢哭啊！”

马齐想起来了，今儿个顺天府要处决的犯人，确实叫邱运生。这个人今年六十八岁了，却强奸了一个佃户的十七岁少女，逼得这个女孩子上吊了。这桩案子还是经他马齐的手，拟出处置条陈，经皇上御批“斩立决”的，怎么自己就忘了呢。他不由得向皇上递去一个惶恐又敬佩的眼神。

京城的人爱看热闹。太平盛世，杀人的事又难得一见，所以，今天正阳门外，万头攒动，来瞧法场的人特别多。刑场四周的酒楼上，看得清楚，又不挨挤，人人都想进去。掌柜的便趁机发财，二两银子放一个人。马齐、佟国维他们怎敢让皇上去和百姓们挤法场啊，便拿出二十两的一锭大银，往掌柜手里一递，护拥着康熙来到楼上，拣了一个临街靠窗的位置坐下了。

康熙要看杀人，并不是什么心血来潮。他在御笔勾决这个犯人时就纳闷，邱运生六十多岁了，一个棺材瓢子，竟做出这样伤天害理的事儿来，真让人想不通。他想看看，这邱运生究竟是什么样的土老财？

刚坐下不久，只听下边一阵鸣锣开道的吆喝声，行刑的队伍开过来了，顺天府的府尹隆科多是监斩官，骑着高头大马走在前边。刑名师爷擎着朱红的天子令箭紧随其后。一队兵丁押着囚车，车子里站着待决的死囚犯人。两名刽子手穿着红布坎肩，喝得满脸通红，高举着鬼头大刀，威风凛凛地站在槛车上。看热闹的人群中，发出一阵阵叫喊声：“来一段呀！”

“怎么，你这死囚这么胆小，是吓迷了，还是个哑巴呀？”

那死囚站在槛车里，昂着头，闭着眼，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此刻，听见人群中的喊声，他突然睁开双眼，大声骂道：“你他娘的才是哑巴呢！哼，早死早托生，晚死没孝子。二十年后，老子还是一条好汉！”

此言一出，人群中炸起一片叫好声。康熙和几位大臣却愣住了。嗯？今天要处决的，明明是图奸害命的犯人，六十八岁的邱运生，可听这声音，不像是个六十多岁的棺材瓢子啊，再仔细一打量，啊？！囚车里站着的犯人，一条乌黑油亮的大辫子搭在脑后，声音宏亮，面目英俊，分明是个年轻的后生，二十六八岁的小伙子。怎么换人了，这是怎么回事？康熙皇上刚才还兴致勃勃，谈笑风生，见了这情景，脸上的表情，马上可就晴转多云又转阴天了。马齐和佟国维更是吓得面色煞白。为什么？他俩是上书房大臣啊，出了这“杀场换死囚”的事，又让皇上亲眼看见，他们担不起责任哪！马齐战战兢兢地说：“主子，奴才是不是下去问一声……”康熙铁青着脸，从牙缝里迸出一句话来：“忙什么，看他们怎么收场！”

马齐不敢吭声了。佟国维的心里更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地翻个儿。今天的监斩官顺天府尹隆科多，是佟国维的本家侄子。佟国维知道，这个案子，肯定是上上下下串通一气，做了大手脚。如果皇上震怒，追查起来，隆科多责无旁贷，他佟国维也难免受到牵连。可是，皇上已经发怒，马齐刚碰了钉子，他佟国维又怎敢开口说话呢？急得他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转来转去，却一点主意也想不出来。

午时三刻到了。监斩官隆科多向供在台上的御批令箭行了礼，然后转身下令：“时辰已到，刽子手。”

“在。”

“行刑！”

“扎！”

两个满身横肉的刽子手，快步来到死囚跟前。一个手提犯人的辫梢，

一个高举鬼头大刀，眼睛盯着监斩台，但等一声“斩”字令下，那死囚就要身首异处了。

此刻，马齐可真急了。处决邱运生的斩票，是他马齐亲手写的，人头一落地，死无对证，他马齐浑身是嘴也说不清这事儿了。不行，就是冲犯了皇上，自己落个死罪，也不能让这个假邱运生死。想到这儿，他三步并作两步跑到窗前，向下边大喊一声：“刀下留人！”

这一喊不要紧，菜市口看热闹的人群中一阵骚乱。担任护卫的士兵以为是有人要劫法场，有的拥过来看住犯人，有的挤过去护住监斩官，还有几十名戈什哈，拔出腰刀，一声呼啸，拥进了酒楼。他们哪儿知道，这地方，如今不能随便乱闯了！现成放着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武丹在皇帝身边，这几十年的老侍卫，他能白当了吗？那武丹见众人吵吵嚷嚷地要冲上楼来，他大吼一声，来到楼梯口，上来一个，就被他抓住一个，抓住一个就扔下去一个，回头还冲着佟国维和马齐高声怒骂：“你们两个混蛋，愣着干什么，没看见给主子惹祸了吗？还不赶快想办法。”

一句话提醒了佟国维，他急忙来到窗口，冲下面大喊：“隆科多，我是你三叔佟国维，佟中堂。你小子听见了吗？赶快让你的人从这里滚出去，你也给我滚进来回话。”

在这场混乱中，康熙一直是稳如泰山，一言不发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刚开始时，他怀疑是马齐等人收了贿赂，和下边通同作弊，后来，见马齐出面制止杀人，才略微放了点心。此刻，听佟国维“滚出去”、“滚进来”地乱喊一气，倒扑哧一下笑了。就在这时，隆科多提着袍子，一溜小跑地上得楼来，“叭”、“叭”，打下了马蹄袖，跪在佟国维的面前：“三叔，不不，佟中堂，卑职不知您老驾到，有失迎候……”

不等他说完，佟国维又是一声断喝：“瞎了眼的奴才，给我磕的什么头，没看见圣驾在此吗？”

隆科多机灵灵打了个寒战，抬头看见端坐不语、厉颜厉色的康熙，更是手足无措，冷汗遍体。他膝行几步来到康熙面前磕头：

“奴才隆科多叩见主子。不知主子爷召奴才来，有何训示？”

康熙用冷冷的眼光盯着隆科多，没有立刻说话。这个隆科多，在皇上第三次亲征噶尔丹时，曾经做过御帐亲兵。可是，事情过去好多年了，康熙虽然觉得有点面熟，却又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康熙知道，这京城顺天府的府尹最好当，也最难当。干好了，立刻就能升赏，干砸了，也马上会受到处分。见隆科多吓得浑身颤抖，康熙放缓了语气说：

“哦，你就是隆科多吗？是由武职改任文职的吧？做到京师府尹不容易呀，好好再干几年，熬个督抚也不难，是吗？”

皇上这话说得莫测高深。隆科多情急之下，竟不知该如何回答才好。就在这时，京城步军统领衙门的主管赵逢春来了。他是听说法场上出了乱子，带着兵丁来镇压的。来到以后，又听说监斩官被叫上了酒楼，便前脚后步地追了上来，不防迎面碰上了老上司武丹。武丹见赵逢春闯了上来，便厉声喝道：“赵逢春，主子爷御驾在此，你不奉召唤，为何擅自带剑上楼？！解下佩剑，先退下去！”

康熙听见这话，说了声：“武丹，让赵逢春留下，这事也该着他管，听听有好处。嗯——隆科多，朕刚才问你的话，你还没回呢。朕是说，朝廷没有亏待你，为什么你竟敢如此胆大包天，偷梁换柱，干出这等枉杀无辜、草

管人命的事儿来？讲，你收了多少贿赂，真邱运生现在窝藏在哪里？”

康熙这一问，隆科多更不知如何回答了。面前站着的上书房大臣佟国维，是他的同族三叔。当年，隆科多年幼，父亲患病去世时，族中的人，贪图他们的家产，闹得一塌糊涂，逼得他们孤儿寡母几乎要自尽。这位三叔身为族长，却隔岸观火，见死不救。打那以后，两家就结下了怨仇。直到隆科多当了皇上的侍卫，这才又有了交往。此刻，在皇上严词责问之下，隆科多不由得心中怀疑，嗯？莫不是这位三叔又在陷害我吗？想到这儿，他磕了个头，回奏道：“主子，请不要听信谗言。主子的话，奴才承受不起。奴才不明白，难道这犯人——他，他不是邱运生？”

佟国维一听就明白了。哦——隆科多这是话里有话呀。可是皇上在跟前，他又不肯开口。正犹豫呢，康熙却上火了：“武丹，你听听，隆科多这话说得可真够新鲜的。案子出在他手里，他倒不明白了，还说朕是听了谗言。好好好，朕马上让你明白。来人，去把那死囚带到这里来。”

不一会，被捆得像米粽子似的“假邱运生”带来了。两个戈什哈照他腿弯里踢了一脚，这囚犯便跪在了康熙面前。楼上楼下几十号人，鸦雀无声，静等着看康熙如何发落。酒店掌柜的也乘机溜了过来，躲在屏风后面瞧热闹。武丹是干什么的呀？一下子就看见了。他二话不说，“啪”的一巴掌扇了过去，把店主打了个趔趄。康熙连忙叫了一声：“武丹，不得无礼。他是店主，咱们是客人嘛。来来来，掌柜的，你坐到朕身边来。”店老板捂着被打得发烫的脸颊，走上来了礼，然后小心翼翼地坐下。从刚才那一阵闹哄中，这老板已经知道了，上座的是当今万岁爷。心想，嘿，要不是刚才被那位黑爷爷打了一巴掌，我能有福坐在皇上身边吗？嗯，这一巴掌挨得值，说不定是祖上修下的福呢！

康熙问话了：“你这死囚叫什么名字啊？”

那人并不害怕：“回大人，小的叫邱运生。”

“什么地方人？”

“密云县人。”

“哦，家里有什么人哪？”

“三个儿子，三个媳妇。”

康熙心中暗笑，哼，你还不到三十岁呢，三个儿子都娶媳妇了：“那我再问你，有孙子吗？孙子娶媳妇了吗？”

康熙这话，不是凭空问的。这件案子的原由始末，康熙早就看到刑部的奏折了。那被邱运生奸污的女子，是邱运生的孙子媳妇领进邱家的。可这假邱运生，比真邱运生年轻了四十岁，他怎么会有了孙子，就是有也娶不了媳妇啊。那囚犯呢，最怕的就是问他有没有孙子。可是，越怕问的，上边偏又问下来了。他只好梗着脖子硬顶：“咳，这些事都问了几百遍了，要杀便杀，啰嗦个什么呢？”

马齐怒斥一声：“放肆，好生回话，小心掌嘴！”

康熙摆摆手，止住了马齐：“你不是邱运生，年龄不对，口音也不对。你分明是山东人嘛，为什么要假冒邱运生，替他送死呢？”

“我……我……我就是邱运生。你们快把我斩了吧！”

康熙皇上朗声大笑：“哈……邱运生六十八岁了，你一个年轻人，装得像吗？好好说，你存心替人送死，必有冤情，说清了才能救你的命啊！”

那犯人低下了头，不再言声了。店老板坐在一边看不下去，出来说话

了：“万岁爷甭问了，这是明摆着的事儿。小人在这菜市口开店见得多了，这叫‘宰白鸭’。”

康熙心头一惊，脱口问道：“什么，什么？什么宰白鸭？”

“万岁爷不知，如今，有那一等一的大户，犯了法，又不想去死，就花钱买个替身。常言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只要银子花到点子上，衙门的师爷办法多着呢。要是人犯尚未拿到，这替身好补一点，随便抓个人送进大牢就行。钱呢，也可以少花点。假如正犯已经抓住，下到大牢里，那钱可就花老了。县里、府里、刑部，一直到监牢的小头目，哪一关不打点好，能办成事儿啊？到了行刑时，监斩官就是看出来，也不敢吭声，说出去，要得罪多少人哪！这就叫宰白鸭。凡是当白鸭的，不是穷得没法儿活，就是家里出了大事，急等用钱，只好拿命去换了。唉！造孽呀！”

那犯人听到这里，早已忍不住了。他伏在地上，放声大哭：“爹爹呀，孩儿对不起你呀……”

十三张五哥君前诉冤情十三爷府邸赏亲兵

酒店掌柜在康熙面前述说了宰白鸭的事，触动了假邱运生的真情。他伏在地上号啕大哭。康熙早就气得脸色发白，手足颤抖了。他严峻地扫视了一下身边侍立的大臣们，又对跪在地上的假邱运生说：“你，你不要哭。告诉你，朕即是当今天子。有什么冤情你只管说出来，朕会为你做主的。”

那人一听皇上就在眼前，越发哭得厉害了：“万岁，不能啊。小人若是今日不死，邱家知道了，我爹张九如可就没命了……”

康熙沉着脸，叫了声：“隆科多！”

“奴才在。”

“你听见了吗？这可是你顺天府的事儿。速派你的人立即出动，把邱家的人全部扣押起来。张九如若是有个好歹，朕惟你是问！”

“扎。”隆科多立即飞身下楼，布置兵丁。一边去扣押邱家的人，一边封锁路口，严防来收尸的邱家家丁出城走露消息。楼上，那犯人却向康熙皇上哭诉了他悲惨的家史：

原来，这个冒充邱运生替死的犯人不是别人，正是十三阿哥胤祥在桐城碰上的那个私盐贩子张五哥。这张五哥祖籍山东新城县。他父亲张九如那一代，兄弟十人全是武林高手，开着一家镖局。到了康熙二十年以后，天下太平，镖行的生意越来越清淡了，就卖了局子，置了田庄，弃武就农。康熙四十四年大旱，庄稼颗粒不收，张五哥仗着一身武艺和几位叔伯弟兄干上了私盐贩子，赚了几个钱，想拿回来养家，哪知回家一看，族里十门父老兄弟除了他父亲张九如和一位婶子之外，全都饿死了。爹爹也已是奄奄一息。可是张五哥前脚进门，府里的差役后脚就来逼要赋税银子。几句话不投机，那衙役一棍子把张九如给打倒了。张五哥一怒之下，夺过棍子，打倒了衙役。谁知用力过猛，那衙役竟被他打死了。

听到这里，康熙有点不相信了，忙问：“哎，不至于饿死那么多人吧？朕向山东发放了赈济粮嘛。”

“唉，万岁爷不知道，朝廷的救济粮十成能有二成落到百姓手里，也就算烧了高香了。”

康熙更是震惊了，啊！？吏治败坏，竟到了如此严重的程度吗？他看了看张五哥说：“张五哥，你说下去。”

张五哥说，他无意中杀了人，怕官府来逼命，便连夜背着父亲，逃出新城，在外靠打拳卖艺，父子俩混过了三年。后来，他们来到顺天府密云县，想不到邱运生和那个被张五哥打死的衙役是亲戚。张五哥一露面就被邱家认了出来，不由分说把他扣在庄上。正巧邱运生犯了案子，他强奸少女逼死人

命，按大清律应该杀头。可是邱家有钱有势，当然不愿意让邱运生去死啊，于是，就想出了这个宰白鸭的主意。他们对张五哥说，如果他愿意当这白鸭呢，邱家情愿出一千两银子，给五哥的父亲张九如养老送终；张五哥要是不干呢，邱家就把他们爷俩按“在逃的杀人凶犯”送官治罪！张五哥一掂算，左右是个死，当了个白鸭，死我一个却能救了父亲一条性命，便答应下来。至于邱家怎么花钱打通关节、走门路换人，张五哥就不知道了。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被送进了大牢，又押上了刑场。

这一番话说得康熙心惊肉跳。这些年他一直庆幸自己创建了“康朝盛世”，让老百姓过上了太平日子。却不料户部出了那么大的亏空，刑部又出了宰白鸭的事，而下边吏治败坏，贪赃枉法也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安徽风阳克扣赈济粮食，上书房大臣们说不过是一城一地如此，可现在，山东新城，也出了这样的事！唉，朕老了，糊涂了。朕不该掉以轻心，什么事都由着太子和上书房大臣去办。现在可倒好，竟然闹出这等闻所未闻的奇冤大案来。这，这叫朕如何处置呢？

瞧着下边跪着的、哭得泪流满面的张五哥，康熙是又可怜、又心疼。心想：唉！一个精通武艺的五尺高的男子汉，为生活逼迫、形势所逼，竟然甘愿卖身替别人去死，以保老父的性命，孝心可嘉呀。就凭这一点我也要把他救下来。可是，他先打死了催交赋税的衙役，潜逃在外，又代人送死紊乱法纪。这两条罪加到一起也该杀头了。怎么才能救下张五哥呢？康熙沉吟了好大一会，才慢吞吞地问：“马齐，依你看，这张五哥有没有可恕之情呢？”

马齐一听这话，马上明白了皇上的意思，连忙回答：“回万岁，邱运生一案事关重大。他们居然敢在天子脚下做出这调包换人之事，肯定是相互勾结、上下串通好了的，此案必须查实重处。至于张五哥，不过是这大案中的小案。他失手打死了人，那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父亲，乃至诚至孝之举，律无死罪。皇上以孝道治天下，岂能让张五哥再担罪责？”

马齐的回答十分得体，正说到康熙的心坎儿上。他默默地点了点头说：“嗯，说得好。朕思谋着，也是要取张五哥的一个‘孝’字。不过有罪不罚，似乎也不妥。嗯——这样吧，赵逢春！”

赵逢春应声答道：“奴才在。”

“你把这张五哥带回去，按犯法自首的条例，在营中枷号三日。然后，安排他在你手下当差吧。”

“扎！”

赵逢春带着张五哥下去了。康熙的神色突然严峻起来：“马齐，佟国维，今天朕亲眼瞧见了这宰白鸭的事，确实是触目惊心啊！邱运生是朕亲自审定，御批处决的犯人，下边还敢做手脚，如此看来，天下屈死的冤魂恐怕多得很呢。吏治、法制败坏如此，不能不令人担忧。你们即刻传旨，今年秋天，全国要处决的犯人一律停止，要逐个的查一下，是不是还有宰白鸭的事。另外，传旨给刑部，明日起封印，听候查处。”

马齐连忙答应：“扎。不过……刑部封印，全国清查，此事非同小可，应该由何人来主持呢？请万岁降旨。”

康熙看了马齐和佟国维一眼，对面前的这两位上书房大臣，他还没有完全放心。张廷玉倒老实本分，可是御前又离不开他。突然，一个奇异的念头在康熙心中升起，他缓缓地说：“嗯，这样吧，太子和四阿哥、十三阿哥忙着清理户部的亏空，此时不便调动。大家不是都说八阿哥精明能干嘛，这

事就交给胤禩去办吧。”说着站起身来，就要下楼。

马齐连忙答应一声，又跪在康熙面前说：“皇上，今天奴才在情急之中行事鲁莽，惊了圣驾，请皇上治罪。”

康熙朗声大笑：“哈哈……马齐呀，如果不是你大喊大叫地让下边停刑，这会儿，你的顶子就被朕摘掉了！上书房大臣位居宰相，协理朝政，处置机务，当机立断，为君分忧，是你的职责嘛。哎？佟国维，这隆科多朕怎么看着面熟呢？是不是你们佟家的人？”

佟国维连忙回答：“回主子，隆科多是奴才的侄子。当年主子爷西征的时候，他当过侍卫。”

康熙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哦，这就对了……”至于什么对了，康熙没往下说，众人也没听明白康熙的意思，可谁敢再问呢，只好簇拥着皇上出门上轿回宫去了。

却说十三阿哥胤祥在阿兰那里碰了钉子，怀着一肚子的怒气、怨气和晦气回到自己府上。心中不痛快就借酒浇愁。谁知，酒不醉人人自醉，举杯浇愁愁更愁，喝了个酩酊大醉。大丫头紫姑见了连忙过来照顾他，又是让人烧醒酒汤，又是往他嘴里放醒酒石；又是帮助他脱换衣服，又是捶背摩掌胸口，好一通忙活啊，才让这位十三爷心里稍微平静了一些。就在这时，门上人进来禀报说，施世纶、尤明堂二位大人带了一大帮人来拜见。紫姑立刻回答：

“不行，你去回施大人，说十三爷酒喝多了已经睡下了，请他们明儿个再来吧。”

胤祥“腾”的一下从床上坐起来说：“不，传我的话，有请！”回过头来对紫姑说：

“皇上有句口头禅，明天还有明天的事儿。这么晚了，他们来肯定有要紧的事，我怎么能不见呢？”说着，翻身下床，穿好外衣，迎了出来。啃，来的人还真不少。施世纶、尤明堂领头，后面跟着四五十人，都是在户部当差的戈什哈。这些人，原来是胤祥当年习武练兵时精心挑选的大帐亲兵，对胤祥绝对忠诚，绝对可靠。胤祥奉旨去户部时，把他们全带了过来，交到施世纶手下办差。今天，胤祥瞧着他们全来了，十分高兴，忙叫人多搬些凳子来，让他们全都坐下来说话。

施世纶上前见礼：“十三爷，您不要张罗了。我们深夜来拜见您，不会久坐。我和老尤还有这帮兄弟是向您辞行来的。”

十三爷一愣：“什么，什么？辞行！你们辞的什么行啊？”

“哦，回十三爷，是这么回事，傍晚，皇上和太子一起召见了我们，说户部差使停办，让我出任山东巡抚，尤明堂去云南当布政使。旨意很急，明天准备一下，后天一早就要离京赴任去了。”

十三爷更不解了：“啊？！你说什么，户部的差事停办了，我怎么一点风声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在茶里放药的事儿？不行！你们先在这儿坐着，我即刻递牌子请见，和皇上当面说清，不能让你们为我背黑锅。”

施世纶急忙上前拦住他说：“十三爷，您先别生气。我和老尤从京官到外任只是平调职务，并没有降级。皇上是为了保全我们哪！刚才，我们去见了四爷，四爷也是这样看的。他说，走了，走了，一走就了。太子让欠债的官员以十年为期归还欠款，等于是还不。这国库眼看就要弄出大窟窿来，我们怎么能担待得起呢？所以，皇上这样安排我们，是爱护，是保全。十三爷，

您可不能意气用事，把皇上的苦心理会错了。”

胤祥颓然坐下，不再作声了。他仔细一想，施世纶说得对。太子既然背着父皇把风放出去了，父皇假如改了太子的决定，那太子就会立刻威信扫地；不改太子的决定，施世纶、尤明堂就得吃不了兜着走。嗯，看来父皇深谋远虑，不能不佩服啊。

尤明堂见胤祥只顾低头沉思，以为他一定是心中不安，忙上来劝解：“十三爷您不用担心。皇上连我和施大人还要想方设法地保全呢，对您就更不用说了。您消消气，宽心地等着，估计圣旨很快会下来的。”

胤祥感激地看了他们一眼，站起身来，走向里屋，拿出一叠纸来，向众人一亮说：“施大人，尤大人受了皇恩，奉调出京了。你们这四五十人原先是我的亲兵，现在怎么办呢？难道回兵营去任人作践吗？当年，你们跟着我在木兰围场练兵时，我就想提拔你们，后来又带你们到户部，希望你们能挣个彩头，熬个出身，想不到事情变化这么快。幸亏我早有准备，在兵部弄了这几十张委任扎子，现在发给你们。不论年纪大小，资历深浅，从今儿拿到扎子起，全都升为千总，在北京补缺。明儿个，我亲自去见赵逢春，让他为你们安排。这下，你们大伙也可以安心，我也算对得起你们了……”

胤祥说着说着动了真情，禁不住热泪盈眶。下边坐的几十名军士更是感动得五内俱沸，“刷”的一下全跪下了：“十三爷，您老待我们真是恩重如山。往后，有用得着奴才们的地方，只要您一声吩咐，哪怕是赴汤蹈火，我们也决不皱眉。”

胤祥激动地说：“哎，瞧你们说的。皇上知道爱惜施大人、尤大人，难道我就不知道心疼你们？别看我老十三是个愣头青，可是忠好善恶我心里清楚得很。好了，都起来吧。老施老尤，按理儿，我该摆下酒宴，为你们饯行才对。可是今儿天晚了，我刚才又多喝了点儿，再说，明天你们还得准备上路，就不再留你们了。请各位多多保重，咱们后会有期！”

第二天一早，胤祥一起床，家人就来禀报说：四爷府上的戴铎来了，说四爷有重要的事要和十三爷商议，请十三爷马上过去。胤祥昨天喝醉了酒，今天本来不想出门了，可是四哥派人来传话，又不好不去，便连忙洗漱了一下，出门一看，戴铎恭恭敬敬地在门口等着呢。这个戴铎个头不高，却两眼炯炯有神，因为办事干练，经四爷保奏，已经在外边当了知府。可他是四爷家的包衣奴才，所以，只要回到京城，照样住在四爷家，也照样给四爷跑腿当差。他的身份，他在四爷心目中的地位，不容忽视。胤祥微微一笑，随便问了一声：“哦，戴铎，是你来了。劳你久候。出了什么事儿，这样着急呀？”

戴铎见胤祥出来，连忙上前打千：“十三爷，奴才戴铎给您请安了。四爷命奴才来请您，奴才也不敢问是什么事，只是……”

“唉！说嘛，怕什么。”

“扎。听消息说，今儿早上传下圣旨，让八爷带人去把刑部给封了。人们纷纷传说，八贝勒府的侍卫、亲兵、太监，连顺天府的衙役、戈什哈全都派了差事，阵势大得吓死人。奴才猜想，是不是为了这件事，四爷才让奴才来请十三爷的。现在太子和三爷也在四爷府上呢。”

胤祥听到这消息，心中猛然一惊。刑部衙门非同小可呀，那是执掌天下生杀大权的地方，为什么说封就封了呢？看来其中必有道理。他来不及多想，便打马扬鞭，随着戴铎，向四贝勒府飞奔而去。

十四查刑部太子心不宁乍奉差胤禛耍威风

四贝勒府可不是个没规矩的地方。咱们前面交代过，四爷胤禛是朝中出了名的“冷面王”。在外头，他处事谨慎，少言寡语；在家里，那更是治家严谨，说一不二。不知道底细的，只看到了他的“冷”，冷面冷语，以为他是个铁石心肠，不通情理的人。其实，他是面冷而心善。就说这府里吧，上自管家，下至奴仆，上上下下几百号人，个个都受过他的大恩。他从来不在仆人身上作威作福，而且赏罚严明。那位去请十三爷的戴铎，不就是从家奴升成管家，又从管家放出去当了知府的吗？知府这官儿不算小了，五品黄堂！要靠在外面钻营、巴结，得多少年熬啊。所以合府上下，对四爷是又感激又尊敬。常言说“敬而生畏”，只要四爷一声令下，没人敢消极怠工，更没人敢抗命不遵。今天，戴铎奉命请来了十三爷，他把胤祥送到后花园门口就不走了，轻声说：“十三爷，您老见谅。奴才只能送您到这儿，不奉我们四爷的传唤，园子里奴才不敢进去。”

胤祥知道四哥家规严，笑了笑说：“好好好，我认识路。戴铎，忙你的去吧。”

怎么？这后花园为什么管得这么严呢？原来，这里虽然花木扶疏，亭台楼阁。水谢鱼池样样俱全，却是四阿哥胤禛的书房所在，是他念佛静修，思考问题之处，也是他接见亲信商议机密大事的地方。家人仆役，哪怕是混到了戴铎这样的地位，混到了如今的管家高福儿的位置，不奉特别召唤，也不能越雷池一步！

十三爷来的时候，太子、三阿哥和四阿哥都在园子里的凉亭上，看来，他们已经谈了很久了。除了这三位皇子，还有一位四十来岁的书生坐在一旁，正在为太子算卦。他的身边放着一副拐杖。胤祥认识，知道他就是四哥十分器重和信任的布衣书生邹思明。这个邹思明，咱们在第三卷中说到过他。康熙二十二年，南京科场出了舞弊大案。邹思明煽动举人们闹事，五百多人，抬着财神冲进贡院，把主考吓得抱头鼠窜。因为风波闹得大大，康熙听了高士奇的进言，没有大杀大砍，只处决了几位主考，可是邹思明却因带头闹事，而被朝廷下令通缉。打那以后，邹思明潜逃在外，流落江湖十几年，一直等到大赦，才保住了性命。后来，胤禛奉旨出巡，半路上遇见了邹思明。俩人说得投机，四爷便收下了他，带回府里，敬若上宾。在外边给他买了房子，还专门在不准家人随便出入的后花园里，给邹思明修了一座小书房。这邹思明又黑又瘦，其貌不扬，还是个瘸子。有个家人无意中说了句笑话，说“邹

先生走路好似风摆杨柳”。不想，让四爷知道了，他一怒之下，把那个家人打发到西域充军守边，品尝那“怨杨柳”的滋味去了。从此，府里上下人等，对这位邬先生，再不敢有一句二话，也再不敢有半点不敬。

那么，今天，为什么太子、三阿哥都来听邬思明算卦呢？还是因为咱们前天讲过的那个“宰白鸭”的事儿。康熙皇上在菜市口，灵机一动，任命八阿哥胤禩去清理刑部。这旨意一下，太子可坐不住了。这么大的事儿，皇阿玛怎么连个招呼都不给我打呢？他心中没底儿，就拉着三阿哥来找四弟了。

十三爷进来，邬思明只朝他点头招呼了一下，继续往下说：“太子，从卦象上来说，这是个否极泰来的吉卦。依学生看来，并没有什么大的妨碍。您正和四爷、十三爷忙着户部的事，抽不开身。皇上临时决定，把清查刑部的差，派了八爷，这也是常情嘛，有什么可疑虑的呢？学生送太子八个字：‘但做好事，休问前程’。”

“唔？此话怎讲？”太子不解地问。

邬思明从容不迫地说：“太子容禀。您只要按皇上的教诲，为君分忧，为国分忧，修身养性，努力去做就是了，不要担心自己的前程。太子立为储君已经三十多年了，皇上能为这点小事，迁罪于您吗？”

太子一想，唔——对呀，宰白鸭的事儿，与我无关。刑部的差既然派了老八，让他折腾去吧，我管他干什么。这么一想，他放心了。这些时，为了户部的事，与十三弟闹得不愉快，见老十三来了，太子也不想在这儿多待，便对三阿哥胤祉说：“三弟，邹先生既然这么说，我也放心了。咱们不谈这事儿了，走，陪我去看看你编的新书法。”说完，拉着胤祉走了。

胤祥心中一阵不痛快：这是怎么回事？大清早急急忙忙地把我叫来，说是要商议大事，怎么我一来他就突然走了呢？他这儿正生气呢，不防邬思明冷冷地撂出一句话来：“四爷、十三爷，请恕学生直言，太子的地位，恐怕危险了！”

胤禩大吃一惊，“什么，什么？邬先生，请说明白点。”

邬思明成竹在胸，不慌不忙地说：“四爷，事情明摆着。太子在位已经三十多年，皇上对他是又疼爱、又不满。这次户部的差事办砸了，辜负了皇上的一片苦心。就在这节骨眼上，刑部又出了事，皇上却派了八爷去当钦差。这是因为朝野上下，都在称赞八爷的才干，皇上是在有意地试探一下八爷，看他能不能办好这件事。当今皇上乃千古少见的英明之主，这个决策不是轻易做出的。说白了，是皇上要在办事的能力上，拿八爷和太子做个比较。如果八爷把刑部的差事办得让皇上满意，那太子……”

邬思明突然停住口不说了，但是，胤禩和胤祥不是糊涂人，他们能听不出这话外之音吗？父皇是要在太子和老八之间做个考查，做个选择。胤禩也好、胤祥也罢，是朝野上下公认的“太子党”的人，如果太子倒了，他们的命运又将如何呢？四爷胤禩谋事细密，他疑惑不解地瞧着邬思明问道：“邬先生，至于这么严重吗？”

“嗯，还不止如此。四爷您想啊，皇上要在太子和八爷之间做个比较，这样的事，当然不能先和太子商量。可是太子协理朝政已经多年了，皇上决定的事，在下圣旨前，先给太子透个风，也不为过啊，皇上却没有这样做。君臣父子之间，疑虑、提防和不信任，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这，不是好兆头啊！”

四爷沉思着，又问：“嗯——先生说得有理。照您这么说，我们也要做些防备才对，是吗？”

邬思明淡然一笑，宽慰说：“哦，四爷和十三爷倒不必过于担心。这次户部差事停办，皇上把施世纶和尤明堂都放了外任，而且限期出京，不容迟缓。这是皇上为国家保存精英，保存忠良大臣的一片苦心哪。对他们两个尚且如此，对您二位实心办差，又没大错的皇子，圣上岂能不加保全，一概贬斥呢！”

胤祥急了：“邬先生，那，那我们哥俩该怎么办呢？”

“十三爷，请稍安勿躁。学生刚才所说，不过是以大局而论。刑部的事，不是十天八天能办完的。太子再无能，皇上也决不会说废就废。请四爷、十三爷给学生一点时间，让我多看看，多想想，然后为四爷献一良策。至于眼下嘛，学生能馈赠二位的，只有四个字：静观待变。”邬思明站起身来，略一拱手：“四爷、十三爷，学生告辞了。”说完，拄着拐杖头也不回地径自去了。

胤祥被邬思明这番话说得心神不宁，他擦了擦脑门上的汗，正要说话，却被四阿哥胤禛拦住了：“十三弟，你不要着急上火，还是我那句老话，天塌下来有大个子顶着呢。你也不要再耍小孩子脾气，什么事都揽着。咱们就按邬先生说的，静观待变，瞧老八能折腾出个什么样来。好了，好了，你什么都别说了。告诉我，你去看阿兰了吗？给四哥讲讲你的艳遇如何？”

胤祥垂头丧气地把去见阿兰的情形说了一遍，末了又说：“四哥，我真不明白，看阿兰的样子，像是变了心，可又像有什么难言之隐。那任伯安呢，又非逼着她到我身边来。莫非，他任伯安想打我的什么主意不成？”

四爷思忖了一下说：“嗯，你想得对。阿兰是变了心，还是有苦难言，你可以暂时不去多想。即使她真的变了心，也没什么可惜的。天下好女子多得很，你还怕娶不上福晋吗？但是，任伯安这个人，咱们可不能不防。我派人打听过了，这个小小的京官书办，在六部衙门里说一不二，阿哥皇亲家里，他直出直进，是个让人琢磨不透的神秘人物。他为什么要打你的主意，打的又是什么主意，你可得心中有数啊！”

老四、老十三在这儿发愁，老八可正在那儿神气着哪！一接到皇上派他当钦差去清理刑部的旨意，他马上就明白，出风头、显能耐，就在这一回了。太子和老四、老十三办砸了户部的差事，我要是办好了刑部的事，在父皇面前，谁高谁低，谁优谁劣，那还不是小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吗？所以，圣旨一下，他马上递牌子求见，请父皇面授机宜。又大事铺张，把步兵统领衙门的兵调来一部分，严密地布置了刑部的关防。下令刑部大小官员，一律不许回家。而且封了大印，封了档案，封了天牢，把个庄严无比的刑部闹了个鸡飞狗跳墙。他自己呢，却稳坐府邸，按兵不动，一直到第七天的头上，才摆出了钦差大臣、阿哥皇子的全副仪仗、执事，前呼后拥地来到刑部。顺天府尹隆科多，见八爷的大轿来到门前，连忙飞跑几步，跪在轿前请安：

“顺天府尹隆科多迎候八爷。奴才奉了九门提督赵逢春将军的军令，在这里统管刑部关防。八爷有什么吩咐，奴才当尽力照办。”

八阿哥胤禩，从容不迫地下了大轿，向隆科多虚扶了一下，满脸堆笑地说：“隆科多，免礼，起来吧。你办事很得力，这外面的事，我就指望你了。”一边说，一边迈开大步，进了刑部大门。门前站立的戈什哈连忙高喊一声：

“钦差大臣、八爷驾到——”

这一声喊不要紧，惊动了刑部大堂上的所有官员。他们被软禁在这里，说是：“集中办差”，可是，大印封了，档案封了，有什么差事可办啊。大伙坐在一起，你看我，我瞧你，大眼瞪小眼，已经七天了。今儿个，正在愣神儿呢，忽听一声“钦差驾到”的传呼，几乎是人人心惊肉跳，个个变貌失色，“刷”的一下，全都站起来了。满族的刑部尚书桑泰尔，汉族的刑部侍郎唐赉成领头，急急忙忙地迎到大堂外边。但见八爷胤禩身穿团龙江牙海水袍子，项带东珠，气宇轩昂地走了进来。他的身后，簇拥着十六名带刀侍卫，三十二名太监。刑部官员们一见这阵势，不敢怠慢，“啪啪啪”，马蹄袖打得一片山响，齐刷刷地跪了下来。桑泰尔颤声说道：

“罪臣桑泰尔率刑部职官，跪迎钦差大人。恭请圣安，请八爷安。”

胤禩神色庄严地走到上首，沉着脸，冰冷地说了一句：“圣躬安泰。”又突然换了笑脸：“二位大人请起，各位都请起吧。”说着，回身大踏步走上堂去，在正中的公案后边坐下。待众人都跟进来之后，他笑眯眯地开言了：

“各位，这次本贝勒奉旨到刑部办差，受命已经七日，可是忙于查阅档案，没来刑部看望大家，劳各位在此久候，你们也都辛苦了。”胤禩这个开场白，说得十分客气，也十分体贴。刑部的官员们都在心中暗自庆幸，嗯，八爷不愧人称八佛爷，果然能体谅下情。可是，没容他们往下想呢，就听胤禩口风一变，突然严厉起来：“众位，国家设立刑部，为的是以刑法律条治理天下，使善良百姓能安居乐业、奸猾之徒无藏身之所。可是，在堂堂京师重地，圣上眼皮底下，竟然发生了‘宰白鸭’这前古未有的丑事！我已查过，现在在押的四十八名待决死囚中，还有四人不是正身。你们身为朝廷大员，受大清的深恩厚泽，操天下之生杀大权，这样做，对得起皇上的重托吗？对得起皇上爱民之圣德吗？”胤禩越说越气，“呼”的站起身来，把堂木“啪”的一拍：“隆科多，你进来！”

隆科多在门口候着呢。他真想不到，这位平日和善的八贝勒，发起脾气来，竟是这样的令人胆寒。听见八爷喊他，连忙进来叩头：

“奴才隆科多在！”

“摘掉桑泰尔、唐赉成的顶戴！”

“扎！”隆科多一挥手，几个如狼似虎的戈什哈拥了进来，把跪在地下的刑部尚书、侍郎的顶戴摘了。其余官员见此情景，都吓得脸色发白，冷汗直流，心中不住地打鼓，不知这位八爷抓住了他们什么把柄。却听胤禩又开口了：

“即日起，刑部所有官员，一律脱掉官服，在衙门办差，随时听候本钦差传唤问话，不准回家。你们都知道，我八爷从来是宽容的，等案子查清楚，奏明圣上之后，自会有公正的发落。”说完，看也不看下边呆若木鸡的众官员，径自走下大堂，到签押房里坐下披阅刑部的档案文书去了。他心中暗暗高兴，这一手“敲山震虎”唱得还不错。看来，只要把这帮老官僚、京油子镇住，刑部的事不难办好。

哪知，他刚刚坐下，九阿哥胤禵就大步流星地走了进来：

“八哥，恭喜恭喜，你好得意啊！”

老八突然一惊，抬起头来：“啊？哦，是九弟来了，你，你不是病了吗？”

老九嬉皮笑脸地说：“咳，我哪儿有什么病啊，我是给八哥您瞧病来的。怎么，八哥您一点没感觉吗，您病得可不轻啊，要不要我给你请个大夫？嘿

嘿……”

八爷糊涂了：“什么，什么，我病得不轻，九弟，你说什么胡话？”

“哈……八哥，你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谁不知道，你在咱二十多个兄弟中是最有人缘的人，为什么今天却办出这样糊涂的事儿？”

八爷更不明白了：“九弟，你越说，我越不懂了。我谈不上有什么人缘，不过是一向与人为善，仁义待人，不敢轻易作践人罢了。今天……今天我办了什么错事儿了。”

“咳，你是真不明白，还是装做不明白；我问你，你为什么要自毁长城？”

“什么，什么，我奉旨办差，禀公办事，谁是我的长城，我又怎么自毁长城了？老九，你别给我绕圈子了好不好。”

老九知道，戏唱到这儿，得换角了，“好好好，我说不清这事儿，你和他们说吧。”老九说着，向屋外叫了一声：“十四弟，你们进来给八哥当面对吧。八哥，我还有事，先走了。”说完，头也不回地甩手走了，把个八阿哥胤禩撂到这儿，正不知如何是好呢，一抬头，老十四胤禵题带着一个五十多岁的随从模样的人进来了。老八定睛一看，啊！这不是任伯安吗？

十五闯禁地任伯安放刁受挟制众皇子就范

十四阿哥胤禵办事也真绝。他连个招呼也不打，就把任伯安带到了刑部，这可把胤禩给难住了。如今，胤禩身为钦差大臣，奉旨清查刑部。这里的事，朝野瞩目，都瞪着眼瞧着他老八呢。十四弟呀十四弟，你怎么这样胆大包天，竟然把任伯安领到这儿来了呢？不过，这位八爷城府很深，平日十分注意自己的仪表，一向是喜怒不形于色。任伯安突然跟着老十四来这里，他心中尽管吃惊，脸上却一点儿也没露出来。他装作视而不见的样子，笑着和老十四打招呼：“哟，是十四弟呀，你不是去视察陕甘军务了吗，什么时候回来的？”

这位十四阿哥胤禵，今年刚满二十岁，他和四阿哥胤禛是一母同胞。俩人的脸长得一模一样，但性情却绝不相同。四阿哥胤禛冷峻严肃，而十四阿哥胤禵，却豪爽放荡。他大大咧咧地向八哥请了安，便笑呵呵地说：“好啊八哥，您可真有能耐。好家伙，瞧瞧刑部这些官儿们，平日耀武扬威，好不吓人。今天可倒好，你八哥一声令下，他们就乖乖地脱了官袍，衣帽不整，既像一群叫化子，又像一群死了亲爹老子的丧家犬。哈哈……”

八阿哥刚才在刑部大堂上威风凛凛，出手狠辣，镇住了刑部的官员，也出足了风头。他正在暗自得意呢，想不到九弟突然闯进了刑部。他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打了一阵让人琢磨不透的哑谜，就扬长而去了。紧接着，这位十四弟又带了任伯安，而且大声叫嚷，放言无忌。八阿哥不高兴了：“十四弟，你也老大不小的了，怎么还是这个脾气？说话没遮没拦的，也不怕丢

了皇子的身份吗？”

老十四满不在乎地说：“咳，八哥，这有什么？你十四弟就这个德行。怎么，如今八哥你当了钦差，老弟在你面前说句笑话也不成吗？”

老十四说得不错，他就是这么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脾气。老八一想，在这儿不能和他叫真儿，得先把任伯安这老小子给治住。想到这儿，他脸色一寒冲着任伯安就发上火儿了：

“任伯安，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任伯安躬身施礼，规规矩矩地回答：“回八爷，小的知道。这是刑部，是钦差大人八爷奉旨办差的地方。”

八爷的脸阴沉得可怕：“嗯？！既然知道，为什么不奉召唤，擅来此地？你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地位吗？难道你想上八爷我这儿来撞木钟吗？”

八爷这话说得够重了。哪知，任伯安根本不怕。他冲着八爷打了一躬，笑眯眯地说：

“八爷，您老这话说得重了。小人哪儿有那么大的胆量呢？不过小的侍候各位阿哥时间长了，今儿个随十四爷来瞧瞧您老罢了。八爷何必生这么大的气呢？”

八爷把手一挥：“哼！你不用在这儿耍嘴皮子。我问你，户部追交欠款时，我听说六爷、七爷还有十五爷的欠账都是你替他们还的。你从哪儿弄来的这么多银子？”

任伯安一阵好笑：“咳，八爷要说这话可就见外了。银子这玩艺儿虽然好，可是生不带来，死不带走，我要它干什么？说实话，我没有那么多银子。可是阿哥们有的在云南倒卖药材，有的在那里开挖铜矿，有的呢，在兴安岭的金矿上收税，还有的在柳条边挖人参。这些事，阿哥们都不方便自己出面，就让我老任去经管。我哪能顾得过来呀，只好派人去照应。这些人得了财也自然要孝敬我。其实呢，这都是阿哥们应该得的钱。我收下来，也不过是替阿哥们暂时保管一下罢了。阿哥有困难时，我不出钱谁出呢？就说上回那个老道张德明给八爷算卦的事儿吧，八爷一高兴赏了他一万两银子，又让他当了白云观的观主。咳，他一个出家人，要那么多银子干啥，就转送给我。我呢，就拿这钱替阿哥们还账了。八爷，我任伯安没本事，可也不糊涂。常言说，背靠大树好乘凉。阿哥们龙子凤孙，拔根汗毛比我的腰还粗，我不靠阿哥们又靠谁呢？我要不替阿哥们出力，还让谁去应这个差呢？”

任伯安左弯右绕的这大一番话，把八阿哥胤禩说傻眼了。怎么了？任伯安说的这些事八阿哥都知道，这都是以他为首的阿哥党所为。老八在幕后，老九、老十四他们在前台，指挥着任伯安去干的。可是，倒卖药材、私开铜矿、收受金税、偷挖人参，全都是朝廷明令禁止的、犯法的事。无论哪一件，让皇上知道了，就得吃不了兜着走。尤其是请张德明算卦的事，更不得了。什么八爷头顶有白气笼罩，什么“王上加白”，如果传了出去，就是谋逆造反的大罪呀！一个念头在胤禩的头脑中闪过：不行，任伯安这小子知道的太多了，此人决不能留。不如趁今天这个机会，以私闯刑部大堂的罪名杀了他，绝了这个后患……

任伯安是何等机灵的人啊。他见八爷沉思不语，马上就明白了这位皇阿哥的心思，谦恭地一笑又说话了：“八爷，您老别发愁。我任伯安是个明白人。俗话说：法不传六耳。今儿个在这里的，只有八爷和十四爷，您二位都是我任伯安的护身符。您老放心，就是杀了我，我也不会把那些事说出去

的。八爷刚才说我是来撞木钟，还真让您说对了。不瞒八爷，我任伯安替阿哥们还账的钱里，就有宰白鸭挣的钱。八爷您要是真的这样雷厉风行，大杀大砍地叫起真儿来，闹得大家寒了心，可不好收场啊。就算我任伯安认死也不招，可我手下替爷们办事的人，要是有个言差语错的，那可就……”说到这里，任伯安突然停住不说了。八阿哥心头一震，哦！对了，看来杀一个任伯安容易，要堵住所有知情人的嘴，可就难了。这……怎么处置好呢？

老八这儿正为难呢，老十胤禛我风风火火地闯进来了。他也不看谁在谁不在，一进门就大声嚷嚷上了：“八哥，我替你吧顺天府的事儿查清了。好家伙，那里押了八个死囚犯，竟有三个白鸭，还都是任伯安那小子一个人干的。除了隆科多，顺天府的人都吃了任伯安的贿赂，还得了吗？！我看，你下个令，把任伯安这小子抓来杀了算了。不然的话，会把九哥也牵连进去的。”

老十正说到兴头上，却不防任伯安在一边开口了：“十爷，您老吉祥。小的任伯安跑到您前边了。这不，十四爷把我带来投案自首来了，小人正等着听八爷。十爷的发落呢！”

老十胤禛我一听这话愣住了。他万万想不到任伯安就在眼前，而且如此大胆放肆。他恶狠狠地走上前去，“啪”的一个大耳光打在任伯安的脸上，怒气冲冲地说：“原来你就是任伯安，竟然如此没有王法，不懂规矩，跪下！”

任伯安并没有跪下，更没求饶。他捂着被打肿的脸颊，嘿嘿一笑说：“十爷，您何必发这么大的火呢，有话好商量嘛。好歹我任伯安也是给十爷卖过命的。”

“什么，什么？你，你给我卖过命？我连你的面儿都没见过，我让你办什么事儿了？你不过打着九哥的牌子，招摇撞骗罢了，关我什么事儿？”

任伯安冷冷地一笑：“嘿嘿嘿……十爷，您老真是贵人多忘事儿。还记得吗，那年太子要配春药，可是到处找不到雪莲。何柱儿求了您，您又让管家找了我，才弄到了这味药，听说太子吃了之后很有作用。还有，十爷在关外收金税的事也是小人帮着办的。这件事，皇上跟前的侍卫鄂伦岱也知道一点儿，不知您打算怎么处置这两件事呢？”

十爷一听任伯安这话，又急又气又上火。帮太子配春药和在关外私收金税都是犯法的事，都不能让外人知道，更不能让皇上抓住。所以任伯安这一说，胤禛我还真有点发毛。可是，这位十爷和八阿哥不同，他是个只能占便宜，不能吃亏的人。抓住手还敢不认账呢，能听任伯安的威胁吗？他心想，我身为皇子，你任伯安算个什么东西，敢对我这样说话。老子今天一不做，二不休，我一刀宰了你，也好断了这个把柄，绝了这个后患。想到这儿，他一翻脸怒声喝道：“好好好，今天老子算看清了你任伯安的嘴脸。既然你能找到雪莲为太子配春药，老子我有肺癆，听说人血馒头能治，我再向你索一付！”说着，“哐啷”一声拔出腰间宝剑，瞪着气得血红的眼睛，逼近了任伯安。

老十四连忙上前拦住他：“十哥，别生气，别生气，有话慢慢说嘛。这任伯安是九哥的人，九哥怕他自己在场不好说话，才让我出面领任伯安来见八哥的。打狗看主人，杀了他，九哥面子上也不好看是不是。任伯安，你小子愣着干什么，还不给十爷磕头赔礼。”

任伯安见有人替他说话，更来劲儿了。磕头赔礼？得了吧。你老十敢杀我吗？想到这儿他不慌不忙地说：“十爷，您老要想杀我容易得很，那还

不像捻死一只蚂蚁一样吗？不过，您的三尺龙泉虽然锋利，恐怕杀不了东宫的管事太监何柱儿，更杀不了皇上的侍卫鄂伦岱吧。我死了不要紧，谁还给您搭桥牵线，从中说话呢？何柱儿他们恐怕也就不肯替十爷再瞒着了，万一皇上知道了，十爷，您老看咱们俩的人头是谁的更值钱呢？”

八阿哥胤禩越听越吃惊，到了这会儿简直心惊肉跳了。任伯安口若悬河，像舌战群儒似的说了这么半天，表面上听起来，恭顺谦卑，没有一句过头话，简直像一个老朋友在耐心他说服规劝。可是仔细一品，哪句话都透着威胁，哪句话都有莫大的压力。此人太可怕了！可是，此人也决不能杀。想到这儿，他出来说话了：

“哎，我说老任哪，你怎么也当真了呢？十爷不过是试试你的胆量，看能不能把大事托付给你。看来，你还真行，处变不惊，有国士风度。你放心，不会杀你的。这刑部签押房，是钦差大臣处理公务的地方，怎么能随便杀人呢？好了，好了，这地方乃机务重地，你待久了万一被人看见不合适。你道乏吧。回去告诉我九弟，就说吃过晚饭我去拜会他。”

刚才十爷动怒拔剑的时候，任伯安还真吓出了一身冷汗。这会儿，听八爷这么一说，他马上见风转舵：“哈哈……八爷、十爷、十四爷，请放心，小的任伯安活一天，就要为阿哥们效忠一天，不会变心的。既然八爷吩咐了，小的自当遵命，我告退了。”说完，团团一揖转身走了。

任伯安一走，老十胤禛我可可不干了：“八哥，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刑部这大案子刚接手，让任伯安这么一搅和，还怎么收场？”

老十四胤禵却扑哧一下笑了：“十哥，你性子太直了，没看见太子、老四、老十三把差事办砸了吗？为什么？就是太认真了，这朝廷上的事，弯弯绕绕纠缠不清，八哥要是也认真去办，照样也得砸了。何况，这刑部的事牵连着咱们好几个兄弟，还有一大帮官员，八哥现在树威信还来不及呢，捅了马蜂窝可怎么好？”

老十无可奈何地问：“那，依你说该怎么办？咱们总得让八哥交差吧。”

老十四早就想好了：“十哥，你放心，这事儿好办。依我说，就像八哥现在这样，把雷响得大大的，把地皮淋得湿湿的，让父皇看着高兴就行。至于最后，挑那小不溜的官员杀上几个，掩人耳目就算了呗。”

八阿哥仔细品味着十四弟这番高论，心中暗自琢磨了一番，对两个弟弟说：“老十不要着急，老十四你也不要太张狂。刚才这话，不准再说。要小心，如果有一点蛛丝马迹被父皇抓住了，我们干得再好也功亏一篑了。嗯——任伯安这小子嘛，杀他、留他都有后患，倒是个难办的事。老十四，你回去告诉老九，让他尽快把任伯安送出京城，暂避一时，躲一躲风头。哎，老九搞的那个什么‘百官行述’是不是也在任伯安手中？”

老十四尚未说话，老十却奇怪了。忙问：“什么‘百官行述’？”

老十四狡黠地一笑说：“回十哥，这事儿正是任伯安一手操办的。这老小子还真有两手。他给朝廷中有头有脸儿的官员和外官中巡抚以上的官员，一人立了一本秘密的册子，里面记得可全了。何年当官，什么出身，投的谁的门路，又是怎么升的官儿，还有政绩优劣，人品好坏，给谁送过礼，收过谁的贿赂，等等，等等。一句话，这些官员一辈子干了什么好事、坏事，简直是点滴不露，全记在册子上。哼，这就是把柄，这就是威慑力量。谁敢不听咱们的，一查这个百官行述，点给他两句，谁能不心惊，谁敢不服，谁敢不乖乖地听咱们摆布？要想成大事，这可是最要紧。最不容忽视的。十哥，

这回你该明白为什么要留下任伯安了吧？”

老十不言声了。老八却深沉地说：“二位兄弟，此事要绝对保密。除了老九和咱们哥儿仨，谁也不能告诉。十四弟，任伯安的事，你和老九商量一下，必须尽快妥善安排。要保护好他，让他今后少出头露面，明白了吗？”

老十四正要答话，忽听外边一声传呼：“圣旨到——”

老八不敢怠慢，连忙整好袍服，带着两个兄弟出房跪下，迎接圣旨。这次捧旨前来的不是别人，却是大阿哥胤禔和十三阿哥胤祥。这位大阿哥，年已将近四十，发了福，长得又胖又高，一张国字脸上总带着一副居高临下的笑容。他快步走到上首，朗声说道：“皇上有旨，着皇九子胤禔、皇十子胤禔和皇十三子胤祥，会同钦差大臣皇八子胤禩共同办理刑部事宜。钦此。”

几位皇子连忙磕头：“儿臣领旨。”

大阿哥胤禔连忙上前搀起几个弟弟。弟兄们见礼之后，胤祥笑着对胤禩说：“八哥，小弟这回跟着你干了。有什么差，八哥只管吩咐，小弟不会给你丢脸的。”

八阿哥胤禩满面笑容地说：“好好好，十三弟，我最喜欢你这脾气，敢说敢为，敢怒敢笑。咱们弟兄携起手来，干好父皇交办的差事就是了。”

“好，八哥说得好。小弟一定遵命。哎。我和大哥刚才来的时候，正碰上一个人从刑部出去，好像是八哥府上的那个任伯安。我叫了他一声，他却没答应。八哥，任伯安上刑部干什么来了？”

老八急忙掩饰：“咳，十三弟，你看错人了吧？再说，任伯安是你九哥的人，他来找我干什么？”八阿哥胤禩虽然是笑着回答，心中却不免一惊：“嗯，父皇把老十三也派到刑部来，莫非是对我不放心吗？”

十六考皇子康熙费尽心机欺君父胤禩弄机巧

八阿哥胤禩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康熙皇上对他确实是有点不放心。这位康熙皇上，八岁登基，十五岁亲政，几十年里，内除权奸，外定边疆，修运河，减赋税，让全国百姓过上了安乐日子。可是，这几年，他逐渐老了，很多事情力不从心了。想让儿子们替朝廷办点事吧，这些皇子、阿哥却又不争气，往往是事也办了，祸也闯了，留下一个窟窿，还得他这个当皇上的去亲自过问、处理善后，替他们贴补丁。就说户部清理欠款、追回国债的事儿吧，老四，老十三还算卖力，结果，太子为了讨好臣子，落个“宽厚待人”的名声，一句话：“限十年还清”，把一件眼看到手的成绩，又白白地送掉了，致使功亏一篑，令人痛心。后来，在万般无奈之下，康熙只好把施世纶、尤明堂调到外任，保全了他们俩，又把胤祥派到刑部，给老八帮办。可这么一来，户部的事就没了正主儿，康熙皇上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就让阿灵阿署理户部尚书。却不料阿灵阿不是个省油灯，别看平日低眉顺眼的，挺讨皇上

欢心，可办事却是怎么歪怎么干。他一上任，就把十三爷和施世纶他们立下的章程全改了。头一样，就是追查“讨债英雄”们的责任。皇上能保下施世纶、尤明堂，能保下太子、四阿哥和十三阿哥，可是不能把各省各地奉旨办差。清还国债的人全保下吧。所以，这些人立刻便成了贪赃欠债官员们的众矢之的。当然了，谁也没那么傻，拿“追还欠款”这件事给他们立罪名。可是，中国封建时代的官场，坑蒙拐骗的招数多着呢。有道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什么“老弱”啊，“疲软”哪，什么“办事不力”呀，“刚愎自用”啊，只要想治你的罪，什么理由找不出来呀。得！没过几个月，这些昔日跟着十三爷、施世纶干得有声有色的人，被参的参，贬的贬，全都落马靠边了。阿灵阿为了给自己树威信，去掉“署理”也就是咱们现代人说的“代理”二字，名正言顺地当户部尚书，就想方设法去买好。于是又下令开库，“救济”所谓“穷困”的京官。这个口子一开不要紧，全国各地也都上行下效，照此办理。户部把口子开一尺，下边就敢开一丈。国库里刚刚收回来的银子，又悄悄地流进了层层官吏的腰包。得到钱的，当然高兴，纷纷上表给皇上，称赞阿灵阿能体贴下情，办事干练。又是替他请功，又是保他升官，群口一词，热闹非凡；可是，那些从前还了账的，却受不了了。怎么，我们卖田地，卖房产，东借西挪地还债，反倒便宜了你们了？这不行，于是也纷纷上表。这个说，自己当年从龙入关，血战疆场，身经百战，出生入死，有多么大的功劳；那个表白自己忠君爱民，两袖清风，治理地方，政绩卓著，前两年破产还债之后，家徒四壁，衣食无着，穷困潦倒，难以度日。那奏章写得简直是字字血，声声泪，就差没说“把还了的钱再退回来”这句话了。怎么？不敢说呗。皇上康熙是何等精明啊。不管表彰阿灵阿的奏折，还是哭穷叫苦的陈述，他看了之后，全都付之一笑，留中不发——扣下来了。派总管太监李德全去户部国库一查，才几个月的功夫，国库又出了一千四百多万两的亏空。康熙这个气呀！他恨不得马上拿掉阿灵阿，再派人去重新清理国库，讨还欠债。可是冷静一想，不行。上回信任了太子，把这件大事交给他去牵头儿办理，太子的身份、地位、权力仅次于皇上，还办成这个模样，要重新开始，派谁去掌管呢？太子当然是不能再委以重任了。可是除了太子，难道让朕这个皇上亲自出马去过问户部的事吗？自己要是不出马，谁又能镇得住呢？而且，君无戏言，刚刚决定停办的事，说话不算话，又重开事端，肯定会引起朝野震动，百官不安。假如闹出乱子来，恐怕更不好收场。唉！千错万错，错在朕不该这么信任太子，错在太子办事疲软，优柔寡断，没有远见，没有魄力，他太让朕失望了！

户部清理欠款的事闹了这么个下场，康熙把希望全寄托在八阿哥的身上了。朝臣们都说八阿哥心地忠厚，宽以待人，办事精明，深得人心，还送他一个“八佛爷”的雅号。如果八阿哥真有这么大的本事，这么好的人缘，万一太子不争气，换他当太子，也可使国家、社稷不至于在朕的百年之后乱了套。康熙正因为有了这个想法，才决定把八阿哥派到刑部去，想让他从“宰白鸭”的事打开缺口，清理全国的吏治，严惩那些贪官污吏们。同时，也可以考验一下老八的忠心和能力。可是，康熙皇上也听说这位八阿哥和老九、老十他们关系密切，有“阿哥党”之称。这可不是小事，不能不提防着点儿。不然的话，一旦他们从结党营私到串通起来阴谋篡权，那可就不得了了。所以，康熙义想出一个办法，把老九、老十也派到刑部，看这“阿哥党”的哥儿仨在一块儿，能干出个什么名堂来。此外，还特意加进去个老十三。套句

现代词汇，这叫“掺沙子”。让老十三去监督老八，免得老八他们胡作非为。嗯，还不错，这哥儿几个干了几个月，总算把刑部的事理出眉目来了。老八写成奏表，请皇上御览定夺。

谁知，八阿哥的奏表康熙不看还罢，一看之下可把他给气坏了。据八阿哥说，经过内外查证，刑部的历任官员，都是刚正廉洁、执法如山的清官。各省的道台、府台、县官们，除了个别小人之外，也大都是忠心事主、廉洁奉公的。“宰白鸭”这样的事，全国就张五哥这么一件。涉及这件案子受了贿赂的，是几个典狱官和监牢头儿，按律该斩。刑部尚书桑泰尔，侍郎唐赉成，有失察之罪，应革职降任。至于邱运生和张五哥这案子，虽有冤枉，但事出有因。邱运生五代单传，他的小妾怀了孕，还不知是男是女。那个被他奸污的女子，不是佃户，而是卖到邱家为奴作妾的。把邱运生判了死罪，处分重了。可是既然判了，他们也没法，又怕杀了邱运生就绝了后，事出无奈，才买通了看监狱的人，把张五哥换了进去。张五哥呢，既是私监贩子，又是打死公差潜逃在外的罪犯，按大清律是该杀头的。所以，让他去替邱运生死，也不算冤枉。

八阿哥这个奏章写得洋洋洒洒，头头是道，简直是吏治清平，天下安定，干坏事的、贪赃枉法的似乎只有那十几个看押监牢、掌管文书的小书办、小衙役和禁卒们。看书的朋友们自然明白，八阿哥所以要这么办差，是为了维护任伯安，维护阿哥党，为了在大臣中落个“宽厚”、“慈悲”的好名声。他采用的是老十四的办法，打大雷，下大雨，却不办实事。真正贪赃枉法的人，被八阿哥保下来了，刑部和顺天府里经任伯安的手换的几个“白鸭”，当然是更不能申冤了。八阿哥心里有数，反正这些事皇上都不知道，他老人家也不能亲自来查，这么一糊弄，天大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了。但是八阿哥却在自得自满之中犯了一个大错，他太低估了父皇了。今天，皇上拿着这份奏章，越看越好笑，越看越纳闷，越看越怀疑，到最后，是越看越上火儿。康熙登基四十多年，亲政也已三十多年了。处置过多少复杂难办的案件，经历过多少惊心动魄的斗争啊。虽然他现在老了，可是还远远没糊涂，更没昏聩。老八这小小的花招能瞒过康熙的眼睛吗？更何况邱运生的案子是康熙曾经亲自过目、御笔亲点，而且还亲自审问过张五哥，可以说，康熙对这个案子是了如指掌的。现在可好，全变了。邱运生明明有三个儿子，三个媳妇和一群孙子，如今却成了“五代单传”，被奸污致死的佃户女儿，忽然成了卖身的奴婢，该杀的犯人邱运生落了个“判刑过重”，替人当“白鸭”的张五哥倒是“按律该斩”。老八呀老八，你真行啊。太子只是懦弱无能，你可好，竟敢当面撒谎。你，你你你，你眼里还有朕这个皇上，你心中还有朕这个父亲吗？！想到这里，康熙忍无可忍了，他“啪”的把奏表扔到地下，怒声骂了一句“真是屁话满篇”。说完，忽地站起身来，急促地在养心殿里走来走去。突然，他来到张廷玉面前，颤声问道：“张廷玉，八阿哥这份奏章，你们几个上书房大臣看了吗？太子他看了吗？太子怎么说？你们几个又有什么想法？”

张廷玉当上书房大臣二十多年了，康熙的脾气他摸得一清二楚。他知道，一遇上难以决策的大事，或者生气上火的时候，皇上总是这样走来走去的。这是他紧张思考时的习惯动作。所以，张廷玉并不害怕，而且，八阿哥的奏章他张廷玉早已读过。他知道，皇上一看非要生气发火，也非要问他张廷玉不可。他早就想好词儿了，皇上一问，他马上躬身回答：

“回皇上，八爷的奏折臣和上书房几个人都看过了，太子也看过了。因为这次让八爷到刑部，是圣上亲自决断的，太子不敢说长道短，只让把奏章进呈御览。臣等以为，八爷办差还是肯卖力的，事情办得也很快。只不过“宰白鸭”这件案子太巧了一点儿，而且全案皆翻，冤枉的是邱运生，该死的倒是张五哥，有点出乎意料。似乎……哦，这是臣的一点儿小见识，佟国维和马齐他俩倒没说什么。”

康熙一肚子的气突然发作：“哼！没说话不等于没看法。张廷玉，你也用不着跟朕绕弯子。巧事儿？哼，天下哪有这么巧的事？朕撞见了一件冤案，果然就这么一件，真成了今古奇闻了，鬼才相信呢！廷玉呀，你在朕身边多年了，你知道朕从来不怕事，咱们办的大事还少吗？可是朕如今害怕了，害怕自己的儿子了。连他们都在骗朕，都在和朕说假话，这还不可怕吗？！刑部的差事因为事先不便和太子商量就派了老八，于是这位太子就隔岸观火，站在一边看热闹。朕特意派了老十三，哪知道，这小子因为对户部差事停办心里不服气，又不肯听从老八，所以，人去了刑部，却什么事都不管。也不知道他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反正在朕的面前也是装聋作哑。剩下老八、老九、老十这哥儿仨抱成一团，弄虚作假，欺君欺父。这情形，朕心里雪亮。廷玉呀，这才真让朕心惊胆寒哪！”

康熙对几个皇子的看法，张廷玉也早有同感了。可是，他更清楚地知道，这几年康熙对太子和阿哥的态度。在用谁、信谁这件大事上，皇上一直举棋不定，难下决断。这事儿说小了，是皇上的家务事，外人不好过问；说大了，关乎社稷命运，臣子更不能随便进言。所以，张廷玉就是看得清清楚楚，也从来不敢张口。就是今天，皇上亲口说出来了，他还是不敢附和，只能从旁劝解：

“皇上把话说得过重了，只怕众阿哥承受不起……”

他的话没说完，康熙就怒气冲冲地打断了他：“什么，什么，承受不起？张廷玉，你太老实了。他们几个要是知道承受不起，就不会这样做了。朕心里一直纳闷，这些个儿子，从他们懂事的那天起，朕就送他们进学，为他们精心挑选师傅。他们读着圣贤书，听着朕的教训，一个个既不傻，又不笨，可是为什么要干这种事儿呢？看来只有一个解释，他们是别有用心！”

“不不不，圣上千万不要这样想，据臣看，太子和阿哥们对皇上都是敬畏和孝顺的。请皇上不要多疑。”

听了这话，康熙发出一阵令人胆寒的冷笑：“嘿嘿嘿……敬畏？孝顺？算了吧！张廷玉，你不要再劝朕了。朕知道，你心里也清楚得很。俗话说，猫老了也怕老鼠。他们这是鼠欺老猫。哪有一个是真心敬畏，真心孝顺的？！他们现在想的是朕老了，不中用了，他们在盼着朕早一点儿死，早一点儿把皇位让给他们！你懂吗？”康熙皇上越说越气，越说越激动，他只觉得自己的心在狂跳，头在轰鸣，手脚冰凉却全身燥热。他快步来到养心殿门口，失神地看着远处的天空。阵阵秋风劲吹，卷起团团的枯枝败叶，一大块铅灰色的浓云掠过殿顶，飞驰而去。鸿雁哀鸣，秋色败落，儿子不孝，国事日非，更加重了康熙心中的悲切之情。他不由得打了一个寒颤。侍候在门口的太监、侍卫们早吓得手足无措，大气儿都不敢出了。张廷玉连忙给副总管太监邢年递了个眼色。邢年快步进殿，取出一件披风来，小心翼翼地给康熙披上：

“皇上，外边风大，小心着了凉。主子爷要是觉得累呢，不如到里边躺一会儿，歇歇神儿。奴才去传一碗参汤来可好？”

康熙默默地点了点头，又顺手把披风取下来，披在张廷玉的身上说：“廷玉，这件披风赏给你了。别看朕老了，其实身子骨比你结实得多呢。秋天风凉，你常常要在夜里当值，披上它也可挡点儿风寒。唉，朕身边可资信托的也只有你了……”

康熙说得凄惶，张廷玉听得激动，他连忙跪下，叩头谢恩：“谢主子赏赐。请皇上容臣再进一言。俗话说车到山前自有路，请圣上不要过于烦恼，以免伤神。圣上龙体康健，才是万民之福啊。”

这句话是张廷玉随口说出来的，却不料正中康熙下怀。他想：对呀！儿子们越是胡闹，朕就要越加保重；他们越是狗急跳墙地要抢江山，朕就越不能把江山轻易地交给他们。前些时听说太子常常和侍卫们在一块，长夜吃酒，既坏了宫中的规矩，又失了太子的身份。他们是在寻欢作乐，还是另有图谋呢？如果酒宴上有外臣介入，小人参加，他们会不会鼓励太子弑君谋位呢？嗯——朕不能再掉以轻心了。对太子，对阿哥们的行为，朕要一个个地亲自查一查，访一访。看他们几个到底谁优谁劣，谁忠谁奸。对，这事说办就办，就从太子查起，而且就从这夜宴侍卫的事儿上查起。想到这儿，康熙向殿外侍候的太监吩咐一声：“派人到毓庆宫传旨，着太子的师傅王掞和朱天保、陈嘉猷速来见朕。”门外太监答应一声刚要抬脚，领班侍卫鄂伦岱却进来奏报：“皇上，王掞和朱天保递牌子请见，不知主子见不见他们。”

康熙微微一笑说：“啊？！巧事都在今儿碰上了。朕正要见他们，他们倒自己来了。好吧，传他们进来。”

“扎！”

张廷玉一边搀扶着皇上，到养心殿西暖阁的炕上休息，一边在心里琢磨，皇上急急忙忙地要见王掞和朱天保他们，为的又是什么事呢？

十七尽忠心王掞犯龙颜论时弊康熙讲史训

康熙皇上在张廷玉的照料下，回到养心殿西暖阁里坐下，刚刚端起太监送来的参汤，就听外边有人报名请见：

“臣王掞、朱天保请见圣驾。”

“嗯，王掞进来，朱天保且在外边候着！”

太监一声传唤，王掞进来了。这位老夫子学识渊博，为人正派，深得康熙皇上的信任，委派他担任太子的师傅已经多年了。对皇上的委托，他是

忠心耿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教导太子尽心尽力，给太子讲书，也教太子做人。在他的心里，皇上是君，太子是国家储君。平日里，他把全部心力都用在太子身上，不奉皇上召唤是从不来打扰皇上的。他认为：忠于太子就是忠于皇上，教好太子就是对国家的贡献。可是，今天他心里有事，不得不破例的拉了朱天保来见皇上。他要在如何对待太子这件事儿上，向皇上进言。

听见皇上传唤，他不敢怠慢，颤颤巍巍地走进了养心殿。此时，天近黄昏，可是还没到点灯的时间。外边阴着天，加上老王揆眼睛近视得厉害，进了大殿，老人家也没看清大殿当中的御座上是不是坐着皇上，一进门，对着御座就行了三跪九叩首的大礼。坐在里边暖阁里的康熙皇帝，一见这情景，不由得扑哧一下笑了：

“王揆，朕在暖阁里等你呢，你进来说话吧。”

王揆一听，先是一愣，接着也笑了。他紧走两步，进了暖阁，又要行礼，却被康熙止住了：

“哎——你是朕的老臣了，有了这把子年纪，免礼吧。赐座。”

王揆谢了座，欠着身子坐下：“唉，臣确实老了。想当年在部里当差的时候还能经常见到皇上龙颜，后来，做了太子的师傅，虽然每天出入宫中，却与皇上成了咫尺天涯，竟难得一见。今日，陛下在日理万机之中，接见老臣，观龙体康健，臣不胜欣慰之至。”

“说得好哇，王揆。人老了总是念旧的。朕也老了，常常感到孤独，总想找几个老人来说说话，解解闷。你要常来瞧瞧朕才好。明天，让李德全带你去眼镜库里，挑一副合适的眼镜戴上。不然，像你这么大的年纪，有个磕磕碰碰的，可怎么好？”

康熙这话，说得十分亲切，十分体贴，不但王揆听了感动不已，在一边的张廷玉也十分激动。他抚着康熙亲手为他披上的披风，心中暗暗敬佩，皇上不愧为英明之主，就这分怜老惜才的品德，就这个克制感情的能力，千古少见。刚才还雷霆万钧地在发怒，可是，马上又变得这么慈祥，这么温和，难得呀。康熙没有注意张廷玉的表现，他正在琢磨着怎么问王揆呢。这老夫子一向循规蹈矩，不做一点非分之事，也不听一句非礼之言。和他谈话，得慢慢来，圈子也得绕的大点。想到这儿，康熙皇上开口了：

“王揆，你背上生的那个毒疮，好点了吗？这种无名的肿毒，非要用玉泉山的水煎药来洗，才能见效快。玉泉山的水是宫里专用的。朕吩咐过下边，让每天赐给你两担，不知他们照办了没有，也不知你够不够用？如果不够，朕再加赐给你。”

从一进门起，王揆就觉得皇上处处体恤自己，关心自己。如今，又听皇上这么一说，忍不住心潮起伏，热泪盈眶。他连忙起身回答：“皇上待老臣如此深恩厚泽，臣无以报答，惟有尽心尽力地辅佐太子，以解君忧，以谢皇恩。”

王揆这么一说，康熙抓住话头了：“王揆，你的忠心，朕是知道的。按说，你这么大年纪了，早该让你致休养老，安享晚年了。朕曾经想过，照对待李光地他们的办法，留你在京城里荣养。可是太子说，他离不开你，朕只好答应了。这是太子的意思，你可不要怪朕哪。”

咱们前边说过，王揆是个道学先生，什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什么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的那一套封建规矩，在他的头脑里可以说是根深蒂固，不能更改的；什么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等等，王揆也是严格遵从，不敢违背

的。现在听皇上这么一说，他大吃一惊，愣怔了一下，连忙回奏：“皇上适才所言，老臣没听明白。皇上和太子本是一体嘛，怎么能分开来说呢？”

康熙微微一笑说：“哦，朕是说，你老了，身子骨也差了，不管什么事都得悠着点干，不要累着了。太子的事儿，朕托付给你了，他如果有什么不是，你只管进宫请见，对朕当面说，朕会管教他的。”

老王捋听了这话，更是吃惊。他就是因为看到了、听到了一些传闻，说皇上不那么信任太子了，甚至有人说皇上要换太子了，所以才进宫请见，要来劝谏皇上的。如今，听皇上的话音，好像这些传闻是真的，他可就忍不住了：

“皇上，请恕老臣直言。皇上和太子，一为国君，一为储君，两者本为一体，不能分开来说。老臣蒙皇上信托，教导太子，若太子有什么不是，老臣自当犯颜劝谏，即使因此获罪，也决不苟且，但却不能在太子身后，胡言乱语，说三道四，这是千古传下来的为臣之道。所以，皇上适才所言，让臣到御前诉说太子不是，此等非礼之事，臣不敢奉诏。”

康熙仰天大笑：“哈……老王捋哪老王捋，你怎么这样古板呢。君臣之间，是要有规矩的。若上下和谐，都能畅所欲言，岂不是更好吗？好了，这个话题，咱们今天不说它了。八月十九日，朕要到承德去打猎，太子当然是要从驾的。你老了，就不必去了。回头，让上书房大臣们替你安排一下，让你到玉泉山住上一段，养养身体，这样可好？”

康熙想把话题岔开，可王捋的执拗劲儿上来了：“谢皇上。老臣今日进宫，是因有一事不明，特来请示。昨日，内务府突然把毓庆宫的侍卫全部更换了。按宫里规矩，侍卫三年一换，而且还要留下几个老人，以免上下脱节。可现在，离换班的时间还有半年呢，为什么提前更换，而且老人一个不留，全部换班。老臣斗胆请问，此举是否出自圣意？”

康熙没有立即回答，给太子换侍卫的事儿，确实是皇上亲自决定，而且要内务府火速执行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咱们前边已经讲过，人老了，疑心就大。康熙自从听说太子经常在夜里和侍卫们一起喝酒，就有了不祥的预感，怕万一有人煽动太子，图谋不轨，一旦出了乱子，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所以，他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决定，将太子毓庆宫里的侍卫，一个不留，全部换班，而且换进去的新侍卫，又全是皇亲国戚的子弟。本来，今天召王捋来，康熙打算追问这件事的详细情况，却没想到刚才一开口说话，王捋就左一个“皇上太子本是一体”，右一个“非礼之事，不敢奉诏”，堵得康熙没法儿再往下问。可老王捋说的，又句句在理，驳没法驳，谈又谈不下去，这才想换个话题。不想，老王捋却又不依不饶地提出换侍卫的事儿。康熙觉得，怎么解释都不合适，只好推脱着说：“哦，这是佟国维管的事，他是领侍卫内大臣嘛。大概是因为朕要去打猎，提前把侍卫班子调换一下，你不要多心。哎——对了，现在刑部尚书空缺，朕一时又找不到可以信托的人，你去主持刑部如何？”

王捋又是一愣，心想，怎么，不让我管太子的事了，可是皇上没明说，这话自己也不好问哪：“回皇上，臣虽年老体弱，自信还可以做些事情。既然皇上如此看重老臣，臣自当勉力为之。”

“好好好，这就好。张廷玉，你来拟旨：着太子太傅、大学士王捋，实授刑部尚书之职，即日到职视事。嗯——传旨给八阿哥，刑部公务，即刻移交给新任刑部尚书王捋。邱运生一案，太奇，大巧了，让他编出一出戏来，

演给朕瞧瞧。”

张廷玉答应一声，坐到一边拟旨去了，他心中实在纳闷儿，为了八阿哥清理刑部积案的奏折，皇上刚才发了那么大的火，可是又不下旨切责，放到一边不理不睬了，却让八阿哥编出戏来演。皇上到底是怎么想的，真让人琢磨不透。他这儿正想着呢，却听康熙又说：

“王掞，朕派你去当刑部尚书，并不是要你真的去干实事，只是想借重你的正直，你的名望，去镇一镇刑部里的邪气，带出一帮廉政的大臣来。有这一条，朕就十分满意了。你现在第一要办的，是养好身子，第二是辅佐好太子，第三才是管管刑部的事。记住，要悠着点干，不要着急上火，不要累着。你明白吗？”

王掞这才放心了，他高兴地答应一声：“谢皇上。臣一定尽心尽力，为皇上分忧。”

“好了，天不早了，你跪安吧。邢年，派个太监，送王师傅回去。传朱天保进来。”

“扎！”

老王掞在小太监的搀扶下，颤颤巍巍地退下去了。朱天保听见传唤，手脚灵快地走了进来，向皇上叩头行礼，站起身来，躬身肃立，听候问话。

伏在案头、正在拟写圣旨的张廷玉，偷偷地瞟了一眼朱天保。只见他满头乌发，两眼炯炯有神，不卑不亢，不由得暗自称赞：“嗯，这小伙子英气蓬勃，是个人才。”

康熙皇上却没有张廷玉这分闲心，刚才一肚子话要问王掞，因为王掞的犟脾气上来了，康熙没能说出来，所以，一看见朱天保进来，康熙劈头就问：

“朱天保，朕听说端午节和七月节的时候，太子在毓庆宫里，大宴侍卫，平日也经常和他们一块儿吃酒，有这事儿吗？除了侍卫们之外，还有外臣吗？”

朱天保据实回答：“启奏圣上，确有其事。不过据臣所知，参加的都是东宫侍卫，并没有外臣。”

康熙紧追一句：“你和陈嘉猷，还有王掞，也一块儿同他们吃酒了吗？”

“回圣上，当时臣和陈嘉猷还在户部，没回毓庆宫。王掞师傅因为有病，我们都没有参与。”

康熙又问：“哦，那么，你知道他们在喝酒时都说了些什么话吗？”

“回圣上，臣当时并不在场，不知他们说了什么。如果圣上一定要问，臣去把那几个侍卫叫来，一问便知。”

朱天保到底是年轻嘴快，这句话，他可莽撞了。封建时代，皇宫里规矩多着呢。皇上问话，知道了就老实说，不知道就只能说不知道。你再加上一句说“我不知道，你问他吧”那可就是对皇上不尊敬了。要是正赶上皇上不高兴，说声“掌嘴”。得，你就自个打嘴巴好了。此刻，朱天保这么一说，张廷玉连忙出来制止：“朱天保，你仔细点。这是和皇上说话呢，怎么一点规矩也不懂？”

康熙心中有事，并没有注意这个小节。听张廷玉教训朱天保，他微微一笑说：“廷玉不要责怪他，他说的是真话嘛。”

其实，朱天保不是不懂规矩，也不是有意冲撞皇上。他今天递牌子求见皇上，和王掞一样，也是想来劝谏皇上的。刚才皇上一句接一句地问他，

他只能那么回答。侍卫都调走了，我哪儿知道，要问，你把侍卫们再叫来嘛。话说过之后，觉得不妥当，可也不能收回了。此刻，见皇上没怪罪，他的胆气又上来了：

“皇上，臣有一事不明，请皇上训示。”

“说！”

“扎。常言说：父子相疑，举家不宁；君臣相疑，社稷难安。臣以为，皇上对太子生了疑心。臣为太子身边官员，不得不对皇上直言。”

康熙的脸一沉，问道：“哦？你怎么知道朕对太子生了疑心呢？”

“皇上立太子已经三十多年，待太子恩深义重。太子每当提起这一点，总是感激涕零。太子常向身边的人说，‘当了近四十年的太子，却对国家社稷没有一点建树，愧对皇上的教诲。’太子这话不知怎么传出去了，而且传得完全变了样。外边流言，说太子对皇上不满，说：‘当了近四十年的太子，千古少有。’这个流言和太子的原话，不仅相差千里，而且意思相反。所以，臣以为朝中必有奸邪之人，故意制造流言，挑拨太子与皇上的关系。不知皇上对此有何训示？”

朱天保说的这件事，皇上早几年就知道了，而且还曾经严厉地训斥过太子。太子当然没有认账，可是也无从辩白。今天朱天保说清了太子的原话，康熙倒觉得高兴，觉得放心。可是，朱天保能不能信得过呢，他是不是太子派来，再次欺骗父皇的呢？康熙又不能不多一个心眼：

“哦，这事朕知道。世上的事情，就怕流言蜚语，到处传播，越传越神，越传越走样，这是常情。以讹传讹的事，哪朝哪代没有啊！”

朱天保一听，皇上既没反驳，也没赞成，看来，还真是对太子不放心。不行，我得把话说清了：“皇上，本朝太子与前朝大不相同，请皇上明察。”

康熙问：“哦，怎么不同，你说清楚。”

“是。圣上，历朝历代，只有太子有权参与国家大事，其余的皇子阿哥是不能干预朝政的。但在我朝，动不动就派阿哥去当钦差，不是处理部务，就是巡视地方。臣以为，这是政出多门。太子身为储君，对阿哥们却没有节制的权力。臣担心，万一阿哥中有人对太子不眼，或者受奸佞小人的蛊惑，结党拉派，攻击太子；或者暗中策划，密谋篡权，那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臣以为太子眼下这种处处受制，说不敢说，做不敢做的局面，应当改变，请皇上圣裁。”

张廷玉在一边听了这话，吓了一跳。心想朱天保你胆子不小啊，我想了好多年都不敢说的话，今儿个，让你全兜出来了。你知道，这是最犯皇上忌讳的话吗？

康熙却并没有生气：“朱天保，你说话很直率，也很大胆，这就是忠心，朕听了很高兴。有了你们这样年轻有为、敢说敢当的人，国家才能兴旺。你刚才讲的话有些道理，朕也不是没想过。但是，你只看到了一层，没看到还有一层呢。皇子干政，或者是说政出多门，固然不好，但皇子们都不干事就好了吗？前明亡国的教训中，有一条很重要，朕不能不想。他们是怎样对待皇子们的呢？把这些人全都封了大大小小的王，分散到全国各地，建王府、占封地，过着养尊处优、安享福贵的生活。这样一来，权是没人争了，皇上的耳朵边也清静了。可是，一旦国家有事，这些叔叔、伯伯、兄弟、子侄们一个也用不上，因为他们是一群只知声色犬马、吃喝玩乐的窝囊废！皇室的人尚且不肯出力、又怎么能让臣子们去卖命。张廷玉、朱天保，你们说，这

个教训不深刻吗？”

十八要刁蛮鄂伦岱受责选忠良老皇上运筹

朱天保请见皇上，陈述了他对“皇子干政”的看法。康熙没有生朱天保的气，相反，却对他的直率和坦诚感到高兴。康熙娓娓而谈，说到了前明亡国的教训，尤其是把皇子们分封各地为王，以致成为一群只知道吃喝玩乐的酒囊饭袋，一旦国家有事，连亲兄弟都指望不上。这个教训康熙分析得太深刻了，张廷玉和朱天保听得出神。不过朱天保还是不放心，他说：“皇上，请恕臣愚昧，前明亡国之鉴不远，我大清当然不能重蹈覆辙。但这王子干政，似乎也并非万全之策，请皇上三思。”

康熙点了点头说：“哦，你的意思朕明白，无非是政出多门。或者说白了就是怕时机一到，他们会结党营私，各自为政，甚至会篡权夺位，兄弟残杀。所以，朕一方面教导太子，要他学会驾驭群臣之道，学会在各种逆境中高瞻远瞩，乾纲独断的本领；一方面让阿哥们在办差中学真本事，学办实事儿，还要学会忠君之道。有了这两条，我大清江山定能世代兴旺。你们说，前明和本朝的这两种做法，哪一种更好些呢？”

朱天保沉吟了一下说：“皇上教诲使臣茅塞顿开。不过……圣上，万一阿哥们的势力日益强大，太子失去了控制能力……那将何以处置？”

康熙斩钉截铁地说：“哼！那还不简单？假如太子无力驾驭群臣和阿哥，朕从这二十多个儿子中另选一个太子不就行了吗？反正不论换谁，江山总在爱新觉罗家族手里，也没有便宜外人。”

康熙一言既出，朱天保只觉冷汗直流。怎么，皇上连换太子的事儿都想过了吗？想到这儿他忙说：“皇上，太子和阿哥有君臣之分，太子并无大错，请皇上慎言。”

康熙听了哈哈大笑：“哈哈……朱天保，你怕什么，朕不过打个比方罢了，哪就真的换太子了呢？你们几个在东宫，要好好地辅佐太子。要他知道，朕疼他、爱他、护他、用他，是希望他能干得比朕更好，比朕更强。至于阿哥们，朕会对他们严加管束的。谁要是不守臣道，谁要敢谋逆篡位，朕一定用国法。家法重重惩处，决不宽恕！朕这样说，你该放心了吧！好，你跪安吧。”

打发走了这一老一少两个净臣，康熙皇上颓然倒在炕上，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中。在二十几个儿子中，能办事又受到他喜爱的并不太多。老大太阴沉，老二太子过于懦弱，老四有能力，办事认真，但刻薄寡恩，老八表面和善却内藏奸诈，老十三、老十四两个只是个将才，而当不了帅，更难做皇上。唉，朕把江山交给谁才能放心呢？

康熙这儿为选储君的事儿在发愁，可是那个替邱运生当白鸭的张五哥却交了好运了。那天在菜市口刑场上，五哥被康熙皇上救了下来，并且让九门提督赵逢春把他带回去安置。赵逢春便把五哥在营里枷号了三天，然后留他在身边当了个亲兵。慢慢地，赵逢春喜欢上这个小伙子了。这张五哥武艺精良，人品正派。他常说，只要皇上一声令下，让他上刀山，下火海，他死也不皱眉。正巧，这时候皇上要打猎，内务府正在给皇上调换侍卫，赵逢春就把张五哥给推荐上去了。按说，给皇上选侍卫，那是要精挑细选的，除了武艺、人品之外，还得看出身。张五哥一不是旗人，二不是亲贵子弟，三没

有立过战功，要想进皇宫当御前侍卫是不够格的。可是赵逢春是皇上的老侍卫，现在当着九门提督，兼管步兵统领衙门，整个京师的防务全得听他的提调。权力大，面子也大，这事还能办不成吗？他向内务府一说，张五哥便从一个普通的小兵，一步登天，当了紫禁城的侍卫。这一下，五哥可开眼界了。虽然他刚刚补进来，身份地位不够，不能在皇上跟前侍候，而只能在皇宫门口站岗值班。可是，金碧辉煌的宫殿，名目繁多的规矩，崭新的战袍，闪光的腰刀都使张五哥像傻子赶集一样，眼花缭乱，喜不自胜。和他一同当班的侍卫们，都是旗人，也都是贵介子弟，平日就看不起汉人，更看不上这个出身低贱的小侍卫，便合起手来欺负五哥，脏活儿，累活儿，苦活儿，全都派到五哥头上。五哥老实，但骨气很硬。开始时，谁说都听，叫干啥就干啥。时间一长，他看出来，哦，这是在有意作践我呀。哼，大伙儿全是侍卫，我哪儿不如你们，老子不听这一套。有了这个想法，五哥不那么听任摆布了，只不过没碰上什么大不了的事，他碍着面子，不愿和那些人公开闹翻罢了。

康熙北巡狩猎，按照订好的日期，在中秋过后的八月十九，准时出发了。

为什么皇上要经常外出打猎呢？原来，清朝是以武功开国的，在马上得的天下。入关定鼎之初，祖宗就传下规矩，无论是皇室亲贵还是八旗子弟，都要世代习武，不准荒废，以保江山稳固。所以，满族的男丁，在那年月，几乎都是自幼练武。身份低下的，要从军当兵；身份高贵的，除了练武之外，还要学会领兵打仗。太平盛世无仗可打怎么办呢？那就每年举行狩猎，在与虎豹狼虫的搏斗中，练武艺、练胆量、练军纪、练战术。所以，从清朝开国之初，就在关内关外设了好几处围场，放养了猛兽，以供狩猎之用。

康熙这次狩猎，随行的人员不少。除了皇上的御辇之外，后宫嫔妃、皇子皇孙、王公大臣全都从驾，摆开了浩浩荡荡的队伍，出了京城向承德进发。哪知道，天公不做美，刚过了密云县，就下起了雨。秋雨连绵，一下就是没完没了。山色苍茫，道路泥泞，越往前，路越不好走。有福坐车的，不挨淋，不踩泥，可是也憋闷得不得了。那没福坐车。骑马的侍卫、军兵们，可就更遭罪了。最感到窝火儿。后悔的是侍卫头目鄂伦岱。他公子哥儿的身价，一上来就在皇上身边当侍卫，养出了毛病。也惯坏了脾气。临出发时他想，老在皇上身边儿蹭来蹭去的大拘束，不自在，便给自己找了个轻松自由的活儿——探路，打前站。可没想到，天一下雨，这美差变成了苦差。他得跑前跑后地两头张罗。上边挨雨浇，下边踩烂泥，比谁都辛苦。这小子心术不正，他才不肯吃这冤枉亏呢，便一眼就盯上了张五哥。路上有水坑，他让五哥去垫，山上滚下了石头，他要五哥去搬。车子要上坡，他又吼叫着让张五哥去推车。左一道令，右一道令，把张五哥指挥得团团转。张五哥是头一回护驾出京，没见过这么大的阵势啊。二百多辆车子，他推了一辆又一辆，累了个头晕眼花，满身大汗，还不敢发牢骚。好不容易车子全推上坡了，五哥在路边一块石头上坐下，喘喘气儿，也顺便刮一刮靴子底儿上的泥，不防又让鄂伦岱看见了。这小子也不言声，悄悄地走到五哥身后，抡起马鞭，劈头盖脸地就打下来了。嘴里还不干不净地骂着：“混蛋，老子还没歇着呢，你倒在这儿偷懒。没瞧见皇上坐的御辇车厢板透风了吗？还不赶快去钉上！”张五哥这个气呀，可是人家鄂伦岱是领班侍卫，比自己身份高得多，气也不行啊。他瞪了鄂伦岱一眼，站起身来，找了根粗树枝拉到车前，一边比量，

一边用腰刀削着。谁知道鄂伦岱又悄悄地跟过来了，还是先抽鞭子后说话：“你个狗娘养的，磨蹭个啥？！还不快干！”

这下五哥受不了，他大声喊着：“鄂伦岱你少来这一套，有威风回家炕头上使去。不比量好，把车钉坏了，是你的错还是我的错？”

鄂伦岱自打当侍卫那天起，还没有谁敢顶撞过他呢。听了五哥的话他的火儿“噌”地就来了：“嘿嘿，好小子，你还敢跟爷顶嘴。你不就是仗着赵逢春才当上侍卫的吗？哼！别说是他赵逢春，就是武丹来了，也不敢在老子面前撒野。老子今天教训你一回，让你知道点儿厉害。”鄂伦岱一边说着，一边抡起马鞭就抽了过来。

张五哥偏身躲过，顺手牵羊地这么一抄，把马鞭子夺了过来，咋咋几下，撕裂撅断，扔进了路边的水沟里。大声说：“鄂伦岱，你少张狂。可惜你小子本事没有架子大。告诉你，我张五哥不吃你这一套。”

鄂伦岱不防张五哥还有这一手。他恼羞成怒，飞身上前，一脚踢向张五哥的肋下。张五哥一看，好家伙，这小子鞋上全钉着铁钉呢，这不是下死手要我的命吗？拼了吧！他脚下灵动，打了个转身，一伸手抓住了鄂伦岱的脚脖子，借力打力，往后一掀，把个一百多斤重的粗壮汉子平空撂起丈把高，“叭”的一下摔到了路边的泥潭里：“小子，还敢逞凶吗？不服气你上来再试试。”

鄂伦岱不敢动手了。他从地上爬起来，对着看热闹的侍卫们高声喊道：“你们都是死人吗？还不把这个畜生捆起来，按君前无礼的罪名给我处置了！”

谁知，这句话刚落地，就听身后有人冷冷地说：“鄂伦岱，你算是哪门子的君啊？”

鄂伦岱转脸一看，啊？！皇上！吓得他机灵灵打了个寒颤，连忙跪下了。原来，康熙皇上因为御辇露了风，早就换到贵人郑春华的车上坐着去了，听见前边吵吵嚷嚷的，不知出了什么事，便带着侍卫德楞泰、刘铁成，在太监的搀扶下赶了过来。此刻见鄂伦岱如此蛮横无礼，康熙脸色铁青，阴沉沉地说：

“鄂伦岱，朕已经听了多时了。原先以为你不过仗着是亲贵子弟，有点骄纵，不想你竟是有意地作践人！”

鄂伦岱心里不服气，但是言语却一点也不敢放肆，规规矩矩地说：“主子，奴才轻浮狂躁，惹主子生气了。”

康熙心里雪亮，冷笑一下说：“哼，朕知道，你不服气。是不是因为八阿哥推荐你当甘肃将军，朕没准，你就怀恨在心呢？瞧你这副德行，能带兵吗？能跟飞扬古比吗？你刚才口出狂言，污骂武丹。难道你不知道武丹在朕的身边当四十多年的侍卫吗？你眼里还有王法，还有朕吗？”

康熙这话说得够重了，换了别人早吓傻了，可鄂伦岱还是不服。他一边磕头，一边说：

“主子，奴才不敢和武丹将军、飞扬古将军比。不过，主子南巡，奴才护驾，也是出了力的。请主子放心，奴才有一分力都要报效主子的。”

康熙听出来了，哦，这奴才心里不服，话里有话呀。想到这儿他说：“好好好，你说得真好。朕也让你放心，你有一分心就会得到一分报应。朕从来厚待侍卫，可是谁要是的对朕不忠，决不会有好下场的！滚起来，下这么大的雨，你难道想让朕在树林子里过夜吗？”

鄂伦岱赶快答应一声，站起身来，瞪了张五哥一眼，继续上前边探路去了。

张五哥快手快脚地修好了御辇，恭请皇上登车。雨越下越大了，浓密的雨点儿打在车顶，砰砰作响。康熙掀起车窗的帘子，心事沉重地望着逶迤前行的队伍，忽然喊了一声：

“派人去传张廷玉来。”

张廷玉正骑着马在后边走呢，忽听皇上召唤，急忙打马上前，滚鞍下马，手攀车辕小心地问道：“圣上，臣张廷玉奉召来到，不知圣上有什么旨意。”

“哦，廷玉，你来了，上车来说话。”

张廷玉一愣，皇上的御辇我怎么有资格上呢？于是说道：“皇上，这，这不妥吧？”

“哎——朕让你上来，你只管上嘛。”

张廷玉退后两步，向着御辇深深一躬。然后登上了御辇躬身侍立。车驾又起动了。康熙见张廷玉在摇摇晃晃的车上站立不住，随口说道：“廷玉，你不要拘礼，就在朕身边席地而坐吧。朕有话要和你说的。”

张廷玉谢恩坐下，却迟迟不见康熙开口。他机警地撩起窗帘，向外面喊了声：“御辇旁边只留下那年一人，其余太监、侍卫都靠后点。”

康熙听了这话满意地点了点头说：“廷玉，还是你能善察朕意啊。刚才这里发生的事儿，你知道吗？”

张廷玉小心地回答：“回圣上，臣已经听说了。鄂伦岱心粗气浮，不过是仗着主子南巡时，他护驾有功，再加上还是皇亲，论起来是八爷的表哥呢。所以，就没了王法，忘了规矩。主子不必为此生气伤神，回头让内务府管教他一下也就是了。”

康熙拦住了张廷玉的话头说：“不。侍卫们日夜守在朕的身边，不能放纵，更不能不防啊。你是朕的股肱之臣，心腹之臣，朕心中有事不能瞒你。还记得前些时朕对你说过的话吗？朕离京出巡不知有多少次了，哪一次都是满怀豪情而去，凯旋胜利而归。可惟独这一次，朕心里总不踏实，总觉得要出事，要出大乱子。几位皇阿哥这次全是戎装佩剑，带着家丁、家将簇拥在朕的身边，他们会不会闹事呢？兄弟之间会不会借围猎之际自相残杀呢？万一出了这样的事，朕身边没有像魏东亭、武丹这样可靠的侍卫不行啊！”

康熙这话说得悲切，也说得严峻，张廷玉不由得暗自心惊。看来，皇上对儿子们确实是不放心，而且已经到了如此严重的程度。他一边想着，一边挑选着缓和一点儿的词汇：“皇上多虑了。如今的侍卫里头，德楞泰是忠厚老实的蒙古汉子。蒙古人最重义气，他受恩深重，决不会有二心。刘铁成呢，是皇上把他从泥潭里救出来的，没有天恩浩荡，哪有他刘铁成的今天，他也不会变心。照皇上适才所言，鄂伦岱这人，似乎……似乎不宜留在皇上身边。到了承德，臣代皇上拟旨，调他去外任好了。”

康熙沉吟着说：“嗯——这样也好。朕知道你张廷玉一向稳重可靠。你刚才所说虽然很委婉，但心是和朕相通的。鄂伦岱仗着八阿哥的势力，又瞧着太子这些时不得意，就上头上脸地在朕面前撒野，这不是个好兆头啊！可是，鄂伦岱调出之后，谁来当领班侍卫呢？赵逢春行吗？”

张廷玉略一思忖：“回圣上，赵逢春久经皇上亲自考察，忠心可用。但他一来年事渐高，二来身负重担。京师九门提督、步军统领衙门，还有驻京善扑营，全由他一人节制，似乎不宜调动。再说，也无人可以代替他现在担

任的职务。臣以为德楞泰忠勇俱全，可担此重任。可否派他担任领班侍卫，以刘铁成为副？所虑的是怕他们威望不足，弹压不住。”

康熙接过话头说，“什么威望不足，只要有忠心，正就可压邪、镇邪。你斟酌一下，从下面一般侍卫中再提拔几个上来。这一段你和马齐、佟国维要多关照一下这事，帮他们一把。你们都是领侍卫内大臣嘛。你刚才所说有理，赵逢春是兼职过多了些。朕想把顺天府尹隆科多派去掌管步兵统领衙门。另外，给善扑营再增加一千兵额，仍归赵逢春带领，你看行吗？”

张廷玉完全理解康熙的心意。在皇上年老，太子党、阿哥党激烈争斗之时，为防止意外，皇上要加强侍卫力量，加强京城的防务，是十分迫切、十分重要的。在侍卫中裁掉鄂伦岱，表现了对八阿哥明显的不信任。但是又在步兵统领衙门里安排了隆科多。那隆科多是八阿哥的人哪，这不又加强了阿哥的势力吗？康熙皇上对阿哥党又打又拉，除了对太子不信任之外，难道还另有安排吗？张廷玉知道，康熙虑事深远，这事儿，他想不通，可也不敢问，只好恭恭敬敬地回答：“主上圣明，臣自当遵旨办事。”

十九设重赏康熙试儿心幸贵人奇景惊圣驾

九天之后，康熙的车驾扈从经过艰难跋涉，终于来到了承德。这个地方从康熙二十二年开始兴建，历经二十多年，才初具规模。皇上的避暑山庄设行宫十二处，建筑宏伟，气象万千。皇上夏天来此避暑，秋天到这儿打猎，都有蒙古王公、青藏喇嘛、朝鲜使节等在此恭迎奉陪。一些精明的客商看出了这是块风水宝地，也纷纷前来，在避暑山庄的外圈建房造屋，做起了买卖。昔日荒凉的热河之滨，如今已成为繁华都市。康熙的车驾来到这里时，已是黄昏时分了。在这里侍候接驾的王公大臣们，全都在新搭起的彩棚外边跪迎圣驾。大街上张灯结彩，鞭炮震耳，鲜花充巷，人潮如流。可是康熙面对这一切却怎么也提不起兴致来。他的心太沉重了，他的精神也太疲惫了。他下旨让太子代他向诸位王公们致意慰问，自己却催动车驾，直奔驻跸的烟波致爽斋。

休息了一夜，康熙的精神好多了。他一大早就起身，带上一顶天鹅绒的缎台皇冠，身穿巴图鲁背心，外套一件石青色的开气儿夹袍，足蹬青缎凉里儿皂靴，腰悬宝刀、箭壶，背挎雕弓，满面红光地大踏步走出了烟波致爽斋。张廷玉简直想不到皇上的情绪怎么变得这么快。昨天还是一脸倦容，今天一早就又精神抖擞了。他哪儿知道啊，康熙这是提着劲儿呢！他要在今天的射猎中观察测验一下儿子们的武艺、胆识，也要看看他们的人品、德行和忠心。

看见皇上出来，早在门前等候的太子，连忙率领众阿哥和大臣们一齐跪倒，山呼万岁。康熙兴高采烈地一挥手说：“都起来吧，今天来的人可真多呀！朕心中高兴，要和你们一起玩个痛快。儿子们，你们要个个奋勇当先。谁猎获的野兽最多，朕有重赏。”说着，让李德全拿出一件东西让众皇子看，“你们看，这是什么？”

随着康熙的话音儿，总管太监李德全手捧一柄宝石雕花为座的黄玉如意，走上前来。众阿哥一看，全都惊呆了。这不是一柄普通的如意，这是乾清宫的镇案珍宝啊！因为这如意颜色近于明黄，古今罕见。当年，顺治皇爷把它赏给了康熙。康熙继承皇位之后，十分珍视这件先皇御赐的宝物，一直放在乾清宫的御案上，成了镇案、镇宫之宝，也成了立君传位的象征。

今天来陪康熙皇上打猎的，是二十岁以上的皇子，一共十四位。他们当中，当然有老实巴交、没有野心的。他们见父皇悬了这么重的赏赐，感到惊异，感到不可理解，父皇为什么要把这么贵重的物品赏人呢？可是，皇子中也确实有几位一心一意想抢皇位的人，见了这黄玉如意眼睛都直了。他们

在心里琢磨着，父皇办事一向用心很深。今天把这传位的国宝拿出来，莫不是要我们哥几个争武斗雄，从中选一个接替皇位的人？那么，谁要是打猎得了第一，拿到了这柄如意，也就能得了天下了。这么一想，他们是个个喜形于色，人人摩拳擦掌，好像将来是当王爷还是当天子就在此一举了。

皇子们在各自动着自己的心思胡猜乱想，皇上康熙也没闲着。他满面笑容，和蔼可亲，默默地注视着众皇子的表情。任凭心中如翻江倒海般的难受，表面上却是声色不动，而且迟迟不下那个“狩猎开始”的圣旨。就在这时，四阿哥溆祯突然抢前一步，跪下奏道：“皇阿玛悬重赏激励儿臣等奋发努力，足见圣心宽厚。但此黄玉如意乃父皇镇宫之宝，儿臣等即令争得第一，也担当不起这样的赏赐。求父皇另换一件赏物，儿臣等将尽力争夺。”

听了四阿哥的话，康熙心中一喜。嗯——还是老四深明大义，这话说得懂规矩，知礼法，没有一点儿私心。再看那几个，虽然没有说话，脸上的表情可都变了。有的赞成，有的反对，有的在耻笑，有的在怨恨。这一切，都没能逃过康熙的眼睛。康熙虽然心如明镜却只是微微一笑，并不作声，引逗得这些皇子们急急、恼的恼、恨的恨，怨的怨，而老四心中更是忐忑不安。心说：“父皇啊父皇，你老人家快开口吧！”

康熙心想：哼，朕偏要用这件宝物试一试你们的心。想到这儿他说：“老四啊，你这话虽然有理，不过也太古板了些。你们哥几个都是腰系黄带子的皇子阿哥，生在天家，自幼就用着明黄色。这如意也不过是个明黄色罢了。朕喜爱它，所以常放在身边把玩。也正因为如此，才把它当做赏物，以示朕对你们的期望。朕言已出，岂能更改？这样罢，朕和太子不与你们争，其余皇阿哥不分大小尊卑，都一视同仁。传旨，狩猎开始！孩儿们，奋力向前吧！”

皇上圣旨一下，霎时间，方圆近百里的围场上，旗帜飘扬，刀枪闪光，鹰犬逞威，战马飞驰，号角声四面响起，喊杀声八方传来。山谷响应，草莽起伏，金鼓阵阵，杀气冲天。平日放养在这儿的野兽惊得从山洞里、林木间、沟壑旁、草丛中狂窜而出，又四散奔逃。阿哥们见此情景，个个精神抖擞，人人奋勇当先，率领亲兵家将冲入了野兽群中，与豺狼虎豹展开了你死我活的角逐。

康熙带着太子和王公大臣们登上专门修筑的瓮城城头上坐下，一边吃酒说笑，一边静观下面这场惨烈的争斗。看着，看着，康熙看出不同来了。老大胤禔、老十三胤祥是猛冲猛杀，勇不可挡。两人杀得浑身是血。战马经过之处野兽纷纷倒毙，狼藉遍地。他们俩确实杀得凶狠，也猎获得最多。可是老九胤禔、老十胤禛我却从他们俩的侧面攻杀，每杀一头野兽，就割下一只耳朵来。尤其是溆祯我，竟把大阿哥和十三阿哥砍倒的野兽也顺手牵羊地割下了耳朵，算到自己的账上。老四胤禔那边，却是金鼓不响，按兵不动。原来，他虔信佛教，认定了决不杀生的佛理。凡是被赶得走投无路、撞到他面前的，就生擒活捉；跑了的，一概不追不赶。老八胤禩不知躲到什么地方去了，从头到尾没看见他露面。

两个多时辰之后，围猎告一段落。阿哥们的家将、亲兵，抬着猎获的野兽，敬献到皇上面前。一清点，老十胤禛我连打带蒙地竟然得了个第一。老九溆祯唐次之，老大、老十三杀得精疲力尽，却平分秋色，闹了个第三。老四胤禔最少，却全是活的。只有老八一无所得，空手而回。

康熙惊奇地看了一眼八阿哥问：“胤禩，你是怎么搞的？”

老八恭顺地答道：“回皇阿玛，古时尧舜围猎，尚且网开一面。儿臣深

知父皇乃尧舜之君，心存仁慈，所以不愿为了一柄如意，和兄弟们拼争，也想给幸免于难的野兽放一条生路，求皇阿玛体察。”

康熙点了点头，没有作声：嗯，老八的用心，确实与众不同，可是，说出来的话，却又有点“自我表白”的味道。康熙这儿正动心思呢，老十却急不可耐了：“父皇，儿臣今日侥幸得了第一，这黄如意儿臣就谢恩领赏了。”一边说，一边就要上前去拿那柄如意，却不妨被胤祥给拦住了：

“慢！十哥，你投机取巧，算什么本事。你敢当着父皇和众位阿哥的面，大声说一句：我得第一，当之无愧吗？”

老十一听这话不干了。自从那年这哥俩大闹了皇上的中秋御宴之后，仇是越结越大了。此刻，老十眼看赏物到手老十三又来挡限儿，他受得了吗？气呼呼地说：“怎么，你老十三不服是不是？听十哥教训教训你。这打猎如同打仗，不但要有勇，还要会用智谋。你老十三有勇无谋，只不过一介匹夫罢了。你得了第一，恼羞成怒就想找事儿？告诉你，没门儿！你如今不是讨债的大总管了，十哥我也不欠债了，眼红、生气、吃醋、耍刁，全都白搭。我就敢当面说，我这第一当之无愧，当之无愧，当之无愧！你还敢打我是怎么着？呸！一边待着去吧！”

老十这一番连挖苦带涮的话，可把胤祥给气炸了。他不顾大阿哥等人的劝解，更不看四哥杀鸡抹脖子地递眼色，愣愣地撂出了一句：“好好好，早知道出力受累的不落好，投机取巧的却得赏，我还不如学八哥那样在一边儿歇着呢！”

胤祥这话可说过头了，这不连皇上也埋怨上了吗？康熙虽然心中雪亮，可是也不能不管了。他厉声说道：“胤祥，你这是在朕面前说话吗？掌嘴！”

胤祥吓得脸色煞白，“扑通”一下跪在父皇面前。心想事已至此，破罐子破摔了吧：

“皇阿玛，儿子是没娘疼的孩子，人家都多嫌我、讨厌我。我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今日又出言不恭，冒犯了父皇。儿臣索性拜辞父皇，从此去了吧！”说着，“哐”的一下拔出腰刀就要抹脖子。几个侍卫连忙扑过来，抱着胤祥，夺下腰刀。胤祥却伏在地下放声大哭起来。张五哥抢前一步，跪在康熙面前说：“主子，刚才张五哥刚刚补到御驾身边，本来没有资格说话，更不敢为十三爷求情。但求主子看在十三爷今日打猎确实出了力的份上，由奴才替十三爷领罚罢！”说着，“啪啪啪”打了自己几个耳光。

老八澈禔也上前来劝谏：“皇阿玛，十三弟自幼失母，脾气太倔，说话没遮拦，惹父皇生气了。不过，今日这么多外藩王爷全都在场，责罚了十三弟，他脸上也不光彩。儿臣斗胆为十三弟求个情，免打了吧！”

康熙没再说话，他狠狠地瞪了老八一眼，转身就走，慌得在场的皇子阿哥、王公大臣、侍卫随从们，劝也不是，拦又不敢，只好簇拥着在后边跟着。四阿哥胤禛抢前一步，在康熙身边小声说：“父皇，今日之事全怪我和八弟没有尽力，惹得父皇没能玩痛快。父皇如果生气就责罚儿臣好了。如果皇阿玛明天有兴致，儿臣想请皇阿玛驾临狮子园，观赏儿臣猎狼。不知父皇可肯俯允？”

听了这话，康熙停住了脚步问：“什么，猎狼？为什么专一猎狼？”

“回父皇，一般打猎杀生太多，儿臣不忍，所以今日才采用守株待兔的办法。但是狼却不同，它生性残忍，为害苍生。前几年，昭乌达盟的王爷教给儿臣一个猎狼的办法，儿臣照他的法子在狮子园修了个土城，圈进去一群

野狼。明日敢请父皇驾幸狮子园一观奇景。请皇阿玛赏儿臣这个脸面。”

听了这话康熙心中的怒火消了许多。今日打猎，自始至终，胤禛给康熙的印象都是比较好的。他劝阻使用黄如意作赏物，足见谋事之深；他不屑与兄弟争高低，表现了宽容大度；谁都知道他和胤祥最要好，可是今天，他不为胤祥说情，也可见他不拉小圈子、不护短；在父皇生气的时候，他不像老八那样出面说情装好人，也不像其他阿哥那样幸灾乐祸瞧热闹，却想办法来为君父分忧。嗯，专门猎狼，好主意，朕倒要看看他是怎么个猎狼法儿，便点了点头，然后径自回烟波致爽斋去了

晚膳以后，康熙斜靠在炕上，心烦意乱地想着白天这一场不欢而散的围猎。他想理出个头绪来，可是不知为什么却越理越乱。窗外起风了，塞外的秋风透着阵阵寒意。屋檐下的铁马、铜铃被吹得叮当作响，更令人难以安睡。康熙索性下了炕，要了一盏茶，慢慢地品尝着。

副总管太监邢年悄没声息地走了进来，小心翼翼地说：

“主子爷，该歇着了。刚才太子过来请安，奴才听了听这殿里没了动静，以为主子爷睡着了，就自作主张，请太子爷回去了。要知道主子爷还没睡，该进来禀奏一声才对。”

康熙无力地叹了口气说：“唉！你没错，朕也不想见他。请安不请安倒是小事，他只要把朕交代的事办好，朕也就算烧了高香了。一个人贵在自强自立。不能自立于世，总靠老人扶持，能依靠多久呢？”

康熙似乎是在对邢年说话，但又像是在自言自语。邢年懂得规矩，清朝接受了前明亡国的教训，祖宗立下家法，严禁后宫和太监干预国政。今天皇上在精神恍惚之中脱口而出，说出这番话来，事关太子，事关国运，他邢年就是有十个胆子也不敢接这个话茬儿。当太监的都机灵，他脑子一转，就想出了主意。他转身从几案上捧过来一个金漆的盘子，那里面放着各宫嫔妃、贵人的牌子。邢年将盘子捧到康熙面前说：“主子要是一人待着太闷，传一位贵主儿过来说说话也好。请主子翻了牌子，奴才去传话。”

康熙随手翻了一个牌子，竟是贵人郑春华。他心想：也好，长夜难熬，就和她下盘棋去吧。邢年见康熙翻了郑春华的牌子，正要去传旨，康熙却说：“不要去传了，咱们过去吧。”

邢年连忙答应一声：“扎！奴才过去备轿。”

“哦，不用了，走几步路消散一下也好。”邢年连忙取过一件玄狐毛的斗篷，给皇上披上。康熙走出殿外一看，刚被提升的领班侍卫德楞泰和刘铁成、侍卫张五哥，正雄赳赳地站在门口，便随口问了一声：“哦，你们几个当值吗？鄂伦岱呢？”

德楞泰连忙躬身回奏：“回主子，鄂伦岱奉了张廷玉大人之命，明天就要出发去广西了，到那里当副将，所以今儿就不值班了。听说今夜十爷备了酒给他饯行呢。”

“哦，你们都要在鄂伦岱的事儿上长点儿见识。当侍卫的，在皇上身边虽是奴才，可到了外边谁敢小看你们，谁又敢招惹你们。所以，不要狐假虎威，时时处处都要谨慎、稳重。要学魏东亭，不要学鄂伦岱。骄横刁蛮，是要吃大亏的。刘铁成，你今晚在这里守护。德楞泰、张五哥，你们随朕到冷香亭去。”

“扎！”

在去冷香亭的路上，康熙随口问张五哥：“五哥，你在刑部大牢里蹲了

多长时间啊？”

“回主子，奴才在里边押了八个月。”

“八个月够长的了，受了不少罪吧？”

“咳，主子，那还用说吗！大牢里不是人待的地方，当白鸭也不是个滋味。光奴才蹲的那个号子里，除了奴才，还有两个也是白鸭。”

听了这话，康熙猛然一惊。啊！老八的奏折里说，全国只有张五哥这一个白鸭，可是五哥这么一说，光刑部大牢就有三个呢！老八呀老八，朕没错看。你表面上慈悲，其实你是在耍弄花招，欺君欺父啊！咳——

就在康熙沉思之中，冷香亭到了。德楞泰懂得规矩，知道皇宫内眷居住之地侍卫是不能随便进去的。来到园门外边，他拉了一下张五哥，正要停步，一抬头吃了一惊，不由失声叫道：“主子，快看！那……那是干什么的？”

康熙正在沉思中，被他的喊声吓了一跳：“德楞泰，你一惊一乍的干什么？怎么这样沉不住气……”他还要往下说，可猛然一抬头，也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二十乱宫闱太子闯大祸防意外康熙布疑阵

德楞泰和张五哥，护送康熙去冷香亭，刚走到园门口，德楞泰忽然发现了什么，忍不住失声惊叫了一声。康熙抬头一看，也愣住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呢？原来，在冷香亭郑春华住室的窗户上，清清楚楚地现出了一男一女两个身影，而且是紧紧地抱在一起的。康熙立时就气得浑身打颤，手脚冰凉：“好好好，宫禁重地，警卫森严，竟然出了这等伤风败俗的事儿，你——你们俩说，那——那个男的是谁？”

谁？还能是谁呢，除了太子，谁有这个胆子，谁又有这个方便呢？德楞泰、张五哥早看清了，可是他俩哪敢说呀。其实，康熙也看清了。他不愿承认，更不相信眼前这个事实。一阵晕眩之后，康熙皇上终于忍不住暴怒了。他抡起巴掌“啪”的一下，打在德楞泰的脸上：

“狗奴才，你这侍卫是怎么当的，竟然让外人闯到这里来？”德楞泰“扑通”一下跪倒地上，一声也不敢吭了，却听康熙又怒斥一声：“你跪下干什么？他们竟然干出这种事儿来，准有人在替他放风，还不快去给朕抓来。”

张五哥一听这话，“蹭”的一下就窜过去了。果然，有个太监在园门口东张西望地放哨呢。五哥也不言声，胳膊一圈，兜住他的脖子，就拖了过来。撂到地上一看，哟，用力太猛了点，那太监竟被勒死了：“主子，请宽恕奴才，用力大了，没能留下活口……”

“哼，死了更好，拖一边去！”康熙一边说，一边迈步上了台阶，走到窗下。

里面太子和郑春华正在调情呢。就听一阵淫荡的笑声之后，郑春华说：“太子爷，您放了我吧，万一皇上来了可怎么好啊！”

太子一边淫邪地笑着，一边说：“哎，我的小心肝，你别怕。告诉你，我刚才借请安为名去探听过了，老头子早早地就睡下了。”

“那——那也不好，这地方人多嘴杂，万一露出风去……”

“谁敢胡说！告诉你，我早有觉察，父皇对我不信任了。反正我这太子当不长了，混一天，我就要快活一天……”

站在窗外的康熙皇上听到这里，再也忍不住了，只听他一阵仰天大笑：“哈……说得好，真好啊！你还算聪明。告诉你，你这个太子不是当不长，而是当不成了！”说完，康熙皇上转身就走。却不防，一个端着参汤的宫女正巧过来，和皇上撞了个满怀。康熙二话不说，“咚”一脚把那宫女踹倒在地：“张五哥，把这小畜生宰了！”张五哥应声而至，手起一刀，那宫女惨叫一声倒地而亡了。

这一声惨叫，也使康熙惊呆了。恍恍惚惚之中，他仿佛又回到三十多年前，假朱三太子聚众造反，宫中叛逆的太监也乘机作乱，宫女们被惊吓得失声惨叫的情景。那一次，如果不是皇后从容镇定，力挽狂澜，后果将不堪设想。就在那天夜里，皇后生下了胤初，自己却因难产而死。也就在那天夜里，在皇后咽气之前，康熙不顾祖制，御口亲封胤初为大清国的第一个太子。时光真快呀，转眼三十多年过去，这个逆子，却干出了与母妃通奸乱伦的丑事！康熙想到这里，百感交集，只觉一阵头晕眼花，脚步踉跄了一下，差点倒在地上。德楞泰和张五哥快步上前，一边一个，架住了这位老皇上，深一脚，浅一脚地向烟波致爽斋走了过去。

在烟波致爽斋守夜的侍卫刘铁成一见这歪歪咧咧，踉踉跄跄走过来的三个人，又一看皇上那蜡黄的脸色，满头的冷汗，疲惫的身子和抬不起来的脚步，简直吓坏了。刚才离开这儿的时候，皇上不是还好好的吗，怎么一转眼的功夫，就成了这模样了呢？他来不及多想，抢上一步，抱起皇上，送到殿内的大炕上躺下。总管太监李德全，副总管太监邢年见此情形，全都慌了神儿了，又是给皇上服用安神丸，又是替皇上摩胸捶背。邢年有点迷信，以为皇上中了什么邪气，忙着叫人到外边去烧纸送鬼。好家伙，这一通乱，这一通忙活啊！还不错，康熙长出了一口气，总算醒过神儿来了。众人刚要上前问安，就听刘铁成在殿外一声高喊，

“鄂伦岱，你想找死吗，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刚醒过来的康熙勃然大怒，却又无力起身，他挣扎着对德楞泰说：

“出去看看，刘铁成为什么这样大呼小叫的，不能让朕安生一会儿吗？”

德楞泰还没抬脚呢，外边又传来鄂伦岱粗野的号叫：“好啊刘铁成，主子不在，你就敢来教训我吗？哼，别说在这儿，就是乾清宫，老子也敢撒尿。你能把老子我……怎么样……”

他正在发疯，不防一抬头，见康熙皇上在太监的搀扶下，已经走出来了。吓得他张着大嘴不知如何才好，迷迷糊糊地跪下：“呃，呃，主子，奴才喝醉了酒……呃……这才……”

康熙怒气冲冲地说：“醉了？醉了就上朕这儿耍酒疯来了，是吗？刘铁成，把他捆起来！”

鄂伦岱是人醉心不醉，一见皇上要动真格的，他嬉皮笑脸地说：“哟，主子爷何必……生气呢。想当初，主子南巡时在骆马湖遇上强盗，那杀人的主儿是刘铁成，保驾的可是奴才鄂伦岱。现在，主子……让他捆我，这……”

康熙早已怒不可遏了：“满嘴放屁！刘铁成，把他捆结实点，重责四十鞭子，放到马棚里去醒酒去。刘铁成，你不要怕他，也不要心软，给朕狠狠地打，打这个不识抬举的奴才……”

康熙刚说到这儿，突然觉得一阵心慌，脸色煞白，头上冷汗直流，一

个站立不住，差点摔倒。李德全、邢年他们连忙上前抱住，又把他送回殿里躺下。李德全便慌着派人去叫太医，却被康熙阻止住了。

今晚上一连串的攻击，一连串的非礼行为，真把康熙给气坏了。他是急火攻心，才失去了自制的。他的心中，比平日还清醒呢。太子的事，不用说了。就是鄂伦岱这个奴才，敢上头上脸的这样狂妄，恐怕也是有背景的。老十为什么要请他喝酒，喝酒时他们说了些什么，他喝醉了为什么敢上这儿耍酒疯，这里面大有文章啊！而且连续发生的两件事，都不能张扬出去。所以，他虽然闭着眼睛躺在炕上，脑子里却在紧张地思考着应变之策。一听李德全要派人去叫太医，马上便摆手制止了：“李德全，三更半夜，折腾个什么呢，闹得大家都知道了，朕更不能安生了。朕没什么大事，不过是着急生气罢了。你去把朕亲自配的苏合药酒取来。”

康熙皇上是精通医道的。这几年，他老了，总感觉头晕心慌，便自己开方，亲自配制了一种药酒，用来救急。李德全把药酒取来之后，康熙只用了一小杯，马上就镇静下来了，脸上也渐渐地有了血色。他睁开眼睛叫道：“刘铁成，你去传旨。叫大阿哥胤禔和三阿哥胤祉，还有马齐和张廷玉立刻到这里来。要一个一个地叫，不许惊动别人，明白吗？”

“扎！”刘铁成答应一声，飞快地出去了。康熙挥手命太监、宫女们全部退下，只留下德楞泰和张五哥两人：“你们两个跪近点，到朕的御榻旁边来。”俩人一听这话，连忙解下腰刀，趋步向前，跪在康熙的御榻旁边。康熙无力地闭上眼睛，粗重地喘着气，过了好大一会儿，好像是恢复了精神，这才慢慢地说：

“五哥的身世不用说了，你怎么来到朕的身边，也用不着再说它。德楞泰你是康熙三十五年到朕身边来的吧。”

“是，皇上记得一点儿不差。”

“嗯，一晃十三年了。记得那年蒙古王公会盟比武，你当时还是个奴隶，可是勇猛过人，一连摔翻了十几个蒙古武士，得了蒙古第一英雄的称号。朕怕你身份低贱，日后遭到别人的暗算，把十二颗东珠赏给了你们王爷，也买下了你，留在朕身边当侍卫。这内情，你……知道吗？”

德楞泰满含热泪，呜咽着说：“皇上请不要说了，这些情形奴才生生世世都不会忘记的。皇上的深恩厚泽，奴才死也难以报答……”

康熙粗重地喘了一口气，又说：“不要这样说。你们蒙古汉子最讲义气。五哥呢，也是血性汉子，今天的事，你们俩都在场。依你们看，该怎么办呢？”

“那，那还不好说。太子他不对嘛。他应该向皇上请罪。”

德楞泰这话一出口，张五哥就接上了：“皇上，奴才虽然无知，可这种事儿，大户人家见的多了。皇上如果为此事生气，伤着龙体，倒不值得了。至于奴才和德楞泰大哥，就是有人把刀架在我们脖子上，我们也不会透出半个字儿去。请皇上放心。”

听了这话，康熙觉得心中踏实了些。他挣扎着坐起身来说：“你们俩今天晚上不能睡了。德楞泰，你拿着朕的宝剑，火速赶往喀喇沁左旗，命令狼是带着他的三万精兵，星夜兼程，来承德驻防。张五哥你马上带几个人去把冷香亭封了。朕估计，郑春华这个贱人，可能已经自裁身亡，如果她还没死，你要把她和那里的宫女、太监一个不留地全部拿下，而且要连夜送回北京，交内务府严加看管。这两件事，都要办得十分迅速机密。如果走漏了一点风声，朕要对你们军法从事。你们明白吗？”

“扎！”二人战战兢兢地磕头辞去了。

他俩刚走，外边传来太监的喊声：“皇子胤禔、胤祉、上书房大臣马齐、张廷玉奉旨进见皇上。”

康熙振作精神，响亮地说了一声：“进来吧！”

这四个人来的时候，三更已过，整个避暑山庄早就笼罩在黑沉沉的夜幕中。今天白天打猎，不管是参与的，还是旁观的，因为皇上御驾亲临，都支着架子撑着劲儿呢，一个个累得筋疲力尽，此刻早已进入梦乡了。可是，这皇上御驾驻晔的烟波致爽斋大院里，这时却是灯火通明。太监、宫女，像穿梭般地跑来跑去；侍卫们肃然直立，戒备森严。不用问，准是出了大事了。来的四个人听见皇上传唤，连忙躬身进殿，叩头行礼。这四个人里头，数马齐最没眼力，皇上没开口呢，他倒先说话了：“皇上深夜之中宣召臣等，不知有何要事？”

张廷玉最是明白人，一听这话就有点着急：心想，马齐你这不是废话吗？没事三更半夜的把我们叫来干啥呢？还有大阿哥和三阿哥，皇上平日很少叫他们，今天急如星火地把他哥俩也召来了，能是小事吗？

他这儿正琢磨心事呢，康熙却微微一笑开口了：“哦，大事嘛是没有的，不过认真说，也不算小事。今儿晚上，鄂伦岱喝醉了酒，冲撞了朕，闹得朕睡不着觉。想叫你们办几件事儿，来和朕聊聊天儿，消磨长夜也不错嘛。”

四个人听了又是一愣，怎么，半夜里把我们热被窝里叫起来，就为这事儿？

康熙似乎看穿了他们的心事：“你们不要疑虑，不要胡思乱想。头一件要办的事是侍卫的调换。这事要快办，不能拖。鄂伦岱不要派往广西，也不要让他当什么副将，明日把他打发回京师，在赵逢春手下当个参将也就行了。嗯，领侍卫内大臣，原来是你们上书房大臣兼着，现在把大阿哥和三阿哥也派作领侍卫内大臣，由大阿哥统管。你们说，这样办行吗？”

康熙说完，无力地闭上了眼睛，似乎在养神，又似乎是陷入了深深的思索。听了康熙的话，这里的四个人最兴奋的，要算大阿哥了。按着封建制度，皇帝传位有三种方法，第一是立嫡——就是立正宫皇后生的儿子。无嫡则立长，皇后如果没儿子，就立老大。要是老大也不行呢，那也好办，谁贤惠立谁，这叫做“无长立贤”。这老大胤禔，因为二弟是正宫皇后生的，被父皇立为太子，所以他白当了四十来年的大阿哥，眼看着江山锦绣和自己无缘，他能不着急吗，可着急又有什么办法呢？今儿个好了，父皇深更半夜召他来，封他了个“领侍卫内大臣”，而且是由他大阿哥“统领”。大阿哥马上想到，父皇这儿准出了什么大事了。在父皇御驾身旁发生重大变故的关键时刻，父皇不用太子，不用一向深受老人家喜爱重用的老四、老八他们，却单单地把他大阿哥叫来委以重任，明摆着太子不行了，父皇可能要“废嫡立长”了。太子一倒，那继承江山的，除了我老大，还能是谁呢？想到这儿，他心里那个美呀，就别提了。他差点没笑出声来。为啥，他深知父皇的脾气，太轻狂了，说不定这到嘴的馅饼，还会跑呢。所以，听完康熙的话，他压下心头的兴奋和喜悦，答应一声：“儿臣遵旨。”

老三胤祉和大哥想的不一佯，烟波致爽斋今晚出了事，这是确定无疑的，只要不是傻子，谁都能看出来。可是父皇不说，他也不想问。他这个人，城府很深，精通韬晦之术，什么事都藏而不露。太子懦弱，大哥轻浮，他都看得很清楚。老大、老二如果不行，皇位不该传给我老三了吗？可这想法，

他从来不外露，只是把父皇交办的编书差事办得规规矩矩，扎扎实实，以讨得父皇的欢心，等待机会。他与太子接近，并有“太子党”的称号，其实也是做给皇上看的，以此证明自己没有野心。果然，今晚父皇这儿一出事，就把他召来了，还封了“领侍卫内大臣”，这已经是前进一步了。现在可是非常时期，一切都得小心谨慎，一步走错，全盘皆输。所以，大阿哥的话一落音，他就接上茬儿了：“皇阿玛，秋高风凉，霜重雾浓，还要保重龙体才是。如果皇阿玛心绪不宁，无法安睡，儿臣给皇上读几首唐诗如何？说不定，皇阿玛心情一疏散，还真能睡着呢。离天亮还有几个时辰……”

他这话尚未说完，康熙突然从炕上坐了起来。脸上没有一丝倦容，两眼放出明亮的光彩：“老三，你孝心可嘉，读读唐诗，也未尝不好，不过，这不是时候，也不是地方。睡觉，嘿嘿……不但朕不能睡，你们几个今儿晚上谁也别想睡了，替朕办几样大事吧。”

四个人被康熙这突然而出的话惊呆了。他们扑通一下，全跪在御榻跟前，静待着康熙皇上吩咐。张廷玉心中一沉，嗯，看来“垫戏”已经唱完，“正戏”就要开场了！

二十一 愚太子临渴才掘井 明四哥未雨先绸缪

康熙皇上深夜下旨，召见上书房大臣和大阿哥、三阿哥，要商议大事，他们当然是不能睡觉了。其实，这避暑山庄里，今夜不能睡觉的人多着呢。有的人就是想睡也不敢睡。谁呀？就是那位太子呗。刚才他和郑春华调情，正在兴头上，忽听窗外康熙皇上一声断喝，接着又听见宫女死前的惨叫，太子胤礽的魂，都飞到九霄云外去了。他和郑春华两人，四目相对，面如死灰，却不知如何是好。别看太子平日色胆大如天，可到了这会儿，却一点主意也没有了。郑春华倒显得比太子冷静。她镇定了一下慌乱的情绪，起身走进里间，拿出来一个小瓶子，掀开盖儿，倒出了几粒殷红的药丸，想了想，又装了进去，望着变貌失色的太子说：“太子爷，看见了吗，这是鹤顶红。我只需吞下一粒，马上就可以解脱了。这药，还是那天……太子爷和奴婢第一次有那事之后准备的。我知道，干这样的事，早早晚晚，没有不露馅儿的。原想熬到太子登基，就脱过了灾难，可没想……唉，如今说什么也晚了。我死了，一文不值。可是我一死，太子爷可就说不清这事儿了。所以，我不能死，我要来担这个‘勾引太子’的罪名，好洗脱你。能保住青山不老，将来总有出头之日……”

郑春华说得十分动情，也十分凄婉。太子不由得一阵激动：“春华，唉！我是看到这太子越当越没盼头，才胡打海摔，寻欢作乐的。可没想，倒连累了你。得，今日咱们就死在一块儿算了。”说着，跨前一步，就要抢那个小药瓶子。郑春华手疾眼快，忙把瓶子藏到了身后：“太子，你何必如此呢。我已想好了，服毒自尽和千刀万剐，都是一个滋味。趁着皇上此刻还没下手，

你赶快走，找几个贴心的人，想办法把你保下来，不要再耽搁了。”

“这，这……这事情没闹明白，你生死未卜，我怎么能一走了之呢？”

郑春华急了：“你，你真是窝囊废。你也不想想，皇上能善罢干休吗，说不定这时已经派人来抓我们了。你，你想让皇上滚汤泼老鼠，一窝端了吗？”

太子这才明白过来，抬腿就走，又回过头来，叮嘱一句：“春华，顶住点，过了这个坎儿，也许还有出头之日。”说完，快步走到院外，翻身上马，疾驰而去。跑出去二里地远，在马上回头看时，只见在灯笼火把照耀下，一队御前侍卫，已经把冷香亭给围上了。

逃是逃出来了，可找谁才能救命呢？谁又肯在皇阿玛盛怒之下出面作保呢，唉，这些年自己办事太绝，把阿哥们都得罪了。出了事，他们幸灾乐祸。踩死我还来不及呢，岂肯为我帮忙出力。朱天保、阵嘉猷职位太低，此刻他们恐怕见皇上都很难，说话就更不灵。师傅王掞如果在这儿就好了。可是这老夫子留在京城，远水解不了近渴。老四倒对我忠心耿耿，可这事我又怎好向他明说呢？再说，他一向正派，要知道我干了这等事，还肯帮我吗？可是，不找老四，又去找谁呢？

茫茫秋夜是这样的黑，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是这样的静，静得如入鬼域。太子像游魂似的，在这关外旷野里徘徊，最后，终于来到了四阿哥和十三阿哥合住的狮子园。

四阿哥胤禛和十三阿哥胤祥都没睡觉。明天一早，皇上要御驾亲临，来这里看猎狼，他们不得不督促家人，做好一切准备。门上的人进来通报说太子驾到，四阿哥胤禛大吃一惊：心说，这么晚了，太子来干什么呢？出了什么事儿？他看了看胤祥说：“十三弟，太子深夜来访，决非好事。我先不见他，你替我顶一阵，就说我喝醉了酒，睡了。”

太子来访，谁敢挡驾啊。时间紧迫，这哥俩来不及再商量，老十三快步迎出里屋的时候，太子已经到了外屋门口了。十三爷连忙见礼，把太子让进屋里，在热炕上坐下：“太子，不知你这时候来，四哥他今晚吃了酒，醉得像一滩泥，不能来见太子了，我替他告个罪吧。”老十三一边说，一边偷眼打量太子。心说，嗯，四哥估计得一点儿不错。太子神色慌张，眼神飘忽，一定是出了什么大事！他心里虽然这么想，嘴上却不敢点破，只随便问了一句：“太子，这么晚了，你出来走动，怎么连侍卫都不带？唉，这班太监、侍卫是该管教一下了。”

太子可没闲心与十三弟神聊，如今时间对他来说，是一刻千金哪！见十三弟一味地打哈哈，他心想，人人都说，老十三是四弟的影子，果然不错。今晚肯定是老四起了疑心，不肯见我，才让这位“拼命十三郎”来打头阵的。可这话，他也不能直说。自己落水，求人家帮忙，哪能再摆太子的架子呢。于是他勉强笑了笑说：“嘿……十三弟，哥哥我今晚走了困头，怎么也睡不着了，想……想来和四弟你们聊聊，哎聊聊。这个，这个……老十三，你说，我这个太子，平日待你如何？”

太子这一问，露马脚了。老十三是何等聪明啊，越发认定是出事了。但他一向坦诚，从不说假话，听见太子问话只得如实回答：“太子，你待兄弟恩重如山，没说的。我老十三是个直性子，有什么事，你放开说吧。只要我能尽力的，决不推辞。”

十三爷这话刚一出口，太子突然泪流满面，“扑通”一声就跪下了：“十

三弟，你救救我吧。”

胤祥一见这阵势吓慌了，虽是兄弟，君臣有别呀！他也急忙跪下：

“太子，你，你这是怎么说呢，快起来，不要折杀了兄弟……”

太子泪流满面地说：“十三弟，不瞒你说，有人要害我，父皇信了，我即刻就要大难临头。我知道十三弟你一向仗义，你，你不能袖手旁观哪！”

老十三连忙又拉又劝地说：“太子，你，你先起来，慢慢说。你这样跪着说话，让外人瞧见不好……”

太子慢吞吞地站起身来，颓然坐下：“十三弟，我刚才得到消息，父皇就要下旨废掉我这太子了……”

老十三大吃一惊：“什么，什么，废掉你太子，这传言决不会是真的。今儿白天，父皇还带着你陪蒙古王公们吃酒，圣眷隆重得很哪，怎么无缘无故，说废就废呢？”

太子一听，这不明明是问话吗？什么缘故，我干那事能向兄弟说吗？可不说不说，又怎么能取得兄弟信任呢：“十三弟，此中情由，一言难尽。我，我也说……说不清楚，但愿是一场虚惊。不管怎么着吧，只要兄弟你帮我脱过这场大难，哥哥我不会忘记你的大恩的。”

十三爷可不敢领这个情，忙说：“哎，太子这话差了。从公说，你是君，我是臣；从私说，你是哥哥，我是弟弟，怎么说到‘恩’呢？好了，你尽管放心，四哥酒醒了，我马上告诉他。我们哥俩，将全力以赴帮你渡过难关。不过，你也想想，再多找几个人一起上表保你才行。夜深了，又有这事，小弟我不敢留你了。”

太子也觉得，话已至此，再待下去，也确实不便，便告辞了。亏得他走的早，再迟一步，就给老四他们添大乱了。胤祥送太子出了大门，还没来得及回身呢，就见那边灯笼火把照耀之下，走来一队人马。近了，看得清楚了，明黄的灯笼上有四个大红字：“烟波致爽”。啊，圣旨到了！

他正要回身去叫四哥，却听胤祯在身后说：“十二弟，我出来多时了。太子和你的谈话，我也听到了。他刚走，圣旨就到，且看皇阿玛是什么意思吧。哎——十三弟，你看前边骑马的不是总管太监李德全吗？连他都派出来了，可见今晚的乱子不小，皇上是让人分头传旨了。”

两人说话间，李德全带着几个护卫的太监已经来到门前：“请四爷，十二爷接旨。”

哥俩快步迎出门外：“哟，是李公公来了。请稍候，容我们开中门放炮接旨。”

“皇上有旨，一切常礼全免了。”李德全说着，径直走进院里，在上首站定，看着胤祯、胤祥在下边跪好了，才朗声宣读圣旨：

“圣旨：自即日起，胤礽不奉特诏不许见驾，有事着上书房大臣张廷玉代为转奏。晋封皇长子胤禔为直郡王，皇三子胤祉为诚郡王，皇四子胤禛为雍郡王，皇八子胤禩为廉郡王，开府办差。皇九子胤禪、皇十子胤禛、我、皇十三子胤祥、皇十四子胤禵题晋封贝勒。钦此！”

胤祯、胤祥还在发愣呢，李德全已经收了圣旨，笑嘻嘻地走了下来，搀起两位阿哥：

“恭喜四爷、十三爷荣升，奴才要讨赏了。哈……”胤祯连忙向里边喊了一声：“来人，取一百两银子来。李公公，你知道，我和十三爷都是穷阿哥，这点银子，让你见笑了。请到里边，吃茶休息。”

“刚才谢赏。茶，刚才心领了，还得赶快回去交旨呢。嗯——瞧四爷的神气，是不是要问问太子的事儿。刚才实话实说，这里头的缘故，我才确实不知，也不敢打听。请四爷见谅。”

四爷却不接这个茬儿：“嘿……李德全，你猜错了。皇上既然这么定了，自有他老人家的安排。太子在位一天是君，他不在太子位上了，是我们的二哥。我打听这事儿干嘛呢？我想问的是，皇上原定明天一早来这里看猎狼的事，不知有没有变化？”

“哟，这事儿我才不好说。听张廷玉大人说，皇上的兴致很好，猎狼怕是要看的。不过，皇上没给奴才这个旨意，奴才不敢妄言。”

李德全匆匆打马去了。哥俩回到厅房里，胤禛看着跳动的烛火，心事沉重地说：“唉，想不到太子竟是个扶不起的刘阿斗。可惜啊，邹先生，还有文觉和尚他们都不在，连个帮我们拿主意的人都没有。”

胤祥的二百五脾气上来了：“四哥，扶不起来也得扶。大难临头，正是见骨气的时候。太子究竟犯了什么罪，就这么轻飘飘的一张纸，说废就废了……”

他这正激昂慷慨地说呢，老四却突然厉声制止了他：“住口！十三弟呀，你不看这是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你嘴里一点没遮拦，乱说一通，不是要把事情搅乱吗？”

胤祥一机灵，哦，对了，这不是京城，他不言声了。老四却一边思索，一边慢慢地说：

“十三弟，今天这道圣旨一下，就有热闹好看了。大哥、三哥，还有老八、老九、老十、老十四那一帮，谁都靠不住了。你想啊，太子一倒，一块肥肉扔了出去，他们还不发了疯一样地去抢、去争吗？最可怜的，恐怕是咱们哥俩这公认的太子党了。”

“那……那咱们该怎么办呢？四哥，你，你快说呀！”

老四没有回答老十三，却向门外叫了一声：“传戴铎进来！”

戴铎来了，他一边行礼请安，一边偷偷地向上边瞟了一眼。哟，四爷的脸色阴沉得可怕，得小心侍候。

“戴铎。”

“奴才在。”

“听说你在朝阳门外，买了一座宅子，有这事儿吗？”

戴铎心里一惊：“哦……回四爷，有这事儿，是托一个亲戚代买的。因为价钱没谈妥，没有成交，所以，还没禀报主子知道，奴才有罪。”

“哎，我不是问罪的。我现在给你写个条子，你马上动身回京城，凭条子在管家高福儿那儿取银子，需要多少钱就支多少钱，把那座宅子买下来，算是四爷我赏你的。”

戴铎更是吃惊，“这，这怎么好！不不不，奴才谢主子。”

四爷拦住话头：“别忙，我还要你办事呢。宅子是赏给你的，但是你暂时不能住。你要马上把邬先生、文觉和尚，还有府里的清客、幕僚们，悄悄地都搬到那里去，不准走露一点风声，至于府里的钱财什么的，暂时全不要动，以免招摇。热河这里的情况不明，我们要做点防备，你是我的心腹，我把这事交给你了，其他的人，一概不准知道。出了差错，我唯你是问！”

戴铎连忙躬身回答：“四爷，您放心。奴才明白。”

四阿哥胤禛快步走到桌前，提起笔来，“刷刷刷”写了一张手谕，递给

戴铎。戴铎一看愣了。原来，这张手谕上，写了两件事。一件，是让高福儿支取银两，第二件却写着：“即日起，脱去戴铎的门籍。”这是怎么回事呢，在明清年代，皇亲国戚，宦宦之家，都用有奴仆，这些奴仆分两类。一类是临时当差的，另一类是卖身为奴的。后一种叫做“家生奴才”，那是世世代代都要在这个家里当奴仆的。戴铎呢，就是这后一种。他是在十岁上卖身葬父投靠四爷的“家奴”。所以，尽管现在已经被抬举做了知府，只要回京，还照样得在老主子四爷府里当差办事，永生永世脱不掉主子、奴才的这层关系，除非主子特别开恩，一道手谕下来，“脱出门籍”，这才完全摆脱了和老主子的关系。成为“自由人”。所以“脱籍”那是“大恩典”。戴铎一见四爷令他脱籍，感动得简直不知如何是好了：

“四爷您老不能把我往外推呀！没有四爷，哪有我戴铎的今天。为什么您，您让我脱籍呢？”说着，说着，他趴在地上哭起来了。

胤禛却从容镇静地说：“戴铎，你不要这样，老实说，不光是你，我府里的奴才，哪一个不是我从苦海里救出来呢，不然的话，他们早被别人收买了。四爷我今天这样做，是万不得已呀。别看我今晚被封了王，可明天又会怎样，就难说了。我放想让你躲个干净，替我维护好邬先生他们几位。这些人都是难得的人杰呀，他们若受牵连，再想找这样的人，比登天还难。戴铎，我让你脱籍，不是便宜你，而是委你以重托。你不要辜负了我的一片苦心哪！”

戴铎叩头出血：“四爷，您老放心。只要我戴铎有一口气，邬先生他们就平安无恙。”

戴铎下去了，胤禛长舒了一口气：“十三弟，安排了后事，我心里踏实了。好吧，我们就为太子拼死力争吧。”

十三爷却要抢先出来，“不，四哥，还是我那句话，拼死力争是我的事儿，你不要出头。”

“哈……老十三哪，我的好兄弟，你还在鼓里蒙着呢。朝野上下谁不知道，你就是我，我就是你。谁不知道，你老十三是我四阿哥的影子？从前，你这样说，我答应了你，可仔细一想，这是掩耳盗铃，愚蠢之极。你不要这样说了，我们也不能再这样干了。此地无银三百两，骗谁呢？！”

胤禛是笑着说的，可这笑，笑得凄惨，笑得令人毛骨悚然。老十三不说话了。他默默地走上前来，抱住了四哥的肩头。窗外，西北风骤然增强，带着刺骨的寒意，穿透窗棂，吹灭了蜡烛。黑暗中，四阿哥胤禛语带双关的说了一句：“真冷啊，说不定要变天呢！”

二十二观猎狼哥俩应对巧私调兵山庄风云变

四阿哥胤禛说的一点儿不错，天果然变了。黎明时分，下起了毛毛小雨，不大一会儿就转成了小雪，而且夹着细细的冰雹。小沙粒似的，打得人脸上生疼。天，出奇的冷。四阿哥胤禛估计，这么冷的天，皇上不会来了，正要过去请安，哪知，一个小太监打马奔来，说皇上定于今日早膳之后，前来观看猎狼。四爷不敢怠慢，连忙召集亲兵家将做好了准备。

已时正刻，皇上满面红光，精神健旺地带着扈从官员们来了。昨晚上一夜闹腾，除了皇室亲贵和几位上书房大臣之外，一般的外藩王公和臣僚们谁也不知道，见皇上兴致这么好，臣子们响起一片颂扬之声。胤禛带着两个儿子，趋步上前，跪迎圣驾。康熙高兴地看着两个十来岁的孩子，笑着问：“老四，这是朕的孙子吗，叫什么名字啊！”

四阿哥胤禛刚说一句；“回皇阿玛，大的叫弘时……”哪知那个老二弘历却膝行向前，朗声说道：“不敢劳父王代奏，孙儿名叫弘历。”

康熙又惊又喜，嗯，小小年纪，这么懂规矩，口齿这么伶俐，真行啊：“好好好，起来，孩子。来，让爷爷瞧瞧，唉，要在小户人家，说公公没见过儿媳妇，爷爷不认识孙子，那不成了天大的笑话了吗？可是，咱们皇家就

是这样。朕终日忙于国家大事，竟失去了天伦之乐。”

弘历靠在康熙身边，随口答道，“皇恩雨露，泽被宇宙，这也是天伦。皇上龙驭万方，不在区区舐犊之情。”

康熙一听，更是惊奇，一夜的烦恼，被这清亮的童音驱散得干干净净，不禁开怀大笑，“哈……好孙子，这么大的小人儿，竟能说出大道理来，不容易呀。可是，弘历，朕虽把皇恩雨露，洒向四方，当了个好皇帝，却没顾上自己的骨肉，不是个好爷爷。”

胤禛在一旁听出康熙的话外之音了。老人家在高兴之中还没忘儿子们的事呢。他怕弘历年幼无知，冲犯了皇上，正要上前答活，却听弘历又说：“皇上圣德，遍及四方，孙儿岂能除外，孙儿生在天家，沐浴皇恩，才得成长。皇爷的公义和私情都在其中了嘛。”

这话说得更得体，康熙也更是高兴：“胤禛，这儿离猎狼的土城多远哪？”

“回皇阿玛，不到五里。不过，道路坎坷，车驾难行。儿臣的坐骑，是父皇赏赐的御马，走得很平稳，请皇阿玛放心。”

康熙兴致勃勃：“哎——观赏雪景，岂能走马观花，走一走，也可以舒散一下嘛。”康熙一边说一边拉着弘历的小手，径直朝前走了，一路上，祖孙两人谈天说地，说得十分热乎。康熙是要考较这个聪明伶俐的孙子；弘历呢，却是童言无忌，问什么就答什么。皇上步行，谁敢骑马坐轿啊，上自皇子皇孙，下至文武百官，急急忙忙跟了上来，簇拥着皇上，来到了猎狼的土城。

这个土城并不大，依山筑成，两丈多高，里圈直径也不过半里，却圈了四五百只野狼。野狼是群居成性的，每一群自成一伙。看下边，大约有那么七八群，分散在上围子里，各占一方。母狼在正中间，护着狼崽子，公狼则在外圈，瞪着绿光闪闪的眼睛，伸着血红的舌头，警惕地注视着其他的狼群。这些野狼，自从被圈进来，就一直饿着肚子，也不知饿了几天了。大概它们之间，已经发生过几场争斗。土围子里，草丛中，到处可见斑斑血迹。

康熙扶着弘历的肩膀，登上土城，站到连夜加修的墙垛子一边，向胤禛微微一笑说：

“老四，看你的了。”

四阿哥胤禛响亮地答应一声，向下边一挥手，几个家丁抬着一口三百多斤重的野猪走上城头，割断捆绑的绳索，推了下去。野猪本来就是山林中的猛兽，身上粘着一层厚厚的松脂沙土，坚如铁甲。口中獠牙，又长又粗，亚赛宝剑。一般的虎豹见了它，还要退避三舍呢，区区野狼，它哪会放在眼里呢？再说，它也饿了好几天了，见了猎物，精神振奋，发了疯似的便向狼群冲了过去，又撕，又咬。霎时间，几只公狼，有的被野猪的獠牙挑开了肚子，有的被野猪的巨齿咬断了喉管，成了野猪解馋解饿的美餐。可是，这群狼毕竟有四五百只啊，一头野猪又怎能对付得了呢？而且，这些狼也是饿得急红了眼，百无禁忌，同样把这头野猪，看做是救命的佳肴了。于是，成群结队，反扑过来。猪与狼，狼与狼之间，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拼死搏斗，惨烈之状令人心惊胆战，不忍目睹。

胤禛见野猪和狼群已经斗得筋疲力竭了，高喊一声，“放箭，把活着的全都射死。注意，只准射头，留下囫囵的狼皮，主子还要赏人呢！”

一声令下，四王爷府上的家将亲兵，立时分散开来，弓拉满月，箭似

流星，朝着下边射了过去。其他阿哥的亲兵和护卫们，也赶来凑热闹，一齐放箭。狼是有名的“铁头豆腐腰”。只准射头，可也真不容易。足足过了一个时辰，下边的野猪，野狼，才全都倒毙不动了。

康熙扶着弘历，抬脚就要下城去就近看一看。胤禛连忙上前拦阻：“皇阿玛留步。下边让孩儿们去收拾，万一有没死透的，惊了驾……”

康熙不以为然地纵声大笑：“哈……朕一生经了多少惊心动魄的大事啊，还怕这几只死狼吗？”说着抬脚就走。众侍卫和阿哥们不敢怠慢，连忙跟了过来，护在康熙的前后左右。

老八趁着这机会，紧走几步对胤禛说：“四哥，你这猎狼的法子，确实是独出心裁。不过，据小弟看来，让它们这样自相残杀，是不是太残酷了一点？”

老四神情自若地说：“哦，八弟，你这样想吗？其实，我不过是想让父皇看个热闹，散散心，解解闷。要说打猎，父皇什么样的猎物没有见过？要说赏人，又哪差这几张狼皮呢？至于说到残酷，狼也不是什么好动物，有什么值得可怜的呢？”

俩人这悄悄的谈话，却被走在前面的康熙听见了。他心中怦然一动，嗯，老四今天是不是有意地安排这场猎狼呢？狼群既团结起来对付野猪，又反过头来自相残杀，倒让人不能不多想一层。在朕的身后，他们兄弟会不会也这样自相残杀呢？他们会不会联起手来，对付当了太子或者皇上的人呢……嗯，老四用心很深哪。

康熙一边沉思着，一边往前走。草地上死狼遍地，血迹斑斑。他们来到那头已经被狼咬死的野猪跟前。康熙一个不留神，踩到了野猪身上。没成想，那野猪尚没气绝，嗷叫一声直立起来，瞪着血红的大眼，瞧着康熙。众人都大吃一惊，刘铁成拔出腰刀就冲了上去，却听一声清脆的呵斥：“回来，你的职分是护驾！”随着这声喊，小弘历早已拔出佩剑，朝着这头猛兽捅了过去，其实那野猪浑身是伤，血也已经流尽，刚才只不过是垂死挣扎一下罢了。弘历的剑刚挨身，它就倒地气绝了。可是，在万分危急的时刻，一个十来岁的孩子，竟能如此识大体、顾大局，奋力向前，保护皇上，就这份忠心，这份勇敢精神，把一旁的叔叔、伯伯，全都比下去了。康熙不由得心潮激动，伸手把弘历拉到怀里，抚摸着他乌油油的大辫子，语带双关地说了声：“难道这是天意吗？”

他这句话说得很轻，像是自言自语，除了弘历之外，在场所有的人都没有听见。

四阿哥雍郡王胤禛安排的这场猎狼，太惊心，太离奇，也太不可思议了。上自皇上康熙，下至皇子百官，都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猜想，但是，又都说不出来。眼看天色渐晚，康熙命众人各自回驻地，他也骑了马，带着侍卫向烟波致爽斋走去。

突然，前边不远之处，一队大约三百多人的骑兵，飞驰而过。后边，又有几队骑兵，排成整齐的方阵，也是奔腾而来。康熙心中猛然一惊，立即勒住马头：“嗯，这是哪里来的骑兵，派个人去问一下。”张五哥答应一声，纵马奔去，不一会，带着一个人回来了：“万岁，是热河都统凌普率军前来护卫皇上的。”

康熙这一惊非同小可！凌普？凌普是太子的奶哥，朕并没有下旨召他，他怎么来了，而且带了这么多的骑兵，在这里横冲直闯，如入无人之境。难

道说，胤初这个逆子，丑事败露，起了弑君谋位的野心？康熙沉着脸，厉声问道：“凌普，谁让你带兵到这里来的？”

凌普早已下马跪在地下了，听见康熙问话，他从容答道：“回皇上问话。奴才奉了十三爷的令旨，带兵前来护驾。”

康熙更是惊愕：“什么，什么，朕身边领侍卫的皇子，是大阿哥。老十三怎么给你下令呢？”

皇上这么一问，凌普听出来了，哟！糟了，这事儿皇上不知道？他连忙从靴页子里抽出一张纸来，双手捧着呈了上去。康熙示意马齐接了过来，却听凌普在申辩着：“万岁，今天后晌，皇上的侍卫鄂伦岱，派人给奴才送来这张十三爷的手谕。说皇上身边的老侍卫调走了，让奴才多带点兵来……”

这事儿更奇了，怎么又牵涉进鄂伦岱呢？康熙沉着脸问：“嗯，你带来多少人马？”

“回主子爷，奴才的中军精锐一千四百七十名，全部带来了。嗯——皇上，奴才这样做是不是错了？”

康熙还没有说话，大阿哥胤禔却开口了：“凌普，你不要胡说八道。鄂伦岱早就调走了，他怎么会派人给你送信呢？老实讲，是不是太子给你透了什么信儿。”

“直郡王，您老可不能这样说。鄂伦岱没走，我刚才在那边还见他了呢。再说，这与太子有什么瓜葛呢？”

康熙听到这里，更是吃惊了。怎么，那个刁蛮撒野的鄂伦岱还没有走，嗯，看来这里面大有文章。他心里这么想，脸上却露出了笑容：“凌普，你不要胡猜乱想。大阿哥是领侍卫内大臣，不过随便问你一声罢了。朕原来打算召你来护卫山庄的，不过只召你一个人，可能他们传错了旨意。现在，山庄的防卫，已经交给喀喇沁左旗的狼是将军了，他的部队马上就到。这里，有京师带来的兵，也有原来山庄的驻军，加上狼是和你的中军营，太多了，也太杂了，万一闹了误会，可不是玩的。你留下来侍候，让你的兵，马上原路返回，听明白了吗？”

“扎，奴才遵旨。”

凌普刚一走，康熙却转身在马上猛击一鞭，疾驰而去。众人见他脸色不善，不敢问话，也连忙跟上。可是，刚走到半路，康熙却又停下了，指着一座独立的小宫殿问：“这是什么地方？”

李德全连忙上前：“回主子，这里叫戒得居，是预备主子打猎时，临时休息的地方。”

康熙四面一看，这个戒得居，只有一个孤零零的小宫殿，四周没有别的房屋建筑，十分空旷，但却视野开阔，便翻身下马说：“好，今晚就住在这儿了。”

这里看守殿房的小太监，怎么也想不到，康熙会在这时来到，而且要住在这里。连忙出来接驾，又是打扫暖阁，又是忙着烧炕。一直跟在康熙身边的上书房大臣马齐忍不住了：

“皇上不回烟波致爽斋了吗？”

康熙没有理他的茬儿，要了盆热水来，一边烫脚，一边问，“凌普带来的人马奉诏了吗？”

马齐连忙回奏：“圣上，这事办得很顺，凌普的兵已经全开回去了。嗯——皇上恕奴才多嘴，这戒得居地方太小了，而且没有接驾的准备，屋冷炕

凉，主子要住在这里，恐怕着了凉……”

康熙还是不接他的话茬儿：“叫人把外屋也收拾一下。你们几个今晚不要睡了，都在这里办差。传旨，让阿哥们还有鄂伦岱速来见朕。马齐呀，你这个人忠厚有余，而虑事不详，比起张廷玉的缜密，你差远了。这戒得居别说冷一点，就是冻死在这里，朕还能落个全尸呢，不比让人零刀砍了好吗？”

马齐听了这话，吓得一愣。他刚要回话，却听外边传来粗嗓粗气的喊声：“奴才鄂伦岱奉旨见驾。”说完，不等康熙应声，一挑门帘就进来了。

看到鄂伦岱仍是这副刁蛮作派，康熙心中的怒火不打一处来：“大胆奴才，跪下。张五哥，把他的腰刀下了。”

鄂伦岱跪下了，张五哥又下了他的腰刀。可是，他仍是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康熙冷笑一声：“哼哼，真是小人难养啊。鄂伦岱，你的祖父、父亲，都曾为大清立过战功，可传到你这一代，为什么这样没出息。没王法？朕问你，昨天就有旨意让你走，你为什么还赖在这里？你有什么大事要办？”

“皇上，不是奴才不愿意走，是想不通。奴才自幼在皇上身边当侍卫，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不知这几天是谁得罪了皇上，皇上却尽拿奴才出气……”

他刚说到这里，就被大阿哥拦住了：“鄂伦岱，你还不服吗？你在皇上跟前无礼，就是死罪！你说，在乾清宫也照样撒尿，你知道乾清宫是什么地方吗？”

这鄂伦岱不是个省油灯，皇子阿哥们许多违法犯禁的事儿，他知道得不少。皇上训斥他，他不敢公然反抗，可是大阿哥训他，他却不听了：

“直郡王，您知道嘛，侍卫值班是不能擅离岗位的。乾清宫又没有茅厕，王爷您叫我上哪儿去撒尿呢？您说我们这个没规矩，那个没王法，可是，有人干的那没规矩、没王法的事儿，要是奴才说出来，恐怕要吓死人呢！”

胤禔一听这话蔫了。他不知鄂伦岱抓住了自己什么把柄，要是把他逼急了，这奴才在皇上面前兜出来，那还得了。张廷玉心细，马上就看出了大阿哥的神色变化。心想，这两天，皇上这儿够乱的了，可不能让鄂伦岱再捅出漏子来，便插言问道：“鄂伦岱，凌普带兵闯进山庄，说是你派人送信让他来的，有这事吗？”

鄂伦岱一听这话火了。他忘了规矩，“噌”的跳了起来，开口就骂：“是哪个王八蛋砸我的黑砖？张大人，你告诉我，老子我宰了他。万岁爷明察，若有此事，主子把我零刀刷了！”

在一旁听着的康熙皇上，只觉得一阵心烦意乱。这案子，越问，越让人糊涂了。尤其是刚才鄂伦岱说的那句话“没规矩，没王法的事，说出来能吓死人”，康熙更觉得有琢磨头儿。看来，这戏中有戏啊！他烦躁地一挥手：“刘铁成，把鄂伦岱带下去，看押在侍卫的帐篷里候旨。”

刘铁成押着鄂伦岱下去了。一个太监进来回奏：“主子爷，阿哥们都来了，在外边候旨请见呢。”

一听说阿哥们来了，康熙刚压下去的火又上来了：“不见，不见，一个都不见！传旨，让他们在外面雪地里好好跪着，凉快一会儿，清醒清醒头脑再来见朕。”

二十三防兵变行宫下严旨废太子雪地责阿哥

朔风劲吹，雪花飞扬，戒得居大院内的雪地上，一拉溜跪着十几个皇子阿哥。人人心头都像有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难以安宁；个个又都被这漫天的风雪冻得浑身冰凉，瑟瑟发抖。他们在这儿难受，那位在房子里烤着炭火、坐在暖炕上的皇上，也并不轻松。几十年来，他经历过无数的风风雨雨，惊涛骇浪，却从没感到胆怯，从没惊慌失措，更没有动摇过必胜的

信念。可是这一次，老皇上康熙却害怕了，慌神儿了，举足无措了。他感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孤独，从来没有过的恐惧，从来没有过的透心的寒凉。就说今天晚上发生的事吧，

既让康熙心神不安，又疑窦丛生。凌普带着精锐骑兵，私闯避暑山庄，却说是奉了十三爷的调兵命令，而老十三的手谕上又明明写着是奉了太子的令旨。凌普还说信是鄂伦岱派人送的。这鄂伦岱是老八的表哥，是与太子对着干的人哪，他为什么要去替太子送信呢？再说，凌普是太子的奶哥，太子要调凌普来山庄，凌普不但不会推托，而且会闻风而动，根本就用不着这么绕着弯子去叫老十三。老十三也用不着去找鄂伦岱。就是去找了，那鄂伦岱也不见得会替太子、替老十三卖命。刚才审问鄂伦岱时，那小子暴跳如雷的神气不像是假装的。那么，会不会是有人想借凌普的手制造事端，酿成大乱，把太子和老十三置于死地呢？嗯……假如真是这样，那墙倒众人推，栽赃、陷害太子和十三阿哥的，除了老八这一伙，不会有别人！可是康熙反过来又一想，凌普毕竟是带兵进庄了。会不会是太子因为干了见不得人的事，怕朕降罪于他，为了避祸，也为了从军事上控制避暑山庄，进而发动兵变，武力夺权，谋逆篡位，才把凌普的兵调来的呢？会不会是太子调了兵又反过来栽赃给鄂伦岱呢？老十三性情梗直，虽然是公认的“太子党”的人，但他没有调兵之权，也不会作欺君欺父之事。从户部办差与太子闹了矛盾这件事，就可以看出老十三的为人了。但昨天围猎时，他出力最大，却没有得到赏赐，还挨了朕的一顿训斥，会不会心怀不满，帮助太子作乱呢？还有老四，今天为朕安排的猎狼，明显的带着劝谏的意思。他在这场风波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唉，这几个儿子太让朕琢磨不透了。乱子从自己家里闹出来，从自己最信任、最疼爱的几个儿子身上闹出来，太让朕伤心，也太让朕害怕了……

康熙是当了四十多年皇帝的人了。不仅老谋深算、虑事深远，而且精明果断。今儿晚上，他突然决定不住寝宫，而临时住到这四面开阔的小殿戒得居；他把所有的皇子都传来，而且让他们跪在雪地里；他把那个闹事的鄂伦岱也传来，拘押在侍卫的帐篷里；把凌普的兵撵回去，却把凌普单独留下来，就是为了预防万一。擒贼先擒王，只要这十四个皇子一个不落全圈禁在这里，外边就闹不起事儿来。

上书房大臣张廷玉和马齐都在皇上身边多年了。他们俩知道，皇上昨晚上一夜没睡，今儿白天又兴致勃勃地看了猎狼。可是现在，皇上还是这样神情亢奋，没有一点儿睡意。虽然在皱眉沉思，却是两眼放光，脸色红润，精神健旺，神采奕奕。这反常的兴奋状态不是个好兆头。张廷玉忍不住上前劝道：“主子这两天着实劳累了，现在大事已经安排完了，请主子宽宽心，好好睡一觉吧。”

康熙诧异地看了一下张廷玉说：“什么，睡觉？廷玉呀，你可知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有人不让朕睡觉，朕又怎敢懈怠。这么多的兵不宣而至，朕能安枕高卧吗？”

马齐上前一步说：“主子，以奴才看，凌普的兵已经让他们回去了，奴才愿以身家性命相保，今晚定会平安无事……”

他还没说完，就被康熙一阵冷笑打断了：“哼……马齐，你的身家性命值多少？能保住朕的安危吗？告诉你，要不是狼是的兵今夜就到，朕早就启驾回北京了！看看吧，这是什么？”说着，“叭”的扔过一张纸来。马齐捡起来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奉太子谕，着热河都统凌普，即刻率亲兵护卫进驻山庄，以资防卫。怡贝勒胤祥。”

马齐看完心里咯噔一下子，他知道这就是今天他从凌普手里接过的那张字条。可是当时他接过来之后回手就捧给皇上了，不知上边写的是什么。现在一看，惊得他额头沁出了汗珠。他思忖了一下说：“主子，依奴才看，这个调兵手谕不合常理。十三阿哥奉旨办差多年了，他的笔迹是可以模仿的。请皇上圣鉴。”

康熙点了点头，感到宽慰：“哦，这么说，你马齐还算有点聪明。不过，即令不是老十三的，也是别的阿哥干的。反正是跑不了外面跪的这几个逆子。所以，朕才让他们在雪地里凉快凉快，不要热昏了头脑。”

“是，皇上虑事深远。不过，阿哥们金枝玉叶，恐怕受不了这份寒冷。再说，奴才们在屋陪着圣驾，暖暖和和，阿哥们却在外边挨冻，奴才们心里也不安生。不管怎么说，他们当中将来总有一位要当皇上的，到那时，岂不要怪奴才不懂道理？”

康熙听了这话，神色惨然地怪声大笑：“哈哈……哪里就冻死了？想当初；朕率兵西征时，孤军深入，断了粮草，也没有御寒的军衣。夜里，草原寒冷异常，朕不得不靠在马肚子下面取暖，谁可怜朕了？！至于将来，无论他们是谁坐了江山，高兴还来不及呢，哪还会记得今晚这档干事儿呢？”

康熙皇上说着，动了真情，不由得老泪纵横，难以自制。李德全和太监们连忙走上前来，扶着康熙在炕上躺下，轻轻地替他按摩。过了好大一会儿，康熙平静下来，呼吸也均匀了一些。他刚想闭目养养神，却听门外一阵吵嚷。李德全连忙跑出去看了，又进来回奏：

“主子爷，太子在外边要面见主子，说有要事启奏。张五哥拦住他不让进，吵起来了。”

康熙忽地一下从炕上坐起身来，厉声问道：“是胤初吗？不是传旨给你，有事让张廷玉代奏吗？为什么深夜闯宫，惊扰朕躬？”

太子胤初在外边哭着说：“皇阿玛，儿臣……”不等他说完，康熙怒喊一声：“哭什么，滚进来说。”

胤初跌跌撞撞地进来，叩头出血：“皇阿玛，儿臣不孝，儿臣有罪，请皇阿玛赐儿臣一死……”

康熙发出一阵令人胆寒的大笑：“哈哈……你居然有罪，你居然不孝？朕倒不明白。你办事很有章法，很有学问嘛。连朕都被吓得不敢回烟波致爽斋了，干得很漂亮嘛。如果不是你这个逆子办事有方，朕恐怕已经被你杀了，或者送到左家庄化人场了！哼，你胤初还不够聪明啊。告诉你，大清国的曹操还没出世呢！真是龙生九种，种种有别。朕没想到，竟生出你这样忤逆不孝的儿子来！你今晚来这里，就是哭给朕看的吗？你以为朕还会信你的话吗？”

跪在地下的胤初知道，这顿骂是非挨不可的，可是他不能不冒死前来。昨天晚上，他和郑春华被皇上堵在屋里，从那时起他就知道他这太子是完了。可是却不料今天晚上突然被叫来和兄弟们一块跪雪地。几个兄弟你一言，他一语，太子在旁边听明白了。哦，闹了半天是有人假借他太子的名义，调凌普的兵进了山庄。这还了得！他听了这个消息如五雷轰顶。谁这么损，这么缺德，这不是落井下石吗？我要不向父皇说清这件事，那谋逆篡位的罪名我洗不清啊！此刻，听父皇这么一骂，他更清楚了。连忙说：“父皇的教训，

儿臣时刻铭记，但今天之事，显系有人要陷害儿臣。如今儿臣辩无可辩，说无可说，只求皇阿玛圣鉴烛照。儿臣今日一是来领罪，二是求父皇慈悲，网开一面，不要株连别人。千罪万罪皆在儿臣一身。儿臣愿一死以报父皇。”

康熙哪还听得进去，他怒斥一声：“哼！说得轻巧，有人陷害，你这么一说朕倒不好发落你了是吗？你干的那些好事，亵读神明、辱没祖宗，也难告天下臣民，连朕都羞于说及。即使朕不处置你，那暗室欺心、神目如电，你就能逃过天罚吗？你自己已经是泥菩萨过江了，还想照顾庙里的小鬼。告诉你，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谁的事儿谁自己担着，别人替不了。怎么处置别人，朕自有安排，用不着你来多嘴！”

康熙越说越激动，忍不住翻身下炕，在殿里急速地走来走去。突然，他停在胤礽身边，猛地踢了一脚，怒声喊道：“不要再装模作样了。朕看着恶心，你，你，你……滚出去！”

胤礽战战兢兢地叩头退下去了。康熙转过身来，面目变得十分可怕。他厉声对房里人说：“全都跪下，听朕宣诏！”

在房子里的上书房大臣张廷玉、马齐，刚刚进来的大阿哥胤禔，还有侍候皇上的太监宫女们，扑扑通通全都跪下了。康熙咬牙切齿地说：“朕已决意废黜胤礽。即日起，无论是谁，不许再把他当太子对待。即刻发廷寄给全国，停用太子印玺，别的不许多说。胤禔，你去传旨给皇子阿哥们，不奉特旨，有擅自离开戒得居一步者，格杀勿论。此外，立即将凌普拿下，派可靠的人押往京师监禁。从现在起，不奉朕亲自颁发的特别旨意，任何人不许调动一兵一卒。违旨者，立即处死。李德全，你马上派人骑快马去探听一下狼是的兵现在到了哪里。传旨给狼是，他来了之后不必见朕，先把八大山庄的防务全都接过来，替朕守好这里，不准再有一点儿差错。”

这一连串的圣旨，康熙说得并不快，可是口气却是那样的严厉，丝毫没有留下余地。张廷玉不等康熙吩咐，早就来到几案旁边，按着康熙的口述，写好了诏书，请康熙亲自盖上随身携带的玉玺。大阿哥和李德全答应着跑出去传旨去了。其余的人跪在地上大气也不敢出，房子里静得可怕。康熙一口气办完这几件至关重要的事，仿佛用尽了所有的心力，突然说了一句：“朕……朕的头怎么这样疼……”话还没说完，向后一仰，就倒了下去。慌得众人连忙一拥上前，扶着他躺倒在御榻上。马齐对身旁的太监一挥手说：“快，传太医！”

皇上劳累过度，也气愤过度，终于支持不住昏倒了。把上书房大臣张廷玉、马齐和太监、御医忙了个晕头转向。可是此刻，奉命出去传旨的大阿哥胤禔却正在得意呢。这次来承德陪父皇狩猎，谁也没他得到的彩头多。太子一倒，父皇马上封他做领侍卫内大臣，接着又从贝勒晋升为郡王。虽然老三也封了领侍卫内大臣，虽然还有几个兄弟也晋封了王爷，可他老大是“统领”啊，按地位还排在上书房几个大臣前边呢。就拿今儿晚上这事儿说吧，众皇子兄弟跪在雪地里挨冻，想站起来活动一下都不敢。可是他老大却重任在肩，父皇跟前离不开他。他可以自由行动，一会儿到父皇跟前去侍候，烤烤火，暖和一下，也探探风声，听听消息；一会儿又奉命出来传旨下令，他可真有点儿飘飘然忘乎所以了。这会儿，他来到外边儿，对众位兄弟宣示了父皇的圣旨：“不奉特诏，有擅离戒得居一步者，格杀勿论。”康熙这旨意下得严厉，阿哥们听了个个心惊胆颤，大阿哥看到这情景，不由得一阵暗暗高兴。便假慈悲地说：

“众位兄弟不要害怕，皇阿玛一向是宽厚的。他老人家说了，就是胤初，只要恪守臣子之道，静养思过，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兄弟们又没犯大错，怕什么呢？大家放心，一切由大哥我来维持，不会叫兄弟们吃亏的。”

老大正在得意洋洋地说着，却不防老十接上话茬儿了。这老十是阿哥中出了名的刺儿头，看见大哥这张狂劲儿，他早就忍不住了：“哎，我说大哥，这么说小弟要恭喜你了。如今你得了脸，守在皇阿玛身边，是不是听到什么风了，或者有什么机密？叫我说，大哥你就给兄弟们透个风，叫我们也高高兴兴。哎——大哥，是不是要让你当太子了？”

老大听着这话心里美滋滋的，可嘴里却说：“十弟，你开什么玩笑。这样的大事，能是我们兄弟随便议论的吗？”

老十还是一个劲儿地调侃：“嘿嘿……我说大哥呀，真有你的。告诉你，这当储君当太子的事；我老十从来不想。你们个个轮着当一遍，也摊不到我头上。我巴不得大哥你能独占鳌头呢，问一问就不行了？再说，如今大哥是台面上的人，受着父皇的特别信任，可你也得为兄弟们想想啊。你在父皇那暖烘烘的大殿里，兄弟们却在雪地里喝西北风，大哥你忍心吗？要让你放我们进屋，恐怕你也不敢，可是，派人烧上两堆火让我们烤烤，也是大哥的仁政嘛！”

老大正在兴头上，老十这又讽刺又挖苦的话，他竟然没听出味儿来。连忙说：“生两堆火？这好办，大哥我能做主。不过，我还得告诉兄弟们，大家都小心点儿，别再捅漏子。皇上今晚大发雷霆，火气大得很呢，连胤初的话都不让传了。刚才我押送胤初去后面帐篷时，他对我说，‘父皇说我百样不是，我都能听。可是说我想弑君谋逆，我真是连想都没想过。’他让我把这话转告给父皇。我说，你刚才为啥不说呢，现在不让传话，你再说我也爱莫能助了。”

老大正在兴致勃勃地往下说，却不防四阿哥胤禛冷冷地接了一句：“大哥，话不能这么说。都是自家的兄弟，何必落井下石呢？别的话，你可以不替他转奏，可二哥这话却是关系重大，你代转一下，也不会惹父皇生气的。”胤禛刚说到这儿，老十三胤祥也忍不住了：

“大哥，天上的云彩，不知哪一块儿下雨呢。二哥如今落了难，你帮他一把也不肯吗？”

这俩一带头，阿哥们七言八语地吵吵上了，纷纷责怪大阿哥不讲兄弟情分。老大这才觉出来，哦，刚才我得意之中说话过头儿，犯了众怒了。连忙赔笑说：“哎呀呀，兄弟们怎么都冲我来了。父皇有旨，不让替老二传话，我也没办法呀。好好好，既然兄弟们说了，我老大豁出去了，再替他担待一次。我，我这就回奏父皇去。来人哪，给各位爷们生上几堆火。”说完，转身走了。

老八心中有事，正要找机会见父皇呢。他连忙向老九、老十、老十四他们递了个眼色说：“走，咱们一块去见父皇，保太子去。”

二十四陷兄弟老八行诡计尽孝心胤禛侍汤药

八阿哥胤禩要带着老九、老十、老十四他们冒死闯宫，去为太子担保。老十三胤祥也要跟进去，却被四阿哥给拦住了。老四心中清楚，老人家恨透了太子，如今太子犯了事儿，他们不落井下石就算好的了，哪儿会有保太子这分善心呢！他们这一去，肯定有阴谋。就在胤祥刚要起身的时候，老四拉了他一把。他回头一看四哥那严厉的眼色，便又跪在雪地上了。

不一会儿，老八他们回来了。老八对兄弟们说：“父皇口传圣谕：着四阿哥胤禛，监管胤禩的饮食、行动，不可放纵，也不准虐待。钦此。”

走了传旨的大阿哥，又换了个“口传圣谕”的八阿哥，老十三心里不服气了：“我说八哥，你说清楚点儿，兄弟我怎么没听明白呀。”

“没听明白？好啊，你就给我仔细听着，皇上正有话要问你呢。你跪好了，听着。皇上问你：胤祥手谕让凌普带兵私闯山庄，现经查证，太子并没有给你这个令旨。你手谕上写的‘奉太子谕’这话是伪造的。经众位皇子共同辨认，凌普所持的调兵手谕确实是你胤祥的笔迹。有旨问你，你平日还算诚实，可为什么丧心病狂。私调军兵进驻山庄。这样做事用心何在，你要老实回奏。”

“什么、什么，我私调军兵？！”胤祥觉得头“轰”的一下炸了：哦，闹了半天，让我们在雪地里跪着竟是为的这事啊。他“噌”的跳起来大声说：“我说八哥，咱们把话说清楚。我老十三莽撞不错，可是做事从来光明磊落。这私调军兵，谋害皇上的事，我连想都没想过。是哪个王八蛋给我栽的脏，难道要陷我于死地吗？不行，我去见父皇！”说着，抬脚就要走，却被老八给拦住了：“哎——十二弟，你发什么火儿呢，这是父皇问你话呢，你不懂规矩了？再说，那张调兵手谕刚才大伙都看了，确实是你的笔迹。白纸黑字儿，叫我怎么说，父皇又怎么看呢？你先消消气儿，这事恐怕得慢慢查，才能弄清。”

其实，假冒胤祥笔迹写了那个“调兵手谕”的，正是此刻口宣圣旨的八阿哥胤禩和老九、老十、老十四他们。昨天晚上太子一出事，这哥儿几个就高兴得不知怎么好了。他们一宿没睡，凑在一块商量怎么应付这一重大变故。最后定了一条计策。不管太子出了什么事，要趁此千载难逢的机会，把太子党彻底打垮，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最好的办法就是栽给太子党一个“弑君谋位”的罪名。而要达到这个目的，最方便，最顺理成章的做法，就是私调凌普的兵进驻避暑山庄。凌普是太子的奶哥，当着热河都统。他的兵近在咫尺，说到就到。只要凌普的兵一到；太子就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了。这哥儿几个一琢磨，太子目前处境不明，如果已经被监禁，他那里就派不出人了。要是太子亲自传令，恐怕会弄巧成拙。老四呢，一向谨慎，把这罪名安到他头上，父皇决不会相信。想来想去，只有拿这个老十三开刀最合适。老十三是个傻大胆，急了，什么事儿都敢干。老八的府上有能人儿，于是就仿照胤祥的笔迹写了那张“调兵手谕”。调兵的信写好了，派谁去送呢？哥儿几个一商量，得利用这机会把鄂伦岱也栽进去。鄂伦岱犯了圣怒，被从侍卫中开销出来了，这小子对阿哥办的那违法犯禁的事知道得大多，任伯安不就曾经用他来威胁过八阿哥吗？这回皇上在一怒之下，把鄂伦岱从侍卫中开

销了下来，这小子不服气，他要是把阿哥们的丑事都露了底那可不得了。好在鄂伦岱刚刚出事，凌普那里还不知道、以鄂伦岱的名义派人去送“调兵手谕”，一有十三爷的签字，二是皇上侍卫领班派人送的，凌普就不得不信、不能不来。这样做，一箭双雕。既除了太子党，又除了鄂伦岱这个心腹大患。于是便发生了前边的那一档子事。可是，老八他们在利令智昏之中，虽然机关算尽，却犯了一个大错。就是错把太子党和鄂伦岱拉到了一块儿。谁不知道他们是水火不相容的两派人呢？谁不知道鄂伦岱是老八的表哥呢？老八为了争权夺位，可以六亲不认，拿自己的表哥当牺牲品，康熙皇上一生精明能是好欺好哄的吗？刚才老八带老九、老十、老十四他们闯宫见驾，异口同声地证明那个“调兵手谕”确实是老十三的笔迹。皇上康熙不能不相信，可也不能不怀疑。相信，是因为人证、物证俱在；怀疑呢，是皇上知道老十三决不会干这样的事。但事情逼到眼下这份上，康熙又不能不严词切责。他想要老十三说出个究竟来，把这事儿弄清楚，可是此刻，老八钻了老十三莽撞的空子，他假惺惺地上前一步说：“十三弟，唉！叫八哥我怎么说你呢，你办事也大孟浪了。这私自调兵进驻山庄是弑君谋逆的大罪呀。不过，既然干了，你就痛快点儿，向皇阿玛认个罪，八哥我也好在缴旨的时候替你讲个情。你要是不认罪，那，那我可就帮不上忙了。”

哪知这话一出口，老十三可就忍无可忍了。他厉声说：“八哥，你的慈悲小弟我早就领教过了。今儿个这份情，兄弟我也心领了，可是这笔账我不认。请八哥回奏父皇，这个‘调兵手谕’不是我写的。调凌普的兵进山庄的事，我压根儿就不知道。父皇要是相信了小人的谗言，要杀要剐，听凭老人家的处置。要是人死如灯灭，这件事儿就算完了。假如人死后有知，我一定要化为厉鬼，让那栽赃陷害我的人，全家死光，鸡犬不留！”

老八被胤祥这话说得心惊肉跳，可是他表面上却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笑了笑说：

“哎，十三弟，你别发火儿嘛，好好想想，是不是昨天晚上喝醉了酒，受了什么人的挑唆，才写了那个调兵手谕呢？你的那笔字儿，兄弟们一看都认出来了，叫我又怎么替你说话呢。好了，好了，你静静心，好好想想。来人那，把十三爷搀到后面帐篷里去。四哥，皇上有旨，让你和大哥一块监护二哥和老十三，请你马上去见大阿哥吧。”

胤祯听了这话又惊又喜。惊的是胤祥被凭空诬陷，遭到了禁闭；喜的是皇阿玛却把太子和十二弟交给他来监管。他也是“太子党”啊。这说明父皇虽然在盛怒之中，却没有失去理智。对太子、对十三弟，父皇还抱着一线希望呢！如果真是这样，那，这两个人还有盼头。

由于康熙皇上的精明果断，及时处置，承德避暑山庄里一场可能发生的大乱总算被压了下去。陷害也罢，误会也罢，以后会慢慢查清、查明白的。采取非常手段，及时地制止事态发展恶化，康熙的果断处置，应该说还是英明的。可是这左一道右一道的圣旨传到北京，立刻引起京城官员们的纷纷猜测。各种流言蜚语也随之而起，搅得大家终日心乱如麻。留守京师的上书房大臣佟国维，首当其冲，更是不得安宁。这也难怪，先是贵人郑春华受到贬斥，被押解回京，打入冷宫；紧接着，又下了停用太子印玺、停调全国军兵的诏书；皇上又密调狼是的精兵接管了热河、承德的防务，凌普却被星夜押解进京，下了大牢。虽然，皇上并没有下废掉太子的诏书，但这一切都明摆着，太子完了，储君要换人了。那么太子究竟犯了什么罪，储君又将是谁呢？

阿哥，自己要不要改换门庭，另找靠山呢？找哪位阿哥最保险呢？等等，等等，这一连串问题摆在了善于见风使舵的京官大臣们的面前。一群过去依附太子党的人，更像热锅上蚂蚁一样，急得团团乱转，六神无主。如今，京城里唯一能听到内部消息的只有留守在上书房的大臣佟国维了。你想，他能不忙吗？门槛都快被人踢断了。他比大家知道的内情是多一点，可是他哪敢随便乱说呀。在朝局动荡不安的时候，他又不愿意得罪人，为自己树敌。没法子，干脆日夜待在上书房里不回家，任谁来，一概不见，躲过一天是一天。

十一月初三，康熙的车驾终于返回京师了。佟国维率领着京师的留守官员们齐集午门之外，跪迎圣驾。康熙坐在御辇里边，透过窗玻璃看着外边整肃的仪仗，跪迎的大臣，不禁心潮澎湃。唉，出去的时候，朕兴致勃勃，扈从人等也都精神抖擞。可是今天回宫，车驾的后边却多了两辆囚车，押着太子和十三阿哥胤祥。随驾的皇子、皇孙、文武官员们一个个低眉垂目，神情沮丧。唉，朕这是交了什么恶运呢，过两天，废黜太子的诏谕一发，又会引起什么样的轰动呢？连日的旅途劳累和沉重的心事，使这位一向刚强的皇上疲倦地闭上了眼睛。

副总管太监邢年眼见得午门已到，百官在恭迎圣驾，可是皇上却在銮舆内打盹儿，觉得不大好，连忙上前，小心地奏道：“主子爷，到了午门了，百官们都在跪迎圣驾呢。主子爷要是不愿见他们，奴才是不是去传个话？”

康熙机灵一下睁开了眼睛。哦，对了，此刻朕如果不露面，岂不要引起更大的猜疑。他打起精神，把披风脱下来，从乘舆中探出身来。冬天的寒风使他打了个寒战，但他仍然微笑着对百官说：“朕躬安好。这次承德狩猎，诸事都很顺利。你们在京办差都能尽心尽责，朕甚感欣慰。这么冷的天，难得你们在此迎候，都起来吧。”

佟国维向前一步，躬身奏道：“皇上一路风霜，看上去似乎瘦了一点儿，不过龙体康健，精神比出京时还要好得多呢，实在是社稷之福。”

康熙勉强一笑说：“哦，有钱难买老来瘦嘛。朕不过是略感劳累，回宫休息几天就会好的，你们不用为朕担心。”

康熙的话音儿没落，班部中突然闪出一个人来，他趋前几步跪下，颤声说道：“老臣王掞跪迎圣驾。不知太子现在何处，请容臣前去行礼。”

康熙有些不痛快了。心说，老王掞哪，你怎么这样没眼色呢。便说：“王掞，你问太子干什么呢？”

王掞随口答道：“回圣上，臣为太子师傅，理应恭迎太子回朝，请安问好。”

“嗯……朕在这里，他怎么有资格接受朝贺呢？”

老王掞据礼争辩说：“圣上，臣并没说要太子接受朝贺。只是近日来，京师谣言四起，众议纷纷，都说太子在承德出事了。奴才养病在家，不得准信，所以求见太子一面，以解群疑。”

康熙哪还听得进去这话呀。他脸一沉，冷冷地撂出一句话来：“那朕就明告诉你，太子不仁不孝，已经被拘禁。此刻，你不能见他。”

老王掞的倔劲儿上来了：“不不不，圣上请容臣犯死进言。太子在位已经三十一年，一旦废去，恐遭天怒人怨……”

康熙勃然变色，纵声狂笑：“哈哈……天怒人怨。王掞，你果然是危言耸听，你知道太子犯了什么事儿吗？如果有天怒人怨，那也是胤初自己招来的，与朕何干。人怨，无非是流言蜚语；天怒，也无非是风雨无常。想当

年，吴三桂造反时，正巧发生了地震，太和殿都差点儿给震塌了。大清的江山不是仍然坚如磐石吗？你回去再好好读几本书就明白了。”说着，手一挥：“启驾！”

眼看着皇上怒气冲冲地进宫了，可是却没有旨意让百官散去。在这种不测的时候，谁敢私自回家呀。这些人在凛冽的朔风中跺着脚，抄着手，三人一群，五个一伙，喊喊喳喳地议论着。一直等到过了中午，才见宫门大开；一群太监簇拥着李德全走了出来。他正中面南站定，口称“有圣旨”。众官员急忙跪下，山呼万岁。就听李德全读道：

“皇二子脱初，不法祖德，不遵朕训，暴虐淫乱，结党营私，窥测朕躬起居动作，预谋不轨。由太祖、太宗创建，朕所治平之天下，岂可付于此不仁不孝之辈，着废去胤初太子之位，钦此。”

众官员听了先是一愣，然后叩头领旨。只有王掞这位老夫子伏在地上放声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说：“皇上，老臣有罪，老臣对不起太子，也辜负了皇上的重托啊！”

李德全走上前来，拉起了王掞说：“王师傅请起，皇上有话让转告你。皇上说，王掞忠心事主，德高望重，至于误听了闲言，说了些不该说的话，言者无罪，不予追究。来人，搀扶王大人上轿，护送回府。”

李德全回养心殿交旨的时候，几位上书房大臣和封了王的四位阿哥们正长跪在御案前边，恭听康熙口授废黜太子的祭天文告呢。康熙说一句，张廷玉写一句。当康熙说道：“朕八岁丧父，十一岁丧母，内忧外患交相袭来。朕以为国为民之一片诚心，兢兢业业，勉力为之。却不料，二十几个儿子竟没有一个可继大统。假如大清国运兴旺，请上天延长朕的寿命。朕当更加勤勉，全始全终。如果大清国运已经衰落，朕请上天降罪于朕，促朕速死，以保令名……”

康熙说到这里，止不住老泪纵横，痛哭失声了。在场的人也都心乱如麻。就连一向心冷的老四胤禛，见此情景也忍不住热泪盈眶。过了好大一会儿，康熙才平静下来，将祭天文告口授完毕。他叹了一口气又说：“老王掞今天虽然触犯了朕，但却让朕看到了他的一片忠心。出了事儿，墙倒众人推，这不是大臣的风范。太子的事儿，朕一直想不通。胤初这孩子平日温文尔雅，怎么会突然变得这么坏呢？是不是中了什么邪气。如今虽然把他废了，可是朕心中不安哪！胤禛，你去传旨，把太子暂时拘禁在咸安宫中，让朱天保、陈嘉猷还照样侍候他，至于太子妃当然也是要废了的。不过，不许难为她。后天，张廷玉替朕到天坛，拜发了这个祭天文告。好了，朕此刻心力交瘁，头痛得很，不能再议事了。你们都跪安吧。”

大阿哥胤禔带着众人退下去了。胤禛却膝行几步，来到御榻旁边，轻声说：“皇阿玛龙体欠安，儿子就是回去，也难得安宁。儿子斗胆请准许我在这儿侍候着，等皇阿玛睡下之后，儿臣再叩辞回去。”

康熙瞟了一下胤禛，点点头说：“老四啊，难得你有这份孝心。这些天，你就留在朕的身边吧。”

二十五老武丹暮车受重任众阿哥夺位费心机

半个多月之后，广东总督武丹，奉了皇上的急调，火速赶到京师。这位老侍卫知道，老太子废了，新太子没立，京师的情形十分复杂，也十分敏感。他虽然是个粗汉子，可是在大事上，却十分谨慎。这次进京他走的是水路，在南京特意悄悄地去拜访了魏东亭。魏东亭的身子更弱了，可是心却更细了。他告诉武丹，眼下的北京，好似龙潭虎穴，要武丹万事小心谨慎，对阿哥们之间的事，一概不问，更不要介入。所以，这次武丹到京之后，不管是新朋、旧友、老伙计、老部下，他一律不见，在自己的私宅里休息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递牌子进宫，求见皇上。皇上马上就叫副总管太监邢年，出来迎接武丹。邢年与武丹见了礼，带着他来到养心殿门口，陪着笑说：“武将军，您老面子大，皇上说了，不必报名进见，您只管进去就行了。请吧。”

康熙对待老侍卫的一片深情，武丹早已知道，可是此刻，还是止不住地一阵激动。他快步上前，跨进了养心殿，跪下行礼：“老奴才武丹，奉旨前来见驾，叩请主子金安。”

康熙一见武丹进来，十分高兴，连忙说：“快起来，看座、赐茶。武丹哪，你这一来朕宽心得多了。嗯，看来，你虽比朕大着六岁，可是身子骨好得很嘛。比起你来，朕可差多了。”

武丹连忙躬身回答：“主子，话不能这么说。奴才一介武夫，吃饱睡足，就百无牵挂，哪能和主子比呢。主子日理万机，操心费神，上了年纪，自然会更劳累，调养几天，就会好的。奴才还想侍候主子再去打几只猛虎呢。”

康熙听了，越发高兴：“好好好，说得好，朕就喜欢你这份忠心。这次让你进京，就不叫你再回广东了。朕委任你做直隶总督，把北京的防卫重任，全都交给你，此外，你还要把皇宫的侍卫全都管起来，这样，朕才能放心。”

武丹知道，从京城防卫到皇宫侍卫，这两项重任，全压在自己身上，是皇上的格外信任，但自己能顾得过来吗？他这里刚一沉吟，康熙似乎看透了他的心思：“武丹哪，你不要推辞，也不必担心。在承德的时候，乱起仓促，朕临时委派了大阿哥来统管紫禁城的警卫。可是他已经封了郡王，再干这件差事，就不大合适了。还有三阿哥，也封了王。他们又当王爷，又做侍卫，这算怎么回事儿呢？所以，朕把他们俩领侍卫内大臣的差事免了。朕本来想让魏东亭来的，可这几年虎臣多灾多病，怕他撑不下来，才让你来了。你可不要推脱呀。”

武丹一听，心想，哦，皇上对大阿哥、三阿哥似乎也不大放心，连忙回奏说：“主子委托奴才以重任，奴才敢不尽力。不过奴才也老了。当侍卫要站班，当直隶总督呢，又要照管上万的军兵，两头兼顾，万一有个闪失，奴才获罪事小，怎么能对得起主子几十年的宏恩呢？”

康熙宽怀大笑：“哈……武丹哪，朕怎能让你也站班侍候呢？朕用的是你的虎威。京师防务也好，侍卫皇宫也好，都不要你实打实的干，只让你挂个空名，镇一镇京师、皇宫里的邪气。你是出了名的杀人魔王嘛。光在这养心殿门口，你杀了多少人呢？京城里的文武官员，皇宫里的太监宫人，提到你武丹的大名，谁不害怕。朕不糊涂，你来的路上，一定去见了魏东亭。虎臣呢，也一定向你作了交代，让你少管阿哥们的事儿，是不是？你放心，刚才朕已经训戒过阿哥们了，不准他们到你那里搅和。这下、你踏实了吧。”

皇上把活说到如此恳切的地步，武丹还有什么理由可以推托呢？他站起身，躬身答道：

“主子如此信任奴才，奴才就是粉身碎骨，也难报圣恩。奴才先前，不过是杀人劫货的马贼，没有主子赏识，哪有奴才的今天。主子既然吩咐了，奴才定要全力去办，只要奴才在京一天，就不让主子为北京的安全再操半点心。”

康熙放心了：“好好好，这就对了。你一路辛苦，朕不再留你了。你先去见见大阿哥，让他把皇宫禁卫的事，办个移交，你就接着办差吧。”

武丹拜辞了皇上出来，刚走到养心殿外的垂花门前，就看见四阿哥胤禛和总管太监李德全走了过来。李德全手里还捧着一个热气腾腾的药罐子。武丹抢前一步，就要给四爷请安，却被胤禛拦住了：“哎呀呀，武老将军，我可不敢受你的礼，怎么，见过皇上了？”

“回四爷，见过了。哦，四爷，这是皇上要用的药吗？奴才斗胆，代尝一口行吗？”

代尝御用的食品药物，是宫中的规矩，为的是防小人暗害皇上。这尝饭、尝药的人，还一定是皇上十分信任的人，而且，谁能有这“代尝”的资格，也是莫大的荣幸。四阿哥知道武丹的忠心，也知道武丹在皇上跟前的分量，听武丹这么一说，便微笑着点了点头。李德全连忙捧过药罐来，武丹就着银匙，尝了一口。胤禛又笑着问他：“武老将军，你此刻到哪里去。”

“回四爷，奉皇上旨意，去见大阿哥。他的领侍卫内大臣的职务，交给奴才了。”

“哦，大哥刚刚回去了。今天，皇上发落十三弟，是大哥监刑，打了四十大板，打得可真狠啊……”

武丹听了大吃一惊：“哎呀，十三爷金枝玉叶，这可怎么受得了呢？奴才那里有上好的棒疮药，回头我送来些。”

“唉，武老将军，不瞒你说，十三弟现在拘押在养蜂夹道，恐怕送不进去。这样吧，你派人送到我府上，我再想办法送进去吧。哎，武老将军，听说三阿哥府上的那个孟光祖，现在正在南京，你见到他了吗？”

武丹直愣愣地看了胤禛一眼。三阿哥府上的清客孟光祖，何止去了南京，云贵川陕和两广，他都跑遍了，到处替三阿哥送礼拉关系。这事他武丹早就知道了，可是，他牢记着魏东亭的嘱咐，阿哥们的事，决不插手过问，便回答说：“四爷，奴才路过南京，并没有下船，只待了两个时辰。孟光祖我没见到，就是见了也不认识。”

胤禛是个明白人，一听这话就透亮了：“哦，武老将军，你别误会。我不过随便问一声，并没有结交你的意思。好，你请便吧，我还得给父皇送药去呢。”说完，带着李德全进去了。

武丹如释重负，也连忙出宫。他原打算立刻去见大阿哥的，可是一看

天色，快到午时了。这时候去，大阿哥一定要留他吃午饭。不吃，驳了大阿哥的面子；吃呢，又容易遭人议论，干脆回家，后晌再去吧。他正要上轿，却见三阿哥胤祉匆匆忙忙地从宫里出来。武丹心想，妈呀，怎么这么巧，今天都让我碰上了，连忙紧走几步，钻进了轿子。

其实武丹完全不必这么紧张。他不想见三阿哥，三阿哥也不想见他呢，这位三阿哥胤祉，平常日子里，老是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除了带着一帮翰林秀才老学究们编书之外，似乎是什么事都不管，什么事都不问，在太子胤礽面前，他规规矩矩，非礼之事一点不沾。对“阿哥党”的胡作非为他更是从不参与，也从不过问，因此，落了个“太子党”的名声。其实他这样做，完全是假象。现在，太子倒台了，大阿哥轻狂浮躁，别看眼下走红，可要不了多久，肯定也得倒台。大阿哥干的那些没王法的事，他老三抓的有把柄，关键时刻，撂到父皇面前，大阿哥不倒也得倒。老大、老二倒了，这江山不就是我老三的吗？所以，承德的事一出来，这位三阿哥就把府上的心腹幕僚孟光祖派了出去，云游各省，向全国手握重权的封疆大吏们馈赠礼品，打通关节，为三阿哥接替太子做舆论准备。不过他这也是利令智昏了。他没想到，老皇上康熙在全国各地都有密折专奏的大臣，孟光祖招摇过市，大肆活动，能没人报告吗？他也没想到，私凭文书官凭印，朝廷官员出京办事，还得带着部里的公文，经过验看，地方官员才能接待呢。那孟光祖一个白衣书生，私闯封疆要员的官邸，能那么顺利吗？

他更没想到，皇子阿哥要给官员馈赠礼品，按皇室家法，是要请旨批准才能赠送的。孟光祖打着三阿哥的旗号，到处游说，到处请客送礼，能不惹人怀疑吗？更何况，朝中有党，下面就有派。孟光祖在下边放开手脚地拉拢人，不定犯了哪位的忌讳，不告状才怪呢！这不，今儿个皇上就收到了江南巡抚马军的一封六百里加急密奏，把孟光祖在江南的活动，都拜访过谁，向谁送过什么礼，说了什么话，干了什么事，奏报得一清二楚，点滴不露。康熙一看就火了，把三阿哥叫进宫去，劈头盖脸地训了一顿。老三一想，这江南巡抚马军，是大阿哥的人，如果不是仗着大阿哥的势力，他敢拿我三王爷开刀吗？所以辞别了父皇，他就急急忙忙出宫要去找大阿哥。您想，在这种时候，他能有心去和武丹扯闲篇吗？

却说三阿哥诚郡王胤祉怒气冲冲地赶往大阿哥的府邸。来到门口，不等通报，就闯了进去，却不料，大阿哥正在和全家人一齐吃饭。几个福晋、小妾，见三王爷闯了进来，连忙起身就要回避，大阿哥却宽宏大量地拦住了：“哦，是三弟来了，都是自家人嘛，不用回避了。”三弟，坐下来，一块吃饭吧。”

老三心中有气，冲口就说：“吃饭？哼，小弟我不吃就饱了！各位嫂嫂慢慢吃，大哥，请借一步说话。”

大阿哥一听这话不痛快了，怎么，连规矩都不懂了吗？你老三吃了枪药了，这么冲干吗呀？他脸一沉，挥手让家人、仆役全部退了下去，然后阴沉地一笑说：“有什么事，说吧。”

见老大拉下脸，老三也不客气了：“什么事，大哥你别装糊涂。你门下的马军，把小弟我告了，皇阿玛追问这事儿呢。我说大哥，你如今在上风头上站着，也总得给小弟留点面子，留个活路吧。”

大阿哥一听这活，心里笑了。哼，给你留活路？无毒不丈夫！你有了活路，还有我过的吗？心里这么想，脸上却挂起了笑容：“咳，三弟，你说

的这是哪儿的话呀，是不是孟光祖的事？告诉你，我压根儿就不信！三弟你一向是位正人君子嘛，怎么会办这种事儿呢？肯定是下面认错人了，或者有人打着你的旗号，在下边胡作非为。你好好想想，怎么向父皇回话，大哥我也会替你讲情的。”

老三心里清楚，大哥这是耍滑头呢：“得了吧大哥，你别来这一套了，蒙谁呢？马军要不是仗着你撑腰，他敢拿我作践吗？再说，你的门人柳凤鸣、薛占魁也都在下边活动呢，当我不知道是怎么的？”

这一下，可捅到老大的疼处了。他恼羞成怒，拍案而起：“老三，你说话要有点规矩。你的人在外捣鬼，是你自己的事儿，拉扯我干什么？告诉你，我这里没有什么柳凤鸣、薛占魁，我不认这个账！”

老三也恼了：“好好好，大哥说得好。可是，大哥，你也别太得意了，你以为废了太子你就成了主子了。告诉你，没门儿！我老三也不是好惹的。”

话不投机，老大端起了架子：“哼哼哼，你好惹不好惹，我管不着，你少在我这里耍疯放刁。两个山字擦到一起，你给我出去！”

老三胤祉万万想不到，大阿哥竟是如此绝情。他恶狠狠地瞪了老大一眼，转身就走，来到门口，又回头说了一句：“大哥，你可别后悔呀！”

老大听见这句话，连眼都没抬，后悔，笑话！我大阿哥做事，从来都不后悔。老三啊，你等着父皇整治你吧。大阿哥正在暗自得意，老十四胤禔一挑门帘进来了：“大哥，你好清闲哪！”

“哟，十四弟来了，快请坐、有什么事儿吗？”

“事不大。今儿个，皇上处分了二哥和十三哥。二哥押在宫里，除了没自由以外，什么都不缺。倒是十三哥，挨了那么重的打，又押在养蜂夹道，那不是个人待的地方啊。所以，我和八哥、九哥商量着，想给他送几个干粗活的丫头，再送去点被褥、替换衣服什么的。可是，这事犯着禁例，我们哥几个面子小，担待不起，所以我来求大哥了。好歹，咱们都是兄弟，大哥你又一向慈悲为怀，就替兄弟们做个主吧。”

大阿哥心里雪亮。哼，你们几个合手把老十三栽了进去，现在又想装好人，还要拉我当垫背的，我才不上当呢！可是，老十四那几句拍马屁的话，又让他发不出火来，思忖了一下，他笑着说：

“十四弟，难得你们几个好心。按说，这兄弟情谊上的事，就是父皇知道了，也不会怪罪的。不过，与其咱偷偷摸摸地干，还不如干脆奏明，名正言顺，岂不更好，你敢和大哥我一块去见皇上吗？”

老十四把胸脯一拍：“嘿，瞧大哥说的，这有什么不敢呢？有大哥在场，我不胆气更壮吗？”

“哎，谁不知道，你老十四胆大，用得着我替你壮胆吗？好，这事咱说办就办，马上递牌子见皇上去。”

“得得得，大哥，别拿兄弟开心了，你马上就要当太子了，有度量，有气魄，再办了这件事，得再加上一条，有仁德。兄弟我佩服！”

老大被胤禔这番话，捧得心中直痒痒。哥俩说说笑笑，来到皇宫，递了牌子，奉旨到养心殿进见。他们来时，见三阿哥胤祉已经候在门外了。老大知道，他是来说清孟光祖那件事的。哥俩互相瞪了一眼，却没有说话，老九胤禔也恭候在门外，却不知是为了什么事。

养心殿里，康熙正和上书房大臣议事，哥几个不敢闯进去，只好在门外静等宣召。这些天，康熙皇上真知道什么叫老，什么叫累了。几年来，太

子协理朝政，一般的奏章，太子先看，提出处置方略。康熙再看一下，也就算完了。现在，太子废掉了，没了帮手，上书房大臣又没那么大的权力。所以，事无巨细，都得这位老皇上亲自处置。他打起十二分精神来，却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时康熙才体会到，没有太子是不行的。今天，从早上起来，直到现在，事情办完一件又一件，累得他头昏脑涨，筋疲力尽，只好让几位上书房大臣暂且退下。

皇上在殿里忙活，阿哥们虽然站在门外，都没闲着。干吗呀？各动各的心思呗。就说这老大吧，他本来是和老十四一块请见皇上，要为胤祥送丫鬟、送东西的，可这不是他的真心，他心中想着一件大事呢。这事，关乎社稷，更关乎他大阿哥的前程。而且，这事必须他大阿哥单独和父皇谈，绝不能让这几个兄弟知道。所以他拿定了主意，今天，我得想办法，先进去，不能和他们一块去见父皇。他这儿正琢磨呢，张廷玉、马齐，佟国维几个人低头退步，走出了养心殿。老大见机会来了，对几个兄弟说：“你们且在外边候着，我进去问问皇阿玛见不见你们，再来传话。”他这话说得既合规矩，又很随和，谁能想到，老大是别有用心呢？

二十六何柱儿证实魇魔案康熙帝怒拘大阿哥

太子胤礽被废，朝局动荡不安，康熙皇上抱病临朝十分辛劳。几个阿哥们跃跃欲试，窥测东宫之位，更闹得这位老皇上心烦意乱，举棋不定。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大阿哥首先跳了出来。他摆脱开几个兄弟，独自一人闯进了养心殿。

康熙靠在御榻上正在闭目养神，见老大进来，只随口问一句：“武丹去见你了吗？”

“哦，回皇阿玛，儿臣还没见到武老将军。他一到，儿臣即刻与他办理交接手续。儿臣今日进宫请见，是有句话，儿臣思谋好多天了，不知当讲不当？”

康熙听他说得玄乎，不觉精神一振：“哦，什么话呀，只管说嘛。”

“是。父皇这次乾纲独断，决然废去胤礽，天下臣民无不称赞。不过胤礽毕竟是当了三十多年的太子了，平日也善于邀买人心。现在外面谣言很多，还有的官员要请求为他复位……”

康熙心中怦然一动，但却不露半点声色，平静地说：“说下去！”

“是。太子废了，却还住在宫里。老十三是胤礽的死党，也只责打了四十板子。知道内情的，说这是皇上的仁慈；不知道的呢，却蠢蠢欲动。阿哥们中间，也有人在煽动着给老十三送东西。似乎都以为太子还会复位，所以谣言四起，人心越发不安宁了。”

好家伙，老大这话说得虽然轻松，可用心却够歹毒了。他几乎给所有的阿哥都垫了黑砖，怪不得他不让老十四他们一块进来呢。康熙完全明白他的意思了，可是这位老皇上胸有成竹却还是不动声色，只淡淡地问：“那，依你说该怎么办呢？”

老大见父皇一直在听、在问，觉得有门儿，便壮着胆子说：“回皇阿玛，孟子说，社稷为重，儿臣冒死进言，胤礽在一天，他的党羽就会猖獗一天。为了国家社稷和父皇晚年的安定，请父皇忍痛割爱，是不是……是不是可以赐胤礽自尽，以绝后患！”

康熙越听越生气，心说老大呀，你好歹毒啊！竟然要拿自己兄弟开刀了。他想发作，可是又忍住了，只追问了一句：“你这办法倒是干脆。可是千年之后，朕将要落个什么名声呢？”

老大正在兴头上，没听出康熙话里有话，还以为皇上已经被他说动了

呢，大着胆子说：

“父皇，为国家安宁，儿臣愿替父皇担此残杀骨肉之恶名，为君父分忧。”

康熙终于忍无可忍了。他拍案而起就要斥责胤禔，却不料一阵头晕又跌坐在御榻上。老大赶快上前要去搀扶，康熙一把推开了他，怒声喝道，“滚一边去！外边还有谁在，都进来说话！”

候在外边儿的老三、老九、老十四见大哥进去之后再不出来了，心中本就有点儿怀疑，此刻，听见召唤，急忙进来，见皇上脸色不对更是惊慌。老三今儿个是专门来找大哥的事儿的，马上就抓住话头儿了：“我说大哥，刚才皇上接见大臣的时候还好好儿的呢，你进来说了什么，把父皇气成这样了？……”

不料，这马屁没拍到正地方，康熙这儿还生着老三的气呢。他怒不可遏地指着老大、老三厉声喝道：“你，你，你们两个逆子，跪下！”

自从太子废掉后，康熙身体精神都不好，在众人的劝说下，他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发火儿，可是今天，他确实是无法控制自己了，几位阿哥见皇上如此盛怒，全吓坏了。不但老大、老三遵旨跪下，没挨训的老九、老十四也不敢站着了。四位皇子一跪，那殿里殿外的宫女、太监、侍卫谁还站得住啊，扑扑通通跪了一地。康熙指着老大、老三怒声斥骂道：

“你们这两个混账东西，成心要把朕气死吗？古时候，秦失其鹿，天下共逐，那是秦始皇死了以后的事。如今，朕还活着，天下太平，不过是废了个太子，你们就急红了眼了。老三胤祉，书读得不少，可学问全装到狗肚子里了，竟然私派门人出京，结交外官。老大更是无耻之极，居然想加害胤禔。君臣大义，父子之情，兄弟情分，三纲五常什么都不要了。你今天要害死太子，说不定明天还要加害于朕呢！原来，你已经打定主意要当万岁了。你，你，你你你是白日做梦！朕自登基以来，历尽沧桑，社稷勋业将要载入史册，什么事也瞒不过朕的眼睛。老大、老三，你们想过没有，朕为什么要调武丹进京，免掉你们领侍卫内大臣的职务？朕又为什么让老四监护胤禔和胤祥？现在朕明白地告诉你们，朕不信任你们这两个逆子！不敢把国家安危、朕的生死寄托在你们身上。朕早看出来，你们从来是愚顽浮躁，轻狂自大，你们的心早有了非分之想。哼！也不照照镜子看看，凭你们这一身贱骨头，朕能把江山交给你们吗？”

康熙越说越生气，最后竟然手足发抖，两眼发直，话也越来越不连贯了。这些天一直侍候在皇上身边的太医连忙进来，却被康熙怒骂一声：“滚出去！朕什么病都没有，要不是这几个逆子来气朕，朕的寿限长着呢！”

康熙这一番雷霆万钧的发作，可把大阿哥吓坏了。他抓住这个机会，磕头出血，哭着奏道：“皇阿玛请息雷霆之怒。适才儿臣所言实在是为国家社稷着想，并非与胤禔有什么私仇。儿臣说错了，请皇阿玛宽恕。”

宽恕？康熙皇上就是真想宽恕他也宽恕不了呀！怎么？现放着一位三阿哥在这儿呢！老大让马军告了他老三的御状，刚才又把他从府里撵出来，事情办得那么绝情，那么不仗义，三阿哥能饶了这位大哥吗？没等康熙开口，这位三王爷就说话了：

“皇阿玛在上，儿臣这话本不该说，说出来大哥也不会饶我。可是今日，儿臣却不能不说，大哥做事确实太绝了。你把二哥的太子咒掉了，又想害死他，这用心也太狠毒了吧？”

在一旁的老九胤禩唐，老十四胤禵题，本来也对大阿哥不满，想乘机给他上点烂药。如今，听老三这么一说，他俩倒不急着说了。可是康熙皇上却听出了老三话里有话，尤其是那句“把太子咒掉了”的话正触动了皇上的心事。封建社会人都迷信，康熙也不例外。他对太子干的那些坏事怎么也想不通。一直觉得太子胤礽是中了什么邪气，被什么妖魔鬼怪迷住了。老三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挣扎着坐了起来说：“老三，你不要吞吞吐吐的，把话说清楚。”

老三正巴不得皇上问话呢，连忙说：“是。儿臣一向谨遵皇命，闭门著书，外边的事从不过问。可手下的人却打着儿臣的旗号，在下边招摇撞骗。儿臣有失察之罪，求父皇惩处。”这老三真够精明，他凑这个机会，先把自己的罪洗清了，偷眼一看皇上，嗯，还好，没有生气，便接着往下说：“儿臣掌管书库，那里面有不少珍版的古书。大哥早有谋夺东宫的野心了，他常去儿臣那里查阅古代星相、妖法等书。开始时，儿臣还以为大哥不过是好奇，后来听说大哥又查了二哥的生辰八字，还写了个什么东西放到太子的毓庆宫里……”

老大听到这儿，再也不敢让老三往下说了。他高喊一声：“老三，你，你血口喷人……”

康熙“啪”的一拍几案，断喝一声：“放肆！老三，你接着说，说清楚。”

这一下老三倒犯了踌躇了。老大使用妖法确有其事，可帮他办这事儿的，却是白云观的老道士张德明。扯出这条线来，老八、老九、老十、老十四他们谁也别想安宁。嗯……这可得掂掂分量，树敌太多对自己也不是好事啊！想到这儿，他沉吟了一声说：“回皇阿玛，这件事儿臣其实也就知道这些，要不是父皇近来常说胤礽有鬼魂附体，儿臣也想不到这上头。不过，这件事毓庆宫太监何柱儿是知道的，请皇阿玛传他来问问。”

何柱儿是毓庆宫的管事太监，一听说让他去和大阿哥对质这件事，早吓得魂不附体了。他连滚带爬地进了养心殿，趴在地上不住地磕头：

“主子爷，这事儿奴才也知道得不多。三爷说的是实情。那一段，大阿哥常去毓庆宫走动，奴才起了疑，便多加了点儿小心，后来……后来，果然在太子的褥子下面找出了一张《乾坤十八地狱图》。上面写着太子……哦，不，是二王爷的生辰八字。当时，差点儿没把奴才吓死……”

康熙早已气得脸色煞白了。听到这里他怒喝一声：“大胆狗奴才，简直要反了。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来向朕奏报！”

何柱儿吓得浑身颤抖，不知如何回答。可是，他毕竟是个太监油子，摸透了皇上的心思。他灵机一动，便煞有介事地编起了谎言：“回主子爷，奴才该死，奴才不该瞒着皇上，可是主子爷圣鉴，奴才是害怕大王爷啊。当时奴才要是告了，万岁就会处置大爷，奴才的小命就难保了；不告呢，奴才有欺君之罪，还是活不成。奴才想来想去没法子，只好去见大爷，劝他别再往毓庆宫跑了，内外有别嘛。奴才这么一说，大爷心中自然明白，以后他见了奴才也不那么横眉冷眼的了。可打那以后，大爷不论赏奴才什么，奴才是水不敢喝，饭不敢吃，生怕大爷杀了奴才灭口……”

何柱儿这一通胡说八道，可把老大给砸实了。老大一边听一边生气。好哇，你个狗奴才，你这不是落井下石，要置我于死地吗？不错，那张《乾坤十八地狱图》是我放的。可为这事儿我赏了你二百两黄金你怎么不说呢？再说，我要不是买通了你这东宫太监头子，能办成这件事吗？现在，老子挨

了皇上的训，你这奴才竟敢反咬一口，把罪责都推到我的头上，你，你比我还狠毒啊！大阿哥一边想着，一边就想为自己申辩，可是抬眼一瞧皇上的脸色，他又不敢说了。刚才老三揭发他时，他刚说了一句就挨了呵斥，现在又多了个证人，而且证得这么严实，我要再说话，不是找钉子碰吗？他狠狠瞪了一眼何柱儿没有言声。其实，这会儿不但老大心惊胆战，有口难言，殿里的皇子阿哥甚至皇上，都被何柱儿的话惊呆了。康熙更是觉得千头万绪，一齐涌上心头。天哪，在朕的眼皮底下，竟然发生这样的事儿。我说呢，胤礽这孩子平日不错嘛。朕观察了他三十多年，虽然柔弱一些，可不至于办出欺君欺父的事儿啊！哦，果然是被妖魔附体了，而且向他施用妖法的，竟是他的亲哥哥。老大为图谋东宫，篡权夺位，手段之卑鄙，用心之狠毒，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了。老大呀老大，你平日轻狂浮躁，尚可教诲。刚才你向朕进言要加害太子也不过只是说说，还没有付诸行动，这也可以宽恕。可是，出了这件事，朕却不能饶你了。想到这儿，他阴沉着脸问：“何柱儿，那张图还在吗？”

何柱儿来了精神儿：“万岁爷，这图关系着奴才身家性命，奴才岂肯丢了。”他一边说，一边解开袍子，从衬里上撕开一个口子，掏出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黄裱纸来，双手呈上。老三上前接过来，又捧给康熙。康熙打开一看，这个《乾坤十八地狱图》约有手帕大小，用水墨画成，分上中下三层。上层画的日月星辰，山河大地，中间站着一个面目不清的人，下边是十八层地狱。一群面目狰狞的鬼怪歪七扭八地挤在一起，伸着手要拉上面站着的那个人。厉鬼们的凶狠、残暴，令人看了毛骨悚然。那个人的肚子上有一片空白，写着一些小字。康熙看不太清，取过花镜来一看，正是太子胤礽的生辰八字，字体又是大阿哥胤禔那一手漂亮的瘦金小楷。

人证、物证俱在，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康熙突然站起身来，发了疯似的仰天大笑：“哈哈……好好好，妙妙妙！君臣、父子、兄弟，好啊，哈哈……”这一阵撕裂人心的怪笑，把全殿内的人全都吓呆了！

突然，康熙把那张《乾坤十八地狱图》往地上一扔，拔脚就走，向着乾清门外的上书房踉踉跄跄地狂奔而去。张五哥、刘铁成等一班侍卫不敢拦阻，急忙替皇上拿了件披风，随后追了上去。

乾清门已经掌灯了。三位上书大臣，还有武丹，正在商议直隶军需粮饷的事，还没有回家。皇上突然摇摇晃晃地闯进来，把他们全都吓了一跳。佟国维见皇上神色不对，又不敢劝说，便对张五哥呵斥道：“五哥，你这侍卫是怎么当的？主子有事，你不会来传我们过去吗？这大冷的天，主子穿的又这么单薄，着了凉可怎么好！…

康熙一挥手打断了佟国维：“你不要说了，是朕自己要来的，与侍卫无关。你们都没走，正好办几件急办的差事。张廷玉，你来拟旨。”

众人见康熙脸色不善，口气严峻，知道是又出事了，连忙跪下，伏地听旨。康熙思忖了一下说：“第一件，这紫禁城朕待不下去了。传旨，明晨移驾畅春园，朕要在那里过冬。武丹，把你的部下调三营兵来，由你亲自带领，到畅春园护驾。那里现在的驻军和太监、宫女等，今天夜里要一个不留的全部撤换，一个不留！你听明白了吗？”

武丹答应一声：“扎，奴才明白。”

“第二，即刻囚禁大阿哥胤禔。马齐，你带着善扑营的兵丁，立刻抄检大阿哥的府邪，有违禁物品，一概进呈御览，不许藏匿，也不要惊动眷属。”

马齐连忙应声：“臣领旨。”

“第三，明日早朝，张廷玉代朕召集文武百官，宣朕旨意。由百官推荐皇太子。众人选谁，谁就是太子。哼，这些逆子，全是自作多情。太子一废，都觉得自己要继承大统了。如今看来，全是猪狗不如的小人！”随着这声怒骂，康熙一巴掌拍在几案上，震得案上的茶具、灯烛，叮当乱响，有几件跌落在地下，摔了个粉碎。

二十七莽胤祥含冤养蜂道四王爷深情慰兄弟

却说十三阿哥胤祥，因为那张调兵手谕的事，被皇上下旨责打了四十大板。这下胤祥可遭罪了。

内务府慎刑司里的太监打板子是最有讲究的。在这儿当差的，大部分是前明东西厂、锦衣卫和十三衙门的后代子孙，个个都有一套绝活。就说这打板子吧，是用绵纸包了稻草练出来的功夫。几十板子下去，稻草要打得碎成粉末，可是外边包着的绵纸，却不能有一点破口，凭的全是一股内力、暗劲。假如，被责打的人，有头有脸有面子，他们能把你打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流，可是回到家里上一点专治棒伤的金疮药，一夜功夫就能恢复。如果你是冤家对头，那可不得了。几十板子打下去，外边皮儿不红，肉不肿，可全是内伤。抬回去不马上找大夫，也只消一夜，会让你五毒攻心，性命难保。康熙皇上因为对十三阿哥胤祥调兵的事，心存疑虑，在废了太子之后，不想对老十三重处，可是也不能不杀一杀他的傲气，所以命人送到内务府去，责打四十板子，然后送到养蜂夹道去羁押。可是，他老人家没想到内务府行刑的这帮人，是九阿哥旗下的家奴，又有老大亲自监刑，这板子能打得轻了吗？当然，他们不敢下毒手。因为，不管怎么说，胤祥是皇子阿哥，万一下手重了，打死了，皇上那儿怎么交代呢，所以还算手下留情。可是四十板子下去，硬是把一个筋骨强壮，练过武功的十三阿哥，打得七魄不全三魂飘渺，昏死了过去。不知道内情的人，以为胤祥金枝玉叶，娇生惯养，禁不住折腾。可是这些行刑太监们却放出风来，说十三爷是装出了一副可怜相，做给别人看的！

打完之后，胤祥被送到皇宫后面的养蜂夹道拘押看管，不准任何人探视、接近。这养蜂夹道，顾名思义，是御花园里养蜂人住的工棚，是就着皇宫的墙壁夹道，搭盖起来的，简陋不堪，有门没窗户，上头开着两扇天窗。

夏天热得要晕，冬天冷得要死，而且十分阴暗潮湿。这养蜂夹道，皇上也从没来过，所以，老十三如今过的什么日子，他老人家不知道，就是知道了，如今正在气头上，也顾不上对胤祥另外处置，只是答应阿哥们的请求，让他们给老十三送去了八个丫头侍候。老三送了三个，老十四也是三个，老八呢，送去一个妖艳非常，聪明伶俐，能说会道，善察人意的姑娘，名叫乔小倩，小名乔姐。老九更绝，他送去侍候胤祥的不是别人，正是胤祥爱过、也恨过的阿兰。

十三爷胤祥还没有成家，身边只有一个收了房的大丫头紫姑，十三爷被责打被拘押，她当然要跟过来了。此刻，她正在为十三爷擦洗伤口，小心地敷上云南白药。十三爷还在发着高烧，已经昏昏沉沉地睡了三天三夜。紫姑寸步不离地守在这儿，煎熬得两眼红肿，眼眶发黑。可是，她不知道这新来的八个丫头的底细，怕她们暗害胤祥，所以一会儿也不敢离开。还好，当一抹夕阳从天窗照下来的时候，胤祥终于醒过来了。紫姑连忙端过一杯水来，扶着胤祥，吞服了几粒云南白药的保命籽，这才说：“谢天谢地，爷总算醒过来了。”

胤祥吃力地睁开眼睛：“哦……这，这里是养蜂夹道吧……怎么就你一人在这儿吗？”

紫姑一边抹泪，一边说：“十三爷，您醒过来就好了，现在什么也别想，什么也别问。三爷、八爷、九爷、十四爷还送了八个丫头来呢。奴婢不放心，一直让她们在外边侍候着呢。”

胤祥向外膘了一眼，见门口就站着个丫头，便指了指她说：“你，你过来替替紫姑，让她去歇一会儿。紫姑，看把你累得都变了模样了，去睡一会儿吧。”说完，无力地闭上了眼睛。

不知紫姑是什么时候走的，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半昏半迷中的胤祥，突然听到耳边有人轻声说话：“十三爷，十三爷，您老醒醒。三爷让人送来了一些玫瑰薄荷露，是清热解毒的。您老趁热喝几口吧。”

嗯？这声音怎么这样熟悉，难道是她……幻觉中，胤祥觉得那个俏丽、泼辣、敢说敢为的阿兰，正向自己走来。他陡然一惊，醒了。睁开眼睛一看，面前一个端着汤碗，手拿调羹的女子，柳叶眉，鹅蛋脸，下巴上长着一颗朱砂美人痣，这不是阿兰又是谁呢？对，就是她。我为她相思几年，费尽了心机，想娶她过来作正室福晋，四哥还替她办了抬籍的文书。可是，这女子却变了心，给脸不要脸，硬是把我从谪仙楼里给堵了出来。为此，我万念俱灰，才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事事出头，惹事生非，以致落到今天的下场。四哥说得不错，鬼不可怕，人最可怕。如今，我落了难，三哥、八哥、十四弟都送了丫头来，明是侍候我，实际上却是在监视我。不早不晚地九哥把阿兰也送来了。好啊，你也要在我身边当奸细了，你也要对我落井下石了。算我胤祥鬼迷心窍，瞎了眼睛，认识了你这个绝情绝义，心怀叵测的女人！想到这儿，胤祥不知从哪儿来了一股力气，他猛地起身，一把抢过汤碗，顺手一泼，倒在了阿兰的脸上。那玫瑰薄荷露，顺着阿兰的头上、脸上流了下来。阿兰扑通一下长跪在床前，无声地痛哭起来。

她怎么能不哭呢？一个贫寒之家的弱女子，为救全家性命，自卖自身，当了歌妓，又被任伯安买下，进了九爷家的戏班子。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含泪带笑，轻歌曼舞地侍候那些达官贵人，时时都有遭受凌辱的危险，她阿兰过的是非人的日子啊！自从那年，在刘八女的庄上被十三爷仗义救下之后，

阿兰就暗自下了决心，今生今世，哪怕变牛作马，也要报答十三爷的大恩。她知道自己身份低贱，做福晋，甚至做十三爷的小妾，阿兰从没敢想过。能当个丫头，侍候十三爷一辈子，也就心满意足了。哪知，一到北京，那个该死的任伯安，就把这事给九爷说了，并且传下九爷的令旨，要把阿兰送给十三爷。条件嘛，只有一个，就是叫阿兰时时处处注意十三爷的一切行动，并且要密报给九爷知道，不然的话，就杀掉阿兰的全家。阿兰是个有血性、刚强正义的女子，也是一个多情的、知恩必报的女子。她知道，十三爷对她阿兰是一片真情，也真想马上来到胤祥身边。可是她怎么能贪图一时的平安欢乐去做陷害十三爷的事儿呢？所以，当胤祥拿着那张空白的抬籍文书去找她时，她断然拒绝了。可这事胤祥不知道，以为阿兰变心了呢！今天，十三爷遭了难，九爷又趁机把她派了来，名义上是侍候，可还是那个条件，还是要她监视十三爷，密报十三爷身边发生的一切事情。阿兰知道十三爷如今落了难，她怎么能不牵肠挂肚的惦记呢。所以，这次九爷派她来时，她答应了，但也暗自下了决心，侍候十三爷可以，让我当奸细，我宁死也不干。现在，十三爷恼她，恨她，她心如明镜，可是怎么向十三爷说清呢，说了，十三爷又怎么肯信呢？再说，这里还有三爷，八爷、十四爷派的人。耳目混杂，她又怎么敢说呢？抽泣过一阵之后，她小声地说：“十三爷，奴婢心里知道，您老恼我恨我。这事，奴婢也说不清。天长地久，总有一天爷会知道我阿兰是什么样的人……”

话刚说到这儿，突然门帘一挑，走进了一个身材窈窕，面目娇艳的女子，一进来，就眉飞色舞地嚷嚷起来：“哟，这唱的是哪一出啊！十三爷，您与阿兰是老相识了，现在您老躺着，她跪着，十三爷您不心疼吗？”一边说着，一边径自来到床头靠在胤祥的身上。

胤祥心想：好嘛，这也是个奸细。看她这大模大样，没羞没臊的样子，说不定还是个头儿呢。便没好气地问：“你叫什么，从哪位阿哥府里来的？”

“哟，十三爷，您老和阿兰怄气，怎么往奴婢身上发火呀？奴婢乔小倩，是八爷府上的丫头，八爷派我来侍候爷的。因为比她们几个大两岁，她们都叫我乔姐。这里除了紫姑，还有八个丫头，我就算是个头儿吧。你老放心，我们不是来卧底的。您老也别把我们当贼防着。其实，我们都是下人，也都是实心实意来侍候您老的。等您老灾星退了，看着我们不顺眼，一句话，把我们打发了不就完了吗？奴婢给阿兰姐姐求个情。您饶了她吧。”

胤祥心中又是一惊。好家伙，这女子果然厉害，不愧是八哥调教出来的人。我刚问一句，她就说了这么一大套。他正想开口，跪在地上的阿兰却抢先说：“乔姐，你刚才回八爷府上取衣服，这里的几个小丫头，玩的玩儿，睡的睡了，紫姑又熬得受不了，我才过来侍候一会儿。不想失手洒了玫瑰露。十三爷心里不高兴，可是爷没有训斥我。”

这里正在纠缠不清，却见外边看押的卫士进来通报：“回十三爷，四爷瞧您来了。”话没落音，四阿哥胤禛一挑门帘，神清气闲地走了进来。他径直来到床前，看了看胤祥的气色说：“十三弟，你，你好些吗？”

胤祥大难之中见到亲人，不由得热泪夺眶而出。他哽咽着说：“四哥，多谢你还惦记着小弟，我，我好多了……”

老四连忙劝慰，语带双关地说：“哎，别难过，我是奉旨前来看你的。你好好养伤，不要多想事，等伤好了，再吃几剂补药，身子很快就会复原的。”四阿哥一边说，一边替胤祥掖着被角，顺手把一个硬邦邦的小包，塞进了胤

祥的被窝。胤祥心中一动。哦，四哥精细得很，他这“奉旨探望”的话，恐怕是说给乔姐、阿兰她们听的。他正在猜想，却听四哥说：

“十三弟，你不要胡想。你的事，现在虽然不明白，可是八弟待你还是有情有义的。他一向敬重你的爽直，不会亏待你的。”

老十三一听这话，惊异地瞪大了眼睛：“八哥？八哥怎么了？”

“哦，你不知道外面的情形。皇阿玛让众大臣推举太子。老八素来人品端正，办事稳重，深得朝臣们的拥戴，这次，恐怕要被立为东宫太子了。这不是个天大的喜信吗？”

胤祥心中一沉。哦，四哥这是正话反说，给我送信来的。哼，我这次受到诬陷，十有九成，是八哥做成的圈套。他要是当了太子，我还能有命吗？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腰下，四哥偷偷塞进去的那件东西，似乎是一把匕首。嗯，四哥这是让我做防身武器，还是自裁的准备呢？当着乔姐和阿兰的面，他问也不好问，说又没法说，便只好假装高兴地说：“哦？要是八哥当了太子，那可太好了。父皇怎么说呢？”

“父皇还没有明诏，不过，也就是这几天要定的事儿了。唉，现在想来，咱哥俩从前都糊涂了，干吗要死心塌地的去保胤初呢，真是愚忠啊……”

胤祥一急，愣劲儿又上来了：“四哥，就是父皇下旨杀我，我也要，从前咱们保胤初没错儿，他是太子嘛……”话刚说到这儿，突然瞧见四哥的眼神，他明白，八哥派来的丫头乔姐就在身边，这话不能说了，身子一动，腰间被硌了一下，他不觉一阵胆寒，打了个冷战。乔姐忙说：“十三爷，您老冷吗？我再取一条被子来。”说着便要上前，替十二爷掖被子。

胤祥连忙止住：“不，不冷。乔姐，晚间再加被子吧。”乔姐还在犹豫，四阿哥胤祯却阴沉着脸说话了：“哦，你就是乔姐？是这里的头儿吧。”

“回四爷，奴才原来是十四爷的人，后来跟了八爷，如今被八爷派来侍候十三爷。这儿的事，里边有紫姑管。外边嘛，奴婢年长些，多操点心。”

“哦，你既然在十四爷府上待过，该知道十四爷和我是什么关系。”

“回四爷，奴婢知道。四爷和十四爷是一母同胞。”

四爷神色严厉地说：“嗯，知道就好。另外，你大概也知道，我四爷是出了名的冷面王爷。我告诉你，我这位十三弟，就交给你们几个了。我把话说到前边，如果你们不小心侍候，或者是故意卖弄风骚，勾引十三爷，我决不放过你们。十三爷这里万一有个好歹，我四爷要把你们几个全部活埋了，给他殉葬，你听清楚了吗？”

乔姐机灵灵打了个寒战，羞得满面通红。她扑通一声跪下：“四王爷请放心，奴婢等记下了。”

胤祯不再理她，向十三弟深情地看了一眼，转身大步走了。

胤祥耐着性子，一直等到夜深入静的时候，才把四哥放到被窝里的小包拿出来，打开一看，原来不是匕首，却是一把银汤匙。还有一张小纸条，上面写道：“只要世上还有一个人爱你，你就不该去。”胤祥连看几遍，放在嘴里嚼碎咽了。他终于明白四哥的来意。八哥可能会当太子，外边形势严重，四哥是怕他万一想不开，寻了短见，这才特意来嘱咐他的。那柄银汤匙，也是为了怕别人在食物中放毒，才送来让他试毒用的。四哥，你，你真是我的好哥哥呀。胤祥止不住泪如雨下，把枕头都打湿了。

四阿哥胤祯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府里时，天已经全黑了。两个儿子弘时和弘历带着家人，迎出门来。胤祯沉着脸问：“有人来过吗？”老大弘时

上前答道：“回父亲。邬先生、文觉大师、性音和尚下午就来了，儿子安排他们几位在花园里的书房吃酒呢。还有，十叔派人送来请帖，请父亲今晚去十叔那里赴宴。”

胤禛心中一动，嗯，这一定是老八看到要当太子了，自己不出面，却让老十来拉我了。哼，酒无好酒，宴无好宴，这浑水我不蹚：“你把请帖收了吗？”弘历连忙答道：“回父亲，这事儿是儿子接待的。我说，父王出去不知什么时候回来，请帖请带回去，我代父王谢谢十叔。如果父亲回来早了，定去十叔府里赴宴。晚了，去不成，请十叔海涵。”

胤禛十分满意弘历的回答，笑着吩咐一声：“好，这事办得好，你们下去吧。”说完径直向后花园走去。

四王爷胤禛的这个后花园，闲杂人等是不准随便出入的。这里何专门为谋士邬思明建造的书房。文觉和性音两个和尚，都是身怀绝技的江湖怪客，也是胤禛从各地收罗来的，请到府上做了清客。只有他们几个，才能在这里议论大事，也为四爷出谋献策。胤禛走来的时候，一位书生，两个和尚，正在猜枚吃酒。胤禛悄悄地站在窗下，往里一看，惊得他目瞪口呆。

二十八邬先生书房论政局老皇上禁苑议人心

四王爷胤禛回到府里，上赶上邬思明、文觉、性音和尚在后花园书房猜枚吃酒。四爷站在窗外一看，不觉大吃一惊。只见文觉和尚两手各抓一把棋子，让邬思明猜。邬思明微微一笑：“你这是三八之数。”文觉和尚打开手来一看，果然是二十四个。他撒开一把，只把另一只手又伸了出来。邬思明仍旧说：“还是三八之数。”结果一看是个“五”。文觉刚要说不对，邬思明却说，八减去三，不是五吗？性音和尚一看来了兴趣，也顺手抓了一把。邬思明神秘地一笑：“嗬嗬，我这是以不变应万变，还是三八之数。”性音把手伸出来一数，这次是三个加八个，十一个”，在窗外站着四爷胤禛来了兴趣，他一步跨进房去，伸手抓了几个棋子，伸到邬思明的面前。邬思明一笑说：“哟，四爷来了。您和他们的气数不同，是个九五之数。”胤禛伸出手来，果然手心里攥着四个棋子。这一下，满座皆惊。胤禛更是心头一阵狂跳。因为《易经》中有这么一个卦辞，叫做“九五飞龙在天”。历来的星象家都把九五之数，看做是帝王之数，贵不可言。今天邬先生信口道来，可又不像是开玩笑。难道，他是有意这么说的吗？胤禛正要问话，邬先生却举起了面前酒杯，一仰脖，喝干了，然后神秘地一笑说：“四爷，二位大师，休问学生是怎么算出来的。其实这只是雕虫小技，拿出来以博大家一笑。不过，四爷凑巧走来，又凑巧抓了个九五之数，却不能不说是天意。”

四阿哥胤禛一向谨慎，听这位邬先生把话越说越明，不由得向窗外看

了一眼，却被性音和尚发现了：“怎么，四爷，是不放心外边吗？不是贫僧夸口，有我性音和尚在此，二十丈之内，任何动静都瞒不住我。您老不信？好，我来问四爷：刚才您进园子的时候，是不是在园门口打发了仆人，从园子里的偏门进来，绕过花篱笆墙，穿过竹林才走到这书房门前，停住脚步，又到窗前去我们几个猜枚？四爷，和尚我说得对吗？”

此言一出，又是举座皆惊。众人都知道，性音和尚武功高强，可是却还不知道他有如此高深的内功造诣，耳目竟然这般灵动。邬思明也放宽了心，往椅子背上一靠，朗声说道：

“四爷，学生我苦等多年，不敢明言。今天我斗胆说一句，四爷您天子有份！”

四阿哥是个胸有大志的人，可他却不是野心家。当天子，继承皇位的事他真的是从没想过，今天，突然被点了出来，觉得有点头晕目眩，招架不住了：“邬先生，你，你醉了吗？”

“哈哈……学生清醒得很。我实言相告，如今朝廷上下，只有一个人在醉梦之中。”

“谁？”

“八爷。”

“啊？！此话怎讲？”

邬思明往椅背上一靠，侃侃而谈：“四爷，您仔细想想。如今，太子废了。三阿哥受到严厉的训斥，大阿哥被拘押起来，原因是他用妖法来镇慑太子。皇上怎么想呢？他在痛惜太子！他一直认为太子所以出错，是中了鬼邪，而大阿哥恰巧在这上面出了事，证实了皇上的猜测，在这国家储君究竟让谁当的时刻，在这举国上下，人心浮动的时刻，皇上下令，让百官推荐太子。其实，皇上心中想的，是让大家还来拥戴胤初，要求让胤初复位，这样，皇上就有台阶下了。可是八爷不但没看清这一点，却反倒在下边煽动百官，推举他八爷当太子。眼看着八阿哥夺嫡自立的势力这么大，皇上能不起疑心吗？他老人家能不认为，大阿哥的做为，太子的倒台，都是八爷的预谋吗？”

胤禛听了这话，不由得心中暗暗佩服。这个邬瘸子的见识，果然高人一筹，竟把自己这些天百思不解的事，剖析得这么透彻，这么一针见血。他沉吟着说：“邬先生所言，确实振聋发聩，令人耳目一新。听了邬先生的话，我庆幸自己没有野心，没有在下边做什么动作，不然的话……”

邬思明打断了他的话：“四爷，您没有争权夺位的野心，从眼下说是对的，但从长远说却不对。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惟有德者能居之。大阿哥，三阿哥不去说他们了，八阿哥这次必倒无疑。即令是太子重新复位，他的懦弱，他的刚愎自用，也决不能成事，再次倒台也是定而不疑的。除了他们，皇子中能担天下重任者，只有四爷您了。当然我不是让您立刻有所行动，但你必须有思想准备，一旦时机成熟，就当仁不让。这可是学生的肺腑之言。”邬思明说到这里突然停下，满屋的人也都不说话了。四阿哥心中是又惊、又喜、又惶恐、又疑虑：天哪，我胤禛果然有天子之份吗？

邬思明说得一点不错，这些天来，北京的官员，全昏了头了。原来依附阿哥党的，扬眉吐气，兴高采烈；原来靠不上阿哥党的，也削尖了脑袋，往阿哥党堆里钻。连上书房大臣佟国维、马齐也抢着凑热闹，一致推举八爷当太子的举荐表章，雪片似的飞向皇宫。这一下，可犯了皇上康熙的忌讳了。他心想，太子再不好，再没人缘，也是当了三十多年的太子了。如今，事实

证明，大阿哥确实在他身上用了妖法。在这种情况下，朝臣们中一定会有不少人同情太子，为他求情，让他复位。可没成想，除了王掞、朱天保、陈嘉猷之外，京城的文武百官，几乎一边倒的全都拥戴八阿哥。老八一没有赫赫战功，二没有可以夸耀的政绩，办了一次刑部的差事，还弄虚作假。大家伙儿为什么一致推举他，他怎么有这么好的人缘呢？其中必有文章！看来，朕这一著放得对，真心、假心、忠良、奸佞一下全都露馅了。康熙皇上不愧是精明过人，心里有了这个底，办起事来，就顺手多了。他把所有举荐八阿哥的奏章，全部留中不发，命人把张廷玉叫来议事，又让人传旨给皇子们，说皇上龙体欠安，令皇子们入宫侍疾。

张廷玉一听说皇上病了，急急忙忙赶来问安，却见康熙皇上正坐在养心殿的暖阁里，神情悠闲地在喝茶呢。再看皇上的气色，红光满面，别说病容了，连倦意都一点没有。张廷玉有些不解，却也不敢问，只好上前叩头请安。康熙却笑着说：“起来吧。廷玉呀，你在朕身边二十多年了，办事一向谨慎。朕打算给你晋升两级，做一品大臣，你看如何呀！”

换了别人，皇上亲口御封，连升两级，高兴还来不及呢，可张廷玉却不这么想。不逢年，不逢节，又不是朝廷的盛典庆祝，好端端的，皇上把我叫来就为这事儿，嗯，太蹊跷了，我不能接受：

“圣上的恩典，奴才感恩不尽。奴才在皇上身边虽然侍候了多年，其实不过是个书吏文办罢了，与国家大事，没有什么建树。请皇上给奴才留下这两级，激励奴才更加努力办差。”

康熙不解地问：“哦，你怎么没有建树？你在朕身边谨慎小心侍候，从不懈怠，这难道不是功嘛。就拿这些天来说吧，三个上书房大臣，只有你一直守在上书房和朕身边。佟国维和马齐，每天来打个照面，请个安，就再也找不着了。朕要他们有什么用呢？”

张廷玉明白了，哦，原来皇上不满意佟、马二位了：“皇上若如此说，奴才越发不敢领恩。请皇上成全奴才。”

康熙开怀大笑：“哈……你是怕得罪他们，是吗？这些天，外边保八阿哥的人，都发了疯了。佟国维仗着是皇亲。马齐呢，是糊涂透顶，也跟着下面瞎张罗。你张廷玉却没有附和他们的。你是不是怕升了两级，会招他们的妒忌，是吗？”

张廷玉的心事，被康熙一言道破，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他知道，在这位老皇上面前，来不得半点虚伪，便直言不讳地说：“主子圣虑深远，奴才这点私心，怎能瞒过圣鉴。奴才这次没有举荐八爷，并不是认为八爷不好。只是因为与太子君臣名分已经几十年了，一时间，感情上转不过弯来，不忍心举荐别人……”

这句话，正说到康熙心上，他连声称赞：“好好好，你说了心里话，朕十分高兴。君臣之间，就应该坦诚相见嘛。何柱儿，给张廷玉搬个座位来。”

何柱儿原来就是养心殿的太监，后来去太子东宫当了太监头目。太子被废了，便又回到了养心殿。听见皇上召唤，他伶俐地答应一声，搬了个绣墩进来：

“张大人，您请坐。”

张廷玉连忙向康熙行礼、谢座。就听康熙笑着问道：“何柱儿，依你看，让八爷当太子好不好呢？”

何柱儿一愣，马上灵醒过来了：“主子爷，那敢情好。奴才斗胆说一句，

打着灯笼也找不着这么好的王爷，又仁德、又大方、又和气，还体恤下人。主子爷这几年上了岁数，微服私访的时候少了。要是万岁爷再上外边走走，就知道了。满京城里，谁不夸八爷好呢。”

康熙心中暗笑，却说：“哦，既然这么说，朕派你去八爷府上当差，你愿意吗？”

何柱儿一听这话当然高兴。从太子一倒，何柱儿就动心思了。看来八爷要当太子了，我从这个太子身边，跳到那边去吧。将来，八爷坐了江山，我不就成了六宫总管太监了嘛。所以，他暗地里求了八爷。八阿哥呢，也在皇上面前，提出要何柱儿的事。康熙心中明白，这何柱儿不是个好东西，决不能留在皇宫内。果然今天这么一提，何柱儿就上钩了。他假心假意地说：“主子，奴才原先是侍候皇上的，后来，皇上让奴才侍候太子……啊，不，不，是二爷。二爷犯了事，奴才又回来侍候皇上。如今，皇上让奴才去侍候八爷，奴才哪敢不听呢，不过舍不得离开主子……”

“哦——八阿哥那里缺个太监头子，你去朕很放心。你收拾一下，今儿就去吧。”

“扎，奴才遵旨。”何柱儿高兴地叩了个头，退下去了。康熙回过来又问张廷玉：“廷玉，何柱儿的话，你都听见了，依你看，朕的这些个孩子，哪个更好一些呢？”

张廷玉谨慎地回答：“回圣上，各个皇子均有所长，臣难说哪个更好。”

康熙微微一笑，紧盯一句：“嗯？怎么，你张廷玉也和朕耍滑头吗？”

张廷玉忙说：“臣不敢。臣幼年读古书，见有人议论三国，说孙、刘、曹三家，都有开国的气象，只可惜同时生在汉末。如果换个时代，他们都能统一全国。这与诸皇子如今的情形相同。他们个个俱是英才。所以册选太子，要精中选精，优中择优，不可不慎。”

康熙正要说话，总管太监李德全进来奏报：“主子，上书房大臣饒国维。马齐和众位阿哥，在西华门递牌子，要请见主子呢。”

康熙冷冰冰地说了句：“让皇阿哥们都到乾清门外边跪着，等候朕的旨意。佟国维和马齐暂且回家歇着候旨。”

张廷玉敏感地觉察到，今儿个圣意难测，连忙说：“皇上有何旨意，臣立即起草。”

康熙一挥手拦住了他：“哎——忙什么呢。他们一个个年轻力壮的，多跪一会儿，累不着。你接着刚才的话往下说，八阿哥这人到底怎么样？”

张廷玉摸不透康熙究竟在想什么，不敢随便答复，可皇上问了，不说也不行啊，只好字斟句酌地小心回答：“八阿哥聪明好学，礼贤下士，宽厚仁德，深得臣子们的拥戴，不过……”

“说嘛，怕什么，朕不怪你就是了。”康熙在催促着。

“扎。不过，依臣看，八阿哥为人虽然精明，但理政似乎稍有欠缺。”

张廷玉说的是老实话。他知道，康熙对老八处理刑部的事不满，估摸着这样说了，皇上不会降罪的。哪知，康熙听了却大发感慨：

“什么稍有欠缺？你知道吗？老八他联络的全是大人物，全是对他有用的人。这不是什么礼贤下士，这是结党营私！刑部的事，朕已经查明，宰白鸭的事根本不是张五哥一件。可是老八却瞒天过海，欺骗朕躬，保了几个大官，冤了黎民百姓。这能叫仁德，能叫宽厚吗？胤禛、胤祥他们清理国库亏空的时候，老八替好些个皇子官员还了欠债。他也是个皇子，哪儿来的那么

多钱？这样的人，朕怎能让他进入东宫，又怎能江山交给他呢？让朕最寒心的，还有佟国维和马齐。朕是怎么待他俩的？可是想不到他俩居然和阿哥党的官员们，狼狈为奸，上下串通，为八阿哥疏通关系。那佟国维竟然上书给朕，要加害胤礽。马齐还可说是糊涂，佟国维的行动禽兽不如。这样的人，还能留在上书房吗？”

康熙越说越气，最后厉声吩咐道：“廷玉，朕口述，你来拟旨。”

张廷玉战战兢兢地走到书案旁，按康熙的意思，写好了圣旨。康熙接过来看了，觉得还满意，便对张廷玉说：“就这样吧。不过，这旨意传下去，是要得罪人的。朕身边只有你一个可靠的人了，不能让你去招这个祸。嗯——这样吧，你派人去传简亲王来，这个黑脸让他唱吧。”

简亲王是康熙的叔父。这位老王爷快八十了，一直在家里安享清福。现在皇上让他老人家出来宣布对阿哥们的处分，一是事关皇室家务，叔爷爷出来宣旨，顺理成章；二来，皇子、百官中，就是有人不服，又敢把这位老王爷怎么样？张廷玉觉得，康熙在盛怒之中谋事还如此精明细致，尤其是保护了自己，所以更是感佩万分。他拜辞了皇上，快步走出养心殿，低着头正往前走，却不防与对面来的人撞了个满怀。抬头一看却吓得愣住了……

二十九念旧情胤礽被释放恨结党八爷险遭拘

从康熙四十六年初冬到四十八年的春天，北京城里雪压冰盖，朝政局势神秘莫测。

太子胤礽行为不端，欺祖乱伦，被康熙皇上在一怒之下废掉了。可是，老皇上却想不通，胤礽这孩子平日不错嘛，为什么会于出这等事来呢？是不是中了妖法？可巧，大阿哥胤禔使用妖法魔镇太子之事败露，为康熙的猜想找到了证据。康熙在盛怒之中，让朝臣伺举荐太子。他指望大家重新推举胤礽，却不料，除了王掞等东宫的老人和上书房大臣张廷玉之外，众口一词，全都举荐了老八胤禩。这一下，康熙皇上可真的生气了。他派张廷玉去叫简亲王进宫，又命众皇子跪在乾清门候旨。他，要把这局势重新翻过来，给朝臣和皇子们一点颜色看！

张廷玉领了圣旨，不敢怠慢。他急急忙忙地走出养心殿，不防却与迎面走来的一个人撞了个满怀，张廷玉抬头一看，此人正是奉召进见的胤礽。

张廷玉心里十分清楚，在皇上意图没有明说之前，胤初仍然处在风口浪尖上，是个不能招惹，也不能得罪的人物。突然之间，两人撞到了一块，张廷玉一阵紧张，不知该说什么好。就在这时，邢年从里面走出来，替他俩解了围：“二爷，皇上叫你进去呢。”

张廷玉趁机一拱手，匆匆走了。胤初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趋步进殿，跪下磕头：“不孝儿胤初，叩见皇阿玛。罪臣久违慈颜，不孝通天。今奉召来见，请皇阿玛金安。”

才几个月工夫啊，这君臣父子二人，近在咫尺，却不能相见。昔日那雍容华贵的皇上，英姿勃勃的太子，好像都不见了。如今，一个变得老态龙钟、疲惫不堪；一个则是形容憔悴，满怀凄凉。四目相望，欲言又止。康熙眼中，泪光闪烁，胤初却早已痛哭失声了。

康熙强压心头的悲凉，颤声说：“起来吧，身子骨还好吗？”

胤初硬咽着回答：“回皇阿玛，儿子还好。只是……几个月不见，皇阿玛清瘦得多了。”

“唉！过去的事不要提了。你身子好，朕也就放心了。你中了别人的妖法，行事昏迷，不守正道，朕本来不该说你，可是有几句话，又非说不行。”

胤初恭谨地说：“皇阿玛请只管教训，儿臣定然铭记在心。”

康熙语重心长地说：“嗯。你幼年失母，全靠朕来维护你。朕难忘你母亲对社稷立下的大功，所以，几十年来，任谁对你不好，朕都不宽容他们。这次老大用妖法镇你，也逃不脱朕的严惩。可是，妖由人兴，厚德才能载福。你平日不修身，不立德，脚跟不稳，被妖人乘虚而入，才遭了天怒。你明白吗？”

胤初的心里根本就不信什么妖法。他正在暗自庆幸呢，要不是大哥给我来这一手，恐怕我就永无出头之日了。可是想归想，说归说，他敢把这话说给皇上说吗？“父皇教训得极是，正说中了儿子的病根，儿臣确实是德不胜妖。”

康熙听了这话，感到宽慰：“嗯，知道这一点就好。你现在还不能复位，将来能不能复位，什么时候复位，全看你自己了。现在，朕要把你从冷宫里放出来，你可要好自为之，如果再有什么差错，那就无可挽救了。”

胤初一听，喜出望外，连忙跪下磕头：“儿臣谨记父皇教训，请皇阿玛放心。”

胤初被释放了，他自由了，他高兴地走了。可是，此时此刻，跪在乾清门外的皇子们，却正处在心烦意乱、六神无主之中呢。

就在这时，简亲王在一群太监侍卫的簇拥下，迈着沉稳的步履来了。只见他居中站定，清了一下嗓子说：“圣旨到！”

众皇子齐声山呼万岁，伏地听旨：“二皇子胤初，前被妖法震慑，行事不端，已被废去。今大阿哥胤禔阴谋败露，罪行昭著，已遭监禁。着即将胤初释放，赐第读书。至于皇八子胤禩，乘主危国疑之际，广结党羽，交纳臣下，蓄谋不轨，窥测皇权。朕享有天下四十余年，岂能容此辈猖獗。着革去胤禩郡王爵位，锁拿至宗人府，严加追查，尔后处置。钦此。”

真是晴天一声霹雳。正在兴头上的老八和阿哥党的兄弟们，听了这圣旨，一个个呆若木鸡，面如土色。老八强自挣扎叩了头，说声：“儿臣遵旨。”眼泪就扑扑簌簌地流下来了。简亲王一挥手，几个侍卫走上前来，把一条裹着黄绫的铁链，套在八阿哥的脖子上，把他带走了。

简亲王又说：“奉皇上口谕，本王还要去马齐、佟国维那里传旨呢。诸皇子散去，各自回府，不许惹事生非。”说完，老王爷带着太监们走了。

他老人家一走，这里可炸窝了，老十、老十四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愣小子，八哥一倒，他们全都完了，能受得了吗？老十四胤禔题首先发难：“弟兄们，都别走，等我去见了父皇，要拿，把我们全都拿了算了。”

老十也大声疾呼：“好家伙，我们这大清简直成了混账世界了。阿哥们这个禁了，那个拿了，竟没有一个好人了。不行，我也要请见父皇，问一问明儿该谁了。”

在这群皇子中，只有四哥胤禛十分清醒。邬先生啊邬先生，你真是料事如神哪！嗯，如今老二胤礽被赦免了，老八却遭到了拘禁，整个翻了个个儿。在这节骨眼上，我可不能犯了众怒啊，想到这儿，他出来说话了：

“兄弟们，不要闹，听我一言。如今老大，老二，老三都不在，我年纪最长。老八犯了事，我也心疼。可是，父皇正在病中，又在气头上，我们兄弟这样结成伙的去闹，不行啊！依我说……”

他刚说到这儿，老十就蹦了：“哟嗬，还有个孝顺儿子呢！我说四哥，你如今美得不知贵姓了吧，打量着大哥、二哥、三哥、八哥全倒了，这太子的位子就该给你了是不是？嘿嘿，好啊，请问咱们的四王爷，您打算用什么年号呢？”

胤禛苦笑了一下：“十弟，你在情急之中，无论说了什么，四哥都不会怪你的。你要是对我有气，带人去拆了我的家，四哥也决不说一句话。可是，现在，你必须听我的。大伙全去父皇那里闹，只能坏事，只能给八弟添罪。好了，你们大家都回去，老五，老九，咱们仁去见父皇，保老八去。”

他们哥仨来到养心殿的时候，康熙皇上正靠在御榻上闭目养神呢。处置完皇子们的事，又派简亲王去传旨，命佟国维罢官回家，马齐降一级职务，罚俸三年，仍在上书房行走。这一下，伤筋动骨，废掉太子时的朝廷局势，全翻了个儿，下边会有什么议论呢，皇子们能安分一些吗？“国步艰难”这句话，朕念叨了一辈子，今天才知道，每走一步棋，都是困难重重啊！朕乏了，让谁来当这个太子呢？

他正在想心事，太监进来禀报说：“四爷、五爷、九爷请见皇上。”

康熙定了定神，心想：先听听他们几个怎么说，便传旨：“让他们进来。”

哥仨鱼贯而入，叩头行礼。康熙往下边一看：老四，一脸愁容，老五，浑身不自在，老九呢，却沉思不语。仨人请安不像请安，奏事又不像奏事，让人看了只想发笑：“嗬，你们这是怎么了？”

胤禛壮着胆子，上前一步奏道：“皇阿玛龙体欠安，按说，儿子们不该在这时候惊扰圣驾，可是，刚才内务府锁拿了八弟……”

老四的话没说完，康熙已经忍不住了：“哼哼……朕原来以为，你们是因为朕病了，动了孝心，特来请安的，想不到你们是为老八，怕他受了委屈，是不是？你，你们眼里、心里，还有朕这个父亲吗？”

康熙这话，说得可真够重的。三个儿子一听，扑通一下，全部跪下了。老五泪流满面地说：“父皇责怪得是。儿臣们不孝，儿臣们今日来，是因为瞧着老八怪可怜，求皇阿玛慈悲为怀，网开一面，饶了他吧。这也是儿子们一点手足之情。求皇阿玛圣鉴。”

老五这话，说得十分恳切，十分动情，康熙也不由得心中升起一股怜悯之情。他正要说话，却听殿外一阵大吵大叫，接着又是“啪”的一下清脆

的耳光声。就听十四阿哥胤禔在外边大声呼叫：“你算什么东西，敢拦阻爷的大驾？告诉你，这是我的家，里边坐的是我父亲！你懂吗？”侍卫张五哥却不卑不亢地说：“十四爷，你老打我、骂我，我不敢说什么，但我知道，这儿是皇上住的地方，也是有规矩的地方。不奉圣旨，我张五哥职责所在，您就是杀了我，我也不敢放你进去。”

康熙听到这里，明白了，哦，闹事的主儿又来了。他把几案一拍，怒声说道：“武丹，把老十四这个逆子带进来。”

老十四是个傻大胆，他梗着脖子进来了，直直地跪在康熙面前，大声说：“父皇，请治张五哥擅阻皇子见驾之罪。”

康熙头不是头，脸不是脸地训斥道：“嗨，口气不小啊，他挡了你的大驾吗？那么你不奉诏谕，擅自闯宫，又该当何罪呢？朕问你，你这位十四阿哥要强行进宫，有何贵干啊？”

“皇阿玛，儿臣有一事不明，想当面向父皇请示。”

“什么事？”

“八哥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要铁链加身？”

“怎么，朕的诏谕，你没听见吗？”

“回皇阿玛，那都是莫须有的罪名。”

康熙火了：“什么，什么，你敢诋毁朕的圣旨吗？”

“皇阿玛，容儿臣回奏。让百官举荐太子的事，也是皇阿玛的圣旨。百官们遵旨行事，举荐了八哥。如今，父皇前一道圣旨，言犹在耳，后一道圣旨却降罪于八哥，故此儿臣不明，父皇的哪一道圣旨，应该遵守。”

老十四可真够大胆的，这句话还真把康熙问了个倒噎气，一时间，竟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他怒声斥道：“胤禔，你，这是对父皇说话吗？你你你，你狂妄！”

老十四这趟进宫，是有准备的。他是个没理搅三分的人，如今得了理，还怕什么：“回父皇，儿子虽狂而不妄。父皇处置不公，儿臣就要说话……”

康熙年代，那是封建社会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能不亡，那年月是不讲民主的。康熙处置老八，虽有道理，却不能明说，而且，也确实和前些天自己下的那道“举荐太子”的圣旨背道而驰。不过，康熙无论怎么英明，毕竟是位封建皇帝。老十四既是臣子，又是儿子，竟当面这样质问他，他能受得了吗？他真气坏了，噌的一下，从御榻上跳了起来，转身摘下墙上宝剑，“哐琅琅”拔剑出鞘，一步步逼向胤禔：“好好好，你狂而不妄，朕处置不公。今天，朕宰了你这个逆子，看你还有何言……”

看见康熙气成这个模样，满殿的人全都惊呆了。平时老实巴交的老五，不知从哪儿来了一股灵性，他飞身上前，抱住康熙的双腿：“皇阿玛请息怒，不可如此啊！”说完趴在康熙的身边，放声大哭起来。康熙踉踉跄跄地后退一步，长剑脱手，“当”的一声，掉在地下。他只觉一阵头晕目眩，颓然跌坐在御榻上，长叹一声说：“唉，罢了罢了，朕一生谨慎，从不做失德的事。可是，朕怎么会养出这一帮儿子来呢……”他也禁不住失声痛哭。

众皇子一见这情景，也都忍不住哭了起来。过了好大一会，胤禔才止住哭泣，走上前来，一边为康熙轻轻地捶背，一边小心地劝说：“皇阿玛息怒，保重龙体要紧。儿子曾听一位老爪农说过，瓜在成长时，常有权枝。要想瓜长的好，就要摘枝打杈，可是摘得多了，那瓜也就完了。如今儿子们不

孝，惹父皇烦恼。皇阿玛在盛怒之下，先摘了太子，又摘了大哥和老三、老十三，今天，又要摘老八、老十四。皇阿玛，儿子们虽然不孝，但不忍心让父皇怒而杀子，留下千古遗恨哪！”

老四这话，说得十分在理，连一向忌恨这位四哥的老九、老十四也都受到了感动。康熙听了，默默不语。在这场风波中，他终于看清了老四的心，他无力地摆了摆手说：“好吧，依你所奏，朕再放你们兄弟一马。老四，你去传旨，老大由拘押改为囚禁读书，其他阿哥，全都赦免，放他们出来吧。”

三十除后患二爷施毒计怜爱子胤礽重复位

半年多来，康熙皇上大起大落、反复无常的处置，引起了朝臣中的强烈震动，也使他们个个噤若寒蝉，谁也不敢在立太子这事儿上再发什么议论了。

不论事态发展如何，皇子皇亲、文武百官们不能不承认，皇上康熙对胤礽的感情还是不同一般的。胤礽被放出来以后不久，皇上干脆下旨，以“入宫养病”为理由，命胤礽搬回了毓庆宫。这道旨意一下，不但胤礽，满朝文武都认为让胤礽复位当太子，已经是定而不移了。

就在胤初搬回毓庆宫的那天，老王揆在朱天保，陈嘉猷的搀扶下来看胤初。师徒、君臣二人抱头大哭。众人一齐上前劝解，胤初这才扶着王揆进殿说话。胤初恭恭敬敬地请王揆坐了，又亲自为他点上烟，这才开口了：“师傅，经了这场教训，我明白了很多事。过去，我太软弱了，处处忍让，反倒让小人们钻了空子。干了好事，他们请功，出了差错，又都让我担着。哼，从今以后，我若能重新当上太子，非改了这毛病不行。心不狠，手不硬，怎么治理天下呢？”

王揆听了，大吃一惊！这，这是什么话？他赶紧说：“二爷，不是我人老了啰嗦。您这话虽然有些道理，可并不全对。为君之道，在于仁德。您要学会慎重，学会养身之道，刻薄报复可不是皇上期望您的啊。”

朱天保也从旁劝说：“对对对，王师傅说得很好。二爷，请遵照皇上的圣谕多读几本书，修身养性才是正理。”

胤初哪听得进去这话呢：“师傅，您老的教导，学生我记着呢。不过，天家不同于寻常百姓。你不狠一点儿，他们就踩你、压你、整死你，若是一味地退让，到最后，恐怕想当个平头百姓，退隐山林都办不到了。皇权之争，你死我活呀！”

陈嘉猷早看出来，这次胤初被放出来之后，满肚子的怨气，怒气，总想要撒出来。他忍不住说道：“二爷说得有理。据臣看，皇上这次宽恕了二爷，不是因为您柔弱，而正是因为您从前仁德忠厚。臣盼望二爷要以前车为鉴，不可有怨气。”

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胤初只觉得一阵心烦。可今天刚回到毓庆宫，他又不好发作，便说：“好好好，你们的忠心我全记下了。咱们谈点儿别的吧。天快午时了，我让下边儿给王师傅预备酒宴，你们二位也在此做陪好吗？”

这话再明白不过了，这是“逐客令”，谁能在这儿等着吃饭呢。于是王揆他们三人立即起身告辞走了。胤初这样做，并不是不尊重老师，他心里有急事，坐不住。王揆他们一走，胤初就要了一匹马来，向十三爷胤祥的府邸疾驰而去。

十三贝勒府如今可变样了。胤祥遭贬被押的时候，老家丁、老奴仆怕受连累，逃的逃了，走的走了。这次遇赦回家，又不得不重新找人，所以，上上下下几乎全是新换的家人。

门口站的管家就是位新来的老汉。他没在皇亲家里当过差，也不认识胤初，见这位衣帽华贵、腰里系着黄带子的人骑着马就要往里闯，连忙上前拦住了说：“文七十四给爷请安，爷吉祥。”

胤初不耐烦地一挥手说：“罢了，老十三在家吗？”

文老头一听，哟，口气这么大，连忙又打了千说：“小的斗胆请问爷的台甫，在哪个衙门恭喜呢？”

胤初瞥了一下这个不知趣的老头说：“少啰嗦，爷哪个衙门的都不是。去，给老十三报信，就说胤初来了。”

文老头这下明白过来了。连忙跪下磕头；“哟，是大……啊二爷呀，您老先进去歇着。我们十三爷被四爷叫去了。小的这就派人去请他回来，另外，让人给二爷预备酒饭。”

胤初心头闪过一丝不快：“不用了。他既然不在家，我就回去了。”

文七十四连忙赔笑拦住他说：“哎哎哎，二爷，您老别生气。小的初来

乍到，不认识二爷，您老要是这么一走，十三爷回来不是要责怪小的吗？求二爷赏个面子，留下吃顿饭吧。”

胤初这才放开了脸：“好好好，你这老头会说话，我就在这儿等老十三。哎，我问你，刚才听说你叫文七十四，怎么起了这么个怪名字。”

文七十四一边陪着胤初里走，一边回答：“回二爷，我这哪儿叫名字啊。自小家里穷，爷爷七十四岁上有了我这个孙子，随便就叫了七十四。就这么叫了大半辈子。后来，家乡遭灾，全家逃难从老家跑出来，流落京师。十三爷瞧着我虽然上了岁数却还算老实，正好府里要用人，就派我做了管家。”

胤初迈步来到胤祥的书房坐下。文七十四又是上茶，又是递烟，忙了个不亦乐乎。紫姑听说胤初来了，也连忙带着阿兰和乔姐前来问安。正闹腾呢，胤祥回来了。他冲着紫姑她们一挥说：“去去去，全都下去，我要和二爷说话呢。”

紫姑、阿兰、乔姐她们下去了。胤初却似笑非笑地说：“十三弟，你这次蒙难，心变得更硬了。这几个女子满好嘛，要身条有身条，要模样有模样，又和你是患难之交，你不该对她们大薄情了。”

胤祥冷冷一笑说：“薄情？啊，二哥，你亏没吃够是怎么的。古时候吴王倒是个多情种子，可一个西施就把他的江山断送了。你我大难不死，怎能轻易地把性命交到她们几个婆娘手里。”

老十三这话是心有感触，脱口而出的。这几个女子的来龙去脉老十三能不清楚吗？可是老二胤初却不知道里面的弯弯绕绕，他有自己的心事呢。而且，十三弟这随口而出的话正触到他的心病上，便和这位小兄弟绕上了：

“哎，我说十三弟，你经此大难，还是这么爽朗洒脱，不愧男子汉大丈夫，二哥我真为你高兴。有你和四弟这左膀右臂，我胤初还怕什么呢？”

“二哥，你别这么说。现在的形势，大家心里都雪亮。不管你当不当太子，四哥还是四哥，十三弟也还是你的十三弟，有什么事，你尽管说吧。”

胤初向门口瞟了一眼，见没有人，便靠近了胤祥，压低声音说：“十三弟，你知道宫里的郑贵人吗？”

胤祥点了点头。

“你知道她为什么被打入冷宫，又被罚到洗衣局里受罪吗？”

胤祥摇了摇头。

“二哥我今天把实话告诉你。要不是她，我这个太子还废不了呢！”

此言一出，胤祥不觉心中打了一个寒战。去年秋天，在热河随父皇狩猎时的情景，又出现在胤祥的面前。那天晚上胤初三更半夜里失魂落魄地来到狮子园，求他和四哥搭救。四哥精明，托醉不见，是胤祥和这位二哥谈的。当时，胤祥就怀疑，白天还好好的，怎么夜里就出事了呢？当着太子的二哥为什么吓得向这位小兄弟下跪呢？现在胤祥明白了。原来你胤初是和郑春华出了事，原来你竟干出这欺祖乱伦、毫无廉耻的勾当！现在你没事了，又想在郑春华身上打主意了。好吧，听听你到底想干什么。想到这儿，胤祥问：“二哥，这位郑贵人，你如今打算怎么处置她呢？”

胤初眼中迸出一丝凶光：“我，我要她死！”

胤祥心中又是一惊。刚才在四哥那里，四哥说胤初这次出来，性情全变了，胤祥还不信。好嘛，这么快就得到了验证。他急促地在房子里走了几圈，突然站到胤初的面前说：

“二哥，这么说你是要杀人灭口了。”

“对！这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谁都不能再告诉。如果让老八他们得到半点风声，那就全完了。就连你四哥，也不能让他知道，明白吗？”

胤祥心中有气，冷冷一笑说：“二哥，小弟我也不想知道，你何必告诉我呢？”胤初急了，忙说：“哎呀，十三弟，我这不是求你的吗？洗衣局里的人有你旗下的家奴，处置一个郑春华，易如反掌。你帮忙帮到底，送佛到西天，二哥我以后不会亏待你的。”

老十二看透了胤初的卑劣行径，仰天大笑：“哈哈……二哥，你把话说到哪儿去了！刚才你还怪我薄情，现在，又要我于这种事。二哥呀，你才是经过大难心肠变硬了呢，你才算是男子汉大丈夫呢！哈哈……”

胤初没听出老十三话里的讽刺意味，还一个劲儿地往下说：“十三弟，不是二哥我心硬，这事儿非同小可呀。与其俩人绑在一根绳上一同去死，不如杀了郑春华。这样。她保住了体面，我保住了身份。怎么样，这事儿，二哥就拜托你了。”

老十三可不是个傻冒儿。他心里有数，淡淡一笑说：“二哥，你既然信得过小弟，我也来个实话实说。今天，我帮你弄死郑春华，杀了人，灭了口，可是父皇百年以后，二哥当了皇上，你会不会也杀我灭口呢？”

胤祥这一针见血的话把胤初给说愣了。他沉吟了好大一会，才奸笑着说：“十三弟，瞧你说的，你什么时候学得也这么小心眼儿了？咱们兄弟之间能和那贱人相比吗？”

“嘿嘿……二哥，小弟不过是随便说说罢了。这事，小弟可以办，不过你不能急。听说，皇阿玛今年秋天要南巡，等老人家不在京城了，咱们再办这事儿如何？”

老二就坡下驴：“好好好，依着你。不过，你要手脚干净点儿，宁可办，也不能让老八他们抓住把柄。”胤初又叮咛了一阵，才放心地走了。

胤祥万万没想到，胤初竟是这么一个肮脏卑鄙的小人。他心中崇拜的偶像破灭了。保太子、保太子，舍着命地保了这么多年，原来这太子竟是……呸！他望着胤初离去的背影，厌恶地啐了一口。可是一回头，却见阿兰的身影在窗下一闪。与此同时，八阿哥送来的丫头乔姐，也正在另一扇窗下张望。胤祥不由得心中暗暗好笑：“好啊，老子已经出来了，你们还不放过我。哼，等着瞧吧。”

胤祥经过这场教训，挨了四十大板，又在养蜂夹道受了三个月的罪，他成熟了。今天通过郑春华的事，他又看清了二哥胤初的嘴脸，他的心也凉透了。看来，这兄弟之中，除了四哥之外，竟没有一个可以信托的人了。

胤祥看透了二哥，康熙对这位二儿子却怀着深情呢。既然胤初是受了妖法的震慑，才干了那些失心疯的蠢事的；既然抓住了对他施行妖法的大阿哥，那胤初还有什么罪呢？还有什么理由不恢复他的东宫职位呢？

在太子刚被废掉的时候，阿哥中有人蠢蠢欲动。结果，老大被囚禁；老三吓成了惊弓之鸟；老八差点被削去王位。拘押受审；老十三险遭不测却又死里逃生；算来，也只有老四落了个“孝顺儿子”，其他几位全都蔫了。朝臣中更不用说，闹闹哄哄地保了一段老八，结果全都吃了挂落。佟国维倒了，马齐也受了处分。这些处置，公平也罢，冤枉也罢，反正，胤初重登太子宝座的障碍全都扫除了。没人再敢为这件事说三道四了。康熙看准了机会，在康熙四十八年的三月初九，一道诏谕颁布天下，太子胤初又复位了。废而

又立，中间恰好是一百七十天。

太子复位，免不了要祭拜天地，要到供奉祖宗牌位的太庙去告庙祭拜，还要拜社稷、拜皇上、接受百官和皇亲们的朝贺，好家伙，足足闹了六七天。太子胤礽这回可真品出滋味儿来了。第一次封他当太子时虽然也有这些排场，但那时他才刚刚落地，热闹也好，排场也好，他全不知道。这次，由犯事被贬，到放出来重登宝座，简直是从地狱到天堂，他浑身上下那个得意劲儿啊，怎么形容都不过分。他心里一直在算计着：这才是恢复太子之位啊，要是父皇百年之后，我正式登基当了皇上，那排场又该是什么样呢？

他这儿美得不行，别人可受不了了。阿哥党的人们，虽然不得不随班朝贺，可是谁心里服气呢？尤其是老八，他心里那份难受劲儿就别提了。半年的功夫，他冷了又热，热了又冷，像打摆子、翻跟斗一样，硬是颠倒了几个个儿。他能咽下这口气吗？可是不咽又有什么办法呢？多亏他城府深，涵养好，硬是装出笑脸，高高兴兴地去给太子贺喜。可老十却怎么也受不了这窝囊气。他报了病，躲在家里，摔盘子打碗，训斥家人，责打奴仆。闹得合府上下乌烟瘴气，鸡飞狗跳墙。要依着他呀，恨不得杀上几个人才解气哪！

此外，还有让他们坐不住的事儿呢！皇上一道谕旨下来，委派老四、老十三两人去清理刑部和户部的事。凡是出了头的案子，全要重新清查，重新处置，而且，把施世纶又调了回来，再次担任户部尚书。这些事，比太子重新复位还厉害呢！老四、老十三，再加上个施世纶，三个人全是六亲不认的主儿。他们在户部、刑部一闹腾，亏空国库银子、“宰白鸭”、任伯安捣的鬼，还有什么私挖人参、私开金矿等等，等等，不全都得抖搂出来吗。消息传出来，阿哥党们可慌神儿了。

这天下午，老八以请兄弟们观赏牡丹为理由，把老九、老十、老十四，还有阿哥党的几个亲信大臣王鸿绪、阿灵阿、揆叙全都请到八王府后花园里。

这牡丹花是任伯安新近从洛阳带回来的，一共十二盆。什么重楼、叠翠、魏紫、姚黄、二乔、金钗，有的含苞欲开、有的怒放如盘，又刚刚淋了水，鲜灵灵，颤巍巍，十分漂亮。要是在平常，就凭这几盆花，就够几位爷们痛饮一醉的了。可是今儿个，谁有这份闲心呢？老十头一个就发起牢骚来了：

“八哥，行啊你。让人家作践成这样，还有心赏花儿呢！我说任伯安！”躲在人堆后边儿的任伯安连忙挤身出来，打千行礼说：“哎，小人在这儿呢，给十爷请安。”

十爷一挥手说：“少来这一套。我问你，这花儿是不是你弄来的？”

任伯安陪着笑说：“啊，十爷好眼力，让您一下子就说着了。小人前些天去洛阳办货，回来时顺便捎了这么几盆。十爷，您瞧着哪盆好就挑几盆，回头小人给您老送到府上去。”

十爷没好气地说：“任伯安，你这个马屁拍不响。十爷我吃饭都没滋味了，还有心赏花儿吗？你实话对爷说，老四他们要清理户部、刑部，你的屁股又坐不住了是不是？”

老十这儿一个劲儿地发作任伯安，老九可就有点不痛快了。这任伯安是我手下的人，而且也给十弟你办过事儿。你心里有气，谁心里没气儿呀，你怎么拿我的人开涮呢？在一旁站着的老十四心眼灵活，他看出来，再让老十这么折腾下去，哥儿几个非打起来不行。他没等老九开口，更不让任伯安回话，上前一步把话头儿接过来了：“任伯安，阿哥们难得凑到一块散散

心，你把花儿送到也就算尽了心了，别在这儿招人烦了，你回去吧。”

任怕安本来就机灵，马上就坡下驴，打了个千儿说：“是，小人听十四爷的，不在这儿打扰爷们的兴致了。小人告退。”

八阿哥一抬手拦住了他：“回来，我还有话要说。”

三十一阿哥党密谋夺春华十三爷捷足先得手

八阿哥胤禩借赏花为名，请阿哥党的兄弟们议事。老十胤禛我不痛快，拿任伯安发作。老十四刚要撵任伯安回去，却被八阿哥给拦住了：“慢，任伯安，我还有话对你说呢。你的那个杂货铺该收摊儿了吧。”

任伯安立刻就明白了，八爷这是话里有话呀。本书前边交代过，这个任伯安在八爷、九爷的暗中支持下，搞了个“百官行述”，记载着朝中官员们的政绩、功过是非、出身背景，等等，等等。用句现在的词汇，就是“黑档案”。那是要在关键时刻拿出来，作为特殊手段使用的。如今，这百官行述已经完成，锁在几口大箱子里。这箱子就藏在任伯安开的那间杂货铺里。现在，八爷说“杂货铺该收摊儿了”，那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形势变了，万一有个什么不测，让四爷、十三爷他们给查出来，可是了不得的大事。今儿个，这花园里人杂，八爷是语带双关说出来的，任伯安当然也只得心照不宣地回答：

“回八爷，您放心，我任伯安不糊涂。这杂货铺嘛，不开了。小人立刻把它盘出去。剩下一点值钱的货，干脆放到小人开的当铺里算了。这当铺和八爷的府邸斜对门儿。八爷要有什么吩咐，小人也好随时来侍候。八爷，您老要没别的令旨，小人就回去了。”

八阿哥觉得任伯安这老小子脑袋瓜还真够好使的。便笑着点了点头，让他走了。

任伯安一走，老八对老十说：“十弟，不是八哥我说你，朝局变化不定，不是你我可以左右的。要说气，谁没气，八哥我心里不比你更难受吗？听说你这些天在家里训人、打人。虽说阿哥打死了奴仆用不着抵命，可是这也犯着禁例哪！”

老十胤禛我可不听这一套，气呼呼地说，“八哥，你别说了，兄弟我早有准备。”说着从怀中掏出一把药草来：“八哥，知道这是什么药吗？”

老八心中一惊：“这，这不是水莽草吗？”

老十点了点头说：“对，正是。不过它还有一个名字叫‘断肠草’。八哥，九哥、十四弟，我胤禛我想好了，真到了咱们过不去的时候，我不会等他们来拿我的。”

众人都被胤禛我这话惊呆了。堂堂皇子，随身带着剧毒的草药，随时准备要自杀，这，这也太可怕了。

老八到底看得远一点儿。他沉吟了一会儿说：“十弟，八哥我不怪你，你有这志向，是个好男儿。这个回合我们栽了，可是我们不能认输。朝野上下，十有九成的人都拥戴我。如果不是皇阿玛说话不算话，如果不是他老人家偏袒老二，他胤禛能复位重当太子吗？我就不信，人心在我们这边儿，将来他能顺顺当当地当上皇帝？哼！咱们走着瞧吧。”

这时，半天没说话的老九突然撂出了一句：“着啊，八哥说得真好啊！请各位兄弟仔细想想，这一次，表面上看咱们栽了，可是我们又吃了什么亏呢？”

众人听了先是一愣，静心一想，对呀，我们吃了什么亏了？折腾了半年，老大被囚禁了，他原来就不是阿哥党的人，活该。太子党的老十三，挨了一顿打，又关了三个月。阿哥党的几位却是有惊无险，连根汗毛也没掉啊！

老八挥手让王鸿绪、阿灵阿他们几个都退了下去，只留下老九、老十、老十四等哥儿几个，这才阴沉地一笑说话了：“九弟，你刚才的话算敲

到正点儿上了。要说吃亏的是我老八，我没看透父皇的心思。众臣工一致推荐我的时候，我昏了头，被人家捧上了火炉子，挨热、受烤，该我受这份罪。俗话说，经一事，长一智。我不会再当傻瓜了。哼，大哥那施用妖术的蠢办法，我一辈子也不会干。可是，我也不信，老二受了妖法就会干出与母妃通奸的丑事来！”

此言一出，把老九、老十、老十四吓傻了。他们不解地问：“什么，什么，八哥，你说什么？”

“哈哈……兄弟们，不知道了吧？告诉你们，你八哥这几天虽然遭了天外飞来的祸事，可是我没有倒，也没有闲着。太子栽跟头是在热河。还记得吗？一夜之间他先失了宠，不准见驾，接着又被皇上停用了太子印空。后来，咱们哥儿几个又给他添了把底火，把凌普的兵调来，这才把老二赶下了台。你们可知道那开头的第一夜是为了什么事儿吗？哼哼！如今我打听清楚了，他和贵人郑春华通奸被父皇当场抓住了！你们想，这等丑事在民间还因伤风败俗招惹骂名呢，出在皇宫里，那不更是欺君欺父吗！这事儿，父皇当然无法容忍，可这事父皇又没法明说。所以，废了太子，把那个淫妇郑春华也打入了冷宫，后来又送到了洗衣房里去干苦活。兄弟们，这个郑春华可是个现世的活宝啊！只要把她抓在手里，想再次扳倒太子，那还不易如反掌吗？”

老八这番话说出来，可把老九他们哥儿几个的劲儿给提起来了。对呀，这可真是带把儿的烧饼啊！便一齐急急忙忙地问老八：“哎，八哥，你说吧，咱们该怎么办？”

老八胸有成竹，沉稳地说：“嗯——依我看，太子刚刚复位，圣眷正隆，他暂时不敢乱来。我估摸着，他要有所行动，必定是两条路。一，杀郑春华灭口；二嘛，把郑春华弄出来，重续旧好，所以，咱们得设法保住郑春华的小命，最好是把她弄出来，藏到一个神不知、鬼不晓的地方。将来用得着的时候，她就是咱们手里的一张王牌。打出这张牌来，立刻就能把胤礽置于死地。老十四，这事儿你来办如何？一要缜密，二要稳妥，你觉得怎么样？”

老十四的劲头来了：“八哥，你放心吧，跑不了她！”

被打入冷宫罚做苦役的郑春华万万没有想到，她，一个受了太子的勾引、玩弄，又遭到皇上严厉惩罚的弱女子，一夜之间竟然又身价百倍，成了太子和阿哥党争夺的宝物了。这边要杀她，那边要抢她。这边杀她是为了灭口，而那边要抢她，则是为了要她当活口供。如果说，在争权夺位的争斗中，康熙的儿子们“无所不用其极”这句话，是一点儿也不过分的。

可是，这件事郑春华本人并不知道。当初在热河的时候，她掏出了暗藏的毒药却并没有自尽。她是一个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女人，但是对太子，还是一往情深的。她之所以不死，就是为了保全太子。这个理儿明摆着，郑春华要是死了，她自己倒是解脱了，可是太子就得落个“勾引母妃，逼奸致死”的罪名；如果她不死，无论谁来审这个案子，她都可以说是自己勾引太子的，把罪名担下来。可谁知道康熙并不想审这个案子，只把郑春华打入冷宫，罚做劳役。对这个处置，她甘心情愿毫无怨言。她在等，在盼。等的、盼的是有那么一天太子被赦免，或者登了皇位。到那时，她当然既没脸见老皇于地下，也不能在太子身边去争什么封号，那一天也就是她的死期了。这也是她报答太子唯一能做的事。所以，自从被送进洗衣房之后，郑春华头不抬，口不开，只是埋头干活，外边什么事儿都不问。这里监工的太监们只知

道郑春华原是宫里的贵人，如今遭了贬。至于她犯了什么罪，将来会不会重新入宫，谁也不知道。所以，对这个郑春华，太监们是既不敢放肆虐待，也不敢掉以轻心。按宫里规矩，凡是在这里受苦的官人，无论外边出了什么大事，都不准她们知道。太子复位也好，皇上南巡也罢，郑春华是一概不知晓。皇宫里上上下下，皇帝、皇后、嫔妃、宫人，还有各个大殿里的帐幔、桌裙、椅垫、衣物……有洗不完的东西，够她们这帮人忙活的了，哪还有心思去打听闲事呢！

这天下午，太监头子文润木领着几个小太监抱来了一大堆的衣物说：“哎，都听着，这些都是毓庆宫的东西，太子等着用的。你们趁着天好，马上洗浆好喽，听见了吗？”

什么，什么，毓庆宫？太子？郑春华忍不住了，她壮着胆子问了一句：“文公公，如今是哪位阿哥当了太子啊？”

“哦，你们这儿消息不灵，还不知道呢，是二爷又复位当了太子了。今儿个，皇上带人南巡去了，留太子在京城里监国。太子吩咐的事儿，咱们敢耽误吗？”

郑春华不听这话还倒罢了，一听这话，只觉得眼前一片金光闪动，头一晕，差点儿栽倒在地下。文润木连忙上前，扶住了她说：“哎，郑春华，你，你这是怎么了？”

“文公公，请恕罪。我，我头晕得很。”

“嗨！有病犯什么罪呀。今儿个，你不必干活了，回房休息去吧。”

郑春华强自挣扎回到自己的住处。她颤抖着双手从枕头下边摸出了那个装着“鹤顶红”毒药的小瓶子，紧紧地攥在手中，心中默默念叨着：“太子呀，太子，我终于盼到这一天了。你重登太子宝座，你照旧监国理政，这就好了。我郑春华总算对得起你了。我也不再连累你了，如果咱们还有缘分，那就来生再相见吧。”她抖抖索索地打开了药瓶，想就着自己那奔涌而出的泪水吞下这致命的药丸。可怜在此时，就听文润木在门外高喊一声：

“郑主儿，您的灾星退了。十三爷奉太子的谕旨看你来了，快出来迎接十三爷吧。”

郑春华这一惊非同小可。她慌手慌脚地把药瓶塞到枕头底下，擦了一下脸上的泪痕，正要出门迎接，十三爷胤祥已经大步流星地走进屋里来了。

老十三这趟来的可真不易呀！自从太子胤初去找他，要他设法杀掉郑春华的那天起，胤祥就看透了太子的为人。他暗下决心，决不干这伤天害理的事。太子一走，胤祥马上去找四哥，一五一十地把胤初的话说了一遍。哥儿俩的想法完全一致。那就是把郑春华从监禁中搭救出来，保住这个可怜女人的命，也免得太子再生是非。哥儿俩反复计议了很长时间，才定下了一条计策。今天，父皇出京南巡去了，阿哥们当然要去送行。皇上南巡扈从如云，送行的人比随驾的人还要多，趁着那个乱劲儿，胤祥拨马回来到了这里。

文润木一见十三爷突然来到，慌得不得了。怎么了？因为他是胤祥的家奴啊。前边说过，如今十三爷府上的老管家文七十四就是文润木的父亲。他们是全家卖身到十三爷府上的，只有这个老二文润木净身入宫做了太监，分到这里当了个小头目。今天，家主儿来了，文润木不知道有什么事儿，他能不谨慎小心侍候吗？他急忙上前施礼：“哟，家主爷来了。奴才给主子请安。”

十三爷笑着说：“哦，是文润木啊。怎么样，在这儿还好吗？前几天我

赐给你家的那座宅子你回去看了吗？”

文润木连忙回答，“奴才正要谢主子呢。那宅子奴才看了，没说的。要是放在乡下，我们简直成了豪门富户了。我说要给爷立个长生牌位，爹不让。他老人家说，报恩不在嘴上，对主子忠心耿耿，把主子爷交办的差事办好，才是真心报恩呢。”

胤祥听到这里，心中怦然一动。哦，怪不得四哥家里的佣人，全是自个儿买的奴才，一个外人也没有。不是家奴，能有这份忠心吗？想到这儿他说：“好好好，你爹说得好。文润木，今儿个我是奉了太子的谕旨来瞧郑主儿的。你是这里的头目，能给个方便吗？”

文润木一愣，心想，哟，这可是犯着禁例的呀！十三爷说，奉了太子的谕旨，可是空口无凭啊，我放是不放呢？嗯——得放！十三爷是家主爷呀。再说，皇上出京南巡，太子正在监国。他传下谕旨，我又怎敢不听呢？想到这儿，他笑着说：“哟，主子爷瞧您说的，这点儿事奴才担了。您老请进。”

十三爷进去了，文润木不敢大意。他远远地站在外边，警惕地注视着四周的动静。

屋里，郑春华见十三爷进来，连忙跪下请安。胤祥急促他说：“免礼。郑贵人，我这次是冒着大风险来交代你两句话的，你仔细听着：一，要小心别人暗害你；二，你要立即做好逃出去的准备。”

郑春华大吃一惊：“啊！十三爷，此话怎讲？”

“咳，这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太子虽然已经复位，但朝中形势比以前更加复杂了。你一身系太子之祸福，社稷之安危。所以，有人一心一意要加害于你，你必须小心提防。我正在设法救你出去，你绝不可三心二意。好了，这地方我不能多待，一切由文润木为你安排。你要听话，明白吗？”胤祥匆匆说完，拔腿就走，把郑春华一个人撂在那里，倒不知如何是好了。

文润木见十三爷快进快出，没有被闲人看见，这才放下心来。他迎上前去说：“主子爷，您传完话了？赏个脸到奴才房里吃杯茶吧？”

老十三没理会他的话，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你跟我来。”

文润木一惊，哟，主子的脸怎么说变就变。他不敢问，忙跟着胤祥来到远离房舍的一棵大树下，十三爷突然停住了脚步，转身问道：“文润木，爷现在有件差事想交给你办，不知你有没有这个胆量？”

“爷，我们全家都受了爷的大恩。爷派的差使，奴才敢不尽心尽力地办好嘛。再说，奴才虽然净了身，可还是男儿，有什么不敢干的呢？”

“好，这就好。”胤祥说着从怀里掏出一包药来：“瞧见这个了吗？今晚子时，你把这药给郑贵人吃下去。”

文润木大吃一惊：“啊？爷，这，这……”

“哦，你不用害怕。这不是毒药，这叫‘鸡鸣五鼓返魂丹’。人吃下去之后，立刻就死，脉息全无。可是到了鸡叫天明的时候就会醒过来了。你让郑贵人吃下药之后，立即称她是‘暴病身亡’，而且要连夜把她送到左家庄化人场去。”

“主子爷，您这……是……”

胤祥打断了他：“好了，别打听了。知道的多了对你没好处。这洗衣房上上下下由你打点，需要多少银子上我府里去拿。至于左家庄那边，爷自会料理，不用你操心。告诉你，这可是积阴德、修来世的事儿，你明白吗？”

文润木连忙回答：“是，是，奴才明白。不过……十四爷前几天也来过，”

他交代过要善待郑贵人，不能出差错。要是……”

“哦，你不要担心那边儿，一切由我作主呢。大不了十四爷到内务府告你一状，开销了你的差事。真到了那时候，十三爷我把你们全家都脱了奴籍，放你们回老家去。我赏给你们十顷地，五千两银子。你，你爹，你哥哥。婆子和妹妹一辈子也吃不完的！可是，我把话说到头里，你是知道爷这拼命十三郎的脾气的。这件事，如果你办不好，或者是走露了风声，那可别怪我十三爷翻脸不认人。明白了吗？”

文润木怎么能不明白呢。自己全家的生死祸福都掌握在十三爷的手里，说赏你、升你，让你吃穿不愁，荣华富贵；可是说罚你、贬你，杀了你的头都没地方告状去。今天，十三爷交办的差使是得提着脑袋干的。可是老爹说过，报恩不在口头上。现在主子用着自己了，能推脱不干吗？何况十三爷刚才这话里是又有恩德又有威胁的，是不容反驳也不容违抗的。想到这儿，他咬了咬牙说：“主子爷您老放心，奴才是有良心的。这差，我办了！”

老十三不再说话，把那包药往文润木手中一塞，转过身子，大步朝外边走去。

三十二康熙帝私访骆马镇欧阳宏纵论红项戴

这次康熙皇上南巡，和以往几次，可大不一样了。要简单他说嘛只消一句话，他是为了散心解闷的。太子、阿哥们闹了几年，他拼上老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把乱子压了下去，让太子重新复位，现在朝政安定了，他不该出来消散一下吗？可是，这事又不那么简单。康熙当了几十年的皇上，如今老了，人一老，就不像年轻人那样，拿得起，放得下，三个饱，一个倒，什么都不想。他心里装着的事太多了。他想趁着这次南巡，访一访民间疾苦，查一查官员政绩，安定一下江南民心。他老了，现在不来，以后恐怕想来也来不成了。此外，康熙心中暗藏着一个打算，他要借此机会试一试太子胤礽，看他是不是真的悔过自新了，是不是有能力接下这锦绣江山。所以，临行之前，康熙放了风，留下太子监国，除非军情大事要飞马奏报之外，其余日常朝政，统统由太子全权处置。说白了，他这次大撒手地放开让太子去干，就是为了求得个放心。

有了这个想法，一上路，康熙便摆出了悠哉游哉的架势，过五台、登泰山，然后弃车乘舟，沿河南下。这一天，来到了骆马湖镇外。康熙皇上想起，当年第一次南巡时，就是在这里，收伏了江洋大盗刘铁成。那天夜里，阿秀的义母韩刘氏，一张利口，硬是说得刘铁成俯首称臣。唉，转眼间二十多年过去了，如今的刘铁成，已是御前忠心耿耿的侍卫了。康熙皇上越想越兴奋，他把张廷玉从后边船上叫过来，指着远处岸边的人群说：

“廷玉，看见了吗？那岸上黑压压的全是人。朕估摸着，大概是这里的地方官、河运总督他们来迎驾的，朕不耐烦这些俗套，走，咱们换了便衣，从这儿悄悄下船，到镇上去走走如何？”

张廷玉是个谨慎人，他可不敢接这个差事，忙说：“圣上，臣后生晚辈，没能赶上圣驾当年微服外出的奇遇。进宫之后，不断听人说，皇上曾经单身闯过鳌拜府，进过吴应熊的家，在山西的沙河堡险些遇刺，在这个骆马湖镇上又逢凶化吉。可这都是往事了，如今圣上年事已高，虽然真命天子有神灵保护，但不宜再犯险履难，微服出访。”

康熙一听这话就笑了起来：“哈……廷玉呀，你真是个书呆子。朕一生以百姓为社稷之本，无论何时何地，从不作践黎民。哪有那么多的人要加害于朕呢？走，就这么定了。”

康熙立刻命随侍的太监，取来便衣，让张廷玉、刘铁成也换上了，三人下了龙舟，一路说说笑笑，向骆马湖镇子走了过去。一上岸，康熙就显得特别的开心。他瞅了一眼张廷玉笑着说：

“廷玉，瞧你这身打扮，要说是个买卖人吧，却一脸的书生气；要说是赶考的呢，却又向南走。倒不如铁成，像个老实巴脚的随从。”

张廷玉低头一看也笑了：“主子，奴才这是去南京赶考嘛。哎，镇子快

到了，铁成，你要多加小心哪！”

刘铁成旧地重回，感慨万千。不是那年皇上南巡，不是他凑巧在那天晚上，带兵闯进骆马湖镇，而且惊了圣驾，他能有今天吗？听了张廷玉的话，他笑了一下说：

“张大人，您放心。这骆马湖是我刘铁成当水匪时的老窝。如今天下太平，没有强盗，今儿个，不碰上什么事倒也罢了，万一有个毛贼什么的，不用抬主子的旗号，提一句当年的刘大疤拉，就得把他们吓得屁滚尿流，狼狽逃窜。”

康熙听他说得直率，不由得开怀大笑。这时，已经来到镇于上。康熙放眼一看，这镇子没有多大的变化，只是河运畅通，似乎比从前热闹了一些，人也多了。张廷玉、刘铁成一左一右护着康熙，在集市上随便走着。康熙不时停下脚来、问问老农庄稼长势、收成好坏，向买卖人打听一下行情。碰上个老者，康熙还要问问他们，地方官员是不是爱民、清廉，赋税重不重，火耗银子加了多少。张廷玉不由得暗自赞叹：嗯，平日说，皇上怜老惜贫，爱民如子，今儿，我可亲眼看到了。要不说透，准能认出这位白发苍苍的老者竟是主宰天下的皇帝呢。

来到十字街头，康熙一眼瞥见，这里有一座茶馆，背河临街，里面人声喧嚷，热闹非凡。嗯，听听这泡茶馆的人们都说些什么。他拉了一下张廷玉，抬脚向茶馆里走去。

茶馆掌柜的，早看见这三位穿着朴素却气度不凡的客人了，连忙迎上来打招呼：

“哟，三位老客驾到，快，里面有请。今儿个爷们来巧了。皇上南巡，龙舟要经过镇子边上。您瞧，我这靠窗户的地方，还留着一张桌子呢。请爷到这边坐，待会儿，龙舟过的时候，不用挨挤了。要是咱们有福，说不定还能见到皇上呢。请，爷这边请。”

茶馆掌柜一边唠叨，一边手脚麻利地擦了桌子，又献上三杯香茶，几样时鲜点心。康熙居中坐了，又示意让张廷玉、刘铁成也坐了。当然，要按规矩，他俩是得站着侍候的。可这是微服私访啊，一人坐着，两人侍立，那不露馅了吗。刘铁成坐是坐了，可是却脸冲着外边，警惕地注视着茶馆里的一切动静。

茶馆里虽然各色人等都有，说话也各有各的题目，但康熙很决就听出来了，今儿的议论中心，是皇上驾到的事。离皇上最近的一张桌上，挤着七八个人，在听一位老者发议论：

“咳，皇上南巡，到处都有人接驾、送驾，这没有什么希罕的。你们刚才说，河督府的丰大帅也来了，几十名官员中，数他官大，还有红顶子呢。其实，你们不知，这红顶子的讲究可多了，有正红、血红、笺红、银红、喜红、老红，各色名目，这里面学问大了。”

康熙一听这话，来了兴致：嗯，按本朝官制，三品以上大员，才能在帽子上加戴红宝石的顶子，可只是按官职不同，有大有小罢了，怎么又出来这么多名目呢？他把那说话的老者一打量，差点笑出声来。怎么了？这人的长相太让人看不上了。五十多岁的年纪，干巴黑瘦，尖嘴猴腮，长着两撇稀稀疏疏的老鼠胡须，随着他说话，那胡子还上下乱颤，可是，两只三角眼里射出的却是炯炯有神的光芒。围着他坐的几个人，也听得入神了，纷纷要求：

“哎，欧阳先生，您老见多识广，就给咱批讲批讲如何？”

“好好好，老夫就说说这红顶子的不同来历：先说正红，这是正经八本靠着打江山的战功或者是治理地方的政绩，硬挣来的。银红嘛，顾名思义是拿钱买的。笺红呢，也好说，笺，是写信用的信笺的那个笺字，不用问，是投了哪位大老爷的面子，大老爷一高兴，一封荐书，送到部里，委派一个美差，戴上了红顶子。”

欧阳先生刚说到这儿，就有人插言了：“哎，我说欧阳兄，如果立了战功，戴上红顶子叫正红，那血红又该怎么讲呢？”

“哎——那可大不一样。打个比方吧，像前几年吴军门奉旨剿灭海盗，其实水匪只不过三十来人，可咱们这位军门一下子就杀了八百多。凭人头报功，硬是用百姓的血染红了自己的顶子，这才叫血红呢。还有喜红，那是碰巧事的。比如哪位王爷生了儿子，哪位大官讨了小老婆，让你赶上了，送份厚礼，还得送的是时候，对了缘法，就也能混个红顶子。这里面最惨的是老红，一辈子规规矩矩，少操心办事，多保养身子，苦熬硬撑，到了头发白的时候，也许能闹个红顶子戴戴。”

这一番议论，可把大伙说乐了。康熙也听得津津有味。就在这时有入插言说：“欧阳兄，您看，像咱们这位丰大帅，他的顶子该叫什么呢？”

康熙知道，这人说的丰大帅，是现任河防总督丰升运，正二品的红顶子，上任还不到一年。嗯，朕倒要听听他在百姓心里是个什么样的人。

老欧阳一捋老鼠胡子，笑着开言了：“嗯，他呀，为当这河督，先去求了十四爷，又去求了吏部邱尚书。这邱尚书有个毛病，喜爱男宠。丰升运就买了十几个漂亮俊秀的男孩，送到门上。后来，他的夫人，又拜了一位大学士当干爹。丰升运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自己的小妾也赔了进去，送给了十爷，你算算，这费了多少苦心，又该叫什么红呢？”

一个胖子听到这里，早已忍不住拊掌大笑：“哈……欧阳兄，你不必说了，小弟我知道了，咱们丰大帅这个顶子，应该叫肉红。”

此言一出，不光是这几个人，整个茶馆全都哄堂大笑。康熙也忍不住笑得把茶都喷出来了。突然，从一张茶桌前站出了个中年汉子。他横眉立目，走了过来，阴沉沉地说道：“请问这位老先生尊姓大名？”

老鼠胡子拿眼瞟了他一下：“不敢，在下欧阳宏，素不相识，不知有何见教？”

“哦，是欧阳先生，还有你们几位，请移尊步，随我走一趟吧。”

“干什么？”

“嘿……实不相瞒、在下是河督府的差人，在这里听了多时了。刚才你们说，丰大帅是肉红顶子，所以，请你们去当面禀告丰大人。”

众人见惊动了官府的人，都不免有点慌张，胆子小的，早站起身来，准备开溜，可又舍不得不看这热闹。那欧阳宏呢，却气清意闲地微微一笑说：“阁下，你太孟浪了吧。拿人，要有当地府县的传票。丰大帅管的是河务，恐怕他没有这个权力！”

那汉子把眼一瞪：“嗨，真有你的，告诉你，大帅如今就在河岸上等候接驾呢。别说这里的县官、府官，就是巡抚、道台，也不敢驳他的面子。”

康熙刚才正听得有趣呢，心想，今儿个要不是微服出访，怎么能听到欧阳先生这番高论呢。冷不防，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把这场热闹给搅了。他的脸，马上就沉了下来。张廷玉见这里的人太杂乱，怕皇上万一发作起来，不好收场，就要起身上前干预。康熙一伸手，把他拦住了。这时，那个戈什

哈冲着门外大喊一声：“来人，把这几个犯上作乱的贼人，与我拿下了。”

随着这声喊，门外闯进五个彪形大汉，拉拉扯扯，就要动手。茶馆老板刚要上前劝解，被大汉一把推了个趔趄。只听他又大喊一声：“这里没事的人，都给我滚出去。”

滚出去？这位官差可没想到，这茶馆虽然不大，可客人里还真有几个惹不起的。康熙皇上他们，当然不听他这命令，就连那位其貌不扬的欧阳老先生，也是稳坐不动。他笑眯眯地开言了：

“哎，我说你们几位大呼小叫的干什么呀？你听，这阵鼓乐，由远而近，想必是皇上坐的龙舟过来了。你要是非要拿我，等御舟一到，我就放开嗓子喊冤，然后，同着你们的丰大帅，一块到皇上面前说理去。让皇上评断一下，丰大帅的顶子，倒底是不是肉红。”

康熙听他这么一说，不由得心中好笑：这个丑八怪，点子还真不少呢！

可这会儿，那戈什哈却被欧阳宏说愣了。哟，他说得不错。我一动手，他一喊，惊动了御驾，连我们丰大人恐怕也吃罪不起。可是，他又不肯就这么下台，便高喊一声：“把门给我封上，今儿这个店我包了，茶钱我付。里边人不准出去，外边人不准进来，等圣驾过去之后，咱们再算账。”

“哈……”欧阳宏仰天大笑，“好一个蠢才，这办法真好，倒把我们的茶钱也省了。待会儿，皇上龙舟从窗下过时，必定是人山人海，欢声雷动。我们就趁那个机会堂堂正正地走人。你要敢拦阻，咱们就手拉手地打到御驾跟前去。说不定，皇上的侍卫还把你当强盗给拿了呢。哈……”

那戈什哈一听，傻眼了。对呀，看来，今儿个我是栽了。不行，得赶快离开这是非之地，以后碰上了再找补吧。想到这儿，他站起身就要往外走。康熙向刘铁成递了个眼色，刘铁成心领神会，跨前一步，抓住了那戈什哈的肩膀：“哎，老兄，你不能走。你走了，我们的茶钱谁来付呢？”

那戈什哈回头一看，好家伙，这黑大个可不像个好惹的主儿，而且这里也不是打架撒野的地方，便乖乖地掏出一锭银子，扔给茶馆老板，夹着尾巴飞也似地跑了。茶馆里上上下下，人人鼓掌大笑。康熙这一生微服私访不知多少次了，可是从来没像今天笑得这样开心呢。

欧阳宏推开众人，来到康熙面前，略一拱手说：“这位仁兄，看样子你们不像本地人，不知道这丰大帅的厉害。老朽奉劝你们，趁着御驾还没过去，赶快去吧，免得惹祸。”

康熙微微一笑：“多谢关照。你的话很有意思，我还没有听够呢。听你的口音，也不是本地人嘛，咱们同到驿馆去畅叙一番如何？至于丰大帅，不必怕他。这山东。安徽的巡抚，都与我有交情，就是十四阿哥，我们也有点缘分。他丰大帅奈何不了咱们。”

欧阳宏略一沉吟，哦，看这架势，听这口气，这个老头恐怕是位退休在家的的大官，怪不得有这样雍容华贵的风范，落落大方的气度呢。想到这儿，他点头答应了：“好，恭敬不如从命。如此说来，在下可要打扰了。”

康熙拉住欧阳宏的手，出门就走。刘铁成紧随其后。张廷玉连忙紧跑几步，到前边安置去了。

几个人来到驿馆，驿丞早迎出来了。刚才，张廷玉来告诉他，说有位京城来的“东宫洗马”带着随从要住在这里。“洗马”本是朝廷掌握书籍史册的官员，可这驿丞不知道啊，还以为真的是给马洗澡的差役呢。不过，人家既然是京里来的，不论官大官小，都得小心侍候，所以，他一见康熙就连

忙上前拱手行礼：“爷，小的给您请安了。爷来的巧，因为今儿皇上从这里过，丰大帅怕皇上要住，让小的把这驿馆里里外外都打扫净了。可刚才又听人家说，皇上不但没下船，连面都没露。丰大帅和这里的大小官员在岸上白站了半天。我这驿馆也全都空下了。您老就住上房吧。”

康熙也不答话，只笑微微地点点头，和欧阳宏一起，走进上房。驿丞跑前跑后，送茶，送水，又摆上了酒席。

欧阳宏拱拱手问道：“素不相识，多有打扰，敢问先生贵姓，台甫。”

康熙随口答话：“不敢，在下姓龙名德海。字秉政。”

欧阳宏心中一动，嗯，龙德海，难道……他正要发问，驿丞送茶上来了，一边安置，一边问：“我说洗马老爷，您这差使，小的我第一次听说。不知您在东宫管着几匹马，每天是洗一匹呢，还是全都洗一遍？”

康熙仰天大笑：“哈……问得好。嗯，我告诉你，我管着二十四匹马。高兴了，全拉出来，一天洗他好几遍；不高兴呢，任他们随便乱踢、乱咬，我看都不看。”

驿丞一听这话惊得直咂嘴：“啧啧啧啧，还是皇宫的差使美呀！”欧阳宏却又是一惊：怎么，他管着二十四匹马？哦，难道我今天碰到的竟是皇上不成？

三十三沐皇恩方苞近天颜施报复太子泄私愤

康熙微服私访，在骆马湖镇上的茶馆里结识了欧阳宏，便把他带到驿馆里吃酒倾谈。可是刚一通名，康熙的假名：龙德海、字秉政就引起了欧阳宏的疑心。驿丞又过来闲聊几句“东宫洗马”的笑话，聪明过人的欧阳宏马上就敏锐地觉察到面前这位慈祥和善的老者，可能就是当今皇上。

康熙早看出欧阳宏的神情了。他知道，这个面目丑陋的老人天分极高，怕再顺着这个“洗马”的题目说下去，会暴露自己的身份。连忙把张廷玉叫来一块吃酒论文，谈天说地，这才把话岔开了。三个人一边吃，一边谈，远自古代圣贤，近到当今朝政，上至日月星辰，下至民俗习惯，没边儿没沿儿地随便谈。张廷玉知道，康熙这是在考查欧阳宏的学问呢。说来说去，康熙看出来，这欧阳宏学问渊博，才思敏捷，不管是什么事都有独到的甚至是惊人的见解。他心中暗暗称赞：嗯，好一个鸿学大儒啊，比起高士奇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只可惜年龄大了点儿，不然的话，朕倒要启用他了。

三人这儿谈兴正浓呢，忽然门外传来一阵吵吵嚷嚷的声音。驿丞急急忙忙地跑了进来：

“爷，实在对不起，这上房您不能住了。”

康熙脸一沉，问：“怎么了？”

“哎呀，是这么回事。丰大帅今儿个没见着皇上，可是皇上的龙舟又没开走，所以大帅要在这儿住。小人刚向大帅回了一句，大帅就给小人一个嘴巴子，骂小人有眼无珠，连洗马和大帅谁大谁小都不懂了。下人不敢和大帅犟嘴，只得来求爷赏个脸，搬到厢房去住吧。”

欧阳宏刚要说话，却被康熙笑着拦住了：“噢，欧阳先生，不必和他计较，咱这六品官让他二品官也是应当嘛！走，到厢房去，继续吃酒。今晚，你我二人抵足而眠，彻夜倾谈，你看如何？”

康熙一行随着驿丞，从上房出来，挪到东厢房里去。张廷玉机灵，他知道下边的戏不好唱了，便闪身出了驿馆。可是康熙他们从院子里经过的时候，却被那个在茶馆里找事儿的戈什哈瞧见了。他紧走两步，来到丰升运身边小声说：“大帅，就是这几个刁民。那个长着老鼠胡子的，骂您是肉红子。这黑大个儿有点儿力气，也不是个好东西。”

丰升运阴沉地一笑，倒背着手慢慢地来到东厢房门口，叫了一声：“房中是哪位贵客，可否出来容丰某一见呢？”

一边说一边就要向里闯。却不防刚到门口，就被刘铁成那铁钳似的大

手给抓住了：“丰大帅，您太孟浪了吧！”

丰升运挣了一下，没能挣脱，他可来气儿了：“嗨，真有你的。我丰某既然是你们说的肉红顶子，就是封疆大吏。你一个小小的部曹，竟敢阻挡爷的大驾！来人，把这个小子与我拖开！”

下面打雷似的应了一声，抢上来几十名戈什哈，不由分说就要动手。恰在这时，有人高喊一声：“不准放肆！”话音儿没落，张廷玉身穿一品官袍，头戴珊瑚顶子，骑着一匹高头大马闯了进来。他的身后是德楞泰和几十名御前侍卫，骑着战马，一拥而入。个个手执刀剑，人人明盔亮甲。丰升运和他的戈什哈还没闹清是怎么回事呢，张廷玉已经翻身下马，快步走到东厢房的台阶上，怒斥一声：“圣驾在此，谁敢无礼！”

这一声虽然不高，却似平地响起了个炸雷。丰升运带来的那些如狼似虎的兵丁、戈什哈全都吓傻了。屋里的康熙皇帝站起身来，从容不迫地掸了掸衣服，又在惊呆了的欧阳宏肩头轻轻拍了两下，然后慢步来到门口，不怒自威地说道：“丰升运，你带着这么多人强行见朕，有何事要奏啊？！”

丰升运痴呆呆地站在院子里，眼神都直了。过了好大一会儿才叫了一声“皇上——”忽然他头一栽，倒在地下不动了。

张廷玉走上前去，摸了摸他的鼻息，回来奏道：“圣上，这奴才吓死了！”

康熙冷笑一声：“哼，死了更好，拉出去喂狗。还有那个仗势欺人的戈什哈也一顿乱刀砍了！”

康熙这话刚一出口，忽听身后有人冷冰冰地说：“陛下乃千古圣君，为何在暴怒之中，做此亡国之举呢？”

康熙惊得回头一看，原来说这话的竟是那个貌不惊人的欧阳宏。

康熙大惑不解地问：“欧阳先生，朕处置贪赃枉法的乱臣，怎么会成了亡国之举？”

欧阳宏扑通一下跪倒在地：“万岁容臣启奏。处置乱臣国有法典，无论其犯罪轻重，均应交付有司，依律问罪，然后奏明皇上裁定。前明时有法不依，东厂、西厂、锦衣卫横行无忌。皇上也听任太监干预国事，动不动就用非刑、酷刑和种种惨无人道的手段对付臣子，以致众叛亲离。此前明亡国之教训之一。今我朝皇上仁慈盛德，以律治国，天下升平，万民乐业。陛下怎可因一时之怒，将封疆大吏之尸体拖去喂狗？臣以为此举有损圣上一世英名。如下边也依此办理，则国法不行，苛政肆虐，岂不要重蹈前明之覆辙吗？”

康熙心中一震，对呀，朕的一言一行都将载入史册。后人如果见朕做出这种事来，该怎么评价朕呢？再说，朕百年之后，太子继位，也照此办理下去，那大清的江山岂不要垮了吗？嗯，好！凭这一句话，这个欧阳宏朕一定要用他！想到这儿，他上前一步，扶起了欧阳宏，诚恳地说：“欧阳先生，你的话使朕头脑清醒了。好，就依你所奏。张廷玉，你将丰升运的罪行写出条陈，发给刑部议处。欧阳先生，朕想把你留在身边，就在上书房里行走，你可愿意吗？”

欧阳宏一听这话，扑通一下又跪下了，他哽咽着说：“皇上如此隆恩，臣感激不尽，但臣有罪，有欺君之罪，故此不敢奉诏。”

“什么，什么，你有欺君之罪？”

“是，臣并不叫欧阳宏，乃是皇上钦命锁拿进京、现在又化名潜逃在外的罪人，桐城方苞。”

一听说面前跪的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桐城派文坛盟主，久负盛名

的方苞，康熙和张廷玉全部愣住了。他们万万想不到，一代文坛领袖、海内鸿儒竟是如此的貌不惊人。他们更没想到，方苞直到今天还流落江湖，不敢回家，甚至不敢说自己的名字。读者朋友们大概还没有忘记，在本卷前几回中，也就是四阿哥和十三阿哥去安徽桐城视察河务时，咱们曾提到过方苞的事，这事牵连着一件钦命大案。有个叫戴名世的人，出了本诗集，其中有一首咏黑牡丹的诗，诗中有这么两句话：“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朱色是红色，可在那个时候也是朱明王朝的通称。诗中把满清夺了大明的江山，说是“夺朱非正色”，又把满族人统一中国称做是“异种也称王”，这就犯了诋毁大清的罪。所以，戴名世被抓进京城杀了头。而方苞以一代大儒的身份，为戴名世的诗集写了序，结果因此受了牵连，也被抄家问罪，逮进了京师。后来，四阿哥、八阿哥和许多大臣联名为方苞作保，康熙才明下诏旨，赦免了他。可是今天，方苞的话说得与事实不符啊。康熙禁不住问道：

“哦，原来你就是方苞。你的罪朕早就赦免了，也明发诏谕放你回家了。你为什么还要隐名埋姓，四处逃亡呢？”

这一下该方苞发愣了：“圣上，罪臣适才所言绝非再次欺骗圣君。朝廷何时赦免了臣的罪过，臣至今还不知道。”

康熙奇怪地问：“嗯？那，你是怎么从刑部大牢里出来的？”

“回圣上。那年，刑部为宰白鸭的事清理狱中犯人，不明不白地放了很多，臣就是在混乱中被放了的。出来之后，臣以为刑部一旦发现将臣错放了，必然会通令缉捕。所以，臣一直是隐姓埋名，四海漂泊。”

康熙不言声了。唉，刑部乃掌管天下生杀大权之地，执行国家法典的重要衙门。可是一会儿宰白鸭，一会儿又私放犯人，竟然成了一个说杀可以随便杀人，说放又可以任意放人的、没有一点王法的地方。国家吏治怎么败坏到如此严重的程度了呢？上书房里光有张廷玉一人不行，朕一定要留下方苞。想到这儿，康熙叹了口气说：“唉，过去的事是一场误会。你这几年吃了许多苦，真是委屈你了。好了，不说了。从今以后，你就在上书房里办差吧。”

张廷玉觉得康熙的心思简直越来越让人猜不透了。方苞是有罪之人，赦免他已经是天恩浩荡了。就是看他有才华，要起用他，也不能一下子就进上书房啊。这地方无论官职大小，只要进来，文武百官就得把他当宰相来看。这，是不是宽宏得过分了。可是当着方苞的面儿，他又不便明说，思虑再三才吞吞吐吐地说：

“皇上，上书房乃机枢重地，方苞新进又没有功名，是不是……”

他刚说了一半儿，就被康熙打断了：“廷玉，你怎么这么迂腐。什么新进，什么功名，你不知道朕从来是不拘一格用人才的吗？明珠那点儿小聪明，在上书房干了二十多年。高士奇有什么功名，不也干得很好吗？朕的老师伍先生不过是个举人，你们几个敢和他相比吗？再说，上书房不过是朕的书房，有什么大不了的。从前没设上书房不也过来了吗？朕老了，近来，越来越觉得孤独，越来越体会到了孤家寡人的滋味。方苞，朕让你进上书房，可是不打算封你做官，想让你以一个布衣书生的身份做朕的一个朋友，你愿意吗？”

方苞不是一般的书生，他是文坛领袖，他能听不出皇上这话的深意吗？一旦他方苞做了官，就与皇上有了君臣的名分，就得小心谨慎地侍候皇上，就得战战兢兢地应付官场争斗。他方苞没有功名，没有党羽，以犯罪之身受到赦免，又被委以重任，能不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攻击吗？他能大事小事都靠

皇上出面说话、为他做主吗？现在皇上让他以布衣书生的身份进入上书房，不做大臣，却做皇上的朋友。这样，既能向皇上进言，又不担任何责任，他何乐而不为呢？所以，皇上的话刚一落音儿，他就叩头谢恩了：“臣方苞遵旨。臣以待罪之身得近天颜，聆听圣君教诲，实乃三生有幸。臣当以垂暮之年，尽心尽力，辅佐皇上。”

“好，这就好，你起来吧。朕这样处置也不光为了你方苞，说来说去，也是为了朕自己呢。你们汉人中不是常有人发牢骚说朕不重用汉人吗？朕就是要让他们看看，连方苞这骂过朝廷的人，朕不但能容得下，而且要委以重任，视为朋友。方苞，你有才华，有胆识，来到朕身边之后，不要磨掉了锐气，该说的只管说，该劝谏朕的也只管放胆直言。因为你不是臣子，不是奴才，而是朕的朋友，是朋友，你懂吗？”

方苞热泪盈眶，颤声说道：“皇上请放心，臣方苞明白。”

康熙的车驾到达南京之后，坐镇京师的太子胤初收到了张廷玉从骆马湖发来的御前文书。说丰升运贪赃坏法，冲撞圣驾，已被革职拿问，着刑部议出罪名，奏明皇上。这件事使胤初心里直犯嘀咕，这丰升运刚刚当上河运总督就被押下来了。虽说他走的是老十四的门子，可我也得了他一千两黄金的孝敬啊。他想保丰升运，可皇上亲自交办的事儿又怎能驳回呢？只好批给刑部去按律处置。现在，太子手里还有一大堆要处理的事呢。老四、老十三在户部、刑部查出了不少案子，涉及全国几百名文武大员。该升的、该降的、该关的、该罚的，列出了长长的名单，等着他这位太子拿主意呢。胤初心想，从前我吃亏在太老实、太忠厚了。如今，大权在手，我可不客气了。于是，他按着名单看下去，凡是阿哥党的党羽，凡是反对过自己的人，不论罪过大小，一律严加惩处；凡是拥戴这位太子的，无论有罪没罪，一概赦免。用现代话说，他这是“以人划线”了。好嘛，这标准一定，还有国法可言吗？不过，有了这标准，太子办事的效率也真提高了不少。噼里咔嚓，几百名官员的生死荣辱就定下来了。

对于这件事的处理，辅佐太子的老王揆和朱天保、陈嘉猷他们是不赞成的。他们想方设法，翻过来、掉过去地规劝太子，请太子以国家社稷前途为重，放弃个人恩怨，要宽厚仁德，不要斤斤计较。可是太子就是听不进去。他们这儿正别扭着呢，老十三来了。太子抓住机会对王揆他们说：“王师傅，你带朱、陈二人到上书房去一下，找着马齐，把这些天各地来的奏章整理一下，下午再送过来。”

王揆一听，哦，这是下了逐客令了。他满肚子的不高兴又不好发作。十三爷来了，说不定人家哥儿俩要说什么事呢，只好和朱天保、陈嘉猷下去了。

老十三对太子这样办事也不满意，王揆他们碍什么事儿了？我一来就把人家撵走，这对王揆师傅也太不尊重了。太子却丝毫没有觉察到老十三的不痛快，走上前来拉着老十三说：

“哎，十三弟，那个郑春华的事你办好了吗？”

老十三心里更不高兴了。好嘛，放着这么多国家大事不办，硬生生地把王揆他们赶走，原来就为这事呀。他冷冰冰地答了一句：“太子放心，这事儿早就办完了。我还在左家庄附近的林子里给郑春华立了个坟呢。今儿个，我是来请示处分官员的事的。”

“哦，哦哦，这就好，这就好。你这事办得不错，我真得谢谢你了。至

于处分官员的事嘛——”太子说着，随手把自己圈好的名单撂了过去，“十三弟，这名单我精心地处置过了，你带回去给老四，让施世纶他们去办吧。”

老十三接过来打开一看，啊？他们几个原来拟定的处置意见全被太子改了。该杀的，无罪释放；该放的，却流配充军。再仔细一看，哦，老十三明白了。太子这是以个人的恩怨来处置的。要真的按这个方案处置，全国非乱套不可。皇上要知道了，也非大发雷霆不可。如今的老十三不是从前那个愣头青了，也不是从前那个对太子尽愚忠的人了。得，这事我不管了。十三爷想到这儿，把那个名单又送回到太子跟前说：“太子，我这会儿得进宫去给几位贵主儿请安，待会儿，您自个儿和四哥。施世纶他们当面说吧。”

老十三一口气说完，拱手施礼，也不看太子的脸色，转身就走了。

三十四四王爷妙计审爪牙温瑶珍惧罪吐真情

胤祥怒气冲冲地告别太子出了毓庆宫，却并没有去后宫请安，而是直接来到了户部，向四哥、施世纶说了刚才见到太子的情景。这俩人也觉得，太子这样明目张胆地以党划线、处分官员也太过分了。老四到底思谋得深一点，他慢条斯理地说：“十三弟，你今儿算聪明，亏你没把那名单带回来，要不，咱们仨抱住这烧红的炭火炉子，可怎么撒手呢？不过，话说回来了，这次办差，我是领头儿的，你们二位是帮办，一切都要秉公办理。不管是太子的人，还是老八的人，谁犯法谁领罪，咱们一个不宽恕，也一个不冤枉。放心，天塌不了，有皇上为咱做主呢。”

施世纶苦笑了：“四爷，您别忘了，如今是太子坐镇京城、监国理事呢！”

胤禛把牙一咬说：“哼，他没监国时，皇上就派我当钦差了。这里的事，我向皇上承担责任。他虽然监国理政，可毕竟还不是皇上！好了，不说这些事了。今儿个，咱们仨人得把任伯安的案子理出个头绪来。”说完朝门外喊了声：“戴铎！”

在门外侍候的戴铎应声而入：“奴才在。”

“传吏部侍郎温瑶珍进来回话。”

“扎！”戴铎传话去了。十三爷笑着说：“四哥，你别问温瑶珍了，他是任伯安的死党，不会轻易招供的。”

四爷却成竹在胸，笑着说：“不！十三弟，我想好了，就是要在温瑶珍身上撕开个口子，把任伯安的事弄明白。哼，不怕他嘴硬，我自有整治他的办法。”

施世纶听了连忙说：“四爷，您要对他动刑吗？温瑶珍是朝廷大臣，对大臣滥施刑法可是犯禁的呀。”

“哈哈……老施，你别怕，我不会胡来的。”

这边正说话呢，温瑶珍被带进来了。他官拜吏部侍郎，四十多岁，长得面似忠厚却内藏奸诈。一见他进来，四阿哥和和气气地说话了：“温瑶珍，这次本王奉旨办案，查到吏部，头一个被革职的就是你。前几天，本王曾与你促膝谈心，让你交代为什么要给任伯安三万两银子。说出来，天大的事我

替你做主。你想好了吗？”

温瑶珍跪在地上回答：“四爷，您老替犯官维持，犯官十分感激，任伯安那三万两银子，是借用吏部的公款，犯官职责所在，难辞其咎。”

一听这话四爷的脸拉下来了：“哼哼，说得轻巧。你是朝廷的二品大员，任意将国库银两私借出去，如今又情愿代他归还，你是不懂规矩呀，还是有什么把柄被任伯安抓住了？”

温瑶珍急忙为自己开脱：“四爷，您老言重了。任伯安原是京官，后来被罢职了，他就做起了生意。都是老熟人了，有了磨不开的时候，常来借点儿周转银子。四爷明鉴，京官们一个个清苦得很，一年不过百把两的俸禄哪能够用呢？犯官图任伯安给的三分利息，就答应了他。请四王爷治奴才的罪。”

施世纶听到这里，从旁边插了一句：“温瑶珍，你在任伯安借钱的前几天，还新开了一家当铺。我们查过了，本钱是十万两银子。我问你，既然当京官清苦，这十万之数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这施世纶不愧是问案子的老手，一句话撂出来，把温瑶珍问了个大窝脖子。四爷胤禛站起身来，走到他身边说：“温瑶珍，你是正白旗的人吧？”

温瑶珍一愣，心想：四爷问这干吗？赶紧纠正说：“回四爷，奴才是正红旗的。”

胤禛哈哈大笑：“哈哈……你如今已经不是正红旗的人了。我前天在内务府替你办了转旗的文书，如今，你是我正白旗的旗奴。怎么样，跟着四爷我这旗主儿，你乐意吗？”胤禛一边说，一边掏出一张转旗的文书递了过去。

温瑶珍接过来一看，脸刷地一下就白了。他清楚地知道，按满族的族规，旗主对旗奴是掌着生杀大权的。如今，自己转到了四爷这位冷面王的旗下为奴，那还有好日子过吗？想到这儿他说：“四爷，这，这是怎么说呢，我原来的本主儿九爷又该怎么想呢？”

胤禛冷冷一笑说：“嘿嘿……这话说得混账！旗奴转籍是内务府的事，与九爷有什么关系。朝廷不是有禁例，不准对大臣用刑吗？你是二品大员，我自然不能动你。可你如今又是我四爷正白旗下的奴才，你犯了罪，我就要用本旗的家法来治你，你以为怎样啊？”

温瑶珍一听这话，吓得面如死灰，浑身颤抖，趴在地下磕头出血，连连说道：“四爷饶命，奴才有罪，求四爷超生。”

四爷露出“冷面王爷”的本色了：“哼，超生？告诉你，犯了事就别想求饶，这就是四爷我的家法。如今，人人都说我四爷刻薄寡恩。可是，我刻薄是真，却并不寡恩。你大概也知遣，年羹尧是我的旗奴，如今当着四川巡抚；刚才去传你的戴铎也是我的旗奴，他已经当了知府，马上要放他去做道台；还有梁皓之，也是我正白旗的旗奴，我保举他做了河南的道台，可是他却背后说我的闲话，于是我打发他到乌里雅苏台充军去了。你温瑶珍要是听话，守规矩，我可以让你升官，放你去当个封疆大吏。可是你要故意惹我心烦，我叫你全家去给披甲人为奴，我也可以把你装到铁笼子里活活饿死。这就是四爷我的刻薄。我的毛病，可是这毛病我改不了！你懂吗？”

四爷这话说得有情有理，可也透着让人发抖的威胁，连十三阿哥都听得浑身战栗。温瑶珍吓坏了，他颤声说：“四爷，奴才不知您老想问什么事？”

“嗨，新鲜。闹了半天是你问我呀，还是我问你？”四爷走到桌旁坐下，喝了口茶，沉稳地说：“爷想知道任伯安住在哪里。”

温瑶珍老老实实地回答：“回四爷，任伯安他住在宗学胡同。”

“嗯——他不过是个罢了官的生意人，为什么京城里的官员都怕他呢？”

温瑶珍不敢隐瞒，据实说：“四爷，那任伯安是康熙十五年考中的副榜贡生，在吏部当差二十多年。他不过是个小书办，管的是考功司的档案。他趁着方便，把百官大小过错都另记了一本自己保管着……”

清朝的吏部是管官员任免升降的衙门。吏部的考功司则是考核官员的专门机构。在这里管档案的人，官职不大，责任不小，他掌握着全国大小官员的生死簿呢。谁优谁劣，是功是过全在他这儿记账，谁升谁降，免谁罚谁也全看考功司的鉴定。所以，别看在这里的人品级不高，可谁也不敢得罪。此刻，胤祥见四哥制服了温瑶珍，心里可真高兴啊。他忍不住问道：“这任伯安保存百官档案有什么用呢？”

温瑶珍既然开了口，就只好一吐到底了。忙说：“哟，十三爷，您是金枝玉叶，不知道这上头的厉害。考功司的档案全是密件，不奉皇上特旨任何人不能调看。您想啊，二十多年前的州县官，只要熬过来，起码也是三品以上的大官了。如今当官，既要有门路，又要防对头，谁愿意让别人抓了把柄啊。所以，知道任伯安私藏了这份档案，谁能不怕他呢。前些年，有于成龙、郭琇这样的清官在，任伯安还不敢那么放肆。可是眼下，朝廷的事没人管，阿哥们又……嗯，阿哥们似乎又在闹家务，任伯安的胆子越来越大了。何况，他还是八爷的文……”

温瑶珍说到这儿，突然觉得走了嘴，说得太多了，便停住不说了。胤祥却紧迫不舍地问：“说，往下说，任伯安是八爷的文什么？”

温瑶珍结结巴巴地说：“不不不，什么也不是，这不关八爷的事，是奴才昏了头，说走了嘴。”

真是越描越黑，不认账难道就没有了吗？胤祯皱着眉儿想了一阵，哦明白了，是文班底儿！嗯，对！任伯安是老八的文班底儿。这么说，他老八一定还有个武班底儿。好哇，这北京城里果然藏龙卧虎，在父皇眼皮子底下，竟然出了一个小朝廷！他阴沉着脸又问了一句：

“温瑶珍，你被任伯安抓住了什么把柄呢？”

温瑶珍战战兢兢地答道：“回四爷。到了这份上，奴才不说也不行了，求四爷为奴才做主。奴才是康熙三十九年中的进士。因为求官心切，想补个好缺，所以花了两千两银子去求索中堂。不想后来索中堂坏了事，被圈禁了。抄家的时候，抄出了奴才行贿的单子。任伯安花了钱买通吏部，把这张行贿单子买了过去。打那以后，奴才便不得不听他的摆布了。他要把这单子撺出去，奴才不就成了索额图的死党了吗？”

四爷终于明白了。他又紧盯着问：“哦，原来是这样。你可知道任伯安的百官档案在什么地方吗？”

温瑶珍急忙摆着手说：“四爷，您老就别问了，那里可是龙潭虎穴。”

四爷不以为然地一笑说：“嗨，这么厉害。莫非是在哪位王爷的府里？”

“哦，那倒不是，是在任伯安的当铺里。可这当铺就在八爷府的斜对门。明面儿上是任伯安开的，实际上东家是八爷。一有个什么风吹草动的，就是当铺里来个形迹可疑的人，八爷府的侍卫、太监立马就过来保护了。”

四阿哥听到这里对温瑶珍说：“好了，今天先说到这儿。四爷我知道你

心里还装着几件大事呢，回头，你要老老实实在地给爷全说出来。我今天只交代你一句话，四爷我对奴才是讲恩德的。只要忠心，有错我也能为你保全。你下去再好好想想，今天的口供有什么出入没有，要改还来得及。”

温瑶珍一边磕头一边说：“四爷，您老把话说到这儿了，奴才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奴才知道，您老是面冷心热，言必行，行必果，泾渭分明，恩怨不爽，最有恩德的……”

四阿哥可没功夫听他啰嗦了：“好了好了，废话少说。你回去之后要像没事人似的，闭门思过。今天的事儿，如果你胆敢走露一点风声，四爷我要把你装到铁笼子里活活地蒸熟了！下去吧。”

施世纶看着温瑶珍的背影，心情兴奋地说：“四爷，真有您的！有您做主，我老施这回要硬着脖子和他们顶到底了。”

四爷一摆手说：“不。老施，十三弟，这件事太大了，牵涉的人肯定很多，你们俩的身份都办不下来。至于怎么办才好，容我再想一下。老施，你把温瑶珍今天的口供整理一下，写好了连夜派妥当的人给我送去，把原稿烧毁。这个姓温的你要留心，妥加看管和保护。好，十三弟，咱们走吧。”

在一同回家的路上，老十三苦苦央求四哥，说他要办任伯安这件案子。老四却怎么也不答应。他知道，这件案子要是抖搂出去，那老八他们一伙儿说不定全得完蛋。这等于是皇子之间的自相残杀呀！十三弟莽撞，万一出了差错，他担当不起这个责任。可是老十三却急了：“四哥，你别不放心，我敢打保票。这事我要弯刀对着瓢切菜，办得让它滴水不露。”

“哈哈……好了，我的十三弟。这事一定要办，但是不能性急。你府上现成的放着两个狐狸精，我那里，没准也有人家的暗探。咱们暂且把这事忘了，你等着我的消息吧。”

任伯安开的那家当铺，坐落在朝阳门运河码头边上。这里前临大街，背靠运河。大街上车水马龙，行人如织；码头上，船只往来，如同穿梭。斜对面就是宏伟壮丽的八王爷府，隔着街打个招呼，那边就能听见。所以八王爷府门前站班的侍卫兼有着守护王府和关照当铺的双重任务。

四爷胤禛制服温瑶珍半个多月之后，一天，四爷府上的戴铎带着化了装的性音和尚，双双来到这“万永”号当铺。这天天气阴霾，似乎是要下大雪，街上行人不多。戴铎和性音两人看准了时机，一挑门帘进了当铺。这万永当铺本钱厚，名声响，就是这种天气，里面也还是人来客往并不清静。有当的，有赎的，讨价还价，争斤较两。戴铎他们一边等着，一边留心察看店里的门户、道路。等到客人全走了，戴铎这才走到那高高的柜台前说话了：

“喂，里边是哪位朝奉当家呀？”

柜台里居高临下伸出一颗脑袋：“哦，你要当什么呀！”

“我是雍王府的人，不当什么，却有要事要与你们当家的面谈。”

一听说是四爷雍王府的人，那朝奉不敢怠慢，连忙从柜台里转出来，又是让座又是献茶：“哎呀，真对不起，掌柜的上个月去了江南。小的叫柳仁增，是这里的伙计头儿。您老有什么话就吩咐吧。”

戴铎假作沉吟，慢慢地说：“哦，原来掌柜的不在家，可是我们这事也耽搁不起呀。唉，我就实话实说吧。在下是四爷府上的管家戴铎。前天晚上，四爷府里遭了贼，丢了不少东西。你大概也知道我们四爷的脾气，合府上下都吓得没魂儿了。案子已经报告了顺天府。四爷说逮住了贼，他要亲自审问。可这贼能是好逮的吗？所以，我带着人出来，给京师各家当铺都打个招呼。

要是那贼来销赃，请你们把他们稳住，火速派人通知我。拿住了贼，我送一千两银子以表谢意。”戴铎一边说，一边掏出一张丢失物品的清单儿递了过去。

柳仁增接过来一看，好家伙，这么长的个单子，看来四爷损失不小啊。忙说：“戴管家，您老放心，我们这当铺从来不收那些来历不明的东西。就怕他们不来，只要来了，没个跑。”

“好好好，如此说，就拜托各位了。在下等告辞，我们还要去别的当铺关照一下呢。”

柳仁增刚才说了一句假话。当铺掌柜的任伯安没有出门，他正在后院书房里猫着呢。这些天风声很紧，任伯安在吏部安的那个钉子温瑶珍被革职拿问。虽说这温瑶珍二十多年从没出过事，这次任伯安也不断打探消息，知道他什么都没招，可是四爷、十三爷和施世纶的手段不可低估呀。大小出点儿事儿，我任伯安都得掉脑袋。所以，他不敢出头露面，招惹是非，也不敢离开京师，四处躲藏。他必须守在这当铺里看好那几大箱子秘密档案。这是八爷、九爷的命根子，也是他们千叮咛、万嘱咐、只准办好。不许出错的差使。一个多月了，任伯安没出这当铺一步。

被派在前边当眼线的柳仁增，看着戴铎他们走了，立刻拿着戴铎留下的失物清单到后院来见任伯安。任伯安接过这份清单左看右看，琢磨过来，琢磨过去。单子上列的物品足有几百件，全是十分名贵的金银首饰、古玩、宝石，估摸着价值在十万以上。任伯安又仔细盘问了柳仁增，戴铎是怎么来的，说了些什么。他品味一番，也没有发现什么破绽。看来，四王爷府上失盗，管家到当铺里打个招呼，都合情合理。如果此事是真，倒可以趁此机会在四爷面前献个殷勤，落个好。可万一其中有诈呢？……任伯安越想越怕，他不敢做主，便对柳仁增说：“你带上这份清单去求见八王爷，听听他的意思。”

见八爷？柳仁增可没这个胆子。忙说：“任爷，我，我去不大合适吧？我身份低贱，八爷能见我吗？再说，您老窝在房子里一个多月了，何不趁此机会出去走走，也好消散一下嘛。”

“少说废话，我让你去，你只管去。到八爷那里小心回话、小心侍候不就行了嘛。这是栽培你、提拔你，懂吗？事儿办好了，四爷府上管家赏的一千两银子任爷我一文不要，还要另行赏你呢。”

三十五众阿哥雪夜宴王府任伯安失算入牢笼

万永号当铺的伙计柳仁增，奉了任伯安的差遣来到八王爷府，要面见八爷，报告四爷府上失盗的事。谁知一进八爷府他才知道，刚才自己的估计还真没错。八爷这儿正待客呢，一声传谕：“让那个姓柳的伙计在门房里候着。”好嘛，这一等就是半天。好不容易客人走了，柳仁增要上去回话，又被挡住了：“清单交上来，且在外边等着。”柳仁增不服也得服，这可真是侯门深似海呀！

此刻，老九胤禵唐也正在这里。他拿过清单看了又看，见上面开列的全是皇上御赐的珍宝，便半信半疑地说：“八哥，这些天老四他们从户部、刑部，又转到了吏部。一上来就拿下了温瑶珍，闹得那里鸡犬不宁，可也没听说抓住了什么把柄。这失盗的事会不会有诈？莫非他们在吏部闻出什么味儿来了？”

老八依然保持着遇事不惊的风度，慢吞吞地说：“九弟，这事儿我昨天就知道了。老四派人去顺天府报了案，隆科多马上就给我透了信儿。听说，老四气得脸都白了，还责打了上夜的家丁。从这份清单上看，老四这次损失不小。看来，这贼不止一人，而且全是高手。所以，他报案也好，知会当铺严防销赃也好，都在情理之中。我倒琢磨不出这里面有什么题外的文章。”

“八哥说得有理，如果此事是真的，那可是天报应啊。该老四破破财了，谁让他平日那么损呢。”

老八虽然说得轻松，却是看得更深一些：“不，九弟，不信直中直，须防仁不仁。多加点儿小心不算过分。”

“对对对，我马上去关照一下任伯安，要出事就在那几口箱子上。依我

看，要是风声不对，就在店里放上一把火，管它有用没用的东西，全都烧光，叫老四他们去望火兴叹吧。”

“嗯——眼下还不到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吓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更不要自作聪明、弄巧成拙。我看，先让任伯安把咱们哥俩的手迹烧掉。这样，万一出事，老四他们也抓不住咱俩的把柄。今天，任伯安派了个伙计来，是他不想在这种时候露面。可是，这样的大事伙计怎么能信得过呢。老九，你夜里去一下当铺，亲自向任伯安叮嘱一下。”

又是半个多月过去了。京城里的政治气候，似乎是风和日丽，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任伯安虽说仍然是足不出户，可是悬在空中的那颗心终于放下来了。这时消息传来，说皇上康熙的车驾已经到了扬州，不日即可取道水路返回京师。太子胤礽和老四、老十三他们几个管事的阿哥，着实忙活了几天，才算把接驾的事安排停当。这中间又夹着处理犯法官员的事。不管老四他们怎么坚持，太子是你有千条计，我有老主意！硬是按着自己的主张，狠狠惩治了那些当年不保太子的人。并且一道令旨下去，把各省的阿哥党的党羽们限期锁拿进京。八阿哥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他想，太子啊，太子，你就这么折腾吧，我的人就是那么好抓好杀的吗？咱们走着瞧吧！哼，失民心者失天下，你连这点儿起码的常识都不懂还想当皇上呢。哼，有你哭不出来的时候。就在这时，老八、老九、老十、老十四他们几个同时收到了四阿哥胤禛的请帖，说趁皇阿玛尚未回銮，阿哥们暂时消闲有空，今天晚上在四王府里欢聚一次，吃酒消寒。老八他们一接到这请柬就琢磨上了，老四不是个爱吃喝、爱热闹的人哪，他怎么忽然有兴致请阿哥们吃酒呢？哦，对了。一定是这次处分官员的事儿太子做得太过分了，和老四闹僵了。老四自己没有当皇上的野心，也不想再保这个太子了，他要向阿哥党这边靠！对，对对对，难得他有这份心，这酒咱们吃定了，看看宴席上老四、老十三他们有什么花样。

酒宴设在雍王府正厅万福堂里。这万福堂高大宽敞，屋内炭火熊熊，温暖如春；窗外，大雪飞扬，寒气袭人。阿哥们齐集这里，吃酒赏雪还真是别有一番情趣。

就在他们欢笑吃酒的时候，有七八个彪形大汉赶着一辆马车，车上装着五六个大箱子，冒着漫天大雪，来到了任伯安的万永号当铺门口。这几个人七手八脚地抬着箱子，走进了当铺。因为下着大雪，这里没有客人。柳仁增和几个伙计正在里面烤火呢，一见这阵势，忙从高高的柜台里伸出头来问：“各位，要当东西吗？”

一个像是小头目模样的大汉，上前一拱手回答：“掌柜的，劳驾请过来瞧瞧。我们是北路来的。家主人带来这些硬货，原想进京捐官，可是如今四爷在吏部清查案子，暂停纳捐。家主人怕这些东西放在客店里不保险，又久闻万永当铺的好名声，所以派我们来把这几箱子货押在这儿。随便出个价就行，反正过些时我们还要赎回去的。”

柳仁增心中一动，嗯？莫非真的是那件事来了吗？他一边微笑着与几个大汉打招呼，一边走出柜台，打开箱子挨个验看。啊！果然不错，正是四爷那清单上开的东西。柳仁增心中不由得一阵狂跳，他强自镇定了一下问道：“哦，货的成色不错，你们要当多少啊？”

“好说，好说。这批货价值十二万。不过，我们当家的吩咐了，怕当铺里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银子，便宜点儿也行，您就给八万得了。”

柳仁增眉头一皱：“哇——要说嘛，八万这个数不能算太高。可是，不瞒老兄，小店昨天刚盘了银子，让人去江西买瓷器去了。这是宫中等着要用的，耽搁不得，眼下小店银根正紧。哎，三万如何？”

“嘿嘿……好您哪。要不是看着万永当铺是大字号，我们还不来呢。想不到你们比那没见过世面的小当铺更狠。得，我再让一步，七万五，少一个子儿不当。”

这儿正在吵吵闹闹地讨价还价，后边门帘一挑，任伯安出来了。哎，他不是藏着不敢出来吗？哦，那要分是什么时候，什么事儿。这几个大汉把箱子抬进来的时候，一个小伙计就飞跑着给任伯安报了信。任伯安来到柜房里，在门帘后边听了多时了。看这几个大汉大把地杀价，急于脱手的神气，任伯安料定这肯定是赃物无疑。要是给四爷办好了这件差事，他还好意思再找我的茬儿吗？此刻，他站在几口大箱子跟前，把里面的珍宝一件件地拿起来审视着。验证着。他心里笑了：好好好，这叫天助我也！这送上门的热馅饼不能让他们飞了。想到这儿，任伯安当机立断地说：

“众位客官，您这批货确实不错，小店收下了。不过，刚才我这伙计说的也是实情，眼下，店里银子不够。这样吧，柳仁增，你亲自跑一趟，到咱们那几个分号里把所有的现银都带回来。价钱嘛，好商量。伙计们，给众位客官拢火、上茶、拿点心，哎，各位，请稍坐片刻。来来来，请，请。”

他这一通吩咐还真有用，店里的伙计们霎时间就忙起来了。几个大汉也高兴了：“哎，还是老掌柜的精明。你们这生意要照老掌柜这么个做法，要不了几年，就会发大财的。好好好，谢谢老掌柜，咱们就等一会儿。嘿，这天可真冷啊！”

任伯安亲自作陪，和几个大汉东拉西扯地聊闲篇。他心中暗暗得意：小子们，上当了，和任爷比，你们还嫩着呢。外边，我的五十多个会武艺的伙计早把这儿包围了。待会儿，官兵一到，看你们往哪儿跑！

却说那个店伙计柳仁增，一听任伯安的话，马上就心领神会了。他快步出门，三脚两步地来到八王爷府，可是，门上的人告诉他，八爷正在四爷那儿吃酒呢。柳仁增更高兴了，这一下，八爷、四爷一块见了。他这报信的立了这一功，戴管家的一千两赏银立刻到手，说不定四爷，八爷还另有赏赐呢。他在八爷府上借了一匹快马，飞也似的奔向了雍王府。

四爷府万福堂里，阿哥们的酒正吃到热闹时候。胤祯当着酒令官，阿哥们挨着个儿唱曲儿，不管是南腔北调，唱不好，罚一大杯。此刻，刚好轮到老八出来唱。他站起身来，一手端着酒碗，一手拿着筷子，正要击节而歌，突然，四爷府上的管家戴铎快步闯了进来，附在四爷的耳边说了几句话。胤祯目光霍地一跳，高兴地说：“好哇，兄弟们，贼露头儿了。八弟，这伙强人也真够胆大的，销赃销到你门口去了。哎呀，我是主人，又当着酒令官儿，走不开呀。这样吧，十三弟，你替我辛苦一趟，让戴铎给你派人，把那几个毛贼抓起来，送到顺天府去。你快去快回，今儿个，我老四碰上大喜事儿了，兄弟们全得一醉方休。”

他这儿兴致勃勃地说着，老八可坐不住了。忙说：“哟，真的？那，我和十三弟一块去捉贼。”

老四把眼一瞪说：“嘿，老八，你想得倒美，正该你唱曲儿，你就借故逃席。告诉你，酒令大似军令，我这酒令官不发话，你敢动一步，瞧四哥我怎么罚你。”

这一伙儿皇子里，除了老八、老九谁也没掂出这事儿的分量，听老四这么一说全都跟着起哄。闹得老八像一口吃了二十五个小老鼠，百爪挠心，却又无可奈何。

老四索性假戏真唱，越唱越像那么回事。他吩咐一声：“高福儿，把各位爷的车马、大轿全都给我锁起来。今儿个拿住了贼，谁也不能走，不喝这喜酒，可别怪我以后不答理你们。”

老八胤禩只好坐下来了。可是，他哪儿还有心思吃酒、还有心思唱曲儿呢？老九也和他一样，彷徨四顾，六神无主。也难怪他们哥儿俩心里发毛，任伯安那个秘密档案的事，只有他俩心里最清楚。老十、老十四虽然知道一点儿，可并不完全托底儿，更不知道那《百官行述》就藏在任伯安的当铺里。这哥儿俩又是一对爱热闹、好起哄的人。老十三一走，他们就接着闹酒。他们越闹得红火，老四胤禛越高兴；他们越闹得上劲儿，老八、老九心里就越不是滋味儿。本来想得好好的，想趁这酒宴的机会，把老四从太子党里拉出来。可没想到这么巧，偏偏在今天晚上抓住了贼，这到底是吉是凶，是福是祸呢？

就在大伙儿闹闹哄哄、老八他们心神不宁的时候，老九胤禛唐向外边瞟了一眼，正好看见当铺伙计柳仁增向他杀鸡抹脖子地递眼色。老九情知有事，便抽空溜了出来，拉着柳仁增来到一处僻静地方。柳仁增气急败坏地说：“九爷，大事不好，咱们的当铺让十三爷给抄了！”

老九大吃一惊，急忙问道：“什么，什么？他不是捉贼去了吗？为什么连店也抄了？”

“咳！九爷，哪儿是捉贼呀，他们是串通好了的，做成的圈套。十三爷一去，那几个贼马上和十三爷带的人合兵一处，当铺里的人全被拿了，当铺的东西也全都拉走，送到顺天府了。”

这出人意料之外的消息把老九给打懵了。他只觉得耳鸣心跳，脑袋发昏，张口结舌，不知如何是好。突然，他脱口问道：“对了，任伯安呢？他被抓走了吗？”

“咳，九爷，别提了。任爷见十二爷带人来抄店，他赶忙从后窗户跳出去，钻到了河里的一条船上。谁知道船上也是十三爷的人。任爷他，他也被逮住了。我就是趁他们都去追任爷时，偷空跑出来报信儿的。”

老九听得头上直冒冷汗。他狰狞地笑了声：“好好，老四，你可真绝呀！柳仁增，你不能在这儿多待，赶快从后门逃走，先躲到我府里，等风声过了，我设法送你出京。好了，快点走吧。”

就在老九出来说话的这功夫，任伯安已经被带来了。他虽然跪在雪地里，却梗着脖子，浑身上下都透着不眼气：“四爷，小人犯了什么法，为什么要抓我？”

胤禛来到门口，冷冷地一笑说：“你还敢问我，你办的好事还少吗？不说你纳赃行贿、残害良民；也不说你要挟大臣挪用库银，单说你私建国家机密档案这一条，该不该凌迟处死啊？”

任伯安铁嘴钢牙地狡辩：“啊，四爷，国家法典上有哪一条禁止民间写字？我是耳闻目睹了官员中那些肮脏事，当成玩笑随手记下来瞧着解闷儿的。打算到将来老了，做不成生意了，闲在家里编一本《官场百丑图》的戏来，不也很有意思吗？难道这就犯法，该刮了？哼，如果写写字就犯法，那今天十三爷不经顺天府，私自带兵，夜抄民宅，又该是个什么罪呢？”

老四还没说话呢，老八已经拍案而起了：“任伯安你不要胡说，十三爷是钦差，他有权抄你的店铺。你小子终日在阿哥府邸里走动，爷还以为你是个好人的，却原来你包藏祸心。说，谁指使你这样干的？”

任伯安是何等精细呀，他能听不出八爷这是话中有话吗？事情既然闹到四爷的手里，我任伯安得让八爷放心。只有保住八爷，才能保住我的命。他冷冷地一笑说话了：“嘿嘿……八爷，我任伯安虽然不才，可从来不受别人的指使，也从来是自己做事自己担着的。”

嗨，这番话和刚才老八的话一样，也是语带双关。那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八爷您放心好了，我不会出卖你的。老九见了这阵势，也不得不找机会洗清自己呀。他冲着外边儿大喊一声：“来人哪。”九爷府的几个家丁应声而入。老九狞笑地吩咐道：“哼哼，抓到这儿，你任伯安还敢铁嘴钢牙地不认账。给我打，打死这奴才！”

九爷府的家丁“扎”地一声就要动刑，却被冷眼旁观的老四给拦住了：“哎，九弟，你忙什么呢？俗话说，火到猪头烂。不怕他任伯安狡猾抵赖。再说，在我这儿动大刑也不合适呀。来人，把任伯安送到顺天府去。告诉他们要严加看管，不准宽纵，不许任何人探监，可也不许非刑虐待，四爷我要活口呢。”

任伯安被带走了。老四从容地来到老八身边说：“八弟，真想不到，咱哥儿们好好的一场宴会，竟然成了五堂会审了。好在太子还不知道这件事，我想听听八弟的高见。”

老八摸不透四哥的心思，他强装笑脸回答说：“四哥，你一向办事稳妥，我能有什么高见呢？要真让我说，咱们就近按九弟的办法，严刑拷打。我不信他任伯安不招出后台来。”

胤祯皱着眉头沉思了一下说：“八弟，不能这样做。任伯安胆大包天，干出这种骇人听闻的事儿来，肯定有后台，而且肯定是大后台。常言说，投鼠忌器。任伯安是非除不可了，可是为了这只老鼠，咱们能把花瓶儿也摔了吗？”

老四这话说得十分诚恳、体贴，一片维护皇亲阿哥的情谊，在话里全透出来了。连一向与四哥为仇、今天又被抓住了把柄的老九也受到了感动。他接着话音儿说：“四哥，你办事兄弟们从来是佩服的。你说吧，该怎么办，我们听你的。”

“好好好，既然九弟这么说，我就实言相告。我想把这案子交给九弟来审。”

老九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老四、老十三使了这个调虎离山计，巧捉了任伯安，弄走了那个《百官行述》，这是打倒阿哥党的最有力的武器呀。可是他却突然半路撒手，把这个带把儿的烧饼给我扔回来了。这，这是高抬贵手放我过关呢，还是欲擒故纵要我的好看呢？

三十六王爷得理且让人智方苞君前说人情

胤禛和胤祥巧设计谋，智擒了任伯安，把老八和老九搞得十分狼狈。可是他们万万没想到，老四却说任伯安的案子要老九去审。老九可纳闷儿了，吭吭哧哧地说：“哎，四哥，你，你这是……”

胤禛微微一笑说：“哦，九弟，我想好了，这事，只有你出面最合适。因为你从来没办过差，父皇是相信你的。我和你八哥还有十三弟都在漩涡里，不宜出头。不过，四哥要交代你一句，这可是个天大的案子，办得马虎了父皇会生气的；办得太认真了，就会闹出天下第一大丑闻。怎么办才得体，才能符合父皇的心意，你是聪明人，还用我多说吗？”

老九终于明白了，四哥没有害我的意思。他点了点头说：“好吧，既然四哥不疑心我就是花瓶儿、是任伯安的后台，兄弟我就接下这差使。四哥放心，我一定办得让父皇和四哥满意就是了。”

今天晚上，为智擒任伯安立了大功的老十三，站在一边一直没说话。直到这会儿他才明白，好啊四哥，你把炭火烧红了，又扔到九哥的怀里，这

一招可真高啊！心想，八哥、九哥，这后面的戏，就看您二位怎么唱了。

经过这一闹腾，大伙都没心吃酒了，而且天已过半夜，于是纷纷告辞回府。老四瞅个机会把胤祥留下来，再三叮咛他：“十三弟，你行。这个计策果然不错，四哥我得好好谢谢你。可是，我还得交代你一句，任伯安的案子你绝对不要再过问一句，叫老九他们去坐蜡吧。还有，那个《百官行述》咱们绝不能看，连箱子都不要碰一下，稟明太子，他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咱哥俩吃心眼实的亏太多了，这回咱们得防一手。”

十三爷爽朗地答应一句：“四哥你放心，我不是从前的老十三了！”

任伯安一个案子，丰升运一个案子，再加上太子为剪除异己下令逮捕的官员，几件事拴到一起，把京城里闹得人仰马翻。刑部和顺天府的大牢里更是人满为患。犯官们挤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吃着不堪下咽的囚食，受着监狱禁卒的呵斥，今天提审，明天动刑，他们这些养尊处优惯了的人能受得了吗？真是哭天无泪呀。当官，当官，十年寒窗，好不容易熬了个官，想不到，朝廷政局一变，竟然落到这样的下场，谁不胆战心惊，谁不满怀辛酸呢？当然，也有不少人乘机想方设法巴结太子，以求升官。但更多的人却是看破了红尘，宁愿回家当老百姓，也不想再等着挨刀了。于是，留守京师的上书房大臣马齐，就成了众人争相拜访的人物。这个去诉苦，那个去喊冤。告病假的，托人情的，发牢骚的，哭鼻子的，什么样的人都有，把马齐纠缠得心烦意乱，脑袋都要涨开了。他自己也是一肚子的苦水啊！当了这么多年上书房大臣，虽无大功，也没大错。皇上嘛，也还算信任他，看重他。可是自己干不该万不该，不该在太子倒台的时候，错走了一步棋，跟着大伙儿起哄保了八阿哥。结果，皇上骂他没出息，太子恨他不仗义，一下子两个主子全得罪了。如今太子要和大家算恩怨旧账，大家一窝蜂的来找我这上书房大臣，可是我自己还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又能给谁帮忙呢？体谅的，知道我有难处；不体谅的，还会怪我不讲交情。唉，处在这上下不落好的境遇之中，我还有什么干头儿呢？马齐思来想去，终于下定了决心，修了一道奏表，要告老还乡了。他不敢让太子知道，便派了六百里加急快马，把这奏表直接送到扬州的皇上面前。

京城里被太子闹得一塌糊涂，在扬州城的老皇上却玩儿得十分痛快。自从在骆马湖收了方苞，交了这位老朋友以后，康熙真是如鱼得水。方苞学问渊博，见多识广，又在流落江湖的几年中，饱尝了民间疾苦，看透了朝政时弊。他无官一身轻，敢说敢讲，没有顾虑。康熙呢，知道方苞无官无权无野心，说的全是肺腑之言。于是这俩人是越谈越投机，越谈越近乎。车驾来到南京，魏东亭抱病起身，每天都侍候在康熙身边。这位老侍卫的忠心、细心，那是没说的。他在江南的人缘儿、说话的分量、对民情吏治的熟悉，更是别人没法相比的。三个老头儿凑到一块儿，又是这么知心，那还不痛快吗？康熙心中的忧闷、孤独一扫而光。魏东亭带路，方苞作陪，把南京、扬州一带的名胜古迹、山林景致，一处不漏地全玩儿了一遍。

康熙这次南巡的目的之一就是放开手让太子去处理国政，以便对他进一步地考察。所以，玩儿归玩，说归说，他怎么能忘了这件事呢。何况，京城里发生的大事，也不断有奏表呈来，康熙不管也不行了。这天夜里，一摞京城里发来的奏章就摆在老皇上的面前。康熙略一浏览就火儿了。他“啪”的将奏章摔在几案上，站起身来，急促地来回走着。方苞还不知道康熙的这个脾气，可魏东亭、张廷玉是清楚的。这是皇上生气和紧张思考的表现，一

个个吓得站在那里，大气儿都不敢出了。突然，康熙站到张廷玉的面前说：“张廷玉，骆马湖丰升运的案子是你写的参劾表章，太子这处置意见你看了吗？”

“回皇上，臣已读过了。”

“哦，读过了咱们就能说到一块儿了。他们这样办像话吗？朕的意思是要借丰升运行贿买官、敲诈百姓、贪赃枉法、贻误河工等等罪行，昭示天下，明正典刑，以扭转这官场腐败的风气。可是他们却避重就轻，只以冲撞圣驾定罪，判了个流配三千里，还说要朕‘法外施恩’。哼，丰升运的尸体恐怕已经臭了，朕就是想施恩，让谁来承受呢？还有，对这一大批贪赃受贿官员的处置，朕越看越不明白。胤初这个太子是怎么当的？办事怎么能如此偏私，一点儿也不光明正大。这样下去，如何得了呢？”

张廷玉知道，任伯安的案子康熙还没看到呢，要是看了，更要发火了。可是如今在上书房他是排在最前边儿的大臣，他要不说不，也得担责任。所以，等康熙发作完了，才小心翼翼地把案情说了一下，末了又补充说：“皇上，据臣看，四爷、十三爷办事十分谨慎，他们已经把那个黑档案封了。这件事牵涉的人很多，下边臣子中也十分慌乱。有人说……”

张廷玉一边说着，一边偷眼看了一下康熙的脸。坏了，皇上要发火儿了。吓得他把说了一半儿的话又咽回去了。可是，康熙却等不及了，忙问：“说什么，不要这样吞吞吐吐的嘛。是不是说朕对太子偏袒了？”

张廷玉见皇上发怒，扑通一声跪下了。魏东亭也急忙跪下，抢过张廷玉的话头说：“主子息怒，张廷玉说的是奴才从外边听来告诉他的。下边臣子们说：若跟着太子干，眼下难免一死；要跟着皇上干，将来难免一死。横竖早晚都是死，臣子们心都寒了……”

康熙暴怒了：“哼！全是混账话，怕死就不要当官！魏东亭，这话不是你瞎琢磨出来的吧？”

魏东亭伏地叩头：“主子圣鉴，奴才怎敢妄言欺主。两个多月来，已经有七十多个部院大臣和封疆大吏上折告病。奴才身为主子包衣家奴，此事，不敢不据实回奏。”

康熙刚才训斥魏东亭，那是在气头上。对这个老侍卫的忠心，他是从不怀疑的。听到这里，他冷静了，慢慢地走向御座，长叹一声说：“唉，胤初这孩子真让朕失望啊，怎么老是扶不起来呢？现在，他已经处置了，朕又不能不给他留面子。唉，难哪！任伯安这件案子，要依律严处，老四他们办得还好。但对丰升运的处置要严词驳斥，要让他们重新审理。方苞，你来拟旨如何？”

方苞上前一步，躬身施礼说：“圣上，臣方苞以布衣之身陪伴君王，不过游戏笔墨，纵情山水而已。圣上既然以臣为友，那代批拟旨之事，非处友之道。张廷玉身为上书房大臣，从政几十年，办事稳健。这旨意，还是由张廷玉代拟为好。”

“哦，对对对，朕是让他们给气糊涂了。廷玉，这事你来办吧。朕原打算再玩上十天半月的。可是你们瞧，几个月的功夫，北京城已经闹得人仰马翻了。唉，朕老了，顾不过来了。虎臣也老了，这些天你也累得不轻。算了，不玩了。虎臣，你去传旨，明天一早，发驾回京。”康熙说完，只觉眼眶一热，差点流出眼泪来。

下边几个臣子看得很清楚，皇上从高兴到发怒，又从发怒到伤心，也

是有一肚子的苦处啊。他们都不作声了。魏东亭侍候皇上一辈子了，听皇上说得如此动情，真如万箭穿心一般。主子这一回去，自己今生今世恐怕是再也见不着了。他怕惹起皇上的恋旧之情，不敢让眼泪流出来，哽咽着答应一声：“扎，奴才这就去安排。”说完，便快步退了下去。

康熙回到北京的第二天，便召见了太子胤初、四阿哥胤禛和上书房大臣，追问丰升运和任伯安两件大案。丰升运的案子，康熙在扬州时已下旨严词谴责刑部和太子，闹得他们一个个灰头灰脸。任伯安的案子也早已结清了。如今一回来，又问这两件事，太子吓得吭吭哧哧，不知如何回答。胤禛是受命清理户部，刑部案件的，只好出来说话了：

“皇阿玛，丰升运一案，刑部量刑不准，处置失当，圣旨一到，已重新结案，改为腰斩。此事儿臣有失察之罪。”

康熙神情冷漠地说：“嗯，说下去。”

“是。任伯安这案子是儿臣一手经办的。因儿臣忙不过来，自作主张，让九弟审问。任伯安判处凌迟，已于十月二十九日行刑。”

“哦，这也罢了。朕问的不是这个意思。你站一边去。胤初！”

太子连忙上前跪下说：“儿臣在。”

“丰升运一案，刑部处置不当，为什么不见他们的请罪奏折？任伯安这案子更是离奇。他盘踞北京制约官场二十年之久，私下里害了多少人，又是谁在为他撑腰？朕听说判他是凌迟处死，可是行刑的时候却是一刀剜心致命。这，又是谁做的手脚？”

胤初听父皇这话问得严厉，只好硬着脖子回答：“回皇阿玛，儿臣前些日子闹了病，办事着三不着两的，又只顾清理几百件贪污受贿的案子，所以任伯安的案子，儿臣交给四弟、十三弟和九弟处置了。至于刑部量刑不当，他们已递了请罪折子，明日即可进呈御览。”

康熙又问马齐：“马齐呀，太子身体不好，你这个上书房大臣怎么不帮他料理朝政，也不向朕奏报，却递了个告病的折子。这是什么道理呀？”

马齐也赶紧跪下了：“回主子，奴才有病是真，有太医院的脉案为证。虽然如此，臣也有罪，请圣上重重处置。”

康熙怒火中烧，严厉地说：“哼，他有病，你也有病，在北京的朝臣们告病请假成了风。据朕看，你们害的是明哲保身的病，是畏难避祸的病，是神思不振的病，是不忠于社稷的病。一句话，全是心病！你们以为朕看出来吗？”

四阿哥胤禛有点儿按捺不住了。今儿个，皇上第一次发问时，太子闭口不言，老四已经替他揽了责任。后来，皇上直接问到太子，太子又以有病为理由，把事情推了个一干二净，还顺便把他老四、老十三和老九都咬了进去。现在，马齐也是说有病，好嘛，你们一个监国太子，一位上书房大臣，在朝政紊乱的时候，一病抵百错。哦，北京城群龙无首，我们哥儿几个办正经事的倒成了罪人了。不行，我得把话说清了。想到这儿，他说：“皇阿玛容儿臣禀奏。任伯安一案是儿臣做主处置的。此事骇人听闻，光是抄出来的秘密档案就有三千多斤，里边记的据说全是朝臣们的丑事。若一一查实惩处，恐怕会惊动全国，震撼朝野。父皇南巡未归，儿臣不敢草率处置，因此才把它全部封存，只处决了任伯安一人。现在档案俱在，铁证如山。皇阿玛如果认为儿臣处置不当，还可以挽回。”

张廷玉在这种形势下，是从不多言的。眼下，满殿的人都在局中，只

有一个人在局外，那就是方苞。常言说，旁观者清嘛。说了这么大一会儿，谁对谁错，谁真心办事，谁推脱责任，他看得最清。听了四爷的话，他也跪下了：“皇上，据臣从旁观察，四阿哥处置任伯安的案子还是很妥当的。假如再以任某的秘密档案为依据，认真审查起来，牵涉全国上上下下的官员，将成为大清开国以来最大的案件，必然动摇国本。所以，臣以为应将这黑档案一火焚烧，以安定天下臣子之心。”

胤禛听方苞这话有维护自己的意思，不觉投过去感激的目光。嗯，这人虽其貌不扬，心地却是好的。父皇真是慧眼识人哪！

康熙也被方苞说得气顺了一些。他语重心长地说：“唉，不是朕一回来就找你们的事儿。吏治败坏本来就让人烦恼，可是你们还要文过饰非，这就不像话了。朕老了，不中用了。放在年轻的时候，这算什么呢？”

方苞接着说，“皇上，请不必为此过于伤神。太平盛世，人人只图安乐，出现吏治腐败的情形是不足为奇的。几位阿哥在皇上南巡期间办了这么多的案子，还查处了任伯案这件大案，依臣看已经很不错了。他们还年轻，出点儿小毛病也在所难免。请皇上不要再追究了吧。”

康熙微微一笑说：“方苞啊，朕给你这个面子，就依你所奏，对他们既往不咎了。可是，胤禛，朕还要说你几句，朕已是人土大半截的人了，这祖宗基业是要由你来继承的。可是你办事儿为什么这样糊涂呢？你定的这个锁拿问罪的名单简直是颠倒黑白。你是出于公心呢，还是在泄私愤？你想趁此机会把异党一网打尽吗？你瞧瞧，欠了二十两银子的，你革职拿办了；可是那行贿受贿成千累万的，你却偏偏放过去了。胤禛啊，你目光短浅，不够精明啊。今天方苞替你说了情，朕也不怪你，而且还要维护你的面子。你这个锁拿官员的名单朕不驳回。可是，人抓来以后，你要仔细地重新复审，好好甄别一下，该办的自然要办，不该办的，一个也不能冤枉。你听清了吗？”

胤禛叩头回答：“儿臣记下了。儿臣谢父皇宽宏，谢方先生。”

“好，知错改错就好。马齐呀，这几天你带着方先生到各部衙门去走走，也要让他和皇子阿哥、侍卫们都见见面。告诉他们，方先生虽是布衣，无官无职，却是朕的朋友。谁要小看了他，慢待了他，朕是不答应的。”

三十七奉密命紫姑夜行刺闻凶信康熙暗用心

方苞在皇上面前说得不错，四阿哥胤禛在任伯安这件案子上，确实是处理得十分妥当。既为朝廷除了一大害，又保下了数以百计的大小官员。更绝的，是把这件案子交给老九来审问。明面上看，是保下了阿哥党，尤其是保下了老八和老九，可实际上却给他们哥俩出了个难题。留下任伯安，他们无法向父皇交代，唯一可行的，是忍痛割爱，舍车马，保将帅，除掉任伯安。这样一来，等于是让他们自己动手砍掉阿哥党的一条臂膀，挖掉阿哥党的一只眼睛。老八、老九吃了这个哑巴亏，他们能就此撒手、善罢干休吗？对于这件事，老四并没有掉以轻心，他仍在冷静地观察着局势的变化。

可是，老十三的心情却与这几位哥哥不同，他正处在兴奋之中。在抓

住任伯安这件事儿上，他是立了头功的。虽然父皇回来之后，没有当面夸奖他，可他自己心中有数。他不图夸奖，只要能制服阿哥党，他胤祥也就心满意足了。

这天，鹅毛大雪漫天飘落。北京城一片银装素裹，煞是好看。胤祥兴冲冲地从外边回来，看见府里的家人们正在扫雪，便摆了摆手说：

“哎，这时候，扫的哪门子雪呀？留着，留着，让它下上一夜。明早上，爷还要赏雪景呢。”

府上的二管家贾平走上前来陪着笑说：“爷，奴才们扫的是路上的雪。园子里没动，留着让爷赏雪吃酒呢。这路上要是不扫，走着滑是不是？”

“少废话，全给我留下来。”胤祥说着走回屋里。阿兰、乔姐连忙迎上来给他掸雪、换衣服。胤祥舒舒服服地往热炕上一躺，突然问道：“哎，怎么就你们俩在这儿，紫姑呢？”

乔姐忙不迭地说：“回爷，今儿个，紫姑她娘病了。后晌她回家看看，很快就会口来的。”

“哦——爷今儿累了。你们俩在这儿下盘棋，我吃酒观战。”

乔姐高兴地说：“哟，难得爷有这么好的兴致，我们哪敢不陪呢。”一边说，一边拉着阿兰，先给十三爷上了酒菜，俩人也就着大炕摆上了棋盘。胤祥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今儿个心里特别痛快，不知不觉之中，困劲儿上来了。他一伸手把棋盘掀翻说：“去去去，你们俩这臭棋篓子，这下的算什么呀！”

阿兰和乔姐无缘无故地挨了训，却不敢露出不痛快。这样的事儿，她俩经得多了。她们知道，十三爷一直在疑心她们。高兴了，她们要招之即来，小心侍候；不高兴呢，她们就要挥之即去，躲得远远的。听家人们说，任伯安已经被处死了，阿兰觉得心头的枷锁打碎了。她高兴，她激动，她想向十三爷诉说心里的苦处。可乔姐、紫姑老在十三爷身边，她又一直找不到机会。乔姐呢，却在惦记着八爷那边，不知八爷会不会受到牵连。这俩人，是八爷和九爷派到这里来的。好长时间了，八爷和九爷都没有派人来联络。外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十三爷今天回来，又像高兴，又像生气，这又是为什么呢？

紫姑回来时，十三爷已经迷迷糊糊地和衣睡下了。紫姑熄灭了多余的灯烛，在炭盆里加了炭，又给十三爷盖上一床薄被，也退下去了。外边，大雪纷扬，下个不住；房内，炭火熊熊，温暖如春。一切都显得那么安宁，那么平静。连府门外边的大街上，值夜更夫的梆柝声，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三更以后，突然，“叭”的一个巨大的声响，把胤祥给惊醒了。他猛然坐了起来，瞪着睡意朦胧的眼睛，在昏暗的灯光下，看到床前似乎站着一个人。他揉揉眼睛一看，原来是紫姑。只见她手中端着一个茶盘，神色慌张、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胤祥再往外一看，那响声原来是在房子角上发出的。那里挂着帐幔。帐幔的前边，放着一个花架。花架上是一个巨大的、有几十斤重的大花盆。现在，花架倒了，花盆也摔得粉碎。胤祥心中明白了：哦，有人推倒了花架，摔碎了花盆，以此来向我报警！这么说，紫姑的行为、神情，倒值得怀疑了。他沉着脸问：

“你来这儿干什么？”

紫姑慌乱地回答：“哦，十三爷，奴婢，是，是……”

就在这时，阿兰带着几个刚被惊醒的值夜小丫头，从帐幔后边走出来

了：“哟，十三爷，吓着您了吧。咳，可能是那个该死的花猫蹬翻了花盆。这不，紫姑见您喝多了，给您送醒酒茶来了。”

一句话提醒了胤祥。嗯，我睡意正浓，又没有叫你，你送的哪门子茶呀？那个花架有几十斤重，一只花猫能蹬翻了它吗？紫姑今儿后晌出了府，说是回家探母，却又匆匆回来。她夜里来送茶，难道是别有用心吗？想到这儿，他瞟了一眼紫姑，只见她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完全失去了平日的随和，也完全没有了素常的温柔。胤祥心中一动，话中有话地冷冷地说道：

“紫姑，这茶我是不会喝的。你看，是让猫喝了呢，还是你自己喝下去？”

紫姑听了这话，一边惊慌地往后退着，一边却把手伸向腰间。却不防，胤祥一个箭步上前，伸手刁住她的手腕脉门，厉声喝道：“搜她！”没容小丫头们上前，一把雪亮的匕首，“当”地一声掉在了地下。

紫姑不知从哪儿来了勇气，她抢上一步，就要去抢那把匕首。她快，胤祥却比她更快，早已扑了过来，狠狠一脚踩了下去。紫姑那娇嫩的白手上，立即浸出了汨汨的鲜血。胤祥咬牙切齿地说：

“好一个女中豪杰，好一个巾帼刺客，说，你受了谁的指使这样子的？”

紫姑惨然一笑：“十三爷，你别问了。我与你前生有缘，想和你一块共赴黄泉。”

十三爷一阵冷笑：“哼……你来到我身边有年头了。我十三爷哪点亏待了你，你居然要对我下这样的毒手？今晚，我不逼你。你只要能说出十三爷我的一点错处，我立刻放你走。”

紫姑没有求饶，却慷慨地说，“不不不，十三爷，今天是我的死期。你没错，错在我身上。我全说了吧。当年，我爹犯了死罪，是任伯安救了他的命。我母亲死了，也是任爷给发送的。不管任爷是什么样的人，他对我们家有恩。他让我去死，我都不能皱眉。”

这话怎么能蒙住胤祥呢：“嗯——？你的话乍听来似乎有理，可却瞒不了我十三爷。你娘既然死了，你经常回家，今晚又去看你娘的病，你到底去见谁了？再说，任伯安早已正法了，死人又怎么能向你发号施令呢？说，谁是你的指使？”

紫姑眉尖一挑，昂然回答：“十三爷，你就把我送到官府，严刑拷打，凌迟处死，我也不会招的。我只告诉你一句话，任伯安对我有恩，你却抓了他，杀了他，我就要为任爷报仇。十三爷，请你随便处置我吧。”

此言一出，不但胤祥吃惊，连阿兰和乔姐也都惊呆了。她们都是经任伯安的手派到这里来的。几年来，她俩一直认为紫姑是十三爷的亲信，却万万没想到，紫姑竟然是埋藏得更深、隐蔽得更妙的奸细，而且与任伯安还有这么一层深厚的、以命相报的关系。

胤祥仔细地想了一会儿，放缓了口气说：“唉，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呢。念你这几年里对我的精心服侍，念你在我受难之时，苦苦支撑着侍候我，也念你是个知恩必报的烈性女子，我饶了你。阿兰，你带她去找贾平，支二百两银子给她。让贾平告诉外边的家丁，不许阻拦，也不许跟踪。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紫姑，你，你去吧。”

这样的处置，大出众人的意料，紫姑泪流满面地磕了头，站起身来，在阿兰的搀扶下，一步三晃地出了房门。突然，她大叫一声：“天哪！为什么要把我生在上，为什么要我遭到这样的命运呢！”一边喊，一边向廊沿下放着的、十三爷练武用的石锁撞了过去。等阿兰她们回过神来前去扑救时，

紫姑早已鲜血迸流，香魂出窍，再也醒不过来了。

胤祥倒背着手，慢步走到房门口。他看看死去的紫姑，又看看伏在紫姑身上失声痛哭的阿兰，不由得陷入了沉思。好家伙，三个在自己身边侍候的女子，竟然全是任伯安派来的奸细！紫姑来得最早，而且一直受着信任、重用，被我视为心腹。万万没想到她倒首先跳了出来，加害于我。现在，紫姑败露了，那两个什么时候动手呢？更令人感到蹊跷的，是紫姑行刺时我正在睡梦之中，是谁推倒了花架向我报警呢？阿兰说，是老猫蹬倒了花架。哼，那花架几十斤重，猫是蹬不动的，阿兰显然是在紫姑面前掩饰。况且，几个小丫头刚出来时，都是睡意未退，只有阿兰一个人是清醒的。她今晚不值夜，应该像乔姐那样，正在后边酣睡，完全用不着出来呀。她不早不晚地来到这里，又说了那句“紫姑给你送茶来了”的话，才提醒了我，使我想到茶中可能有毒。那么，这报警之人会不会是阿兰呢？是不是她不忘前情，在暗中保护我。报答我呢？在谪仙楼，她拒绝了我，在养蜂夹道，她又来到我身边。这一切，是不是在任伯安的逼迫、威胁下，身不由己地干的呢？这会儿，她正在痛哭，是为紫姑哭，还是为她自己的命运哭呢？阿兰哪，阿兰，你越来越让我琢磨不透了。唉，算了，不想这些了。你阿兰是人还是鬼，是敌是友，让我再看一段吧。

奴婢是暗藏的奸细，胤祥险遭不测的事，没过多久，康熙就知道了。老皇上心中十分清楚，分明是有人明目张胆地对胤祥施加报复，原因就出在任伯安那件案子上。前些时，为了大局的稳定，康熙对任伯安这件案子，没有追查后台，也没有株连别人。可事情明摆着，任伯安那样胆大妄为，能没有后台吗？现在，这些人还在，心不死，就把仇恨记在了胤祥的账上。看来，这暗杀胤祥的幕后指使人，不会是一般的人，说不定就是胤祥的亲兄弟，而且十有八九是阿哥党里的人。为了皇位，他们这样不择手段的做法，使康熙万分痛心；可是，现在又不到彻底揭穿的时候。所以，对这件事儿康熙一句话都没说，更没有下令追查。对胤祥，康熙是了解的。胤祥耿直无私，胤祥忠心不二，胤祥敢作敢为，胤祥的心中并没有半点贪心。从胤祥身上，康熙又想起了自己与阿秀那一段美好的日子。他心疼胤祥这个从小没娘的孩子。他暗自下了决心，一定要保护住胤祥，不能让他再吃亏了。

当然，这是后话，这会儿，在胤祥又气、又恼。又无可奈何之际，有几个人却躲在京郊白云观里，在吃酒赏雪，等着胤祥的死讯呢。谁呀？不用问，是老八、老九他们。老十四来得比较晚。他是先奉召进宫见了皇上之后，才匆匆赶来的。老十四这次晋见皇上，本来以为又犯了什么错，要挨训了。没想到，皇上和颜悦色地接见了，还着实夸奖了几句，末了，又把巡视河防、兼管兵部两大重任，一齐放在他的肩上。他简直高兴懵了！他当然不知道，这也是康熙的一计，是为了挨着个儿的考验皇子的。老十四想的是，众阿哥都倒了，该我文武双全的皇子露头了。所以，辞别了皇上，便高高兴兴地骑了快马，随着八哥府上的太监何柱儿来到了白云观。

老十四带来的消息，自然令八哥、九哥高兴，连杂毛老道张德明，也怀着兴奋为他占了一卦，乃是上上大吉。老八比较稳重，他仔细地询问了老十四，皇上怎么接见的，说了些什么，当时还有谁在场，除了这件事还说了些什么。老十四都一一回答了，末了，他突然说：

“哎，对了。我进去的时候，皇阿玛正说着减免赋税的事。父皇说，这些年天下太平，要让百姓过上好日子，赋税一定要减，火耗绝不能再增加。

父皇好像提了个办法，既要减轻百姓负担，又要保障国库充盈，把全国分成东西南北几片，三年一轮，免交赋税。我去了，这事也没有再议，所以，我也闹不清是怎么定的。”

老八又问：“嗯，太子在场吗？他又是怎么说的。”

老十四想了一下说：“八哥，据我看，大臣们好像都拥护父皇的办法，连那位丑八怪方苞也赞成。太子也在，可他似乎是心里不痛快，一直没说话。”

老八听了这话，高兴地说：“好好好，太子这样做就对了。”

老十四却糊涂了：“哎，八哥，你怎么这样说？”

老八侃侃而谈：“哦，父皇这样做，从大处上来说，是为百姓着想。减免赋税，减轻百姓负担，安定民心，安定天下。从小处上看，不如说是为了父皇自己，为了落个爱民的好名声。可是，这样一来，继位的人可就要作难了。事情明摆着，你要是按老办法，国库收入就会减少；要是不按老章程，百姓就会骂你苛刻。皇上这是在给太子出难题呢！太子依从了，继位之后，不好办事，想给百姓施恩都没了辙；不依从呢，眼下就有违旨的罪名。他能顺顺当当地应下这差事吗？”

这番话真是一针见血。老十四不由得心中暗暗吃惊，好八哥呀，你算把父皇的心思全看透了。他正要说话，却见十三爷府上的二管家贾平，跌跌撞撞地跑了进来，气喘吁吁地说：

“八爷，完了，全完了……”

老八兴奋地站起身来：“好啊，老十三完了吗？”

贾平连忙又摆手、又摇头：“咳，八爷，十三爷没完，紫姑倒是死了。”

“啊？！”八爷又坐下了，“你快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贾平把昨天晚上紫姑行刺不成自己撞死的情形，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末了说：“奴才想，这事也太蹊跷了，怎么那么大的花盆会忽然掉下来了呢？是不是皇子皇孙，暗中都有神明保佑……”

老八一阵冷笑：“哼……什么神明保佑！分明是有人在暗中推倒花架，报了凶信。不然的话，他胤祥能制服了紫姑吗？可惜的是，我待紫姑恩重如山，视如亲生儿女一般，又费了那么大的力气，送到胤祥身边，藏了这么多年。原来打算，杀了胤祥，吓住老四，砍了太子的左膀右臂。唉，哪知紫姑却遭到如此下场，让我们功亏一篑。可叹哪，可悲……”

老九听八哥说得凄惶，连忙上前劝解：“八哥，你何必如此呢，不是还有阿兰和乔姐嘛。让贾平回去给她俩传话，今晚上接着干，非把他老十三干掉不可！”

老八沉痛地摇了摇头：“九弟，你虑事不周啊！昨天晚上紫姑出事，这会儿，恐怕老四和太子都已知道了，他们能不做防备吗？再说，你敢肯定，那个推倒花架向胤祥报信的人不是阿兰或者乔姐吗？这两个女人，如果还没变心，今晚动手，肯定要重蹈紫姑的覆辙。她们死了，我们就断了眼线。假如，她俩之中有一个变了心，向老十三密报了我们的计划，那又会是什么局面呢？人家抓住了人证、物证，在父皇面前只消一句话，你我将如何对答呢？所以，还得先放下她俩，再观察一段，不能性急。九弟，你懂吗？贾平，你先回去吧，记住，要装得像没事儿人一样，照样当差，侍候好十三爷，不能让他有一点疑心。办好了，八爷不会亏待你的。”

贾平打了个千儿说：“扎。奴才明白，奴才一定为八爷办好差。”说完，又向九爷、十四爷行了礼，匆匆地走了。

老十四看着贾平远去的背影，阴沉沉地说：“八哥，小弟我倒有一个一不做，二不休的主意……”

三十八趁边乱太子私调兵察秋毫皇上施君威

寒冬腊月，大雪纷飞。阿哥党的几个重要人物聚集在白云观里，等候着暗杀胤祥的消息。却不料，暗藏在胤祥府里当二管家的贾平，气急败坏地跑来报信说，十三爷平安无恙，紫姑却自杀身亡了。

这个消息如晴天霹雳，把哥几个全都打懵了。老八命令贾平立刻回去，他自己却陷入了沉思。

老十四阴沉地说：“八哥，小弟有个主意，咱们给他来个一不做，二不休……”

他突然停下了。老八看了一下老十四那狰狞的面孔，催促着：“说呀，十四弟，说出来大家商量嘛。”

“好。今日父皇命我管理兵部，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依我说，干脆，发兵符调兵入京，来一次玄武门兵变，一勺子烩了他们，扶八哥登基！”

一言既出，满座震惊。一勺子烩，那不是把康熙皇上也包括进去了吗？老九颤声问道：

“十四弟，你刚到兵部，有这把握吗？九城兵马司，赵逢春的善扑营，还有隆科多的人马和大内侍卫，都能听你的调遣吗？”

老八摇头苦笑着说：“十四弟呀，你想过没有，弑君谋位是个什么名声。真要这样，你来当皇上好了，我老八决不会干。”

老十四胸有成竹：“哎，八哥、九哥，你们的担心都是多余的。自古以来，成者王侯败者贼。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后世谁说什么了？我已经盘算好了，京师附近，忠于皇上的部队，约有一万人。隆科多虽掌握了两万兵马，可是他脚踩两只船，咱们可以争取他按兵不动。西山锐健营是咱们的人，加上咱哥们几个府里的亲兵侍卫，少说也有八千以上。我以兵部名义发下虎符，诈称京城有人叛乱，把锐健营调进来，清君侧，除叛逆。兵贵神速，只要先走一招，封了养心殿和毓庆宫，挟天子以令诸侯，谁敢说半个不字？！再说，咱们也用不着弑君。老爷子坐江山五十年了，也该让位去当太上皇了。”

老十四正在兴致勃勃地往下说，却不防老八一拍桌子，低声呵斥道：

“住口！你昏了头吗？父皇执掌江山几十年，你这点小算盘能瞒过他的眼睛吗？武丹来北京是干什么的？包括你刚才说的那个锐健营，你算算，那里参将以上的人，有多少是武丹的老部下，能那么顺当地听你调遣吗？！十四弟呀，你太莽撞了。没有天时、地利、人和三者齐备，你们不能轻举妄动啊！”

老十四傻眼了：“那，那，八哥，你说，该怎么办呢？”

老八深谋远虑地说：“好办。皇上不是让你去管兵部吗？你就认真地管起来，管得像样一点，让父皇看着高兴。这样，一旦边疆有事，老人家就会把军权交给你。手中有十万八旗子弟，你想想，那是个什么场面啊！九弟，十四弟，你们的眼光放长远些，度量也要放大些。第一步，先设法除掉太子，第二步才能说到皇位。今天在这儿说话的，只有咱们哥仨和张德明道长，话说完也就算了，决不能再提这件事。我没有让老十来，就是因为他的嘴不严实。往后一段时期里，这白云观咱们也不要轻易来。道长也请加多小心。告诉你，老十三已经注意这里了。”

老八这话，乍听起来似乎很随和，可是在座的人都明白，这一番话，定下了他们今后的大政方略。除太子、争皇位的斗争，已经白热化了。兴奋和压力、冲动和忧虑，一齐涌上他们心头。没有人再说什么。老八、老九、老十四默默地与老道士张德明拱手告别，走进茫茫风雪之中。

这可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细心的读者朋友也许会敏感地觉察到，随着康熙的日益年迈，几位阿哥争夺皇权的争斗，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勾心斗

角、尔虞我诈了。它已经发展到了白刃相见、你死我活了。老皇上康熙对这一切看得再清楚不过了，他之所以要启用老十四，把兵部，河运两大重担放在老十四身上，就是想让各党、各派的人，都登登台、亮亮相。从康熙四十八年到五十二年的这段时间里，康熙以一个封建政治家的睿智和精明，干脆搬到畅春园里住下，不动声色地、冷静地观察着局势，思谋着对策。

老四胤禛，老十三胤祥，照旧联手，在户部、吏部和刑部办差。这哥俩，甩开了膀子，放开手脚地大干。他们无私无畏，干得十分出色，顺便也重用了几个深得信任的家奴。年羹尧升任巡抚，戴铎也果然做了道台。老十四干得也不错，他的方便是管着兵部，他的目的是掌握军权。别看他是铁杆儿的阿哥党，可是，一旦手中有了权，有了兵，他并不想听命于八哥。他还有自己的打算呢：怎么，都是皇子阿哥，难道我就不能当皇上，非要去保别人不行吗？有了这个想法，他明面上仍然是靠近老八，事事处处听老八的指点，可暗地里却打着一个小算盘。所以，这几年里，他的差使也办得很卖力，很认真。不论下边官吏是何党、何派，出了错，他决不轻饶，立了功，也决不埋没，很快地，便名声鹊起，赢得了上上下下的一片赞扬。这样一来，在朝中，形成了太子为一派，老四和老十三为一派，老十四又是一派的三足鼎立、互不相让的局面。三派各有各的优势，也各有各的拥戴者。

太子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的优势是权力加地位，而不是办事的能力和人缘。现在，他的权力是更大了。康熙皇上干脆大撒手不管，把任免官员、处理政务，甚至把在上书房里代皇上批阅奏章、朱笔御批的权力，也索性给了太子。一句话，老皇上只做指导，具体的事，全让太子来办。这下，太子可逮住机会了。他先是清理恩怨旧债，那真是点滴必报，从不手软。凡是支持阿哥党的官员，一个不饶，全得想方设法打下去。接着，便是重用党羽，安插亲信，把忠于自己的官员和旗下家奴，纷纷提拔到重要位置上。在老十四管兵部之后，太子又感到了军权的重要。他虽然不便直接插手兵部的事，可他有用人的大权哪。于是，便把自己的亲信、家奴，安排在京师和外边的军队中，抓住带兵、用兵的实权，可是，太子却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就是他低估了父皇的洞察力。康熙皇上对太子的做法，心如明镜却一言不发。太子奏一本，老皇上就准一本。你说用谁就用谁，你说贬谁就贬谁。朕倒要看你这太子，是为公、为国家社稷呢，还是为了你自己！

朝廷上上下下都在忙着争权夺位打内战，谁还有心处理国事啊！京城一乱，边疆就要出事。果然，西蒙古的阿拉布坦部落首先发难，派兵攻打西藏，要扩大地盘。蒙古兵和藏兵打了几仗，占了点小便宜。藏王怕万一支持不住吃了大亏，便派了加急快马送来奏表，请朝廷发兵援助。军情事急，太子不得不召集上书房大臣和几位管事的阿哥来议事。按上书房大臣们的看法，西藏也好，西蒙古也罢，两个民族之间闹点磨擦也不足为奇。如果从内地调兵，万里迢迢地去西征，那可不是小事。粮响呀，兵器呀，马匹呀，军衣呀，怎么组织后方供给线呀，等等，等等，哪一件都不是一句话可以办成的。最好是从甘陕和口外调兵，摆出阵势，把阿拉布坦的西蒙古兵吓退也就算了。比如说，古北口现在就有一万五千精锐骑兵，擅长奔袭突击，派一员大将就把这事办了。可是，太子听了却不同意。说古北口的兵常年驻守在塞外，生活很苦，他已下令把他们调到京师来换防了。现在要调兵西征，只能调京营的兵。把丰台、顺义的兵调去，从江南调粮，支持军用。马齐一听这话就惊呆了：调古北口的兵进京，皇上不知道，这可不是小事啊！再说，从

京师调兵去前线而不是就近调用边兵，不用甘陕存粮却用万里之外的江南军粮，这不是儿戏吗？难道，太子有了什么想法不成？马齐不敢乱猜，可也不敢反对，这事就这么定了。接下来，是商议谁来当统帅。太子又一马当先，说当年几次西征，都是皇上亲自挂帅。如今皇上老了，该他子承父志，去干一番事业了。所以，他要亲自率兵西征。马齐又是一惊。古北口的精锐已到京师，再把顺义、丰台的驻军也交给太子，一旦他兵权在手，会不会发生变化呢？不过，这差事眼下还有人等着抢呢！老十四就在这儿坐着，他早看透太子的心思了。哼，你想趁机抓军权，武力夺位，没门儿！于是，他说自己如今掌管兵部，理应为父皇分忧，这一仗得我去打。他一出头，老十三也来争。胤祥是因为在京城里处处受太子的制约，很不痛快，要效忠皇上，不如到前方去，真刀实枪地干一场，哪怕马革裹尸呢，这一辈子也值了。三兄弟争当元帅，谁也不让，只好把球踢给皇上，请皇上圣裁了。于是，太子支开了老四、老十三和老十四，只带着马齐和张廷玉，冒雨赶到畅春园去见皇上。

此刻，康熙皇上正和方苞在下棋呢，听说太子他们递牌子请见，方苞就要起身。康熙笑了一下说：

“方苞，朕还没动呢，你忙什么呢。李德全，你去告诉太子他们，且在松鹤轩那里候着，朕待会儿再去。方苞，坐下，坐下。朕正有事要听听你的看法呢。”

方苞不知康熙要说什么，惶惶不安地坐下说：“请圣上训示。”

康熙沉思着说：“嗯——这件事，朕思谋很久了，一直不敢说出来，因为话一出口，就泼水难收了。现在，朕不能不说了。方先生，如果今日有人要搞陈桥兵变，你以为他成功的把握有几分呢？”

方苞吓了一跳：“圣上为何这样说，焉有此事，焉有此理，又焉有此情呢？”

康熙明白方苞的顾虑，宽容地一笑说：

“嗨……方先生，你不必吃惊，此事确有无疑。有人已从古北口调来了一万五千精锐骑兵，驻在京西的锐健营，又不经兵部，私自铸造了十门红衣大炮。他们已经磨尖了牙齿，要来咬朕了。方先生，这事儿能小看吗？”

方苞想了一下说：“陛下适才所言之形势，臣万万没有想到。但据臣愚见，别说他们才一万五千人，就是十五万、五十万，也是徒劳！因为当前的情形，与柴世宗的时候大不一样了。赵匡胤是在掏空了朝中兵力之后才敢下手的。可如今，天下兵权操在圣君之手，只要圣上一声令下，叛兵便会立即土崩瓦解。”

康熙点了点头：“好，方先生果然见高识远。可有人却利令智昏，偏要拿着鸡蛋往石头上碰，朕又有什么办法。更何况，这人还是朕的亲骨肉！”

方苞一听这话，马上就明白了，皇上指的是太子。此事，既关乎国家社稷，又是皇上的家务。他不敢多说，可又不能不说：

“皇上，请恕臣直言。既有这种事，就要当机立断，早做处置，免得事变一旦发生，不得不动用国法。到那时，皇上虽然仁慈，恐怕也难为两全了。”

康熙痛心疾首：“唉！朕现在为难的，也正是这事啊。这几年，他要罢谁的官，朕就替他罢，他要升谁的职，朕也替他升。可是，如今他想要朕的命，难道朕还能拱手相送吗？好了，这事今天先说到这儿，容朕再想一下，看一看。走，咱们会会他们去。”

康熙皇上带着方苞来到松鹤轩时，太子、张廷玉和马齐都吃了一惊。

康熙此行太反常了。一来，天下着大雨，皇上完全可以召他们前去，而不必自己冒雨来就臣子；二嘛，康熙就是来了，也不过是一般的议事，并非朝廷大典，可是皇上却不穿日常便装，而是整整齐齐地穿了一身正式临朝的龙袍。所以，他们几个一见这阵势，都不由得心中打鼓。太子连忙率先跪下，行礼请安，然后，把刚才在上书房里议的事情奏报一遍，请旨处理。

康熙听完胤初的奏报，微微一笑，和颜悦色地开口了：“哦，这件事你们未免看得太重了。蒙古阿拉布坦起兵侵犯西藏，无非是想炫耀一下武力。藏王要求派天兵援助，也不过是想提前做个准备。如果我天朝大军闻惊即出，胜了，不足以显示天威，万一遭到挫折，反会被人耻笑，朕看，不必小题大做，派一员上将，到甘陕一带阅军，大张声势，把阿拉布坦吓走就行了。”

胤初听到这里，知道自己再要求带兵出征是绝对没有希望了，便说：“儿臣保举托合齐率兵出征，不知可否？请父皇圣裁。”

康熙的脸忽然拉长了：“什么，派托合齐去？他私自带兵从古北口闯到京师，朕正要查问你呢。你为什么还要派他？”

胤初连忙跪下回奏：“回皇阿玛，古北口驻军来京，是正常调防，求父皇圣鉴。”

康熙勃然变色：“好哇，你的嘴可真甜哪！还知道让朕‘圣鉴’？你以为在下边干了些什么，朕知道吗？”

太子慌神了：“皇阿玛，儿臣一向遵从圣训，认真办事，并没有……”

胤初还要辩白，康熙怒喝一声：“住口！你还要强词夺理吗？告诉你，朕虽年老，却是明察秋毫。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干了什么，自己心里清楚，朕也清楚。你放明白点，不要以为朕是可以随意欺哄的。”康熙说完，袍袖一甩，转身就走。太子和几位上书房大臣，不奉旨意，谁也不敢动地方，一个个呆在那里，望着外边的大雨出神。胤初自感不妙，更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心神慌乱，手足麻木，却又不知如何是好。

不过，这次康熙处理太子的事，却没有更多的犹豫，也没有上次那样的伤神，显得既果断而又迅速。马齐、张廷玉和太子胤初，并没有在这儿多等，很快，李德全捧旨出来了。三道圣旨同时颁发：第一道似乎很客气：“太子胤初今日不必再回毓庆宫了，就在畅春园听候处分。”

第二道旨意，就不那么顺耳了：“着马齐会同内务府官员，带领皇宫侍卫，即刻抄检毓庆宫。文书档案一律封存，违禁物品要进呈御览。”

第三道旨意，更令太子心胆破裂：“着张廷玉去善扑营向赵逢春传旨。让赵逢春在今天夜里，按照皇上拟定的名单，把太子安插在军中和各部衙门的人，一个不漏的全部逮捕，押往天牢，听候勘问。”

康熙这次处置，是这样的果断，这样的坚决，这样的迅雷不及掩耳，这样的出乎人们的意料，不但太子毫无思想准备，就是张廷玉、马齐他们，事先也没有看出一点预兆。知道内情的，似乎只有方苞一人。但，他也只是在一个时辰之前，接受了皇上了咨询，闻到了一点气味，却绝对没想到皇上竟是这样刻不容缓的说办就办了，而且办得不留一点余地。

此刻，太子的心情不用说了，用什么样的词句去形容都不会过分的。如果一定要描述一下，那么，似乎只有一句话：太子胤初知道，这一次，他是彻底完蛋了！

三十九废太子胤祥再蒙冤鉴古训康熙说立储

康熙皇上所以要下决心，坚决废掉太子，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太子废而又立的三年多来，不但没有一件事办得让康熙满意，而且在康熙故意放松了对他的管制，甚至奏一本、准一本的情况下，太子不思进取，却利令智昏，妄图控制军权，做夺权的准备，这是康熙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当康熙知道了古北口的驻军已经调来京师，太子又要率兵出征这些消息之后，这位老皇上十分敏感地觉察到，这事不能再犹豫了。有了这想法，才有前文说过的康熙与方苞的那席谈话。当时，方苞说，这事要办就要快，不要等出了大乱子，闹到按国法刑律处置的地步，那就伤了皇上仁慈的美名了。这句话，方苞是以“朋友”的身份说的，也确实是肺腑之言。可这句话有分量啊！它促使康熙采取了非常果断的措施，下了那三道圣旨。旨意一下，太子胤初的前途就被完全断送了。

这天夜里，康熙没住畅春园，却连夜回到了紫禁城。第二天一早，圣旨传出，所有的皇子阿哥、京师部院大臣，一律在乾清门外候旨，众阿哥包括胤初都来了，和大臣们一道，齐刷刷地跪在方砖地上。不一会儿，上书房大臣张廷玉和马齐并肩出来，当众宣读圣旨。这道旨意很长。前边说，太子为什么第一次被废，后来又为什么重立，朕盼他改恶从善，他又是如何如何的不守规矩、胡作非为。祖宗基业，断不可付于此等小人，因此要重新废掉，圈禁起来。这道圣旨的最后还加了一句：今后，谁要再说胤初已经有了悔改，替他申请复位，以国法严处。这就是说，这次废掉胤初以后，再不准任何人为他讲情，更不允许要求他复位。胤初终身监禁，已成了不可更改的铁案了。

圣旨宣读完，众人山呼万岁。两个太监走上前来，摘掉了胤初那象征太子权位的十二颗东珠和紫金冠。侍卫们架起他来走了。众人刚要散去，张廷玉和马齐却上前一步说：“且慢，皇上有话让问胤祥呢。”

老十三心里咯瞪一下，怎么，又把我牵连进去了。好好好，我算是跟着倒霉了，问吧。

张廷玉说：“皇上让问你，丰升运一案，你当时在刑部办差是知道的，为什么避重就轻，只判了流配三千里？”

胤祥磕了个头说：“回圣上问话，当时儿臣在吏部清查任伯安一案，刑部的事儿没有过问，有失察之罪。”

张廷玉知道胤祥冤枉。他心里也正在纳闷儿呢，这回太子倒台，怎么也挨不上十三阿哥呀。可是皇上让他问话，他能不问吗？听了胤祥的回答，他对马齐说：“马齐，咱们记下这句话，丰升运一案，十三爷没有过问。”

胤祥心想，好，总算说清一件了。又听张廷玉接着问：“任伯安的案子是你经手的。他害了那么多人命，你为什么不一一追查，却私自封了他那秘密档案，这样做居心何在？”

胤祥一听这话就火了。这件案子明明是老九审理的，众阿哥都知道，皇上也不是不明白，为什么全栽到我头上了呢？他那二百五的脾气上来了：“好好好，就算我是任伯安的死党吧，请父皇处置。”

老四胤禛一听这回答，急了：“十三弟，你不懂规矩了吗？怎么能这样说？”回头又对老九说：“九弟，你该为十三弟做个证明啊！”

让老九做证明？他恨胤祥还来不及呢。紫姑没把胤祥杀掉，他已经觉得够亏了，现在父皇向老十三问罪，他能替胤祥说话吗？“四哥，你这话不

对。皇阿玛又没问我，我怎好回答呢？”

老四胤禛这个气呀！好好好，老九你落井下石，这样的冤枉十三弟，你，你还有一点骨肉之情吗？他膝行上前说：“请张大人、马大人替胤禛回奏。任伯安的案子，全是胤禛一人经手。胤祥有功无罪，请皇上明鉴。”

张廷玉点了点头，胤祥也觉得踏实了。可是没容他多想，张廷玉突然又问：

“胤祥，皇上让问你，宫人郑春华是怎么死的？你要据实回答。”

一听问到这件事，胤祥不觉心头一颤。啊，我把郑春华弄出来的事怎么走露风声了？这可是了不得的大事啊！可是，他转念一想，不，听皇上问话的口气，老人家并不知道我已对郑春华另外做了安置，藏到了一处十分隐秘的地方。这事儿，连四哥我都没告诉，怕的是出了事让他受牵连，别的阿哥就更知道了。哼，我胤祥这回要学聪明点，死也不认这笔账！想到这儿，他大声说道：

“回皇上问话，胤祥不知道宫里有叫郑春华的人。请皇阿玛示下，她的死与胤祥有什么关系？”

张廷玉和马齐交换了一下眼色说：“十三爷，我们俩只是奉旨问话。既然你不认识郑春华，我们也就照这话回奏了。皇上说了，你的差事停办。请十三爷回府闭门思过，大概圣旨很快会下来的。”说完，拉着马齐，向养心殿去了。

胤祥对郑春华这事死不认账，倒真是做对了。老八、老九、老十四他们，也在打郑春华的主意呢。可是，他们晚了一步，郑春华被老十三悄悄地藏起来了。他们当然不知道“鸡鸣五鼓返魂丹”的事儿。老十四第二次去洗衣房时，只听说郑春华已经暴病身亡了。在她死的那天，十三爷来过。那个太监头子文润木，没有出卖十三爷，只说，是十三爷惦记着这里的包衣奴才，顺道来看看，和任何人都没有接触。老十四他们一点把柄都没有抓住，又不甘心就这么算了，所以在康熙面前告了个黑状，说老十三去了一趟洗衣局，郑春华就死了。这才有了今天的问话，亏得胤祥机灵，没认这档子事，要认了，那可就抖搂不清了。

张廷玉和马齐回到养心殿的时候，康熙正在心平气和地和方苞闲聊呢。看来，这次废掉太子，老人家并没有生大气，也没有一点悲凄之情，对张廷玉他们去传旨。问话似乎也没怎么看重。他们俩进去时，康熙正在侃侃而谈：

“方先生，你是汉人，熟读史书，自然懂得，历朝历代在立太子这件事上，从来是顺顺当当的少，争斗残杀的多。朕今天再次废掉胤初，并不心疼。他没出息，没能耐，当不好这个太子。不过话说回来，在本朝当太子，也确实不易。大清开国的柱石是八旗劲旅。按祖宗家法，朕让皇子阿哥们分掌八旗，当了旗主。他们建牙开府，各设属官，各有家奴。太子是领头的，也不能没有自己的人。他的家奴，当然要巴结奉承他。他呢，又要防着别的皇子来夺权，怎么能不结党呢？如今看来，谁来当这个太子都当不好，也当不成。”

张廷玉听明白了。太子第一次被废，罪名之一是“结党营私”。第二次被废，还是这条罪名。他一直不明白，太子为什么非要结党呢？如今，皇上亲口把这个根本的弊端说出来了。有八旗制度，就必定要有结党营私的事，要想朝中无党，那就要废掉八旗制度。可是，这么一来，满族不就要解体了吗？他正在想着，康熙又说话了：

“所以，朕不能按你们汉族的规矩、汉族的风俗去办，只能按此时、此

地、此景、此情去想。朕已决意不再立太子了。众臣工也不要再谈这件事。”

方苞和张廷玉是听明白了，可是心眼实在的马齐却听糊涂了：“主子请慎言。不立太子当然有不立的好处。可是，请主子恕臣直言，万岁百年之后，天下无主，岂不要大乱吗？”

一听这话，康熙纵声大笑：“哈……马齐，你真是迂腐得可爱。朕问你，春秋时的齐桓公，英雄一世，首创霸业。他没立太子，他死后，五个儿子争夺王位，把老子的尸体放了百日尚且不发丧，以至尸体腐烂，蛆虫都拱出来了。这种情形，朕一想就心寒。可是，立了太子的就保险了吗？你知不知道玄武门兵变？你知不知道明朝的永乐靖难？就胤礽来说，如果当初他不当太子，岂不也是朕的好儿子，他能落到今天的下场吗？朕再重说一次，今后，无论是谁，再有议论立太子，或者是为胤礽请求复位的，杀无赦！”

听康熙把话说得这么严厉，谁还敢再接茬儿呀。过了一会儿，康熙从激动中定下神儿来，又叹了口气说：“唉！朕有二十四个皇子。据朕看，真正豪爽正直，办事卖力又没有野心的，只有老十三胤祥一人而已。”

张廷玉见机会来了，连忙说：“圣上容臣启奏。适才臣与马齐奉旨向十三爷问话，看来，他是有冤枉。臣等在上书房也曾听说，十三爷这几年办差还是有功的，而且十分清廉，从无结党营私或徇情枉法之事。对十三爷的处置是不是——”

康熙没有立刻回答，沉思了好大一会儿才突然说：“传旨，按照处置胤礽的办法，把胤祥也圈禁起来。”

康熙此言一出，满殿的人全都惊呆了！

圈禁，是高墙圈禁的简称。就是用一道高墙，把犯法的皇亲囚禁在里边，只留一道小门，派有兵丁把守。不奉皇上特旨，外边的人不准进去，里边的人不能出来。即使是有人奉旨探视，进出都要搜身，片纸只字都不准夹带。这是清朝对犯法皇亲的最严厉的处分啊！十三阿哥并没有出什么差错，而且皇上正在夸着他，为什么话刚落音，就给他这么重的处分呢？可是，他们瞧着皇上阴沉的脸色，谁也不敢再问，只好下去传旨了。

这一次太子被废，并没有引起大的风波。一来，太子这几年得罪的人太多，他倒台，大伙高兴；二来，这次皇上乾纲独断，办事稳重，除了依附太子党的人之外，一个都不株连。所以，上上下下，齐声颂扬，各安职守，小心办差。只有吏部、刑部忙得不可开交，升一批，免一批，押一批，放一批，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虽忙而不乱，差事办得倒是十分顺利。

太子党倒台，阿哥党更加活跃了。老九、老十四他们简直高兴坏了。可是，惟有那个阿哥党的首领。八阿哥胤禩却显得十分反常。从皇上宣布废掉太子的那天起，这位精明过人的阿哥就“病”了。他终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黄帕包头，斜躺在炕上。除了几位十分知近的阿哥之外，任谁来，他都一律挡驾，一概不见，他心里十分清楚，上次太子倒台，众大臣推荐了他老八，结果，没逮住黄鼠狼倒惹了一身臊，差点被革去王位，交内务府治罪。这回，太子又废了，皇上当然还得选太子。我老八名声不坏，大臣们还得选我。这个风头我可不能再出了。这回呀，我稳坐家中装病，等着瞧好吧。

与老八幸灾乐祸的心情恰巧相反的是老四胤禛。太子再次被废，他早料到了，也并不感到奇怪。可是十三弟不明不白地也被圈禁了，胤禛却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十三弟被圈禁，把胤禛推到了绝对孤立的地步。从今以后他要面对的，是强大的阿哥党。而且，在太子党纷纷落马之后，他便成了阿哥

党一致攻击的目标，成了他们唯一的政敌。这情景，使胤禛感到愤慨，感到压抑，甚至有几分恐惧。面对这从来没有过的严峻局势，自己将何以处之呢？他想与邬思明等人商量，可偏偏在这重要时刻，这些贴心的谋士却一个不见了。他派人到处去找，也没能找见。胤禛心中的烦躁，更是难以言表。他终日把自己关在府里，也是任谁来都不见，脸色阴沉得可怕。家人们谁不知道他的脾气啊，一个个吓得像老鼠见猫一样，说话、走道都十分小心。

这一天，胤禛正在万福堂里生闷气，突然看见二儿子小弘历快步跑进院子。胤禛立刻就火了：“站住！我说过你多少遍了，如今你已经长大，还这样到处乱跑，成个什么体统？”

要搁往常，就冲这一句训斥，弘历早跪下了。可今儿个，他却笑嘻嘻地走了上来，只打了一个千说：“回父王，邬世伯回来了。”

“什么，什么，哪个邬世伯？”

“父王，您日思夜念的那位邬世伯呀！不是他回来，儿子能这么快的跑来送信吗？”

胤禛一听这话，心中的郁闷一扫而光。他“噌”的从椅子上跳了起来，“走，弘历，随父王去接你邬伯伯。”

话音刚落，二门口传来一阵轻快的笑声：“哈……四爷，不敢劳动大驾，邬思明恭请四爷金安。”随着话音，邬思明拄着拐杖走上前来就要行礼。胤禛连忙上前，把他给拦住了：

“邬先生，你让我盼得好苦啊！哎，咱们早有明言在先，你身带残疾，无论何时何地，都一概免礼。你怎么忘了，啊？哈哈……”

府上的家丁奴仆们，见四爷终于绽开了笑脸，也一个个来了精神，不等四爷吩咐，就去准备酒席了。胤禛与邬思明一起来到后花园书房内，不消寒暄，便立刻进入正题。

四爷说：“邬先生，朝中情形勿需我多说。这些天，我苦闷之极，像钻进了一条又窄又长的黑胡同。先生智穷古今，盼有以教我。”

邬思明与胤禛熟了，也不客气：“四爷休要这样悲观。据学生看，你已经走出了黑胡同，只是身在暗中，不自觉罢了。”

四爷忙问：“哦，此话怎讲？”

邬思明沉稳地说：“四爷，实不相瞒，学生从六月间出京游历，回来已经五天了，可一直躲着，没来见您。为什么呢？就是要弄清如今朝中局势，为您设一个万全的应变之策。直到今天，才听到了实信。皇上确实已经决定，不再册立太子了。皇上深谋远虑，庙算之高，非常人之所能及。四爷，您想啊，第一次废太子时，不过一天，就下旨要众臣工推荐太子。而这次，皇上当立太子的事讳莫如深。这里面大有文章啊！”

四爷还是听不明白：“嗯——邬先生，胤禛愚钝，请先生明言。”

邬思明谦逊地一笑说：“四爷，您不会看不出来的。不过，既然四爷要考我，我就直说了吧。皇上这一招叫做‘放鹿中原’。皇上这次决心不立太子，是要放开手去，让众阿哥去争、去抢，看谁的办法好，谁的手段高。谁最能得到皇上的喜爱和信任，那天下就是谁的了。”

四爷一边咀嚼着邬思明的话意，一边慢吞吞地说：“嗯——这一点，我也想到了。不过，邬先生，我不明白，现成的放着一位老八，论精明，论心计，论学问，论人缘，他是样样拔尖儿。为什么父皇不肯立他呢？”

邬思明目光一跳，大声说：“好，四爷这个题目出得好。当今万岁即位

已经五十一年，可以说是一位千古少见的英明君主。可是，这十几年来，随着皇上年事渐高，阿哥们结党拉派，朝局已经不是原来的模样了。您在户部、刑部、吏部看见的事还少吗？如今的天下，赋税不公，刑狱不平，吏治腐败，贪贿成风。大治之中隐藏着大忧，种种弊端，都已经到了不严厉整饬不行的程度了。所以，皇位的继承人，应该是一位有能力、有魄力、敢杀敢砍、厉精图治之人，而绝不能是个只会守成的人。八阿哥精明、稳健，素有活佛的美号。可他只能坐享太平，当个享福皇帝。要治这隐忧重重的朝政，非您四爷莫属！”

俩人正说到要紧时候，忽听书房外传来一阵爽朗的笑声，把他们的密谈打断了。

四十邬思明书房议朝政八阿哥皇宫探帝心

四爷胤禛和谋士邬思明正在议论朝政，当邬思明说到，要治理这隐忧重重的朝局非四爷莫属的话时，胤禛不由得心中一阵狂跳。他正要答话，却听窗外传来性音、文觉两位和尚的笑声：“哈……邬先生，你这个瘸子倒比我们俩跑得快呀！”话到人到，两位僧人已经大踏步地走进来了。

性音坐下之后又说：“邬先生，您也太不够意思了。我们替您跑前跑后地忙活了这么多天，今儿该吃喜酒了，您却先溜了。说，该罚您几杯？”

听了这话，胤禛才知道，原来这几天他们仨都没闲着，心中不由得一阵感激。谈话在无拘无束之中继续下去。邬思明冲着胤禛神秘地一笑说：“四爷，还记得那年咱们几个吃酒猜枚，您抓的那个九五之数吗？现在机会来了，您可不要失之交臂呀……”

他正在说着，突然性音一挥手：“噤声！”一边说，一边已经窜了出去。过了一会儿，性音回来了，随口说了句：“我听到外边有动静，以为是有有人偷听我们谈话呢。原来是管家高福儿送酒席来了。唉，一场虚惊。”

四爷胤禛听了这话，皱起了双眉，但他没有说话，只把这件看似平常、却又有些反常的事，暗暗地记在了心里。

等高福儿带着几个仆役摆好酒席退出去之后，文觉和尚深沉地说：“四爷，当此非常时期，您要多加小心。俗话说，处君子易，处小人难。小人贪利，您一个照顾不到，就可能出大事儿啊！”

胤禛默默地点了点头。邬思明却一笑说道：“文觉和尚的话不无道理。不过，据学生看，处小人难，处君子更难。当今万岁乃英明圣主，你们说和他相处难不难？”

一句话引起了大家的兴趣。性音和尚问道：“哟，先生这话说得可真玄乎，你干脆明说吧。”

邬思明轻松地一笑：“好好好，我说，我说。在父子之间，处平庸的父子容易，处精明的父子就难；在手足之间，处孤寡兄弟容易，处众多的兄弟就难。咱们的万岁爷，一是精明过人，二是子弟众多，所以在他面前；想讨好是不容易的。你要是一点才华都不露，木木呆呆的，老人家用哪只眼睛瞧你呢？可你若是处处显摆，锋芒毕露，又必然会让老人家起疑心。这么多的兄弟，各有所长。这个会吟诗，那个能作画，这个会舞刀，那个会弄剑，都想在皇上面前露一手。你出尖儿了，就有人要掐你；不出尖儿，就有人踩你。谁也不服谁，可谁也制服不了谁。你们说，这不比和小人相处更难吗？”

一番话，说得两位和尚开怀大笑，纷纷夸赞邬思明。可是，胤禛却从邬先生的话中，听出了另一番意思。嗯，邬先生讲的，不是一般的君臣、父子、兄弟、手足的关系，他讲的话关系着国家命运，关系着将来谁坐江山的大事啊！他沉思着给邬思明斟上一杯酒，小声说：

“请先生教我。”

邬思明略一沉吟，郑重地说：“四爷，学生思忖了好多天了，只有八个字：不逐是逐，逐是不逐。”

性音一听又急了：“哎呀呀，邬先生，您的话我怎么老听不懂啊。”

邬思明调侃地一笑：“嘿……性音哪，你真不愧是位酒肉和尚，怎么连这句话都参不透呢？自古以来，都把争夺江山这件事，比做‘逐鹿中原’。逐，就是追赶，追逐的那个逐字。如今，皇上废了太子，又决意不立太子，这意思明摆着，老人家是放鹿于中原，让皇子们去追，去逐。这可就见学问了。有人会大喊大叫地去追逐，有人会围追堵截地设计谋，有的人呢，却红着眼睛在一边盯着，坐等别人把鹿赶到自己手里。其实，他们这样做全错了！”

四爷忙问：“邬先生，何以见得呢？”

邬思明胸有成竹。口若悬河地说：“哦，现成就有例子放着。就说太子吧，他被连着废了两次。第一次废他时，皇上说他懦弱无能。于是，复位之后，他就强自振作，大刀阔斧地剪除异己，以为这样做，就算改了懦弱的毛病了。其实，正好适得其反。这样大寒大暑、冷热无常地一闹，不下台才怪呢！现在，咱们回过头来说正题。就说咱们四爷吧，一向刚正不阿，至诚至孝，这是四爷的秉性脾气，也是四爷的浩然正气。无论眼下皇上怎么看您，无论将来皇上要把皇位传给谁，以学生看，您四爷都不要故意地去改这个脾气，更不要去揣摩皇上的心思，去讨好，去献媚。办差，照样地一丝不苟，对皇上，仍然是至诚至孝，对兄弟，也不必去迎逢拉拢，这就是学生刚才所说的‘不逐’。任凭那美丽动人的鹿，在中原撒欢奔跑，任凭兄弟们去你争我夺，你追我赶，甚至杀红了眼睛。四爷您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我行我素，安如泰山。您不去追，不去逐，不但不会显得无能，反而会更衬出您的远见，您的大度，也才能显露出您的帝王本色。到头来，皇上放到中原去的那只鹿，会乖乖地跑到您的大旗下边的。”

这番话，真把胤禛给打动了。他心中暗暗赞叹，邬先生啊，你可真是一位奇人！皇上的心思，让你琢磨得这样透彻，我还有什么可以疑虑的呢？他起身离座，向邬思明深深一躬说：

“胤禛敬谢先生教诲。说心里话，今日之前，我并没有窥测皇位的野心。当皇上，说着好听，其实，是人间最苦的差事。天下亿兆生灵，握在一人之手，那能是好过的日子吗？我如果想要抢皇位，也不会跟着胤初瞎折腾这么多年了。可是，今日我明白了，既然阿哥们都去逐鹿中原，一决雌雄，我胤禛为什么不能自立门户，为什么要甘居人下呢？至于将来究竟鹿死谁手，那就看天意了。在座各位，是我胤禛的老师，也是我的挚友。今日所说，到此为止，今后，咱们谁也不要再提了。”

邬思明和文觉和尚，都默默地点了点头，性音却又似正经。又像玩笑地说：“四爷，我们说什么了，不是在这儿闲聊天儿吗？来来来，吃酒，吃酒。我这出了名的酒肉和尚，早就等不及了。”他一边说着，一边径自动手，大吃大喝起来。胤禛、邬思明、文觉三人，互相投去一个会心的眼神，房内传出一阵开怀的笑声。

老四的心事，有人帮他解决。因为他虽然面冷似铁，却心地诚厚。邬思明、性音和文觉和尚，都是胤禛冒着风险收留在府里的人才，而且多年来对他们敬如师长，待若上宾。他们也确实能在至关紧要的时候，给四爷胤禛出主意，想办法，帮胤禛度过重重难关。这次，他们又帮助胤禛下定了争夺皇位的决心，还商定了具体进行的办法。相比之下，那位一心要当皇上的八

阿哥胤禩的境遇，可就差得多了。他虽然号称“八佛爷”，表面上与人为善，精于结党，可是表面上说的与实际上做的并不一致。他自以为这是从父皇那里学来的治理臣下的秘诀，让臣子们永远也摸不清皇上心里究竟想的是什么。可是，老八用的不是时候，也不是地方。你现在还不是皇上啊！你不对别人坦诚相见，别人又怎能向你敞开胸怀呢？就拿这次太子又被废了之后说吧，老四是迫不及待地向邬思明等人求教。老十四是志得意满地参与朝政，努力办好差事。可是老八却自作聪明，装病在家，想躲开是非，稳收渔翁之利。这就大错而特错了。当皇上传出风声说不再册立太子时，老八还不信，他还抱着幻想。太子存在有几十年了，父皇已经到了风烛残年，不立太子怎么能行呢？这肯定是父皇耍的新花招，他想试试我的心。这回呀，我不动了，不让你老人家抓把柄了。只要百官推荐，这太子除了我还能是谁呢？这些天，他装病在家躺着，有了一个发现：老十四不再像早先那么听话，那么顺从了。这位老弟，是不是也要出头露面争皇位呀？他现在管着兵部，军权在握，他要是从阿哥党里反叛出去，可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对手。常言说，没有铁板一块的死党。嗯，对这位老弟，我也得防着一手。所以，表面上，老八装病在家，卧床不起，其实，他忙着呢！他暗地派人，结交京城官员，让他们做好推荐八阿哥当太子的准备；他派亲信家奴，到甘陕军营里去打招呼，那里的兵，大多是老八的旗下家奴，让他们心中有个底儿，不能听老十四的调遣；他还暗地里召见了九门提督隆科多，让他多加点小心，尤其要注意十四爷和九爷的动静。现在，一切准备就绪，“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只要皇上让大臣们推荐太子的诏书一下，他老八可就要走马上任了。

可是，他左等右等，这“东风”就是不刮。难道皇上真的不立太子了吗？老八不信，可是又等不及。这天，他壮着胆子，以进宫问安为名，决心到皇上面前去探个口风。

这次进宫很顺利，康熙立刻下旨召见。老八进入养心殿之后才发现，皇上这儿正和大臣议事呢。除了上书房大臣张廷玉、马齐和方苞之外，老四、老十四也在场。议的还是减免赋税的事。看来，减赋是定而不移了，现在议的是先从何处免征。有人说，江南各省历年来贡献最大，要减应先从江南减起。可也有人说，江南乃国家富庶之地，免征之后，万一国家有事，怕入不敷出。争议之中，康熙突然问胤禩：“老四，你听了半天了，你认为怎么做好呢？”

胤禩连忙上前躬身回奏：“回皇阿玛，众位大臣说得都有道理。据儿臣看，要减赋税，就应该从赋税最重的江南减起。不过，要向百姓们讲清楚，三年内，国家没有内忧外患，赋税决不增收；但若国家有事，他们应以国事、大局为重，重新纳税交赋。这样，就可以两全其美了。”

争执了多少天的事，让老四一句话敲到点子上，难题不攻自破。不仅大臣们心悦诚服，连康熙也十分高兴，连声夸道：“好好好，说得好。到底是你们年轻人，心眼灵动，这主意亏你想得出来。好了，这事就这么定了。”康熙回过头来，冲着呆立在旁边的老八说：“老八呀，你不是病了吗？最近怎么样，朕赐给你的药用了吗？”

老八一听，嗯，不错，皇上虽然夸奖了老四，可对我说话也同样是仁慈宽宏的，连忙伏地磕头回答：“儿臣谢皇阿玛赐药问疾。儿臣这一段身子不爽，没有进宫给父皇请安，心中着实想念。让皇阿玛这样惦记，儿臣更是不安。其实，儿臣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病，因为二哥出了事，儿臣心绪不宁，

又受了点风寒，才躺倒了。服了父皇赏赐的药，如今已经好了，特进宫谢赏请安。”

康熙诧异地一笑说：“哦？这话可真奇怪。老二胤初犯事碍着你什么了，怎么他一出事你就心绪不宁了呢？”

老八心里咯噔一下，坏了，怎么一上来就让父皇抓住话把儿了呢？情急之中，又找不出理由辩白，只好说：“皇阿玛，儿臣说走了嘴，请皇阿玛见谅。”

这句话，毛病更大了。康熙不松口地又问：“嗨，越说越奇了。朕倒以为，你没有说走嘴。言为心声，你说的是真心话。老二出事，你心绪不宁，也是人之常情嘛，有什么错可认呢？上次，朕废了胤初，百官纷纷举荐你，结果让你吃了没趣。这次，胤初又被朕废了。你是不是想着，又该举荐你来当太子了，因此才心绪不宁啊？”

康熙这话，说得句句带着责备与嘲讽，把老八问了个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但是，他这次进宫，是存心来掏底儿的，又岂能就此不说呢？他狠了狠心，索性把话全倒出来吧：“皇阿玛，无论上次，还是这次，儿臣都没有在下边有任何活动。百官推荐，使儿臣惊惶不安，求皇阿玛圣鉴。”

康熙还是那副口吻：“哦，这就更奇怪了。上次是朕下旨让百官推荐太子的。他们推荐了你，你感到不安，尚可说得过去。可是，这次朕并没有旨意，百官也没有一人推荐你，你的惊惶不安，又是为何而起呢？”

这一下，胤棋可真的无话可答了。他伏在地下痛心地说：“皇阿玛若这样看待儿臣，儿臣是死无葬身之地了。儿臣自问，在父皇面前一向是光明磊落，没有一丝一毫的不敬不孝，却不知为什么竟失爱于父皇，让父皇疑心儿臣到了这种地步……”老八说着，竟伏在地上放声大哭起来。

康熙却依然十分平静，等老八哭声小了，他才慢慢地说：“老八，你不要这样。你和其他皇子一样，都是朕的骨肉。只要你恪守孝道、臣道，朕不会让你过不去的。可是，知子莫若父。你今日进宫，挑起话头，说什么废了二哥你心绪不宁，无非是想试探一下朕的心意。在朕的面前耍这样的小聪明，你以为朕看不透你吗？”

康熙这话虽然还是教训的口气，可是已经缓和得多了。老八如果没有邪念，低个头、认个错，也就算完了。可是，他今儿个为啥进宫，闹了半天，一句实话没问出来，他能甘心吗？所以又开口了：

“皇阿玛教训得是。儿臣知道，皇上疼儿子，儿子也想报答君恩。可是，想来想去，怎么做都不好，要是向父皇请求办差，或者出去带兵吧，怕父皇说儿臣是想揽权自重；要是请父皇允许儿臣出家学道吧，又怕大臣们议论，伤了父皇仁慈之心。这些天，左思右想，竟是无路可走。请皇阿玛为儿臣指条生路，或者准儿臣在家养病好了。”

刚才老八失声痛哭的时候，康熙动了怜子之情，已经不想再训斥他了。如今，见这老八竟然还是要试探，老皇上忍不住发火了：

：“哩嘿……好你个老八，真能锲而不舍呀！看来，你今天是拿定了主意，非讨个实底不行。那好，朕就明白地告诉你，只要你真正能做到光明正大，安分守己地当你的八爷，办差、带兵，干什么都行。若不能如此，想当和尚，朕也不能容你，想养病朕也不准。这就是实底！”

康熙这样一个劲儿地发作老八，在一旁的老十四胤祯可听不下去了。前边已经说过，他们哥几个在白云观密议朝政时，这位十四爷就想，要称兵

宫闹，逼老皇上下台的事儿，现在，见八哥受了这么多的抢白，他的火上来了。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趁机会闹他一番，气气这个老糊涂吧。想到这儿，他开言了：

“皇阿玛，恕儿臣直言。这话皇阿玛说得太过分了。八哥人缘好，是他挣来的，又不是父皇封的。如果人缘好、心慈善就有罪，那还有天理吗？再说，八哥求皇上指条明路，或者出家当和尚，或者在家养病，这也不准了，这也成了罪过了？依儿臣看，皇阿玛干脆一刀把八哥宰了，不就眼不见、心不烦了吗？”

趴在地下的老八一听这话可傻眼了。十四弟呀，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他只觉得一阵头昏目眩，几乎不能自制了。在又急、又恼、又气、又悔之中，他高喊一声：“十四弟，不可胡说！”说着，头一歪，就晕倒在地下了。

他吓昏了，康熙还气昏了呢！他脸色煞白，手足颤抖，指着老十四怒声喝道：“好你个不孝儿子，你，你想干什么？”

老十四根本不怕，他就是专门气康熙的。听见皇上怒声喝问，他眼皮都没抬地撂过来一句：“哼，看八哥落到这个下场，儿臣心寒了。我想死！”

“好好好，那朕就成全你！”康熙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从墙上摘下蟠龙宝剑，“哐”地拔剑出鞘，向老十四逼了过去。

四十一为逐鹿皇子动心机挑边衅西蒙燃战火

八王爷胤禩进宫试探皇上挨了训斥，老十四又放刁撒野，激怒了康熙。康熙怒不可遏，拔剑出鞘，逼向了老十四。胤禩急忙上前，抱住了康熙的腿、哭着喊道：“皇阿玛息怒，不可如此呀！”

在一旁的大臣和侍卫、太监们全都慌了手脚，只有方苞还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冲着胤禩题喊了一声：“十四爷，小受大走，还不快跑！”老十四一听这话，撩开长腿，飞也似地跑出去了。

什么叫“小受大走”啊？这是封建社会里一条不成文的规矩。说是在老子责罚儿子时，小的惩罚，打一顿，骂几句，儿子要乖乖地承受；大的惩罚，杀头砍脑袋，就得赶快逃走。不是为自己，而是维护父亲的名声，别让人家说他不仁慈，落个杀儿子的骂名。这就叫“小受大走”。

方苞这一招还真灵。如今，老八晕倒在地，老十四又跑了，康熙的气竟没有地方发作了。突然，他扔剑在地，仰天长叹：“伍先生，你现在哪里？你来教教龙儿，我该怎么办呢……”

众大臣见皇上如此伤心，连忙过来把他扶到里间暖阁里躺下，又派人去传太医，传参汤，忙了个不亦乐乎。老四趁这机会，让几个太监把老八胤禩抬回府去。等他走进里间时，张廷玉还在劝说皇上：

：“主子，请多多保重龙体。其实，今天这事，都是话赶话，一句句逼出来的。八爷、十四爷他们并不是那么不懂事儿，主子最清楚。奴才说句不该说的话，皇上气病了，万一有个好歹，可叫奴才们指靠谁呢？”

胤禩也连忙凑上来说：“皇阿玛，张大人说的全是至理，儿臣听了心里也很难过。皇阿玛得自己保重啊！八弟、十四弟都有自己的难处，求皇阿玛宽容他们一些吧。”

康熙已经平静下来了：“老四，廷玉，他们的心朕清楚，不要再劝了。朕今天并非要杀老十四，是借他出气的。朕气的是老八。这个孩子居心如此险恶，令人寒心哪！他如今已是爪牙锋利，羽翼丰满，盘根错节，一呼百应了。阴险如此，朕怎能不触目惊心呢。老四，你素来诚实孝顺，朕很喜欢你这一点。可是，你办事过于刚强，不避仇冤，这一点可不如老八呀！”

胤禩含泪答道：“父皇放心，儿臣记下了。我能改。”

康熙挣扎着坐起身来，招呼把马齐叫到炕边，有气无力地说：“朕的身子越来越不行了，很多事顾不过来。这些天朕常想，说不定有一天，有人

会称兵宫闹，逼着朕让位。朕料想，他们拥立的新皇帝，必然是老八。所以朕不能不做点防备。京师的驻军和各省的总督、将军们，都要调换一下。京师嘛，调兵不调官；外省则调官不调兵。马齐，你拟个条陈来，让朕再斟酌一下。”

马齐连忙答应一声：“扎。奴才遵旨办理。不过，适才主子说的，似乎太严重了。八阿哥有不是，但奴才以为他还不至于称兵作乱。”

康熙一阵冷笑：“嘿嘿……你们不要太天真了。老八这人，阴险的程度比胤初大着百倍。我告诉你们，真有那一天的话，你们也不要当什么忠臣孝子，朕也不会去当那受人摆布的太上皇。朕将仰药自裁，含笑而死，去见列祖列宗去。”

康熙说到这里，早已泣不成声了。众人连忙又是一阵劝说，好不容易才使这位老皇上的心境平静了下来。就在这时，侍卫张五哥走进来请旨，说三阿哥胤祉带着所有的皇子，递牌子要进宫请安，十四阿哥也要求进宫请罪。康熙皱着眉头说：“让他们跪着吧，朕一个也不见！”

方苞微笑着上来劝道：“万岁，父子之间有什么大不了的冤仇呢。让他们进来，教训一番也就是了。”

康熙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说：“唉，方苞啊！依你，叫他们来吧。”

老三胤祉带着兄弟们来了，齐齐刷刷地跪了一地。有请安的，有谢罪的，有劝解的，有安慰的。老十四哭得一把鼻子一把泪，说自己粗鲁无知，犯了混，气着了父皇，求父皇重重治罪。康熙心中虽然清楚，这些都不过是来做样子的，可是，他们毕竟还是自己的儿子啊！他老泪纵横地挣扎起来，苦口婆心地从古讲到今，从孝道讲到臣道，从百姓讲到社稷，说得嘴干舌燥。可是，这些儿子们又有几个听得进去呢。康熙最后说：“朕心意已决，不再册立太子了。将来，谁是江山的继承人，你们等着听朕的遗诏吧。”这句话，趴在地上的儿子们全听清了。他们在心里惦算着，老人家这关子，卖的可真够大的了。听遗诏，谁知道您的遗诏在何年何月才能发布呢！

四爷胤禛不在这群皇子中间。他正在外屋和太医切磋药方呢。可是，父皇的话，他却听见了。今天老八、老十四受到严厉训斥的事，使他更清楚地意识到，邬先生的话，确实是至理名言。“逐是不逐”。老八、老十四要争、要抢，落了个什么下场呢？回想今天，自己几次受到父皇的夸奖，他更觉得“不逐是逐”的重要，他的信心，似乎是更坚定了。

胤禛的想法没错儿，这事也真让邬思明给说着了。逐鹿中原。争夺皇位确实是有学问、有文章的。光有野心，会耍计谋，没有高瞻远瞩的气魄，没有安如泰山的沉稳还真不行！就拿太子两次被废的事说吧。第一次，皇上废了太子，老大跃跃欲试，锋芒毕露，结果被囚禁了。老三心机算尽，派门下谋士四处活动，遭到了训斥。老八呢，见众大臣一致推荐自己，利令智昏，差一点被锁拿问罪。只有四爷胤禛得了个“孝顺儿子”的美名。第二次太子被废，老八别出心裁，装病在家，后来，又千方百计地试探皇上的心意，机关算尽，还是没有好下场。这正好应了邬思明的话，“逐是不逐”。你追得越上劲儿，出尖儿了，就有人掐。可是，那位冒犯了皇上的十四爷，刚才还气势汹汹地故意气皇上，一会儿功夫，怎么又痛哭流涕地请罪来了呢？朋友！你可能还记得，第一次废太子时，八阿哥遭到了严厉申斥，也是这位十四爷，在皇上面前放胆直言，气得皇上要拔剑杀他。这次他又故伎重演，还是差点被父皇杀了，他怎么不接受教训呢？这位十四爷心眼多着呢！他早

看透了，父皇康熙一生精明要强，老人家最看不上的，是奴颜卑膝、俯首帖耳的窝囊废；最恨的，是言行不一、两面三刀的阴谋家；最喜欢的，是敢说敢当、敢做敢为的大丈夫；最疼爱的，是豪爽正直、舍身取义的血性男儿。在老八两次倒霉的时候，老十四敢于挺身而出，冒着杀头的危险替八哥说话，这本身既显出了自己天不怕、地不怕的本色，也是出自兄弟手足的骨肉至情。他心里很清楚，康熙再恼、再恨，也不会真杀他的。可是，这一回，他的目的和上次不同了。他既要保八哥，气皇上，还要给自己留条后路。现在，老大、老二、老三、老八、老十三全倒了，能在父皇面前说上话的，只有四哥他们俩了。自己执掌兵部，军权在握，一旦边疆有事，就能统领十万大军。到那时，凭他的文才武略，抢个皇位，还不是易如反掌吗？所以，这次他保八哥是做样子的。眼下，八哥在朝中势力最大，自己又是阿哥党的人，不能对八哥见死不救。他气皇上倒是真心。老人家早一天死，我就能早一天登基。可是，老十四也不傻，眼下，皇上还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真把老人家惹恼了，一道旨意下来，也给他来个“高墙圈禁”，那不全完了吗？所以，跑出宫门，躲过那一剑之后，他立刻又变了副嘴脸，诚惶诚恐地进宫，痛哭流涕地请罪，果然，再一次地得到了老皇上的宽恕。老十四的心也放下了。

现在好了，皇上放鹿中原，任皇子们去追逐，越是追得急的，越是倒霉得快。到如今，能稳稳当当办事的，只剩下老四、老十四这一母同胞的哥俩了。吏部、刑部、户部等这一大摊子民政上的事，由老四管着。军事、河运，则由老十四管着。哥俩标着劲儿地干，都想落个好名声。这一来，康熙皇上省心了，朝廷上下也平静了。不知不觉中，已经到了康熙五十六年的夏天了。

京城的事平静了，边疆的事却越闹越大。西蒙古的阿拉布坦部落和西藏之间的摩擦愈演愈烈。这中间，有政治上的原因，也有宗教上的纠葛。阿拉布坦率军长驱直入，攻进了拉萨城，杀了藏王，囚禁了达赖喇嘛。这一下，事儿闹大了，康熙皇上不能不管了，便派了两支军马分兵进剿。哪知，这些带兵的将军，多少年没打过仗了，既不懂兵法战阵，也不熟山川形势，中了阿拉布坦的诱敌深入之计，被困在喀喇乌苏河岸。内无粮草，外无援军，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六万大军，竟然全军覆没了！

紧急军报传到北京，举朝皆惊。这是康熙即位五十七年来从没有过的大败仗。皇上知道了该怎么说呢？新任兵部尚书鄂尔泰不敢擅自处理，也不敢有片刻耽搁，揣了这份告急奏章，飞马去畅春园见驾。可是，他来得不是时候，被门口的太监挡驾了：“大人请稍候，皇上正在进午膳呢。”

鄂尔泰急了：“哟，那可不行。我这儿有十万火急的事，要立刻奏明皇上。”鄂尔泰知道这些太监的毛病，一边说，一边摸腰包。却不料，今个出门儿太急，竟没带银子。他只好苦苦央求：

：“公公，我是兵部尚书，确实有急事得立刻叩见皇上。请公公通融一下，赶明儿，下官有点敬意拿来给公公道乏。”

那太监一听，嗨，嘴上说得倒甜，孝敬银子却明天才能给呢。得了吧，赶明儿我还不一定见着你呢。他把脸一仰：

：“哦，原来是兵部尚书大人，失敬了。不过，您是兵部尚书，我可不是兵部的司官。您手中权力再大，也管不住这畅春园。明说吧，就是亲王来了，在皇上用膳的时候，也得在外面候着，这是规矩！”

巧了！这太监的话还没落音，一乘杏黄大轿来到了园门口。轿帘一掀，

四爷胤禛下了大轿。他听到这边吵吵闹闹的，便倒背着手走过来问道：“你们这是吵什么呀？”

兵部尚书鄂尔泰见救星来了，连忙赶过来请安，顺手把那封告急文书呈了上去说：“四爷请看，这事儿能耽误吗？他们却不让我进去见驾。”

老四接过来一看，脸都变色了。他正要发作，那个太监精明，也赶紧过来请安了：“四爷明鉴，内务府前几天传下话来，说皇上年事已高，龙体欠安。在皇上睡觉或者用膳的时候，任谁都不准进见。奴才不敢做主，就是四爷您老，恐怕也得在这里等一会儿……”

四爷阴沉着脸打断了太监的啰嗦：“哦？有这事儿吗？你是新来的吧，老家是哪里人哪，叫什么名字？”

“回四爷，奴才是新补进来的，保定人，叫秦狗儿。”

四爷微微一笑又问：“嗯，你原来就姓秦叫秦狗吗？”

“回四爷，小的在家里姓胡……”

这太监一句话尚未说完，四爷已经抡起胳膊，“叭”的一耳光打在他的脸上：“混账奴才，知道皇上为什么要让你改姓秦吗？竖起你的狗耳朵来听爷告诉你。皇上因为你们这些太监，最爱狗仗人势，作威作福，所以，从康熙五十二年，凡入宫的太监，只准姓三个姓：秦、赵、高。你知道秦桧和赵高吗？就是那三个字。你知道狗是哪一等的奴才吗？所以，你只配叫秦狗儿。今儿个，你连我四爷也敢拦阻，我赏你一巴掌，让你长点见识。来人，即刻带鄂尔泰大人去见皇上。他有军情急报，一刻也不能耽搁。”

鄂尔泰进去了，可四爷却没走。他看看趴在地下不住磕头的秦狗儿，冷笑着从怀里掏出一张五十两的银票甩了过去：

“秦狗儿，你今天冒犯了四爷，我就责打你，教训你。可是，你是按内务府的条令办事，不管怎么说，还是知道规矩，忠心办差的，所以四爷又要赏你。爷再教给你一样本事，在这儿当差，不打勤的，不打懒的，却专打没长眼的。你好好想想吧。”说完，袍袖一甩，大步走进去了。秦狗儿挨了打又得了赏，简直糊涂了：这位四爷，到底是什么脾气呢？

什么脾气？老脾气。说随便点儿，是赏罚分明，说严肃点儿，是恩威并用。自从那年听了鄂尔泰的劝说，四爷是处处谨慎了。他不改自己“冷面王”的形象，下边的人也照样怕他，对他不敢有一点冒犯。可是，这位四爷也悄悄地改了一点，注意收买人心了。只要下边有一点长处，哪怕只干了一件好事呢，他就立刻重赏。像刚才对秦狗儿的处置吧，打了，骂了，训了，可一撒手就是五十两的赏银。五十两，三品京官半年的俸禄啊！秦狗儿能不傻眼吗？往后，他见了四爷，还敢不俯首听命吗？

此刻，胤禛走在园子里，见不少小太监都手执长竿，围着林子转圈。他停下来一看，哦，原来是在粘知了。他不觉心中一阵感慨，谁说当皇上不好？外边热得人汗流浹背，这园子里却是冷风习习。为了让皇上能清清静静地睡午觉，知了都不许它叫。胤禛这么想着，不知不觉已经到了澹宁居了。

总管太监李德全连忙迎上来见礼：“四爷您老吉祥。刚才皇上和大臣们议事时还夸您哪！说您办事认真，识大体，顾大局。”

胤禛心中暗笑。嗯，前几天我给您李德全那二百两银子，看来没白花：“哦，多谢李公公照应。”

李德全一边赔笑，一边打起了帘子：“四爷，您请进。”

胤禛进来时，见桌上御膳还没有撤下去。显然，是鄂尔泰带来的那份

军情急报，使皇上没心思吃饭了，上书房大臣张廷玉、马齐，还有方苞，都侍候在皇上身边。兵部尚书鄂尔泰则跪在地上。胤禛见了礼也退下来站在一边。他偷眼向上膘了一下，见康熙的面色平静，虽然没有笑容，但也并没有一点惊慌失措的样子。嗯，父皇果然是久经沧海，处变不惊啊。这一点，得学！

康熙一边沉思，一边说话了：“咱们派去的将军不是废物啊。当年，朕西征时，他们都跟着朕打过仗，怎么一下子败得这么惨呢？鄂尔泰，你是兵部尚书，联想先听听你的看法。”

鄂尔泰磕了个头说：“回圣上，臣以为此次失利原因很多。其一，是天下升平已经二十多年，八旗兵，绿营兵也换了几茬儿了，虽然终日操练，但毕竟没有真刀实枪地打过仗，没有实战的经验。其二，统率军兵之人，虽然当年曾随主子西征，但那时候他们不过是一些营哨、管带之类的下级军官，只知道听命行事，冲锋陷阵。这些年，他们的官越做越大，当了将军，可是无仗可打，得不到历练，不懂兵法，不知战阵，更不懂得保护粮道，以致孤军深入，遭此惨败。而阿拉布坦的西蒙古兵，却一直在寻衅闹事地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了。”

康熙默默地点了点头：“嗯，你说得对，这个兵部尚书也算你没白当。那么，依你看，如今当何以处置呢？”

四十二定边乱选将解近忧出考题用计防隐患

前方军事失利，兵部尚书鄂尔泰来畅春园见皇上，陈述了这次失败的原因。康熙觉得，鄂尔泰的头脑还算清醒。便又问：“依你之见，眼下当如何处置呢？”

这一问，鄂尔泰不敢回答了。他心里很明白，怎么处置，除了派兵出征，还有别的办法吗？但一说出征，头一条就是选将。选对了，打了胜仗还好说。万一选不准，再打一次败仗可怎么交代呢？这举荐人才不当的罪名，我又怎能担得起呢？可是，皇上问了，他又不敢不回答呀，吭哧了半天，才模棱两可地说：“圣上请恕奴才昏聩。奴才刚刚接了兵部的差使，对下边的军力和将佐的情形不大熟悉，不敢妄言。”

听了这话，康熙没有生气。如今国家的军力，他能不清楚吗？老前辈的大将，如图海、周培公、飞扬古等等，早已去世了。剩下的几个，像狼曠、武丹等人也都已年迈。年轻的、可以担此重任的确实不好找啊！与蒙古人打仗不同于在内地剿匪，茫茫草原，沙漠瀚海，这仗不好打呀。万一用人不当，失败事小，朝廷的体面也输不起呀。他叹了口气，沉重地说：

“唉！想朕八岁登基，十五岁擒鳌拜，十九岁平三藩，三十二岁收复台湾，加上三次御驾亲临西征蒙古，一生中，大大小小，亲临战阵七十余次，从没有吃过亏。想不到说老就老，精力不济了，竟连一个小小的阿拉布坦都制服不了，连一个能用的将军都选不出来。可悲呀，可叹！”

国家发生大事，臣子拿不出办法，让皇上如此忧愁，这臣子是怎么当的呢？所以说：主优即是臣辱。众人听康熙说得动情，“扑通”一下全跪下了。这里面，只有一个人比较超脱，也便于说话，那就是方苞。他想了想说：

“皇上，请不必过于伤神。臣方苞虽然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但臣却知道，兵是带出来的，将是打出来的。靖西将军岳仲麒、四川巡抚年羹尧，都是骁勇善战的猛将。现在缺的是一位统率三军的元帅。既然在武将之中一时选不到合适的人，何不在众位阿哥中选一位，坐镇中军，代天行事，既可以有调动全国兵力之权，又能显示皇子代君父出征的威严。想那阿拉布坦，

不过是个胸无大志的跳梁小丑，论兵力、财力，论粮草、供应，都与我天朝无法相比。臣以为不必立刻和他交手，只要我大兵压境，盛陈军威，相持一段，阿拉布坦将不战而自退。”

四阿哥胤禛早就在心里盘算这件事了。按说，十三弟自幼苦练武艺，熟读兵法，他来接这差事最为合适。可是，老十三还在圈禁之中，胤禛摸不透父皇的心思，不敢贸然举荐。如果不用十三弟，那么，现成的就有一位老十四在这儿放着。他管着兵部，又有和老十三差不多的长处，让他带兵出征，顺理成章。但老十四一旦兵权在握，可不是个好对付的人哪！想到这儿，老四下了决心，他抢前一步跪下奏道：

“皇阿玛，儿臣胤禛请旨，愿代父皇出征。儿臣虽不知兵，但方先生刚才所说的办法，儿臣能做到。请皇阿玛放心，有儿臣坐镇西疆，定让父皇安枕高卧。”

康熙没有即刻回答，沉思了好大一会儿才说：“老四，起来吧。你有这份忠心，朕感到欣慰。唉，你小的时候，喜怒无常，在阿哥们中并不出色。长大以后，读书养性，进益很快，刚毅之性没丢，却沉稳老练多了。你办事，朕还是放心的。可是，朕不能放你去带兵。这些年，你把户部、刑部、吏部的事，办得很有起色。熟悉民政，成了你的长处。朕怎能让你弃长就短，再去带兵呢？再说，你走了，谁能代替了你呢？”

胤禛听了这话，心中十分激动，皇上对我的评价是越来越高了。这样的考语，老人家对哪个阿哥说过呀！他连忙趁机回奏道：“阿玛如此夸奖，儿子不敢承受。不过，既然阿玛说儿臣那喜怒无常的毛病已经改了，儿臣斗胆，请皇阿玛免记这句考语吧。”

康熙又疼爱。又轻松地笑了：“哈哈……胤禛哪，你怎么也学乖了。好，依你。李德全，刚才朕说四阿哥喜怒无常的那句话，不要记档。”

李德全连忙答应：“扎，奴才明白。”

康熙平静地说：“好，咱们还说正题。方苞适才所言，甚合朕意。阿哥之中，能替朕统率三军的，只有老十三、老十四两人。老十三不必说了，就让老十四去吧。不过，朕还要再想想，你们暂时不要让老十四知道了。”

话刚说到这儿，新任的礼部尚书尤明堂来了。这些年，他忽然升官，忽然降职，着实折腾了一阵子。亏得四爷待他一如既往，这才提拔到礼部尚书的职位上来，他今儿请见皇上，是因为科举考试的日期临近，来请皇上出考题的。康熙一听就笑了：

“好好好，正说着军事，你又来让朕出文题。嗯——出个‘放太甲于桐宫’吧。这个题目冷僻一点，难为一下那些只会抄袭八股的举子也好。尤明堂，你要叮嘱北闱和南闱的主考官们，如果他们胆敢营私舞弊，闹出了科场丑闻，朕可就要让四阿哥去办他们了。”

尤明堂答应着下去了。康熙看着胤禛又说：“老四啊，现在老三在忙着编书，你是外边阿哥中年纪最大的了。朕想让你把内务府的事儿也管起来。你不要怕麻烦。这不光是为朕分忧，也是关系着朝廷和紫禁城安宁的大事啊！”

从刚才皇上向尤明堂说的话里，胤禛已经听出来了，老人家对自己是绝对信任的。此刻，皇上又亲口把内务府交给他管，他简直高兴坏了。接管了内务府，皇宫警卫，太监内侍，甚至皇亲国戚家中的奴仆，八旗子弟，就全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了。这是皇上多大的信任啊！他连忙跪下磕头：“谢皇

阿玛重托。儿臣定当勉力为之，为君父分忧。”

“嗯，好了，朕今天太累了，你们全下去吧。”

众人都施礼拜辞了，可是方苞却没走。康熙看看他那欲言又止的样子，笑了笑说：

“方先生，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坐下来说吧。”

方苞凑近康熙坐下，四边看了一下，见没有太监、宫女，才悄声说：“万岁，臣不明白，为什么今年的文科考试，万岁要出‘放太甲于桐宫’这个题目呢？”

康熙深沉地一笑，没有回答，却仰着脸，望着房顶出神。封建时代的科举，考的是八股文，题目也大多来自《四书》。这“放太甲于桐宫”里，还有个小故事呢。说的是当初商王太甲无道，被宰相伊尹放逐到桐宫去闭门思过。三年之后，太甲改正了错误，伊尹又把他迎接回来，重新当了帝王。康熙出这个题目，自有一番深意。方苞在康熙向尤明堂说这个题目时，就敏锐地觉察到，这道题，似乎与废了的太子有关。现在，太子关了七年了，皇上是不是要放出点风，看看下边的动静，然后，照伊尹的办法，重新立胤初为太子呢？刚才，当着众人的面，这话方苞不敢出口，现在问了，康熙又不回答，方苞可有点沉不住气了。他说：

“皇上恕臣直言，是不是皇上有意于二阿哥呢？”

康熙斩钉截铁地回答：“绝无此意！朕已下旨，凡有说胤初已经改过，应该复位的，杀无赦。言犹在耳，岂能更改。”

方苞小心地说：“皇上虽如此说，但据臣愚见，这个题目很容易引起下边的猜测，以为皇上又要赦免二阿哥了。万一出了这样的事，恐怕对朝局不利，请皇上慎思。”

康熙纵声大笑：“哈哈……方苞啊方苞，你真是个书呆子。你以为朕没想到这一点吗？你以为朕对臣子们的心，一点都摸不透吗？你是朕的朋友，朕实话告诉你吧，朕这是有意要把水搅混，以便于察忠辨奸，你懂吗？”

别看方苞学贯古今，见多识广，康熙这话还真把他懵了：“圣上，臣、臣愚钝不化，不解圣意，恳求圣上明示。”

康熙神色严峻地说：“唉，朕老了，你方苞也不年轻。既然你是朕的朋友，朕今天就向你敞开胸怀，说说心里话，但你绝对不许说出去。”

“陛下请放心，方苞对圣上绝无二心。”

“好，朕信得过你。咱们先从朝政说起。别看臣子们每天在朕的面前说的全是好听的话，全是颂扬圣德的话，什么天下升平啊，百姓拥戴呀，什么千古英主，熙朝盛世啊，其实都是官样文章。朕心里清楚得很，放在二十年前，这些话一点也不过分，可是，现在不能这样说了。国家升平日久，弊端已经显露，而且到了不能忍受的程度了。第一是吏治腐败，几乎是无官不贪。第二是结党营私，门户众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方有难，八方呼应。盘根错节，攻之不破。还有赋税不均，民不聊生，刑狱不平，怨声载道，加上国库亏空，考场舞弊，等等，等等，无不令人触目惊心啊！”

方苞万万想不到，康熙皇上竟然没有被阿谀奉承所迷惑，也不信那些报喜不报忧的奏章，更没有陶醉在歌舞升平之中，而对朝政的积弊看得如此透彻、如此一针见血。他想了一下说：

“圣上既然对朝政弊端洞若观火，为什么不采取果断、严厉的办法，痛加整饬呢？”

康熙心事沉重地说：“你问得好。朕刚才说了，朕老了，精力不济了。原来指望胤初他们能替朕办好这件事，想不到，他们一个也靠不住。所以朕看透了，朝政弊端，已经积重难返。这事非朕亲自过问，而且是一件件地问，一桩桩地管，下决心整它几年，才能治好。可是，万一整了一半，朕突然撒手西去，儿子们谁能继承下来呢，那不把朕的一世英名都断送了吗？果真如此，朕就要变成先明而后暗的第二个唐玄宗了。方苞，朕的老朋友啊，你知道朕的难处吗？”

康熙这话，说得披肝沥胆，也说得十分痛切。方苞听了，不由得潸然泪下：“陛下，臣明白了。”

康熙没有理会方苞的激情，自顾自地继续说下去：“方苞，你听仔细了。处在这种形势下，朕不能不多活几年，不能不慎而又慎地挑选继承皇位之人，要想做到这一点，就顾不得儿子们了。所以，朕才故意出了这个‘放太甲于桐宫’的题目，让这些孽子们，让这些想争皇位的阿哥们，去防着胤初，去跟他斗吧。这样，朕才能躲过一点灾难，保住自己。方苞，你要知道，这不是朕狠心，不是朕不心疼儿子。天家骨肉，不同于寻常百姓，向来是难得保全的。朕这也是迫不得已啊！你看，内有老八四处联络，外有老十四手握重兵。万一他们心怀叵测，起兵发难，那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

一席话，说得方苞心惊肉跳。他不能不佩服康熙皇上确实是圣虑深远，他也不能不为这变化莫测的局势担忧。眼下，康熙把话说到如此深刻。又如此明白的地步，方苞就是有天大的学问，也无言可对了。

康熙今天把压在心头的郁闷，把平日无法对人诉说的苦衷和盘托了出来，似乎也用尽了力气。他不再说话了，默默地向方苞挥了挥手，闭上了眼睛。方苞知趣地悄悄行礼，退出了澹宁居。

却说四爷胤禛自从接管了内务府之后，又多了一条心事，就是更加思念那位被圈禁的十三弟了。前些年，哥俩共同办差，朝夕相处，十三弟被皇上戏称为“老四的影子”。现在，我得意了，怎么能忘掉含冤受屈、被圈禁了整整七年的十三弟呢，从感情上说，胤禛恨不得立刻见到十三弟，但从理智上，他又不能不控制自己。因为凡是被圈禁的人，不奉皇上特旨，是不准许任何人探视的。胤禛虽然接管了内务府，可这事儿，还有个宗人府也是正管。自己好不容易混到了这一步，如果感情用事，惹出麻烦来，可怎么善后呢？

胤禛的苦闷，瞒不过眼光锐利的邬思明。这天，四爷回到家里，邬思明开门见山就说：

“四爷，您和十三爷是知心换命的兄弟，你该去看看他了。”

胤禛苦笑了一下：“唉，我真后悔。那天议论西征选将时，没有推荐十三弟，即令皇上不准，也能听出点口风啊。可现在要去看他，就要担风险了。”

邬思明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担风险也得看他！四爷您想想：如今，您的处境和抱负都不同了。户部、吏部、刑部您亲自管着，礼部尚书派了尤明堂，工部尚书是施世纶。六部里五个部都是您的人，再加上内务府，这是多好的机缘，多大的势力啊！唯一管不住、而且最令人担心的是兵部、是军权。可是，您细想想，近来调到京师的武将中，有多少人担任着要职，而这些人里，又有多少人是十三爷当年一手提拔的。别看老虎被关在宠子里了，可是只要它一声呼啸，仍然会使山中百兽俱惊。那些十三爷的老部下，哪个不恋旧主，又哪个不想救出十三爷。学生说句孟浪的话，您要是不去看望十

三爷，那可只能望军兴叹了。”

说曹操，曹操就到了。邬思明刚提起十三爷的老部下，那个受十三爷恩情最重的张五哥就来登门求见了。胤禛知道，张五哥是十分受皇上信任和器重的，对他不能摆王爷的架子，连忙让人看座、献茶：“五哥呀，老长时间不见你了，出去办差了吗？”

张五哥十分规矩地答道：“回四爷，真让您说着了。前些时，苗疆出了乱子，把县衙都烧了。皇上派奴才去传旨给靖西将军岳仲麒，交代了一些剿抚的事宜。谁知一去就是半年，昨儿个才回来。听说四爷接了内务府的差，正是我们这些御前侍卫的顶头上司。所以奴才今日特地前来，一是贺喜，二是参见四爷，听四爷有什么吩咐。”

四爷听五哥说话得体，高兴地笑了起来：“哈哈……五哥呀，你这些年真出息了，怎么说出话来这么顺溜呢。不过，四爷我也不笨。你无事不登三宝殿。说吧，有什么事，凡是四爷能办的，一定为你做主。哦，这位是邬先生，我的朋友。在他面前，什么都不用避讳。”

张五哥早听说邬先生的大名了，赶紧上前见礼。回过头来对四爷说：“四爷，奴才实话实说，我想见见十三爷。”

四十三 邬思明谆谆说胤禛四王爷殷殷探兄弟

侍卫张五哥求见四王爷胤禛，说 he 想去探望十三爷，求四爷帮忙。正巧，胤禛和邬思明也在说这件事呢。听了张五哥的要求，他和邬思明交换了一下眼神说：“哎呀，这事儿可不好办，这是犯着禁例的。你每天守在皇上身边，为什么不找个机会直接求皇上呢？”

张五哥诉起苦来了：“唉，四爷，别提了。这七年里，我在皇上身边，从来没听见老爷子说过十三爷一个不字。只要提到十三爷，皇上都是夸他。可是，我向皇上请求了多次，说想去看看十三爷，皇上呢，却只是笑，既不准我去，也没有训斥我。我真弄不明白，十三爷到底犯了什么错，怎么一关就是七年呢？四爷您知道，十三爷对我有大恩。他遭了难，我不去看他，心里难受啊！”说着，说着，这个纠纠武夫竟然失声哭了起来。

胤禛走上前去，轻轻地拍着张五哥的肩膀说：“五哥，不要这样。你的心，我明白，我替十三弟谢谢你这分情意。不过，眼下我不能答应你。虽说我接管了内务府，可这事儿宗人府也管着呢。你去见十三爷，不过是尽一点情谊。可是闹不好就有杀身之祸呀！”

张五哥脖子一梗：“四爷，奴才不怕，为十三爷死我也情愿。”

邬思明微微一笑插言了：“张军门，学生要说你一句。十三爷的事，皇上的安排是有深意的，你绝对不要意气用事。我替四爷打个保票，一有机会，四爷会替你安排的。”

张五哥诧异地看了一下邬思明，又看看胤禛，只见四爷点了点头，他放心了：“好，我听四爷和邬先生的。四爷，奴才告辞了。”

张五哥一走，邬思明立即向胤祯说：“四爷，瞧见了么，这就是人心，这就是军心。从京城驻军到大内侍卫，全是向着十三爷的。十三爷和您的交情，又无人不知，这步棋您不走不行啊！”

听了这话，四阿哥终于下定了决心。第二天下午，他从大内出来，坐上大轿，便直奔十三贝勒府。

如今的十三爷府与七年前可是不大相同了。沿着府邸原来的院墙，又修起了一道一丈多高的围墙。府门外边的高墙下，是一座仅能通过一个人的小门儿，守门的是宗人府派来的人。这宗人府，是清朝专门管理皇族事务的衙门，与内务府是平级的。胤祯来这里之前查过了，宗人府里，有不少是他正白旗下的旗奴。守门的一见胤祯来了，连忙报信给在十三爷府上管事的笔帖式。那笔帖式出来，胤祯一看，巧了，认识。此人名叫戴福宗，正是四爷府上戴铎的侄子。戴福宗见四爷来了，赶快上前磕头：“爷吉祥，奴才戴福宗给您请安了。”一边说，一边把四爷让进门房里坐下。

四爷今天显得特别地随和：“戴福宗，你四叔戴铎在我面前可没少夸你呀。去年他给我说，想让你的内弟去经管四爷在遵化的那片庄子，我答应了。那可是个好地方，每年有一万多两银子的进项呢。不知道你那内弟去了没有？”

戴福宗受宠若惊了。谁不知道四爷是位冷面王，一般的大臣们还难得和他说话呢，自己一个下等的旗奴，今天能有这面子，而且还让内弟得了这份美差，他能不激动吗？四爷的话刚落音，他就连忙回答：“奴才谢四爷的赏。四爷您是贵人，眼下又替皇上管着事，日理万机的，还惦记着奴才的这点小事，奴才怎么敢当呢？府上高管家说了，要我那内弟明年麦收以后才去接管呢。”

四爷大度地说：“咳，这个高福儿，办事也真是小家子气。待会儿我写个条子，你去见高福儿，让你那个内弟即刻去办差吧。”

戴福宗趴在地下磕了个头：“哟，那奴才就谢四爷了。”

胤祯背着手在门前转悠了一圈说：“我说小戴呀，你们把这门修得太窄了吧。万一里边十三爷的人有个病什么的，总得能过去轿子才行啊。我告诉你，十三爷是极受皇上宠爱的。你们可不许放肆，更不准虐待他。”

戴福宗赶快回答：“四爷，您老放心，这事奴才明白。十三爷不就是圈禁了吗，皇上不下旨，谁敢难为十三爷呢？这门儿，赶明儿就改。再说，守在这儿的，全是四爷的旗奴。您老说句话，还不跟打炸雷一样响吗？”

四爷心如明镜却故作糊涂：“哦？这儿的人都是正白旗的。你看，你看，四爷我竟没想到这一层。唉，你们每天苦苦地守在这里，担着大责任，却又没有一点额外进项，真难为你们了。嗯——这样吧，你给我开张名单，到我府上替大伙儿领点赏银去。”

戴福宗又连忙行礼拜谢。胤祯却把他拉到一旁小声说：

“哎，戴福宗，爷今儿来，是奉了皇上的旨意，有话要问十三爷。可是，皇上这话又不便写成圣旨。你看，能通融一下，让我见见十三爷吗？”

戴福宗笑了笑说：“爷，您这话说远了。虽说私自探望，有干禁例，可是，爷都不怕，奴才们又怕什么呢？这样吧，爷请稍坐，我安排一下。”说着快步出去，不一会儿，十二个在这里当差的兵丁差役全被他叫来了。大家一齐跪下给四爷请安以后，戴福宗说话了：

“弟兄们，今儿四爷奉旨来见十三爷，可是因为事关机密，万岁又不便

明降谕旨，咱们得担待着点。慢说四爷如今管着内务府，他还是咱们的旗主儿啊。如果连这点小事咱们都不肯出力，四爷要咱们这些奴才干什么呢？我把话说到前头，万一出了事，有我老戴一人担着，只求大家做个明证。有不愿干的，请把话说开了，我绝不会给你穿小鞋。可是，假如有人当面应下了，背后又出去嚼舌头，那可就别怪我不客气。”戴福宗说着持起了裤子，露出大腿上六个紫黑色的伤痕，“瞧见了么，这叫三刀六洞。我老戴是青帮上的人，这是入帮的规矩。谁要是想在我这儿吃黑饭，没准会有人把你装到麻袋里，扔进永定河里喂王八呢。”

胤禛没想到戴福宗还有这一手，不禁宽容地笑了：“小戴呀，别把话说得那么绝情，都是自家兄弟嘛。喏，这是一千五百两的银票，你拿去给大伙分了。另外，你记着把这儿的旗奴开个单子给我，爷不会亏待你们的。”

众人一是害怕，二是感激，谁不知道四爷那说一不二的脾气呀，纷纷磕头谢赏。四爷再也不看他们一眼，大踏步地向院子里面走去。

进了二门，胤禛一眼就瞧见了十三弟。他端坐在椅子上，似乎是饶有兴趣地在读一本书。乔姐站在身后为他捶背，阿兰手端茶盘，侍候在旁边。四爷停住了脚步，注目细看：七年功夫，变化可真大呀！老十三不过才三十多岁，可是，眼角起了皱纹，发辫子也已经花白了，竟好像一下子老了二十年。兄弟两人同在京城，却咫尺天涯，不能相见。十三弟呀十三弟，你让四哥想得好苦哇！胤禛不觉眼睛湿润了。可是，他猛然想起，不能惹十三弟伤心，更不能让乔姐和阿兰看出破绽，便强打精神，笑呵呵地叫了一声：“十三弟，你好悠闲哪！”

正在看书的老十三陡然一惊，抬头一看，竟然是自己日思夜念的四哥来了，激动、兴奋和那无法表达的委屈，一齐涌上心头。他慌乱地站起身来，几乎控制不住自己了，语无伦次地说：

“啊？！四哥，怎么……是你，是你……来看我了。你，你怎么进来的？哦，是不是父皇有旨意？我，我得跪接圣旨……”一边说，一边就流着眼泪跪下了。

老四连忙上前一步，抱住了这位小弟弟：

“十三弟，快起来，没有旨意。我是特意来看你的，你，你身子骨还好吗？”

老十三听明白了。“没有旨意”，那就是说，皇上既不杀他，也不想放他，他还得继续过圈禁的生活。他刚才的冲动，一下子消失得干干净净。七年圈禁，已经把他的心肠磨得硬如钢铁了。他苦笑了一下说：

“四哥，你不全看见了吗，小弟我有什么不好呢？有这么两位美人终日相伴着，她们俩一个东宫，一个西宫，我就是这里的小皇上。高兴了，拉她们过来，像刚才这样，红袖添香，读书忘忧；不高兴了，一脚把她们踹开，我自己跑到院子里去看蚂蚁上树。四哥你说，阿哥中有像小弟这样快活的人吗？”

胤禛接过阿兰递来的茶，默默地听着十三弟这近于疯癫、又像牢骚的话，不由得心如刀绞。他痛心地说：“十三弟，你不要说这些混话，四哥我听着心里难受。咱们换个话题好吗？”

胤禛纵声狂笑：“哈哈……四哥呀四哥，小弟我一点也不混。这个大院，高墙一圈，外边的人进不来，里面的人出不去。在这儿说话，百无禁忌，谁又能把我老十三怎么着了。你要换话题，那好，小弟我问你，八哥早就当上

太子了吧。”

胤祯瞟了一眼站在一旁的阿兰和乔姐，谨慎地说：“父皇有旨意，不再册立太子了。”

胤祥突然站起身来，兴奋地在房里走来走去，大声说道：“好，好，父皇英明！就是要这样放鹿中原，任高才捷足者先得，这才叫公平。谁本事大，谁接皇位。让那些只会耍弄心机、坑陷兄弟的人见鬼去吧。哈哈……”

胤祯一听这话，又惊又喜。惊的是，这样的话，怎么能放言无忌地直说直讲呢；高兴的是，十三弟的看法竟然和邬思明不谋而合。老十三哪好兄弟，这七年圈禁的罪你没白受，你成熟了！

胤祥见四阿哥皱着眉头想心事，便来到跟前说：“四哥，你今日来必有要事。小弟我实话告诉你，我这里什么忌讳都没有。阿兰和乔姐是怎么来的，她们待在我身边又为的是是什么，我心里清楚，你心里清楚，她们俩也不糊涂。可是，如今，正人君子也好，奸细狐媚也罢，任凭她有罗刹公主的本领，也别想透出一个字儿去。再说，兄弟我已经落到了这个下场，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只要她们稍微有一点不规矩，我马上宰了她们，眉头都不会皱一下。说吧，四哥，放开说吧。”

胤祥这话，说得如此尖刻犀利，如此不留余地，阿兰和乔姐听得心惊肉跳，红着脸暗自垂泪。胤祯却知道，十三弟的话虽然说得难听，可全是正理。这高墙大院之中，有什么消息能传出去呢？便沉吟着问：

“十三弟，今天，我只想问你一句，郑贵人的事儿……”

胤祥脱口而出：“哦，这事，兄弟一直瞒着你，不想让你插手。我早把她弄出来了，住在通州的吴家花园。你不问，我也要问。为这事我把老管家文七十四出了籍，让他在那里照顾郑贵人。七年了，不知他们是不是还平安地活着。四哥：你帮帮小弟，给他们换个地方吧。”

四爷想了一下说：“嗯——这事你办得对。不过，如今二哥和你都圈禁了，留着这位郑贵人，恐怕只能招祸。是不是——唉，反正这是二哥作的孽，与你无关。你已经做得仁至义尽了，我替你把她除掉吧。”

胤祥“噌”地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什么，什么，四哥，你怎么能这样说，你怎么能这样做？一个孤苦无依的弱女子，被人始乱终弃，从贵人一下子变成了贱奴，这还不够可怜吗？你有这样的经历吗？你受过这么大的冤屈吗？今天你说出这样的话来，你还是我的四哥吗？”胤祥说着，说着，放声大哭起来。突然，他止住了哭声，又是一阵撕裂人心的仰天大笑。老四胤祯吓坏了，连忙让阿兰和乔姐把他搀到椅子上坐下，又心疼地说：

：“十三弟，我的好兄弟，你这是怎么了。你要吓死四哥吗？”

老十三平静下来了。阿兰从旁说：“四爷，您别见怪。十三爷刚才说我们俩的话，都是实情。奴婢说无可说，辩无可辩，只有让老天作证了。有句话，奴婢不能不说，这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日子，是我们女人过的。十三爷一个生龙活虎的皇子，怎么能这样待下去呢？”乔姐也连忙帮腔说：“四爷，求您在万岁面前说句话，放十三爷出去吧。到那时，就是杀了奴婢，我也心甘情愿。”

她们俩说的也许是肺腑之言，可是十三爷却并不领情：“去，一边待着，哪儿有你们说话的份！四哥，你别替小弟担心，这里挺不错的。有吃，有喝，有美人，有书看，还可以钓鱼，下棋，唱曲，逮鸟，过得满舒服嘛。”老十三正在强装笑容地往下说，突然看见四哥眼中含泪，他停了一下，又变了口

气，“唉，只是梁园虽好，不是久留之地呀！四哥，你，你还会再来看我吗……”一句话出口，胤祥又是泪如雨下了。

老四强忍悲痛走了过来，抱着胤祥的双肩说：“十三弟，别，别说得这么可怜。你的英雄气概跑哪儿去了？我告诉你，风向不定往哪儿刮呢。有四哥在，就不会让你吃亏。你要宽心，要变着法儿的保护自己的身体。我不但还要来看你，而且一定要把你从这活棺材里救出去！兄弟保重，四哥我、我走了。”

四爷胤禛头昏脑涨地走出了十三爷府，他的心几乎要碎了。可是，他毕竟还没有失去理智。尽管十三爷府里传不出信去，可是，人心难测，事情往往坏在一时的疏忽之中。他没有敢问及军中的事情，这件事，必须要绝对机密，稍有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下次来时，再找机会与十三弟密谈吧。

朝廷局势的变化，果然不出康熙皇帝所料。自从那道“放太甲于桐宫”的考题出了之后，“太子命系于天，将要东山再起”的谣言，便像瘟疫一样，顷刻之间，传遍了紫禁城，传遍了京师，也传遍了全国。阿哥们，大臣们，纷纷猜测，窥探风向，算计着怎么办才合适，投靠哪边更保险。八王爷的阿哥党兄弟们，更是挖空心思去揣摩皇上的真意，商量着怎么对付那即将“东山再起”的胤禔。这事儿的根底儿，除了康熙之外，只有方苞最清楚。他冷眼旁观，暗暗好笑，也为皇上的精明过人、老谋保算而拍案叫绝。

这“太子要东山再起”的谣言，像长了翅膀一样，也飞进了深宫高墙，飞到了胤禔的身边。他在这加了高高围墙的咸安宫里面壁七年了。可是，他并不像胤祥那样又气、又急、又闷、又难受。咸安宫不也是宫吗？当皇上的常年不出宫门也并不希罕哪。有几个皇上像父皇那样，老是微服私访、东奔西跑的呢？胤禔从生下来就当太子，打懂事儿起，就有一大群的师傅教他，要有皇帝的威严和沉稳，要能坐得住，要处变不惊。几十年来，胤禔除了偶尔随皇上出巡或者办差之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宫中度过的。圈禁，只不过是失去了自由，失去了权力，生活上并没有什么大的委屈。所以，七年来，他倒是心宽体胖了。

可是，权力和自由对人来说，是太重要了。蛟龙困在沙滩上，虽说有雨就能腾飞上天，可是，没雨不就得困着吗？困着的日子毕竟不好受。胤禔在等着、盼着那场大风雨的到来。

四十四施巧计胤禔逼太医传夹带郎中闯宫门

胤禔被圈禁在咸安宫里七年了，可是他并没有遵照康熙的要求，闭门读书，忏悔思过。他把这次圈禁，看做是蛟龙困沙滩，只要风云一变，他就能腾云驾雾，直上九天。他每天都在苦苦地盼，焦急地等。哎，巧了。这回那个“太子将要东山再起”的谣言，还真是飞进了咸安宫，飞到了胤禔的身边。

昨天夜里，咸安宫的一个小太监高连，悄悄地告诉胤禔说，今年科举，皇上出的考题是“放太甲于桐宫”。这句书，胤禔学过，也知道它的意思。嗯，是个好兆头！太甲只是被放逐了三年，如今父皇把我圈禁七年了。老人家的气该消了，我胤禔又要出头了。虽然眼下我被圈禁在这咸安宫里，可是，只要跨出这道门坎儿，我这人困的蛟龙，就能重新行云布雨、叱咤乾坤。哼，老八、老九、老十、老十四，还有那些踩我、压我的人，你们等着瞧好吧！

可是，想归想，事归事。胤初左等右等，就是等不来那道赦免他的圣旨。他把高连叫来，仔细地问了又问，证实一下这消息是不是可靠。高连说：“二爷，您别问了。奴才和爷一样，连门都出不去。这是那天奴才在门口站着，听外边几个太监闲聊，才得到的信。皇上出的考题已经颁布天下了，能假得了吗？”

胤初一边想心事，一边吩咐说：“唉，高连哪，你也可怜，跟着爷受了这七年的罪。人生有几个七年呢？我现在也不想什么‘东山再起’，更不想再当太子，只想带你们几个出去，过几天自由自在的日子。所以，你这些天得机灵点，勤到门口去走动走动，再听到什么话，哪怕是一句半句呢，也马上回来告诉爷。”

高连忙答应说：“扎，奴才明白。奴才从十岁进宫，就在爷跟前当差，这事儿，奴才能办，爷要是能出去，奴才不也跟着沾光吗。”

又是两天过去了，外边的风却再也刮不进来。胤初茶不思，饭不想，急得抓耳挠腮。有一次，他实在忍不住了，径自出来，装着散步的样子，一直走到大门口。守门的太监客客气气地把他给拦住了：

“哟，二爷，您今儿是怎么了，脸色不对呀。请回屋吧，要什么只管让高连来传话，奴才们不敢怠慢。这门洞里风大，二爷要是着了凉，奴才们可吃罪不起。”

“着了凉？”嘿——胤初福至心灵，太监这随口说出的话，使他开窍了。对，我就是要“着凉”！这地方，平常人不奉特旨不能进来，可太医是例外的。有了病，报上去就有太医来瞧病，不就可以问出消息，带走信儿了吗？想到这儿，他快步走了回来，吩咐高连：

“去，给爷提两桶冷水来，爷要洗澡。”

高连大吃一惊：“二爷，您……这，这洗澡的热水，很快就送来了……”

不等高连说完，胤初没好气地一挥手：“少废话，快去。告诉你，从井里给爷现打，越凉越好。”

高连不敢违抗，只好颠颠儿地跑着，提了两桶刚出井的冷水来。胤初把袍子一脱，只剩下一件小内衣，自己提起桶来就浇了下去，一桶浇完，又是一桶，冻得他脸色煞白，连着打了几个喷嚏。高连可吓慌了，连忙过来给他擦身子，披衣服，架着胤初回到房里躺下，还捂上了一床大被子。

您别说，这一招还真有用。虽然现在还是夏天，但胤初从小娇生惯养，哪经过这大冷大热的折腾啊。不消半个时辰，身上烧得像火炭一样。高连出去报信，说“二爷病了”。门上的人还不信。哎？刚才还在门口转悠，不是好好的吗，怎么说病就病了呢？进来一看，哟，还真蝎虎！只见胤初躺在炕上，双眼紧闭，脸色啡红，呼吸粗重，热气蒸人。好家伙，还真病得不轻！太监们哪敢怠慢呢，飞跑去报告了内务府，胤初吩咐下来：“回去告诉二爷，让他稍等一会儿，传太医贺孟顺，即刻到咸安宫去给二爷瞧病。”

胤初真是病了。高烧使他处于半昏迷状态，一会儿做了登基为帝的好梦，一会儿又做了个困入沙漠的恶梦。他只觉得浑身燥热，口渴难耐，嘴里不断地叫着：“水，水……”

太医贺孟顺来了。他正在默默地给胤初诊脉，却不料，胤初突然醒过来了，别看他正在发着高烧，心里一点也不糊涂。尤其是见贺孟顺来看病，胤初更是兴奋。咱们在本书前几回中交代过，这位太医，就是那个为胤初配制春药的人，两人是老交情了。胤初甩开贺孟顺诊脉的手，一翻身起来了：

“贺太医，你，你要救我呀！”

贺太医当然不知道胤初是话里有话，连忙安慰他：“二爷，您别怕，您这病不过是受了风寒，吃上一剂发表的药，汗一出来，就会好的。”

胤初连忙截住贺太医的话头，急促地说：

“不不不，我没大病。哎，快给我说，你最近都看到哪几位阿哥了？”

贺太医心中吃惊，却也不敢不答：“嗯，这个，这个，哦，见过五爷，七爷。对了，昨天大爷病了，也是奴才去瞧的。”

胤初一愣，什么，老大也“病”了？好哇，他比我还“病”得早一天呢！他忙问：“大爷是什么病啊？”

“哦，回二爷，没什么大病，也是有点寒热……”

胤初心中暗暗好笑：“哼，不对！他害的恐怕也是忧国忧民的大症候吧？”

贺孟頫刚才进来的时候，外边天已经阴了。此刻，彤云密布，大雨将至。恰在胤初说这话的时候，一道劈雷闪电凌空而下，震得贺孟頫机灵灵打了个冷战。他不敢再看胤初，也不敢再接话茬儿了，胤初却是更加兴奋，龙困沙滩，因雨而飞，正应了他日思夜盼的时刻。他感慨万端地说：

“贺孟頫，你我之间的交情不是一两年了。我告诉你，皇上出的那个‘放太甲于桐宫’的考题，二爷我知道了。四爷接管内务府的事，我也知道了。你看，二爷我表面上受到圈禁，可消息并不闭塞。天公将降大任于我，二爷又要东山再起了。他老大装的什么病，他能和我相比吗？哼，自作多情！二爷我的前程，谁也挡不住，二爷我的位置，谁也夺不走。老贺呀，告诉你，这地方是我那个太子党的四爷管着，你老贺给二爷我开的那张春药方子，也放在这儿呢，要不要我给你抖搂抖搂？”

贺孟頫吓傻了，那张药方抖搂出去，他还有命吗：“二爷，您，您要我干什么？”

胤初冷颜峻色地说：“告诉我，昨天你给老大看病，他问你了些啥？”

贺孟頫战战兢兢地回答：“回二爷，确实没说什么。大爷问这次西征，皇上派谁为将。我说，可能是十四爷，不过，皇上还没有下诏。大爷又问，为什么不用十三爷。我说，十三爷圈禁了。大爷很吃惊，他还不知道十三爷也犯事了呢。这件事，说出去也是犯禁的。我不敢在大爷那里多待，就连忙告辞走了。”

其实，胤初听到老十三也被圈禁的消息，同样感到吃惊。不过，这会儿他顾不上别人了：

“哼，老大贼心不死，还要出来害人吗？他休想！”

贺孟頫越听越害怕。他知道这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凑着胤初不再追问，他急忙开了一张药方，呈了上去：“二爷请过目。您的病不要紧，吃下这剂药，明早就大安了。奴才告辞。”

“且慢！”胤初一抬手止住了他，又快步走向里屋，拿出一块明矾来，就着碗里的水化开了。他蘸着这明矾水，“刷刷刷”地写了一张条子，又在灯火上烤干，那张白纸上立刻踪迹皆无，胤初阴森森地看了贺孟頫一眼说：

“孟頫，拜托你，把这张条子带出去，设法交给凌普。”

贺孟頫大吃一惊：“不行，不行。二爷您知道，从这里带出片纸只字，都是要杀头的……”

胤初把眼一瞪：“嗨，你还真懂规矩呀。那么，你私开春药，蛊惑储君，

又该当何罪呢？！哦，你不知道了是不是，听我告诉你。在前明是剥皮揸草，在本朝嘛是凌迟处死，听明白了吗？”

贺孟頫浑身打战，苦苦哀求：“二爷，请饶命。不是我不带，是带不出去呀！”

“这个么，不用你操心，我送你出去。”胤初说着，“啪”的一个耳光，打在了贺孟頫的脸上。这位太医还在发愣呢，就听胤初低声说了一句：“还不快跑！”

贺孟頫明白了，撒腿就往外跑。胤初随后追了出来，破口大骂：

“好你个没良心的东西，你以为二爷我倒了霉，就该受你的作践吗？告诉你，二爷我还是龙子凤孙，比你这穷太医的身份高贵得多！”

好嘛，一个连滚带爬地往外跑，一个又哭又骂地在后边追，满院子的人全都看呆了。守门太监连忙过来劝解：“二爷，怎么回事，您和那太医生的什么气？气着了不值得呀。贺太医，去去去，还磨蹭什么呢？”

胤初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躺倒在泥水地上大哭起来：“当初我当太子的时候，他狗颠尾巴地巴结我。如今我倒霉了，病了，他连副好药都不肯给。贺孟頫，你好没良心哪……”

闹腾之中，守门太监也顾不得搜身了，推推搡搡地把贺孟頫轰出了咸安宫。贺孟頫虽然躲过了这一关，可还有紫禁城那一关呢！此时，天已经全黑了，大雨倾盆而下，夹着劈雷闪电。贺孟頫不敢走大路，专拣那没人的小道，深一脚，浅一脚，踉踉跄跄地往宫外跑。哪知，这宫里不是大街，天又黑，雨又大，他走着走着，迷失了方向。本来该从西华门出去的，却不料走到东华门去了。刚到门口，就听一声断喝：“站住，干什么的？”

贺孟頫这一惊非同小可，连忙站住身子，定神一看，原来是侍卫领班德楞泰。便赔笑说：“哟，是德军门吧。我是太医贺孟頫，刚才进宫给二爷瞧病去了。”

“哦——原来是贺太医，你怎么连个雨具都不带呢？看看，浑身上下，淋得跟落汤鸡似的。快，进屋来暖和一下吧。”一边说，一边过来，拉着贺孟頫就进了屋。贺孟頫心中有鬼，哪敢多停啊，擦了擦脸上的雨水，就要告辞。德楞泰是个细心人，他马上看出了这位太医有些神魂不定，便故作轻松随便地问：

“哎呀，我说贺太医，你神色不对哟。撞着鬼了吗？记得你是从西华门进宫的，怎么又绕到这边来了？”

贺孟頫连忙解释：“咳，别提了。我，我本来就胆小，宫中路径又杂。我，我倒没见着鬼，可是到处漆黑一片的还真吓人……德军门，咱们明儿个有空再聊吧。天不早了，我，我得回去了。”

德楞泰一摆手把他拦住了：“且慢，贺太医，你知道如今内务府是四爷管着。四爷的规矩大，凡是夜间出入宫禁的人，全要搜身。请太医到里间去一下，顺便把这身湿衣服换换，不也很好吗？”

德楞泰这儿正说着，忽听外边的兵丁喊了一声：“四王爷驾到——”

德楞泰赶到屋外时，四爷胤禛已经下了大轿。他的身后紧跟着装扮成随从模样的性音和尚。德楞泰上前请了安，笑着说：“四爷，下这么大的雨，奴才以为您不会来查夜了。快，请到屋里来吧。”

四爷含笑说：“德军门，查夜也不会查你。我知道你一向是小心谨慎的。今天二爷病了，我派太医给他看病，不知那太医出宫了没有。我不放心，所

以来瞧瞧。”

“哟，四爷，您算来巧了，贺太医正在里边呢。”

两人说着进了屋，就见一个小太监从里屋走出来说：“四爷，德军门，贺太医浑身淋得透湿。我们给他换了身干衣服，顺便搜查了一下，身上什么夹带都没有，只有这张开药方的白纸。”

德楞泰接过纸来一看，上面确实什么字也没有，便随手还给了贺孟頫：“快回去吧，瞧你冻得那个样儿。”

贺孟頫巴不得这一声呢，向四爷行了礼转身便走，却不防被四爷叫住了：“回来！我问你，二爷害的是什么病啊？”

“回四爷，二爷是受了寒，伤风发热。”

四爷又问：“嗯，昨天大爷的病，也是你瞧的吧，他怎么了？”

“哦，大爷是中了暑，受了热。”

四爷冷冷一笑：“嗨，怪了。一个受热，一个受寒，倒难为你这郎中了。我看，你恐怕也有了什么病吧，怎么脸上红一块，青一块的这么难看呢？”

贺孟頫有点慌神儿了：“四爷，我，我什么病都没有，只是刚才淋了雨……”

四爷突然变了脸，厉声喝道：“少废话，把那张纸给我拿出来！”

贺孟頫一听这话，止不住浑身筛糠。他战战兢兢地把那张白纸又掏了出来，呈了上去。可是，手一哆嗦，纸掉到地下了，而且，不偏不斜正落在刚才从他身上流下来的那滩水上。白纸上突然显出一行清晰的小字。德楞泰大叫一声：“四爷，您老真神了！瞧，这纸上有字。”

德楞泰话没说完，贺孟頫眼前一黑，吓昏过去了。

胤禛不动声色地吩咐一声：“取碗冷水把他喷醒。”又把那张纸接了过来，在桌上的水碗中一湿，上面的字全显出来了：

凌普奶兄：

胤初被囚，整整七年。圉圉望天，泣血泪干。近闻新疆有事，望兄趁此良机，代我设谋，使我能随军出征，脱此灾难。

胤初密书

胤禛看完，苦笑地摇了摇头，又把那张纸小心地在灯下烤干了。这时，贺孟頫已被救醒，跪在地下，磕头出血。他一边叫着“四爷饶命”，一边不等问话，便把刚才在咸安宫的事，全部招了出来。

他这里啰啰嗦嗦地说，胤禛却在紧张地想：这事儿关系太大了，见到的人又这么多，瞒是瞒不过去了，硬压下去，后果更不堪设想。二哥做出这事儿来，保是保不住的。不过，这个贺太医，还可以给他留条生路。不斩尽杀绝，多救一个人，不又多一份人缘吗？想到这儿，他试探着问德楞泰：“德军门，你看，这事怎么办好呢？”

“四爷，奴才有什么见识，全凭四爷吩咐。”

四爷沉稳地说：“噢，这事儿确实难办，大家都说我是冷面王，可是，我虔心信佛，心是善的。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从不作践人，更不轻易杀生。这贺太医今天出的事，说出去就是杀头的罪。可我瞧着贺孟頫这人，平日里还是小心谨慎的。宫里不少人都求他看过病，没病的，往后也难免求得着他。我有个主意，说出来大家商量一下，看行不行。”

一个老太监眼皮子活，一听四爷这口风马上就明白了：“四爷，您老尽管吩咐。人生在世，谁没个头疼脑热的，离不开太医呀。再说，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嘛。”

听太监说得有板有眼，四爷微微一笑说：

“嗯，说得好。依我看，这事出在二爷身上。他被圈禁七年，想出来透透风，也是人之常情。可是，他逼着贺太医干这种事，就把贺太医给坑了。这样吧，贺孟頫，我替你做个主，你拿出一千两银子来，给今晚在这里的弟兄们买碗酒喝。明天一早，你赶往畅春园，拿着这张纸条，去见皇上，自首告发。我，还有这里的弟兄们，都为你做个见证，认定你是自动投案的。这样，你落了个活命，大家也都得了好处。四爷我再在皇上面前替你讲个情，免了处分。你看如何呀？”

四爷这话说出来，贺孟頫感激涕零不用说了，一千两银子买条命，他能不干吗？东华门的守门军士、太监，也个个眉开眼笑。如果不是四爷查得紧，贺孟頫早把那张字条带出去了。现在，四爷亲自查了出来，他们这守门的，哪个没有失察之罪呀？可是，四爷不但不追查、不问罪，反而让贺太医拿出一千两银子分给大伙儿。十几个人，每人就能得百十两呢！该挨罚的，反倒受了赏，谁还能说个不字呢。德楞泰见大伙儿直用眼睛瞧自己，连忙代表守门军士，躬身向四爷施礼说：“守城侍卫谢四爷赏。一切都按四爷的吩咐办就是了。”

“好。这样，我就放心了。贺孟頫，明儿下午你把银子送来就行了。此事，下不为例。你们好好守着这东华门，不可坏了我订的规矩，听见了吗？”

“扎！”

胤禛处理了大医贺孟頫私传夹带的事，带了性音和尚，出宫上轿，打道回府。

已经过了半夜，雨也停了，胤禛在半路上下了轿子。他想要在凉风中清醒一下头脑。性音紧随其后，小心地注视着街上的动静。胤禛忽然回过头来，笑着问性音：

“哎，我说你这和尚，不吃斋，不念佛，你到底是真和尚呢，还是假和尚？”

性音诡秘地一笑说：“嘿嘿……四爷，您说真我就真，说假也算假。剃了头我是和尚，留起辫子来，我还是童子身。”

四爷微笑点头：“唔，原来如此。”又问，“那年我去淮北，误宿贼店。你为什么出手救我呢，难道你认出了我是皇子吗？”

性音一边回忆，一边认真地说：“哎——瞧四爷说的，我哪有那么好的眼力呀。不过，我虽不知你是皇亲，却看出了你是好人。你要不去帮那个苦命的女孩子，能遭人暗算吗？不瞒四爷，我娘就是被人拐卖的。我从小到大流浪。后来，伍次友先生收留了我，又让我跟着李云娘李大侠学艺，最后，又随着孔四格格去了广西。孙延龄反叛朝廷时，我就在四格格身边。唉，那一次打得真苦啊！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两世做人了……”

胤禛听到这里，突然站住了脚，沉思了一会儿说：“哦，我想起来了。小时候，听四格格说起过你。你，你是不是叫青猴儿？”

性音笑着回答：“嘿嘿，四爷，您说的不错，性音正是当年四格格身边的奴才青猴儿。如今，我这个顽皮猴子，又拴到您四爷的旗杆上了。”

胤禛万万想不到；三十年前，那个跟着孔四贞的小保镖、女侠李云娘的弟子，武艺超群的小青猴，如今就在自己的身边。他高兴地说：“你能随了我，也是我的福分和机缘呢。”

性音深情地说：“四爷，说实在话，我刚来北京并不是冲着您来的。我想再见四格格一面。想不到晚了一步，正赶上她老人家出殡。唉，我这一生，仗剑行义，杀人无数，为的是遵照师父的教导，除暴安良。哪知，贼人越杀越多。后来，我明白了，杀十个贪官，也不如保一个清官。看来访去，觉得只有四爷您才是大丈夫，于是就死心塌地地跟着您干了。”

四爷这才明白，原来，邬先生、文觉和这位性音和尚，都没有追逐名利之心。他们是怀着一腔热诚来保自己，也是抱着诚挚的心意，劝自己去争皇位的。有了这些人的辅佐，自己一定要干出一番事业来。于是便说：

“性音师父，你不知道，我也是在苦难中磨出来的，所以心肠变得又冷又狠。我不抽烟，酒喝得很少，内眷中没有宠幸，更不去寻花问柳。就是因为有了这分冷，这分铁石心肠，才使那些好佞小人们怕我，恨我。咱们的心，算是想到一块儿了。今后，我还要仰仗你们几位呢。”

二人边说边走，绕着紫禁城巡视了一圈，见各处都太平无事，正要打道回府，却听西便门外一家酒店里，传出一阵歌声。那歌声，时而低回宛转，时而高亢入云，伴着叮叮咚咚的古筝，十分动听。胤禛不由得停住了脚步，哦，不知民间还有如此仙乐妙音，真是奇了。再仔细一听，啊？！怎么这女子唱的竟是胤禛当太子时的诗句呢？他没有说话，快步回到大轿旁边，脱下王爷的官服，换上了一身便装，拉着性音和尚便闯进了酒楼。

酒店掌柜的见这二位爷气度不凡，不敢怠慢，连忙上来照应。胤禛也不理他，只顾站在那里，听那女子唱曲，一曲终了，满堂喝彩。有扔赏银的，

有起哄叫好的，也有些不三不四的酒徒，言语猥亵，故意挑逗的。胤禛心中有事，见这里太乱，便随手扔了二十两银子给酒店掌柜说：“喂，这卖唱的女子爷包了。叫她到楼上雅座唱去。”说完，也不等掌柜的答应，带着性音径自上楼了。

掌柜的见这位客官出手阔绰，连忙吩咐伙计给二位爷上茶，上酒，好一通忙活，才把这二位爷安顿好。此刻，门帘一挑，那个女子手抱古筝款款地走了进来，蹲了两个万福说：

“奴婢文三娘给爷请安。请爷示下，要点唱什么曲子。”

胤禛一听说她姓文，心中不由得一动，他仔细盯着这个女子上下打量，看得那女子又羞又恼，可又不敢发作，突然，胤禛开口了：

“文姑娘，你唱得很好。我有一位朋友，填了一首《南乡子》，可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来唱它，不知你能按词演唱吗？”

“回爷的话，小女子懂得《南乡子》这牌子，唱是能唱，只怕技艺不精，难中爷的心意。请爷将这歌词示下。”

“好，能唱就好。”胤禛命性音去要了笔砚，挥笔而就，递给了那卖唱女子。哪知，这女子不看还罢，看了这首词，却脸色煞白，手足颤抖，不言不语，也不弹不唱，呆在那里不动了。胤禛心如明镜。他刚才写的这首《南乡子》词，乃是当年胤禛所填。因为写得轻薄，不敢外传，可是却被四爷瞧见过。今天，四爷写了出来，是有意试探。前些天，他去探望十三弟时，胤祥交待过，说郑春华已被救出，住在通州，由十三爷府上的老管家文七十四照应着。第二天，四爷就派人去寻找他们。可是，家人回报说，十三爷犯事之后不久，这里常有人来骚扰。文老头和那女子早就走了，去了哪里，没人知道。今天，在酒楼中，四爷偶然听到了这清歌妙音，就动了心思。如此歌喉，如此板眼，没经过大内乐师的调教，是唱不出来的。而且，唱的又是胤禛的词，不是郑春华还能是谁呢？于是，才有了这进一步的试探，此刻，见郑春华呆在那里，四爷又有意地催问一句：“哎，文姑娘，你怎么不唱啊？”

那女子突然泪流满面地跪下了：“爷，奴才斗胆问一句，这词，您老是在哪儿见到的？”

胤禛正要答话，门帘一挑，那个帮女子收钱的老汉进来了。他抢前一步，跪倒在地：

“四爷，老奴才文七十四请爷金安。”

四爷一听他就是文七十四，高兴地说：

“哦——你就是文七十四啊，叫我找得好苦呀！听说你们搬了家，也没人知道去了什么地方。我还以为你们回山西老家了呢。”

文七十四恭恭敬敬地说：“四爷，一言难尽啊。自从十三爷犯了事，我们在通州就住不下去了。后来有传言说，顺天府要来抄家，所以我带着……哦，带着她跑了出来，想投奔四爷。可是去了几次，都被门上的挡回来了。我一想，也难怪他们，一个像叫化子似的老苍头，门上人怎敢去惊动四爷呢？实在没法了，只好隐姓埋名，在这酒楼里卖唱糊口，等着十三爷的好信……”

四爷明知故问：“哦，原来如此，这女子是你的女儿呢，还是儿媳妇呢？”

文七十四连忙说：“爷，您千万别这样说。她既不是奴才的女儿，更不是媳妇。说出来，奴才有罪，请四爷明鉴。”

那女子听到这里，也“扑通”一下跪倒在地：“奴婢郑……不，文三娘

叩见四爷。”

还有什么可问，什么可说的呢？四爷的猜想证实了。面前这位形容憔悴的女子，正是那个被太子玩弄后又又要杀死的贵人郑春华。一时间，天家的体面，父皇的名声，祖宗的规矩，朝廷的王法，二哥的卑鄙，十三弟的嘱托，郑春华的苦命，全都涌上了胤禛的心头，他真不知如何是好了。忽然，四爷想起了父皇那个“放太甲于桐宫”的考题，想起了今晚二哥胤礽办的这件犯禁的事。如今，朝廷上下都在议论胤礽要“东山再起”，胤禛是不相信的，可是父皇这个题目出得又让人不能不猜测。今晚，他让贺孟頫去皇上那里自首揭发，用意很深。一是借此机会，让贺孟頫出头去试探皇上的口风。如果皇上真有重立太子的意思，就不会重责胤礽。假如皇上没有启用太子之意，这个状子一告，就会把胤礽彻底打垮，扫清了自己继承皇位的一大障碍。今天，偶然的机缘，得到了这个郑春华，无论从哪方面说，这女子都会成为自己手中的一张王牌。想到此胤禛开口了：

“这酒楼人多眼杂，不是说话的地方。你们今夜随我回府，明天我叫人给文姑娘买张度碟，你暂且带发修行吧。”

老四是个精明人，他知道阿哥党的人对郑春华的事，并没有撒手不管。眼下虽已是半夜，怎能保证在街上不出事儿呢？所以，他让郑春华坐上了大轿，自己则仍然穿着便装，和性音和尚一起，徒步而行。

他这个顾虑不是多余的，一行人刚过了金鳌玉栋桥，性音赶上一步悄声说道：“四爷谨慎，有人跟踪！”

四爷心中陡然一惊！啊？！果然有人跟踪，而且来的好快呀。如果今晚郑春华被人从我的大轿里抬走，明天上早，就会变成轰动京师的特大消息，我老四就全完了。他抬头往前一看：四个彪形大汉，已经拦住了去路，全是双手卡腰，黑帕蒙面，只露着两只贼亮的眼睛。再往后一看，还有大约六七个人已经包抄上来。见到这阵势，四爷心中更是紧张。性音却微笑着说了一句：“四爷放心，有青猴儿在，咱们吃不了亏。”一边说，一边大步向前，略一拱手说道：“喂，前边是哪条道上的朋友，幸会幸会。”

站在最前边的一个大汉冷笑着说：“少废话，爷们和谁都没交情。拿出五百两银子来，咱们大路朝天，各走一边，道出半个不字，爷们连钱带人全都要了。”

性音坦然一笑说：“好，痛快！不过兄弟身上带的银子不够，且放我们回家，明日兄弟在嘉宾楼设宴款待各位，五百两银子，一钱不少，如何？”

那大汉一撇嘴说：“嘿嘿，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呢。明儿个你要不来，爷找谁去呀？这样吧，把他们押在这儿，你回去取钱去。”

性音仍在戏弄他们：“老兄，都是江湖中人，你这话说不仗义了。我要是不愿意呢？”

大汉耍横了：“那，就先请你尝尝我铁掌的滋味！”

性音和尚上前一步，挺起胸膛，面带嘲笑地说：“嗯——这法儿不错，我还真有点皮肉发痒。来吧，打吧。”

那大汉猛窜上前，运足了劲，向着性音的前胸，“咚”的就是一拳。他心想，老子这一拳非打得你口吐鲜血不可。哪知，一拳下去，竟似打在了铁梁钢柱上一般。性音和尚纹丝没动，那大汉却甩着手腕，跌跌撞撞地向后倒去。其余三人见势不妙，一齐拥上前来，左拳右掌，乒乒乓乓地对着性音乱打。那性音仍然是稳如泰山地站在那里。四爷胤禛可急了，一来他怕性音双

拳难敌四手吃了亏，二来这京师重地夜半打架是犯着禁例的。万一遇上巡夜兵丁，自己轿子里坐着郑春华这个是非女子，也不好说清。可是，眼下弄清对面贼人是强盗呢，还是哪个阿哥府上的勇士。他不敢叫性音的名字，灵机一动，喊了声：“青猴儿，你怎么不还手啊？”

性音戏耍几个大汉，正在兴头上，听四爷一声招呼，也喊了一声：“爷，不是不还手，我怕开了杀戒。”一边说，一边运力于两臂，左右同时出击，两个大汉被推出五、六尺远，“咚”、“咚”两声，栽进了河里。另外两个还没醒过神儿来呢，性音又是一手一个地拧住了他们，提起来，快步走上桥头，冲着后边上来救护的几个人喊：“喂，凭你们这点不起眼儿的本事，就想走黑道吗？喏，你们把尸体拉回去下酒吧！”说着，手一扬，两个大汉被抛向空中，“叭叭”一下，摔死在后边追来的人身边。性音仰天大笑：“哈哈……小子们，来见识一下爷的功夫。”他单掌举起，在桥头石狮子颈上一抹，那狮子头竟然被他抹掉，咕碌一下滚到河里去了。这几手，性音谈笑自若，出手如电，招招相连，只在瞬息之间。后面的人早惊傻了，连尸体都顾不上收拾，呼哨一声，全撒丫子跑了。

性音和尚护着大轿，继续前行。文七十四走上前来说：“胜音师父，老汉活了这么大年纪，今天算开了眼，你有这样高的功夫，为什么不抓个活口呢？”

性音微微一笑说：“老人家，你想过没有，抓个活口，是送官治罪，还是私设公堂呢，那不给四爷添了麻烦吗？”

这一夜，胤禛几乎是通宵不眠。他命人在后花园远离书房的一个角落里，收拾出一座小院，安排了郑春华。派了四个丫头服侍，门上又安排文七十四看守。下令一切起居、饮食、置买、传话等等事情，全由文七十四直接找管家。家人、仆妇任何人不得进入这个小院。郑春华终于又有了一个安全保险的藏身之地了。

四爷没睡，还有人也没睡呢。谁呀，太医贺孟頫呗。刚才，胤初逼着他私传夹带，往外边给凌普送信，却不料，在出宫门时被四爷查了出来。当时，他确实是吓得心胆俱裂。心想这下完了，碰上这位铁面无私的王爷，还能有命呀？可是，他万万没想到，四爷竟然是那样的仁慈，那样的宽厚，那样的体恤下情。一千两银子，买回了一条小命，让他去找皇上，自首告发。有道是，首告者无罪，立功者受奖。这趟进宫见驾，没准儿还能得到点彩头呢！最起码也不会有什么大罪。有了这个想法，他贺孟頫能睡着觉吗？他知道，皇上如今在畅春园里住，而且老人家有起早的习惯。去晚了，皇上和大臣们一开始议事，他这个太医院的六品供奉，就别想见到皇上了。自己今天见皇上要说的事，关乎社稷，非同小可，而且是一时一刻也耽误不得的。晚一步，走露了风声，他这个首告的人，便成了同案犯了。所以他左思右想，今晚不能睡了，得提前去，等着。于是，回到家里换了衣服，便打马直奔畅春园，要赶早见驾。还算不错，门上太监通报进去之后，侍卫张五哥来了：“哟，贺太医呀，你有什么事要见皇上？”

贺孟頫连忙答话：“回张军门，下官有十万火急的事，必须立刻见到皇上。这事，这事，不好在这里说，请军门鉴谅。不是事关重大，我怎敢惊动皇上呢？”

张五哥点了点头，领着贺孟頫进了园子。路上，贺孟頫瞅瞅附近没人，这才悄悄地把昨天晚上二爷如何害病，自己被二爷叫进去瞧病时，二爷怎么

逼他、吓他，要他带出来一张字条交给凌普的事，大概地说了一遍。还说，这事要不告发，我就有欺君之罪呀！不过，这贺孟頫还算有点小聪明，把被四爷逮住，四爷又放了他，给他出主意的事给瞒下了。为什么呢。把这事一说，不但自己这趟进宫成了假的，四爷他们也不得安宁啊。

张五哥一听，知道事关重大，不能拖延，便连忙领着贺孟頫，来到澹宁居，求见皇上。

四十六见粳米皇上怜民主责逆子康熙震天威

张五哥带着大医贺孟頫来求见康熙。他把贺太医留在门外，自己进去奏报。

今早上，康熙皇上的心情特别好，因为魏东亭派人给皇上送来了一份特殊的贡礼。张五哥一进殿门，皇上就兴奋地说：

“五哥，你来得正好，快看看，东亭送来了什么？”

张五哥顺着皇上指的方向一看：哦，原来是一拉溜十几个黄布的粮食口袋。他走上前去打开，伸手抓出一把，是大米，再仔细一看却不免吃惊。这米，晶莹碧透，又微红似玉，细长的米粒形如纺锤。张五哥虽然出身农家，可这样好的米，他还从未见过呢！放到鼻子下一闻，清香扑鼻：“啊？！皇上，这是上好的粳米呀！”

兴奋异常的康熙开怀畅笑：“哈哈，五哥，让你说对了，这是粳米。不过，你可知道，这是朕亲手培育的呀！如今，它遍布江南各省，连两淮都种上了，一年两熟，两熟！你知道吗？”

张五哥侍候皇上已经十几年了，平日里，不是见皇上忙得不可开交，就是见他气得手足颤抖。今儿个，五哥还是头一次见皇上这样高兴，简直成了个大孩子。五哥不由得满心喜悦地说：“主子说得好。那一亩地不就成了两亩了吗？”

康熙高兴地说：“对对对，就是这话。朕告诉你，这还是康熙八年的事儿呢。当时，有人向朕献了这个稻种，说叫‘一穗传’。稻种虽好，每年却只传一穗。朕不信这话，亲手种下了它，先在御花园里试种，后来，又让虎臣带到南京去。多亏了虎臣，他没忘了朕的嘱托，经过几十年的培育，推而广之，终于让江南和两淮都种上了这稻子。虎臣深知朕心，‘民以食为天’，没有百姓丰衣足食，哪有朕的江山呢。如今，他派人专程送来了这粳米，是让朕放心，让朕高兴的呀！”

康熙皇上兴奋地、滔滔不绝地说着。张五哥也听得十分激动，十分动情：“主子，魏大人忠心事主，不愧是主子一手调教出来的人。他深知主子爱民的一片苦心，也难得他五十年来辛辛苦苦地推广这稻种。奴才们当以魏大人为楷模，也像他那样忠心办差。”

康熙更高兴了：“好好好，说得好。五哥呀，过几天你到南京走一趟，向虎臣传朕的旨意。就说朕见了这稻米，高兴得一宿没睡。你还要告诉他，叫他注意身子，多活几年，不要过于谨慎。他的心事朕知道，不就是欠了国库几十万两银子嘛。欠账的官员多着呢，朕不怪他。你去的时候，带上朕的旨意，在江南再设一个织造司，让虎臣的儿子去办这个差，要不了几年，债就还清了。唉，朕身边的老人儿不多了，而且，魏东亭又是朕最喜爱、最心疼的一个。如果在朕活着的时候，他还不清欠债，一旦朕死了，换上那个刻薄寡恩的新主子，虎臣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张五哥见皇上刚才还好好的，现在却越说越伤心了，连忙劝解：“主子爷说哪儿的话呀。别说主子龙体康健，就是真有那一天，老爷子也不会给奴才们选个刻薄主子的……”

康熙一挥手打断了张五哥的话头：“好了，不说这个，一说朕就心里难过。你下去吧，朕想歇一会儿。”

张五哥小心翼翼地：“主子，不是奴才不懂事儿，太医贺孟頫求见，说有要事面奏。”

康熙冷冷地说：“不见，你带他去找马齐说吧。”

“主子，这件事关系重大。恐怕马齐听了还是要回来回奏请旨的。”张五哥说着又凑到跟前，把胤初用明矾水写信传递夹带，贺孟頫要来告发的事儿，简略地禀明了皇上。

康熙一听，立时就气得涨红了脸，冷笑着说：“好哇，真的是不让朕安生一天了。你立刻传旨，把上书房大臣和在京的所有皇子，包括那个混账的胤初全都叫来。让贺孟頫马上进来回话。”

贺孟頫听见召唤，跟斗踉跄地进来。叩头行礼之后。他不等康熙问话，便把昨天发生的事儿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然后，呈上那张白纸，请皇上当面打湿验看。

康熙一边品着热茶，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这张明矾写的纸条。他脸色铁青，一句话不问，也一句话不说。吓得贺孟頫趴在地下，心中打鼓，冷汗直流，却又不敢抬头。

过了好大一会儿，上书房大臣张廷玉、马齐，同着方苞和四爷胤禛先来了。他们进殿行礼之后，一瞧皇上的脸色，也是一个个吓得不敢言声，默默地站在那里。房子里的空气紧张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皇子阿哥们分散住在北京，全都叫来且要一会儿功夫呢！可是，康熙沉着脸，就是一言不发。大臣们站着，贺孟頫跪着，也一块跟着干耗。

终于，李德全进来了：“主子爷，外边传话进来，说除了八阿哥病了，请了假不能来见驾，其余的阿哥全都来了。他们不敢擅自进畅春园，请旨见是不见？”

康熙也终于开口了：“嗨，希罕。他们不敢擅自闯宫。哦，朕还真有这么孝顺。这么懂规矩的儿子吗？哼，他们不敢擅入，朕还不敢挡驾呢。快，去把这几位爷替朕请进来吧。”

众大臣听皇上开了口，也都舒了一口气。虽然，皇上的话说得冷嘲热讽，表现出对儿子们的极大不满和愤怒，可是，比起刚才那杀机四伏的沉闷，总算是好了一点，不一会儿，一大群皇子走了进来。他们不知道今日老爷子生的什么气，个个心神不宁，个个怀着鬼胎，所以俱都是灰头灰脸。默不作声地叩头请安，跪在那里等着挨训。

康熙一见他们这样，气更是不打一处来：“朕记得，今儿个是宗学里会文的日子。如今熊赐履死了，汤斌呢，老了。余下的几位师傅恐怕谁也管不住你们这群爷了吧？那，朕就亲自考考你们。挨着个儿来，说说你们近来读了什么书，有什么进益？”

好嘛，这题目出得可真大。十几位皇子挨个报告一遍，得多长时间呢！李德全小心地上前提醒皇上：“主子，二阿哥也来了。他是犯事的皇子，不便和兄弟们一块儿进来，正在外边跪着候旨呢。”

康熙眼皮都没抬地说了句：“让他先跪着吧，等朕发落了这几位爷才轮

上他呢。”李德全招了个没趣，悄然退下去了。

皇上亲自考问读书进益，皇子们哪敢随便应答呢。于是，从大到小、挨着个儿挖空心思地说，读了什么书，写了什么文章，练武有什么进展，办差有哪些成绩。康熙沉着脸一个个地听，一个个地点评。说老实话的，得到一声夸赞，心里虽然踏实了，却不敢乐；说得不实在的免不了受到申斥，更是不敢辩解。大伙儿都在心里念叨着：快点吧，快点吧，老爷子，您不觉得累吗？

他们哪儿知道，这才是开场白，正题还在后边呢！在众皇子说完之后，康熙突然说：

“你们都说完了，朕也评完了。今天，朕把胤初也叫来了，让他给你们现身说法，讲讲怎么做个忠臣孝子。李德全，把胤初带进来！”

胤初进来了。他昨天的病，确实不是装的，两大桶冷水淋到身上能是闹着玩儿的吗？再加上昨天夜里装神闹鬼地一折腾，又不知贺孟頫能不能平安出宫，心里不踏实，吃什么药也没用。现在，他突然被皇上召来，在门外罚跪一个多时辰，那模样能好看得了吗？你瞧，大热的天，他穿着夹袍，又病，又怕，浑身瑟瑟发抖，进来便跪下叩头行礼：“戴罪儿臣胤初叩请皇阿玛金安。”

康熙见他果然病着，心里闪出一丝怜悯之情，但很快就被气愤压下去了：“胤初，知道朕为什么叫你吗？”

胤初叩头回答：“儿臣不知。”

康熙平静地说：“嗯，你被圈禁了几年，外边的事情是知道了。朕告诉你，近来，西边的事儿越闹越大。原来镇守西疆的全是你委派的将军。朕下令让他们出征御敌，想不到他们一个个全是蠢才，竟然一败涂地，使六万甲兵片甲无回，令朕心惊啊！”

康熙这话说得让胤初摸不着头脑。说是责备。追究他用人不当吧，听话音又似乎是不大像；难道父皇是向他咨询方略吗？也不可能。我昨晚才把信送出去，送到凌普手里，他再辗转托人，求人，没有十天半月，到不了父皇这儿啊。不过，既然父皇今天提到了这事儿，不如我自己请求吧。想到这儿，他重重地磕了一个头说：

“皇阿玛，西部边疆用将的事儿，当初儿臣知人不善，调度无方，以致丧师辱国，造成君父之忧，求父皇重重治罪。这过错既然由儿臣引起，儿臣请父皇网开一面，准儿臣以戴罪之身，亲赴前线。儿臣愿血染征袍，以补万一。”

康熙冷冷一笑：“哼哼，说得倒是好听，能毛遂自荐，也可称的是有勇气。可惜呀，你去不成！因为你选的那个推荐你的人不是正人君子，而他要推荐的你，又不光明正大。军情大事，关乎国家安全，朕岂能受你们的愚弄？！”

胤初一听这话心里发毛了。可是，他还抱着一线希望：“父皇，儿臣，儿臣高墙圈禁，已经七年。七年来，儿臣读书思过，深知昔日之非。如今，国家有事，主忧臣辱。儿臣虽不才，愿舍此无用之残生，在父皇面前稍尽一点孝心……”

康熙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狂笑，打断了胤初的话：“哈哈哈哈……你还有孝心吗？胤初啊，你吃亏在太聪明了，结果聪明还被聪明误。你又装钟馗又装鬼，一人演两台戏，这本事可真不小啊！不过，说句实话，你是又无能

又不老实。”康熙说着，抓起那张用明矾写成的白纸，“刷”的扔了下来，“当着上书房大臣和你的兄弟们，念！让他们都听听，这是什么东西？！”

胤初一见这张纸竟然落在父皇手里，吓得他魂飞魄散，冷汗直流，趴在地下，浑身颤抖，哪儿还能说一句话来呢？

暴怒中的康熙皇上，直瞪瞪地瞧着跪在地上的儿子们，恶狠狠地说：“用明矾水写密信，用苦肉计朝外送，这心思，这能耐，你们几个谁会，谁有，谁又能想得出来？这种小人见识、鬼蜮伎俩，就想瞒过朕的眼睛吗？刚才你们都听见了，胤初说得多么好听啊。什么面壁七年，痛知前非，什么效命疆场，血染征袍，全是一派胡言！如果你刚才的话是出自肺腑，那这明矾书上的‘圈图望天，泣血泪干’，又做何讲？”

胤初叩头出血。抽泣着说：“皇阿玛，儿臣心里有话，却没法向父皇讲，只好出此下策……”

“呸！”康熙哪能容他辩解，“你虽然圈禁了，可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朕全都知道。有话要说，不能写成条陈，恳求内务府代转吗？就凭你这鼠窃狗盗的小本事，朕能把几十万大军交给你吗？你手中要有了兵，难道不会称兵宫闱，要了朕的脑袋吗？”

胤初强自申辩：“皇阿玛言重了，儿臣怎敢……”

康熙一拍几案，怒声斥责：“你当然敢，你已经这样做了！你虽然是个不学无术的匹夫，可是胆子并不小。你要是不敢，焉有今日？你以为，朕出了一个‘放太甲于桐宫’的考题，又轮到你出来耀武扬威了。告诉你，这是白日做梦！朕老了，精力不济了。但朕心里比什么时候都清楚。对你胤初，对你们这群忤逆不孝的儿子，朕比谁都摸底儿。朕今天把话对你们说清了，无论是谁，只要存了奸邪之念，篡位之心，都瞒不过朕这双老眼睛，朕也决不会让他过安生日子！”

康熙这一大通发作，把殿内的人全都吓坏了。只有方苞还勉强能支持得住。他看准了机会上前劝解：“皇上请息怒。胤初做事不当，应该严加教训。可是，他不过是笼中一鸟罢了，万岁为此过于伤神就不值得了。”

张廷玉、马齐也趁机进言，无非是“保重龙体”之类的话。康熙听了冷冷一笑：“哼哼哼哼，方苞说得有理，胤初确实是笼中一鸟。不过，朕太宽容你了，让你住在咸安宫里。那地方虽然偏僻，可还叫做‘宫’。这‘宫’字一叫，就让你生了许多非分之想，以为自己是关在金丝笼子里的珍奇之鸟。现在朕断了这个念头，即日起，将你圈禁在上驷院里。上驷院这个名字好，顾名思义，是给皇上驯养御马的地方。你住在这马厩里，也许会断了邪念，认真思过。按你昨天所为之事是该杀头的。常言说，虎毒尚且不食子呢，朕也不想落这个万世骂名。不过，死罪免了，活罪难饶。张五哥，把这个不肖儿子与朕拖到外边，打二十藤条，要狠狠地打！”

责打胤初、教训皇子的第二天，方苞和张廷玉同时接到皇上的密旨，要他俩明天一早到畅春园见驾。俩人百思不解。要说见驾，他俩哪天不见，要说去畅春园，他们又哪天不在畅春园侍候呢？俩人琢磨来，琢磨去，才从密旨中那个“早”字上品出了点滋味。“早起见驾”，就是皇上要在众大臣来到之前提前召见他们。方苞一夜没睡，三更刚过就往畅春园赶。可是他来到时，张廷玉早就候在那里了。二人抬头望天，只见明月斜挂，满天星斗，才刚过半夜。不由得心照不宣地笑了。就在这时，只见张五哥手提一盏宫灯，快步从里边走了出来。张廷玉迎上一步说：“五哥，今天你巡夜吗？”

张五哥笑着回答：“二位大人好早啊，我是奉了皇上的旨意，在这里等候二位呢。请进吧。”

二人听了这话才知道，皇上竟然比他俩起得还早，连忙跟着五哥走进园子。可是，路过澹宁居的时候，张五哥却领着他们往相反的方向拐弯了，七拐八绕地又走了一阵，来到一处小院落。张五哥停下脚步说：

“二位大人，到了，请二位自己进去。这里是武老将军警卫的地方，奴才不奉特旨是不能靠近的。”

张廷玉和方苞二人在畅春园侍候皇上多年了，还从来不知道这畅春园里竟有这么一个隐秘的院落，宫中的禁地。两人小心翼翼地一边往前走，一边打量：只见这院子坐落在一大片苍松翠柏之中，稍微站远一点，根本就看不见林子里有院落房屋。院内，土墙茅舍，小门纸窗，没有任何假山、水榭之类的装饰，却满院俱是郁郁葱葱的松柏，与院子的树木勾枝挂叶，遥相呼应。一条长满青草的小径，通向院中唯一的房子。他们俩默默地与守在门外的武丹打过招呼，来到房子跟前，就见门楣上挂着一个匾额，上面是康熙亲书的两个大字：“穷庐”。他俩正在琢磨这“穷庐”二字的含义，就听康熙在里边说：

“是方苞和廷玉吗？进来吧。”

四十七论遗命密语示正臣议承嗣忠言陈圣君

张廷玉和方苞遵照皇上的密诏，一大早便赶往畅春园。他们刚来到那块宫中禁地“穷庐”门前，就听康熙在里边说：“是方苞和廷玉吗？进来吧。”

随着皇上这句话，两个小太监一言不发地打起了帘子。二人进屋叩见行礼之后，方苞先开言了：“皇上恕臣无礼。圣上不该起这么早，就是睡不着，躺着养养精神也好嘛。”

康熙淡淡一笑：“对，这话有理。年轻的时候，朕把生死看得很开，自古人生谁无死呢？可这些时，朕还真有点怕死了。儿子们不孝，朕如果不多活几年，把后事安排好，怎么去见列祖列宗呢？”

张廷玉知道，皇上对前天发生的事儿，气儿还没消呢，忙说：“皇上，据臣的愚见，阿哥们出点差错，甚至二阿哥久遭禁闭想出来活动一下，都是人之常情。要说他们想叛逆、要谋反，还不至于。皇上已经训戒了他们，就请把这事放过了吧，不必再生气了。”

康熙长叹一声说：“唉！朕不是生气，而是无可奈何。前些时，四阿哥推心置腹地劝朕，把老大、老二、老十三都放出来，让他们松动一下。朕也想，都是朕的骨肉嘛，老囚禁着也不是个事儿。可是，你们瞧这形势，不放，他们还胡作非为呢，放了，可怎么得了。如今边疆有事，他们一窝蜂地都请求带兵出征。要放在二十年前，朕高兴还来不及呢，现在可不敢轻易答应他们。朕不怕什么陈桥兵变，因为他们谁也没这个本事。朕也不怕西蒙古的阿拉布坦，因为他不堪一击。朕怕的是大祸起于萧墙之内呀！”

张廷玉听康熙说得痛心，想趁机岔开话题，便说：“皇上提到这件事，臣倒想，当初御驾西征时把西域的富八城分给土谢图汗一半，真是庙算高明，圣虑深远哪！”

康熙微微一笑：“嘿嘿嘿嘿，土谢图汗还是有忠心的嘛。他占着富八城的一半，阿拉布坦就不能为所欲为。唉，多亏了他呀，说起来他还是老十三的嫡亲表兄弟呢。”

方苞沉吟着说：“皇上，既然土谢图汗王忠于朝廷，皇上何不把人情做大一点，索性赦免了十三爷呢？据臣所知，十三爷并无大错呀。”

康熙叹了口气说：“唉，方苞呀，你不知道老十三。他确实没有什么错，更没有罪。这个孩子，忠心可嘉，爽直可爱，这是他的长处；可是，他争强好胜，倔强胆大，又是致命的短处。朕圈禁他，是要磨一磨他的性子。他既然没福承受皇位，那就得让他学得稳健一些，成熟一些。不然的话，在朕的身后，他要是捅了马蜂窝，谁能护得住他呢？”

方苞听了这话，惊得眼都直了：“皇上，七年了，臣才明白，原来圈禁十三爷，不是惩罚，竟是为了保护他。圣心思谋之深，臣万万不能及。正如刚才圣上所说，土谢图汗是十三爷的娘舅家，又与阿拉布坦不和睦。臣斗胆进言：释放十三爷，让他统兵西征，岂不甚好。”

康熙放怀大笑：“哈哈哈哈哈，方苞啊，方苞，你果然是个书呆子。老十三和老十四这哥俩性情相仿，也都是治军之才。可是朕思虑再三，正因为十三阿哥与土谢图汗是甥舅至亲，所以还是放老十四去带兵更为稳妥些，你说呢？”

方苞心有灵犀一点通，他明白了。在如今阿哥争权、愈演愈烈之时派十三爷西征，假如他和外婆家联起手来，里应外合，杀了进来，那京师又将是什么局面呢？哦，别看皇上对胤祥深信不疑，别看老爷子对十三爷疼爱之至，可是在皇位、君权这些大事上，皇上对谁都不放心啊！这难道就是人们常说的“帝王心术”吗？皇上对自己的亲生儿子，尚且如此小心防备，对我和张廷玉又该如何呢？他不敢想下去了，脸色也吓得变白了。

方苞的情绪变化，怎能瞒过精明过人的康熙呢？他阴沉着脸冷冷地说：“方苞、廷玉，今天如果不是在这个地方，不是对着你们俩，朕刚才的话是绝对不会说出来的。既然你们知道了，就不能再说出去。说了，对你们，对朕都没有好处。朕今天召你们两个来，本不是说这件事的，是想听听你们俩对皇子们的看法。这地方绝对机密，方圆半里之内没有一个闲人。武丹守在门口，太监全是哑巴，而且是终生不许走出院门的。所以，无论你们今天说了什么，只有朕和你们俩知道，无论说了什么错话，朕也决不降罪。朕要打一打遗诏的腹稿了。”

张廷玉和方苞一听此言，“扑通”一下全跪下了。张廷玉泪流满面地说：“请主上慎言。”方苞也说：“陛下刚过耳顺之年，圣寿无期，且不可说这样的话。”

此刻的康熙却显得分外平静：“起来，起来，坐下说话。朕只是说要打遗诏的腹稿，并没有说要死嘛，你们何必如此呢。唉，你们都是饱学之士，想必知道，大凡君主帝王，无论是庸碌之辈，或者是英明圣君，都很忌讳这个死字。他们在清醒的时候绝对不想后事，可是死这一关又逃不过去。到了他死期临近、昏迷不醒之时，才叫来儿孙，召来大臣、糊糊涂涂地指定个继位之人。这种事儿，史书上还少吗？”

方苞和张廷玉默默点头。皇上这话他们只能听，不敢接茬儿。康熙接着说：“朕既然决意不立太子，那就要在这个‘死’字上做文章。胤初两立两废，已经让朕心力交瘁了。你们不要避讳，什么龙体康健，什么圣寿无疆，这些话，不过是让朕听了心里高兴罢了。朕心里很清楚，‘老病已至，无常渐近’，这才是实情。”

尽管康熙皇上这话说得十分平静，可是方苞和张廷玉听了，还是觉得头昏目眩，心肝颤抖。他们终日守在皇上身边能看出来吗？议事的时间稍微长一点，皇上就坐不稳了。刚才皇上说得一点不错，老了，病了，要见无

常了。可是，这话除了皇上自己说，谁敢这样想呢？

康熙似乎并不理会他二人的心情，自顾自地继续往下说：“朕思谋已定，这遗诏要分两层意思来写。第一层，指定继承皇位之人。这只要一句话就行了。可是，朕不想当一个糊涂皇帝，要把一生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全部昭示子孙，留作后世之训。这是第二层，也是最重要的一层。要分门别类，逐一写来，要趁着朕头脑还清醒的时候慢慢写出来。现在，咱们先说第一层皇位继承人的事儿。朕想听听你们的高见呢。”

张廷玉听了这话十分激动。他泪流满面地说：“皇上如此推心置腹地垂询臣子，为臣者岂敢不披肝沥胆直言。臣以为，论学问，皇子之中以三阿哥和八阿哥最好。不过，三阿哥缺少治世之才，八阿哥又似乎待人太迁就了些。”

康熙注视着方苞问：“嗯，方苞，你说呢？”

方苞欠身回答：“陛下，若论学问，阿哥们都不能算差，但今日讲的是选择储君，而不是品评学问。唐朝的玄宗皇帝，明代的嘉靖皇帝，学问都是极好的，可是却把国家搞乱了。所以臣以为，八阿哥只不过是学了皇上的风度和仪表，却没有学到皇上的为君之道。三阿哥埋头编书，更不必说。这两位阿哥都不足取。”

康熙点了点头说：“嗯，这样说很好嘛。朕要的就是你们的肺腑之言，要的就是你们毫无掩饰的忠正之言。说下去。”

张廷玉说：“圣上刚才说，要启用十四阿哥率兵西征，臣揣摩着，皇上似乎有意于十四爷。十四爷虽机敏干练，爽直敢为，这几年整兵筹饷也颇见功效。但他与八爷交往过密，而且过于大胆，不可不虑。”

康熙一笑止住了他：“哎——廷玉呀，你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揣摩朕的心思干什么呢？”

“是。臣以为，若将十三阿哥和十四阿哥相比，两人性情相仿，十三爷似乎更具忠心。但十三爷却只是个将才，不是帅才。让他管一个部，办一件差，那是没说的，是个好臣子。更大、更重的担子，怕他挑不起来。”

方苞接口说道：“对，廷玉说得是。除了上边说过的几位阿哥，臣以为四阿哥倒是值得看重。他为人诚孝，这些年办差最多，且事无巨细，都十分认真。尤其是他自强自立，性格坚如铁石，从不攀附别人，更不结党拉派。但四阿哥过于认真，以致落了个刻薄之名。这也算是个毛病吧。”

再往下，他们又议论了老九、老十、老五、老六等人。早膳时刻到了，康熙传了御膳，让两位臣子和他一齐坐下，边吃边谈。康熙兴致很浓，他笑着说：“咱们说了这么长时间，还是一句话，各有长处，也各有不足。你们说，朕这花团锦簇的江山，究竟要交给谁呢？”

张廷玉这会儿胆大了，脱口而出：“皇上，臣以为四爷和十四爷最好。”

康熙一怔：“哦？这哥俩是一母同胞，竟都有这福分。那么，老八真的不行吗？”

方苞略一思忖说：“陛下，臣适才已经说过，八爷的学问、风度都没说的，连外国使臣都夸他有帝王之相。可是，如今天下升平日久，人人只思安乐。武将怕死，文官贪财，朝中积弊很多，亟待整饬。八爷似乎难当此任。”

张廷玉听到这里连忙接口：“对！方苞之言很有道理。臣也以为，继承皇位之人，一定要精明强干，能矫正时弊。这个人，一要洞察吏治民情，二要刚毅不拔。这样，才能克难攻坚，使天朝永立于不败之地。八阿哥没有这样的才干。”

康熙似乎是被他们的话震动了。他放下筷子，急促地在屋里走来走去。忽然，他仰天长叹一声：“唉——你们说得对，说得好啊！多难兴邦，朕要个只会坐享现成的继位之人有什么用呢？朕已经过于宽厚了，老八比朕还宽厚；朕对下边已经过于放纵了，他比朕还放纵，大臣们称朕是‘老佛爷’，可有更多的人叫老八‘八佛爷’。让他来继承江山，再过几十年，大清不就完了吗？有人说，朕是一位太平天子，这话说得混账透顶。朕这一生经历了多少磨难，朕这太平江山是一刀、一枪、一滴血、一行泪苦苦挣来的！好儿不靠父母，自己的功名自己挣。得来的太容易了，也就不懂得珍惜了。所以，朕听从你们的劝告，决意不立老八！”

方苞激动地说：“万岁圣明。臣思之再三，这储君只在四阿哥和十四阿哥两人之中。”

康熙狡黠地一笑：“哦，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他们俩再好，只能有一个皇上。你说，哪个更好呢？”

说了大半天，这可到了节骨眼上了。张廷玉和方苞都觉得，今儿个自己说得太多、也太直了。可是事到如今，回避是决不可能了。方苞到底是老辣一些，他略一沉思，便直率地说：“皇上，四阿哥和十四阿哥哪个更好，臣平日从没有想过，也不敢去想。所以皇上突然问起，臣难以判定。论起为臣之道，臣和廷玉今日的话都是越轨之举。这件事，唯有皇上乾纲独断才能定夺。但臣以布衣之身，受到皇上如此信任，又不能不放胆直言。若皇上已经内定，也就罢了，若陛下尚在犹豫，臣有一法可供圣酌。”

康熙的目光咄咄逼人：“什么办法，说下去！”

方苞掷地有声、一字一板地说：“是。看皇孙。有一个好皇孙，至少可保大清三代太平江山！”

康熙眼中一亮，眉头舒展了。当年在热河猎狼时，小弘历那清脆的嗓音，得体的话语，聪明过人却又少年持重的娇憨之气，闪现在康熙的面前。多日、多年疑而不决之事，被方苞一语道破。康熙觉得精神振奋，心情舒畅，不觉仰天大笑：“哈哈哈哈哈……朕得到了，朕决心定了！方苞啊方苞，你这句话说得好，抵得上万两黄金。”

康熙得到了什么，他下决心要选哪位皇子，方苞和张廷玉都是聪明过人的。马上就猜出来了。可是，康熙不明说，他俩当然不敢再说、再问。今天，能做到让皇上这么高兴，能定下这桩大事，这两人也总算是对不起皇上的信任了。

康熙却没容他们俩松口气。他快步来到方苞面前，神色严峻地说：“方苞，从今日起你不必在上书房办差了，也不要再回你的府邸。这畅春园是宫中禁地，你自然不能住在这里。朕叫人替你安排一下，就在园子附近，另赐你一座宅子。你每天都要待在这穷庐里。朕有空时，来向你口述遗诏，你代朕记录、润色。朕不来呢，你就安心在这儿读书。瞧见了没？这里的藏书多着呢，而且全是珍版秘笈。不过，你要小心，不可与外官交结。如果你出了一点差错，透出一口口风，朕可就难以维护你了。”

方苞听得心惊肉跳：“万岁，臣、臣只怕才力不足；难当此任。”

康熙看也不看方苞，又走到张廷玉面前：“廷玉，你的担子更重。从今天起，方苞写出来的遗诏草稿，要由你来归档保管。稍有差错，祸灭九族，你明白吗？”

俩人扑通一下全跪下了：“圣上放心。臣等以合族性命担保，决不负皇

上千斤重托。”

康熙严厉地说：“不！这不是千斤担子、万斤担子。这事关系着大清的江山社稷，关系着朕的一生令名。你们要掂出这个分量来。也要想到，从今以后，你们自己也和朕一样，处在至危至难之中了。朕当然要设法保护你们，不得已时，恐怕还要采用一些非常措施，你们要心中有数。从今天起，你们俩都有随时向朕密奏之权。好了，朕要去前边接见大臣们了。你们俩留下来再商议一下，怎么办这件差使。”

二人同声回答：“是，臣等遵旨。”

四十八送出征胤禩埋党羽窥皇权兄弟斗心机

康熙皇上离开穷庐，来到澹宁居。他刚到门口，就见八阿哥府上的太监何柱儿也站在那里，便诧异地问：“何柱儿，你来干什么？”

何柱儿连忙上前磕头：“主子爷，奴才何柱儿请主子金安。奴才今天是进宫报信的。八王爷病得厉害，浑身烧得像火炭一样，打昨天晚上到如今，一口水都灌不进去。还一个劲儿地说胡话，叫万岁。八福晋瞧着又心疼、又害怕，打发奴才来禀奏万岁，说怕万一八爷有个好歹，万岁爷就见不着了。”

何柱儿说的这位八福晋，是蒙古科尔沁王的独生女儿，从小娇生惯养，十分刁悍泼辣。康熙心中很清楚，这次她让何柱儿进宫，分明是借着八阿哥有病，要再一次来试探。便冷冷地说：“既然八阿哥病得厉害，为什么不传太医呢？”

“回主子，太医看了，说是发疟子。”

康熙心中暗暗好笑，哼，发疟子用得着这么大惊小怪的吗：“何柱儿，回去告诉你们那位八福晋，朕这两天身子也不好，不能走动。什么时候朕有精神了，会去看八阿哥的。你告诉她，既然八阿哥有病，就不必进宫请安了。别的阿哥也让他们少去探望八阿哥，去的人多了对病人没好处。李德全，回头你上太医院去一趟，让他们给八阿哥送点金鸡纳霜丸。”

康熙说完，不等他们答应，一甩手走进了澹宁居。在皇上身边侍候的太监们，也连忙跟了进去，把何柱儿一个人撂在了大门口。他思前想后，真是又妒忌，又羡慕。唉！都怨自己昏了头，一步走错，想回也回不来了。

康熙预料得果然不错。老八这次借着有病，叫福晋出面去请皇上，确实是为了试探，而且是一箭三雕的试探。怎么，他老八不懂规矩吗？他懂！

皇子阿哥，只要是封了称号，开府办差，与皇上的关系就是君臣关系了。臣子害病，只要不是病入膏肓，死到临头，皇上是用不着亲临探视的。老八这是明知故犯。他让福晋出面去请皇上，这就躲开了君臣之礼，而成了家庭事务了。皇上如果动了怜子之情来这里一趟，朝中便马上会传出“皇上亲临探病，八阿哥重新得宠”的消息；康熙要是不上这个当，不来呢，大家就会说：“老皇上刻薄寡恩，亲儿子要死了，请都请不动。”这样的议论，对老八照样有好处，会有更多的人同情他；还有哪，皇上来不来，那是老人家的事情，他老八无权操纵。可是皇子阿哥、皇亲百官不管谁来，老八都躺在炕上，不厌其烦地诉说对皇上的思念，说那些“皇恩高厚，难以报答”之类的废话。而且说得煞有介事，说得伤感动情，以表示自己的忠心和孝心。这一招三式可真够厉害的。老八这一病，名声更响了，威望也更高了。

二阿哥胤初私传夹带被皇上严加谴责，众阿哥也因此陪着跪了半天受到训戒的事，八阿哥也早知道了。他暗自庆幸，多亏自己“病”了，躲过了这场是非。看来，这“病”来得是时候。出了乱子我就病，有了喜事病就好，安坐府邸，逍遥自在。你们争得头破血流，我坐收渔翁之利，多美呀！今儿个老八得到消息，说派老十四西征的诏书就要明发了。八阿哥病也好了，精神头儿也来了，他起了个早来到花园，一边悠闲地赏花，一边想着心事。在太子胤初第二次被废之后，他和老三、老四同时被晋升为亲王。可是，除非是见皇上，他很少穿那件明黄饰金的亲王袍服，而总是穿着便装。今天，他从头到脚，一身黑衣、黑帽、黑布鞋。这装束，衬着那粉白的面庞、悠闲的举止，更显得潇洒俊雅、风流调悦，也透着一副太平天子的雍容华贵。他十分自信。哼！无论你们怎么折腾怎么闹，我老八稳如泰山，岿然不动，这江山落不到别人手里！

就在这时，鄂伦岱来了。这个人，论辈分，是老八的表哥，论身份，却是八爷的旗奴。他原来是皇上跟前的侍卫领班，在那次皇上狩猎时，因为骄横跋扈，被革去侍卫，放到军队里当差。这几年，他被东调西差的，总没个安生地方。十四爷将要率军西征，老八看准机会递了个话，把他从奉天调回来，安排在十四爷帐下做一名副将。所以，他一回京城，就来拜见八爷了：

“八爷，刚才鄂伦岱给您请安了。”

老八连忙上前拦住：“哎呀，鄂兄，你回来了，这几年不见，把我想得好苦啊！快说说，在张玉祥的手下干得还不错吧？”

老八这是用的激将法，是买好呢，可是鄂伦岱哪知道啊！一听这话，他的牢骚就上来了：

“唉，八爷，别提了。您忘了他的事儿了吗？这张玉祥早先不过是皇上身边的御驾亲兵。那年皇上北巡碰上了老虎，他吓得抱头大哭，被皇上当场摘掉了花翎。后来，为了这支花翎，在皇上亲征葛尔丹时，他带着敢死队在乌兰布通血战一场，受了伤，也得了彩头，伤好后做了奉天将军。哼，要我去给他这个汉人做副将，他配吗？要不是八爷您总派人去瞧我，又送吃又送喝的，劝我杀杀性子，等待时机，我早和他闹翻了！”

鄂伦岱一个劲儿地倒苦水。八阿哥却不动声色地耐心听，直到鄂伦岱发作完了，才微微一笑说：“这些事儿我知道。咱们虽然名分上有别，可从小一块长大。在我心里从来没有什么主子、奴才的想法，这你是知道的。不管皇家规矩多严，你还是我的表哥嘛。所以，这次我才设法把你弄回来，打算让你在十四爷手下干，你看如何呢？”

鄂伦岱一口就顶回来了：“我不去！干吗这常年在在外、东奔西跑、出生入死、血洒疆场的事儿都搁在我头上？要干，我还进宫当我的侍卫去。不就因为我训斥了张五哥那小子吗，他算什么东西？皇上至于为这点小事儿没完没了地作践我吗？我，我咽不下这口气！”

老八一听这话笑了：“哈哈哈哈哈，鄂伦岱呀鄂伦岱，你不够聪明，你说的是哪年的话呀？仔细瞧瞧，皇上的侍卫班子还是老模样吗？你在那里当一等待卫的时候，张五哥只不过是个六等虾。可是，如今他和德楞泰、刘铁成一样都是一等待卫了。你再补进去，大家肩膀一般高。他管不了你，你管不了他；皇上又待见他不得见你，这日子你受得了吗？再说，上边还压着一个武丹。这个老棺材瓢子除了皇上之外，谁的账都不买，谁他都敢训，你能和他斗吗？相比之下，你跟着十四爷出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冲锋陷阵轮不上你，立功受奖你头一份。在外边，十四爷离不开你，在朝中，有我和九爷、十爷替你说话，要不了几年，就能混上个封疆大吏。老兄，你说说，是上哪儿最好呢？”

一席话，把鄂伦岱说得气消了：“那，那依八爷说，我就应下这差事儿？”

老八心中踏实了：“哎——这就对了。我告诉你，不止是应下。明儿个你就去见皇上，一是说说思念皇上的苦处，二是慷慨请缨，西征定边。往下，你就瞧好吧！不过，我还得交代你几句：十四爷年轻气浮，办事不稳当，你到了前方，一是要保护好十四爷，二是要替他管住军队。那里的弟兄，一大半是咱们正蓝旗的，只有你在那儿盯着我才能放心。明白吗？”

鄂伦岱心里一沉，哦，八爷这是把我放在十四爷那儿当钉子使呢。哎。你们哥俩不是好得穿一条裤还嫌肥吗，到了要紧的关头，为什么要这样提防呢？难道……他不敢往下想了。不管怎么说，他鄂伦岱是八爷的旗奴，不为八爷出力，难道胳膊肘能往外拐吗？想到这儿他说：“八爷，您放心，我心里明白。”

老八拍着他的肩头高兴地说：“对对对，这话说得对，我要的就是你‘心里明白’。”

就在这时，家丁前来通报说，十四爷和九爷、十爷都来了，在前边客厅里等着八爷呢。

几个阿哥正在前厅说话，见老八进来，都连忙起身见礼。老十开口就说：“八哥，前儿我来的时候，你躺在炕上还要死不活的，怎么说好就好了呢？嘿嘿，俗话说，女要俏，一身孝，男要俏，一身皂。八哥，你今儿可真精神啊！”

老十四也走上前来说：“八哥，这一向小弟穷忙活，只来看了你两三次，兄弟我着实惦记着您呢。眼看，让小弟出征的圣旨就要颁发了。圣旨一下，我再来走动就不方便了，今儿个特来瞧瞧八哥，也算辞行吧。”

十四爷说的是实情。凡是奉旨出京的皇子、大臣，在圣旨明发之前，想见谁见谁，想去哪儿去哪儿。可是，一旦圣旨颁布，就是皇命在身了，除了见皇上陛辞请训之外，是不能随便串门儿的。怎么，你领了皇命还不行，还要去请示某某人吗？嚯，这罪名谁也担不起！所以，八爷听了这话，宽容地一笑，拉着十四弟走到桌旁坐下说：“十四弟，你忙着，我病着，哪能让你再多操心呢？唉，有几个小人，天天盼着我死。可是阎王爷却怎么也不肯收我，这不，我又被从鬼门关撵回来了。哈哈……哎，十四弟，出征的

诏书什么时候发？”

“哦，回八哥，皇上昨晚召见了，已经把话说明了，要我率军西征。这事儿关乎国体，皇上让礼部拟定细节，筹办授印、阅兵事宜。明天，皇阿玛让四哥替老人家告庙，告奉先殿，然后送我出天安门，就算礼成了。”

老九听他们说得热闹，也凑过来问：“哎，我说十四弟，皇阿玛打算给你个什么名号呢？”

“哦，听说是封我做大将军王。”

老九大呼小叫：“什么，什么？大将军王？嘿，父皇可真会出点子啊！如今，三哥、四哥和八哥都是亲王了。十四弟你这几年里把兵部整治得这么规矩，如今又代父皇统军出征，封个亲王不是顺理成章的吗？而且亲王统领三军，那威风气势也不同一般哪！好嘛，只封个大将军王，这算哪一等，哪一级呢？亏父皇想得出来。”

老十也来凑趣：“九哥说得对。十四弟哪一点不如那个书呆子三哥，又哪一点不如那个刻薄鬼四哥。他们都能当亲王，为什么只封十四弟一个上不着天、下不落地的大将军王？咳，算了，不说这话了。十四弟，皇阿玛昨天召见你，肯定是面授机宜了。能不能给兄弟们透个风，这次西征阿拉布坦，老人家有什么高招啊？”

老十四有点为难了。这次被皇阿玛委以重任，他老十四还是心存感激的。阿哥中谁受到过如此信任呢？在朝局动荡不安的时刻，皇上把几十万大军交给他老十四，把西部边境安宁的大事交给他老十四，说不定，是老人家心中已经有了想法，要试试他老十四的忠心，试试他的才干，将来把江山也交给他呢！现在不封他做亲王，或许是怕他冒尖了会招人妒忌，所以对这一点，他没有牢骚。眼下十哥突然问起父皇内定的讨贼方略，他不能不犹豫了。哪有大将尚未出征就把战略方针泄露出去的道理呢？可是，在这几个铁哥们面前，他要是不说，似乎又有点见外。所以沉吟了一下，谨慎地说：

“按理，按规矩，我不该说。其实，说了也没什么。皇上定了三步棋：一是要我在西宁阅兵、盛陈天兵军威。二嘛，率军进入西藏，赶走阿拉布坦。第三步是命令他称臣进贡。”

老十不屑地一笑：“喊！这算什么高招呀？父皇真是的，这打仗能像麦地里撵兔子一样，站在那里吆喝两声，吓跑算完吗？”

老八从十四弟那欲言又止的神色中，从他那似明若暗的谈话中，早已敏感地觉察到，这位十四弟与以往不同了，他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了。不行，我得拿话镇住你。你小看老三、老四可以，但你不能小瞧了我这个八哥！想到这儿，他沉着冷静地开口了：

“十弟，你的话不对。我以为父皇定的方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老人家要的不是什么杀敌几万、尸横遍野，他要的是安邦定边。当年葛尔丹作乱，父皇三次亲征都没有赶尽杀绝。我们几个皇子无论谁去带兵，能比父皇干得更好吗？再说，葛尔丹是有野心的，他想的是吞并蒙古、西藏、青海，重建成吉思汗的大业。而阿拉布坦只不过是个跳梁小丑，想的也不过是扩大地盘而已。在西域打仗和东边不同。东边是大海，打到海边就算到头了。西域疆域辽阔，你撵得紧了，他到处乱窜，甚至会跑到罗刹国去；等你收兵了，他又杀回来了。所以，‘盛陈兵威，招抚为上’这八个字，就是我对皇阿玛进军方略的解释。十四弟，你要记住八哥的话，你少年气盛，且不可以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打了胜仗就穷追猛打。尤其注意，宁可不打，也不能打败

仗，万一有个闪失，八哥我就爱莫能助了。”

这番话，简直把老十四说呆了。好八哥，真有你的！父皇昨天向我说的也是这番话呀，你怎么和父皇的见识一模一样呢？嗯，八哥果然是高我一筹，也难怪他一心一意要争皇位。如今，我虽然也有了此心，但论心机谋算，论实力威望，都比不上八哥。别看手握重兵，可是却远征千里之外，对八哥我不能不依赖，更不能得罪呀，想到这儿，他诚恳地说：

“八哥教诲，小弟铭刻在心。父皇也是这样的意思。近来我常想，老人家从第二次废掉胤礽以后，心思越来越让人琢磨不透了。临别之前，小弟有几句话要放胆讲给几位哥哥。据我看，皇位的继承人，父皇仍然是属意八哥的。”

老九、老十一齐发问：“十四弟，你说明白点。”

“好。胤礽倒台之后，封了三位亲王。大哥被囚禁不必说了。三哥、四哥晋封亲王。中间隔了老五、老六、老七三个人，把八哥也封为亲王，这是为什么？此其一。十三哥胤祥的文韬武略不比我老十四差，可是，为了一点小错就被拿问，而且一圈就是七年！相比之下，父皇表面上恨八哥，训斥八哥，有时恨不得一个窝心脚把八哥踢死，可是这一脚却偏偏不踢。父皇对八哥总是雷声大，雨点小，把八哥封了亲王不说，病了还派太医、赏药物，这又是为什么呢？此其二。还有第三，老人家明知我是八哥的人，又明知我总是故意气他，却先让我掌管兵部和河运，熟悉带兵和筹粮、筹饷的事务，然后又让我率兵出征，也让人费解，所以我想，是不是我们压根儿就错看了皇上，皇上对八哥是不是明压暗保呢？”

老十四这话说得诚挚无私又句句在理。老九、老十听了心里服气。他们暗自盘算着，八哥不放心十四弟，是不是过于小心了。十四弟不错嘛。老八呢，此刻却不这么想：好哇十四弟，你把球踢过来了，是真心呢还是试探呢？哼，我老八上当回数多了，宁可信其奸，不能信其忠。我呀，照样给你踢回去：

“十四弟你不要这样说，八哥我听着这话心里就难受。当初张德明说的什么紫气、白气的，早就烟消云散了。这几年，我身子一直不好，没了早先的锐气。今天在场的除了鄂伦岱我这位表兄之外，只有你和九弟、十弟。我们哥四个知心换命，外边叫我们是‘阿哥党’。多一个人、换一个地方我什么都不会说。可是，今天我要说，这帝王之份，非你十四弟莫属！”老八说完站起身来，朝着老十四就是深深的一揖。

四十九浩荡荡胤丕题上前线忙乱乱四爷镇后方

十四阿哥胤丕题就要率兵出征了，趁着皇上的圣旨还没有明发，老十四来到八爷府，向几位哥哥辞行。他们的谈话，当然离不开“皇位继承人”这个众目所矚的大事。老十四分析了皇上对八阿哥的态度，说江山非八哥莫属，而老八却说，只有老十四才有这个福分。一边说，一边就是深深一躬。其实，这哥俩是各有各的打算，也各有各的心机，他们都在做戏呢。

老十四故作吃惊地说：“八哥，你，你这是什么意思。论人品、论学问、论见识、论度量，我老十四哪一点比得上你。我从小就爱武艺、傻大胆，梦想着做个将军，驰骋沙场。现在当了大将军王，兄弟夙愿已偿，别无他求。此一去但愿立功于万里之外，马革裹尸，不负父皇和八哥的重托，也就死而无憾了。帝王之事，我老十四从来没想过。再说，即令父皇真的要选我继承江山，又岂肯把我放到那不毛之地，血战疆场，去担这分风险，受这个磨难呢？”

这哥俩推来让去的，可把老十急坏了：“哎，我说二位，八字没一撇呢，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叫我说，还是咱们原来订下来的誓约，不管咱们中间谁当了皇帝，都是大伙儿的福。为君者守君道，为臣者守臣道，谁也不挤对谁，不就完了吗？”

老九却多看了一层：“不不不，十弟说的是情不是理。依我看，阿哥之中争夺皇位的劲头这么大，皇阿玛的心中是害怕的。这几年，他调武丹，调侍卫，调换将军，调换守卫京师的军兵，为的是是什么？老人家年迈体弱、心力不济了；他只求平平安安地寿终正寝。这事儿搁在我身上，我也会想：让一个信得过的皇子手握重兵，万一发生不测，一道诏书发出，几十万大军顷刻而至，谁敢不服？所以，无论是八哥有份，十四弟有份，对咱们都没坏处。十四弟，你手中的兵权要紧得很哪！”

老十四听出话音了。众阿哥也都心照不宣了。房子里静得可怕。就在这时，何柱儿进来禀报说：礼部尚书尤明堂大人，在十四爷府里坐等，要十四爷去南苑演礼呢。鄂伦岱将军也要立刻前去。

老十四不敢怠慢，站起身来说：“众位兄长，小弟就此告辞了。此一去山高路远，相会无期。京城中风云变幻，祸福不定，请众位哥哥多多保重。若是有什么大的变化，或者父皇龙体不测，请哥哥们不要忘记给我老十四送个信。”老十四说着，两行泪水，夺眶而出。

老八连忙起身，说了声：“拿酒来！老九、老十，来，咱们共饮此杯，为十四弟壮行。祝你旗开得胜，凯旋而归！何柱儿，你到后边库房里，叫人找出那件皇上御赐给我的金线牛皮软甲来，亲自骑快马送到十四爷府上去。

“扎！”

国家升平二十多年，又要有大的战事了。率军出征的又是皇子、大将军王，这礼仪是不能马虎的。

今天，是皇上钦命出征的日子。一大早，京城里皇亲国戚、文武百官，全都来到天安门前，按等级整整齐齐地列队，雁翅般地排在金水桥东西两侧。大将军王十四爷胤禵的中军卫队，是一支三千人马的铁甲劲旅。他们排成方队，站在中间，精神抖擞，杀气腾腾。巳时正牌，天安门豁然洞开。总管太监李德全手捧着黄绉包裹的诏旨，在几十名太监的簇拥下，款款走出天安门。“啪、啪、啪”静鞭三声，全场立刻鸦雀无声。接着，乐声响起，礼炮轰鸣。几百名太监，擎着明黄龙旗。京城御林军统领隆科多，指挥着仪仗，举着金瓜、锁斧、金镫、银枪、簇拥着身穿金甲、威风凛凛的大将军王胤禵，骑着高头大马走出城来。胤禵身后的马上，坐着副将鄂伦岱。他右手怀抱大令旗，左手高举着一颗金光灿灿、四寸见方的大将军王的印玺。他们出了天安门，翻身下马，肃立一旁。此时，鼓乐高奏，颂歌扬起。吟唱声中，康熙皇帝的銮驾出来了。三十六名太监推着车驾，銮舆上的明黄纓络，车驾上的黄金镶板，映着红日，璀璨夺目，光彩照人。车驾四周，是十二面明黄龙旗。在一阵山呼海啸般的“万岁、万万岁”声中，康熙缓缓地走下銮舆，向众人挥手致意。

胤禵从班部中闪身出来，行了三跪九叩首的大礼，流着激动的泪水颤声说道：“请皇阿玛留步。再远送，非孩儿和臣子所能承受。儿臣胤禵就此拜辞。儿臣当谨遵父皇训示，努力杀敌。请父皇安枕高卧，静候佳音。”

康熙的心中也是十分激动。这样的场面，几十年没经过了。往事如烟，历历在目，一阵风吹了过来，撩起了他那花白辫子。唉，朕老了，要由儿子

们去冲锋陷阵了，但愿胤禛题此去，不负朕望。他走上前去，虚扶了一下胤禛题，沉稳地说：

“起来吧。该说的话，朕全告诉你了，你要好自为之。军情大事，要飞马报朕知道。不要挂念朕，只要前方得手，朕总是高兴的。你，出发吧。”

胤禛题磕头领命，从鄂伦岱手中接过令旗，望空一挥。立时，号炮震天，军歌高唱，三千铁甲军士翻身上马，举起了明晃晃的战刀，在胤禛题的统率下，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十万大军西出阳关，这可不是件小事情，京师各部衙门立刻忙乱了起来。这些年，不兴兵，不打仗，太平加粉饰，哪还有战备可言呢？兵马一动，所有的弊端立刻显了出来。十四爷胤禛题的大军刚到西安，就飞马传来了十万火急的文书。说西域已经是严霜遍地，水结薄冰，要户部即刻发十万冬衣，以供将士御寒。胤禛接到军报，不敢怠慢，带着人到户部库房里一查，军衣倒是不少，可放的年头多了，拿出来，太阳一晒，风一吹，全部成了碎片。胤禛吃惊之余，马上想到了兵器，又飞马到兵部武器库，情形也是一样，刀枪剑戟，样样俱全，有的因为涂了油，还闪闪发光呢。可是，那枪把、刀把却早已朽烂了。弓啊、箭啊什么的，更是一撅就断。这就够让人着急了，还有更难办的事儿呢。胤禛题在前方又发回了六百里加急军报，说甘陕总督调给大军的粮食，全是霉烂变质的，草料也不够使用。此等玩忽职守，怠慢军情之官员，岂能放纵不管？所以，十四爷断然决定，将甘陕总督革去顶戴，请朝廷明降诏谕，锁拿问罪，并速派得力能员，以确保后方。银子的事儿、更让四爷头疼。户部账上是不少，可那是空的，全让人借光了。现在，不但前方的需要供给不上，连答应发给军士家属的安家费用也没地方出。老十四的军情奏报上写得慷慨激昂：

请四爷转奏皇上，将士远征，浴血疆场，生死只在呼吸之间。其妻子老小，倚门而望。但，家无继炊之米，人少御寒之衣。如此，则前方将士，怎能安心杀敌，为国效命？！

十四爷统兵西征之后的一个多月中，发生的这一连串事情，可把老四胤禛累坏了，也难为死了。但是，他咬紧牙关，再难，再累，也得办好这件差。军情大事，没有哪一件不是十万火急的。来一件，要办一件，绝不能延误。军粮，下令从山东、山西、河南等地急调入陕，以供军用；军衣，让顺天府百姓一齐动手，赶制出来，发往前线；兵器，也日夜赶造、修复。几个有关衙门里的官吏们，见四爷不但雷厉风行地办事。而且忙得顾不上回家，顾不上睡觉，甚至顾不上吃顿安生饭，个个又心疼，又畏惧。从前那种推推诿诿、疲软拖沓的衙门作风一扫而光，办事效率空前提高，总算是堵住了几个大窟窿，现在急需的，是军前立等要用的一百多万两饷银，和安顿家属的几十万两银子。四爷把几个部的尚书们叫到上书房来，商议对策。

其实，来的人心里都清楚。当初，如果按四爷、十三爷的办法，把户部的欠款一清到底，今天何至于捉襟见肘呢？可是，如今说什么都晚了。马齐沉吟着说：

“四爷，这一阵把您累坏了。看您忙得连剃头的功夫都没有，我们这些人心里都不安哪！说实话，国家有粮，也有银子，只是下面官吏疲沓，运不上去就是了。今早上，我接到广东的解银单子。他们上缴国库的一百二十万两银子，已经到了洛阳。依我看，发个文书，叫他们不必解往京城，就近运到前线去，这就解了十四爷的燃眉之急。”

四爷略一思忖说：“嗯，很好，去了一大头儿，咱们也轻松了。那安置家属的银子呢？”

：“嗯——这个，我倒真想不出办法来。不过，咱们是不是可以发个文告，明告诉随军家属，请他们体谅一下国家正在用兵、到处要钱的难处，先不要闹，到年底一定全部发放，决不拖欠。”

尤明堂接口说：“嗯，马中堂这话有理。前方是八旗子弟，后方是八旗父老，自己的儿孙自己疼。只要把话说清，而且保证年底清账，他们掂算一下就会明白。后方多吃点苦，前方就少流点血。我看，这些从军人员的家属就能想得通的。再说，到不了年底，魏东亭海关上的银子就到了。这不是空头支票，四爷您放心好了。”

施世纶更是成竹在胸：“四爷我有个见识，说出来请四爷斟酌。如今前方正在用兵，钱粮之事，至关重要。咱们老在这儿东挡一阵。西挡一阵地补窟窿不是常法儿。依我看，各省的钱粮库存都不少。干脆列个单子，给各省派个明数，要他们按月准时送往军前听用。违了限期。少了数目，一律按军法处置，这是个一劳永逸的办法，只是显得过于严厉。刻薄了点。”

四爷胤禛苦笑了一下说：“老施，这办法我也想过。说心里话，我老四早就落下刻薄寡恩的名声了。虱子多了不痒，再加上这一条，我也不在乎。可这是一件牵动全国的大事。不这样办，保证不了前方。十四弟率领军士，在冰天雪地里打仗，后方供应不上，那怎么行呢？可是，如果这样办，又不是我一个人说了能算的。这要请旨，要有父皇下旨才行。父皇年纪大了，我不忍心去惊动他老人家呀！”

在座的几位大臣，都是儒学名家，最看重的是“忠、孝”二字。他们听四爷在千难万难之中，还处处维护皇上，都是十分感动。尤明堂想了一会儿说：“四爷，您的至诚至孝之心令人钦佩。我还有一个办法不知能行吗？”

“哎，老尤，吞吞吐吐地干吗呀，说嘛！”

“是。四爷门下的年羹尧将军，已经调往西安。他的军中有钱、有粮、有兵器。十四爷军中急需的东西，从他那里先调剂一些，不就救了急嘛。年将军现在在北京，四爷您只要说句话，他还不得乖乖地办。”

胤禛目光一跳：“什么，年羹尧回来了，我怎么不知道？”

施世纶说：“老尤说的是实情，年将军回北京已经四天了。他来过一次，正好四爷不在，以后再没来。”

“哦，是这样。”胤禛心中一阵怒火上冒，他强自镇定着对在座的人说，“诸位，请先回去，我到畅春园见驾，把咱们议的事向皇上禀奏，看有什么旨意，咱们再商量着办吧。”

在去畅春园的路上，胤禛坐在大轿里一个劲儿地生闷气，前方打仗，后方支援，苦点累点，他都认了。可是，老八明明没病、没灾，老十四一拔腿，他就又告了病假。老九、老十他们也故意躲开不管。二十几个弟兄，合着就玩我一个，他们却坐享现成，瞪着眼睛看我的笑话。这且不说，朝中又总是流言不断，说十四阿哥一带兵，阿哥党又要得势了。那些眼光短浅的人，急着去巴结老八他们。现在可好，连年羹尧也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回来四天，竟敢不来见我，简直是要反了！还有那个戴铎，前些天来了信，请求调到台湾去。说是万一朝中有变，给我留条后路。哼，我要的什么后路，难道他想让我躲到台湾去吗？真是小人见识。不过，把这一大堆事连在一起看，不能不令人担忧，也不得不防着老八他们一手啊。

外边轿夫们一声吆喝：“四爷，畅春园到了！”把胤禛从沉思中惊醒过来。他起身下轿，一眼就瞧见年羹尧从园子里走出来，可能是见过皇上了。胤禛心中有气，故意装做没看见，对站在门口的侍卫张五哥说：

“哟，五哥，这么大冷的天，难为你站在风口上。来人——去把我轿子里那件披风拿来给张军门披上。哦，还有那个铜手炉也拿来。瞧五哥你冻得两手冰凉，让人心疼。”

张五哥连忙打了个千，笑着说：“奴才谢四爷赏赐。不过，您要是给奴才这么一扮，奴才可就不像个侍卫了。”

胤禛歪着头想了想，也笑了：“哦，对对对，哪有侍卫抱个大手炉站岗的呢，那好吧，手炉就不给你了。披上这件披风，略挡一下寒气吧。”

四爷看见了年羹尧，那年羹尧也早看见了四爷，他见四爷不理他，只顾和张五哥亲亲热热地说话，知道四爷生他的气了，只好候在一旁，心神不安地等着，这会儿，他见有了空儿，连忙抢步上前跪了下去：

“奴才年羹尧，请四爷金安。”

胤禛斜着眼瞧了一下跪着的年羹尧说：“哟，这不是年军门吗？快起来，起来，我可受不起你的大礼呀！”

“四爷，您别生气，容奴才禀报。奴才回京，今儿是第五天了。主子忙，一直不在府里，衙门里也找不着。所以没能给主子请安……”

胤禛一阵冷笑打断了年羹尧的话：“嘿嘿嘿嘿，难为你了，还有这份诚心。告诉你，爷还得几天忙呢，暂时没功夫和你说话。你先到别的阿哥那里去请安问候吧。我府里你也不必去，那里地方窄，容不下你这位封疆大吏。再说你带着亲兵护卫，人吃马嚼的，我也养不起。”胤禛发作完了，一甩袍袖，拉着张五哥进园子了。把个二品大员的年羹尧傻呆呆地撂在门外，简直不知如何是好了。

胤禛来到澹宁居的时候，正碰上张廷玉送方苞出来，胤禛知道，这位方老先生早就不在上书房了，可是还经常在皇上身边走动，可能在办着一件十分机密的事。他不敢问，更不敢对方苞有一点不恭敬，连忙停下脚步说：“方老先生，您近来可好？”

方苞连忙拱手说：“哟，是四爷呀！老夫托皇上的福，还算过得去。四爷，您可是瘦多了，得注意保重啊！”

两人在这正说话呢，屋里的康熙已经听见了，吩咐一声：“外边是老四吗？快进来，大冷的天，站在外头说什么呢？”

老四心中一阵激动，连忙抢步进殿，规规矩矩地磕头行礼：“儿臣胤禛，请皇阿玛金安。”

五十嘉忠心胤禛沐皇恩思近忧谋士有远虑

四王爷胤禛到畅春园澹宁居见驾，叩安行礼之后奏道：“父皇，这几天外边的杂事太多，儿臣着实惦记着皇阿玛。今日进园子来请安。如果阿玛精神好，有几件小事回奏一下，请旨处理。”

康熙在大热炕上半躺半坐，听了这话笑了笑说：“朕精神还好。你把外边的大衣服脱了，来炕头上坐了说话，免得待会儿出去着了凉。廷玉呀，你也过来坐下吧。”

胤禛脱了外衣，坐在康熙身边，将这几天的军情、吏治以及筹粮、筹饷等等事情一一奏禀，康熙眯着双眼，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等老四说完了，

康熙突然问：“哎，老四，那年在承德猎狼时，朕见到的那个小孙子，现在可好吗？”

胤禛连忙回答：“回皇阿玛，皇孙弘历一直在家读书，还算听话。”

“哦。朕挺喜欢他，想叫他进园子来读书，也和朕做个伴儿。朕现在忘性大了，想起什么说什么。明天，你把他领进来吧。”

胤禛不由得心中一阵狂喜，连忙离座叩头：“弘历能随皇祖父读书，是他天大的造化。儿臣敬谢皇阿玛天恩。”

康熙把话转入正题：“哦，起来吧。你刚才说的军务上的事儿，朕全知道，有的，也替你料理了。朕已发出诏旨，从四川调了五十万石粮食到前线。刚才年羹尧来见朕，朕也让他陕西及时供应军中所需。老四啊，要不是朕帮你一手，老十四早把你告了。哈哈哈哈哈……”

老四听了，热泪盈眶。他万万没想到，老人家这些日子不但没歇着，而且处处料在机先，暗中在扶植自己。他激动地说：“皇阿玛，儿臣感激阿玛的体恤。”

康熙深情地说：“哎，说这些干什么呢？都是为了国家社稷嘛。你有难处，不肯让朕知道，朕一旦知道了，又怎能不帮你呢？眼下，兵士家属的安家银子还没有着落。朕想好了，明年，是朕即位的六十周年。大内准备下了七十万两银子，说要好好地庆祝一下。朕的意思，把这笔钱拿出来，发给从军人员的家属。他们的子弟在前方流血拼命，咱们不能小气，一定要让他们过个好年。”

胤禛一听这话，连忙起身跪下了：“父皇，这大内的银子万万不能动，一两一钱也不能动！父皇登极六十大庆，是千古没有的大事，岂可草率。至于兵士家属们的安家费，不过四十来万两，儿臣有办法。”

康熙奇怪地看了老四一眼问：“哦，你有办法？说说看。”

胤禛吞吞吐吐地说：“这，这，儿臣可以向在京的皇亲阿哥们募捐。儿臣自己先出十万。”

康熙放声大笑：“哈……老四啊，你的忠心、孝心，朕都明白。银子都是朝廷的，不分内外。连这江山也全是咱们爱新觉罗家的。只要天下大治，朕这六十周年庆典不过也是高兴的。”

在一旁的张廷玉听到这里忍不住开言了：“皇上为国为民的一片苦心，四阿哥忠君孝父的一番至诚，臣听了感佩万分。但，四爷的话还是对的。有一层意思四爷不好说，臣却不能不说。如果动用了皇上六十大典的银子，知道内情的，说是皇恩浩荡；不知内情的，就会传出国库空虚、入不敷出的谣言，岂不辜负了皇上的本意。依奴才看，让皇亲国戚募捐，倒是个好主意。一来，可以表示天家骨肉，同仇敌忾，二来，也让大家知道，国和家本为一体，应当荣辱与共的道理。请皇上圣裁。”

康熙想了好大一会儿才说：“廷玉呀，你说得好，是老诚谋国之言。不过朕担心，这么一来，老四又要挨骂了，他难哪！”

老四一听这话，不由得热泪盈眶：“父皇这样体谅儿臣，儿臣万死不能报答。儿臣已经落了个寡恩的名声，但儿臣一心为国，从不后悔。今日，有皇阿玛这句话，儿臣心里就更踏实了。骂，就由他们骂吧。日久见人心，儿臣相信，总有一天，兄弟们会明白的。”

康熙宽心了：“好好好，说得好，朕没有错看你。起来吧，老跪着太累。朕带了一辈子的兵，什么事儿不知道呢。打仗，明着看是在前方争斗，其实

打的是后方。当初朕派老十四出征，让你来管后方粮饷时，还怕你不愿意为别人做嫁衣，觉得在前方打了胜仗可以立功受赏，在后方累死累活没人看见。现在看来，你竟办得如此卖力，有气量，识大体，不管多难，都咬着牙挺着，轻易不肯来劳乏朕，这点孝心不易呀！人无刚骨，不能自立，朕取你的，也就是这份刚毅之气。好好干吧，一切由朕为你做主。你下去吧。廷玉，你替朕送送四阿哥。”

四阿哥叩头拜辞，随着张廷玉退了出来。他不敢让张廷玉远送，到了月洞门就停下了：

“请张大人留步，并请代胤禛叩谢父皇。”

张廷玉回去了。胤禛浑身上下像酥了一样，那个美呀，就别提了。皇子请见父皇，议事请旨，完了，父皇让大臣代送，这是大清开国以来，谁都没有摊上过的特殊荣耀啊！邬先生啊邬先生，你这瘸子可真神了。你怎么把皇上的心思揣摩得这么透呢？这次办差比哪次都累，也比哪次都难。可是，受到皇上如此表彰，如此体恤，连儿子弘历都跟着沾了光，被皇上收到身边。有了这结果，再苦再累，值了！

胤禛一回到府里，马上把邬思明、性音、文觉叫到后花园书房，把今天见到皇上的情形详细地说了一遍。邬思明却没有胤禛那种兴奋的心情。他沉思了好长时间才突然问道：

“四爷，据你近来见到皇上的情形，皇上的身子骨到底如何，每顿饭能吃多少，走路方便吗，起坐要人搀扶吗？”

胤禛听他问得奇怪，可又素知邬思明思谋深远，便一边想一边答道：“嗯——要说嘛，皇上是明显地见老了，进膳似乎不香，食量也小了点。从去年秋天以来，行动要有人搀扶。每天只能有一两个时辰和大臣们议事，再长了，就有点手颤、头摇。不过，老人家十分注意仪容，平常半躺半坐，接见大臣时却一定要正襟危坐，端庄严肃，实在坐不住了，就在殿里来回走动。所以表面上看，老人家精神还是好的。”

邬思明又问一句：“哦——学生斗胆请问四爷，宫中有炼丹、烧汞这一类的事吗？”

胤禛斩钉截铁地回答：“绝无此事！父皇一生最厌恶的就是这事儿。当年父皇第一次南巡时，江南总督葛礼献了个什么长生不老的秘方，被皇上传旨申斥，痛骂他无耻。前年，明珠的儿子揆叙，又不知从哪儿弄到了个可以使头发胡须变黑的药献给皇上。皇上说：‘白须天子，皓首皇帝，乃千古美谈，何必要染黑呢？’让揆叙招了个没趣。”

邬思明沉思着点了点头：“嗯，皇上不愧为圣明之君。他参透了生死大道，不是学穷古今的人，做不到这一点。好，现在咱们说正题。不知四爷注意到没有，最近，九阿哥和十阿哥非常活跃。他们两家终日门庭若市，车马不断。从京官到外官，从封疆大吏到县令、县丞，只要求见，他们都一律接待，热情抚慰。这是明摆着的事儿，不言而喻，他们是在扩大党羽，收买人心。但惟其明目张胆，反而不值得担心。最可怕的还是八爷。他的棋步，越走越慢，也越下越稳。别看他常常装病，其实，他一时一刻都没闲着，尤其是近来，更在加紧窥探阿哥们的动静。十四阿哥如今带了兵，按说，是阿哥党的权势大了。可是八阿哥并没有放过十四爷，他把鄂伦岱安插在十四爷身边，意在监督十四爷的行动。他又冒着风险拉年羹尧，想让年羹尧在关键时刻阻止十四爷回兵京师。这步棋阴险得很哪！还有，四爷您去探视十三爷，

您安排张五哥去看望十三爷，和您救出郑春华的事儿，八爷全知道，那天晚上，您和性音被跟踪堵截的事儿就是明证。可是，他手里抓住您的把柄，却引而不发，这就反常了。万事反常即为妖。四爷，您不能不防啊！”

四爷在思索着，文觉和尚倒开口问道：“邬先生，八爷按兵不动的真意是……”

“哦，很简单，他在等着皇上的‘那一天’。假如皇上撒手西去，八阿哥外有十四爷的十万大兵，内有隆科多这位九门提督，只要登高一呼，谁能奈何得了他？不过，他明知年羹尧是四爷的人，论关系，是四爷的内兄，论身份，是四爷的家奴。四爷一手提拔他做到巡抚，可以说是恩比天高了。可是，八阿哥竟然还在年羹尧身上下功夫，这不能不说是戏中有戏呀！”

性音和尚糊涂了：“邬先生，八阿哥和十四阿哥不是一体的吗？他为什么对十四爷也防着一手呢？”

邬思明“扑哧”一笑：“好，问得好。看来，你这酒肉和尚也该开窍了。八阿哥眼下不能痛下决心的事儿只有一件，他揣摩不出圣上的真意，不能不对谁都防一手。一体归一体，别看平日拉得那么近乎，可是皇上只能一个人当。慢了一步，君臣的名分就定了，你有天大的能耐也玩不转了。真到了皇上归天之时，如果十四爷甘心为臣，拥戴八爷，那么，八爷就让他率兵勤王，杀回京师；假如十四爷不服，也在做皇帝梦，那更好办。用隆科多的兵把九门一封，一道旨意传下去，命令十四爷只身入京见驾。西安有年羹尧的大军挡道，北京有隆科多的兵丁把守，加上十四爷身边还有个八爷的死党鄂伦岱，军士的家属又都在朝廷的掌握之中，十四爷就是闯过了年羹尧那道关，到了兵临城下之时，手中大兵也成了乌合之众了。他不乖乖地俯首称臣才怪呢！”

邬思明这一通侃侃而谈，把老八的计谋分析得如此透彻，胤禛听了，心中不免感到沉重。他问道：“邬先生，依你刚才所说，老八简直是左右逢源，胜券在握了。那我就剩下束手待毙这一条路了吗？”

邬思明狡黠地一笑：“哈哈……四爷，您不是说，当皇帝很苦，不愿意干吗？”

“哦？！”四爷一愣，“这，这，唉！这都是从前的想法，我不能任人作践啊！”

“是啊，这才说到正点上了呢。四爷，我邬瘸子，还有性音、文觉，连同朝内的一些正直无私的官员们，都巴不得四爷下这个决心呢！”

四爷心中不踏实：“可是，可是邬先生刚才所说……”

邬思明坦然一笑：“哎——那不过是一面之理，还有另一面呢。说到底，谁来接这个皇位，毕竟不是八爷能做主的，是要看皇上的遗诏的。眼前，能争这皇位的，只有四爷、八爷和十四爷。八爷替您看住了十四爷，您这儿不是少了个对手、少了层外患吗？至于内忧，在京城八爷唯一能控制的是隆科多。隆科多在要命的时候，听不听八爷的调遣还在两可呢。即使听命于八爷，京城驻军，皇宫侍卫都能听他的吗？再说，咱们还有一位困在老虎笼子里的十三爷呢。到时候，您四爷拿到继位诏书，放出十三爷来，猛虎归山，谁敢不听号令？”

胤禛终于被他说服了。眼下，父皇的身子一天不如一天。看来，这兄弟残杀，争夺皇权的争斗，已经迫在眉睫了。他感到兴奋，也有点胆怯，更不知先从什么事做起才好，便又问：

“邬先生，依你高见，胤禛的当务之急是什么呢？”

邬思明脱口而出：“剪除内奸，杜绝隐患。尤其是郑春华住在府里，杀了她，您不忍；留着她是大祸害。学生料定，在四爷的奴婢之中必有暗通八爷的人。不然的话，上边说的那些事决不会发生。这件事要和拉年羹尧回来的事一块儿做，而且越快越好。”

胤禛的眼中闪出一丝凶光：“好，邬先生，胤禛心里明白，你听信吧。”说完，大踏步出门，走进了漫天风雪之中。

出了花园，来到二门近旁，胤禛突然看见一个人正站在那里，浑身成了雪人儿，冻得哆哆嗦嗦。他走近一看，原来是在外书房侍候的奴才蔡英，忙问：“嗯，你站在这儿干什么？”

蔡英猛一抬头，见是四爷，也来不及请安，忙说：“爷，您可回来了。奴才有十万火急的事儿要回爷呢。咱府上出了内奸了！我想找爷，可爷在花园里，奴才不敢进去，所以只好在这里等着。”

四爷一惊：“啊，有这等事。走，到书房去说。”

“不不不，年军门在书房里呢。进去，奴才也不敢回。”

四爷问：“年羹尧来了？他说什么？”

“回四爷，年军门说，今晚哪怕一夜不睡呢，也得见见主子，说主子对他有点误会。”

四爷冷冷一笑：“误会？好，咱们先见见这位军门老爷。你的事儿，待会儿再说。”

年羹尧在畅春园门口被四爷发作了一顿，心中又愧又怕，离开畅春园，就直奔四爷府而来，在这里足足等了四个时辰了。别看在疆场上他是出了名的“屠夫”，杀人从来不眨眼，可是却偏偏怕这位四爷。怕四爷那一身凛然正气，怕四爷那一双能洞穿心腑的眼睛。这四个时辰里，他不敢去内院求见妹子，更不敢去花园找文觉等人闲聊，只是在这小书房里走来走去，焦急不安地等待着。

好了，四爷终于回来了。他连忙快步上前磕头请安。可是，四爷根本不理这茬儿，让蔡英打了一盆热水来，径自坐下来烫脚，一边搓着脚，一边漫不经心地问：“见着八爷了。”

年羹尧赶紧回话：“回四爷，奴才没去见八爷。是在兵部门口，偶然碰上了九爷。他硬拉我去他府上坐了一会儿。别的，奴才都没见。”

“哼，你爱去见谁，只管去见，四爷我不会怪你的。八爷也好，九爷、十爷也好，不都是我的亲兄弟吗？还有十四爷，我们一母同胞，更是亲近，见见又有什么关系呢？”

年羹尧跟四爷年头多了，他深知这位主子的脾气就像是一挂帘子，说收就收，说放就放。他不敢多说话，只是答应着：“是，是。奴才知道，主子是最宽宏大量的。”

胤禛厉声打断了他：“不对！你正好说反了。我是出了名的刻薄寡恩的冷面王爷。这一点，没法和八爷相比，他才是宽宏大量呢。不过，话说回来，对你，和对别人不一样。在平常百姓家，你是我的内兄、大舅子，我得敬你。可按皇家规矩，你却是我旗下的奴才，我得管教你。所以今天我才在张五哥面前羞辱你。你明白吗？”

“四爷，奴才明白。”

“你不明白！如果你心里明白，回京之后第一是见皇上，第二就该来见我。这是规矩，是不能更改的规矩！你懂吗？”

五十一 郑春华知命殉情死高福儿叛主雪中亡

年羹尧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在四王爷府里整整等了四个时辰，总算见到四爷了。年羹尧知道，四爷正生着他的气呢。其实，也不怪四爷吃味儿。

论辈份，年羹尧是四爷的大舅子，论身份，他又是四爷的奴才。那么，照满族的规矩，年羹尧回到京城，第一要见皇上，第二就要来叩见四爷这位主子。可是，这次年羹尧回京五天了，还不来见，四爷能不生气吗？年羹尧见四爷发作他，连忙赔笑说：

“四爷，您别生气。不是奴才不来见您，实在是您这几天太忙，我见不着……”

四爷怒声打断了他：“胡说！今儿我就不忙了吗？你怎么见着了呢？你知道，四爷我是信佛的，可是我并没有去当和尚。佛在哪里？佛在心里装着呢！”

年羹尧连忙附和：“是是是，主子教训得是。奴才这会儿才明白，不在先去看谁，要紧的是心里装着谁。奴才这会儿也没法表明心迹了。十四爷就在外边带兵，奴才忠于谁，听谁的，会让主子放心的。”

四爷可不吃这套奉承：“嗨！越说越奇了。你是真不明白呀，还是在装蒜？我告诉你，你是我四爷门下出去的最大的官。你的本分，不是为我做事，而是要为皇上尽忠。你以为我在防着十四爷，想争什么太子、皇位吗？你有这想法，就证明你的心地不纯。”

年羹尧不是小孩子了，他已经是二品的封疆大吏了，他能听不出话音吗，他能不知道胤禛说“不争皇位”的话并非完全真实吗？可是他又怎敢顶嘴呢。连忙说：“主子教训得很是，奴才不敢胡想。”

哪知，话一出口，又碰上了四爷的钉子：“什么，不敢胡想？你已经这样想了，这样做了嘛。前些时你来信中说：‘今日之忠于四爷，犹如明日之忠于皇上。’年羹尧，这话是什么意思，它的分量你掂算过吗？如果我把这封信交出去，你就有祸灭九族之罪，你懂吗？”

年羹尧冷汗都吓出来了：“主子饶命，奴才那天昏了头，胡说一通……”

四爷厉言厉色地说：“少废话！大丈夫立世，要敢做敢当。年羹尧，我今儿把话给你说清楚。你与我，既有主子、奴才的一层关系，又有大舅子、妹夫的一层关系。不管你投靠谁，也不管你往哪边站，你和我是分不开的，我不会把你当外人，可是别人谁也不会信你，用你。你只有老老实实地待在我的旗下，才有出路，有前途。这道理，至浅至明，用不着多说。你怎么做，全看你自己的了！”

年羹尧正要回话，蔡英却神色慌忙地跑了进来，气喘吁吁地说：“四爷，不好了！小佛堂的那位郑……啊，郑大奶奶上吊死了！”

胤禛“忽”地一下站起身来说：“走，年羹尧，你跟我一块去看看。”

年羹尧跟着胤禛出了书房，这才发现，雪下得更大了，平地已经积雪盈尺。他在胤禛后边走着，心里一直在掂算：唉，这顿训挨得莫名其妙。此次回京，听了不少谣言。传得最多的是，皇上已经内定八阿哥继承皇位了。那天又正碰上九爷，硬拉着去九爷府上坐了一会儿，无非是东拉西扯地说了些闲话。年羹尧是四爷的大舅子，就是有机密的话，九爷也不敢说给他听啊！好嘛，四爷可吃醋了。不过，经一事，长一智。年羹尧心里清楚，四爷刚才的训斥，也全是正理。他年羹尧和四爷是掰不开分不开的。投靠谁都白搭，除了效忠四爷，别无出路。这会儿，主子发作完了，他的气消了，我的心也该放下来了。郑春华住在四爷府里的事儿，年羹尧早有耳闻。他知道，这是担着天大责任的事啊。可是，四爷没有背着，听说郑春华上吊，不是叫自己也跟着进来了吗？咳，到底是老主子，老奴才，再加上是内亲，发作完了，

还照样受宠，受信任。年羹尧正在胡思乱想，不觉已经来到花园小佛堂了。这地方，是胤禛专门给郑春华预备的。管家高福儿正在门口站着，见四爷他们过来连忙上前说：

“四爷，年军门，请到里边吧。”

胤禛冷冷地瞟了一眼高福儿说：“在家里，没有什么年军门。他和你们一样，都是爷的奴才。”年羹尧听了没有生气，却向高福儿扮了一个鬼脸，悄悄地笑了。他知道，冲这句话，四爷原谅他了。

胤禛阴沉着脸，来到郑春华住的房间里。尸体已经放到了灵床上，脸上盖着一张麻纸。胤禛掀开看了一下，又盖上了。他走到外间，挨个儿问在这里侍候的几个丫头，郑大奶奶为什么要上吊。可是，几个女孩子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四爷又把文七十四叫来。文七十四说，后晌，他去替郑大奶奶买画画用的宣纸，回来后，郑大奶奶问他，见没见着十三爷。我说，十三爷还圈禁着呢，我哪能见着呢？后来大奶奶又问我街上有什么希罕事儿？我说，下着大雪，人都少见，哪有希罕可看呢。我冻得不行，去买豆腐脑喝。掌柜的说，十四爷领兵西征，京师的豆子成车的往西运，豆腐脑都涨价了……”

哦，四爷明白了。一定是郑春华听到十三爷还在圈禁，而十四爷却带兵出征，知道太子胤初再无出头之日了，才心灰意绝，上吊自尽的。好，这样走了也好，也算了却了我和十三弟的一桩心事。他吩咐了一下后事安排，便带着年羹尧出来了。在门口说：

“年羹尧，你可以回去了。明个下午，你到户部接我回府。高福儿，你去叫蔡英和小书房的几个奴才，立刻来花园，在枫晚亭里见我。告诉他们，不要惊动了邬先生。”

“扎！”

年羹尧这回可真学乖了。“下午来接”，得了吧四爷，我要是来晚一步，您不扒我的皮才怪呢！反正，今儿下着大雪，我哪儿也不去，就在户部坐着等候吧。所以，一大早，年羹尧就骑着马来到了户部，在书房里坐听招呼。心想：四爷您老放心，我年羹尧随叫随到，绝不误事。哪知，他又失算了。整整等了一天，也没见四爷的影子。天傍晚了，户部的人全都要走了，四爷还不过来。年羹尧正在着急，却见四爷府上的蔡英跑了进来对施世纶说：

“施大人，四爷让小的给您传话。他今天在畅春园里整整待了一天，乏了。请施大人把昨儿个议的事，先拟出个条陈来，四爷晚些时再看。”转过身来，又悄悄地对年羹尧说，：

“快，四爷在门口等你呢！”

年羹尧小声问：“哎，我说蔡英，外边的事，不是高福儿跟着爷跑的吗？怎么换你了？”

蔡英四下瞅瞅没有外人，悄声说：“咳，别问了，待会儿你就知道了。高福儿这奴才叛了主子，今儿跑了……”话刚说一半，见门外四爷的轿子已经启动了，便和年羹尧一起上马追了过去。

大轿在府门前停住，年羹尧急忙下马，上前打起轿帘。四爷看了他一眼说：“年羹尧，你这趟回京正是时候，爷今儿个让你瞧一场好戏。”说着，径自大步往里走。年羹尧不敢接话，急步跟上。一进二门，他就惊呆了：万福堂正厅外偌大的院子里，黑压压站满了全府上下所有的家奴，足有二百来人。一个个曲腰弓背，肃然而立。他们的头上、脸上、身上落满了雪，却没

有一个人敢掸一掸，抖一抖。胤禛拉着年羹尧上了台阶。大儿子弘时连忙给父亲搬来一把椅子，请父亲坐下。家奴们一齐跪倒雪地雷鸣般地叫了一声：“请四王爷金安。”

胤禛既不答活，也不让他们起来，却沉着脸说：“这几年，四爷我外边的事情多，家里顾不上操心，让你们都受累了。人生在世，讲究的是忠孝二字。做臣子的，对皇上办事认真是忠，做家奴的，把家务料理好也是忠。皇上论功行赏，封了我亲王。我呢，也不能亏待了你们。管账的在吗？”

一个五十多岁的老账房先生，连忙膝行上前：“奴才在。”

“今年黑山庄里，送来了多少银子啊？”

：“回四爷，一共是两万四千一百一十八两。”

胤禛微微一笑：“好。我只要个零头过年，其余的全赏给大家。去几个人，把那两万两银子全抬到这里。”

老账房答应一声，带着二十几个伙计，到账房里抬出十几口大箱子，一拉溜码在廊沿下。打开箱子，嗨，银灿灿，白亮亮的大银锭，映着漫天大雪，直晃人的眼睛。

胤禛瞟了一眼箱子，不屑地一笑说：“嘿嘿……看见了吗？这银子确实是好东西。有了它，父母可以赡养，妻儿可得安居，亲戚朋友也都能跟着沾点光。但是，四爷我瞧不上它，也不看重它。我看重的是人心，看重的是府上的奴才们都能过个舒心年。账房，你把这些银子的分法告诉大家。”

老账房答应一声，拿出一个大厚本子来说：“按四爷的吩咐，今年的赏银分上中下三等。上等十二名，每人得一百六十两，中等一百五十五人，每人得一百两，下等四十三人，各得七十两。这个册子，是各房管事的轮流记录，经主子裁定的。”接着，便按名单依次颁赏。

胤禛看看银子发光了，才说：“有四十三个奴才，今年的赏银少了。你们也用不着怨天怨地，要从自己的忠、勤、慎这三个字上去想。为什么别人得了头等，你才得了下等。明年好好干，也争头等嘛。这里有个年羹尧，他原先和你们一样，都是爷的奴才。可是，如今他是二品顶戴的封疆大吏。还有这个蔡英，别看年纪不大，四爷我当众宣布，从今儿个起，他是府上的管家了。他今年的赏银是一千两！也许有人不明白，为什么这么重用、重赏蔡英？因为他替府里立了一大功，为四爷我除了家贼。这个家贼，就是一向受我重用的管家高福儿。来人，把高福儿带上来！”

四个家丁答应一声，从东配房里把捆得结结实实的高福儿带出来了。一个家丁照高福儿腿窝里踹了一脚，高福儿“扑通”一声跪下了。

胤禛指着高福儿神色严峻地说：“这就是高福儿。大家只知道，他是四爷我府上的管家，却不知道他原来是个市井无赖，喝醉了酒，打死了人，是四爷我念他家有老母，设法把他保了出来，从死罪到活罪，从囚犯又到家奴，一步一步，登上了管家的位置。他本来也可以像年羹尧、戴铎那样，脱了奴籍，出去当官、当大官的。可是，他竟然为了八千两银子、一处宅子和一个婊子就出卖了我。尤其可恨的是，他向别人密告我去探视了十三爷。我旗下有个奴才叫戴福宗，是戴铎的侄子，原来在十三爷府上管事，现在被人弄走了，下落不明。高福儿贪财卖主，坑害人命，这还能饶吗？”

高福儿浑身筛糠，一个劲儿地在地上叩头：“爷饶命，是他们逼着我干的呀！”

胤禛发出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冷笑：“哼……逼你？你要是忠心事主，

谁敢逼你！？爷是金枝玉叶，凤子龙孙，亲王阿哥，你八千两银子就把爷卖了。你丧尽天良我岂能饶你。来人！”

几个护院家丁应声而出，胤禛吩咐一声：“把雪堆起来！”

“扎！”

众人一愣，堆雪，堆雪干什么呢？可是，四爷的令旨是从来不说第二遍的。没有人敢问，更没有人敢不遵。于是，大伙儿一齐动手，眨眼之间，一座一人多高的大雪堆完成了。胤禛倒背着手，围着雪堆转了一圈，口中说道：“好白净的雪呀，可惜了的。”突然，他转向高福儿：“高福儿，你还有什么话说？”

：“主子爷，您老超生，您老慈悲。可怜我还有八十岁的老娘。奴才有力气，愿做牛做马，立功赎罪……”

胤禛高宣佛号：“阿弥陀佛，你还算有点人性，知道惦记老娘。放心吧，四爷从来是慈悲的。你的老娘有蔡英替你照顾，至于你自己嘛——”胤禛脸色陡然一变，厉声吩咐：“把这个作恶多端的奴才填进去！”

四个彪形大汉窜上前来，把高福儿头冲下，脚朝上地插进了雪堆。胤禛又是一声断喝：

“填雪，踩结实了，浇上水，冻结实点。”

众家奴一拥上前，又填，又踩，又浇水，眨眼之间，高福儿已经没入雪堆了。眼看着一个大活人竟被这样处死，家奴们个个心惊。趴在窗户里往外看的丫头们，有的竟吓晕了过去。连杀人如麻、铁石心肠的年羹尧，也不由得心中突突乱跳。胤禛却神色不变，一边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一边沉稳地说：

“你们见一见这场面很有好处。不知死的苦楚，便不知生的乐趣。我若不严厉处置叛主的家奴，自己还不知落个什么下场呢？”说到这里，他突然停住了脚步，厉声喝道：“还有三个高福儿的同党，与爷站出来！”

这老大半天，家奴们都跪得双腿发麻，怀里揣着赏银，可心里却揣着兔子。他们万万想不到，处死了一个高福儿，还有仨同党呢。都面面相觑，可是却没有人站出来。

胤禛勃然大怒：“怎么，不知道四爷的规矩是只说一遍吗？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数三个数，出来自首的，不但不杀，还有奖赏。抗命不遵的，高福儿就是样子。一、二、……”

第三个数还没数呢，三个家奴已经爬出来了，各自报名，请求宽恕。四爷一挥手：

“什么都不要说了。账房，每人发给十两赏银，让他们照样办差。大家都起来吧，好生干活，安心过年。今天，高福儿是头一个犯事的，四爷我从宽发落，赏他个囫囵尸首。今后，再有擅自结党，忘恩负义，坑害弟兄，卖主求荣者，首告的赏银三千，犯了府规的，无论主犯从犯，爷支起油锅炸焦了他！听见了吗？”

“扎！”

“好了，都散去了吧。蔡英，到后半夜，你给高福儿换上一身讨饭花子的衣服，送他到左家庄化人场，就是说是在路上捡到的饿殍，要亲眼看着他们烧了他。”

“扎。请爷放心，奴才明白。”

康熙皇上曾经对张廷玉和方苞说过，他不怕西蒙古的阿拉布坦，因为

阿拉布坦“不堪一击”。您还真得佩服，老皇上果然知己知彼，把战争的局势看透了。十四爷胤禵按照皇上定下的策略率军出征，先在西宁汇集了蒙、回、藏、汉各路军马，大事铺张，盛陈军威，然后督军西进，向拉萨进发，摆出了天朝大兵要痛歼西蒙古叛王的架势。阿拉布坦哪儿敢抗拒天兵啊，一听到消息，立即从拉萨撤了出来，仓皇奔逃。要按兵法，只要胤禵切断了拉萨通往蒙古富八城的粮道，立刻就能把阿拉布坦困在青藏高原上，聚而歼之。可是胤禵没这样做，他多了个心眼。明年，是父皇登基、执掌江山的六十大庆。全国各地都在忙着准备礼物，向皇上进贡、贺喜。而皇上最盼望的是他老十四的进军捷报。当然了，要包围阿拉布坦不是什么难事，但全部歼灭他也并不容易。这一仗，可以打，也有胜利的把握。打胜了，还能给父皇献上一份厚礼，讨得老爷子的欢心。可是，打仗这事儿，瞬息万变，战前计划得再周密，也难免有失手。何况，万一气候突然变化，万一粮草接济不上，万一打了败仗，即使是打成平手，打成胶着、相持的局面，那可怎么办呢？全国都报喜，惟独他胤禵报了忧，那皇上该怎么想呢？到那时，我再想去争那个“皇位继承人”，恐怕就没份了。老十四思前想后，终于下定了决心，得，见好就收吧。反正，把敌人吓跑也算胜利，并且还符合皇上再三嘱咐的既定方略。于是，便修了一道“拉萨大捷”的奏表，派副将鄂伦岱回京，向皇上请安报捷，也顺便打听一下京师眼下的形势。

鄂伦岱正想回去呢。他接到将令，便骑上快马，星夜兼程，向着京城飞驰而去。

五十二千叟宴千古传佳话惊陨石惊破帝王心

鄂伦岱奉了十四爷的将令，回京来见皇上请安报捷。一路上，他打马扬鞭，星夜兼程，不敢有一点延误。鄂伦岱这个人，仗着自己八旗子弟，贵介出身，又是八王爷的表哥，就心高气傲，天不怕、地不怕。顺劲儿了，杀头掉脑袋不眨眼；不顺气了，谁都敢碰、敢顶。说白了，这人不过是个愣头青、二百五。他和八爷有亲戚，又是八爷旗下的奴才，一向是八爷说什么他听什么，八爷让咋干他就咋干。这次西征，八爷让他监视十四爷，他也认下了。可是，几个月下来，鄂伦岱多了个心眼：十四爷不错嘛！他对八爷是敬重的，对皇上也是忠心的嘛。早在十几年前，十四爷就是阿哥党的人了，他和八爷是知心换命的兄弟呀，八爷为什么对他也不放心了呢？再说，八爷连十四爷都防着，那我这个名义上的表哥，实实在在的奴才，八爷又将如何对待呢？八爷派我在十四爷身边当钉子。当奸细，为的是争夺皇位。为了这目的，连最亲近的兄弟，八爷都起了黑心，何况我这个奴才呢。有了这点见识，鄂伦岱沉稳多了。他心想：嗯，十四爷交代得对，我得趁这次进京的机会，摸摸朝中局势，不能一个心眼儿地跟着八爷瞎折腾了。

鄂伦岱回到京城时，正是康熙六十年的正月初五，京城里到处是年节的喜庆气氛。乍从冰天雪地的战场回来，鄂伦岱真有点儿看不惯。哼，老子们在前方爬冰卧雪，住帐篷、啃干粮，你们却在这里花天酒地的过年。要不是八爷派了我这当内奸的差使，我能受这份罪吗？他按规矩，先奔畅春园见驾。老皇上见到西征捷报，果然十分高兴，夸奖了老十四，也夸奖了鄂伦岱。说他这些年毛病改了，懂事了，也出息了。老人家说，既然阿拉布坦已经撤兵，不要穷追猛打，能保住西域安宁就行了。鄂伦岱迢迢万里回京报喜，要多歇几天，不必急着回去，还赏了他五百两银子。从在承德受到皇上申斥、责罚，到现在又受到如此夸赞、奖励，鄂伦岱知道了，老皇上是赏罚分明、一丝不苟的。他高高兴兴地拜辞皇上，又来到了八爷的府邸。

八爷胤禩这几年在家装病，养得又红又胖。见鄂伦岱回来，他当然也很高兴。便问：万岁说了什么，十四爷有什么反常举动，等等。鄂伦岱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全都回了一遍，未了说：

“八爷，刚才我在畅春园里听皇上说，今年六十大庆时，要举办一个千叟宴，请的全是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这可是千古少见的盛典哪！奴才想，反正前方如今没事，我就瞧瞧这个热闹再回去吧。”

谁知，他这话刚一出口，八爷的脸就沉下来了：“不行！你必须马上动身，火速赶到军中，忘了我交代你的事了？”

鄂伦岱不敢硬顶，只好扯皮：“嘿嘿……八爷，您别着急上火嘛。十四爷那儿没事儿。明面上，他是大将军王，其实，干什么都有人掣肘。别说十四爷没外心，就是有也干不成什么。这么着吧，我明后天走。十四爷让我在德妃娘娘那儿替他请安，那是十四爷的母妃，我能不去吗？还有别的阿哥那里，十四爷都让我去问好，我也得走上一趟，打个花胡哨吧。”

“好了，好了，别罗嗦了。听我的话，越快越好，尽早回到军中，听见

了吗？哦，我身子不好，不陪你了，你告乏吧。”

出了八爷府，鄂伦岱又来到皇宫。如今，皇上住在畅春园，这里管得不是那么严。鄂伦岱又是老侍卫，人熟好办事儿。他向守门的侍卫说要见四王爷。侍卫告诉他，四爷正在乾清宫那边忙着呢，就放他进来了。鄂伦岱来到乾清门这儿一看，四爷正在指挥太监们搭席棚呢。满头是汗，满身是土的。可是四爷看见鄂伦岱来了，还是抽出身来，热情招呼。鄂伦岱请了安，又替十四爷问了好，四爷高兴地说：

“好好好，谢谢十四弟。唉，他在京时，我们每天见面，也不觉什么。他这一走，我还真想他。你这次回来，多歇几天再走。瞧瞧，你又黑又瘦的，让人心疼。我手下这些奴才们，干活多点就叫苦连天，真该让他们去前方打上几仗。看见你这样，想必十四爷也好不到哪儿去。你说说，前边要什么东西，我给你们想办法。”

鄂伦岱听了心头一热。哎，人怕比呀！听听人家四爷这话，多暖人啊！他苦笑了一下说：“四爷，待会儿我进去给德主儿请过安，恐怕就要回去了。”

四爷一愣：“啊？！忙什么？瞧瞧这儿正要办大喜事儿呢，你不看了，是不是有旨意？”

鄂伦岱凄惶地摇了摇头说：“旨意倒是没有，皇上也说让我多歇几天再走。可是八爷……”

胤禛笑了：“唉，你呀，你呀，真是个死心眼。是皇上说了算呢，还是八爷说了算？再说，你鄂伦岱不是这种性子啊，你是天不收、地不留的角色嘛。伯什么？你安心住着，吃好，喝好，玩好，补补身子再走不迟。好了，我这儿正忙。晚上，你上我府里，咱们再好好聊聊。你进去吧，见了德主儿，替我也请个安。”

鄂伦岱一边往大内里边走一边思忖：哎——都说四爷冷，要我看，他心里热着呢！嗯，这回，真不能马上走，得看准了，要干，就跟个正经的主子。

四爷胤禛在这儿领着人搭席棚，为的是侍候皇上六十大庆的千叟宴。这主意，是老皇上想出来的。每年三月十八康熙登基的日子，都是要庆祝的。不外乎什么祭天地，祭大庙，受百官朝贺，听万寿无疆的颂词之类，康熙早腻味了。如今，他六十八岁，当皇上六十年了，何不把京城的老人们叫到一块儿，叙叙旧，聊聊天，说说家常话，来个既痛快、又消闲的庆典呢？他把这意思告诉了马齐，马齐又传话给礼部，让礼部拟个名单，有几十个老臣子、老乡绅也就行了。哪知，皇上这随口说出来的话，竟被礼部看成了大事。他们上了一道奏折，说自古以来，当皇上的都说尊老敬贤，可是都光说不做。当今万岁，身体力行，堪为后世之典范。几十个人参加太少了，叫谁不叫谁呢？干脆，在京的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全请，外地的老人由各省大员代表皇上宴请，让全国的老年人，都沾沾皇恩雨露。于是，皇宫里的千叟宴，就这么定下来了。康熙皇上又好笑、又无奈。唉，当皇上原来也不自由，来这么上千的客人，还不把朕累坏了吗？可是，礼部说得振振有词，他也只好答应了。

三月十八这天一大早，康熙的车驾从畅春园出来，回到了紫禁城。他先祭拜了大庙，又到钟粹宫里给太皇太后老佛爷上了香，才来到乾清宫，接受了客人们的朝贺。康熙放眼一看，嚯，来的人还真不少。问了一下，一共是九百九十六人。这里边，一部分是告老在家的老臣子，更多的是京城和近郊有名望的儒生、仕子、乡绅、大户。这些人，头一次进皇宫，也是头一次

见皇上，天不明就赶来了。金碧辉煌的宫殿，威武森严的侍卫，成群结队的太监，花团锦簇的摆设，还有那一碟碟、一碗碗叫不上名字的珍馐佳肴，都让他们眼花缭乱，目瞪口呆。康熙坐下之后，一直在搜寻自己认识的老人。他看见了高士奇、李光地、陈梦雷，看见了王掞，看见了跟着靳辅、陈潢治河的封志仁、彭学仁，也看见了三藩作乱时，只身逃回北京报信的党务札和萨穆哈。可是，怎么找，也找不到魏东亭。他诧异地问武丹：

“哎，小魏子为什么没来？朕特意下旨召他了嘛。”

武丹心里一沉。他早知道魏东亭已经过世了，为了怕康熙伤心，几个近侍大臣约好，瞒着这个信呢。此刻，听康熙一问，武丹连忙说：

：“主子，恐怕虎臣的病又犯了，不然的话，他说什么也要赶来的。”

康熙点了点头又问：“哦，老四和老八呢？”

在一旁侍候的老三胤祉连忙上前答道：“回皇阿玛。老八病了，他说怕冲了皇上的喜气，今儿不来了。老四在御膳房里照料，待会儿就过来。”

听说老八又病了，康熙心头闪过一丝不快。这么多的皇子，却让老四一个人上下忙活，他又有点心疼。便指了指桌上那道：“二龙戏珠”的菜说：“老三，你传个话，不要让老四来站班侍候了。这道菜，赏给他。”

“扎！”

康熙继续吩咐说：“还有，今天来的皇子中你最年长，你领着阿哥们去向老人们敬敬酒。不管认识不认识，既然是朕的客人，就是你们的叔叔、伯伯。你们要放下阿哥架子，规规矩矩地敬酒、劝酒，不可勉强。他们都老了，能喝什么酒就喝什么。可惜呀，几十年来和朕共事的元老们，今天来的太少了。”

老十在一边早听烦了。今天皇上专门给四哥赏了菜，他就够不痛快了，如今还要他们以子侄辈的礼节，去给那些乡巴佬们敬酒，他能受得了吗？好好好，您老人家给儿子们出难题，我也不能让您安生。想到这儿，他接着康熙的话音儿说：“父皇说得对。像魏东亭老叔，也没能赶上这热闹就死了。儿子我听说以后，难过得一夜都没睡着。”

康熙听了突然一愣，眼圈有点发红。可是，他马上意识到，这是老十故意给他找不痛快呢。哼，朕不上这个当，再说，今儿个同着上千客人，也不是发作的时候。他狠狠地瞪了老十一眼，便站起身来，到各桌上劝酒去了。

皇上亲设御宴，款待老人，已经是破天荒了，又亲自下来敬酒，更是开天辟地从未有过的。这些老人，无论是做过官的，还是平常百姓，全都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不管会喝不会喝，能喝不能喝，只要皇上一到桌前，全都是杯杯见底儿。康熙虽然是碰见熟人，才陪着喝一点，可架不住人多呀。等他走到高士奇面前时，已经觉得头昏脑涨，脚步摇晃了。

如今的高士奇，也已经白发苍苍，不见了昔日的倜傥风流，更没有了当年的诙谐和滑稽了。他见康熙来到桌前，连忙起身说：

“主子设此旷古盛典，真让奴才开眼了。奴才在国史馆里编史书，时不时总能和主子见面。主子来劝酒，奴才不敢不喝。只是，奴才劝主子不要再喝了。”

康熙略带醉意地说：“怎么，高士奇，你以为朕的酒量不如你吗？”

高士奇连忙说：“哟，瞧主子说的。奴才在主子身边多年，还能不知皇上是海量吗？不过奴才略懂医道，酒不是好东西。主子今天喝得已经不少了。”

“哈哈哈哈，”康熙仰天大笑，“你高士奇懂医道，朕也不是外行。来，咱们君臣共干一杯！”

“臣领旨。不过，奴才这杯自然要干，皇上的那杯，也赏给奴才吧。”

高士奇一边说，一边动手倒了两杯酒，抓起来，一口一杯，全喝光了。亏得是高士奇呀，换了别人，康熙非生气不行。可是高士奇不同别人，他在皇上面前装疯卖乖的时候多了。康熙见他如此，似乎又回到了三十年前，又见到了那挥洒飘逸、嬉笑怒骂、玩世不恭的高士奇，他无声地笑了。可是，康熙刚一转身，高士奇就拉着张廷玉说：“廷玉，这宴要尽快结束，皇上的气色不好，你仔细了。”

张廷玉一听吓坏了。他知道，高士奇的医术不同寻常，退出上书房后，又潜心钻研了这么多年，几乎成了京城的第一名医，有“能断生死”的美名。张廷玉偷眼瞟了一下皇上的脸色，果然与平日大不一样。这御宴，原定午时开始，申时结束。现在要突然中止这盛大的宴会，不好说呀……

忽然，张廷玉灵机一动，嗯，何不在自鸣钟上做点文章呢？他连忙抽身跑过去，向李德全交代了几句。不一会儿，就听一个太监高声叫道：“申时已到，赐宴完毕。”

这一声喊，不论吃好的，没吃好的，全都打住了。一千宾客，立即起身跪拜，敬谢皇恩，排着队退下去。

康熙面带微笑，向众人招手示意，然后，在太监的搀扶下，来到中和殿稍事休息。中和殿里，早已把各地和外国进贡贺喜的礼物陈列出来了。那真是争奇斗艳，琳琅满目。康熙慢慢地看着，仔细地把玩着。突然，他看到案头一块黑乎乎的石头，不知是什么东西。便问李德全：“这是什么物件？”

“回主子，这是十四爷派人呈进来的，说是在西域得到的，是天上掉下来的一块陨石。”

拿陨石做礼物，放到咱们现代，是难得的珍品。可那时候，人迷信啊！什么将星、帝星、紫微星的，把星石陨落，看成是帝王将相之死，甚至国家的败亡。康熙当然也信这一套。所以，他一见这陨石，马上想到古书上说的“秦始皇晏驾，有陨石落”这句话。他似乎预感到了什么不幸，一句话没来得及说出，就觉得心头猛地一颤，眼前金星闪耀，脸一白，腿一软就倒了下去。慌得李德全和邢年两个太监头子连忙把皇上死命地抱住，又抬到御榻上。张廷玉对着满屋子乱作一团的人们轻声喝道：“不要乱，也不许声张。快，传御医！”

经过一个多时辰的抢救，康熙终于醒过来了，但是已经口眼歪斜，半身偏瘫。他头缠黄帕，躺在炕上，用力地睁开眼睛，含糊不清地说：“叫……叫高士奇来，为朕……看脉。”

高士奇来了。康熙挥手让殿里的人全都退了下去，才吃力地向高士奇说：

“士奇，朕这次病，与……与从前大不一样。朕知你……医道精熟，想问问你……到底，朕还有多少日子。你，你不要怕，说实话。尽量，尽量往短处说，能，能活，活长了，是朕的赚头……”

高士奇伏在地上叩头出血，哽咽着说：“主子怎么这样说？奴才不忍听，奴才心里难过。主子已经熬过来了，只要安心调养，圣寿还长着呢。”

“不，不要这样说。生死大关，谁也逃不过去。朕还有许多事要，要办，事关国家社稷。你，你不要有俗人之见，再助朕一臂之力吧。”

高士奇听出来了。皇上这话，已不是命令的口气，简直成了哀求了。高士奇只觉得心如刀绞。他流着泪抬起头来，伸出右手一个手指。

康熙眼中一亮：“一年？”高士奇摇摇头。

“是，一个月？”高士奇还是摇头。

康熙的眼光暗淡了：“那么，只有一句了。”

高士奇沉稳地说：“不，逢十进一。圣上能安心调养，熬过一句，就有一年，能闯过一年风险，则还有十年圣寿。过此，臣不敢妄言……”

康熙听了这话，心中略感欣慰：“士奇，你回来吧，还在上书房如何？”

高士奇是何等聪明啊。上书房他早吃透了，现在的朝政，他更看穿了，怎肯再回这是非之地呢？连忙回答道：

“皇上，奴才也已老了，不敢误了圣上的大事，求皇上明鉴。奴才能做的，是常来宫中为主子诊脉，以保圣体康健。”

康熙无力地闭上了眼睛说：“哦，也好。你，你去吧。”

五十三康熙帝穷庐布疑阵邬先生书房论朝局

高士奇虽然不肯再回上书房，但他给皇上开的药还真灵验。半个多月以后，康熙的病情大见好转，说话清楚了，也能坐起来了。这天，他正在炕上躺着，太监来报，说八阿哥递了牌子，要进宫请安。康熙厌恶地一挥手说：“不见不见，前些日子朕要死不活的时候，别的阿哥都在这儿侍候，偏偏他和朕一块病了，如今朕刚回过神儿来，他也好了。雨后送伞，献的哪门子假殷勤呢？”

四王爷胤禛正在为父皇调药，听了这话忙过来劝道：“皇阿玛别生气，八弟前些时候有病也是真的。今天难得他进宫请安，见一见又何妨呢？”

“唉！老四啊，只有你才是真心孝敬朕。好吧，叫他进来。”

旨意传出去，好大半天，胤禛才慢慢腾腾地进来了。不是他故意拖延，而是见的熟人太多了。他多时足不出户，“病”在家里，一旦出来，官员、太监、侍卫、奴才，谁见了他不请安问好呢。而且，他胸有大志，又怎肯放过这拉拢人的机会呢？所以，从一进宫门，他见谁都要打招呼，对谁都得说几句关心体贴的话。一来二去，他能不耽误功夫吗？

老八来到养心殿里时，四阿哥胤禛正半跪在炕上侍候皇上吃药呢。老八叩见行礼，退在一旁，等皇上用完了药，漱了口，这才重新跪下：“儿臣恭请皇阿玛金安。”

康熙向下膘了一眼说：“罢了，起来吧。听说你前些日子身子也不好，如今怎样啊？”

老八诚惶诚恐地回答：“回阿玛，儿臣不过是犬马之疾，不敢劳父皇惦记。只是那天突然听说皇阿玛圣躬违和，吓得儿臣当时就晕了过去。这几天没能进宫请安侍疾。”

康熙对这样的有意讨好，根本不信：“哦，听说朕病了，你竟吓昏了过去，这是父子至情嘛。朕原来赐给你的药，后来你说不大合用。朕也闹不清你到底是什么病，该用什么药，所以也不敢再赐了。”

老八听话音不对，忙说：“皇上此言，儿臣不敢当。常言说，父有赐，子不敢辞。何况父皇兼君父于一身呢。请皇阿玛免去‘不敢’二字。”

康熙微微一笑：“嗨，你可真机灵啊！人说老四爱挑剔，可他的心眼儿比不上你多。说到九九归一，你也是朕的儿子嘛。你素来灵利、宽厚，朕还是很喜欢你的。既然你身子不好，就不要入宫请安了。用什么东西，让何柱儿来就是了。”

八阿哥这次进宫，其实还是试探。他想亲眼看一看，老皇上的身体到

底如何，还能支持多少天，有没有什么传位之类的暗示。老皇上康熙呢，心如明镜，对老八也防着一手呢。所以，这爷俩一见面，就闹了个满拧。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不过，康熙是没精神生气，老八是怕再挨训斥。此刻，听皇上的口风要撵人了，连忙说：“是，儿臣知道了。请阿玛多保重。”说着，就跪下磕头。

康熙也会挑眼儿：“怎么，你就要辞去吗？”

老八心中一惊。哎！你老人家不是要撵我走吗？怎么又怪我呢？可这话他不敢出口，只好说：“儿臣想进里面去给母妃请安。”

“那好，你去吧。”康熙呆呆地望着出门远去的老八，长叹一声说：“唉！心有山川之险，胸有城府之深，此人太可怕了。传旨，启驾到畅春园去。”

一辆特大的骡车，载着病骨支离的皇上，轰轰烈烈地走在通往畅春园的御道上。张廷玉和马齐半跪半坐地侍候在一旁。康熙躺在车中，隔着车窗，向外眺望。阳春天气，万象更新，秀麦吐穗，菜花正黄，翠柳如烟，百鸟争鸣，好一派明媚的春光啊！可惜的是，朕没福享受了。再往远处看，在一片苍松翠柏的掩映下，白云观隐隐可见，那正是朕少年时读书的地方。在白云观的南边，该是那个酒店山沽斋了吧，多么想再去看看哪！一想起高士奇那句“一年风险”之后还有“十年圣寿”的话，康熙心中不觉惨然。一年，一年，要紧的是这个“一年风险”啊！朕心中想的事能办完吗？

车驾到畅春园门口时，方苞流着眼泪在园门口跪接圣驾：“皇上回来了，臣方苞恭迎陛下。圣上有旨，不让臣到紫禁城去。这些天把臣思念坏了……”说着，竟然伏地大哭起来……

康熙示意让张廷玉掀开轿帘子。张廷玉却先顺手替康熙擦了一下嘴角上流出来的口水，康熙吃力地说：“方苞，快起来，不要这样。朕刚好一点，你不要让朕难过。从今日起，穷庐改做朕的寝宫，咱们还有好多事要办呢。”

车驾过了澹宁居，前边便只有小路了，不能行车。太监们连忙抬了一顶大轿来，将康熙抱了上去，穿花度柳，来到穷庐门前。马齐没来过这里，一直存着一种神秘的感觉。他正想跟着大轿进去，却听康熙说：

“送君千里，终需一别。马齐、廷玉，你们到此留步吧。方苞，你随朕进来。”

张廷玉和马齐被挡驾了。抬轿的太监也被穷庐的哑巴太监替换了。他们接过大轿，把康熙抬进了穷庐，安置皇上在炕上躺好，也退了下去。方苞来到炕前，强忍心头的悲痛说：

“皇上，这些天把臣吓坏了，也急坏了。几年来，皇上口述的治世格言，都在臣的手中，却没有说继位之人。万一……可怎么向外臣交代呢。”

康熙心事沉重地说：“唉！朕就是惦记着这件事儿、才匆匆忙忙地又回到畅春园来的。你，你把那东西都取出来吧。”

方苞听命，来到一座自鸣钟前，一按机关，大钟移位，露出了一个贴金的大柜子。方苞小心翼翼地打开柜子，把几年来记录的遗诏文稿捧了出来。好家伙，足有一尺多厚，连康熙都吃惊了。方苞把这些文稿放在炕头。康熙轻轻地翻着，看着。说是草稿，其实都已经过方苞工整地抄写，张廷玉分门别类地归档。而且，每册下面，都加盖了康熙随身携带的、只在密诏上使用的“体元主人”的印玺，以作凭证。这，已经是一部完整的大书了。

方苞在一旁小心地说：“万岁，这部书囊括了皇上一生的光辉业绩。臣以为应当起个名字——嗯，称作《圣文神武记》，不知可好。”

康熙惨淡地一笑：“哦——把那个‘神’字去掉，叫‘圣文圣武’好了。自己把自己叫成神，后世又当怎样评价呢？方苞，你今日就依着这部书，为朕正式地起草遗诏。这遗诏不要过长，可也不能短了，有两万来字也就行了。”

“是，臣斗胆请旨，皇上心中内定的继承人，要不要写进去？”

康熙似乎没听见这句问话，又似乎是不想说这个题目，却突然问了一声：“哎，方苞，你在这穷庐里，待了多长时间了？”

“回皇上，臣在这里三年多了。”

康熙感慨万端地说：“唉，把个一代鸿儒，留在这里，形同囚禁，朕对不起你呀，你，你愿意出去做官吗？”

方苞连声推辞：“不不不，陛下对臣如此信任、重托，臣怎敢有非分之想？说心里话，臣能侍候皇上天年，心愿已足，不想当官。当此主忧国疑之时，臣不敢离开皇上一大步。”

康熙沉着地说：“不，主忧是真，国疑则未必。这些年来，皇子阿哥们为争皇位，眼睛都红了。连朕都害怕自己不能见容于子孙，怎么不为你们担心呢？为万世江山想，也得仔细地挑一个放心的继位之人哪！”

方苞明白了：皇上还是老主意，不到火候不揭锅。他说：“皇上，今儿够累的了，请歇一会儿吧。”

康熙却另有心事：“不，你把李德全和邢年叫来。”

“是。”

李德全和邢年进来跪下，康熙沉重而威严地说：“即日起，这里就是朕的寝宫了。你们要在这里侍候，可是规矩要更严。武丹虽老，却是个杀人的魔王。这里说的事情，如果透出一个字去，你们几十年侍候朕的情分，可就一笔勾销了，知道吗？嗯？”

二人急忙磕头答道：“扎。主子放心，奴才们没有那个胆子。”

康熙的脸色更加严峻了：“嗯，出去传旨：王掞老迈昏庸，党附胤初，居心叵测，深负朕望。着革去王掞文华殿大学士职衔，流配黑龙江——不过——朕念其年老，着王掞在家，闭门思过，不准外出，由其子代父充军，发往黑龙江。”

“扎！”

康熙没有停下：“还有，上书房大臣马齐，不遵朕训，擅自处理福建刁民聚众作乱一案，平日又办事不力。着革去马齐领侍卫内大臣、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职衔，交部议处。”

“扎！”

方苞听到这里，脸色焦黄，瞠目结舌。刚才皇上还和和气气地和自己说话，怎么突然之间，天威震怒，竟对这两位大臣做出这么严厉的处分呢？王掞不过是老迈而已。他当太子的师傅，是奉了皇命的；他死保胤初，也是出自忠臣不事二主之心，虽然迂腐，但不算大罪呀？马齐的事更令人不解。皇上说的罪名，根本不能成立。马齐一向小心谨慎，为这点小事，能革职拿问吗？

方苞这儿正不得要领呢，却听皇上又说：

“传旨：上书房大臣张廷玉，随侍多年却并无建树，平日办差，也不过敷衍塞责。念其尚无大过，着贬降两级，暂留上书房行走，以观后效。”

：“扎！”

李德全和邢年早吓得浑身冷汗直流了。他俩趴在地上，只管应声，不

敢抬头。等皇上不说话了，李德全才壮着胆子，复述了一下圣旨，拉着邢年，飞也似的跑出穷庐传旨去了。

皇上的脸，说变就变。两个太监刚出去，康熙笑咪咪地问方苞：

“方苞，你好像有什么话要说，是吗？”

方苞惊魂未定：“是。皇上，刚才……”

康熙放声大笑：“哈……朕问你，如果你有一颗珍珠，不想让人知道，那么，藏在哪儿最保险呢？”

方苞略一思忖：“放在鱼眼睛里。”

“对，一根木头呢？”

方苞脱口而出：“放在森林里。”

康熙满意地笑了：“那么，刚才进穷庐时，朕对马齐他们说，‘送君千里，终有一别’，你现在明白是什么意思了吗？”

方苞终于明白了，哦——这是明降暗保呀。皇上啊，皇上，您的用心可真深哪！

可是，除了方苞之外，朝野上下，又谁能知道康熙皇上的深意呢？一天之内，连下三道圣旨，流配王掞，锁拿马齐，贬降了张廷玉，已经使京城官员，人人自危，个个心惊了，可是更严厉的处置还在后头呢！过了端午节，一道接一道的圣旨传下，从京官到外省的督抚、布政使，凡是平日政绩卓著、贤名远扬的，也纷纷受到处分。有的革职拿问，有的贬官为民，连施世纶、尤明堂也以“玩忽职守、贻误军机”的罪名，被革职拿问，下到刑部大牢里“囚禁待勘”。也就是说，让他们蹲了班房，押起来等候审问。这些处分，不分党派，也不分亲疏，说撤就撤，说抓就抓。这一下子可了不得了。全国上上下下的官员，都噤若寒蝉，惶惶不可终日。他们不明白，老皇上到底是生了谁的气呢？从前，康熙处置大臣历来是十分慎重的，总是先交部里商议，提出处分建议，皇上看了，还常常驳斥回来再议，几经周转，才能定下。可是这回，事先不透一点口风，事后也不留一点余地，全是皇上独断专行。在近百名受到严厉处分的人中，只有一个人最幸运，那就是方苞。他也被赶出了畅春园，卷起铺盖回家了。不过，因为他无官无职，只落了个“老迈昏庸，不堪再用”这八个字的评语，和“赐金还乡”的体面。

大臣们猜来想去，终于明白了。哦，皇上这是“老病交加，痰迷心窍”了。唉呀呀，国家正处在内忧外患。交相袭来之际，老皇上又得了这失心疯，这可怎么办呢？

四爷胤禛更是又愁又急。几个月来，户部、吏部、刑部的人马几乎全换了人。能干的全被贬斥了，剩下的都是嘻嘻哈哈的老好人，或者是疲疲沓沓的官油子。这差我可怎么办呢？咳，他生闷气白搭。过了七月节，皇上一道旨意下来：“四阿哥内务府及各部差事全部停办，回府读书。”四爷接到这个圣旨，简直惊呆了。这，这，这太不可思议了。把能干的官员拿掉，公事已经办不成了，又把我也开销回家，父皇难道想毁掉这江山吗？他不敢往下想，可也不敢去父皇那里问，只好待在家里生闷气。他这一生气不要紧，见谁训谁，连万里迢迢回京探望他的戴铎，也跟着不明不白地受了抢白。

也不能说大家全都糊涂了。有一个人冷眼旁观，十分清醒，他就是四爷的谋士邬思明。他不动声色地观察了四爷好几天，终于忍不住了，把四爷请进花园书房，促膝谈心：

“四爷，您近来的心情不大好啊！学生说句笑话，皇上停办了您的差使，

何不趁此机会休养生息，乐得逍遥，却非要自寻烦恼呢？”

四爷愁眉不展地说：“唉，邬先生，你我相交多年，你，你怎么还不知道我的心呢？眼下，皇上龙体欠安，阿哥间的斗争愈演愈烈。照你的话说，这中原逐鹿，已经到了至关紧要的时候。可是皇上却大批地处置正直臣子，以致国事糜烂。他老人家若真是痰迷心窍，糊涂了，这，这后事将如何料理呢？”

邬思明纵声大笑：“哈哈……四爷，你果然是杞人忧天！学生斗胆说句不恭敬的话，四爷要想重整山河，得向皇上学一学帝王之术啊！皇上清醒着呢。害了痰迷症的，是那些鼠目寸光的大小官员，糊涂的是四爷您哪！”

胤禛瞪大了眼睛问：“什么，什么，我糊涂了，我怎么会糊涂了呢？”

邬思明收敛了笑容，正色说：“你确实糊涂了，糊涂在没有看透皇上的一片深意。正如您刚才所说，皇上龙体每况愈下，阿哥争权也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形下，朝中党派之争，也同样是越来越不容回避。不管是正人君子，还是奸佞小人，谁不想保自己，谁不想找靠山，谁又能逍遥在外，逃过这你争我夺的大局呢？皇上这次贬斥的，全是能干的、贤明的官员，不把他们拿下去，他们又怎能不加入党派之争？而只要一加入争端，就必然会各保一主，越陷越深。所以，据学生看来，眼下，能躲过政治纷争的、最安全、最保险的地方，不在六部，而在刑部的大狱里。”

四爷有点明白了：“哦，照邬先生所说，皇上是让这些人躲灾避祸去了。”

“四爷，还不止如此呢。”

“哦？邬先生，请您明言。”

五十四巧运筹生死两遗诏防叛逆临终万言书

老皇上康熙一反常态，雷厉风行地处分了一大批朝臣，还停办了四王爷胤禛的差使。四爷百思不得其解，只好求教于府上的谋士邬思明。邬思明早已胸有成竹了，他向四爷说：皇上所以要这样干，第一，是为了保护一批贤臣，免得他们陷入党派纷争。“还有第二层意思呢，”邬思明接着说，“不知四爷注意到没有，这次皇上贬斥的，全是手握大权的治世能臣。谁的权力大，职位高，谁受的处分就最重，这是为什么呢？依学生看，这正是皇上英明过人之处。这些人，是非要拿下去不可的。”

胤禛诧异地问：“哦？这倒奇了。胤禛不懂，请先生明言。”

“四爷，您别客气。其实，您只要设身处地地为这些人一想就明白了。如今，老皇上健在，他们身居高位，手握重权；一旦新皇上即位，他们的身价又会立刻暴涨，成了拥戴新皇登基的两朝元老、辅国重臣。他们本人，有的已官至极品，升无可升，赏无可赏。他们的手下，又有一大帮的门生、故旧，甚至结成了党派。如果他们联起手来，对付新皇上，将何以处之呢？当年鳌拜结党弄权、操纵朝纲之事，咱们还闻之色变呢，老皇上能忘了吗？权臣把持朝政，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是历朝历代都深深忌讳的呀！现在，老皇上一纸诏书，他们全变成了‘犯官’，变成了‘罪臣’，以前的功劳、苦劳，一笔抹煞，过去的门生、故交，也全都树倒猢猻散。等到新皇上登基，还是只需要一纸诏书，就可以让他们得到赦免，官复原职。他们能不感恩戴德地拥护新皇上吗？他们能不乖乖地从头做起。勤勉办差吗？四爷，老皇上用心深远，他替继位的君主，不但留下了万里锦绣河山，还留下了随时可用，又任意挑选的能臣、贤臣。四爷，您不觉得皇恩浩荡，不觉得皇上用心之良苦吗？”

胤禛听得激动不已，可是还是有些不解：“邬先生，这次贬斥的臣子中，有的年老，有的多病，万一经不起这折腾，死了岂不可惜。”

邬思明笑了：“哈哈……四爷，您一向以冷面王和铁石心肠自称，怎么

不明白，在改朝换代的大动荡里，在关乎社稷命运的大局中，死上几个人，又算得了什么呢？在这件大事儿上，四爷，您不能有妇人之仁啊！”

胤禛听了这话，心情豁然开朗。他向邬思明深深一躬，然后仰头望天，拍着额头大声叫道：“皇阿玛，儿臣若能继承江山，定不辜负皇上的一片苦心，定让您老人家含笑九泉。”说完，突然向北跪下，伏地痛哭起来。

就在京师盛传“皇上患了失心疯”的严峻时刻，就在众大臣纷纷猜疑、惊慌不安的时刻，一乘捂得严严实实、密不透风的绿呢小轿，被悄悄地抬进了畅春园，抬到了那块宫中禁地——穷庐的门前。轿停了，抬轿的悄不言声地退出去了。这时，轿帘一掀，上书房大臣张廷玉从里边走了出来，却回头吩咐一声：“你且在轿里等着，不准向外张望，等候宣召吧。”哦，原来里边还有一个人呢！

张廷玉跨进院门，又招呼一声：“所有御医、太监，宫女和侍候皇上的人，一律退到宫外。”看着众人都退出去了，张廷玉还不放心，又在房内，房外亲自检查了一遍，向武丹交代了几句，这才走进穷庐，来到康熙皇上的病榻旁，轻声说道：“皇上，皇上，隆科多来了。”

康熙皇上正在昏昏沉沉地睡着，脸色又灰又暗，刀刻似的皱纹一动不动，过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地睁开了眼睛说：“嗯，是廷玉呀。隆科多来了吗，叫他进来吧。”

张廷玉答应一声来到门前，掀开轿帘说：“隆科多，出来吧，皇上叫你呢。”

隆科多正在糊涂呢。一大早他就被张廷玉叫出了家门，又被这么神秘地抬到了这里。他真不懂，皇上传叫，来领旨听训就是了，这装神闹鬼的，到底是为什么呢？一进穷庐，他更紧张了。好家伙，怎么静得连一点声音都没有了呢？他的心里像揣了一窝小兔子似的，不住地咚咚乱跳。他强自镇定，跟着张廷玉来到屋里，向躺在炕上的皇上行了三跪九叩首的大礼。

康熙一眼也不看他，更没让他起来，却向张廷玉递了个眼色，厉声说：“念！”

张廷玉肃然而立：“是。隆科多听旨。”

隆科多赶紧磕头：“奴才隆科多恭听圣谕。”

张廷玉手捧圣旨，轻轻咳嗽一下：“隆科多，奉旨向你宣读遗诏：查逆臣隆科多，党附阿哥，密谋作乱，着即刻赐死。钦此。”

一听这遗诏，隆科多吓得魂飞天外。妈呀！这，这，把我传到这里，竟是要处死我吗？他吭哧着说：“皇上，臣……隆科多……知罪，谢恩……”

康熙瞟了一眼在下边抖成一团的隆科多，冷笑一声说，“隆科多，你还有什么可以申辩的吗？”

隆科多磕头出血，颤声说道：“皇上，奴才明白，雷霆雨露皆是君恩，奴才不敢为自己辩解。奴才自幼父母双亡，又不为本族人所容，所以性情倔强，不善处人。昔日，也曾随皇上西征，这些往事，皇上是知道的。奴才办差不力，气恼了皇上，罪当处死。”

康熙平静地说：“嗯，这些事朕全知道。你刚才听到的，是朕给你的第一份遗诏。还有一份呢。张廷玉，读给他听听。”

“扎。”张廷玉从几案上拿起另一份诏书，“隆科多你听仔细了：隆科多忠心事君，办差勤勉。着以原品晋升太子太保、领侍卫内大臣、上书房大臣之职。原领京师步军统领及九门提督之职，仍由该员兼任。钦此。”

这份遗诏一读，隆科多可真傻眼了：“皇上，这，这是……”

康熙声音低沉，但却十分清晰地说：“朕今天把生与死、欢与悲一齐赐给你。你要体谅朕的难处。这两份诏书，都是朕的遗诏。你若是能遵照朕的嘱托，在朕晏驾之时，管好手下兵丁，护好京师九门，按朕的遗命，辅佐新君登基，那么，第一份赐死的遗诏即可作废，你就升官晋职，享受荣华；但如果你听任阿哥们的摆布，奉职无状，胡作非为，那么，新君登基之日，也就是你的死期。今天，在朕的面前，只有你和张廷玉二人。他和你一样，也有这一生一死的两份诏书。唉，若在寻常百姓家，论辈分，你还是朕的表叔呢。可是，天家是没有骨肉之情的。朕特意选中你来担负这托孤重任，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那次西征，你背着朕杀出了重围。没有吃的，你把仅有的一个窝头给了朕，自己去啃草根；只有半葫芦水，可是你一口不喝，全给了朕，自己喝马尿。朕看重你的，就是这份至死不渝的忠心。所以朕今天才把这江山传位、国家社稷的重任，托付给你，也托付给廷玉。你们俩一文一武，正好搭档。朕，朕把这大清江山，托付给你们了！”

康熙说到这里，早已老泪纵横，气喘不止了。张廷玉和隆科多一边磕头，一边同声发誓：

“万岁，请放心。奴才等定不负万岁的重托，保新君登基，保大清的万年江山！”

康熙皇上这番话，也许是他临终前说得最多、最清楚的一段话了。从那天交代了张廷玉和隆科多，又向他俩秘密地安排了遗诏发布的程序之后，他就再也没能好起来。到了康熙六十一年十月，老皇上的病情越来越重。他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已经完全不能理事了。

这时的上书房已经名存实亡，里里外外，就剩下了张廷玉一个人。忙得他头昏脑涨，两眼发黑。可是，他牢记着皇上的托付，咬着牙硬挺着。十一月十三这天，北京天寒地冻，大雪纷飞。黑沉沉的云，白花花的雪，在怒号的北风中，把北京城搅成了一片混沌世界。畅春园的空地上，搭满了帐篷，住着六部官员和各省各地的督抚大员。他们都是接到急报被召进京师，召进畅春园，准备送老皇上升天，迎新皇上登基的。皇子阿哥们的待遇当然要好一点，都聚在原来太子胤礽住的韵松轩里，准备随时听候宣召。

张廷玉在外书房里，急急忙忙地接见了几位大臣说：“皇上这会儿稍安了一些。但诸位不要回去，说不定有旨意呢。”说完，又匆匆来到韵松轩交代皇子们：“半个时辰之后，请阿哥们到穷庐来，听皇上宣召。”说完，又快步走了。

张廷玉虽然不敢明说，但是大家谁不明白呀。皇上晏驾，恐怕就在今天了。老八此时更是心中紧张。进畅春园之前，他已经完全安排好了。丰台驻军统领成文运，是老八的心腹。他统领着三万精兵，而且已经历兵秣马，整装待发。只要这里一个消息传过去，就能顷刻而至，把畅春园包围起来。隆科多那里，也派人去过了。他虽然没有承许接应老八，但却保证说，九城兵马不动一兵一卒。只要他能按兵不动，也算不错了。现在兄弟们中能左右局势的，只有老四胤禛一人，可是他手中没有兵马，不足为虑。只要时机一到，成文运的丰台大军开过来，先逮住老四，武丹和宫中那几千侍卫和绿营兵全都不在话下。不管父皇的遗诏怎么写，也只能是一纸空文！

在穷庐中的康熙，已经处在弥留之中了。他平静地躺着，像一盏熬干了油的灯。只有那不断闪动的双眼，还略显出一点活气。他口齿含混地念叨

着：“到头了，终于到头了。玄烨，你也有今天吗？”

张廷玉早就回来了，只是没敢言声。此刻，他见皇上口中嚅动，似乎是在说话，便趴在他耳边说：“皇上，外边该见的人，臣都见过了。皇上，请安心歇着吧。”

康熙无力地看了张廷玉一眼，似乎要交代什么话，却又说不出来。过了好大一会儿，才慢慢说：“叫，叫皇子……”

张廷玉点了点头，急忙让太监去传命。很快，老三胤祉为首，领着皇子们跑进来了，齐刷刷地跪在康熙身边。年纪大的，还能勉强自持，怕惊了圣驾，年纪小的，已经在暗自饮泣了。

这会儿，康熙似乎是清醒了一些，他叫道：“老四，过来，坐到朕的身边。”

老四胤禛强忍着热泪来到前边。他哪敢坐下呀，跪在床头，双手捧着父皇那已经发凉了的手。就听康熙说：

“朕只有一句话交代。朕死之后，你们不要闹家务，要识大体。汉人比咱们爱新觉罗家的人多得多。你们一闹，大清就完了。你们，要好好辅佐新君……”说着，他用力地捏了一下胤禛的手。胤禛感到，这一捏虽然是那么无力，但他却明白了皇阿玛的心。他满含热泪地说：“皇阿玛放心，儿臣等记下了。”

“好，记下，朕就放心去了。老四，你即刻拿着朕的金牌令箭，把胤祥赦出来，让老大、老二也出来，朕想见见他们。”

胤禛答应一声，起身摘下墙上挂着的金牌令箭。这金牌令箭，乃纯金铸成，上面雕龙描凤，刻着“如朕亲临”四个小字，辉煌夺目，显示着代天行令的权威。胤禛向父皇又行了一礼：“父皇请保重，儿臣去了。”说罢转身出屋。但他却并不急着走，而是磨磨蹭蹭地在廊沿下穿披风，换毡靴，支棱着耳朵，听房内的动静。

康熙刚才说了那么多话，力气似乎已经用尽。但他知道，下边跪着的儿子们，都在等着那句最重要的话呢。他强自挣扎着说：“你们不是想知道，朕让谁来继承大业吗？现在该说了。朕告诉你们，就是刚才出去的四阿哥胤禛。”

在屋外的胤禛听见这一声，提着的心放下了。他大踏步地飞身走出了院门。

他走了，他高兴了，屋里的阿哥们却惊呆了。可是康熙却不容他们多想，对张廷玉说：“宣读遗诏。”

张廷玉答应一声，从御榻旁边的大柜子里，取出了方苞草拟的那份遗诏；站在御榻前边，面对众皇子高声朗读。

一听说皇位要传给老四，跟着八阿哥作乱的几位皇子就慌神了。老八更是心急如焚，脑袋里嗡嗡直叫。现在最要紧的是派人传信，到丰台调兵。可是，皇上却让张廷玉宣读遗诏，他们几个心里再急也不敢动啊！都在盼着三下五去二地念完，好赶快脱身办事。可是他们没想到，皇上的这份遗诏竟是那么长。敢情，康熙早给这几个不安分的儿子们划好圈了。当初，皇上向方苞交代草拟遗诏的差事时就说过：“不要太长，有两万来字就行了。”好嘛，两万字，得念多长时间呢？起码也得一个时辰！直到这时，老八才明白，坏了，上了老爷子的当了！张廷玉在上边念了些什么，他是一句也没听见，只是左顾右盼地在寻找机会。老九、老十他们也急得抓耳挠腮，直向八哥递

眼色。老八忽然心一横，悄悄地站起身来走向门外，却被站在门口的李德全挡住了：“八爷，您，您这是……”

“啊？！哦，我，我要方便一下。”老八一边说，一边抢步挤出门外。但是，刚到门口却撞上了武丹：“八爷，您要方便吗？殿后边有厕所，请吧。”

老八在搭讪着瞅机会：“哟，嘿……是武老将军啊。你看，大冷的天，难为你在外边受冻了。”

武丹可不吃这一套：“啊，谢八爷关照。昨儿个，我还向万岁爷说呢：主子爷放心，老奴才武丹不是废物。我往这儿一站，就是一道铁门栓！”

老八一听，武丹这是话里有话呀。再往外一看，嗨，四个五大三粗的侍卫，手按腰刀，站在门洞里。外边，刘铁成和张五哥，握剑在手，昂首挺立。看来，硬闯是不行了。他正要回屋，却突然看见何柱儿跌跌撞撞地跑了过来。老八心中一喜，真是天助我也，何柱儿这奴才来得正是时候！

五十五老皇上晏驾畅春园十三郎逞威车台营

康熙皇上即将晏驾，张廷玉正在向皇子们宣读遗诏。刚才，老皇上已经说了，要把皇位传给四皇子胤禛。老八一听这话还能待得住吗？他也不听遗诏了，溜出房门，就想往外闯。他得赶快把信传出去，调丰台的大兵啊！可是，内有太监李德全的监视，外有老将军武丹和侍卫们把守门户，他哪儿能出得去呀。正在无计可施之时，突然眼前一亮，府里的太监何柱儿来了。老八心头一阵狂喜，却故作恼怒，大声呵斥：

“何柱儿，你找死吗？这地方是你随便来的吗？”

何柱儿听八爷叫他，连忙又哭又喊：“爷，福晋在府里正发威风呢。天都这时候了，爷还不回去，这午饭是送啊还是不送？”

老八一语双关，大声骂道：“滚！也不看看什么时候。告诉她，爷死在这儿了，叫她预备后事吧。”

何柱儿一点就明，跟头把式地跑出去了。八爷也安下了点心。嗯，还不错，来了个探事的，话也递出去了。

等老八回到屋里时，遗诏已经读完，众阿哥正在齐声高呼“万岁”呢！老十是专门找茬儿的，到了这份上，眼看四哥要当皇上了，他还能不搅和嘛：“皇阿玛，这遗诏读了半天，怎么儿臣没听见谁来继承皇位呀？”

康熙已经没有力气和老十生气了。他狠狠地瞪了老十一眼，断断续续地说：“传，传四、四阿哥进来。”

老十却故意装痴：“哦，儿臣听见了，传位给十四阿哥。好哇，父皇果断圣明。十四阿哥文才武略都是拔尖的嘛！”

老九胤禔也跟着起哄：“对对对，十四阿哥继承皇位，再好不过了。”

康熙气得牙关一咬，突然坐了起来，抓起枕头旁边的一串念珠，朝着老九砸了过去。可是，他只扔出去了一半，手一软，眼一黑，扑通一声倒下了……

殿内立时哭声一片。御医赶忙过来诊脉。可是，这位六十九岁的老皇帝的脉搏，已经停止了跳动。他去了，他怀着对大清王朝的无限深情，也怀着对不肖儿子的强烈愤怒，去见地下的列祖列宗了。康熙皇上是中国封建历史上在位最长的皇帝，也是一位儿女最多的皇帝。他一生辛劳，有功于大清，为康乾盛世奠定了基础，也为他的儿子们留下了一个花团锦簇的江山。但，可悲的是，他却没能在颂扬和痛哭声中含笑瞑目，而是死在对不孝儿子的盛怒中。假如，人真的有灵魂的话，康熙的英灵能够得到安息吗？

诊脉的太医松开了手，悲怆地说了声：“万岁爷——驾崩了！”此言一出，殿内殿外，立刻响起一阵惊天动地的哭声。

此刻的张廷玉猛然想起两天前康熙吩咐过他的话：“到时候，你要有静观泰山之崩的勇气。”他强自镇定，从怀中拿出一份遗诏，站出来大声宣告：“臣张廷玉奉大行皇帝遗命，处理善后事宜。请各位皇阿哥节哀保重，一切均按大行皇帝遗诏办理。”说完，也不理众人，径自来到穷庐门口，厉声吩咐：“张五哥，骑快马，请四爷立即进来！”

四王爷胤禛听了皇上的临终遗言，知道自己已稳坐江山，心里又是兴奋，又是激动，可是又有十二分的不安。他策马疾奔，先回到自己的家里，把消息告诉给邬思明他们，邬思明只听了一句，就斩钉截铁地说：

“四爷，什么都不要说了。您赶快带上性音去救十三爷，让他立刻赶回丰台，控制住那里的驻军；文觉和尚和府里的家将，保护二位世子到西山锐健营，以皇上和四爷的旨意去劳军。只要稳住他们，度过今天一晚，明日便万事全休。”

胤禛当然不知道，此刻，皇上已经晏驾了。但是，他十分清楚，这时，是一刻千金的关键时候，他哪儿敢耽误啊！带着性音和十几名家将，如飞似的赶到十三爷府。有了皇上的金牌令箭，勿需多言便闯了进去。十三爷正在炉前吃酒呢，见四哥来了，先是一愣，又惊喜地叫了一声：“四哥，下这么大的雪。你怎么来了？”

老四并不进屋，他神色严峻地站在风雪之中，高举金牌令箭朗声说：“有圣旨。”

老十三急忙跑了出来，面北跪下：“儿臣胤祥聆听圣谕。”

“十三弟，皇阿玛想你了，让我持此金牌令箭，赦你出去见驾。”

胤祥趴在地上放声大哭：“皇阿玛，你还记得胤祥，你还想着我呀……”

胤禛上前拉起胤祥，向房中呆呆站在那里的乔姐和阿兰瞟了一眼，沉稳地说：“十三弟，先不要哭。走，到后院去，四哥有话告诉你。”

四爷把十三爷带走了，阿兰和乔姐却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从康熙四十七年胤祥被拘禁在养蜂夹道起，她们就分别受八爷和九爷的指派，来到十三爷身边当奸细。十三爷对她们呢，是时时刻刻小心提防。这两个女子又

都是苦命人，被人卖来卖去，饱尝了人间辛酸。来的时间长了，她们对胤祥反倒产生了同情、爱慕和敬佩之心。尤其是阿兰和胤祥有着一段特殊的渊源，更是宁死也不干昧良心的事。那次紫姑行刺，就是她暗中推倒花架报警，保护了十三爷的。可是，这份功劳，阿兰却不敢表白，甚至不敢让人知道，她还得防着乔姐呢！乔姐的心情和阿兰一样，又想护着十三爷，又要时时处处替十三爷监视阿兰。就这样，十三爷、阿兰和乔姐这仁人，在相互提防之中，度过了这十年的圈禁生活。对这两个又像奸细、又像自己人的女人，十三爷也是矛盾重重。高兴时，体谅关心，烦恼时，呵斥怒骂。阿兰和乔姐呢，又要温存、体贴，小心谨慎地服侍十三爷，又要默默地忍受十三爷的暴怒、训斥和冷嘲热讽。她们俩之间还得互相提防着。这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这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这又爱、又恨、又妒忌、又猜疑的日子，她们是怎么熬过来的呀！

现在，十三爷蒙赦了。阿兰和乔姐立刻想到，过去的日子，成了一段痛苦而又无法辩白的往事。今后，十三爷会怎样对待她们，八爷和九爷又岂肯饶过他们。唉，天大的事，莫过一死，就在这十三爷喜庆的日子里，结束生命，以报答十三爷吧。

这一回，阿兰和乔姐可真是不谋而合了。四爷和十三爷一走，她俩就不约而同地各自回屋，又很快地出来。俩人手中，都拿着一瓶下了毒药的酒。她们心照不宣地相视一笑，把两瓶毒酒兑在了一起，倒了两杯出来，阿兰端起酒杯，仰天长叹：“十三爷，奴婢走了。我心中只有一句话，阿兰感激爷一辈子，阿兰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咱们来世再见吧。”说完一仰脖把酒喝了下去。与此同时，乔姐也冷笑着说：“阿兰，你以为只有你才是清白的吗？我也敢说，我乔姐虽不能算好人，可是，我对十三爷也没做过一件亏心事。”说完，也是一饮而尽。直到这时，她们才互相谅解了。两人扔掉酒杯，抱在了一起，又一同摔倒在地。她们双双自尽身亡了。

胤祥听完四哥的交代，满腔热血奔流。他想喊，他想叫，他想说，我十三爷要干一番事业了！他快步奔进房内换衣服，可是一进门便愣住了。他的面前，是阿兰和乔姐并肩而卧的两具尸体。她俩的嘴角里，流着鲜血，可也带着笑容。胤祥的心碎了，他也完全明白了。他强忍悲痛在心里说：“好，你们走了，我也放心了。我不会忘掉你们的。”他默默地拿过一件自己的披风，慢慢地、轻轻地盖在了两具尸体上。然后，匆匆换上贝勒的袍服，就在院中上马，冲出了府门。

门前，张五哥已经在等候了：“十三爷，四爷已经奉召回畅春园了，派奴才随您去丰台。还有鄂伦岱，也奉了四爷的差遣，在前边路口等着呢。”

十三爷一愣：“什么，鄂伦岱，他不是……”

张五哥一笑：“哦，十三爷，人是会变的嘛。”

十三爷感慨地说：“唉，五哥呀，我圈禁整整十年了，如今才明白，万岁爷为的是把我藏起来，保护起来。如果不是老人家这样做，我也许早就变成一堆黄土了。可是，这十年，人心变化太大，就是原来我提拔的那些人，恐怕也有变心的。咱们这趟差，关系着父皇身后的社稷安危，也关系着四爷能不能顺利登基。咱们要加倍小心哪！”

“是，十三爷说得对，四爷也想到了这一层，怕您刚放出来，军中有人不信你，让十七爷和咱们一块去。”

胤祥心中踏实了：“好，这就好。”

俩人这儿正说呢，路口三匹马飞奔而来，正是十七爷胤礼和鄂伦岱，还有一名宫中的太监。十六爷胤礼扑上前来抱住了胤祥：“十三哥，兄弟想你得好苦啊！”

胤祥抚着十六弟的肩膀，看着这位已经长成大小伙子的兄弟，真是感慨万分：“好兄弟，长这么大了。别哭，有话以后再说，咱们还得办差呢。”

当下，几个人一同上马，在路上，又做了详细的商议。转眼之间，来到了丰台大营。雪夜之中，只见镇子四周，黑黝黝地立着一座座军营，却是更鼓不响，灯火皆无，冷森森，黑沉沉，显得十分恐怖。胤祥把马鞭一挥，吩咐一声：“太监进去通报，就说十六爷和侍卫鄂伦岱来劳军。”

这里的军兵统领成文运，是八爷的死党，也是这次八爷要称兵宫闱，武力夺权的主将。何柱儿在畅春园听了八爷的暗示，飞跑回府，与等候在那里的上鸿绪等人商议。他们估计，畅春园的事不妙，八爷当皇上的希望可能要吹。看来，只有用武这最后一招了。于是，便立刻派何柱儿来丰台报信儿，叫成文运点齐兵马，立即开往畅春园“勤王护驾”。成文运当然闻风而动，马上把大小将佐全叫来了。可是，他忽然又感到有些不妥当，令旗在手，却下不了决心。为什么呢？就因为畅春园事体不明。何柱儿只是传了个口信，却并无圣旨。现在畅春园里，部院大臣、文武百官俱在，他如果贸然带兵杀了过去，上边一问：你奉了谁的诏旨，勤的哪家王、护的谁的驾，他可怎么对答呢？再说，九门提督隆科多的兵，近在咫尺而又态度暧昧，如果隆科多站在了对立一面，自己这三万人开过去，上书房大臣登高一呼，不得让人家当饺子馅给包了吗？不行，我不能轻举妄动，再等等吧。成文运正犹豫呢，忽听外边传进话来，说十六爷和鄂伦岱来了，他心中高兴了，十六爷虽说没党没派，鄂伦岱可是八爷的心腹啊！他连忙向将佐们吩咐一声，让他们稍候，便把十六爷和鄂伦岱迎了进来，请到后堂去说话。

成文运前脚离开大厅，十三爷和张五哥后脚就进来了。这丰台大营里，十之八九的将官，是十三爷第一次遭难前一手提拔起来的。如今他们见了老主子，又得知十三爷已被皇上赦免，能不高兴吗？请安的、问好的，贺喜的，道乏的，你一言，我一语，那个亲热劲儿就别提了。连那些不是十三爷提拔的人，在旁边也跟着高兴。十三爷却没空闲聊。他知道，十六弟和鄂伦岱此刻已在后边绊住了成文运，便拿出了皇上的金牌令箭，往正中香案上一插。众将一看，全都惊呆了，急忙跪下磕头，山呼万岁。

胤祥沉着地说：“本贝勒奉圣命前来处置丰台大营的军务，众将听令。”
“扎！”

胤祥巡视着下边的将佐，一边指名道姓地叫着，一边按级行赏。一会儿功夫，这些将佐个个官升一级。接着，胤祥又发布军令，命某人带所部人马移防通州，某人随自己去畅春园警卫……全都派了新的差使。末了，他指着一个叫毕力塔的人说：

“毕力塔，人家都说你十八件兵器样样稀松，今天爷要给你派个重差。带着你的人立即出发，把白云观给爷抄了。走了张德明那个杂毛老道，你提溜着脑袋回来见我！”

“扎！”毕力塔响亮地答应一声，正要起身出门，却听一声断喝：

“站住，谁也不准动！”

众人吃惊之余，抬头一看，原来是成文运来了。只见他阴险地笑着逼近了十三爷：“十三爷，末将甲冑在身，不能请安了。请问，您这是……”

十三爷哪把他放在眼里啊。他用手一指堂上的金牌令箭说：“瞧见了没？十三爷我奉旨前来，处理丰台大营军务。爷如今是皇命在身。怎么，你敢不服吗？”

成文运当然知道金牌令箭的分量。可是，他如今已经绑在了八爷的战车上，没法回头啊。他咬了咬牙，狡辩着说：“奴才是这里的主将。既然十三爷奉旨前来，为什么不和我打个招呼呢？”

十三爷不屑地冷冷一笑：“你不配。再敢多嘴，爷立即将你革职拿问！”

成文运放刁了：“十三爷，您太孟浪了吧。恕奴才斗胆，丰台的兵，没有我成某的将令，一兵一卒也休想调动！”

十三爷勃然大怒：“好哇，成文运，你胆子不小，口气好大呀！竖起你的狗耳朵来，听爷告诉你。这丰台大营的兵，不是你成文运的，也不是哪位阿哥的。这是皇上的兵，朝廷的兵，你懂吗？爷我被关了十年，今日刚刚蒙赦，你可以不信我十三爷。可是，皇宫里的太监是假的吗？十七爷是假的吗？这上边供的金牌令箭是假的吗？！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如果不是十万火急的军情大事，皇上能让爷带这金牌令箭吗？你成文运胆敢藐视我和十七爷，胆敢抗拒皇上调兵的旨意，爷问你，这该当何罪？！”

成文运心里清楚，十三爷说的全是正理。可事到如今，他无路可走啊，只好硬抗了：

“十三爷，那，那你要把我怎么样？”

十三爷斩钉截铁地说：“要你听从爷的将令！”

成文运咬着牙根又问：“我要是不从呢？”

鄂思明多次说过，十三爷是关在宠子里的老虎。如今猛虎归山，十三爷要杀人了。他浓眉霍地一跳，厉声喊道：

“来人，把这个胆敢藐视皇命，违抗圣旨的奴才就地正法！”

鄂伦岱应声而出，拔剑向前，还没等成文运醒过神儿来呢，那剑已经洞穿了他的胸膛。鄂伦岱一边在成文运的尸体上蹭着剑上的血迹，一边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下边的将佐，大声说：

“还有不服的人吗？来，试试老子的手段吧。”

鄂伦岱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愣小子，谁不知道啊。再说，这里大部分将佐又都是十三爷手下的老人，一时，全都重新跪下，齐声高喊：

“奴才等谨遵圣谕。”

十三爷这才缓了口气说：“好，能忠君办差，就是好臣子，爷会为你们记功的。按刚才的分派，出兵吧！”

丰台大营号炮响起，三万军兵，全部出动，各自奔向新的防地。胤祥带了三千劲旅，飞马来到畅春园，在离园子二里多的地方停了下来。让十七弟在此掌握，自己却马不停蹄地进了畅春园，翻身下马，急步闯到了穷庐。这时，里边早已是哭声震天了。

胤祥来到穷庐门前时，只见一个人面向内，背朝外，坐在门洞里的一张大椅子上。他不由得吃了一惊，近前一看，原来是武丹。胤祥脱口叫道：

“啊，武老将军，您怎么坐在这里，风雪这么大，快回屋里暖和一下吧。”

可是，武丹却一动不动。胤祥扑到近前，仔细审视。啊？！原来这位老将军，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死去了。他的头上、脸上、胡须上，早已挂满了霜花，眼睛却瞪得大大的。临死前流出来的泪水，在他那刻满皱纹的脸上结成了冰凌。

五十六大势去阿哥奉遗命好运来雍正立新朝

十三阿哥胤祥来到穷庐的时候发现，武丹老将军已经过世了。胤祥被幽禁十年，他当然不知道武丹这位老侍卫重新回到皇上身边后，是怎样地日夜操劳，寸步不离地保护着皇上；胤祥更不知道，在皇上临终前的这几天，武丹心胆俱裂，而又强自挣扎着没有离开这门洞一步！当穷庐内传出第一阵哭声时，武丹肝肠痛断，他意识到，皇上已经走了，他自己的差使也办完了。他在心中叫道：“老主子啊，奴才武丹不能与您见最后一面了。主子等着，奴才这就随主子去了。”一阵急促的心跳之后他突然眼前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他，和他那颗忠诚不渝的心，随着老皇上走了。如今，胤祥见此情景，又心疼，又着急。连忙把刘铁成叫到身边说：“铁成，你这侍卫是怎么当的？武老将军的英灵已经跟随皇上升天了，你，你怎么还让他坐在这里。

快，先把武老将军的遗体请进房内供着，听候安排。”吩咐完了，便急急忙忙地进了穷庐。

张廷玉迎了上来低声说：“十三爷，万岁已经龙驭上宾，请爷去了吉服。”

十三爷哪儿还听得见别人说话呀！他踉跄几步，奔到皇上的灵床前，抚着康熙的遗体号啕大哭：“皇阿玛，不孝儿臣胤祥看您老人家来了。阿玛活着的时候，儿臣惹阿玛生气。阿玛走了，儿臣又没能见阿玛一面。皇阿玛原谅儿臣吧。您老人家再睁开眼，看儿臣一眼吧……”

胤祥这一通大哭，确实是发自肺腑，出自真情。十年了，十年哪！他日日夜夜都在思念着父皇，如今被赦出来，父皇却已仙逝。他怎么不肝肠寸断，失声痛哭呢？

在胤祥来之前，这里已经哭了好大一阵了。他这一哭，又引起了在场众人的悲伤，不管是存着什么心思，又都跟着哭了起来。这里边，最苦的是张廷玉。他自己同样的伤心难过，同样的想失声痛哭。可是，今天他重任在肩，又不能不强自镇定。他早看出来，八阿哥和老九、老十他们蠢蠢欲动、急不可待的烦躁，也看出了四爷胤禛只顾痛哭流涕的真情。这么多的皇子全集合在这里，万一争斗起来，准敢去拉，又谁能劝得下呢？十三爷一来，张廷玉的胆子壮了。他站起身来，从怀中掏出老皇上给隆科多的那第二份诏书，朗声说道：

“众位阿哥，请暂且节哀。大行皇帝临终之前还有一道遗命。晋升九门提督、步军统领隆科多为太子太保、上书房大臣。大行皇帝的传位诏书，安放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的后边。隆科多已经去请这份传位诏书了，马上就可以回来，请皇阿哥们稍候。国不可一日无君，皇位定了，还要为大行皇帝安排后事呢。”

老九一听这话就蹦了：“什么，什么，还有传位诏书？希罕！我说张相，刚才你也在这儿。大行皇帝的遗诏是你读的，大行皇帝的遗言你也听见了，不是明明说了，让十四阿哥继位吗？”

他这么带头一搅和，老十也上劲儿了：“对呀，大行皇帝已经说，传位给十四阿哥了，咱们都听见了嘛。老九又问了一声，大行皇帝不是还赏他一串念珠的吗？”

老八阴沉着脸没有做声。他在焦急地等着外边的消息，计算着成文运的兵马现在到了哪里。刚才张廷玉说，隆科多受了遗命，晋升为上书房大臣。这消息对老八简直是当头一棒。看来，今日恐怕是凶多吉少。他正想趁着老九、老十在这儿胡搅蛮缠的机会，再加上一把火，赶在隆科多到来之前，捅出个大乱子。可是，其他阿哥却不干了。老五、老六等人率先出头说话：“九弟，十弟，你们胡说些什么呀？大家都在这儿听着的嘛。皇阿玛分明是说，把皇位传给四哥，你们……”

老十跳起来打断了他们：“什么，什么？你们听错了！是十四阿哥。”

“不，是四阿哥！”

“十四阿哥！”

“四阿哥！”

好嘛，这一闹，皇子中立刻分成了两派。胤禛灰白着脸，不言不语。他又愤怒，又激动，在不知不觉中，心头已经暗暗地起了杀机。他给胤祥递了个眼色，胤祥心领神会，不声不响地向门口移动着脚步。这位拼命十三郎

已经准备好了，只要隆科多拿来的传位遗诏上，不是让四阿哥继位，他就要拼着性命闯出畅春园，带着外边那三千劲旅杀进园子，把皇位给四哥夺回来！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张廷玉眼前一亮，瞧见隆科多全身戎装，腰佩宝剑，大踏步地走进了院子。他立刻高喊一声：“都不要吵了！请阿哥们跪下，听隆科多宣读大行皇帝的传位遗诏。”

这一声还真有效。皇子们虽然心中各有主张，但却不能不老老实实地跪下了。隆科多走到上首，清了清嗓子说：

“隆科多奉大行皇帝遗命，向众皇子宣读传位诏书。”他展开遗诏，大声宣读，“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在朕身后，必能继承大统。着传位于四子胤禛。钦此。康熙六十一年正月。”

没有人再说话了。原来，老皇上在十个月以前，已经定下了继承人。如今，白纸黑字，谁还能更改呢？房子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板结了，连外边落雪的沙沙声都清晰可闻。老九、老十在和八哥急促地交换着眼神。他们拿不定主意，是应该俯首称臣呢，还是该大闹一场？老八还真动了杀心，想出其不意地冲上前去，扼死胤禛。哼，老子当不成皇上，你也别想当，咱们就拼个鱼死网破吧！可是，他马上就否定了自己的念头。如今，皇上遗命已经正式宣告，众人都听得明明白白，再有任何不规矩的行动，都是违旨抗命，也都是弑君篡位。上边有张廷玉、隆科多两位顾命大臣，身边有不是自己一党的阿哥兄弟，还有那位“拼命十三郎”胤祥，他越想越怕，不敢动手了。

胤祥听了遗诏，早已是心花怒放。他见阿哥们都傻呆呆地发愣，知道有人是心存不服，有人是因事出意外，还没醒过神儿来，也有的是想观望风色，他可等不及了，率先磕下头去说：“儿臣领旨。”

老三胤祉见此情景也灵性了，既然遗命已经宣告，还有什么可争，有什么好想的呢？他也接着俯地磕头：“儿臣谨遵父皇遗命。”

几个小的阿哥，早就跪下等着了。只是，瞧着哥哥们不吭声，他们也不敢先说话。隆科多见时机到了，与张廷玉交换了一下眼神，厉声喝道：“怎么，你们竟敢不奉遗诏吗？！”

这句话问得严厉，老八吃了一惊，连忙说：“这，这，哦，十七阿哥胤礼还没来呢。是不是派人去叫一声，一块儿听旨。”

老十三一阵冷笑：“八哥，别等了，十七弟另有重任。他带着丰台的驻军，已经到了畅春园门口。只要隆科多将军和张廷玉大人一声令下，即可率兵进园，剪除不遵父皇遗命的乱臣贼子！”

四爷胤禛听了这话，那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好哇，十三弟，你干得真漂亮，丰台大营一旦归我所用，老八他们就全完蛋了！突然，胤禛扑身上前，趴在康熙的遗体上，放声大哭起来：

“皇阿玛，您老人家一生辛劳，吃尽了苦。受尽了难。您走了。怎么要把这千斤担子压在儿子身上啊……”

他这哭，一半是真的，是为死去的老皇上；一半却是假的，是庆幸自己终于夺得了皇位。两位肩负传达遗命重任的大臣张廷玉和隆科多，急忙走上前来，将胤禛扶了起来，架着他，坐在了正中的龙椅上，高声说：

“万岁，上有先皇之遗命，下有百官的拥戴，请万岁节哀应变，早登皇位，以孚众望，安天下百姓之心。”俩人一边说，一边行了三跪九叩首的大礼。

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阿哥们，包括老八、老九、老十，也不得不随着大伙儿一起，三跪九叩，恭行大礼，也终于叫出了一声：“万岁！”

胤禛擦了一下眼泪，慢慢地说：“兄弟们，张大人，隆科多将军，快快请起。万万没有想到，大行皇帝将这社稷重担交给朕。但既然到了这一步，朕不能不牢记父皇遗训，勉为其难了。现在，百事纷杂，急待料理，朕心里很乱，难以维持。上书房的人又太少，请三哥和八弟暂到上书房来，帮助朕处理一些事情。京师的防务嘛，由十三弟全权料理。好吧，咱们先把大行皇帝的庙号定下来，然后，就该去接见部院大臣，宣布大行皇帝宾天的大事了。十三弟，你到外边传旨给大臣们，让他们暂且等候，不要散去了。”

“扎，臣领旨。”老十三怀着兴奋的心情大踏步地走了。

一听说要为死去的老皇上定庙号，皇子们又吵吵起来。老九、老十他们，虽在形势逼迫下，向胤禛行了礼，喊了万岁，可心里能服吗？尤其是听见胤禛刚坐上龙位，就立即称“朕”，他们更是心里不痛快。此刻，他俩是鸡蛋里面挑骨头，无论是谁提的倡议，他们都一概反对。胤禛心里十分清楚，这哥俩是想找茬儿闹事呢。父皇在时，他俩就爱搅和，爱胡闹，甚至故意地惹老皇上生气。今天，朕刚刚登基，他们又要乍翘了。如果不压住这个邪气，今后朕这皇上还怎么当啊！他向下边瞟了一眼，冷冷地叫了一声：“张廷玉！”

“臣在。”张廷玉恭谨地答应。

“把刚才大家提出的庙号，全写出来，由朕亲自裁定。”

：“扎。”张廷玉伏案疾书，把已经提出的十几个庙号，全都写出来呈给胤禛。

胤禛接过来，略一思付说：“大行皇帝一生，经文纬武，一统环宇，虽为守成，实同开创。朕意庙号定为‘圣祖’最好。”说完，也不再听大伙儿的意见，拿起龙案上的裁纸刀来，划破中指，用鲜血写出了“圣祖”二字，交给了张廷玉，接着又说：

“至于朕的年号，倒可以随便些。朕名胤禛，皇阿玛生前，又封朕为雍亲王，就取个谐音，叫‘雍正’吧。兄弟们要避讳，一律将名字中的‘胤’字，改为允许的‘允’字。这样，叫起来也方便些。”

众阿哥见胤禛一上台就这么专横，心中未免有些不服，可是既然君臣名分已经定了，在人屋檐下，怎敢不低头呢？何况，这位冷面王的脾气，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当亲王时还说一不二呢，如今当了皇上，天下臣民的生死祸福全操在他手里，你抗拒得了吗？所以，听了胤禛这话，也只好规规矩矩地磕头谢恩：“臣等领旨。”

胤禛点了点头，继续说：“张廷玉，你来代朕拟旨。以六百里加急文书通知年羹尧，让他代朕向十四阿哥传旨，命胤禛题火速回京奔丧，可带十名随从。另外，发文全国，大行皇帝丧事期间，各部院和各地官员，一律停止调动，要各安职守，维护地方，供应前线，小心办差，不准有任何懈怠，否则严惩不贷。还有，用十万火急文书通告全国，即日起，没有朕的亲笔诏书，全国军兵，任何人不许擅调一兵一卒，违旨者，就地正法。”

胤禛说一项，张廷玉记一项。顷刻之间，几道诏书已经写好，派太监立刻传了出去。胤禛又说：“好了，几件大事，暂且这么安排。请众位阿哥牢记父皇遗训，不要闹家务，不要寻是非。朕面虽冷，但心是热的。兄弟们不要担心，朕不会亏待兄弟们的。好，现在朕要到前边去接见部院大臣，商议大行皇帝的后事了。兄弟们都随朕一块儿去吧。”

说完，他站起身来，略微整理了一下袍服，轻声而威严地说：

“启驾澹宁居。”

太监们立刻一声声地传了出去：“雍正皇爷启驾喽——”

这传唤声，此呼彼应，回荡在深沉莫测的雪夜中，回荡在幽静神秘的畅春园里。车驾启动了，雍正皇帝坐在銮舆里，心潮起伏，热泪盈眶。几十年来，皇阿哥之间的骨肉猜疑，明争暗斗，已经成为过眼烟云。但党派之争造成的吏治腐败、国事糜烂的后果，却不容忽视。如今，朝廷上下，百废待兴，朕应当从何入手呢？

澹宁居门前，传来一阵“万岁，万万岁”的山呼声，把胤禛从沉思中惊醒过来。这山呼声，是那样的整齐，那样的威严，那样的激动人心。啊！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雍正王朝，就在这山呼海啸般的“万岁”声中开始了。

《全书完》

